1 Samuel

撒母耳记上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理查德 ·D· 菲利普斯

Richard D. Phillips

撒母耳记上

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丛书主编

理查德 ·D· 菲利普斯
菲利普 · 格雷厄姆 · 莱肯

圣约编辑

伊恩 ·M· 杜古德，旧约
丹尼尔 ·M· 多里亚尼，新约

撒母耳记上

RICHARD D. PHILLIPS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1 Samuel
Richard D. Phillips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2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R PUBLISHING

献给

埃里克·亚历山大牧师
在您的生活与事工中，
我有幸同时目睹了
基督那狮子般的
威严与羔羊般的温柔

以及

满有恩典的上帝，因他
“不像人看人 …… 耶和华是看内心 ”
（撒母耳记上 16:7 ）

目录

丛书简介 xi
前言 xv

第一部分：最后的士师

1. 不育的妻子：撒母耳记上 1:1–8 5
2. 垂听祷告的上帝：撒母耳记上 1:9–20 17
3. 奉献给上帝: 撒母耳记上 1:21–28 28
4. 哈拿之歌：撒母耳记上 2:1–10 40
5. 以利的恶子们：撒母耳记上 2:11–36 51
6. 我在这里！撒母耳记上 3:1–4:1 64
7. 权力宗教：撒母耳记上 4:1–11 75
8. 以迦博! 撒母耳记上 4:12–22 85
9. 诸神陨落：撒母耳记上 5:1–12 96
10. 这位圣洁的上帝！撒母耳记上 6:1–7:2 107
11. 立起以便以谢：撒母耳记上 7:3–17 119

第二部分：像列国一样的王

12. 像列国一样的王：撒母耳记上 8:1–22 133
13. 看哪，你的王！撒母耳记上 9:1–10:16 145
14. 愿王万岁！撒母耳记上 10:17–27 158

15. 以色列的救恩：撒母耳记上 11:1–15 169
16. 撒母耳的告别：撒母耳记上 12:1–25 181
17. 合上帝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 13:1–23 194
18. 不在乎人多人少：撒母耳记上 14:1–23 207
19. 扫罗的愚行：撒母耳记上 14:24–46 218
20. 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记上 14:47–15:23 229
21. 撕裂：撒母耳记上 15:24–35 242

第三部分：合上帝心意的人

22. 鉴察人心：撒母耳记上 16:1–13 255
23. 侍奉扫罗王：撒母耳记上 16:14–23 267
24. 应战之人：撒母耳记上 17:1–30 278
25. 扫罗王的盔甲：撒母耳记上 17:31–40 291
26. 奉耶和华的名：撒母耳记上 17:41–54 304
27. 爱的盟约: 撒母耳记上 17:55–18:5 314
28. 扫罗王的疯狂：撒母耳记上 18:6–30 325
29. 刺杀大卫：撒母耳记上 19:1–24 337
30. 箭在前头: 撒母耳记上 20:1–42 349

31. 不洁的逃亡：撒母耳记上 21:1–15 361
32. 祭司之死：撒母耳记上 22:1–23 373
33. 凭上帝话语而活：撒母耳记上 23:1–14 386
34. 忠贞的友谊：撒母耳记上 23:15–29 397
35. 外袍的衣襟：撒母耳记上 24:1–22 409
36. 侮辱与伤害：撒母耳记上 25:1–31 422
37. 主必报应：撒母耳记上 25:32–44 435
38. 公义君王：撒母耳记上 26:1–25 446
39. 越界之举：撒母耳记上 27:1–28:2 459
40. 灵魂的黑夜：撒母耳记上 28:3–25 471

41. 与敌同行：撒母耳记上 29:1–11 483
42. 在主里得刚强：撒母耳记上 30:1–31 496
43. 扫罗的悲剧结局：撒母耳记上 31:1–13 509

经文索引 523 主题与人
名索引

丛书序言

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需要对上帝话语进行忠实的阐释。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持续开展神学工作：反思圣经的教导，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化。我们相信这两项任务——释经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教义必须源自圣经文本，而我们对任何特定经文段落的理解，都必须源于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

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阐释与神学反思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任务，最适宜在教会中——尤其是教会的讲台上——开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圣经的研究理应导向颂赞与实践，即对上帝的赞美和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欣然推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为当代教会提供全新的圣经阐释。我们祈盼并祷告，牧师、教师、查经带领者及众多信徒能通过这套注释丛书，在研读上帝无误且绝对正确的话语时，获得忠实可靠、鼓舞人心且实用的资源。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秉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这些注释力求忠于圣经，通过细致考究经文细节呈现全面阐释。它们并非逐字逐句的考据式注释，而是对整段经文的整合性阐述。因此每卷注释都将按经文段落顺序，系统性地完整诠释一部圣经书卷。其次，这些注释毫不避讳教义立场。我们坚定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教义》，因为其中

包含了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每卷注释都将教导、促进并捍卫圣经中所体现的改革宗信仰教义。第三，这些注释具有救赎历史导向。我们相信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以基督为核心的救恩信息。因此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观，将其人物、事件、律例和制度恰当地理解为指向基督和他的福音，同时为我们提供凭信心生活的效法榜样。第四，这些注释注重实践性，通过恰当的例证将圣经经文应用于当代生活——包括公共与私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撰稿人均为牧师学者。作为牧师，每位作者首先会在自己教会的讲道事工中阐述其释经成果。这意味着这些注释深深植根于对教会真实信徒的圣经教导。虽然力求学术严谨，但这些释经内容并非学院派论述。我们的目标是忠实、清晰、切实地帮助拥有不同圣经与神学训练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切有效的讲道事工所应有的特质。这必然意味着某些学术性议题不会被涵盖。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保持负责任的学术水准，力求为教会牧者及其他教师树立典范。对于重要的解经与神学难题，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将予以审慎处理。

我们致力于追求持久卓越的高标准。这始于对作者的严格筛选——所有入选作者都是公认的传扬上帝之道的杰出使者。这份对卓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严谨的编审流程中：每卷注释都由丛书主编与圣经编辑双重把关。圣经编辑由旧约学者伊恩·杜古德和新约学者丹尼尔·多里亚尼担任，他们既是成就斐然的牧师，又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权威学者。其职责是确保每卷注释既充分吸纳前沿学术成果，又对经文阐释保持忠实精准。作为丛书主编，我们统筹监督各卷质量，包括文字表达的卓越性、教义阐释的可靠性以及实践应用的指导性。整个编辑团队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矢志不渝地推动这些注释成为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所能呈现的最佳作品，从而为教会提供值得信赖且堪称典范的上帝之道的解读。

我们祈愿《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能通过以下方式服侍教会：重振信徒对圣经清晰性与大能的信心，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伟大教义传统。我们期盼阅读本丛书的牧者能在释经讲道事工中得着激励——我们坚信这是教会教导上帝之道最符合圣经的典范模式；期盼平信徒教师能将这些注释书视为理解与传讲圣经经文时最实用的参考资源；更期盼这些圣经研习所蕴含的敬虔品质，能引导每位阅读的基督徒在喜乐顺服中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

愿主赐福所有阅读《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人。

我们将这个系列丛书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使用它们来教导并建造教会，并感谢天父上帝藉着他话语的事工持续以信实建造祂的教会。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菲
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前言

大多数人将大卫视为圣经中伟大的浪漫英雄之一。圣经的信徒不会质疑他的历史意义，但真正抓住人们想象力的，是大卫这个人本身。因此，大多数关于撒母耳记上这位英雄的讲道，都会聚焦于大卫的榜样如何被认为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对许多人而言，面对巨人歌利亚时，大卫仅凭牧羊人甩石的机弦和对上帝的信仰挺身而出，成为年轻信徒的典范。我们还看到大卫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中经历着青年时期的挣扎。大卫提供了基督教领袖的楷模：他不仅直面自己生命与呼召的重重阻碍，其领导行为更对塑造他将统治的王国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上大卫作为诗篇诗人与歌者的身份，难怪每一代信徒都感到与大卫有着如此强烈的共鸣。

然而，尽管浪漫化的大卫形象充满魅力，明辨的基督徒会意识到，这位旧约核心人物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与典范，才更值得我们深切关注。大卫作为**受膏者**——这位蒙上帝选召、被上帝装备来带领以色列的君王，在救赎历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以独特方式预备上帝子民迎接那位将要来临、统治与拯救的受膏者弥赛亚。学者们一致认为，撒母耳记的神学核心在于撒母耳记下第 7 章，其中记载了上帝对大卫家永恒王权的约之应许。既然如此，撒母耳记上的核心便在第 16 章，先知兼士师撒母耳在此膏立大卫承接王职。此前的一切皆为大卫受膏的序章，而后续所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张力，皆源于大卫被拣选为“合 [神] 心意”的君王（撒上13:14 ）。

大卫作为以色列受膏者的主题，在他与巨人歌利亚的史诗般对决中尤为突出 —— 这位年轻的牧人意外现身，为上帝子民战胜了那不能胜过的强敌。诚然，在这一章及其他伟大经文中，大卫始终是引人入胜的信仰典范。传统上对“信心伟人”大卫的解读，至今仍是诠释撒母耳记上的有效进路。而大卫不仅是一个榜样，更重要的是，他指向那位应许的救主——我们信仰的真正对象。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所作所为并非都如基督般完美（远非如此！），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受膏者，他开始向上帝的子民显明：真正的弥赛亚将如何为历代困苦人带来永恒的救赎。

尽管焦点多集中于大卫，撒母耳记上还塑造了另两位重要人物。在与其同名的撒母耳身上，我们遇见圣经中与摩西继承者约书亚比肩的划时代人物。这位救赎史上的关键角色常被圣经学者低估 —— 他的生平与事工在圣经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带来的启迪甚至可与大卫比肩。正是撒母耳被上帝使用，引领以色列走出士师时代的混乱，并为大卫登场后其王国的开启铺路。与撒母耳并列的是扫罗，他先后作为撒母耳和大卫的对立面，其身上所体现的偶像崇拜与不信之罪，正是此后整部旧约中困扰以色列的痼疾。通过扫罗与撒母耳 / 大卫的对比，撒母耳记上的叙事将呈现诸多值得深思的宝贵教训。与这些主角相比，书中次要角色也绝非偶然 —— 包括腐败祭司以利、流泪祷告的哈拿、忠勇挚友约拿单等，皆有其深意。

这些关于撒母耳记上的讲道最初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第二长老会教堂的晚间礼拜中宣讲的。我衷心感谢这个深爱的教会，特别要感激长老会和全体会众对我致力于研经与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同时，我也要感谢菲利普 · 莱肯博士和伊恩 · 杜古德博士，他们的编辑工作显著提升了本书的质量；感谢雪莉 · 邓肯夫人在手稿校对中提供的宝贵帮助；还要感谢马文 · 帕吉特以及我在 P&R 出版社的众多朋友。本注释书谨献给埃里克 · 亚历山大牧师，——我们为上帝所赐这份珍贵友谊而感恩，他与我及我妻子的情谊如此甘美，

更作为上帝大能圣道的传讲者，为我们树立了非凡榜样。

此外，我赞美上帝赐予我亲爱的妻子莎伦充满爱意的陪伴与服侍，若没有她忠实的帮助，我几乎无法为上帝成就什么；同时也感谢我们五个心爱的孩子。末了，我要感谢那位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父神：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理查德 ·D· 菲利普斯 南卡罗来纳州
格林维尔市，2011 年 4 月

撒母耳记上

一位合上帝心意的君王

第1部分

最后的士师

1

不育的妻子

撒母耳记上 1:1–8

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撒母耳记上 1:8)

在世间珍宝中，那些塑造整个民族身份的伟大故事尤为珍贵。荷马的伊利亚特为古希腊人提供了文学基石，伟大文化的丰碑得以矗立。在黑暗时代的混沌中，不列颠人从亚瑟王与卡美洛特的传说中寻得了崇高的理想。比这些更为古老的，是旧约中的撒母耳记，它讲述了大卫王的崛起与以色列王国的建立。

作为文学作品，撒母耳记以其情节之丰富、人物之复杂深刻、叙事之跌宕、教诲之深远而无可匹敌。尤其当我们意识到这并非虚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叙事时，更显其非凡。这些人物曾行走于我们的大地，这些事件曾发生于我们的世界。荷马史诗与亚瑟王传说通过英雄、少女与怪物的奇幻世界激励着我们，而撒母耳记在这些方面毫不逊色。但撒母耳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故事的真实性，

更在于它承载着上帝救恩计划的展开——这，才是至高的真理。

最后的士师，最早的先知

撒母耳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1050 年左右。“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士师记中写道，“ 各人任意而行 ”（士 21:25 ）。这概括了撒母耳出生时国家的状况。以色列民既陷于缺失领袖的困境，更深陷属灵危机的泥潭。上帝的子民曾以胜利和力量进入应许之地，却在灵性、政治和军事上迷失了方向。士师记 2:10 解释了原因：在约书亚和他那一代人之后，“ 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

忘记耶和华是任何世代可能遭遇的最大罪恶。没有上帝的帮助，以色列未能赶走迦南人的残余，反而开始追随他们的异教方式，崇拜他们不洁的偶像。作为惩罚，上帝将以色列人交在敌人手中，偶尔通过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以显示怜悯（见士 2:10–23 ）。士师记以一系列故事作结，描绘了撒母耳出生和成长的堕落环境，包括利未人的灵性腐败、百姓的偶像崇拜，以及以色列社会的道德污秽。

撒母耳的诞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如上帝后来差遣施洗约翰为以色列预备迎接弥赛亚，上帝也通过撒母耳 —— 他既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位，又是以色列王国时期伟大先知谱系的开端 —— 为合上帝心意之王（撒上 13:14 ）预备道路。大卫 · 津村指出：“ 撒母耳在从士师时代向君主制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扮演决定性角色，他不仅推动了大卫王朝的建立，更开启了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的传统。”[1]

撒母耳有相当的历史重要性，这体现在圣经以他命名的两卷书开篇就是他的详细出生叙事。圣经总是详尽记载重要人物的出生与成长经历，此处亦然。

1.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104.

正如摩西、参孙、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皆生于患难时期，父母虽卑微却敬虔，撒母耳也以以利加拿和哈拿之子的身份进入历史。经卷开篇便道：“以法莲山地拉玛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撒上 1:1）。

撒母耳的父亲被描述为“一个人”，这绝非显赫之人的称谓。关于以利加拿，经文着重交代了两点：首先是其居住地。拉玛琐非是以色列腹地的小镇，位于以法莲支派分得的疆域内，靠近与犹大支派的边界，距后来建都的耶路撒冷城北约五英里。撒母耳将使这座后来简称拉玛的城镇“名垂青史”，在他任士师期间（撒上8:4），这里成为以色列实际的首都，并建立了先知学校（撒上 19:18–20）。然而以利加拿和撒母耳并非以法莲人。他们的族谱可追溯至托户和身为以法他人的苏弗，而以法他是犹大地伯利恒地区的居民。此外，历代志上 6:33–38 揭示这是个利未支派哥辖族的祭司家族；哥辖人最初负责看守约柜并担任会幕守门人（民 3:31）。到大卫时期，“哥辖的子孙”专职于会幕中的诗歌事奉。撒母耳的孙子希幔被称为“歌唱者”，似乎享有在大卫时代带领以色列音乐敬拜的殊荣（代上 6:31–33）。撒母耳的后裔很可能属于诗篇中十一篇署名作者的“可拉后裔”。

上帝不育的妻子

然而，撒母耳出生的叙述重点并非其父亲，而是母亲哈拿。我们常能从杰出子女身上追溯其非凡母亲的信仰。这位女性便是如此，她展现了圣经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之一。罗伯特 · 伯根指出：“这段叙事中的属灵动力源自一位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子 …… 唯有她真正了解什么是全然信靠耶和华的真实大能”[2]

2.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63.

关于这位非凡的女子有许多可讲述之处，但当时有一个事实主宰着她的生存状态：哈拿无法生育，无法为以利加拿生养子嗣。圣经在指明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妻子后，仅以一句陈述带过：“哈拿没有儿女”（撒上 1:2）。

哈拿的不孕似乎与以色列的属灵光景相呼应。遭遇此境况的女性常困惑于上帝的作为，但哈拿的案例中我们确知缘由，因经文明言“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撒上 1:5）。上帝让子民经历试炼多有深意，或为激发信心，但对于撒母耳这般重要人物的母亲而言，重点不在哈拿个人，而关乎以色列全族。耶和华闭塞哈拿的子宫，是为提醒以色列民：正因他们的拜偶像与不信，上帝也使这民族陷入属灵的不孕。以色列如同上帝不育的妻子，未能孕育出他所期盼的信心之子。作为国家，以色列的“不育”尤其体现在缺乏真正君王的强有力领导。布鲁斯·伯奇阐释道：“以利加拿家族的境遇实为当时以色列历史处境的寓言。哈拿虽蒙丈夫宠爱却无子的焦虑，正映射以色列虽蒙上帝眷爱却无王的忧患。”[3]

上帝通过哈拿向我们展示的真理，对每一个信仰贫瘠的基督徒都至关重要。对于如同今日西方教会（包括美国）般结不出圣洁果实、缺乏对真理热忱的荒芜教会同样适用。随着我们继续聆听哈拿的故事，她将为我们示范那种我们亟需向上帝献上的、寻求恩典的祷告。但在开篇经文中，我们还看到另一个关键点：当整个以色列都遗忘耶和华时，“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撒上 1:3）。

示罗是以利加拿时代帐幕和约柜的所在地。以利并非杰出的属灵领袖，而他邪恶的儿子何弗尼与非尼哈更是亵渎了圣职，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撒上 2:22-25）。以利加拿上示罗并非为了见以利或他的儿子们，乃是为朝见耶和华，更新其立约之忠心。

3. Bruce C. Birch, 1 & 2 Samuel,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ol. 2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973.

他的行动正是我们当效法的：将上帝置于生命首位，专心仰赖主。尽管以利加拿在此黑暗时代对纯正信仰所知有限，他却深知当以罪人之身前来，藉祭牲所流之血寻求上帝的恩典。

任何枯竭灵魂的救赎之路皆始于此：我们必须先与上帝和好。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寻找这位旧约祭牲所预表的上帝的羔羊，寻求他赎罪宝血的赦免与救赎恩典的更新。属灵枯竭的基督徒也当重返十字架，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与灵性上的懈怠，藉基督一次永远的献祭得蒙洁净与接纳。这正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期待：以真诚悔改的心寻求他和他的恩典。为此，上帝使他们在士师时代的荒芜中受苦，又让敬虔的哈拿经历不孕之苦作为映照。当我们看见哈拿的泪水，晓得那 是为自己而流，乃是为以色列的过犯哀哭时，也当为自己的罪及其导致的灵性荒芜痛悔。而她蒙救赎的经历同样提醒我们：上帝救赎之爱与更新的大能始终为我们存留。

会幕中的眼泪

然而，当哈拿随家人回到会幕时，她心中可能很少思及自己不孕处境的神学意义。这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主要原因在于哈拿并非以利加拿唯一的妻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撒上 1:2 ）。

多妻制在旧约中屡见不鲜，但可能并非常态。创世记明确指出，上帝设计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创 2:24 ），这一定义也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确认（太 19:5 ）。以利加拿实行多妻制，很可能是由于哈拿无法生育，这既威胁到家庭经济生计，也意味着他家族之名以及血脉断绝的危险。因此，如同先祖亚伯拉罕和雅各一样，以利加拿娶了第二个妻子为他生子，而他情感上始终专一于哈拿。

这段婚姻中必然随之而来的情感裂痕，恰与两位妻子的名字相呼应：哈拿（意为“恩惠”）和毗尼拿（意为“多产”）。多妻制总会引发家庭矛盾，但若一位妻子得到宠爱而另一位得到子嗣，冲突必定更为剧烈。以利加拿家中的不和睦，恰是以色列各支派内部分裂的缩影，也提醒我们家庭与教会合一的重要性。

即便没有毗尼拿的刺激，哈拿因不育而承受的情感痛苦也已足够沉重。她的试炼对今日无法生育的女性而言并不陌生，她从未体验过向丈夫报孕的喜悦，只反复经历每月不孕的挫败。每当她走进市集或与其他家庭交往时，婴孩的啼哭声（她最渴望的声音）就像尖刀般刺入心脏。威廉·布莱基补充道：“哈拿所承受的试炼对希伯来妇女尤为沉重……无子不仅是失望，更被视为被上帝弃绝的标记，不配在实现应许‘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途径中有份”[4]（创 12:3）。将他人的苦难武断为上帝不悦的征兆总是残忍且无理的，尤其当这苦难直指女性心灵最痛处。然而，既然子嗣被视为上帝恩惠的象征（申 7:14；28:4），而摩西律法将不育列为背约之咒诅的标记之一（28:18），无子的妇女常在女性社群中遭受蔑视，失去所需的情感支持。这一切都是哈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吞咽的苦杯。

还有毗尼拿。虽然哈拿得到了以利加拿的心，但毗尼拿却为他生儿育女，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借此折磨哈拿：“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她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每年...”（撒上 1:6-7）。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次去示罗时发生的事：“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撒上 1:4-5 ）。

我们可以想象以利加拿的困境：他该将祭肉全数分给毗尼拿和她众多的孩子，而只给哈拿一份吗？为了表达他的同情和爱，他给了哈拿双倍的份。这份偏爱激怒了毗尼拿，招致她恶毒的讥讽。或许正如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的想象，这场对话充满指桑骂槐：

“ 孩子们都分到食物了吗？哎呀，你们人太多，妈妈都数不过来了。”

“ 妈妈，哈拿阿姨没有小孩呢。”

“ 你说什么，宝贝？”

“ 我说，哈拿阿姨没有小孩。”

“ 哈拿阿姨？哦，是呀，她确实没有孩子。”

“她不想要孩子吗？”

“噢，当然想，她可是想得不得了呢！你说是不是啊，哈拿 [低声旁白] 你不也盼着有孩子吗？”

“ 爸爸不想让哈拿阿姨有孩子吗？”

“ 怎么会呢，可哈拿阿姨总让他失望呀；她就是生不了。”

“ 为什么呀？”

“ 这个嘛，因为上帝不许呗。”

“ 上帝不喜欢哈拿阿姨吗？”

“唔，我不知道，你觉得呢？”[5]

这段虚构对话未必完全还原毗尼拿刺痛哈拿的手段，但它确实符合圣经的描述： 毗尼拿会 “ 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 ” 直至落泪（撒上 1:6-7 ）。像毗尼拿这般可憎的内心值得我们反思，尤其是它与我们自己的心竟如此相似。布莱基写道：“ 一个人天性中最柔软的部分遭受痛苦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若存心渴望将这种痛苦加诸他人，则更为可怕。” 布莱基又向一切效法毗尼拿之辈发出警告，那些嘲弄受苦者、凌驾于失意者之上的人：“你们或可得意一时，在扭曲的报复中攫取片刻快意。

5.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3–14.

但须知：你们所豢养的，乃是怀中虺蛇，它绝不满足于达成你的私欲，反要盘踞你心，日夜渗其毒汁。”[6] 以利加拿的另一个妻子在访问耶和华殿期间竟有如此行径，提醒我们：若无非内在真实的信仰，外表的敬虔往往成为最恶毒心灵的伪装。

然而彼时，毗尼拿必定沉浸在胜利的快感中。事实是，我们的言语能将他人推向绝望。经上仅简单记载：“哈拿哭泣不吃饭”（撒上 1:7）。在本应充满希望的上帝圣殿中，哈拿只感受到痛苦。对因试炼而倍感孤独的人而言，教会圣所有时是最令人压抑的场所，尽管这也是他们最需要去的地方。意识到这一点，基督徒当谨记要体恤他人的苦难，言行需谨慎，在为自己蒙福欢喜的同时，更应主动向哀伤者献上真挚的同情与支持。牧师在带领会众祷告时，同样应当敏锐察觉哈拿这般破碎的心灵。总体而言，教会敬拜不可假定所有参与者都轻松欢愉，而当作为立约群体与上帝相遇时，包容并表达人类的全部情感。

更伟大的爱

然而，即使在哈拿故事的开端，也已然显现出希望的征兆。第一个希望的迹象正是那句关于上帝介入的陈述，许多人因自身苦难而对此心生畏惧：“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撒上 1:5）。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怨恨上帝在我们试炼中的主权，反倒要专心仰赖他。我们的上帝已藉着差遣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舍命，证明了他的信实与慈爱。在哈拿的时代，他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那位信实的上帝：他曾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并以大能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信徒们无需揣测上帝降苦难是因为他们个人不圣洁、上帝对他们怀恨或要定罪。

6. Blaikie, First Samuel, 7–8.

当谨记上帝是圣洁的，因此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圣洁的；上帝是良善的，因此他允许我们经历忧伤是为成就美意；上帝也满有怜悯，眷顾心灵破碎的人。上帝并非要通过试炼毁灭我们，而是借试炼拯救我们。正如哈拿后来亲口见证的那样：“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撒上 2:8）。所以，若关闭子宫的是上帝，我们就当振作，因他必定也能使之开启。

就哈拿而言，上帝藉着她的苦难处境，为以色列预备救恩，带领他们走出士师时代的黑暗光景。这正是哈拿内心最深的牵挂，从她后来献给上帝的赞美中可以清楚看到（撒上2:10）。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晓，上帝如何透过我们最痛苦的试炼引领他人得救，装备我们以敏感的心服侍他人，甚至推动福音事工的重大进展。但我们确实认识上帝，并从他的话语中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因此我们可以对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充满信心。

教会历史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莫尼卡的流泪祷告经历，她是早期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母亲。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莫尼卡为她才华横溢的儿子对福音的轻蔑感到痛心，更因目睹他过着放荡的生活而愈发悲伤。夜复一夜，她向主为奥古斯丁恳求。有一个夜晚尤其难熬：次日清晨，她的儿子计划乘船前往罗马，那是个年轻男子极易深陷罪中的地方。她整夜祷告，当莫尼卡清晨起来发现儿子已离去时，她在主面前痛哭。她万万没有想到，在意大利，她的儿子会受到米兰著名传教士安波罗修的影响，并在那里逗留期间归信基督。此外，这位忠心的母亲为之哀痛的种种罪恶，恰恰使奥古斯丁对上帝在救赎中的恩典有了深刻体会。他关于唯独恩典的教导将对后世基督徒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直接影响了那些被上帝用来领导宗教改革的人。

因此，若你在苦难中哀伤，当振作起来，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临到你。早期教会伟大的传道人金口约翰曾论及像哈拿那样的忧伤时写道：

> 即便我们正经历悲伤与痛苦，即便苦难看似无法承受，我们也不该焦虑或失控，而要等候上帝的旨意。他深知何时该移除那些令我们沮丧的事物 …… 事实上，[上帝] 关闭 [哈拿] 的子宫并非出于憎恶或嫌弃，而是要向我们开启她生命中的美德之门，让我们窥见她信仰的丰盛，并明白上帝因此使她[结出更多果实]。[7]

使哈拿有盼望的第二个原因，是丈夫以利加拿所流露的温柔爱意：“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 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 （撒上 1:8 ）。在我们细究他的话之前，不应忽略一个简单事实：以利加拿主动来到妻子身边。对受苦者而言，这份陪伴何其珍贵！我们单纯地出现在病患、困顿者和哀恸者身旁，往往比任何言语更有力量。当以利加拿开口时，他向哈拿传达了一个核心信息：他深爱着她，她的不育并未让他心生嫌恶。若旁人嘲笑她，她可以从丈夫的坚定支持中汲取力量；尽管她可能因不育而恐惧失去一切，以利加拿却提醒她：他的爱永不离去。

正如男性常有的表现（他们有时对女性心思显得笨拙），以利加拿的这番话并非无可指摘，甚至可能被视为自我中心。请注意他说的是：“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而非告诉她：“ 你对我而言比十个儿子更珍贵。” 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便最善意的朋友也可能不知该说什么，或表达得不够完美（甚至更糟）。但有一位安慰者永不失败，其治愈之道从无差错。哈拿最终的希望根源在于耶和华，以及她实际上从未放弃对他的信靠。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固然深厚，但有一份更伟大的爱超越其上，那位安慰者所能成就的，是她丈夫永远无法做到的：他能应允哈拿的祈求，满足她心底的渴望。

7. John R. Franke, ed., Joshua, Judges, Ruth, 1–2ÿSamuel,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ÿ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ÿ195.

我们有时会怀疑，像哈拿这样心碎的人几乎无暇顾及神学，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需要那些关于上帝的真理。正如以色列人因遗忘耶和华而陷入偶像崇拜，哈拿此刻最需要的，正是记念那位主，她需要神学，即对上帝性情与作为的认知。有充分理由推测，当哈拿的心在哭泣时，她的思绪正默想着圣经。或许她忆起上帝多次的作为，藉信心的妇人那不能生育的子宫，赐下特别的儿子。她必定知道上帝如何通过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赐下立约后嗣以撒，尽管撒拉不仅不孕且早已过了生育年龄。她也应当知晓以撒如何为他不孕的妻子利百加祷告，而后她诞下双胞胎，其中包括以色列民之父雅各。雅各的妻子同样饱尝无子之苦。事实上，拉结的处境与哈拿相似，因姐姐利亚嫉妒她，利亚虽不受丈夫宠爱，却因生育众多而得意。但上帝记念拉结，应允她的祷告赐她约瑟（雅各最杰出的儿子）以及最受疼爱的便雅悯。

在蒙上帝最多赐福的女性中，不孕的普遍现象或许引起了哈拿的注意。若是如此，她可能已意识到自己若生育一个儿子，对上帝而言可能具有特殊意义。这一观点可从哈拿后续的祷告中得到印证（撒上 2:1-10 ）。圣经中关于上帝赐福不孕妇人的主题阐明了一个重要真理：上帝的拯救并非倚靠人的能力、成就或作为，而是出于恩典。上帝使不孕的子宫孕育生命，正如他使死寂的心灵产生信心。因此，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要信赖人的智慧与努力，不要在人的失败面前绝望，而要信靠那位使死人复活、藉不孕子宫施行拯救的上帝。哈拿的苦难如同我们的一样，实为对上帝信心的呼召。她的软弱，呼召人倚靠上帝的大能；她的失败，呼召人坚信上帝的信实；她的哀伤，呼召人寻求上帝的恩典。

尽管哈拿或许感激丈夫的爱，但她真正的盼望在于一份比这更伟大的爱：她的盼望在于耶和华。他对待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都彰显着信实、大能与恩典。我们在一切试炼中，尤其是为罪疚所困时，

真正的盼望也在于这位上帝：他已永远显明自己的爱，甚至差遣独生子用宝血救赎我们。事实上，当救主降生的时刻来临，他并非由哈拿般不孕的妇人生出，而是藉着圣灵在童贞女马利亚的腹中感孕，这显明了在我们的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戴维斯将此真理应用于我们身上：“当他的子民软弱无力、资源匮乏、希望渺茫、人力穷尽之时，[上帝]最乐意从天上伸手施援。一旦明白上帝常从何处着手，我们就能领悟自己该如何得着激励。”[8]

大卫王曾自问：“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我们将透过哈拿的信心得以显明，也是所有认识主的人在试炼中终能拥抱的答案：“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 43:5）

8. Davis, 1 Samuel, 13.

2

垂听祷告的上帝

撒母耳记上 *1:9–20*

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撒上 1:11)

圣经通过旧约中上帝的各种名称来教导我们认识他。最基本的名称是 *Elohim*（以罗欣），或简写为 *El*，这指的是作为伟大创造者的上帝。另一个常用名称是 *Yahweh*（雅威），这是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启示的名字，意为 “ 我是自有永有的 ” （出 3:14 ）。这些名称常与其他词组合以揭示上帝特定的属性。当上帝怜悯夏甲，就是撒拉的使女、亚伯拉罕之子以实玛利的母亲时，她称上帝为 *El-Roi*，即 “ 看顾人的神 ” （创 16:13 ）。在上帝预备公羊代替以撒献祭之后，亚伯拉罕称那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为 “ 耶和华必预备 ” （创 22:14 ）。

上帝最威严的称谓之一首次出现在哈拿与撒母耳诞生的故事中。我们在撒母耳记 1:3 中读到，以利加拿向“万军之耶和华”献祭。希

伯来原文为 *Yahweh Sabaoth*，常被译为“全能的主”。这一称谓在旧约圣经中共出现 230 次。“万军之耶和华”意指上帝统率众军，尤其是天界的军团，彰显其无所不能的大能。哈拿以与丈夫相同的信心敬拜，鉴于她所处的绝境，万军之耶和华正是她所需的那位上帝。当哈娜向上帝祷告时，她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撒上 1:11 ）。

哈拿的祷告

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哈拿因不能生育及对头毗尼拿的恶毒嘲弄，正在会幕前痛哭。她体贴的丈夫以利加拿前来安慰，用满含怜爱的话语开解她（撒上 1:8 ）。这番劝慰似乎给了她足够力量重返家宴，因为第 9 节记载：“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

哈拿起身走向会幕，那时以利正坐在祭司高座上。但哈拿寻找的并非以利，而是通过祷告寻求耶和华。她的祷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她在需要时转向了主。这或许令人惊讶，因为哈拿清楚正是耶和华使她不能生育。许多人在感受到上帝的惩戒之手时，往往会远离上帝，或是消极认命。基督徒有时会劝诫处于这般境遇的朋友，只需顺服试炼并感恩。我们理应为万事 —— 包括试炼 —— 向上帝献上感恩，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消极认命！使徒雅各给出了更智慧的劝勉：“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雅5:13）。愤怒苦毒、以泪洗面、或是亵渎耶和华……在所有哈拿可能采取的反应中，她选择了最美好的方式。她只是单纯地为自己的需要向主祷告。

我们应当注意的第二点是，哈拿在祷告中转向上帝时，是深知上帝是谁的。她以 “ 万军之耶和华 ” 开始祷告（撒上 1:11 ）。哈拿通过将所需的一切能力，即天上万军之主的权，归给上帝来尊崇他。

随后，她求上帝“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撒上1:11）。这并非随意的祈求，而是源于她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曾以最伟大的救赎作为显明自己，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无论哈拿是否读过摩西的著作，她都熟知这段历史。耶和华曾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出 3:7；参出4:31；申 26:7）。上帝对摩西的宣告表明，他在出埃及事件中的拯救正是对祷告的回应。如今，在以色列和她自己都面临新的需要的时刻，哈拿以信心的祷告向耶和华呼求。“哈拿恳求上帝为她成就昔日他为以色列所行之事，正如摩西的年代那样。而她所求的，无非是上帝那始终如一的恩待，因这本就是上帝对待子民的方式。”[1]

第三，哈拿的祷告显明她深知自己的位份。她自称是上帝的婢女（撒上 1:11）。她既未对主强求，也未见她对那格外深重的苦楚有丝毫怨言。她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谦卑祈求。此外，她知道自己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戈登·凯迪写道：“她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堕落、罪恶深重的地方，所有居民都亲身承受着其中的残缺与苦难。”[2] 还需注意的是，哈拿并未请求上帝向毗尼拿报复。哈拿知道自己是为寻求怜悯来到上帝面前，若在为自己求怜悯的同时要求上帝对他人施行公义，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哈拿认定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以谦卑的信心呈上她的请求。

这引出了哈拿祷告中第四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毫不畏惧地向主求。诚然，我们的祷告不应仅包含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事物清单，我们需要在祷告中敬拜上帝，为所得的恩赐感恩，并向他认罪寻求洁净。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上帝邀请我们向他提出请求，这样的祈求本就是尊荣他。因此，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应当清楚自己所求为何，然后以谦卑之心清晰地祈求。

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30.
2.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1.

雅各那句令人警醒的话，正道出了我们灵性贫乏的根源：“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 4:2）。

值得注意的是，哈拿的祷告并未依赖任何仪式化的固定祷词或祷告技巧。她单纯地认识主，相信他看顾子民的应许，并向他祈求所需。这正是认识上帝的宝贵益处 —— 明白他的属性、应许和救赎作为。哈拿能如此确信地祷告，只因她深深认识那位听祷告的上帝。

哈拿能如此确信祷告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清楚自己祷告的动机纯正。雅各不仅责备我们不祷告，也责备祈求的错误动机：“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4:3）。正因如此，哈拿的祷告始终以上帝的旨意为念。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祷告中至关重要的誓言里：“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撒上 1:11）。哈拿此处引用民数记 6 章关于拿细耳人的条例，即许愿完全分别出来侍奉主的人。通常拿细耳人的誓愿有期限，期间需禁酒、避讳接触死尸、不剪头发（头发是拿细耳人的外在标记，参民 6:2-8）。最著名的拿细耳人是力士参孙，他曾击杀众多非利士人，是撒母耳之前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由玛挪亚不育的妻子所生，按天使指示要终身作拿细耳人（士 13:5）。哈拿很可能成长于参孙作士师的年代，因此拿细耳人的观念深刻塑造了她对奉献的理解。她或许也认同玛挪亚不孕之妻的境遇。此刻她许愿：若上帝赐她长子，必将这孩子同样奉献，为这急需拯救的以色列世代效力。

这是在与上帝讨价还价吗？哈拿是否在说：“上帝，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那个”？若是如此，哈拿的祷告就错了；异教徒才会这样接近他们的神明，试图用供奉和贿赂来讨好他们。但哈拿的誓言绝非如此。

威廉·布莱基写道：“她无疑渴望要这孩子，并因自己强烈的愿望而求子。但在那渴望之上，她灵魂中升起了对上帝主权与荣耀的感知，她愿将这崇高的考量置于个人情感之上。若上帝赐予她孩子，那孩子将不属她，而属上帝。”[3]凯迪指出：“整个氛围充满了圣洁动机、神圣渴望与谦卑顺服。”[4]

我们当思考哈拿誓言中的牺牲：她甘愿放弃养育梦寐以求的孩子的喜乐，同时舍弃了孩子能为她在社会带来的地位。因此她的祷告并非交易，不是以奉献换取所求，而是渴望得子以献予上帝。她渴望在救恩计划中扮演角色，且热切盼望承担最富意义的使命：生养一位终身作拿细耳人、全心侍奉上帝的先知。金口约翰评论道：“她尚未得子，已在塑造先知。”[5] 哈拿由此为基督徒父母树立榜样：我们首要的愿望应是子女能全然委身于主，并成为他国度的器皿。

关于哈拿祷告的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她热切地向主敞开心扉。正如她对以利解释的那样：“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撒上 1:15）。如果我们曾认为旧约信徒被剥夺了与主亲密交通的特权，就应当记住哈拿的祷告。她并非带着操纵上帝的公式或贿赂上帝的条件而来，而是以认识上帝的悟性和充满痛苦与敬虔渴望的心灵祷告。马太·亨利写道：“这祷告发自她内心，如同泪水涌自她的眼眶。”[6]

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情感的热忱并不会使我们的祷告更美好或更有效力，仿佛我们必须将心意强加于主。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0.

4.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22.

5. John R. Franke, ed.,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97.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18.

耶稣教导说：“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太6:7 ）。另一方面，我们心中的情感 —— 沮丧、悲伤，甚至愤怒与怀疑 —— 都可以且应当借着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劝诫道：“ 许多基督徒需要明白，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允许我们这样做，将哀伤、抽泣和困惑倾倒在他脚前。我们的主能承载我们的眼泪；你若将痛苦卸在他脚前，不会使他不安或尴尬。”[7] 哈拿心中怀着这般苦楚，长久恳切地向上帝祈求帮助。正如大卫论及自己的祷告时说：“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诗142:2 ）。

大祭司的祝福

哈拿祷告时，以色列的大祭司以利一直坐在椅子上冷眼旁观。以利与哈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他们各自的儿子身上将更具启示性。这正是圣经中常见的讽刺性角色反转。我们本期望以利， 这位神圣国度中属灵地位最高的人，能持守真实的敬虔，成为蒙上帝恩典的典范。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离这些最远的人。与此同时，这位乡村利未人的谦卑妻子，一个因不孕而被视为上帝诅咒的对象，在当时社会与宗教层面被极度边缘化的女性，却是心灵与上帝最亲近的人。在患难时刻，真正重要的属灵人物是哈拿，而非大祭司。这正印证了伟大的圣经原则：“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彼前 5:5 ）。

以利在责备祷告的哈拿时，显露出他缺乏属灵洞察力。他看见她的嘴唇翕动却未闻其声，因 “ 哈拿心中默祷 ”（撒上 1:13 ）。“以利以为她喝醉了。以利对她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 ”（撒上 1:13-14 ）。以利的反应或许源于过去在会幕经历的污秽之事。但约翰 · 伍德豪斯的批评确有其理：“若以色列的领袖连

7.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6.

敬虔妇人发自内心的祈祷与醉汉的胡言乱语都分不清，难怪以色列会陷入领导力危机！”[8]

哈拿为自己辩解道：“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撒上 1:15-16）这番话不仅解释了哈拿情绪激动的行为，更表明当时确有其他妇人理应受到大祭司的斥责。她自称不是“不正经的女子”，原文直指“彼列的女儿”，即行毁灭之事的妇人。而她看似喃喃自语的举动，实则是灵魂被触动而发出的炽热祷告。其他妇人或许愚昧地借酒消愁，哈拿却将愁苦浸于祈祷的泪水中。对此，以利向她宣告了祭司的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撒上 1:17）哈拿谦卑回应“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便心满意足地“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撒上1:18）。

哈拿“被纪念”

显然，哈拿将以利的话视为耶和华的回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利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我们将更多地看到以利，并清楚地认识到他并非属灵伟人；事实上，哈拿所生的孩子将被耶和华差遣，取代以利家族的腐败祭司体系。

然而，以利毕竟是大祭司，是代表上帝发言的人，因此哈拿如此理解他的话是正确的。当一位担任这神圣职分的人说出“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时，这不仅仅是美好的祝愿。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哈拿信任以利，就如同她信靠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代表她一样。旧约时代的三种受膏职分 —— 先知、祭司和君王——以利身负其中之一，而当时既无先知也无君王，祭司以利便成为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受膏中保。

8. Woodhouse, 1 Samuel, 32.

希伯来语中“受膏者”一词是弥赛亚，翻译成希腊语为*基督*。可以说，以利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暂时担任了一个终将由耶稣来充任的职分。因此，哈拿所信靠的并非以利个人的品格，而是他所预表的那位中保，即上帝将要藉着他独生子成就的救赎之工。

然而，以利所代表的（尽管极不完全），正是基督到来时要成就的实体的预表。当基督徒“奉基督的名”祷告时，我们是在说，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来到上帝面前。当耶稣通过圣经向我们说出安慰和保证的话语时，我们应当效法哈拿的榜样，将这些话语铭记于心。这位为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作中保的基督，正以充满平安与盼望的奇妙之言向我们说话。“不要为生命忧虑，”他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的需要，并且关心你们（太 6:25-32）。对于那些负重担和疲惫的人，他应许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11:28）。耶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约 14:27）。他承诺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世界，并舍命使我们免于罪的刑罚：“我是好牧人，”他说；“我为羊舍命”（约10:14-15）。耶稣承诺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而是带领我们安全度过此生，进入天堂的荣耀。如果我们以哈拿的信心倾听，就会以希伯来书 13:5-6 的话回应：“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引用书 1:5；诗 118:6）。

哈拿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上帝子民凭信心祷告时发生的两件事。第一是祷告改变我们。我们从她神态的戏剧性转变中看到这一点。哈拿进入祷告时心碎而沮丧。但当她结束祷告起身时，她“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撒上 1:18）。她经历了信心更新的祝福，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这种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无论上帝如何回应哈拿的祷告，与他相交的时光本身就是宝贵的赏赐，历来如此。当我们定睛于上帝时，就是在铭记这位统管万有的主，同时也是施恩的上帝，他亲自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他必按着自己智慧、圣洁、良善且至高无上的旨意，赐福给信靠他的人。正因如此，那些忽视祷告或缺乏信心祷告的人，就剥夺了自己在这个世上获得平安与喜乐的首要资源。彼得的劝诫对坚固灵命至关重要：“你们

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

即便祷告仅仅改变我们自己，这也值得。但随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是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祷告。祷告不仅改变我们，更能改变境遇。上帝喜悦通过回应我们的祷告来行事。有些人得知上帝的主权后，认为既然上帝已预先决定一切，祷告便无关紧要。哈拿并未如此推论，她明白上帝的主权旨意正是通过人的行动实现，尤其是我们的祷告。约翰·伍德豪斯评论道，她转向主的行为“不仅将改变她个人的生命，更将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补充说：“因此，对上帝的信心引导我们在患难中向那位统管万有的上帝祷告。”[9]

第 19 节的措辞值得注意：“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不仅相信上帝对她祷告的回应，更将这份信心付诸行动：她履行敬拜的属灵责任，也尽到婚姻生活中的夫妻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耶和华顾念她”。这并非暗示上帝先前遗忘了哈拿，或是在管理宇宙时过于繁忙无暇顾及她的需求，直到她主动提出。相反，这意味着上帝始终惦念她的祷告，并安排事件的发展为哈拿带来祝福。创世记 8:1 也使用了相同的动词：大洪水过后，“神记念挪亚”，即上帝信守立约的承诺，确保挪亚得救。这样的表述彰显了上帝的信实，他垂听子民的祷告并满足他们的需要。

有人会疑惑，当上帝不像他回应哈拿那样回应我们的祷告时，这意味着什么。许多妇人同样会流着恳切的泪水祷告，为垂死的孩子、不信的丈夫或未能实现的生育愿望。然而孩子未能存活，丈夫仍未信主，或期盼的婴孩也未能降生。于是她看着哈拿的故事痛苦不已，因自己的祷告同样恳切虔诚，却未蒙应允。这是否意味着上帝遗忘了这样的

9. 同上，29–30 页。

女性，或是对她不够信实?

布莱基回应道：“尽管存在这些反对意见与困难，我们仍坚称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主。每一个奉基督之名献上的真诚祷告都会被听见，并由上帝以他认为美善的方式处理。”[10] 诚然，有些祷告未得应允是因人心存不正或动机自私；另一些未蒙应允则因上帝知道应允会带来伤害。上帝让许多人在年少时离世，实则是免去了他们将来要承受的极大苦难。但在祷告看似落空的当下，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点。其他情况下，祷告被拒绝或延迟，是因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操练以信靠之心等候他的功课，凭信心而非眼见而行（林后5:7 ）。因此布莱基劝勉我们:

> 无论上帝看似沉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确信，垂听祷告是他国度的法则。旧约与新约都为此作证。诗篇的每一节都在宣告这一点。主耶稣更以训诲与榜样不断强调，众使徒无不延续此主题，劝勉我们视祷告为责任与特权 …… 又有哪位真正的基督徒不能从自己的经历中为此增添见证呢？如果你的一些祷告尚未得到回应，难道不曾有许多祷告已蒙垂听？…… 倘若仍有祷告未得应允，或你尚未知晓其回应，难道你等不及上帝亲自解释之时吗？当答案揭晓之日，你岂不更有理由相信：这终将归荣耀于上帝，而那些曾令你只见黑暗与恐惧的事，待全然明了之时，反会成为崭新的、无可辩驳的明证——显明“上帝就是爱”？[11]

向上帝求问

我们知道哈拿是以信心的方式思考，因为她并未等到祷告蒙应允才恢复喜乐的心境。她的榜样同样敦促我们在等候主时寻得平安，深知他的怜悯与恩典。

10. Blaikie, First Samuel, 16.
11. 同上，17–18 页。

哈拿祷告的关键在于她认识耶和华。她以称呼上帝为“万军之耶和华”开始祷告，这位全能的上帝能战胜一切困难应允祈求。但她在祷告中将重担卸给上帝并全然信靠的经历，使她更深刻地认识了上帝。正如夏甲意识到上帝看顾她时，她称上帝为 *El-Roi*（看顾人的神），亚伯拉罕见上帝预备公羊为祭时称那地为 *Yahweh-Yireh*（耶和华以勒），哈拿同样用一个名字纪念上帝的恩典：“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上 1:20）。

学者们对撒母耳名字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议。由于该名字的希伯来文字母可作多种解读，产生了不同解释方案。一种观点认为撒母耳意为“上帝的名”，表明这孩子作为上帝的恩赐承载着上帝的名号。但最自然的解释是“上帝已垂听”，这正呼应了哈拿的说明，她给儿子起名*撒母耳*（“上帝已垂听”），因为“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上 1:20）。哈拿祈求得子，因她认识上帝，早在祷告之时便确信上帝已垂听。如今孩子诞生，她更要颂赞上帝信实地应允了她的祈求。

无论撒母耳去往何处、行何事，他的名字都在为上帝伟大而重要的真理作见证。他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当上帝的子民谦卑祈求时，主必垂听并以怜悯与恩典回应。上帝呼召我们明白这一点，认识他，从而将重担交托给他，深信他必垂听。若我们如此相信，无论上帝选择以何种方式记念我们，我们都能确信，我们的祷告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心，更将在上帝信实的手中为世界带来至关重要的改变。哈拿的祷告在历史中让耶稣基督的降临更近了一步。我们怀着与哈拿同样的信心献上的祷告，将以或大或小的方式带来基督国度的祝福，这一切都将触动上帝的心，使他得着赞美。

3

奉献给上帝

撒母耳记上*1:21–28*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 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撒母耳记上1:27–28)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其宣传材料中传达了其对质量而非数量的追求。海军陆战队所寻找的只是“少数优秀的人”。有时在圣经中，似乎上帝手中可用的只有少数优秀的男女。但即使只有少数坚定的信徒，在他的大能下，也能在黑暗时期带来巨大的改变。撒母耳的出生就是如此，他长大后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这个故事始于一个谦卑的祭司家庭，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随后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祷告，从而满足了以色列的需要，引发了更重大的事件。

哈拿的誓言应验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哈拿的故事已足够美好。她带着无子的悲痛来到会幕，转而向耶和华求助。当与其共侍一夫的对头恶言相

激时，她所求的并非报复，而是一个能奉献给上帝的儿子。哈娜没有让内心充满苦毒与怨恨，而是将心倾倒在耶和华面前。当大祭司以利以圣职权威宣告祝福时，哈拿视之为上帝的回应，带着平安与喜乐归家。既然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祈求赐下她珍爱的儿子，我们或许可以说她的方式 " 奏效 " 了。的确，无论上帝选择如何回应，哈拿都树立了一个有效祷告的榜样。最重要的是，这位谦卑祷告的妇人，正拥有上帝始终寻觅且乐于赐福的信心，为要使多人因她蒙恩。

但此刻，在这开篇章节的结尾，这些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哈拿会兑现她对耶和华的承诺吗？她会履行誓言，将幼子撒母耳终生奉献给上帝吗？还是当婴孩在她怀中摇晃时，她会改变主意？倘若哈拿在誓言上退缩，使之成了一个在压力下作出却在困境过后遗忘的承诺，她绝非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或许上帝会理解她调整承诺，让年幼的撒母耳在拉玛的家中事奉主。或许她现在会认为，花更多时间在属灵层面上养育孩子，让他自己做出决定才是上策。

当我们思索哈拿对儿子出生的反应时，更应探究上帝对向他所立庄严誓言的态度。圣经明确回答：“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传 5:4,6 ）由此可见，上帝极其重视我们所立的誓约。向上帝所立的誓言 —— 包括婚姻誓言、按立誓约、教会会籍誓约及就职宣誓 —— 都当以清醒头脑与成熟判断立下。传道书进一步告诫：“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传 5:5 ），因此这些誓约“不应由心智未熟、无力实现心志之人轻率而立”[1]。哈拿的举动表明她心智成熟，其誓言是经过审慎判断与真诚意愿而立。正因如

1. Cyril J. Barber, The Books of Samuel, 2 vols. (Neptune, NJ: Loizeaux, 1994), 1:49.

此，她不仅在祷告中美好地开始，更在行动中完美地成全——将儿子献与耶和华，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誓言。

哈拿回应中显露的若干特质，解释了她为何甘愿坚守如此严苛的誓言。首先，哈拿敬虔的行为显然源于对主的感恩。这从她将撒母耳带给以利时的陈述可见一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撒上 1:27-28 ）。注意这个顺序："我将他献给上帝，因为上帝先将他赐给了我。"正是如此，所有真实的基督徒侍奉与奉献，都是为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而献上的。

哈拿的榜样表明，上帝的恩典既已临到，我们理当以奉献回应主。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本属于他，既为我们的益处，也为上帝的荣耀。若仅为私欲接受上帝的恩赐，便是滥用这些恩赐并轻看赐予者，既未能体会上帝的慷慨，也未能认识到我们对他恩典的依赖。莱尔将此原则置于福音语境中阐述："感恩的爱才是真正顺服基督的动力。除非人们感受到自己蒙基督赦免、得平安与盼望的恩典，否则他们不会背起十字架、在世人面前认耶稣为主并为他而活 …… 敬虔之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他们爱那先爱他们、用自己宝血洗净他们罪的主。"[2]正因如此，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转变贪婪、骄傲、自爱之人的最大力量，使他们转而追求圣洁与仁爱。莱尔指出："我们自己成圣的秘诀，在于知晓并感受基督已赦免我们的罪。"[3]怀着对上帝恩典的感恩，哈拿"让撒母耳在圣殿成长，对她而言并非必要却痛苦的牺牲，反而是深切的喜乐"[4]， 尽管她承受了分离之苦。

哈拿不仅心怀感激，而且信守承诺履行了她的誓言。值得注意的是，她拒绝再次前往会幕，直到准备好将年幼的儿子留在那里："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

2. J. C. Ryle, Luke, 2 vols. (1858;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6), 2:287.
3. 同上，1:238。
4. Mary J. Evans, The Message of Samuel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29.

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撒上 1:21-22 ）。哈拿心中最挂念的是她对耶和华的承诺以及履行这誓约的责任。威廉 · 布莱基解释道：“ 若她在孩子断奶前前往圣殿，就必须带着儿子同去又带回，这将破坏她最终永久献上孩子时那庄严的仪式 ……她首次踏足那神圣之地 —— 就是上帝垂听其祷告与誓言之处—— 便是她履行誓约之时。”[5]作为倚靠上帝应许的人，基督徒也当谨慎持守自己的承诺。无论遭遇何种困难，我们首要的愿望应是忠于在上帝面前的职责与本分。

第三，哈拿在献上儿子时表现出极大的慷慨。她没有仅以最低限度履行誓言，而是竭尽所能地献上最丰厚的祭物：“ 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伊法细面，一皮袋酒”（撒上 1:24 ）。

这节经文的翻译问题揭示了哈拿的慷慨之举。多数英文译本称哈拿带了 “ 一只三岁的公牛 ”（ ESV 、 NIV 、 NASB ），但希伯来原文记载哈拿带了三只年轻的公牛（ KJV ）。学者们认为原始读法存在问题，将其修订为单只三岁公牛，部分原因是第 25 节提到他们 “ 宰了一只公牛 ”（单数）。但对原始经文的主要异议在于这种祭品涉及极端的经济牺牲。对原始农耕民族而言，三头公牛代表一笔惊人的财富。因难以想象有人会如此慷慨奉献给上帝，学者们追随古代权威译本的做法，对这一文本进行了不必要的修改[6]。然而哈拿额外奉献的一伊法细面（一伊法约合五分之三蒲式耳或二十二升）恰恰佐证了三头公牛的可能性，因为律法规定每头公牛需配献十分之三伊法细面，而她献上整伊法细面，实际略超三头公牛所需用量。（民15: 8-10 ）。

5.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0.

6. 与马索拉文本的 “ 三头公牛 ” 相矛盾的是，七十士译本、死海古卷和别西大译本均将此译为 “ 一头三岁的公牛 ”。

此外，哈拿还带了“一皮袋酒”，更准确的理解应是一个可容纳多达二十升的大容器。[7]

当然，哈拿最大的慷慨是将她年幼的儿子献给主。因此，在提到公牛、面粉和酒之后，我们读到：“孩子还小”（撒上 1:24）。这才是哈拿真正慷慨的礼物：“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撒上 1:28）。

事实证明，同一个希伯来词（*sa'al*）根据动词的语态不同，既可表示“求问”也可表示“借出”。[8] 哈拿利用这一双关语，表明她对已蒙应允之祷告的正当回应，就是将孩子奉献归主所用。那领受上帝恩典的信心，也必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将所领受的用于服事上帝的圣工，拓展他的国度。撒母耳永远是哈拿的孩子，但既然她是从上帝那里受托得到这个男孩，她便欣然让他永远成为上帝的孩子和仆人。如此使用上帝恩赐的人永远不会是输家，最终总是赢家。肯尼斯·查芬指出，哈拿获得了“上帝的祝福以及丈夫和以利的尊重。后来她又得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这些并非她喜乐的必要条件。在献上儿子的过程中，上帝已赋予她更宏大的生命意义与丰盛的满足。”[9]

当哈拿说“这孩子归与耶和华”（撒上 1:28）时，所用的“归与”一词恰好与扫罗同名。以色列的扫罗王尚未在撒母耳记的叙事中出现，但当时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关联。撒母耳记乃至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将发生在众长老要求年迈的撒母耳被一位君王取代之时，这位君王会使以色列“像列国一样”（撒上 8:20）。那位君王将被命名为扫罗。在这个不祥时刻来临之前，哈拿指出上帝早已以 *Sa'al* 的形式赐予以色列一个礼物，就是她凭信心奉献给上帝的儿子。由此，哈拿印证了以色列人本无需悖逆耶和华，强求如扫罗王这般属世领袖。

7. 详细讨论参见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129–31,

8. *Qal* = "求问"；*Hiphil* = "借出"。（译者注：和合本将该词译作“归与”。）

9.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vol.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28.

因上帝已悦然应允，将那个凭信心求来的、又全然奉献归于上帝的“真扫罗”赐下。如今信徒也当效法哈拿，将上帝所赐的一切献于主工，无需保留分毫，亦不必贪求属世的恩赐为自己的享乐与保障。

关于家庭的思考

要正确理解关于哈拿的记载，应认识到其处境的独特性。若一位母亲将幼子带到圣殿交由祭司抚养显得有违常理，那是因为哈拿被纳入上帝为他子民所定的独特计划之中。尽管如此，哈拿的奉献记载仍为我们提供了看见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珍贵视角，我们当从中汲取智慧。哈拿是位非凡的信心女性，而她孕育撒母耳的敬虔家庭为当今基督教家庭提供了典范。

以利加拿家庭成员最显著的特质是其对敬拜的执着。这是个恪守圣会的家庭，无论遭遇艰难或付上代价，总按时出现在上帝的殿中。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需朝见敬拜耶和华：

> 但耶和华你们的 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 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 神赐福，就都欢乐。（申12:5-7 ）

未能遵守这一诫命，导致了那一代人及随后数个世纪中普遍的偶像崇拜。尽管在古代旅行困难重重，向耶和华献祭也需耗费巨资，但以利加拿仍每年忠心地带全家前往示罗：“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撒上 1:21 ）以利加拿的榜样提醒我们，超越一切敬拜动机的，莫过于上帝本配得我们赞美的这一事实。

此外，献上如此昂贵的祭物， 更彰显了耶和华的伟大及他赐予子民那无与伦比的福分。

其次，我们可以感知到以利加拿和哈拿作为夫妻灵里的合一。这一点在以利加拿准备前往示罗而哈拿拒绝同行时显露无遗：“ 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 ”（撒上 1:22 ）。以利加拿理解妻子的动机，并支持她履行誓愿的方式，因律法规定，妇人所许的愿需经丈夫确认才生效（民 30:10-15 ）。以利加拿欣然应允：“ 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撒上 1:23 ）。他祈求耶和华 “应验他的话 ” 具体所指尚不明确。最可能的是，以利加拿与哈拿一同将大祭司的祝福视为上帝对哈拿祷告的确认（撒上 1:17 ），并认同她在处境中看见的上帝主权旨意。

同理，当夫妻以属灵伙伴的关系共同生活时，任何家庭都会蒙受祝福。夫妇应在敬拜与服侍主中寻求共同的目标感。当任何一方被引导进行特别奉献或事工时，两人应协作完成家庭对上帝的侍奉。唯有当丈夫与妻子在上帝的话语和祷告中联合，在属灵道路上同负一轭，并为彼此的成圣与侍奉相互扶持时，这才成为可能。

丈夫们既已领受家庭属灵领导权，就当格外敏锐地觉察妻子的恩赐与服侍呼召。圣经虽然赋予男性在教会和家庭中的带领职责，却从未限制女性在这两项圣工中的完全同工（林前 11:3 ； 弗5:22-24 ；提前 2:11 ）。圣经记载了许多被圣灵充满、有恩赐的女性为上帝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哈拿本人就是杰出典范。以利加拿似乎理解哈拿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他非但没有防备或怨恨，反而调整自己全力支持她。我们不要忘记撒母耳既是哈拿的儿子也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他如此珍视妻子属灵的贡献，以至于没有反对将儿子献给主。

今日的基督徒男性也当如此，按照上帝话语所定的性别秩序，积极支持女性参与重要的圣工，并将我们的妻子和女儿视为主工中不可或缺的同工。

最后，哈拿和以利加拿为基督徒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提供了宝贵的榜样。太多有信仰的父母在对待儿女时被世俗动机所驱使。一些在教会中长大的年轻人后来放弃信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基督徒父母将他们引向了世俗的道路。他们从小被教导梦想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功：获取巨额财富、成名成家，或因美貌和才华受人崇拜。与此同时，可悲的现实是，当年轻人感受到上帝呼召他们从事事工或宣教服侍时，他们信主的父母有时会成为最大的障碍，敦促他们选择更轻松、更有声望或更贴近家庭的呼召，而不是为子女献身侍奉主而欢喜。

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是使子女预备好服侍上帝，无论他们将从事正式圣职还是作为教会有活力的肢体服侍。哈拿能将她年幼的儿子“归与”耶和华，是因她深知撒母耳本属于耶和华，然后才属于她。父母是尽管家的职责，代主养育儿女。敬虔父母的最大心愿与祷告，莫过于子女能以最大的热忱与忠诚侍奉主。真正爱儿女的信徒父母，会以耶稣的应许为坚定目标来养育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可 10:29-30 ）

如何向上帝奉献

哈拿以她的感恩、信实与慷慨的生命态度，与丈夫属灵同工关系，以及热切将儿子奉献给上帝的热忱，为我们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虽然我们承认她的蒙召与服侍有独特性，但我们也知道每位信徒都被呼召向主献上自己，投身于他福音的事工。

那么我们应如何将恩赐与服侍献给上帝？哈拿树立了三个原则：她承认所献之物本属于主，理当归于他；她的奉献需要大量准备和付出；她献上自己和祭物时，并非倚靠自身功德，而是基于上帝的怜悯与恩典。

首先，哈拿献给上帝的原本就是他所赐的。当哈拿将年幼的撒母耳带到祭司以利面前时，她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上 1:26-27 ）。哈拿之所以能有宝贵之物献给主，完全是因为上帝先将这珍宝赐给了她。保罗一针见血地问道："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罗11:35 ）。我们所能献给上帝的，无不是他创造并使我们得以拥有的，包括才能、财富，甚至生命本身。这正是以色列献上初熟的果子当作祭物的内在逻辑，也是今日十一奉献的根基：将头生的献给主，表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属于他。

首先认识到万物本属于上帝，将极大抑制我们的骄傲，而 这正是人向上帝奉献时常面临的试探。你是否将才智奉献于研读上帝的话语？这本是合宜的，因你的智慧原是上帝所赐。你是否向上帝献上十一奉献？正是上帝赐予你赚取钱财的能力与机会，因此承认他对钱财的主权实属应当。当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按他的呼召生活，将才能、时间与钱财献给主时，并非在履行某种非凡可夸的功绩。正如保罗提醒那些自夸的哥林多人："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 4:7 ）。我们无人能宣称自己给上帝的投资带来了真实利润；真相是，上帝通过我们工作所得的一切，不过是他所赐恩赐与劳苦结出的果子，外加许多需要他赦免的失败与罪过。

其次，真正献给上帝的重大祭物通常需要大量准备和努力。当哈拿将撒母耳带到示罗居住时，她已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不会成为大祭司的负担时才带他前来。她

“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撒上 1:22）。根据圣经外文献记载，犹太儿童哺乳期可长达三年，甚至更久。[10] 很难想象哈拿如何能安全地让撒母耳离开她，直到他度过幼儿期。这意味着她在孩子生命最初关键的几年里，就已精心预备他以履行自己所许之愿。

这种预备的必要性，同样适用于我们向上帝献上的各类奉献。若有人确信自己蒙召进入侍奉，在神学院受训的年日绝非无意义的阻碍，而是为正确分解上帝之道而刻苦学习的宝贵时光（参提后 2:15）。立志长期投身宣教事工者，需掌握专业技能、学习语言并筹集资金支持。预备本身就是他们所奉献服侍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渴望忠实奉献十一的基督徒，常需通过清偿债务、简化生活方式来预备自己。如此，所献于上帝的祭物在他眼中才更显珍贵与宝贵。事实上，任何有意义的奉献，其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在于预备过程：接受福音培训以便有效传讲真道；学习圣经知识成为称职的基督徒父母；乃至为代祷事工制定计划、预先筹算，这些皆是结果子的侍奉不可或缺的。如哈拿般成熟认真的基督徒深知，未经充分预备与努力，几乎无法向上帝献上真正有价值的祭物。

第三，基督徒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向上帝所献的一切，唯靠他的怜悯与恩典才得蒙悦纳。哈拿所带公牛中至少有一头正是为此献上赎罪祭，为她与撒母耳的罪求赦免。他们“宰了一只公牛”之后，才“领孩子到以利面前”（撒上 1:25）。他们明白即便亲近耶和华也需要先洁净自己的罪，更何况是为侍奉他而献上的祭物。无论我们如何称赞哈拿献上撒母耳的举动，她始终明白，即便是最纯全的动机，也需藉赎罪之血得洁净，她所献的儿子亦是如此。

10. 参见 2 Macc. 7:27。如罗伯特 · 伯根所指出的：“以色列家庭没有自来水，大多数村庄也缺乏可靠的安全饮用水源”，这可能导致当时的母乳喂养期比现代更为漫长。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72.

布莱基劝诫所有前来向上帝献祭的人：“要记住你站在他面前是多么不配。要记住你的衣袍被罪恶和世俗玷污得多么严重，你的心被其他思绪和情感分散得多么杂乱，你能献上的侍奉又是多么贫乏。”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向主献上什么呢？答案就在基督洁净的宝血中。布莱基说：“当你将自己献给上帝，或渴望成为他的仆人时，要寻求基督宝血的洁净，承认自己的不配，并祈求因他救赎的恩典而被上帝接纳。”[11]

好消息是，我们不仅必须通过基督赎罪的宝血来到上帝面前，而且无论我们曾经或现在是多么败坏，我们都能因这洒下的宝血永远被上帝接纳。虽然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宝血亲近上帝，但同样确定的是，我们必蒙上帝恩典的接纳。使徒约翰宣称：“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 1:7）。因此，当我们带着事奉的礼物来到上帝面前时，唯独倚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与宝血。我们确信必蒙上帝的悦纳、恩待与属灵能力的加添。正如保罗所言，基督已使"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1:12），甚至让我们这样的罪人也能加入上帝所爱的家庭，并有份于他荣耀国度的圣工。

当作活祭献上

本章末尾的结语恰如其分：“于是[撒母耳]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撒上 1:28）。这正是哈拿所求所行的一切伟大目的：让她的儿子能在上帝的殿中敬拜侍奉主。而这也正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保罗写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保罗所说的“所以”是指他劝勉之前所阐述的完整福音教导。正如哈拿回应上帝赐予儿子的恩典，将小撒母耳带到会幕终生侍奉，我们也要以耶稣基督里的上帝之恩为回应，将自己献为活祭，为要赞美他。

11. Blaikie, *First Samuel*, 22.

当我们意识到服侍主的呼召时，便会明白：虽然撒母耳在以色列历史上承担了独特而关键的职分，但那些在家中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与蒙召在教会中侍奉的人同样宝贵。基督教事工并非少数杰出宗教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域，而是每位基督徒无论身处何种职业环境皆享有的呼召与特权。许多信徒被呼召全时间献上在事工中劳苦，但更多人则会在世俗职业中服侍上帝，同时将时间、精力、金钱、祷告和属灵恩赐奉献给主。事实上，上帝所要的是我们全然献上的生命，这生命本是他所赐，又用他儿子耶稣的宝血重价赎回（林前6:19-20 ）。耶稣说：“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5 ）

因此，无论父母对我们的人生有何规划，我们都应当像哈拿献上小撒母耳那样将自己献给上帝。哈拿承认是上帝将撒母耳赐予她，所以现在她理当将孩子归还给上帝。同样，让我们每个人都对上帝说：“ 主啊，你创造了我，又藉着你独生子的死从罪中救赎了我。如今我属于你，愿将整个生命献上，为要赞美你并服事你荣耀的国度。”如同哈拿献上撒母耳，你也当怀着感恩、信实与慷慨之心将自己献给上帝。当你向主献上时，要全然交托毫无保留，正如约翰 · 卫斯理在将自己献身于基督与福音事工时所作的祷告：

> 我不再属于自己，乃属于你。任凭你差遣。或派我作工，或使我受苦。或使用我，或把我放在一边。或使我丰足，或使我匮乏。或赐我万物，或取我所有。我甘心乐意将一切完全交托，随你旨意处置。[12]

12.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Selected Writings and Hymns, ed. Frank Whaling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1), 140.

4

哈拿之歌

撒母耳记上2:1—10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撒母耳记上2：1)

在2008年10月31日，约300万人群聚集在费城市中心的游行路线旁。这座素以民风彪悍著称的城市，终于实至名归地展现了“兄弟之爱”的本意。是什么让如此多的人陷入这场狂热的庆祝？答案是：经过长达一代人的体育赛事低迷后，费城终于迎来了冠军——费城人队赢得了棒球世界大赛。此刻，似乎整座城市的人都来欢呼庆贺。

如同体育迷一般，基督徒也会经历胜利的时刻，那时我们唯有欢欣歌唱。这种态度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记念的圣名”（诗30:4）；“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亚2:10）。以色列中有一位善歌的女子哈拿，她是以利加拿一度不育的妻子。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令哈拿不禁放声高歌。严格来说，圣经记载哈拿是祷告而非歌唱，但因这篇祷文韵律之美，且与圣经中其他得胜之歌一脉相承，故被称为“哈拿之歌”。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撒上2:1）——哈拿的灵如此欢唱。比尔·阿诺德评论说：“哈拿必须歌唱！上帝已将她的不育变为喜乐……她的颂歌表明，她完全理解上帝的主权、赐予之爱的重要意义。”[1]

哈拿之歌的意义，远超出其个人情感价值。哈拿被赋予了“一项殊荣，即为以色列君主制的整个历史叙事提供了核心神学导言”[2]。在她生命的这一重大时刻，哈拿向上帝献上了充满智慧、深具神学内涵且扎根圣经的赞美。正如千年后童贞女马利亚为圣子降生赞美上帝时，那与哈拿的祷告惊人地相似的祷告，圣灵同样使用了哈拿之口，以致在圣灵默示圣经的奇妙过程中，哈拿的颂歌前瞻性地总结了上帝即将在她所处历史时期展开的作为。

当我们看到哈拿之歌与撒母耳记下 23:1-7 中大卫的颂歌如此完美呼应时，就更能体会其重要意义。这两首颂歌如同书立般框定了整卷撒母耳记的叙事。哈拿从撒母耳出生预见的神学主题，在大卫回顾自己统治时得到了奇妙应验。对哈拿和大卫而言，以色列的上帝都是他们的“磐石”。哈拿所预见的，正是大卫所欢庆上帝已成就的。因此奥古斯丁如此评价哈拿：“藉着这位妇人…预言之灵道出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使谦卑者被圣灵充满而兴起，这实际上正是她赞美诗的核心主题。”[3]

因耶和华高举

既然棒球迷会因世界大赛胜利而感动落泪，那么哈拿因胜利充满感恩赞美也就不足为奇了。多年来，她一直前往会幕，面对不孕

1.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76.
2. Mary J. Evans, The Message of Samuel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30.
3. Augustine, City of God, in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ed. John R. Franke,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202.

之苦，同时忍受着与她共侍一夫的对手毗尼拿的残酷嘲笑，毗尼拿已成功为哈拿的丈夫生下孩子。哈拿凭信心转向主，承诺若上帝开启她的子宫，她将把儿子终生奉献给主。第一章以这个儿子撒母耳被交托给大祭司照料结束：“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撒上 1:28）。哈拿也敬拜主，她的赞美充满欢欣：“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撒上 2:1）。

哈拿向我们展示了在需要时转向上帝带来的巨大改变。上一次我们看到她祷告时，她的处境截然不同。哈拿用她的心、她的角（象征力量）和她的口来描述自己的转变。早些时候，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曾问她：“你为何心里愁闷呢？”（撒上 1:8）。哈拿形容自己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撒上 1:15）。但如今她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某些英文译本模糊了哈拿的第二个隐喻，将原文中的“角”替换为“力量”一词。她欢呼道：“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生活在哈拿那个农耕时代的人们都明白，野兽昂首挺角是胜利与力量的象征。哈拿借此比喻自己耻辱的消除：因耶和华为她所行的，如今她得以昂首挺胸。

第三，哈拿论及自己的口：“我的口向我的仇敌张开”（撒上 2:1）。希伯来原文直译为“我的口大大张开”，其意象似乎融合了吞噬仇敌与讥笑败军之意。鉴于哈拿始终未抱怨毗尼拿或求上帝报复，她不太可能突然变得苦毒怨恨。从神学角度思考（正如她贯穿整篇祷告所做的那样），哈拿将毗尼拿视为上帝及其子民之敌的缩影。此刻她因上帝救赎的恩典，欣喜地看着不信者的嘲弄之声归于沉寂。

一些评注者提出疑问：哈拿是否夸大了自己得救的意义。答案是，哈拿在那荒芜绝望的日子里代表了以色列；她的救赎旨在鼓舞全体以色列人盼望更大的拯救。威廉·布莱基说：“她视自己为以色列民族的代表，深信发生在她身上的个体性的拯救，将在全民族中大规模重演；因为上帝会像亲近她一样亲近以色列，使其成为他的密

友与忠仆，降卑四周骄傲恶毒的列国，最终将其高举。”[4]

哈拿的喜乐与力量源自立约的上帝本身，这一点至关重要。她宣称：“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哈拿的欢喜不仅在于得到了渴求之物。在她眼中，比礼物更重要的是赐予者：耶和华是她的诗歌与拯救。罗伯特 · 伯根评论道：“尽管哈拿已摆脱不孕的耻辱，但她喜悦的对象既非自己，也非其子；而是耶和华，因他才是这儿子与喜乐处境的源头。”[5] 尽管哈拿深爱儿子撒母耳，但他并非她的救主，也无法为上帝子民提供她所寻求的救恩。救恩始终属于耶和华，我们的赞美应聚焦于主本身，而非仅仅停留于他所赐的福分。哈拿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儿子，仿佛婴孩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是领受了耶和华恩惠的帮助，而耶和华正是哈拿和以色列一切所需的终极答案。

无与伦比的上帝

多年前，杨腓力写过一本名为《*有话问苍天*》的书[6]。书中记述了许多基督徒写给他的抱怨心声。他们曾信靠主，但上帝似乎让他们失望了。有人为父母复合祷告千次仍目睹家庭破裂；有人痛失爱子；还有人终日郁郁，而上帝仿佛漠不关心、无意施援。与得到所求之事并赞美上帝的哈拿截然不同，这些人的信心换来的却是疑惑与失望。

杨腓力对这些抱怨的回应颇具洞见。他指出，许多人的失望源于强求上帝从未应许之事：上帝从未承诺会让人在今世免于苦难与悲伤。他进一步指出，即便人们从主那里得到了所求之物，通常也不会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6.

5.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1996), 75.

6. Philip Yancey,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8).

赞美或感谢他。他在书中揭示：这种“对上帝失望”的核心症结，在于太多基督徒仅以功利之心待上帝，看重上帝能为他们做的，而轻看他和他的荣耀。难怪当上帝未按他们的期望行事时，人们会对他感到失望。

在哈拿的祷告生命中却看不到这样的问题。在多年苦涩的挫折中，她始终未对主失去盼望。因此，在她欢庆的喜乐里，她首先思想的是主自己。正如哈拿早先是心灵诚实的祷告榜样，如今她亦成为敬虔赞美的榜样：先是因上帝的本质属性而荣耀他，继而因上帝所赐的救恩而惊叹。

哈拿在 2-3 节中关于上帝作了四项陈述，每一条都令她欢欣。她的思绪首先转向耶和华的圣洁：“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撒上 2:2）。这是完全合宜的，因为正是上帝的圣洁在一切境遇中安慰并鼓舞我们。上帝的圣洁意味着他超乎一切受造物，更特别彰显他道德完全的属性。既然上帝是圣洁的，他为子民所定的旨意也全然圣洁。上帝的动机绝不可能是乖谬、冷漠或卑劣的，即便在审判中，尤其对他所爱的百姓更是如此，因他“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哈 1:13）。布莱基指出：“对恶人而言，这一属性非但不是安慰，反成恐怖……但对能享受神之人，上帝的圣洁何等蒙福！他毫无黑暗、腐朽或软弱；绝对纯洁的他，以绝对纯洁的原则统管万有。”[7] 既然上帝全然圣洁，真正重要的并非人生遭遇何种境遇，而是我们与这位至圣者的关系。

上帝的圣洁正为身处患难之人带来安慰。或许有人轻率地抱怨说，哈拿之所以能满有属灵的喜乐，不过是因为她的祈求已蒙应允。这种看法却忽略了她多年来饱尝的辛酸与失望。直到此刻，当祷告得

7. Blaikie, First Samuel, 28.

蒙垂听时，哈拿才真正明白上帝在她试炼中所存的圣洁旨意。然而早在祷告未应允之时，她已然确信上帝是圣洁的，并耐心等候他对她需求的神圣回应。明白上帝让你受苦的目的一定是圣洁、纯净且良善的，你就能从哈拿的榜样中得到安慰：上帝拯救的日子必按他所定的方式和时机临到你；到那日，你也必有充足的理由赞美这位全然圣洁的上帝。

在赞美上帝的圣洁之后，哈加补充道“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撒上 2:2）。希伯来诗歌常采用平行体结构，后句对前句进行延伸拓展。耶和华不仅是圣洁的，更是无可比拟的，无人能与之比肩。以色列的主是独一真神；在一切被奉为神明者中，唯有哈拿的主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因此，无人能阻挠上帝奇妙的计划；因“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耶和华的旨意必永远坚立。

对此，哈拿补充了第三个宣告，将她的祷告推向高潮。上帝不仅是圣洁独一的真神，更是“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撒上2:2）。以磐石比喻上帝，彰显他信实守护并坚立子民的属性。耶和华是永不摇动的磐石，我们的一切盼望都能安稳寄托其上。戈登·凯迪写道：“他是他子民永远可信靠的磐石，因为他永不动摇。”[8]

哈拿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为我们树立了重要榜样。若我们将上帝所赐的祝福置于上帝本身之上，便是行偶像崇拜之罪，尊受造物过于造物主，这种愚妄终将败坏一切。哈拿的宣告真实无误：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当效法哈拿，始终以认识上帝为至高的荣耀与盼望，藉着他救赎之子耶稣基督的代赎之功，我们得以进入他慈爱的眷顾之中。

哈拿又补充了关于上帝的第四条陈述，以对轻蔑嘲弄者的斥责形式表达：“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 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撒上 2:3）。

8.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32.

那些邪恶傲慢之徒应当明白：上帝鉴察万事、明辨一切，且知道如何报应他们。布莱基评论道：“他的眼目鉴察黑暗中酝酿的一切阴谋。他认识他忠心的仆人，知晓他们的志向、所承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持守信心时常需承受的重压。”[9] 上帝以无限的智慧为每种境况预备回应；他的行动与许可皆基于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知，始终为了成就他至高无上的旨意，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又确保子民得着至高益处。

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时，突然能理解这位非凡的女性 —— 哈拿。是什么使她在巨大试炼中保持谦卑的坚定？是什么让她甘愿献出珍爱的儿子终身侍奉主？又是什么令她以如此美妙而有力的方式赞美上帝？答案在于哈拿全然专注于主。她的心充满对上帝的认识，她的信心锚定于上帝品格与属性的荣耀完美。这不仅是哈拿盼望与喜乐的源泉，更是她生命伟大的根基；正如先知耶利米后来所言：“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 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9:24）

哈拿与主的关系，对那些对上帝漠不关心的人是一种责备。你来教会主要是为了在上帝的子民中与上帝相遇吗？你听道时最关注的是其中关于上帝的教导，而非计较所谓实用价值吗？若非如此，如果你对上帝本身兴趣寥寥，只在意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那么你的属灵光景至多是软弱，至终必陷入险境。若我们渴望一种即便在黑暗中也燃烧的信心，以及始终荣耀上帝的品格，就当让我们的信心聚焦于主自己，先求神的国，因为认识他就是永生（约 17:3）。

主的救恩

这并非说哈拿没有因上帝为她所行的奇妙作为而欢喜。我们也当认识并理解上帝的拯救之工，好按所当行的去爱他、赞美他。哈哈拿的颂赞分为两组：

9. Blaikie, *First Samuel*, 28.

第一部分（4-5 节）中，哈拿反思上帝为她所行之事，从中看到上帝救恩的普遍模式；随后在 6-8 节，她分别赞美上帝对虔敬者与不敬者的作为。

哈拿第一段颂赞的关键句出现在第 5 节末尾：“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显然直接关联哈拿的个人境遇：曾经不育的她被高举，而傲慢的对手却因哈拿蒙福而遭贬抑。

有学者对“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的表述感到困惑，因这是哈娜的头胎，且她最终共生养六子（参撒上 2:21）。从诗意表达看，重点在于上帝彻底赐福给原本不育者，“七”是福分完满的象征数字（参得 4:15）。当颂赞上帝，因他抬举卑微者、贬抑狂傲不虔之人。哈拿从自己蒙应允的祷告中看到这一模式的印证，便将其与其他典型例证并列：“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撒上 2:4-5）

根据哈拿的叙述，上帝的救恩包含命运的逆转：骄傲强暴者被降卑，贫穷温顺者被高举。这正是耶稣所教导的信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3,5）。当赞美上帝，因在这个看似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世界里，主为受欺压者伸冤，将救恩赐给软弱之人。

在 6-8 节中，哈拿将思想延伸至关乎生死终极议题的上帝救恩：“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在我们所处的终将面对死亡的世界里，一个人可能突然陷入贫穷、疾病、困苦与卑微的境遇，但上帝奇妙地将他的子民从死亡与毁灭中拯救出来。

这正是哈拿在绝望不孕时所需要的上帝：那位拯救破碎、压伤、被定罪与软弱之人的救主，只要他们存信心谦卑自己。约翰·加尔文在失去

妻子伊多莱特的悲痛中，曾致信友人威廉法雷尔，表达了相似的神学认知：“愿主耶稣……在这沉重的苦难中扶持我……若非那扶起跌倒者、加力量给软弱者、使疲乏者重新得力者，从天上向我伸手，这苦难必已将我击垮。”[10] 同样，当哈拿消沉时，上帝抬举她；当她不能生育时，上帝使她的子宫孕育生命；当她蒙羞时，上帝赐她尊荣之位。凡凭信心谦卑自己、仰望他作自己上帝与救主的人，主也必按他主权所定的方式和时机如此行。

哈拿的默想最终引出一个宏伟的属灵启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撒上2:8-10）。上帝统管万有，他创造一切并以神圣权能治理一切。那些凭信实行走在他面前的人必发现上帝“必保护圣民的脚步”。诗篇121篇同样阐明这一点：“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诗121:2-3,7）。但另一方面，“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因他要审判“地极的人”（撒上2:9-10）。

怀着这样的心意，哈拿道出了她祷告的核心要义，这也是撒母耳记上下卷贯穿始终的伟大教导：“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而是靠耶和华。这一教导早已铭刻在摩西和米利暗横渡红海时的颂歌中：“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15:21）。年轻的大卫后来也用同样的真理教训巨人歌利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上17:45）。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而是靠耶和华！你可曾领悟这真理？

10. 引自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9.

可曾明白那位至高者才是终极的审判主，你终须向他交账，也唯有倚靠他的恩典方能得救？是否明白，即使攀上人生巅峰，若不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不在今世便是在末日的审判之时，一切终将归于虚空？可曾领受这真理：凡存谦卑信心来到主面前的，必得他救赎的看顾，使他们最终能“ 不是倚靠势力 ”而靠万军之耶和华的怜悯与恩典得胜？

上帝的君王与弥赛亚

或许因哈拿的思绪转向了上帝的审判 ——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审判中被公正地定为罪人 —— 她最终以对上帝所立君王及其应许弥赛亚的非凡预言，作为祷告的结语：“ 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撒上 2:10 ）。

这末尾提及上帝所立君王，连同上帝的弥赛亚 （希伯来语中“ 受膏者 ”之意），突显了哈拿之歌作为撒母耳记全书引言的重要性。无论是基于对圣经的深刻领悟，还是圣灵的默示，哈拿已然预见：上帝要通过 “所立的王 ” 来满足以色列的需要。上帝将差遣一位君王，代表他以真信心施行统治。随后的章节讲述了哈拿预言的应验：大卫王如何在谦卑凭信心带领上帝子民时，得着上帝所赐的力量。

然而，上帝之君王的叙事并未止步于撒母耳记上与撒母耳记下，因上帝之意不仅是为以色列立一位敬虔的君王。他更深远的旨意在于 " 高举受膏者的角 "，即弥赛亚。即便如大卫这般荣耀与威能的君王，也不过是那位真君王、真受膏者、弥赛亚耶稣的预表。他将降临拯救上帝的子民，以公义与和平施行永恒的统治。

哈拿之歌是旧约圣经首次直接提及神应许的**弥赛亚**，即新约希腊文中的“**基督**”。这应许出自哈拿之口何等合宜！这位甘愿将长子奉献事奉上帝的母亲，岂非预言上帝赐下独生子为罪人救主的最佳人

选？布莱基评论道，哈拿在祷告结尾时,她的 “ 儿子似乎让位给了一位更高的儿子，通过他，这片土地将得到无人能及的祝福，所有饥渴的灵魂将被引向那生命的粮与活水的泉，凡吃这粮、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饥渴。”[11]

同样恰如其分的是，哈拿之歌在新约中也有与之对应的篇章，就是当天使前来预言救世主将通过她的童贞之腹降生时，那位与她如此相似的虔诚少女马利亚的歌颂。马利亚被圣灵感动，延续了哈拿的主题来荣耀上帝：“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 ……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 （路1:46–52 ）。哈拿相信她儿子的诞生预示着上帝子民新希望的开端。马利亚则意识到，她的儿子将为全世界带来希望。撒母耳虽作为先知和士师在以色列中为大，但耶稣基督却藉着为世人罪恶钉死十架，被上帝以大能高举。

毕竟，若非上帝的独子为我们成为贫穷，那位本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 （林后 5:21 ），上帝如何抬举贫寒人、拯救被定罪者呢？哈拿从远处望见的应许，如今藉着耶稣那位应许的弥赛亚的降临，已临近我们众人。如今唯独靠着他的名，“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 （撒上 2:4 ），这是耶稣所赐的属灵能力。如今藉着耶稣，“ 饥饿的，再不饥饿 ”（ 2:5 ），正如耶稣所言：“ 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 我就是生命的粮。” （约 6:33,35 ）因此，凡信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君王和弥赛亚，为藉十字架宝血拯救我们的救主的人，必如哈拿所预见的，“ 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 （撒上 2:8 ）。因为耶稣教导说：“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约5:24 ）

11. Blaikie, First Samuel, 35.

5

以利的恶子们

撒母耳记上*2:11–36*

因此，耶和华 — 以色列的 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母耳记上 2:30）

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对比来阐明观点。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开头已看到 这一特点，并持续看到它贯穿撒母耳记下的结尾。首先，谦卑信靠的哈拿与傲慢敌对的毗尼拿 —— 以利加拿的另一个妻子，她的竞争对头——形成鲜明对比。第一章末尾，哈拿将年幼的儿子撒母耳带到上帝帝的殿中侍奉，由此展开了撒母耳与以利恶子之间的对照。本章因此“巧妙交替呈现以利逆子的罪恶行径与撒母耳家族的纯全正直”。[1]

这些对比背后，正是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运行的恩典。1740 年初，一位名叫撒母耳 · 布莱尔的美国牧师曾痛心指出：“信仰仿佛奄奄一息，

1.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70.

即将在这可见教会的一隅咽下最后一口气。”然而事实上，上帝正预备发起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之一 —— 大觉醒运动，其开端正是那一年。[2] 上帝一直在幕后悄然运作，预备即将在历史首页公之于世的大事。类似情境可见于撒母耳记上前几章。撒母耳与以利之子间的对比不仅警示我们远离恶人之道，更提醒我们上帝始终在幕后工作，纵使邪恶与不信充斥，恩典的希望永不熄灭。

以利之子的罪孽

以色列人对恩典的盼望体现在小撒母耳身上：他的父母将他留在会幕侍奉耶和华：“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上 2:11）。与此同时，以利之子们的生活则彰显了以色列人对恩典的迫切需求，他们的恶行败坏了祭司职分。

圣经对以利儿子的描述可谓直白至极：“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2:12）。这寥寥数语堪称是对神职人员最严厉的谴责。称他们为“恶人”意指其行径如同毁灭的器皿。继而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则表明尽管他们能接触神圣信仰、通晓神学知识与敬拜礼仪，却仍是未归信之人，对上帝的救赎恩典全然无知，对其圣洁的要求毫不在意。由这样的人担任属灵领袖，对以色列是何等危机！无怪乎哈拿不育的子宫，恰成当时信仰光景的写照。

以利之子们的恶行体现在他们藐视百姓带到会幕献给耶和华的祭物上。摩西律法规定，在上帝殿中供职的祭司可从所献祭物中获取食物。但律法根据不同祭牲明确规定了祭司应得的分（参利 7:34；申 18:3），这二人却恣意妄为，竟差遣仆役持叉，在煮肉锅

2. 引用自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23.

中胡乱攫取：

> 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撒上2:13–14 ）

这些年轻的祭司因成功叉取肥美祭肉而胆大妄为，进而强索本应归耶和华的脂油：

> 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撒上 2:15–16 ）

前来向耶和华献祭的虔诚以色列人，不仅目睹了祭司们对祭物的亵渎态度，还遭受了本应归他们与家人所有的祭物被抢夺之苦。第 17 节给出了严厉的控诉：“ 如此，这些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最恶劣的是这些年轻祭司对上帝圣洁的轻慢。他们的亵渎行径甚至发展到 “ 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 ” （撒上 2:22 ）。这帐幕 —— 即圣所 —— 是以色列人进入上帝神圣临在之地。祭司们在这圣地犯下的淫行是何等严重的亵渎！这些以色列妇女本可能是负责清洁和照料会幕需求的，理当受到最纯洁的对待，却被当作异教神庙中的庙妓般对待。

大祭司之子们的这种行为，对国民的灵性与道德品格只会产生最恶劣的影响，正如当今神职人员中贪婪与淫乱之罪的后果一样。试想：若宗教领袖尚且轻慢耶和华，寻常百姓岂能敬畏上帝？更何

况，鉴于我们罪性中易于犯下此类罪行的倾向，祭司的污秽榜样终将诱发全民道德溃堤。威廉·布莱基如此总结道：“品行败坏的宗教领袖，若对其堕落行为毫无羞耻之心，必将对整体社会的道德生活产生败坏影响。”[3]

以利之子们的严重失职，提醒着在教会中行使权柄的人：他们的神圣呼召伴随着神圣责任，必须为此承担问责。当今何其常见——传道人将事工主要用于谋取私利，采用吸引大批人群和可观奉献的世俗手段，而非寻求上帝的荣耀与信徒属灵的健康。而始于追逐私利的牧者们，最终往往在肉欲之罪中身败名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读到小撒母耳日益增长的灵性。当他的父母将他留在示罗后，“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上 2:11）。当以利的儿子们忙于利用他们的神圣职位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2:18）。这件“细麻布的以弗得”可能是一件白色围裙，象征着撒母耳作为见习祭司的身份。身着这样的装束，撒母耳不仅扮演着这一角色，而且看起来也与之相称。他忠心的榜样激励他人真诚的信心和敬虔。他提醒我们，个别的基督徒可以忠心地侍奉主，并过着圣洁的生活，无论周围的灵性环境如何。在严酷的工作环境中，基督徒管理者可以尊重地对待他们的工人。当别人通过不诚实的操纵获得成功时，基督徒可以通过诚实的服侍来侍奉上帝。在大多数成员不祷告、对福音使命不感兴趣的教会中，真信徒仍能日日呼求：求主照亮世间黑暗。这些超越周围环境的信徒是多么重要，上帝又是多么经常使用他们来为他看似无生气的教会带来复兴。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41.

以利无效的责备

撒母耳不仅与以利邪恶的儿子们形成对比，也与这位大祭司本人形成鲜明反差。第 21 节告诉我们：“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紧接着补充道：“以利年甚老迈”（撒上 2:22）。以利给人的印象是心怀善意且个人敬虔，但作为属灵领袖却软弱无能，在管教儿子方面更是彻底失败。

以利自然知晓儿子们的恶行，因此“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2:23-24）。以利的失败在于：尽管他听闻儿子的罪行并出言劝阻，却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制止这些恶事。

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模式贯穿了以利对儿子们整个成长过程的教养。他的第一个错误是未能监督他们的祭司职责。结果是他没有当场干预并纠正儿子们的行为，而是事后才与他们谈论所听闻的事。他第二个更严重的错误是，他的责备并未导致立即的惩罚。根据圣经，不惩戒子女是毁掉他们灵魂最确定的方式（参箴 13:24）。后来论到大卫时提到，他从未因问责儿子而“使他忧闷”（王上 1:6）；其后代犯下的背叛、谋杀、强奸和谋逆等罪行，正是大卫教养失败的明证。

面对已成年的儿子们，以利至少有责任免除他们的职务，另立合格且敬虔的祭司。在以色列祭司制度的初期，亚伦的儿子拿答和亚比户就因在会幕中献上“凡火”而被上帝击杀（民 3:4）。何弗尼和非尼哈的罪孽岂不更为恶劣！但尽管以利责备了儿子们，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布莱基写道，以利“无法狠心对待自己的儿子，不忍见他们蒙羞贬职。他满足于温和的劝诫，殊不知，这样的纵容让圣所每天都蒙受新的羞辱，实际上是在助长更多人的恶行。""”[4]

4. 同上，第43 页。

就以利的儿子们而言，他们本应明智地接受父亲的责备，“ 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撒上 2:25 ）。对子女而言，没有什么比以谦卑之心接受父母的管教更为重要。当第五条诫命说 “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20:12 ）时，它教导我们：接受父母的管教与人生成功是相辅相成的。这对成年人同样适用：他们虽不再受父母权柄约束，仍当以谦卑领受属灵劝诫。圣经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箴 12:1 ）

第 25 节告诉我们，何弗尼和非尼哈拒绝接受父亲的责备，因为 “ 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这句话并未免除以利儿子们的责任。其要旨在于表明：上帝对这些年轻人的罪行震怒至极，决意以死亡惩罚他们，为此甚至使他们刚硬心肠，不听父亲的责备。

这两个恶子的背道与耶和华任凭他们灭亡并行不悖。以利在警告中直指问题核心：“ 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撒上 2:25 ）。他的意思是，冒犯他人的罪可通过耶和华祭物的赎罪之血得赦免。但对于藐视祭物本身的罪，又能如何补救呢？他们干犯上帝救赎之道的罪，与当今轻视福音之人如出一辙，使以利的儿子们失去了得赦免的途径。他们亵渎上帝恩典之道的罪孽如此深重，以致耶和华任凭他们陷在心刚硬致死的境况中。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将此作为对我们所有人的警戒：“ 人若执意叛逆到底，上帝便会任凭他刚硬，以致他对审判的警告与悔改的呼求完全充耳不闻、无动于衷。”[5]

在幕后，与以利腐败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撒母耳敬虔的一家。若上帝能在忠信的个人身上大显作为，那么他在整个敬虔家庭幕后的影响力就更不容小觑。从以利加拿和哈拿身上，我们看到了父母以敬虔之爱教养子女的宝贵榜样。经上记着说：“ 他母亲每年为他做

5. Davis, 1 Samuel, 27

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 ” （撒上 2:19 ）。戈登 · 凯迪写道：“ 家庭应当成为促进个人敬虔的场所，让人际关系扎根于对主的信靠，从而彰显上帝的荣耀。”[6]

哈拿和她的丈夫与我们一样都是不完美的罪人，但他们真诚的信仰对儿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哈拿在为成长中的儿子缝制每年新袍时编织其中的祷告，以及交付衣袍时附带的劝勉与鼓励。F·B· 迈尔将这一功课应用在我们为人父母之道上：“ 母亲们仍在为儿女 ‘ 缝制衣袍 ’ ，不仅是用织机或忙碌的针线，更是通过她们圣洁高尚的品格日日展现在敏锐的孩童眼前，包括她们的言语谈吐，以及日常敬虔的习惯。”[7]

哈拿属灵的丰盛，也显明在她家庭的繁衍上。每年，以利都会祝福她，不久后 “ 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 （撒上 2:21 ）。哈拿向主献上，却从他那里领受了加倍的回报。第 26 节用充满最高赞誉的措辞描述了撒母耳日益增长的属灵成熟度，尤其因为路加福音将用相似的语句描述孩童耶稣的成长：“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 （参路 2:52 ）。

以利定然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思索自己的儿女何以沦落至此。可以想象，若有机会重新抚养儿子，他那些关于 “本该如何行事 ” 的反思读来必定发人深省。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时，我们会懊悔哪些未竟之事？是否希望当初能更勤勉地教导和讨论上帝的话语？会否因未能更坚定持续地纠正罪恶而悔恨？会困惑为何没有竭力树立信心与敬虔的榜样吗？是否质疑自己生活方式传递的错误优先次序？抑或遗憾未能更多参与孩子的生命成长？

6.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42.
7. F. B. Meyer, Great Men of the Bible, 2 vol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1), 1:275.

问题在于，一旦孩子长大，再多的决心也为时已晚。以利家族的倾覆已成定局，而上帝在幕后为他子民的领导权另作安排。今日若自觉教养子女失败的父母，当把握残余光阴，祈求上帝介入的恩典，并寻求一切敬虔方式造福后代。

上帝弃绝以利家族

上帝的审判与严厉责备很快临到：

>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撒上2:27-29 ）

这番责备基于一个历史教训。在出埃及时期，亚伦和他的子孙被立为永远的祭司职分（出 29:9 ），包含三项职责：“ 在我坛上献祭 ”，即代表百姓献祭于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的罪得赦免；“ 烧香 ”，象征祭司代祷的职事；以及 “ 在我面前穿以弗得”，指那件绣有十二支派宝石、代表以色列民立于耶和华面前的圣衣。这些正是以利之子所亵渎的圣职。然而此处上帝的责备针对以利：“ 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 （撒上 2:29 ）

以利纵容儿子亵渎祭司职分，实将他们的尊荣置于耶和华之上。今日同样情形仍在发生：当牧者显明道德或灵性上不配侍奉，却仍被保留职位——或因情感牵绊，或缘政治操弄，抑或错用"恩典"之名包容跌倒领袖。

这些何弗尼与非尼哈的现代翻版得以存留，只因人们鲜少顾念上帝的荣耀与子民的益处。以利无需为儿子们的一切行为负责，但作为祭司却纵容他们持续犯罪，他难辞其咎。正因他如此轻看亚伦族血脉的神圣特权，其家族才被主弃绝：

>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
> 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 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
> 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 神使以色列人享福
> 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
> 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
> 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撒上 2:30–33 ）

上帝曾应许亚伦家族享有担任祭司的特权，但其中包含明确的义务：“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上 2:30 ）。由于以利藐视耶和华，他的家族将被剥夺祭司职分。仅有一人得以幸存，“ 眼目干瘪，心中忧伤 ”，而以利其余的后裔 “ 必死在中年 ”（撒上 2:33 ）。这一预言在大卫时代应验：以东人多益在会幕屠杀了以利的所有后裔，唯独亚比亚他幸免（撒上 22:6-23 ）。亚比亚他虽曾担任大卫的祭司，却因支持亚多尼雅篡夺所罗门的继承权而被废黜。当所罗门将亚比亚他逐出祭司职分时，圣经明记此事应验了 “ 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王上 2:27 ）。接替他的撒督出自亚伦支派中更显赫的家族，这恢复了该家族执掌祭司职分的早期应许（参民 25:6-13 ）。如此，在所罗门王朝的辉煌时期，以利的后裔被迫退居边缘，只能嫉妒地旁观那些获准担任祭司的人，并依赖取代他之人的施舍度日，正如撒母耳记上 2:36 所预言的。撒

撒督将成为第 35 节提到的忠心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

这一切将在未来的世代应验，但以利会亲眼见证征兆，因为耶和华说：“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 ”（撒上 2:34 ）。不久之后，以利的恶子果然同日被杀，这向以利印证了将来更重的审判。

上帝弃绝以利家的原则值得我们谨记：“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上 2:30 ）。这是上帝国度中不变的法则。世人或许常尊崇那些为世俗效力的，但主应许要重看那些珍视他荣耀的人。历史印证了这一点。藐视耶和华的人或许一时权势煊赫、声名显赫，但上帝报应的日子终将到来。每一个暴君、腐败政客、欺诈之徒都有清算之日，他们的名号终被倾覆。正如布莱基所言：

> 那些尊崇上帝的人，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坚定地顺服上帝旨意并践行上帝事工的人；…… 那些在私人生活与公共侍奉中竭力实践他国度伟大准则 —— 公义、怜悯、爱上帝与爱人 —— 的人，正是上帝所尊荣的人；这些人的事工永存不朽；这些人的名字闪耀着永恒荣耀，世世代代的年轻心灵都从他们的榜样与成就中汲取灵感与激励。[8]

上帝尊荣可敬之人的著名例证，当属苏格兰奥运选手埃里克 · 利德尔。他在 1924 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利德尔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子，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少年时期回到苏格兰后，他成长为英国史上最杰出的短跑运动员之一，而当时英国国民对奥运荣誉怀有强烈渴望。利德尔本是 100 米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当他得知决赛安排在周日时陷入两难。基于圣经教导，他坚信不该在主日参赛，因而毅然拒绝参赛。尽管被报纸谴责为叛徒，且受到威尔士亲王亲

8. Blaikie, First Samuel, 47–48.

自施压要求他妥协原则，利德尔仍坚定不移，决心将主的荣耀置于个人福祉甚至国家利益之上。

经协商：利德尔放弃 100 米赛，转而参加 400 米赛，那是少数几个在周日没有预赛的项目。尽管缺乏专项训练，这成为他唯一的夺金机会。比赛当天早晨准备时，英国训练团队的一名成员递给他一张纸条。埃里克在赛道边展开纸条，上面写着撒母耳记上 2:30 的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利德尔将纸条紧攥手中起跑，不仅赢得金牌，更打破了世界纪录。

英国民众对利德尔的崇拜之情如痴如狂，但他并未利用自己的名声谋利，而是履行承诺重返中国担任宣教士。当他离开苏格兰时，送行的人群规模之大，以至于有上千人无法进入他的告别仪式现场。二十年后，二战结束前夕，利德尔在中国的日本集中营里英勇牺牲，至死都在荣耀主名。在纪念利德尔的电影《烈火战车》结尾处，银幕上浮现这样的文字：“宣教士埃里克·利德尔于二战末期在沦陷的中国逝世。整个苏格兰为之哀悼。”利德尔无论在幕后还是国际舞台上都荣耀了上帝，而上帝也在天使与世人面前尊荣了他的名。[9]

侍奉的祭司

正如埃里克 · 利德尔在他那一代人中脱颖而出，年轻的撒母耳也与以利那遭审判的家形成鲜明对比。当上帝准备拆毁时，他也预备重建，为他流离失所的百姓兴起一位敬虔的领袖。上帝对这悲惨境况的最终宣告竟是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我要为自己立一位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撒上 2:35）。

9. 若想了解一部不仅记录利德尔奥运英雄事迹、更展现其毕生信仰历程的优秀传记，可参阅 David McCasland, Eric Liddell: Pure Gold (Grand Rapids: Discovery House, 2004).

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撒母耳生命中看到这一旨意初现端倪。他确实会忠实地担任耶和华的祭司，并作为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师遵行上帝的旨意。这预言也指向忠心的撒督及其家族，他们将在所罗门王时代供祭司职分。但这一神圣应许唯有在耶稣，上帝真正的大祭司降临时，才得以完全实现。每当我们思考以色列祭司的职责时，都应认识到耶稣才是真正履行并成就这一神圣职分的那一位。

上帝首先设立祭司，说“在我坛上献祭”（撒上 2:28），献祭为百姓赎罪。唯有耶稣为我们成就了真正的赎罪祭，他被立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来 2:17）。耶稣是那位献上有效赎罪之血的祭司，他十字架上的血，在上帝面前永远遮盖我们的罪。

祭司亦被呼召“烧香”（撒上 2:28），象征在天父面前代求的祷告服侍。尽管耶稣本是圣子，却道成肉身，为要“体恤我们的软弱”（来 4:15）并代表我们向天父祈求。上帝应许他的祭司将永远在他的殿中出入服侍。事实上，天上圣殿正是这位真祭司自己的居所，是上帝称为“我的受膏者”的殿（撒上 2:35）。因此耶稣以祭司身份永远在这殿中供职，他既是救主又是君王。希伯来书 7:25 宣告：“凡靠着他进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正如大祭司需佩戴以弗得，将十二支派的宝石带至上帝面前，耶稣亦是真实永恒的祭司，将所有蒙救赎者铭刻于心，在掌上铭刻他们的名字（赛 49:16），确保他们在荣耀中的地位。

尊崇上帝之处

从年幼的撒母耳在衰败的以利祭司家族中服侍的经历，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撒母耳的顺服提醒我们，要注目于上帝在暗处施行的恩典。因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在属世的光鲜处，而在人尊上帝为圣之地。在那里，他

的话语被尊崇，那里有向主谦卑的委身。敬虔的小撒母耳与邪恶的以利之子传递的信息是：没有什么比个人敬虔更重要。当在敬虔蒙恩的家庭中，以单纯的信心持守上帝的话语和祷告。若我们渴望用生命带来真正的改变，就不会追求世俗影响力的舞台，尤其是当这些舞台要求我们妥协圣经原则时。上帝的子民更应谦卑服侍主，常常在幕后，牢记他的应许：“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 2:30）。

6

我在这里！

撒母耳记上 3:1—4:1

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敬听。”

（撒母耳记上3:10）

若我们认为撒母耳生活成长的那段黑暗时期缺乏信仰，那就错了。当时的以色列有大量信仰的活动，有祭司在服侍，也有各种仪式。人们观察到，所有这些信仰的活动都与普遍的偶像崇拜和举国放荡并存。信仰与不道德行为何以能如此安然共存？答案见于撒母耳记上 3 章首节：“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尽管信仰的活动频繁，却没有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没有上帝的话语，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属灵生命。

撒母耳记上第 3 章讲述了上帝的补救之道，即呼召年轻的撒母耳作为他向以色列传达预言的代言人。章节开篇写道：“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上 3:1），结尾则宣告：“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3:21-4:1）。这标志着上帝子民新时代的开端，也开启了圣经中上帝救赎故事的新篇章。本章的意象讲述了这个故事：

当以色列的灯火将残之际，上帝选召了一位心灵与他亲近的少年，通过恢复上帝话语的宣讲，撒母耳重新打开了通往上帝同在与能力的大门。

聆听上帝的话语

圣经中许多伟大人物，如亚伯拉罕、摩西、先知以赛亚和使徒保罗，都是以上帝戏剧性的呼召开始其使命的。撒母耳能被列入这些蒙上帝选召的特殊仆人之列，足见他在圣经历史中的重要性。

通俗文学喜欢将撒母耳描绘成回应上帝召唤的小男孩，但更可能的是，当时撒母耳已至少进入青春期。在第 2 章我们读到 “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 （ 26 节），而在 3:2 中我们读到以利此时年迈，“ 眼目昏花 ”。第 2 章将年幼的撒母耳与以利的恶子们对比，第 3 章则将他与年迈的以利形成对照。当以利日渐失明时，年轻的撒母耳却领受了主的异象。以利“ 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暗示圣殿旁的房间），而撒母耳睡在“ 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撒上 3:3 ）。实际上，撒母耳正在接替以利的职责，如今他将被上帝正式设立取代以利。正如以色列的灵性衰败紧随以利的眼目昏花而来，现在主的话语将通过年轻撒母耳的属灵的活力临到以色列。

撒母耳蒙召的场景被意味深长地描述为：“ 神的灯…还没有熄灭 ”（撒上 3:3 ）。这表明上帝呼唤撒母耳时正值黎明前的时辰，因为圣殿的灯要一直点燃到清晨。但这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上帝在以色列的同在之光虽微弱却未完全熄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耶和华的声音再次在他的殿中响起：“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 （ 3:4 ）。这话语中蕴含着何等恩典！即便在大祭司之子都亵渎践踏上帝话语的时代，即便上帝的律法被糟蹋这一事实本可让他选择永远沉默，然而耶和华的声音依然响起，呼唤着与他立约的孩子。

然而最可悲的反讽在于：甚至连最虔诚、最配得的上帝的仆人竟也辨不出他的声音！撒母耳喊着说：“ 我在这里！ ”随后跑到以利

的房间。“你呼唤我？”撒母耳报告说，“我在这里”。但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撒上 3:4-5）。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第 7 节解释了原因：“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这简单说明了撒母耳从未听过上帝的声音，所以他没有认出来。但这也暗示着，既然撒母耳 —— 以色列中最优秀的人 ——不认识耶和华的声音，他也就并不真正认识上帝。虽然我们不会说撒母耳是不信的人，“但撒母耳那时还未与耶和华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1] 这一切即将改变，而一如既往，救恩总是借着上帝恩典话语的呼唤临到。

当上帝第三次呼唤撒母耳，少年人又出现在以利的房间时，这位大祭司察觉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你仍去睡吧，”他说，“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撒上 3:9）。终于，在第四次呼唤时，伴随着重复的紧迫感：“撒母耳啊！撒母耳啊！”，这位年轻的牧者准备好了：“请说，仆人敬听！”（3:10）。

上帝话语的启示

撒母耳的蒙召彰显了上帝的恩典，既体现在他将他的话语重新带给以色列，也显明在他对撒母耳懵懂的耐心包容；此外更提供了一个关于先知启示的非凡例证。此处我们所见不仅是一位先知的呼召，更是以色列君王时代众先知谱系的开端。因此，耶和华话语临到撒母耳的方式，为上帝藉先知启示的模式立下了典范。

使徒彼得给出了神圣启示的经典定义：“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1）。换言之，预言与启示并非始于人类作者的思想，而是始于聆听上帝的话语。圣经的写作者们“说出神的话”，即他们将上帝所赐的信息传递给我们。除此之外，整个过程都在圣灵的监督引导之下进行。

1.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177.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3:16 中给出了另一个关于默示的经典定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实际上是指上帝的启示是从上帝的口中 “ 呼出 ” 或 “ 发出 ” 的。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上帝对人的话语，这些话语通过受圣灵感动并由圣灵监督的使者传递，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告：“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 ” （来 1:1 ）。正如上帝对撒母耳说话，将他的话传给以利，后来又向全以色列启示他的话语，上帝也同样对众先知和使徒说话，以便他启示的话语能通过圣经传递给我们。

圣经展示了上帝使者经历默示方式的显著多样性。圣经的很大部分由已知或未知的人类作者所写的历史叙事组成。诗篇是大卫等人所写的诗歌和歌曲，表达了他们的属灵经历和对上帝的虔诚。新约书信是使徒写给早期教会的实际信件。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在圣灵的默示和监督下成为上帝的话语。

但在先知时代的开端，即撒母耳的蒙召叙事中，我们看到了神圣启示最基础的形式。上帝向年幼的撒母耳显现，口授信息让他记录并传递。这种 “ 听写式 ” 启示常被学术界贬低，仿佛上帝以这种方式与受造物沟通有失尊严。然而事实上，大量先知书卷的素材都呈现为上帝口述、先知几乎逐字记录的形式。耶和华曾说：“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 （申 18:18 ）。先知们并非在诉说他们经过思想挣扎后想分享的见解，而是众口一词地宣告：“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 （耶 1:4 ； 参赛 2:1 ； 结 1:3 ； 何 1:1 ； 拿1:1 ； 弥 1:1 等），以及 “ 耶和华如此说 ” （摩 1:3 ； 俄 1:1 ； 鸿1:12 等）。

此处上帝以神圣的临在亲自向撒母耳显现，（大多数先知同样领受了异象，因此他们被称为先见），并传递一则口头信息让他转达。这正是整本圣经的基本范式，虽呈现方式各异，我们却能确信：无论

圣经以何种形式呈现，我们所阅读的都是上帝托付其仆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因此，我们有责任将圣经的一切教导视为上帝亲口所说的话语，承载着神圣权威，要求我们以信心接受并顺服回应。

藉上帝话语得新生命

以色列新生命的开端始于撒母耳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一模式至今未变：当上帝的子民侧耳倾听他的话语时，复兴便临到。我们这个时代与以利时期极为相似：宗教活动繁多，传道人众多，有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教会及事工。但耶和华的话语在哪里呢？戈登·凯迪写道："如今和那时一样，'宗教'并不缺乏，牧师当然也不缺少！唯独上帝启示的真理在神学体系、讲道内容，尤其是牧师与信徒的生活中明显缺席。"[2]

如今，我们拥有以利和他儿子们所不曾拥有的：圣经中上帝话语的完整启示。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上帝的启示已然完备，教会持守着上帝最终的成文话语，等候我们主的再来。然而，即便拥有圣经，若我们心不在焉，遭遇的"上帝话语饥荒"可能比没有圣经的人更甚。教会和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复兴与改革，唯有循着与撒母耳时代以色列人相同的路径才能到来：即让上帝的话语重新扎根于上帝子民的心里。

这一真理的例证可见于一位名叫黄小虎的中国男子的经历。他与妻子柯尔斯汀生活在德国。小虎原是佛教徒，妻子则是无信仰者。柯尔斯汀想为丈夫准备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便寻找一本中文书籍，但唯一能找到的竟是一本中文圣经。尽管对选择不甚满意，她还是买下了圣经，希望丈夫能领会这份心意。小虎收到圣经时并不高兴，但出于对母语的渴望，他还是开始阅读。在阅读过程中，他被圣经篇章中启示的真理所震撼；不久他便信服并接受了上帝的话语。但

2.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51.

这反过来让他的妻子感到不悦，因为柯尔斯汀是个已放弃基督教的西方人。当两人因她买给他的这本书发生冲突时，柯尔斯汀也开始阅读它，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反驳丈夫。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同样被说服，归信了耶稣。不久后，他们开始一起研读中文圣经，信心逐渐成长。很快他们意识到需要其他基督徒的团契与支持，于是加入了一个忠实传讲上帝话语的教会。在那里，他们受洗归主，并继续成长为他的门徒。[3]

这历来是上帝的方式。正是藉着他的话语，上帝创造了宇宙（创1:1-26）；正是藉着他的话语，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摩西和撒母耳事奉他，并通过他们召集自己的子民。彼得写道，基督徒“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 神活泼常存的道”（彼前 1:23）。大卫赞美上帝的话语“全备，能苏醒人心”；“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正直，能快活人的心”；“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真实，全然公义”（诗19:7-9）。我们手中圣经所载的，正是这赐人救恩生命的圣言。意识到这一点让约翰·卫斯理呼喊：“哦，给我那本书！不惜任何代价，给我这本上帝的书！”[4]

传讲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子民聆听上帝的话语固然至关重要，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传讲上帝的话语。年轻的撒母耳也是如此，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给以利的信息。

领受上帝的话语给撒母耳带来了难题，因为信息的内容证实了以利先前从神人那里得到的审判预言。上帝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撒上 3:11）。即将发生的事将使上帝的子民惊恐万状：

3. Bill T. Arnold, 1 & 2ÿ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89–90.

4. 引自同上，90 页。

>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3:12-14）

这段审判的宣告阐明了几个重要观点。首先，上帝会按罪所当得的严厉程度施行审判。以利儿子们的罪是对耶和华极大的冒犯，公义的上帝必要追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帝的愤怒不仅指向以利的儿子们，更是特别针对以利本人。以利做了什么？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做。他虽未犯下儿子们的罪，却也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他们：“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撒上 3:13）。这也告诉我们，上帝期望他教会的领袖们管理教会事务，确保敬拜是虔诚且蒙他悦纳的。

其次，耶和华宣告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上 3:14）。上帝拒绝赦免的明显原因在于：以利之子亵渎的正是上帝设立用来赎罪的祭物。他们既藐视上帝的恩典之法，又如何能得赦免呢？今日那些否认基督赎罪之工或轻慢上帝话语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来 6:6）。

如同撒母耳一般，我们领受了一个既难以传递又难以接受的神圣信息。凯迪写道：“福音信息本质上是一个极难宣讲也极难被聆听的信息，因为它呼召罪人承认自己无力自救，并要他们怀着悔改与信心转向主耶稣基督，藉他为罪代赎的功劳得救。”[5] 上帝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含对罪的谴责、严厉永恒审判的警告，以及对罪人悔改的呼召。与这严厉信息并存的，是上帝藉他儿子之血向罪人显明的怜悯。耶稣为拯救我们脱离罪孽而死。因此，要得救赎，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并全然承认我们需要藉基督十字架领受上帝的怜悯。

5.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56–57.

有些基督徒误以为，淡化圣经对罪的谴责会显得更谦卑、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基督为救主。事实恰恰相反：删减圣经中关于上帝对罪恶震怒的信息，是傲慢地篡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信息，并冷酷地剥夺罪人必须接受的真理，而这正是他们得救所必需的。若隐去圣经中关于罪与审判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就失去了意义。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林前 1:22），即犹太人想凭行为称义获得上帝的认可，希腊人则想通过哲学得救。“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补充道，“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1:23-24）犹太人和希腊人所期待的那种福音，是省略了上帝对他们罪恶谴责的福音，但保罗坚持传讲基督的福音：耶稣为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而死。

上帝话语的真正仆人必怀有与撒母耳相同的柔软心肠，比如他曾因不忍向导师传递噩耗而踌躇。圣经记载：“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撒上 3:15）。撒母耳并非迫不及待或幸灾乐祸地向以利宣告审判。但若撒母耳真要开启通往上帝同在与恩典之门，就必须学会毫不保留地传讲上帝的话语。深知此事紧要性的以利召来少年人严令道：“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3:17）。他更发出关于隐瞒上帝话语之严重后果的警告，值得所有人警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与你”（3:17）。于是“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3:18）。每位基督的仆人都当如此行，方能像保罗对以弗所长老所言那样宣告：“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7）。

以利虽是个不快乐、不忠信的人，但无论多么软弱，他仍是信徒，他顺服地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行。’”（撒上 3:18）。以利无疑是个复杂的人物！尽管过失累累，他仍存某些美德，尽管这些美德显得消极

被动。威廉·布莱基评论道：“他能忍受许多，却不敢冒险。他能顺从，却无法抗争。”[6]

经历上帝的话语

属灵的复兴总是伴随着聆听和传讲上帝的话语。当上帝的话语被听见并传讲时，就会带来成长的力量、敬虔的生命以及对他人的见证。撒母耳正是如此。当他开始聆听并向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时，他的生命与服侍迎来了崭新的篇章。结果是“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撒上 3:19）。服侍耶稣基督，聆听并传讲他的话语，意味着持续不断地成长。使徒保罗体验到了永无止境的成圣之喜，晚年时写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腓 3:12）。这并非愤世嫉俗的放弃之词，而是充满兴奋与热切期待的表达。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主里不断成长！

如果我们研读描述基督样式品格的经文，例如马太福音 5 章中的八福或加拉太书 5:22-23 所提圣灵的果子，就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活出圣经中的理想典范。但令人振奋的是当我们与主同行，住在他的话语中时，就必在属灵能力、纯洁、平安和喜乐上不断长进。

除了灵命成长之外，撒母耳还经历到上帝对他事工的印证：“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撒上 3:19-20）所谓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是指上帝使他的预言应验。作为先知，撒母耳能以真实可信的方式向百姓传达真理。当我们在主里成长，聆听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并忠实地传讲给他人时，我们的言语也会显明我们是上帝真正的仆人。

最终，撒母耳发现上帝能借他成就何等伟大的事。本章结尾写道：“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上 3:21-4:1）。通过撒母耳，上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57.

帝的话语重新临到整个国家。事实上，每一位致力于认识并传讲上帝话语的信徒，都将见证上帝通过他们以非凡且深远的方式工作。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像撒母耳那样被赋予如此深远的事工，但只要我们让上帝的话语进入他安置我们的任何领域，必将惊叹于其带来的变革性果效。

耶稣在描述上帝话语的种子落在圣灵预备的好土里所结的果实时，阐明了这一原则。收成虽各有不同，却总是超乎寻常："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 13:23）。上帝曾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赛 55:11）。基于这些真理，基督徒将发现：上帝手中的上帝之道，足以为他在教会和世界成就他的工。

回应上帝的话语

我们中或许有人会对撒母耳回应上帝呼召时的态度感到羞愧。比尔·阿诺德恰如其分地评论道："撒母耳记上第 3 章旨在唤醒我们脱离灵性麻木，正如它把撒母耳从清晨的睡梦中唤醒一样。"[7] 当上帝呼召我们时，让我们效仿撒母耳对以利和上帝的回应方式："你呼唤我？我在这里。"（撒上 3:5）。有些呼召是所有基督徒共有的：相信基督、在敬虔中成长、研读上帝的话语、向世界传讲上帝的话语。但上帝对不同的个体有特定的呼召：关心某个人的得救、满足教会事工的需要、离家踏上宣教工场、接受圣职按立、担任长老或执事、承担教育子女的重担、为支持天国事工作出经济牺牲等等。这些呼召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而我们生命的丰盛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像撒母耳那样回应："你呼唤我？我在这里。"

7. Arnold, 1 & 2 Samuel, 85–86.

当我最初响应上帝呼召去传讲福音时，曾受邀在美国军事学院（我任教的地方）的主日聚会上讲道。几乎每次到场，教会同工都在焦急地寻找司琴人选。后来我得知有位常来聚会的弟兄本是出色的钢琴家，便问他：“这里总是缺琴手，你为何从不主动侍奉？”他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若我开始侍奉上帝，最终肯定会被派去非洲。我可不想去非洲，所以绝不主动请缨！”若要阻止自己在恩典中成长、隔绝上帝大能的体验，恐怕没有比效法这人更“有效”的方式了！首先，若上帝要你去非洲，非洲就是他为你预备的蒙福之地。更重要的是，上帝完全配得我们顺服的信心、谦卑的降服和敬畏的敬拜。只要我们跟随他的引领，响应他的呼召去侍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你可愿效法少年撒母耳的回应，对上帝说：“主啊，你呼唤我？我在这里。请说，仆人敬听”？你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行。保罗提醒我们，上帝已藉着差遣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美意。他推论道：“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8:32）。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他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可 10:29-30）。根据这些经文，响应耶稣服侍的呼召是每位信徒所能做的最佳投资。

这些都是我们回应上帝呼召的充分理由。但最根本的原因，正如少年撒母耳听到老祭司以利呼唤时，迅速跑入内室那样，是因他爱以利，并以服侍他为乐。使徒约翰写道：“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一 4:10）。我们越深刻体会上帝之爱的伟大，以及他赐下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宝贵恩典，就会越发炽热地爱他，越发感激他将话语铭刻在我们心间。当他的呼召临到时，我们将欣然应答：“主啊，你呼唤我？我在这里。”

7

权力宗教

撒母耳记上*4:1–11*

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母耳记上 4:3）

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约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约柜是一个用皂荚木制成的金柜，里面存放着刻有十诫的石板，它象征着上帝在以色列圣殿至圣所中的临在。寻找失落约柜的探索已成为一种小众产业，尤其吸引那些沉迷于千禧年前末世论的基督徒，催生了大量书籍和视频。约柜甚至令非信徒着迷，他们视其为获取神圣或魔法力量的护身符。例如，在虚构电影《夺宝奇兵》中，印第安纳·琼斯的搭档马库斯·布罗迪认为：“一支军队若抬着约柜前行，便所向无敌。”

撒母耳记上第 4 章开启了一段被学者称为“约柜叙事”的长篇篇章，涵盖撒母耳记上 4:1 至 7:2 的内容。此前故事一直聚焦于撒母耳的诞生及其被呼召成为以色列先知和士师的经历，接下来的三章则转而叙述神圣约柜的命运，暂时淡化了撒母耳的角色。第 4 章将

约柜呈现为“权力宗教”的核心，即一种企图操控上帝的大能、为己所用的偶像崇拜。

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此前聚焦于以利加拿与哈拿的小家庭故事，以及少年撒母耳的成长，如今我们的视野将扩展至以色列全族的命运。这一切围绕非利士人的威胁展开，这个航海民族来自爱琴海诸岛。公元前十二世纪初，非利士人登陆巴勒斯坦海岸，在海洋和犹大山地之间建立了五个城邦。在圣经中，非利士人首次出现在底波拉作士师时期（士 3:31 ）。到了参孙时代，他们已经将影响力扩展到内陆，并征服了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参孙与非利士人展开了苦战，直到他被出卖并被俘。在临终时刻，参孙恢复了超自然的力量，拉倒了非利士神庙的柱子。这一重大打击使敌人遭受重创，参孙与非利士众首领及三千人同归于尽。

这一切对撒母耳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都是近期的历史。当时非利士人已重新集结，开始向以法莲山地推进，那里距离示罗和会幕不远。第4章开头写道：“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 （撒上 4:1 ）亚弗是靠近非利士 - 以色列边境的以法莲城镇。为应对这一威胁，以色列军队集结在附近的以便以谢。关于以便以谢首战的记载如同这场战役本身一般简短而令人沮丧：“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 4:2 ）

在现代用语中，**非利士人**一词指缺乏文化修养或敌视文明的人。但古代非利士人在技术、军事和行政方面与周边民族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先进。因此，他们始终是以色列人的长期威胁与祸患。戈登 · 凯迪写道：“ 他们永不安分的扩张主义，不断威胁着上帝选民国度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实乃上帝用来惩戒子民背道的‘ 鞭笞

之杖’。”因此，“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关系，实为测量其与上帝关系晴雨表。每当战败，他们便视为上帝恩典离弃他们的征兆。”[1]

以便以谢首战败绩便显明上帝不悦：“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撒上 4:3）。长老们深知上帝统管万有，也明白在圣约之下，以色列的胜负直接标志着上帝的悦纳或离弃。毕竟，当约书亚率众进入迦南时，是上帝使他们在耶利哥得胜；而当亚干犯罪时，同样是上帝让同一支军队在艾城溃败（书 7 章）。此番再度受挫，一战折损四千人[2]，长老们便将思绪转向上帝：“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

这次在以便以谢的败绩与士师记全书展现的模式相符。在以色列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事件遵循着可预见的循环模式：先是以色列人遗忘耶和华、违背他的律法；结果耶和华将他们交于敌人之手；在外族压迫期间，百姓迟早会悔改归向耶和华；随后上帝便兴起下一位士师领袖带来胜利，拯救他们脱离敌人；不久后民众又会背离耶和华，陷入比先前更严重的偶像崇拜，招致上帝以征服与奴役为形式的又一次审判。这种每况愈下的循环在祭司以利和他儿子们放纵的领导之下持续恶化。

有学者认为，旧约中上帝的公义方式 —— 即报应性公义 —— 在新约中已不再适用。然而，新约的实际证据清楚地表明，事情的变化并不

1.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61–62.

2. 学界对此处应译为四千“人”还是四“队”存在争议，因“千”一词也用于指代以色列军队中相当于现代小型作战单位的编制。凯尔·麦卡特指出，在民数记第 1 章中，此类单位人数在五至十四人之间。据此推算，他认为以色列在以便以谢首战伤亡人数约为二十至六十五人，这一数字更符合历史背景。参见P. Kyle McCarter Jr., 1 Samuel, Anchor Bible, vol. 8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105, 107.

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当彼得宣判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死刑时，上帝的公义对欺哄圣灵的罪施行了报应。最关键的是新约对基督再来后终极审判的宣告，其中不信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2），这是对报应性公义的明确陈述。鉴于上帝在整本圣经中对公然犯罪的警告，以色列的长老们追问上帝发怒的原因是正确之举。凯迪关于上帝对以色列的责备的评论，对于今天的教会值得深思：“他呼召他们面对自己犯罪的后果，好叫他们悔改归正，从而在救赎之爱所照耀的未来，领受愈发丰盛的属天福分”[3]

错误答案：权力宗教

遗憾的是，以色列的长老们并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没有去询问当时代表上帝发声的先知撒母耳。相反，他们迅速采取了自己设计的行动，以为能扭转局势。“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决定，“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上 4:3）。众人当即同意，“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4:4）。

对以色列人此举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一种较为宽容，另一种则更为严厉，但两者都持谴责态度。较为宽容的观点认为，某些解经家假设以色列人视约柜为上帝立约的象征，因而也是他承诺使他们得胜的保证。约翰·伍德豪斯持此观点，他认为“长老们或许不至于粗鄙到将约柜简单视作魔法道具，仿佛单凭其存在就能召来神力。”[4]另一种观点则断言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本意。在第 4 节中，叙述者称上帝为“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基路伯正是约柜上方两个

3.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63.
4.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90.

黄金天使雕像。这一描述强化了长老们的信念，即认为上帝的同在与能力是具体依附于约柜的。

请记住，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戏剧性时刻：每当约柜出现，便带来神圣力量赢得胜利。出埃及时，约柜被抬在以色列各支派行进队伍的前方。民数记10:35 记载：“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 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 当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时，约柜作为上帝应许胜利的象征走在百姓前面（书 3:10–11 ）；在战胜强大的耶利哥城时，祭司们吹着号角走在约柜前，耶利哥城墙便轰然倒塌（ 6:4–20 ）。约柜仅象征上帝的同在，但百姓很容易误以为是约柜本身带来神迹般的力量，而非上帝自己为以色列赢得胜利。尤其在百姓不认识耶和华的时代（撒上3:7 ），人们几乎必然会将约柜视作神圣力量的容器。因此长老们召来他们最后的王牌，他们深信这约柜能使上帝的大能任其差遣。

试图通过宗教行为来操纵或控制上帝的举动，在圣经时代和当代世界都屡见不鲜。事实上，若论及以色列长老们所奉行的 “ 权力宗教 ” 在某个时代尤为盛行，那必定是当下这个时代。根据圣经教导，我们信仰的目的在于使人获得对上帝的救赎性认识（约17:3），使我们在圣洁中成长（弗 4:20-24 ），并在奔赴天国的朝圣之旅中侍奉主（彼前 2:9 ）。唯有真正认识敬拜上帝、在圣洁中成长、服侍主和他的福音，是圣经为基督徒生活确立的首要优先事项。然而，这一观点与当下流行的基督教形态及其向世界呈现的方式相去甚远。

例如：一位商人原本认为基督教毫无价值，直到有人告诉他上帝有能力让他的公司免于破产；一位病人被劝说寻求上帝，因为他有医治的大能；面临考试的学生向上帝祷告，因为她知道上帝能帮助她考取高分；政客在基督徒选民施压下，才装模作样对上帝示好。除了满足眼前需求外，这些人对信仰或宗教缺乏真正的热忱。以上种种

行为不过是 “ 人类试图驾驭上帝力量的尝试 ”。[5] 戴尔 ·拉尔夫 · 戴维斯将这种基督教信仰方式称为 “ 兔脚神学 ”： “ 我们关心的不是寻求上帝，而是控制他；不是顺服上帝，而是利用他。因此我们偏爱宗教魔法而非属灵圣洁；我们追求的是成功，而非悔改。”[6]

实践权力宗教或 “ 兔脚神学 ” 之人的显著特征，便是强调宗教方法与属灵技巧。以色列长老们正是如此思想：他们自以为掌握了一套可以召来上帝之力的"技术"。他们并未将心转向上帝，也未询问上帝为何允许他们先前失败。他们没有谦卑己身、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而后才顾及其他（参太 6:33 ）。我们在某些基督徒和教会中也能看到类似态度，他们进行长达数月的祷告守夜，却从未查考圣经以明白上帝希望他们如何修正道路。

权力宗教的例证可见于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18 世纪中叶）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19 世纪初）领袖间的鲜明对比。第一次大觉醒完全是圣灵伴随上帝话语的忠实传讲而成就的意外神迹。这场真正的复兴并无特定技巧或方法可循，其领袖们致力于个人敬虔、祈求上帝旨意，以朴实无华却火热的心传讲圣经真道。这场属灵复兴是圣灵主权性的浇灌，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属灵品格。然而到了第二次大觉醒，重心却转向一套至今仍主导宗教文化的"复兴机制"：呼召决志、以募款金额为导向的筹款，以及频繁出现的怪异且充满操控性的布道策略。今日基督徒正重蹈以色列长老的覆辙，寻求攫取上帝能力的计谋，而非转向上帝自己，寻求他的恩典并谦卑己身。

约柜进入以便以谢军营的场景极具深意： “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 ” （撒上 4:4 ）。约柜本是上帝临在的象征，而此刻随侍在侧的，竟是世上最亵渎上帝的二人——以

5. 同上，85 页。

6.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43.（译者注：在西方传说中，“ 兔子脚 ” 是一种幸运护身符。人们认为携带一只兔子的后脚（通常需要以某种特定方式或在特定时间获取）可以带来好运、避邪并实现愿望。）

利那两个恶贯满盈的儿子。约柜内安放着上帝的律法石板，而何弗尼与非尼哈竟在担任以色列祭司时却公然践踏这些律法。这种将上帝的圣洁要求与上帝的祝福割裂的行为，正是权力宗教的典型特征：其核心在于让上帝服侍我们，而非我们侍奉上帝。若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溃败未能提醒他们需与上帝和好，那么约柜的出现本该使他们警醒。目睹约柜，以色列军队本应忆起上帝的律法，反省自身罪孽，并伏于象征上帝恩典的施恩座前，那位于约柜顶部、洒上羔羊之血（这血预表基督十架宝血，要在上帝面前遮盖以色列的罪孽）之处。然而，以色列人却狂妄地笃定上帝必施恩，甚至认为由两位渎职祭司护送圣洁约柜也毫无危险。

这种对上帝祝福的轻率假设，在战争时期的民族中尤为典型。鲜为人知的是，阿道夫 · 希特勒纳粹政权颁发的德军皮带扣上刻着 *Gott mit uns*，意为“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向上帝祈求同时该受称赞及谴责: 南方人呼求上帝帮助的同时，却对黑人奴隶的哀嚎充耳不闻；北方人自诩为上帝旨意的仆人，却在横扫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时烧杀掳掠。关键在于，若我们真要在战场上寻求上帝的大能相助，就当先以遵行圣经的责备、训诲和法则来尊荣上帝。

权力宗教的失败

以色列的长老们很可能未曾深思上帝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他们握着神圣的护身符，“ 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 ”（撒上 4:5 ）。

这段经文以以色列人未在上帝面前悔改，就诉诸权力宗教的后果作结。第一个结果是以色列军队的虚假自信。他们“ 大声欢呼 ”的回响甚至传到两英里外的非利士营地，令人想起以色列早年得胜的圣战（参书 6:5 ；士 7:20 ）。他们以为上帝仍如往常一般与他们

同在，殊不知上帝并未授权他们进行这场战斗，未曾应许与他们同在，也不会出手保护他们免受敌人伤害。

其次，约柜的到来不仅对以色列人产生了影响，激起他们虚妄的信心，也对非利士人的营地造成了冲击：

> 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哪，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撒上 4:6-9）

非利士人曾听闻约柜的威能，那是上帝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彰显的大能。他们对约柜的恐惧油然而生，正如以色列人所期望的那样。然而，这种恐惧并非源于上帝，而是基于他们迷信思想中对强大的战术创新的畏惧。然而他们非但未因恐惧溃逃，反而决心倾尽全力。以色列人使用权力宗教的把戏，反倒激发了敌军同仇敌忾的士气：“非利士人哪，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撒上 4:9）。

这一事件表明，在煽动人性血气方面，世俗世界与基督徒同样娴熟，甚至更善于集结世俗力量。除非我们在文化属灵争战中所倚靠的，真是上帝话语指引、恩典驱动、圣灵运行的上帝之大能，否则世俗力量轻易就能击溃我们虚浮的宗教外衣。

第三个结果是以色列在战役中惨败，带来灾难性后果：“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仆倒了三万”（撒上 4:10）。[7] 非利士人因约柜的出现而警

7. 若采用麦卡特处理第 2 节经文时建议的方法，该数字应修正为 150 至 420 之间。McCarter, 1 Samuel, 107.

觉，他们大举进攻、击溃以色列军队，最终掳走了约柜。但在以色列的败北中，上帝对撒母耳的预言却全然应验：“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4:11）。至此，以利家族的统治宣告终结。同时，示罗作为圣约信仰中心的地位就此没落；乘胜追击的非利士人攻陷并摧毁了以色列的宗教中心。诗篇 78 篇哀叹上帝如何“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棚；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诗 78:60-62）。

于是示罗祭司的统治就此终结，这正符合上帝要藉撒母耳建立王权的计划。无论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作何想法，约柜被掳与以色列军队的溃败绝不意味着上帝被推翻。长老们以为抬出约柜就能确保上帝维护自己的荣耀；他们全然不知，上帝正是要借非利士人之手，审判拜偶像的子民，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荣耀！

权力宗教的替代方案

权力宗教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即马丁·路德所总结的“十字架神学”。圣经信仰并非一系列操纵上帝恩惠或驾驭神力的技巧，而是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怜悯与恩典——这恩典已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赐下。事实上，正是因以色列祭司（如何弗尼与非尼哈）的失败，上帝才差遣独生子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重蒙福分。

约柜预表了基督完美的救赎之工：他为我们成全律法并流出赎罪之血，使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得以享有上帝的同在与恩惠。这正是现代人寻找约柜的企图实属谬误的原因：约柜的预表已在基督降临时得到应验。施洗约翰宣告这一真理时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真信仰是怀着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仰赖基督十架所流羔羊宝血。真正的信仰使

我们寻求在我们的生活中荣耀上帝，遵行他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意愿。

无疑，你渴望上帝的大能帮助你应对挣扎与试炼，这本是合宜且尊荣上帝的愿望。但你可曾意识到，必须首先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你必须按他的方式来到他面前，直面他圣洁本性所要求的完全公义。这正是约柜到来本该带来的认知，因约柜被设计为存放上帝神圣律法之处，同时藉羔羊之血开辟赎罪之路。若明白这点，以色列军队或许就不会发出属血气的狂热欢呼，而是为他们的罪哀恸、向上帝呼求怜悯，这声音对世界和撒旦而言，远比以色列营中的欢呼更令人战兢。藉着信靠基督的十字架让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确实能在对抗撒旦与罪的圣战中得胜，如同保罗所确信的：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事物“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9）。

以色列长老们用一个关键词暴露了他们的心态。他们要求抬来约柜，相信它“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上 4:3）。他们信赖的是它——他们的匣子、他们的神明机器——而非他，那位永活的上帝。你是否也在用某个它取代上帝的位置？或许是某种技巧、例行程序、仪式，或是你自己发明的某种灵修方式，实际上这些只会让你远离直面上帝。对当今许多人而言，情感充沛的音乐被视为灵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些人则主要通过教会的社交生活来满足灵性需求。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将事物——甚至是美好的事物——置于上帝之上。没有任何它、没有任何事物能拯救我们，即便是洗礼、教会会籍、圣经知识或神学造诣这类美好事物也不行。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它或事物得救，唯有倚靠他：那位要求我们悔改更新、信靠并寻求他恩典的，公义与怜悯的至高上帝。

你是否正在与某些困境搏斗？是否经历失败，深知自己需要神圣大能来拯救？转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寻求怜悯与恩典。上帝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 55:7）。

8

以迦博！

撒母耳记上4：12–22

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撒母耳记上4：21)

先知以赛亚曾高呼：“那报佳音……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 52:7）。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腓力庇德斯，他从马拉松疾奔 26.2 英里至雅典，传递希腊战胜波斯人的捷报（公元前 490 年）。抵达雅典时，腓力庇德斯高喊“*Nenike 'kamen!*”（意为“我们胜利了！”），随即倒地而亡。如今运动员们通过跑同等距离的马拉松比赛来纪念他的壮举。

毫无疑问，以色列的大祭司以利若在示罗等待与非利士人战况的报告时，听闻类似的好消息定会欣喜若狂。据说，焦急的守望者仅凭信使接近时的姿态就能猜出消息好坏 —— 若是如此，以利和以色列同胞们恐怕早已忐忑不安。撒母耳记上 4 章 12 节记载：“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阵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

在崎岖地形狂奔二十英里（约32公里）堪称壮举，虽不及古希腊腓力庇德斯那般传奇。然而无论这位便雅悯人的力量与勇气多么伟大，他的到来永远与喜乐无关，因为他的出现本身便是噩耗的见证。

黑暗时代的终结

当以利等候时，这位大祭司“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撒上 4:13 ）。这句话意味深长：以利似乎总在该挺身行动时坐着等待。此刻我们或许认为以利至少是乐观地等候，确信会传来好消息。毕竟约柜已与以色列同赴战场。当约柜抵达营地时，以色列士兵“大声欢呼”（ 4:5 ），而非利士人得知约柜出现时也“惧怕起来”（ 4:7 ）。那么以利究竟知道什么军队和非利士人不知道的事？为何他等候消息时会心里担忧？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以利曾从一位未具名的 “ 神人 ” 那里得到预言（撒上 2:27 ）。由于以利纵容儿子们在会幕中犯罪，他被告知 “ 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二人必一日同死 ” （2:33-34 ）。这一预言后来通过年幼的撒母耳传达的默示得到确认：“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 3:13 ）

当这些预言在耳畔回响时，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以利在两个儿子抬约柜上战场的那天浑身战栗。这会是上帝审判降临的日子吗？罪人的心在危难时刻总是惶惶不安，因为他们的良心在上帝面前见证着自己的罪孽。约翰 · 加尔文睿智地评论道：“ 最狂妄亵渎上帝之人，连一片落叶的沙沙声都会吓得魂不附体。”[1] 由于上帝宣称要审判一切罪孽，唯有那些罪已被基督宝血洗净之人，才能以心中平安直面生命的风暴。

1.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1.3.2.

以利为何如此焦虑不安，还有第二个原因。他必然清楚约柜唯有奉上帝之命方可抬出（申 12:5,11 ）。在以色列历次重大胜利中，都是上帝差遣百姓出战，并应许赐下大能帮助：百姓从未擅自冲入战场，命令上帝施展权能。即便敬虔之人，若行事违背上帝的话语，也会失去平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唯一稳妥的方式，首先是藉着信靠基督与上帝和好，其次是顺服上帝的话语而行。

报信人急速跑过以利身边进城报讯：“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撒上 4:13-14 ）。他禀告说：“我是从阵上来的，今日我从阵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人每说一句，噩耗便加重一分：“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 4:16-17 ）。这消息虽可怕却非意外：非利士人得胜，众多以色列人被杀，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但以利万万没想到最后的消息：“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 4:17 ）。

约柜遗失的消息令大祭司震惊不已。以利已决心接受自己职分的丧失甚至儿子们的死亡，他们毕竟罪有应得，而上帝早已预言此事（撒上 2:31-34 ），但他从未想过，上帝对他罪孽的审判竟会危及整个国家。这消息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口折断颈项而死 ”（ 4:18 ）。至此，以利的生命与事工画上句点。事实上，这标志着一个可追溯至整个士师时代的黑暗时期的终结。这个时代始于以色列子民遗忘耶和华、追随别神（士 2:10-12 ），最终以丧失上帝的同在而告终，他的荣耀随着遗失的约柜离开了子民。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是 “ 以色列历史上自埃及为奴以来最黑暗的低谷 ”。[2]

2. Hans Wilhelm Hertzberg, quoted in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108.

这段关于以利的经文评注令人心情沉重。文中描述他心神不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年老体胖（很可能受益于儿子们窃取祭肉的行为），最终脖颈折断而亡 —— 这正是上帝在下一章要对非利士人的神大衮施行的审判。这位“ 作以色列士师四十年 ”（撒上 4:18 ）的人，其最终见证竟是一败涂地与绝望的悲剧。

何以至此？部分答案是我们无从完全知晓。圣经既未记载以利早年担任大祭司和士师的经历，也未提及其任何功绩。我们不知道他是起步不佳还是开局顺利，亦或是如何误入歧途。或许源于他对早逝妻子的哀思（其妻在撒母耳记上记载的事件发生前就已离世），又或许如许多沉溺工作而疏于管教子女的男子一般，这种失职最终导致以利走向彻底毁灭。归根结底，我们不得而知。

另一种解释是，以利的耻辱与堕落是一个必然的轨迹：一步步偏离、一次次决定、一次次妥协。保罗用一句谚语表达了这一观点：“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 6:7-8 ）。我们先播种，后收获。据说我们播下一个念头，收获一个行动；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收获一种生活方式；播下一种生活方式，收获一种品格；播下一种品格，收获一个命运。

如果这准确解释了以利及其家族的堕落，那么避免其命运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的行为与习惯、品格与命运，最终源于我们的思想和信念。成为敬虔之人的途径，是用上帝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这是使徒保罗给出的基督徒生活关键劝诫：“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 12:2 ）。我们不禁思考，如果以利更专注于研读上帝的话语并教导他的儿子们，会产生怎样积极的改变？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这改变必定是巨大的。

新时代的黑暗开端

这段文字以以利家族一个感动却令人不安的场景作结。他的儿

媳、非尼哈之妻正临产在即。“她听见 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曲身生产 ”（撒上 4:19 ）。这突如其来的分娩使她性命垂危，意识到情况危急的妇女们试图安慰她：“ 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 ”（ 4:20 ）。对以色列妇女而言，生子本是人生至荣时刻，但她却无法得到宽慰：“ 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为 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 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 ”（撒上 4:20-22 ）。

这段文字如同整章一样，充满了象征与反讽。非尼哈的妻子正怀着一个儿子，这本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象征新时代的开端。然而她被分娩之痛所困 —— 这一细节在圣经生育叙事中鲜少提及，此处却让人想起上帝对罪的诅咒（创 3:16 ）。因着罪，喜乐的场景化为了哀伤。

此处我们看见以利和他儿子们犯罪的又一后果：这位显然虔诚的妇人猝然死于痛苦之中，使以利的孙子沦为孤儿，失去父母、祖父母乃至叔伯的庇护。即便这妇人存活，她的处境仍将悲惨，因为失去家族保护与供养的母亲必然陷入绝境。但更关键的是，她意识到上帝神圣约柜的失落。因此，在临终之际，她为新生儿取名*以迦博*。此名意为 “ 无荣耀 ” 或 “ 荣耀何在？ ” 这孩子由此成为以色列命运的缩影：在黑暗危险的世界中孤苦无依，失去上帝立约眷顾的恩泽。故他母亲赐予他一个贴切却可怖的名字：“ 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撒上4:21 ）。

对于非尼哈的遗孀而言，约柜的丢失引发了令人不安的思绪。她或许认为以色列人与上帝的联系已然断绝，甚至可能认为非利士人如今掌控了上帝的力量。约柜是上帝临在的彰显，即 “ 荣耀 ” 的体现。她所说的 “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 表明她意识到上帝已收回对以色列的同在与祝福；约柜被掳不过是这一事实的印证， 而非原

因。其他种种损失 —— 战败、士兵阵亡、失去丈夫与公公，甚至自己的性命 —— 与这一损失相比都黯然失色：“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撒上4:22 ）。

基督徒面对悲剧事件时，有时会得出与非尼哈的寡妇相似的结论。上帝的荣耀似乎已消散，上帝的能力似乎不及他们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他的同在似乎不如他们期盼的那般触手可及。当悲伤临近时，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以迦博这一名字是否也适用于他们身上。

使徒保罗向那些在患难中感到被上帝离弃的基督徒阐明真理。他引用摩西的话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罗 10:6-7 ）。其深意在于：我们对主恩典同在的信心，并不需要天上降下什么征兆或从死亡之境逆转什么。相反，保罗论证道：“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罗 10:8，引自申 30:14 ）。在我们看来最黑暗的时刻，上帝如何同在？他藉着自己的话语临在。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如我们口中所言、心中所信之道。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非尼哈的寡妇是对的，因为约柜已失，上帝的惩戒正重重降在百姓身上。但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上帝的荣耀并未真正离去。上帝曾赐予以色列永不废弃的伟大应许：“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 ”（出 6:7 ）。同样，基督的话语向我们宣告：“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来 13:5，引自书 1:5 ）；它见证一切受造物 “ 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 （罗 8:39 ）；耶稣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 10:28 ）。因此，正如后续事件将显明上帝终究没有离弃他的子民，我们也总能触及上帝的荣耀，即便在最黑暗的夜里，只要持守口中与心中的上帝的话语。因为保罗总结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 （罗 10:9 ）。故此，我们在试炼中的挑战，是要相信那在我们口中的道，并相信上帝会将他的话安放在我们心中：若以信心迎接这一挑战，就必得着力量，

胜过试炼中的万般艰难。

当荣耀离去时

然而，约柜落入以色列敌人之手确实标志着一段上帝惩戒时期的开始。这位濒死的妇人以"以迦博"为眼前景象命名，道出了这个真相。因为上帝正暂时收回对子民的祝福与庇护。示罗即将毁灭，非利士人将再次将以色列置于他们可憎的轭下。

旧约表明，当上帝的子民持续悖逆，行邪恶之路并跪拜世上偶像时，上帝必将收回他的荣耀， 即他同在的权能与祝福。旧约中上帝的荣耀离去最重大的实例，并非以利时代约柜的遗失，而是四百多年后耶路撒冷陷落前，圣灵的离去。先知以西结所见异象中，不仅是约柜离开圣殿，更是上帝实际离开， 不再同在——圣灵升起、离去。“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以西结记载道，“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结10:18-19）。至此，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迦博*一词被刻在这座注定毁灭的城墙之上。上帝的子民再无屏障抵挡巴比伦军队，不久后圣城与圣殿尽毁，未被屠杀的民众皆被锁链掳去。

若我们认为上帝收回自己的同在仅是旧约现象，那么当谨记耶稣写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中，升天的主曾警告要挪移偏离正道的教会的灯台（启示录 2-3 章）。同样，个别信徒也被告诫不可因不敬虔的生活“叫神的圣灵担忧”（弗 4:30），这暗示基督徒可能以经历上帝缺席作为管教形式。《威斯敏斯特信条》宣告：“真信徒对于自己得救的确信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动摇、减少，或间断，

如因忽略而未能保守；或因坠入损害良心而使圣灵担忧的某些特殊罪恶中 ”（《威斯敏斯特信条》 18.4 ）。在大卫的悔罪祷告中，他恳求上帝：“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诗 51:11 ）。

是什么导致上帝收回他荣耀的显现？以利和他儿子们的例子表明，上帝因他子民在敬拜中亵渎的行为而发怒，正如邪恶的祭司从献给上帝的祭物中偷窃，并在会幕中犯下淫乱之罪（撒上 2:12–17,22 ）。以赛亚后来也对耶路撒冷的敬拜提出类似的指控：“ 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赛 29:13 ）。上帝宁可让约柜被外邦人亵渎，也不容自己的子民在腐败的崇拜中轻慢他的圣洁。因此，藐视上帝圣洁的虚假敬拜，是上帝荣耀离去的一个原因。

在以西结见异象之时，当上帝将耶路撒冷交于巴比伦军队之手，耶利米曾指责他们因崇拜列邦的假神而背弃上帝的罪孽：“ 你们…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 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耶 2:7,11 ）。既然耶路撒冷舍弃上帝的荣耀去追逐世俗偶像的虚浮荣耀，上帝便彻底收回了他的荣耀。

在启示录写给众教会的书信中，耶稣着重指出了假教导与道德败坏的问题。别迦摩教会因容忍巴兰和尼哥拉党的异端而受责备（启 2:14-15 ）；推雅推喇教会因纵容淫行被定罪（ 2:20 ）；而以弗所教会因查验并弃绝假使徒受到称赞（ 2:2 ），推雅推喇教会中未陷入假教导与情欲之罪的人也获褒扬（ 2:24-25 ）。若耶稣今日给我们教会写信，许多教会同样会因宣扬假教导而被揭露，更有大量教会将因物质主义、纵欲主义和对宣教缺乏热忱而受责备。

我们应当从示罗地以迦博的命名中得到警示，正如耶利米警告他那世代的人说：“ 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察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耶 7:12 ）。耶利

米警告说，倘若耶路撒冷不悔改，“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7:14）。

这一警告对我们的现实意义，在我于费城市中心服侍期间得到了鲜明印证——那里几乎遍布着“示罗”的缩影。四周尽是往昔建造的大教堂与宏伟讲坛，如今虽因捐赠资金得以完美维护，主日却大多空空荡荡。我常与其中一个“示罗”直面相对，因为我总在现已坐落于其旧址的加油站为车加油。隔壁墙壁上绘有曾在此地的教堂壁画，过去岁月里某日上帝在其上写下他的以迦博，因它如今不过是“城中的一道虚影”。[3]

约百年前，主流教会认定圣经并非上帝真言，开始以进化论与世俗人文主义的异端思想取代福音。结果，上帝在自由派教会之上写下以迦博，使其属灵能力荡然无存。今日，我们不禁怀疑同样的事是否正发生在曾以上帝大能发声行事的福音派运动中。我们目睹全球其他地区蓬勃的属灵活力：大批归信者涌现，并以圣洁勇气直面迫害。反观西方，不仅文化影响力式微，福音派基督徒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子女持守信仰——2002 年美南浸信会研究显示，88% 的福音派子女在十八岁后离开了教会。[4] 若非因世俗化、异端、拜偶像与罪恶导致上帝收回他的同在，如此数据实难解释。西方基督教会亟需为罪悔改、回归圣经真理、重燃对基督及其福音的炽热之心，这是何等紧迫！

从以迦博到以马内利

这留下了一个关于上帝离去之荣耀的最终问题。一旦主在一个国家、教会，甚至个人身上写下以迦博，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使上帝荣耀与权能回归？先知撒迦利亚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万军之耶

3. Philip Graham Ryken, Jeremiah & Lamentations (Wheaton, IL: Crossway, 2001),ÿ126.
4. Reported on Baptist Press, www.bpnews.net, June 12, 2002.

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亚 1:3 ）。上帝暂时收回同在、让荣耀离开的目的，是要激励他的子民重新寻求他的荣耀。这正是撒母耳记上后续事件所要揭示的。耶利米也曾以类似的笔触写信给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向他们保证只要凭真实信心寻求上帝，必能重获上帝的恩典：“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29:12-14 ）。

撒母耳时代的以色列人将在非利士人压迫下受苦二十年，哀叹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参撒上 7:2 ）。若上帝已向你掩面，你实在没有理由拖延这么久才全心寻求他。基督徒有时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往日的能力与热忱，信仰中也缺失了曾经拥有的平安喜乐。他们会说，上帝似乎很遥远，仿佛错在上帝那一方。若这正是你的光景，就当明白：上帝要你全心寻求他。当你寻求时，就必寻见，上帝也必如古时般恢复他的荣耀。

旧约中上帝收回其荣耀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耶利米时代耶路撒冷的陷落。但后来一个更伟大的“以迦博”时刻，却成为离道者蒙恩的明证：上帝的独生爱子、他荣耀所归的耶稣基督为世人罪孽被钉十架。使徒约翰如此解释耶稣的降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若若说上帝的荣耀曾真切驻留人间，莫过于基督在世的生命与服侍。然而人们因爱自己的罪而藐视他（ 3:20 ），竟将上帝的荣耀钉死在十字架上。

若说有什么时刻配得上以迦博之名，那便是耶稣受死之时，因那时上帝真实的荣耀已从地上收回。上帝的荣耀，以及通过赎罪之血得救的唯一道路 …… 约柜所象征的一切都已离弃这个世界。这景象被生动地描绘于基督悬挂十架、遍地黑暗的三小时中。（太 27:45 ）

然而，上帝定意拯救选民的决心，正显明于此：即便他的爱子基督被弃绝、被杀害，他却未被永久夺去，而是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为要将永生赐给一切信他的人。

默想耶稣赎罪的死时，我们当记念非尼哈寡妇呼喊的“以迦博！”并效法她的哀恸。我们应当悲叹：因我们的罪，上帝的荣耀理当离开我们。但若我们能从罪的绝望中抬头，仰望那位为除掉我们羞辱而受死、又复活的主，就能在他的赦罪之恩中看见新生的曙光。我们的罪呼喊着“以迦博！” —— “荣耀离开了”，但上帝的恩典却回应“以马内利” —— 这赐给救主的名字，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基督恩典。虽然我们理当被上帝离弃，福音却保证我们在基督里得蒙赦免与接纳。正如保罗所言：“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引自创1:3）。

还有更美的应许：当福音以"以马内利"回应"以迦博"时，上帝就差遣我们作他胜过罪恶的使者，向万邦传扬这救恩佳音。既然耶稣已降临，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带着救赎的新生命复活，就再不需要像那个向示罗报败讯的便雅悯人般垂头丧气的信使。相反，当我们传扬耶稣及其救赎宝血的喜讯时，人们将如此评价我们：“ 那报佳音…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赛 52:7 ）。

9

诸神陨落

撒母耳记上*5:1–12*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撒上5:4 ）

撒母耳记上第 4 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战役中的败绩，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被杀，约柜落入非利士人之手。撒母耳记上第 5 章接着讲述了约柜在非利士人中的遭遇。以色列人担心他们珍视的圣物永远遗失，甚至更糟的是，上帝的力量可能会转移到敌人手中。然而，非但不是上帝落入他们之手，那些持有神圣器皿的人反而体会到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来10:31 ）

今日的非利士人

使徒保罗告诫基督徒，旧约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

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这表明这段古老叙事所教导的原则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关。如同古时的以色列，西方教会正处于衰微之中，在我们这世代的争战中节节败退。若有人怀疑这一现实，只需漫步杂志摊或观看一晚电视节目：我们的土地被非利士人的势力主宰，几乎看不到真正基督教影响的痕迹。1953 年，钟马田在改革宗基督徒国际大会上指出撒母耳记上 4-5 章与现代教会的相似之处：“这分明是一幅信仰衰败的光景……上帝与上帝的圣工看似全线溃败，几乎被旧日仇敌摧毁。仇敌全线得胜，欢庆不已。这就是当下的景象。”[1]

非利士人般的仇敌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态出现。当今不信者大军的前锋乃是世俗哲学与科学。哲学向来视基督教为愚拙（参林前 1:23），但近来哲学家们更进一步，宣称宗教整体尤其是基督教危害公众利益。近期畅销书包括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2] 与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错觉》。[3] 这些书籍引发广泛关注并塑造了许多人的思想。

来自科学界的攻击更为猛烈。在世俗媒体与公共教育中，达尔文 150 年前提出的进化论不仅撼动、更彻底摧毁了圣经世界观——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仿佛使被自由启蒙后的心智挣脱了宗教枷锁。几年前途经伦敦时，我讶然发现：英国十英镑纸币上竟印着达尔文肖像。这个曾以牛顿、弥尔顿等基督教文化巨擘为傲的国度，如今竟将民族自豪感寄托于这位号称“击杀圣经”的非利士巨人。钟马田犀利指出：“表面看来，现代非利士人确如古代同侪般成功。

1. D. Martyn Lloyd-Jones, Old Testament Evangelistic Sermon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5), 60.
2. New York: Twelve, 2007.
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事实上，当代人认为现代非利士人确实摧毁了教会与基督教事业 …… 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似乎已近乎完成。”[4]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情况比五十年前钟马田所处的时代更为严峻 —— 那是个基督教道德仍对社会保有强大影响力的年代。如今，后现代非利士人在与教会的对抗中，比现代主义时期的同辈显得更为得意。世俗社会已从无神的理性主义推进至无神的享乐主义。连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 性别差异与婚姻制度 —— 都遭受猛烈攻击。后现代非利士人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至于大批基督教会几乎放弃影响文化的尝试，坦承采纳了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感官主义等世俗非利士价值观，视其为生存必需。简言之，我们的处境犹如以色列人受制于非利士铁蹄；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对我们而言，恰似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遭遇的灭顶之灾。

然而非利士人并非想要彻底摒弃上帝。撒母耳记上5:1-2所描述的行为完美诠释了当今世人对上帝的态度：“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实突。非利士人将 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 他们并未毁坏约柜，而是将其置于自己的神庙中，供奉在他们的神像旁。

同样地，当今的非利士式世界并非真正想要消灭上帝，而只是试图驯化他。这一真相体现在非基督徒渴望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诉求中。更甚者，当公职人员宣誓就职时使用圣经并呼求上帝之名也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鲜少有人真正信奉圣经，其教义在公共事务中也被禁止，但若能将其从架上取下为政府增添些许神圣性，那便无妨。我们的法庭和立法会议以祈求上帝保佑美国的祷告开场 —— 只要上帝不试图对任何人发号施令。这正是非利士人当年对待约柜的

4. Lloyd-Jones, Old Testament Evangelistic Sermons, 61.

态度：上帝可以被保留，只要他安静坐在非利士神像背后。

上帝如何处置非利士人?

对美国公共领域圣经处境的观察，与撒母耳记上4章结尾如出一辙,以利家的寡妇临终呼喊“以迦博”（荣耀已离去）的场景正在重演。那么第 5 章要告诉我们什么？或许可以这样表述：第 4 章展现了灵性腐败堕落的教会对抗非利士强权时的软弱，而第 5 章则叩问“上帝会如何对待非利士人？” 毕竟非利士人既是上帝子民的仇敌，也是上帝自己的仇敌。答案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 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 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 （撒上 5:3 ）。这正是偶像妄图僭越上帝时必然发生的结局：他必使假神在世人眼前屈膝蒙羞。

钟马田将上帝使大衮蒙羞的事件与二十世纪初期相提并论。十九世纪终结于傲慢的自信之中，作家们谈论着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凭借科学与知识，人类正打造自我成就、自我荣耀的人造天堂。宗教被束之高阁，教育被认为能消除战争与贫困。但转眼间，祭司们进入神庙便发现大衮俯伏在地。例如 1911 年的摩洛哥危机几乎颠覆欧洲政治格局，将各国卷入战争。但大衮被重新立起，局势得到控制，人们继续前行。1912 年大衮再次倾倒 —— 号称终极航海成就的泰坦尼克号，这艘据设计师宣称 “ 连上帝都无法击沉 ” 的巨轮，在寒冷的北大西洋沉没。乘客们正纵情享乐，甲板上乐队演奏时，冰山消息传来。直到船体撞击下沉，人们才惊慌失措。现代世界观短暂动摇后，大衮又被扶正。最终在 1914 年，那场被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战争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怖血腥，但战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这是 “ 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大衮再度归位。

当时发生了什么？上帝正在羞辱现代偶像。当人们拒不悔改时，上帝最终给予偶像致命一击。在非利士人时代，当大衮神像倒塌时，尴尬的祭司们只是将其重新扶回统治宝座。但次日，“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撒上 5:4）。这映射了对待被杀敌人尸体的常见做法：将其头颅与双手作为战利品割下。实际上，大衮已被以色列约柜的上帝征服并击杀。第 5 节告诉我们，多年后非利士祭司仍铭记着他们神明的屈辱：“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在更近的时代，现代性先是遭到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继而被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所粉碎，最后又面临全球核自杀的威胁。上帝并不放任非利士人的神祇：他将它们摔倒在地。当拜偶像之人重新立起这些偶像时，上帝便彻底击碎它们，砍断它们的头与手。

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在于：当上帝摧毁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偶像时，西方国家并未悔改归向上帝，而是转向了后现代性。后现代性虽哀叹傲慢人文主义的明显失败，却未以信心转向上帝，仅仅提供了一种绝望的人文主义。我们不过是跨过门槛，采用新的策略来反抗主的统治，用一种品牌的人文主义替换另一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上帝必在适当的时候彻底击碎后现代性的偶像。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性革命。美国人决定将圣经束之高阁，自行制定关于性、婚姻甚至性别的规则。直接后果是：离婚导致家庭破裂的现象激增，色情内容与性暴力也随之泛滥。大衮神像显然已倒塌，但我们又将其重塑并继续前行。紧接着是对同性恋及相关性变态行为的公开倡导。结果如何？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当美国文化开始接纳那些圣经谴责为"可憎之事"的变态性行为时（参利未记 18:22；20:13），

却突然出现了一种通过性滥交传播的神秘病毒。人们或许以为这会引发全国性的悔改浪潮。然而我们只专注于医疗解决方案，彻底拒绝那些本可实际消灭艾滋病的道德改革。大衮神像被重新立起，我们的社会再度陷入道德偶像崇拜。如今当如何？欧洲的案例颇具启示意义：那里的性道德堕落，加上婚姻制度的衰微和对生育的普遍冷漠，导致出生率低至使众多欧洲族群面临消亡危险，而穆斯林正迅速填补欧洲的人口空缺。二十世纪的血腥屠杀和二十一世纪西方社会的惊人崩塌，最根本的解释就是上帝对我们虚假神祇的审判。这番关于享乐主义性崇拜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政治权力、技术崇拜和军事强权这些现代偶像。当大衮倾倒之时，圣经与历史的教训都在恳求我们悔改，寻求那位使一切假神溃败的真神之恩典。

上帝沉重之手

上帝不仅降卑并摧毁那些与他为敌的偶像，还要审判那些崇拜侍奉它们的人。最先感受到上帝怒火的非利士人是亚实突的居民：

>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 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的身上。（撒上 5:6-7 ）

大衮的手被砍断，而耶和华的手却重重压在大衮的子民身上。上帝很可能用鼠疫（黑死病）击打非利士人，*痔疮* 一词泛指肿胀和肿块。这种疾病常侵袭沿海地区，由船上带来的老鼠传播。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6:4-5 看到痔疮与老鼠的关联 —— 当时人们献上金制老鼠作为赎罪祭。

凯尔·麦卡特指出“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老鼠与瘟疫之间存在关联”，[5] 而耶和华可能通过让受感染的鼠群肆虐他们的居所来震慑民众。

亚实突人意识到以色列的上帝是他们灾祸的根源。他们召集所有非利士首领开会商议：“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撒上 5:8）。上帝已引起他们的注意，正如他今日也在寻求我们的关注。非利士人决定将约柜移至迦特，认为亚实突显现的神怒或许只是当地特殊情况。但迦特同样遭灾：“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5:9）。随后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革伦”，但民众即刻反抗：“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5:10）。关键在于：上帝对假神崇拜者的沉重打击是普世且恒常的：

> 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 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 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城呼号，声音上达于天。（5:11-12）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上帝对所有拜偶像者的审判警示。当代虚假神明所遭受的上帝的公义审判，同样印证了这一点。钟马田断言：“本世纪发生的一切，同样指向上帝对悖逆人类的审判，宣告所有不降服于他之人终将灭亡。”[6]

基督徒为何被打败？

约柜在非利士地的遭遇，既向上帝的子民也向非利士世界发出震耳欲聋的宣告。这对以色列和教会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正确理

5. P. Kyle McCarter Jr., 1 Samuel, Anchor Bible, vol. 8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123.
6. Lloyd-Jones, Old Testament Evangelistic Sermons, 69.

解我们在世争战中失败的根源。大衮在耶和华约柜前扑倒的戏剧性场景，向我们揭示：我们遭遇挫败，不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更非非利士人的神明比我们的上帝更有能力。我们软弱与失败的根源，在于与上帝疏离的关系。

我们常听闻基督教式微是因为当今社会对福音太过敌视。我们无法指望知识阶层的人会从圣经而非科学认证的结果中寻求真理。我们难以期待那些沉醉于感官享乐的人会对教会礼拜，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流行品味和需求的敬拜产生兴趣。我们不能奢望现代人在短视频驯化的注意力下认真聆听严肃的圣经宣讲。世俗主义、感官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非利士人势力过于强大，而圣经基督教的吸引力显得不足。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许多基督徒和教会得出结论：若要赢得他们，就必须加入非利士人的行列。以色列人当年似乎也面临同样境况：非利士人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甚至体格更为高大强壮。然而对上帝而言，让非利士人的偶像俯伏在地是何等容易！

这也说明，击倒非利士人的神像并非教会的职责。上帝子民的使命是在万事上尊崇主，拒绝参与世上的偶像崇拜并持守忠信。因此基督徒被嘱咐要 “ 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 6:11 ）。我们未被要求主动攻击撒但，而是要 “ 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 （ 6:13 ）。这并非说基督徒不该揭露谎言与罪恶，而是指教会在属灵使命中，并未被召以属世的方式与敌人争战。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必在他的时候、按他的方式使世上的偶像降卑。我们当记念主，倚靠他并传扬他的福音。

在以利祭司时代的以色列，其问题在于百姓遗忘了上帝。以利的儿子们若心中记念主，断不会在圣殿中犯下那些罪。以色列人在灵性上与上帝及其话语疏离；他们的敬拜虚情假意；他们的生活亵渎了主的圣洁。因遗忘上帝、偏离上帝并触怒他，以色列人轻易成为非利士军队的猎物。今日的基督教会亦是如此。

个人层面亦是如此。以男性（以及日益增多的女性）与色情制品这一罪恶的斗争为例。大量调查显示，多数男性几乎沉迷于淫秽幻想，主要通过网络渠道实现。调查还表明，自称基督徒的男性甚至牧师沉迷色情的比例与非信徒相当。面对警醒的呼声，我们被告知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诱惑过于强大、色情图片唾手可得、人心根深蒂固，难以期待真正改变。面对如此强大的非利士人，以色列子民能作何努力？

答案是我们可以重新记念上帝。我们可以祈求他赐予力量。通过圣经话语，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上帝的荣耀中。我们可以在这将亡的世代，为福音使命燃起热忱，以致不再需要幻想来填补自我价值。我们可以跪下来，祈求那位全能又满有怜悯的上帝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圣。事实上，一个亲近主、通过上帝的话语与祷告被圣灵充满、并与其他信徒组成互助团体的基督徒男性，不会轻易被色情画面所胜。

事实是，基督徒不仅不可继续活在非利士人世界的罪恶习性中，也无需继续受制于罪的权势。是的，非利士人比我们强大，但绝不比上帝强大！使徒约翰提醒我们：“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 4:4）。这也是保罗对如我们一样活在堕落世代信徒的劝勉——那时代的罪恶享乐同样触手可及、被文化包容：“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6:11-14）。虽然完全的自由需等到我们进入天国荣耀之时，但基督徒可以日益脱离罪的辖制，因为上帝比罪更伟大、更有能力。

上帝给非利士世界的信息

上帝在烈怒中击倒非利士偶像以及击打非利士人之时，他不仅向

自己的子民，也向非利士世界传递了双重宣告。首先，上帝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永活的上帝。非利士人将他们的神视为偶像 —— 他们崇拜偶像以求在生活困境中占得优势，但这些终究只是偶像。以色列人将信心寄托于约柜却遗忘上帝本身时，也陷入了这种思维。但上帝绝非可被操纵控制的工具，不是能随我们心意随意摆放的物件。他今日依然是圣经时代所启示的那位：“ 惟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 ”（耶 10:10 ）。钟马田说：“ 当你以为已击败他时，他正在行动；当你以为已囚禁他时，他正击碎你的偶像。他是不可限制、无限绝对、永恒长存的神，永活的上帝。’[7] 正因如此，我们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位 “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 的上帝（徒 17:28，引自伯 12:10 ）。

其次，主教导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忌邪守护这一绝对地位：“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 20:2-3 ）。若我们只在供奉其他神明的神龛旁为他腾出一小块地方，绝难平息他的烈怒。他要求在我们的生命中拥有绝对主权，不会与偶像分享统治权，而是无情地将它们击碎，惩罚那些侍奉它们的人。在国家层面，如果我们把政府当作神明，上帝就会让腐败无能的领袖掌权；如果我们把经济奉为神明，上帝就能让股市暴跌；如果我们利用科学违背他的律法，上帝就会让科技成为我们生活的诅咒。上帝要求万物 —— 总统职位、企业盈利、战斗机、显微镜 —— 都必须顺服于他的主权统治。“ 我是神，并无别神，” 他宣告道，“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赛 46:9 ）。同样，在个人层面，上帝呼召我们将一切都献上为祭。他不愿在我们心中与名誉、享乐、财富等假神分享主权。

第三，永活真实的上帝证明了他大能而有力。当上帝的重手击打非利士人时，他们被迅速而彻底地粉碎，正如上帝在摩西时代击打法老和埃及人一样。无论是现在还是最终之日，都无人能抵挡上帝的审判。因此，进化论世界观永久得胜的概率绝对为零。性解放运动带来幸福的可能性将全然幻灭。上帝将以他无限的权能击溃一切叛逆的势力。

7. 同上，第70 页。

历史一再印证这一现实。法国大革命曾挥拳对抗上帝，换来的不是博爱而是暴政；19 世纪德国人文主义未能缔造世俗天堂，却孕育了纳粹地狱；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没有建成工人乐园，反而造就了奴隶贫民窟。同样地，奉行世俗人文主义的后现代美国，终将无法实现其承诺的欢愉与繁荣美梦，只会留下社会崩溃与机遇尽失的残局。上帝永在，上帝要求我们敬拜，且上帝的全能使叛逆人类的计划悉数落空。

最终，上帝以救赎之主的姿态显现。非利士人本应深思上帝如何对待其子民的仇敌：这位上帝何等信实，竟甘愿藉约柜落入敌手，只为更完美地拯救以色列。若他们能明白上帝守约施慈爱的恩典，就当摒弃大衮及一切假神，以信心归向真神。

上帝向非利士人传达的信息，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必须坚持宣告：上帝并非高高站在神坛之上袖手旁观，而是依照他话语所教导的原则，深深介入世间万事。他是永活的上帝，我们必须倚靠他。此外，我们更要强调上帝是忌邪的，他警告所有信奉别神之人将面临严峻危险。我们要通过圣经记载与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之工，向世人显明：背叛这位真实永活的上帝何等愚妄徒劳，而他对仇敌施行的圣洁审判又是何等严厉。

但我们同样可以告诉世界：这位令人敬畏的上帝，也是我们可以信靠与敬拜的慈悲救主。约柜落入敌手的事件，不过是更大救赎之工的预演 —— 上帝差遣独生子进入这个悖逆的世界来拯救他的百姓。耶稣在敌人手下顺服，却未用重手击打他们，反而甘愿被钉十字架受死。借此，上帝对罪恶的权势施以最沉重的打击，用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挪去罪的咒诅。那本应击杀我们的罪之瘟疫，反倒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诚然，主耶稣正是为我们这般如非利士人般的罪人而死。保罗写道：“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 ）。如今因信靠基督，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活在他慈爱的光中。怀着顺服的信心记念主，我们就永远不必再惧怕任何非利士仇敌。

10

这位圣洁的上帝！

撒母耳记上 6:1—7:2

伯示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撒母耳记上 6:20）

使徒保罗在雅典对哲学家们说：“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徒 17:22）。这话或许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当今之人虽声称摒弃宗教，但他们追求科学的热忱却充满宗教性，实则是追寻传统上源于对上帝信仰的盼望与意义。即便是上帝子民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也曾极度虔诚。因此，当他们掳获以色列至圣之物——约柜时，便格外欢欣。然而当约柜带来上帝的忿怒，以致命瘟疫击打他们时，非利士人开始寻求几个最根本宗教问题的答案。他们首先思索如何逃脱上帝神圣的愤怒，继而探寻理解上帝神圣之道的途径。最终，当非利士人送走约柜后，以色列人又提出了另一个核心宗教问题：“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撒上 6:20）。

这位圣洁的上帝！

逃离上帝神圣的愤怒

非利士人的第一个问题在当时情境下尤为紧迫。“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撒上 6:1），期间至少三座非利士城邦陷入骚乱。事件始于亚实突，当地神祇大衮像被发现俯伏在约柜前，后来更身首异处。随后瘟疫降临亚实突，约柜被转送至迦特，又到以革伦。以革伦同样陷入恐慌，许多人死亡或“生了痔疮”（5:12）。

显然，非利士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已彻底恶化！虽然俘获敌方至圣之物本是值得夸耀之事，起初他们也不愿轻易归还约柜。但如今必须将其送走。问题在于：如何送？“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撒上 6:2）。肯尼斯·查芬写道：“他们的神大衮的遭遇、民众受灾、土地遭殃，这些事实让他们恐惧因不当处置约柜而会招致更严重后果。”[1] 祭司答复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撒上6:3）。

非利士人的行为既显露出对上帝及其神圣震怒的某种洞见，也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他们所拥有的那点洞见来自正在经历的教训：意识到自己冒犯了一位圣洁的上帝。然而即便有此认知，他们拼命摆脱上帝与他忿怒的举动，最终仍暴露出对上帝及其道路的极大无知。尽管如此，他们的行为仍帮助我们理解关于上帝及其神圣震怒的三个关键真理。

第一个真理是：上帝的震怒因我们的罪而临到我们身上，正如《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14 问所定义的罪：“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将上帝的圣约柜与异教偶像并列，不仅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更触犯了十诫首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3）。仅此一罪，就足以解释非利士人为何遭受上帝之手所降的苦难。

1.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vol.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57.

其次，圣洁的上帝以愤怒和审判回应罪恶。正如保罗所写：“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罗 1:18）。此处使徒所教导的正是非利士人所经历的——“罪的工价乃是死”（6:23）。非利士人得罪了上帝，违背了他的律法，因此上帝在愤怒中以死亡击打他们。

如今，关于上帝愤怒的观念备受争议。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拉比哈罗德·库什纳，他讲述了在犹太赎罪日于会堂中主持仪式时，因会众的罪疚感而感到困扰。为应对这种罪疚感，库什纳写了一本书，重新诠释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偷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堕入罪恶的故事。库什纳写道：“一个因人们违反一条武断规则就如此严厉惩罚的上帝，不是我愿意相信的上帝。”[2] 因此，在他的重述中，“伊甸园的故事不是关于人们因一次错误而受罚、因不完美而失去乐园的记载……伊甸园的故事不是人类的堕落，而是人类的诞生。”[3] 简言之，库什纳通过篡改圣经故事及其教义来回应会众的罪疚感。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福音派基督教学者也提出类似论点。例如，福音派学者乔尔·格林和马克·贝克与库什纳观点一致，写道：“整本圣经并未描绘一位需要赎罪祭来平息愤怒的上帝。”[4]

库什纳的著作在非利士人中不会畅销；格林与贝克的论点在亚实突或迦特也难以引起共鸣。非利士人曾亲身经历过上帝的震怒！无论他们是否感到愧疚，显然上帝认定他们有罪并降下烈怒。整本圣经都支持这一观点，确凿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针对一切未被赦免的罪。当然，我们绝不可将上帝的震怒等同于人类任性、有罪的怒气。约翰·斯托得如此阐释：“上帝的愤怒……是他对一切形式与表现的邪恶所持的坚定、不懈、不妥协的敌对态度。”[5] 鉴于上帝全然圣洁

2. Harold Kushner, How Good Do We Have to Be?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96), 3.
3. 同上，第 30–31 页。
4. Joel B. Green and Mark D. Baker, Recovering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 Atonement in New Testa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51.
5. John R. W. Stott, The Cross of Christ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6), 173.

的属性，这种对罪的愤怒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公义的。因此，巴刻论证道："上帝在惩罚罪恶时彰显的忿怒绝非道德瑕疵，若他不以此方式显明烈怒，反倒会成为道德上的疑点。"[6]

既然罪恶带来罪疚，而上帝以公义的愤怒和审判回应罪恶，非利士人就需要找到平息或转移上帝愤怒的方法。换言之，他们意识到的第三件事是：必须献上合宜的祭物来平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义怒。他们的祭司极力主张这一观点，说道："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撒上 6:3 ）。百姓所需要的正是能平息神怒的正确祭物，使灾祸止息。因此他们回应道："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 6:4 ）。这正是整本圣经关切的核心问题：怎样的祭物才能平息上帝对我们罪恶的愤怒？

正是在此刻，非利士祭司们展现了洞察与无知的双重性。他们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颇为怪异，却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理解：

> 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 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撒上 6:4-5 ）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祭物？祭司们意识到，为罪恶向上帝献上的赎价必须昂贵。非利士人正为他们冒犯耶和华的行为付出高昂代价，显然只有通过贵重的祭物才能平息上帝的忿怒。此外，祭物必须与他们所受的惩罚相对应。既然上帝的审判通过病鼠使他们生痔疮，他们便决定向主献上第 18 节所体现的大量金老鼠，不仅为各大城各献一只，更为所有村镇都备上。它们将纪念并补偿上帝降下的

6. J. I. Packer and Mark Dever, In My Place Condemned He Stood: Celebrating the Glory of the Atonement (Wheaton, IL: Crossway, 2007), 35.

可怕审判。

从圣经的角度看，这些供物存在明显问题。老鼠属于上帝明令禁止献祭的污秽动物（参利 11:29 ），而痔疮在耶和华面前同样不洁（更遑论其外观令人不适）。非利士人在上帝严厉的惩戒中学到了许多，却未能认识到救赎的真理并非来自他们求问的占卜者与外邦祭司。唯有传讲耶和华话语的人才能带来这样的真理。

非利士人本应求问一位以色列祭司，正如我们应当查考圣经来学习如何平息上帝对我们罪恶的愤怒。真正的祭司会告诉他们当献的赎愆祭：“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利 5:15 ）。先知以赛亚则会进一步告知，这些动物祭物预表了上帝将要差遣的救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 53:5-6 ）。最终在新约中我们明白，这位救主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 施洗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 ）。

使徒保罗或许给出了圣经赎罪神学最清晰的阐述：我们所需的祭物代价如此高昂，唯有上帝能供应；而上帝在恩典中差遣自己的独生子成为我们罪恶的赎罪祭。保罗写道：“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 ”（罗 3:23-25 ）。

非利士人献上贵重材料的动机是正确的，但他们对于赎罪代价的估量实在过于低廉！我们的罪孽对上帝圣洁公义造成无限冒犯，因此唯有无限价值的祭物才能使我们得蒙赦免与洁净。彼得指出，我们得蒙赦免 “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彼前 1:18-19 ）。上帝自己以无限的恩典，亲自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使我们得以逃脱他对罪恶的烈怒；唯有倚靠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得蒙赦免，这不是我们能花钱买到或靠自己赚取的，而是上帝怜悯的礼物，单凭信心领受。

非利士的占卜者或许不了解上帝所接受的赎罪之道，但至少他们认识到了寻求它的紧迫性。他们警告百姓：“ 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撒上 6:6 ）。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在古代世界广为人知。法老硬着心，结果死亡临到尼罗河之地。这一劝诫至今仍有效：罪人不可硬心抗拒上帝藉着信靠耶稣基督所赐的赦罪之道。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或拒绝上帝所预备的赎罪之道，就是自取灭亡。一个认识到上帝何等圣洁、我们的罪对他何等可憎的人，除了凭信心领受基督宝血所成就的赦罪之恩，还能做什么呢？

理解上帝神圣之道

尽管经历了这一切，非利士人仍心存疑虑，无法确定灾祸是否真为耶和华所降。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来验证上帝的旨意：“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撒上6:7-9 ）。使用新车和未负过轭的母牛是表达敬意的举动。但非利士人增添了一个细节 —— 选用刚产犊的母牛。但凡接触过农场牲畜的人都知晓，哺乳期的母牛与幼犊几乎形影不离。因此，若母牛自行走向邻近的犹太城池，便只能是灾难出于耶和华的明证了。

非利士人所采用的辨识上帝旨意之法，有时也会被上帝的子民使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基甸，他通过寻求超自然的印证来回应上帝的命令（士 6:36-40 ）。与非利士人一样，基甸要求上帝以违反自然规律的方式显明他的参与。基甸将羊毛铺在地上，求上帝使羊毛被露水沾湿而地面保持干燥。当此事成就后，他又求地面湿润而羊毛干燥。这种“ 铺羊毛求印证 ” 的行为不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反倒显明了基甸信心的软弱。

母牛径自前行，无人驱赶，撇下哺乳的牛犊。果然，牛车沿着大路直行到伯示麦：“ 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示麦的境界 ” （撒上 6:12 ）。我们几乎能想象非利士人如释重负的心情 —— 上帝的圣约柜终于离开了他们的土地。

上帝对非利士人做法的迁就不应鼓励我们依赖迷信方式来辨别上帝的旨意。由我们愚昧心思所臆造的主观征兆绝非辨识上帝旨意的途径；相反，它们诱使我们神化自己的直觉，有时甚至为撒旦提供了欺骗我们的机会。我们更当铭记彼得的见证 —— 这位亲历过上帝清晰启示（甚至亲闻神声）的使徒，却宣告：“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 ” （彼后 1:19 ），即圣经，“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才是好的 ”。若我们渴求上帝向我们的启示，就当注目于圣经，就是上帝所赐下作我们脚前灯、路上光的话语（诗 119:105 ）。

显然，上帝对非利士人的旨意已经达成，至少暂时如此。我们不应认为他们的金器成功赎了他们的罪，而是主已充分使他们降卑并彰显了自己的旨意。非利士人归家时，因摆脱这令人敬畏的圣洁威能而欢喜。当上帝的手为管教击打我们时，我们何等容易犯与这些非利士人同样的错误，庆幸逃脱上帝责备的痛苦，却对他强调的真理漠然置之。这些非利士人正如约伯所说的恶人：“ 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伯 21:14 ）。相比之下，我们若能珍视上帝

的话语，并在信靠顺服中谦卑自己，遵行他所启示的一切，真是何等美善！

立于上帝的圣洁同在之中

于是，上帝的约柜在非利士人手中七个月后回到了以色列。非利士人只求逃脱上帝的愤怒，并揣摩上帝的旨意，以为能避开他的审判。如今，约柜归回以色列，我们不禁要问：“ 他的子民如何能住在这般圣洁的上帝面前？”

第一个答案是，上帝的子民当以喜乐的心领受上帝的同在。伯示麦人的榜样展现了这样的喜乐：“ 伯示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 （撒上 6:13 ）。非利士人或许只想摆脱如此圣洁的上帝，但耶和华的子民深知他大能的恩典。尼希米说：“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 （尼 8:10 ）。基督徒最刚强之时，正是我们因主而喜乐之际；而当我们最以他为乐时，便是对上帝最完全的赞美。

其次，上帝的子民当怀着敬畏之心与他同住。伯示麦本是一座利未人的城邑，居住着哥辖族，这个支派被指派在会幕中照管约柜（参民 4:2 ； 书 21:16 ）。因此，他们立即安排献祭并不令人意外：“ 车到了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 （撒上 6:14 ）。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未遵守 “ 只可献公牛 ” 的诫命（利 1:3 ）。随后又发生了更致命的过犯。约柜被安放在一位名叫约书亚之人田间的大磐石上（撒上 6:18 ）。在那里，上帝 “因伯示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 ” （ 6:19 ）。

值得注意的是，利未人竟允许上帝的圣约柜沦为观光之物。在乡民眼中，这必定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一个巨大闪耀的金柜，装饰着精工雕琢的天使像，原是上帝特派蒙圣灵恩膏的巧匠所造（出 35:30-35 ）。那伟大的约柜如今首次停放在伯示麦，于是众人

聚集观看，似乎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世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在上帝看来或许正是亵渎。事实上，耶和华明确规定唯有祭司才被允许瞻仰约柜的外表，连哥辖子孙都不可窥视其内部。根据民数记 4:20 的记载，任何人 “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这条诫命彰显了约柜所代表的上帝的绝对圣洁。祭司的首要职责本是守护约柜免遭窥视， 这本是他们稍加查考上帝话语就能明白的。

伯示麦的教训提醒我们：真正的敬虔不在于凭己意和情感对待上帝，而在于遵行他话语的诫命与训诲。今日有多少公然属肉体的敬拜被献给上帝，这些仪式迎合世俗潮流却背离圣经原则（往往直接违反经文教导），这般亵慢岂不正是基督徒灵命枯竭的根源！正如哥辖子孙处理约柜时显出的惊人无知，暴露了那世代灵性的衰败；今日基督教崇拜中对上帝缺乏敬畏的现象，同样标志着我们中间的灵性堕落。

伯示麦的利未人进一步展现了他们灵性的贫乏，他们对上帝愤怒的反应与非力士人如出一辙。他们呼喊道：“ 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撒上6:20 ）。随后，正如亚实突的非力士人将约柜推给迦特，又推给以革伦，伯示麦的居民 “ 打发人去见基列耶琳的居民，说：‘ 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 ”（ 6:21 ）。这显明了当上帝的子民偏离他的话语时最终的结果：教会沾染了世俗的态度，最终因不信而拒绝圣洁的上帝。

基列耶琳的居民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关于如何居住在圣洁上帝面前的榜样，即凭信心：“ 基列耶琳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撒上 7:1 ）。威廉 · 布莱基评论道：“ 怯懦之人可能会说，这约柜带来的只有灾祸；我们不愿与它有任何瓜葛。而他们甘愿让约

柜居留境内，正显明了对上帝的信心与忠诚。”[7]

值得注意的是，基列耶琳是一座基遍人的城市（书 9:17 ）。基遍人非以色列人，他们用诡计使约书亚允许他们存活，并被指派为会幕劈柴挑水（ 9:21-22, 27 ）。由此可见，上帝显明他真正的子民是那些以信心回应他的人。尽管这些基遍人生来不在圣约之内，但他们信靠上帝的话语；按照圣经行事，他们热切盼望约柜留在他们中间。因信靠上帝的恩典，谦卑持守上帝的话语，他们得以享有世代供奉神圣约柜的特权，直到大卫王出现将约柜迎入耶路撒冷。

亚比拿达和他的儿子显然竭尽所能遵守上帝关于约柜的诫命。他们也拒绝僭越上帝的话语而行事。基列耶琳并未因此被宣扬为取代示罗的新圣所，尽管示罗已毁于非利士人之手。传统节期未在那里庆祝，献祭仪式也未举行，因缺乏合宜的祭司体系。整整二十年，“ 约柜在基列耶琳 ”，不在国家中心,而在边缘地带，由那些忠信的外邦人谨守上帝诫命，悉心守护，以色列全民却不得亲近；以致“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 （撒上 7:2 ）。正如保罗所言，福音对不信的人是死的香气，对信的人却是活的香气（林后2:15-16 ）；同样，约柜对不敬虔的伯示麦人是死亡的征兆，对忠信的亚比拿达家族却是生命与喜乐的馨香。

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已思考了本章回答的三个重大问题：如何逃脱上帝神圣的愤怒？如何理解上帝神圣的旨意？以及如何居住在这位圣洁上帝的同在中？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可归结为最后一个： 当约柜回归时以色列人所提出的疑问，并由忠心的亚比拿达的榜样作出了回答：“ 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 （撒上 6:20 ）。站在上

7.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85.

帝圣洁的同在中，意味着罪得洁净，脱离上帝圣洁的忿怒。相信这救赎信息，就是明白上帝对我们旨意的核心。

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正蕴含于约柜的构造本身，若非利士人曾深思其独特设计，或许能比他们实际所做的更深刻理解上帝的旨意与救恩。

如前所述，约柜是一个金制柜子，内藏上帝赐予摩西的十诫法版原件。柜顶饰有两尊神圣基路伯的金像，这些侍立上帝左右的天使象征他圣洁的同在。基路伯俯视之处，是上帝为人类设立却被我们违背的圣洁律法 —— 这正是我们的困境，也是上帝向我们发怒的根源。但约柜还有一项关键设计：金制的施恩座，其上洒有所献山羊和羔羊祭牲的血，圣洁的上帝就不再看见被违逆的律法，而是他亲自设立的赎罪祭血。

先前我引用保罗在罗马书 3:25 的教导，论到耶稣基督那真正的羔羊时，说：“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挽回祭指的是使上帝的忿怒转离；在希腊文中，这个词是 *hilasterion*。这恰好与希腊文旧约译本中描述施恩座的用词相同，即那洒上祭牲之血、使上帝转离我们罪孽的约柜盖子。律法与施恩座的设计，连同约柜一起，旨在表达上帝绝对的、焚烧一切罪恶的圣洁，以及他奇妙的恩典 —— 这恩典为罪人提供了一条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以亲近上帝的道路。

我不认为非利士人仅通过观察约柜就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但这可能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向思考。他们会立刻意识到以色列的宗教与他们所习惯的异教偶像崇拜截然不同。若进一步探寻，他们或许会摒弃异教方式，转而寻求更多了解以色列的上帝及其遮盖信靠者之罪的施恩座。约柜最终落户于基遍人中间的事实证明，任何人——甚至是非利士人 —— 只要信靠赎罪之血，都能站立在上帝圣洁的同在中。

我们拥有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完整的启示。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上帝的话语来理解他的旨意，更表明救赎大功已在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中全然成就。约柜曾一度履行其使命，宣告上帝的圣洁与怜悯，但如今，使徒约翰写道：“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

耶稣如何回应这个悬于人类一切追寻之上的终极之问：“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撒上 6:20）。他回答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 20:28）。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来是“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来2:17）。耶稣来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披上他自己的义袍，使我们能毫无畏惧、满心欢喜地站在上帝面前。“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7:27），因此“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7:25）。

11

立起以便以谢

撒母耳记上 *7:3—17*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记上 7:12)

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已过去二十年。以色列的领袖们试图将上帝的约柜当作军事超级武器使用，却未曾先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或寻求他的旨意。上帝便任凭他们惨败于敌手，遭受可怕屠杀，其约柜落入非利士人之手。七个月后，上帝转而向非利士人降下如此烈怒，以致他们被迫将约柜送回以色列，此后约柜一直存于一个偏僻的边境村庄。二十年间，非利士人持续统治着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沦为实质上的农奴，连铁匠工作都被非利士人禁止，以防以色列人将犁头打成刀剑，而敌人却在以色列境内深处设立堡垒（参撒上13:19-14:5 ）。

我们或许会疑惑，当这一切事件发生时，撒母耳身在何处。以色列战败的消息传来、大祭司以利去世时，他很可能正在示罗；示罗被毁后，他或许回到了拉玛的家中。在以色列遭受长期压迫的岁月里，

撒母耳必定曾祷告并敦促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若是如此，那么撒母耳记上 7:2 最后一节便道出了撒母耳所期待的话：“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二十年的压迫终于让以色列人开始思念上帝慈爱的眷顾，甚至为耶和华自己的缺席而哀伤。使徒保罗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林后 7:10）。为了验证以色列人的忧愁是否真实、属灵，撒母耳站出来敦促百姓归向耶和华。“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他高声呼吁，这更像是一种挑战而非疑问（撒上7:3）。撒母耳不满足于百姓转瞬即逝的懊悔，而是引导以色列人真正悔改，使百姓重新与耶和华和好。

归向耶和华

多年前，我家附近立起了一块广告牌，上面是当地罗马天主教教区的信息。广告牌展示了一位神情忧郁、看似痛苦的年轻女子画像，并写道：“若你认为自己无法弥补过错，那你就错了。”新教徒无疑会对这条天主教信息背后的某些神学观点提出异议，但其核心要旨是所有基督徒都能认同的：你永远可以回到上帝身边。

作为这一原则的明证，我们应当思考撒母耳对堕落的以色列民所传达的信息。他们及其领袖如此严重地冒犯了上帝，以致上帝藉着让约柜离开他们而离弃了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于毁灭，因此以迦博（意为“荣耀离开”）之名正适合形容他们。他们离弃真神去拜偶像，沉溺于大罪之中，结果陷入奴役与苦难。罪恶总是如此。耶稣曾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 8:34），保罗也写道“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罪导致悲惨的奴役，最终以死亡告终。那么，像以色列人这样得罪上帝的罪人，如何能有希望呢？

答案在于上帝的怜悯，他总是以恩典接纳那些谦卑寻求赦免的罪人。上帝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亚 1:3）。正是怀着这样的恩典应许，撒母耳向以色列人宣讲归向耶和华的信息：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撒上 7:3）。这是上帝对陷在罪中之人永恒的呼召。

撒母耳深知悔改远不止为罪感到懊悔。多数人仅因罪行败露或自食恶果而懊丧，但真正的悔改始于对罪本身的痛悔，进而彻底离弃罪恶，以顺服的新生命归向上帝。以色列的首要罪恶是拜偶像，因此撒母耳劝诫民众：“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撒上 7:3）。

这命令绝非将几尊雕像扔进沟渠那么简单。当时的偶像崇拜与现今一样，涉及整个生活方式。第 4 节提及“巴力和亚斯他录”，这些迦南“外邦神”（第 3 节）与生育崇拜紧密相关，人们通过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巴力是迦南风暴之神，亚舍拉是其妻室。有学者认为亚舍拉可能被视作以色列上帝耶和华的配偶。这种为男性主神配备女性配偶的观念贯穿偶像崇拜史，当代典型例子即罗马天主教将马利亚尊为与基督同等的救赎之母。

弃绝巴力与亚斯他录需要经历两个艰难的转变。首先，以色列人必须摒弃当时盛行且普遍的风俗。敬拜圣经中的上帝要求他们从周遭的偶像崇拜文化中分别出来。同样地，今日任何想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必然无法融入世俗之道。世界对成功的定义及解决人生难题的方式，与上帝及其子民的标准截然不同。约翰提醒我们：“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一 2:16）雅各也警告信徒贪恋世俗即拜偶像：“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 4:4）

除了被视作异类的压力之外，偶像崇拜本身确实具有感官上的诱惑力。祭拜巴力和亚舍拉时，信徒们要通过仪式性的交合来获取生育之力。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这可比枯燥的祷告会更能带来

丰收喜悦！既然罪的道路如此自然地迎合我们败坏的性情，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唯有超自然的悔改，而非浮于表面的认罪，才能打破这种捆绑。”[1]

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将离弃偶像与全心归向主结合起来：“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撒上 7:3）。专一爱主需要弃绝假神并远离罪恶。但撒母耳意识到，悔改的力量源于对耶和华重新燃起的炽热之爱。我们不仅离弃黑暗，更要行在光明中。转离罪恶的能力来自看见主的荣耀：他是独一的真神，并视他救恩的福分为我们唯一的真实盼望。

因此，撒母耳在呼召悔改时附加了应许的祝福，因为正是福音的盼望赋予我们离弃罪的力量。“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承诺道（撒上 7:3）。上帝任凭以色列人陷入困境，是为叫他们为自己的罪痛悔。而真实的悔改必将恢复上帝的赐福与帮助。基督徒当明白，这才是我们经历上帝全备能力与祝福的途径：离弃罪中的偶像崇拜，全心全意侍奉主。

以色列人对上帝渴慕的真诚体现在他们的回应中：“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上 7:4）。此处的**侍奉**一词特指敬拜行为：他们唯独将荣耀归给上帝。这提醒我们，生活方式本质上是敬拜的体现。当今人们崇拜自我与享乐的偶像，其生活方式便显示了这一点。耶稣曾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太 6:24）。拜偶像的生活方式是索取型的，而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成为给予者；世俗之神教导我们支配他人，而真神却召唤我们活出牺牲与服务的生活。正是在这些事上，我们真实的信仰得以显明。当以色列归向耶和华时，漫长的罪恶偶像崇拜时代正走向终结，蒙福的新纪元即将破晓。

撒母耳发出的悔改呼召，直指当今教会中某些流行信息的要害。在这个用肉体娱乐和世俗诱惑，有些甚至堪比巴力与亚舍拉崇拜的纵欲仪式，来吸引人进教堂的时代。某知名教会竟以“脱衣舞

1. Dale Ralph Davis, 1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58.

俱乐部”为噱头，宣传关于性愉悦的讲道系列。更有知名教会以抽奖送房为噱头，吸引当日到场的“幸运会友”。这般用世俗手段招聚的汹涌人潮，竟被奉为灵性复兴的明证，以致许多心存疑虑的基督徒不得不搁置圣经原则而随波逐流。但撒母耳的教导提醒我们，真正的灵性复兴总是伴随着从世俗和罪中的悔改，正如真正的复兴也会按照上帝的话语在基督教会改革中结出果实。若没有从罪中真正的悔改和教会内的改革，我们就没有圣经依据声称享受复兴。与其依赖世界所教导的营销策略，不如效法撒母耳的榜样，藉宣讲上帝圣道，引领罪人悔改并在基督里寻求怜悯，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何等美好。

个人层面亦是如此：灵性复兴总是与对圣洁的热忱相伴而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视自己对罪的贪恋为获得属灵祝福的最大障碍。我们能献上的最佳祷告之一，便是威廉 · 考珀 1779 年圣诗《愿与上帝更亲密同行》中的恳求：

> 我所知最珍爱的偶像，
>
> 无论它为何物，
>
> 助我将其从你宝座扯下撕碎，
>
> 单单敬拜你

米斯巴的重建

个人之罪当以个人为单位认罪悔改。但国家与教会之罪，则需以国家和教会为整体来悔改。此外，会众在敬拜中寻求祝福时，共同承认罪恶也是合宜的。于是撒母耳召集民众到米斯巴聚集 ——那是耶路撒冷以北约五英里处的传统集会地。撒母耳说：“ 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 ”（撒上 7:5 ）。

众人聚集后，他们以一系列行动表达对罪的痛悔。首先，“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撒上7:6）。这一举动的含义难以完全确定。罗伯特·伯根认为这象征“他们甘愿禁绝饮水，承认上帝的恩待比生命之水更为珍贵”；威廉·布莱基则视之为“从心灵深处向上帝倾泻认罪之情的表现”。众人还有公开禁食，此举旨在为罪表达特别的谦卑与哀恸（参撒下 12:21；王上 21:27；但 10:2-3）。以色列人藉此来到主前，宣告他们切慕领受更新之恩。当这群痛悔之民齐声忏悔"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时（撒上7:6），其言辞中倾注的真诚、热忱与哀伤毋庸置疑。正如布莱基所言：“他们在深刻觉悟自己不配的光景中自卑，这种自我倒空的状态，使他们更预备好领受上帝慈爱与怜悯的恩典临到。”[4]

我们能够理解以色列人为何会谦卑己身并承认他们的罪：二十年的惩戒促使他们悔改。但上帝为何会接受他们的悔改并赦免其罪，这并不显而易见。对我们而言亦是如此：即便只是短暂瞥见上帝圣洁的属性，认罪对我们来说也变得势在必行。但上帝为何要赦免呢？

答案显现在米斯巴，撒母耳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代求。“聚集……”撒母耳曾呼吁，“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撒上7:5）。撒母耳以祭司的职分服侍，被设立为代表百姓向上帝祈求、又将上帝旨意传达给百姓的中保。请注意此处与先前示罗情形的对比：正是因缺乏敬虔的祭司 —— 以利的儿子们因恶行被弃绝——以色列才被上帝离弃。如今有了真正敬虔的祭司，百姓便重新蒙上帝眷顾。

但带来与上帝和好的不仅是撒母耳的身份，更在于他的行动：

2.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107.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91.

4. 同上，91–92 页。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上 7:9）。

撒母耳首先献上祭物，为百姓的罪恶赎罪。这是罪人得以被上帝赦免、重新蒙恩的唯一途径。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来 9:22），因为干犯上帝的罪本应招致死亡。当上帝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他警告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7）。因此，每一次违背上帝的律法都需以死亡为代价，因罪绝不能存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但上帝以他的怜悯开辟了一条赦罪之路，就是藉着代罪者承担罪的刑罚。这代罪者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旧约中以祭牲为预表，他降世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

这是基督徒向世界所传的信息：唯有通过基督赎罪之血，才有赦免之恩。没有其他途径能使罪人蒙上帝悦纳，也没有其他福音能向我们心灵诉说真实的平安。这正是马丁·路德所发现的真理。人们尝试各种方法讨上帝喜悦，路德几乎试遍了所有方式：作为修士奉献善行、进行神圣朝圣并献上特别祭品、追求神秘体验、在前来教会忏悔者面前卑微自抑。但这些尝试对路德皆告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圣经依据作为许可。最终路德转向圣经，在那里他领悟了福音的真谛。他写道，这福音“无非是讲述基督如何进入我们的罪中，在十架上以肉身担当并毁灭了这些罪，使凡信靠他的人都藉着他得蒙赦免”。[5] 使徒们所传的正是这同一种赎罪之法。保罗写道：“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1:7）；约翰教导：“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 1:7）；彼得宣称：“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撒母耳献祭的信息也是整本圣经的双重宣告：罪人

5. Martin Luther, Concerning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in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ed. Timothy F. Lul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9), 84.

若不凭借赎罪之血，断不能直面上帝的圣洁；然而任何罪人皆可藉着基督的宝血来到上帝面前。

撒母耳献祭的羔羊预表了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而撒母耳本人则预表了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撒母耳……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撒上7:9），为要使百姓蒙上帝悦纳。如同以色列民一般，我们也是藉着上帝所差派的那位中保，既是神又是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因着复活的主耶稣永远活着并掌权，“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如此诠释：“在撒母耳为以色列代求的事上…… 我们看到了基督作为我们大祭司职分的预表……这才是我们坚忍的真正秘诀：我们仰赖另一位代求者的祷告，他的祈求永蒙垂听。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知道我自己正是耶稣代祷的对象。”[6]

基督教信仰始终在一个敌视真信仰的危险世界中践行。因此，当非利士人得知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聚集时，他们极为不悦：“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撒上 7:7）。非利士人准确意识到，以色列的属灵复兴将威胁他们的统治权。凭借军事优势，非利士人自信满满地向米斯巴进军，企图扼杀以色列人的这次复兴。

“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撒上7:7）。这仿佛是先前灾难的重演。在以便以谢的第一场战役中，非利士人曾以强大军力现身。彼时，以色列的领袖傲慢地试图通过约柜调用上帝的力量。但这一次他们向撒母耳恳求：“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7:8）。通过对比当前情景与早前的战役，我们能看到真假宗教的差异。先前他们召来约柜，指望约柜“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4:3）；如今他们请求撒母耳向上帝祷告，愿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7:8）。虚

6.Davis,1 Samuel,60.

假的信仰，本质是妄图以不虔不敬的手段操纵上帝的大能。而真实的信仰，乃是藉着上帝所差的中保与圣洁上帝建立生命联结：他藉所立的调解者使我们与他和好，藉所预备的祭物洗净我们，更以他全能的恩典施行拯救。

“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撒上 7:10）。真正的信仰带来何等巨大的改变！当上帝的子民谦卑地借着赎罪之血来到上帝面前，并以信心仰望他时，上帝就显明他拯救的大能。因着上帝大能的介入而重获力量的以色列人，以崭新的能力奋勇出击：“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7:11）。这与本章开头以色列人的软弱绝望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承认他们的罪，并以真诚的信心呼求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

立起以便以谢

学者们对米斯巴事件的真相争论不休，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创造性解释来回避圣经经文的直白陈述。撒母耳用一个简单的举动作出解释：他在原地竖起一块纪念性石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上 7:12）。这就是米斯巴事件的本质：上帝通过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敌人来帮助他们，正如他保护并守护着每一个凭信心呼求他名的人。

撒母耳立起纪念石，是追随先前信徒的足迹，尤其是约书亚。当上帝为以色列人开辟道路渡过约旦河时，约书亚堆石为记（书 4:20-24）。约书亚临终时，以色列人在示剑聚集更新誓愿，他同样立石为证（24:26）。戈登·凯迪写道：“这些纪念物的意义在于，它们永远见证上帝昔日为子民所行的奇事，也将见证他将来必成就之事。”[7]

7.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88.

此次事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撒母耳为纪念石所取的名字：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二十年前以色列人战败之地，位于西北方向数十英里外。彼时那地名嘲弄着以色列的失败：以便以谢意为“帮助之石”，却因百姓不信，上帝拒绝施援。如今凭着信心行动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帮助，撒母耳似乎想明确传达这一点。罗伯特·伯根写道：“在第一个以便以谢事件中因罪失去的一切，藉着第二个事件中的悔改得以重建。”[8]

撒母耳更特别强调：“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上7:12）。他借此提醒以色列人，这场最近的胜利只是上帝漫长救赎历史中最新的一次大能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上帝帮助以色列民悔改的恩典。正是这一连串的怜悯，使上帝的子民得以活在祝福中。撒母耳要百姓铭记上帝“到如今”的作为，好叫他们在未来能再次凭信心向他呼求。

这段记述表明，基督徒应当在个人生命中为上帝的恩典设立纪念。我们曾有过真诚转向主的时刻，那时他赐下平安、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坚固我们的信心以度过试炼。肯尼斯·查芬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人若停下脚步，数算上帝曾赐下的恩典，往往就能走出沮丧阴霾。”[9] 未来我们或许会行在死荫幽谷，自以为已到达忍耐极限，甚至陷入绝望。那时我们需要铭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既然上帝昔日信实可靠，今日明日也必可仰赖。根据这段经文创作的著名赞美诗写道：“我要立起以便以谢，靠主帮助到如今；/尚望恩主一直引导，安抵天家蒙福荫。”[10] 基督徒虽非活在过去，却从过往汲取力量；我们铭记上帝已显明的信实与慈爱，由此重获盼望：终将安然归家。

当然，我们最当感恩的，是那圣餐礼中的“以便以谢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仰望十字架，看见上帝竟舍独生子救我们脱离罪恶，哪个真基督徒还会怀疑上帝的帮助。仰望十字架，我们说：“每日

8. Bergen, 1, 2 Samuel, 108.
9.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vol.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66.
10. Robert Robinson,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1758).

主赐恩典无量，负主恩债难报偿；/ 愿主恩惠如链相牵，维系我心与主连。”[11]

正如十字架战胜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上帝击败以色列的仇敌也带来了新的和平时期：“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革伦直到迦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上 7:13-14 ）当上帝的子民在主里刚强时也是如此。复兴的历史表明，每一次福音大能的复兴，都带来社会罪恶的消退。布莱基写道：“无论何处，只要敬虔之人的生命与品格能让人想起上帝，只要上帝的形象清晰可见，只要上帝同在的果效显明可见，那里就能传递出超自然大能的观念，并令人感受到某种使人敬畏的影响力。”[12]

撒母耳竖立以便以谢石的目的正是为了警示这样的时代，因为过去繁荣与和平常导致以色列陷入偶像崇拜。这座纪念碑旨在激励人们为上帝恩赐的胜利献上感恩，并提醒他们不可转离上帝去追随别神，从而弃绝他的帮助。

撒母耳终生作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上7:16-17 ）。通过巡行各地，撒母耳的领袖角色将以色列各支派团结起来，为后续的君王统治奠定了基础。这段经文概括了以便以谢得胜后撒母耳多年的侍奉，他所持续传达的信息至今仍同样真实而迫切：“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 …… 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 ……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上 7:3,12 ）。愿我们永不忘记这恩典，在一切需要时刻始终仰赖耶和华的帮助。

11. 同上
12. Blaikie, First Samuel, 102.

第2部分

像列国一样的王

12

像列国一样的王

撒母耳记上*8:1–22*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 来到拉玛见撒母耳， 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记上8：4–5）

撒母耳是圣经中伟大的领袖之一，他 “ 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师 ”（撒上 7:15 ）。在以色列从部落联盟转向君主制的历史转折中，他扮演了关键的历史性角色。在他大胜非利士人后的岁月里，国家恢复了和平、繁荣与民族活力。但撒母耳有一个问题：他终究是人，难逃一死。因此第8章开篇便揭示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 撒母耳年纪老迈 ”（撒上 8:1 ）。

士师记与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始终笼罩在领导力危机中。士师记哀叹道：“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 17:6 ； 21:25 ）。上帝兴起士师来领导，百姓却试图立至少一位士师为王。基甸拒绝了这一提议，提醒他们拥有耶和华作为唯一君王的特权：“ 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 8:23 ）。然而，不可见之上帝的王权考验着子民的信仰，因此

上帝藉着撒母耳设立了属人的王权体系，最终以此确立了他对子民至高无上的统治。

当今教会常陷于领导力危机，尤其在牧职交接时期。如同古时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必须明白：上帝已指定治理其子民的方式，并会为教会差遣践行其旨意的领袖。仰赖主的供应，或能激励我们更严肃看待圣经中的牧职资格要求，并投入更多心力祷告。

给我们立王吧！

世袭制是解决领导权问题的传统方案，即子女继承父辈职位。撒母耳曾尝试此法：“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撒上8:1-2 ）。他为儿子所取的名字寄托厚望：约珥意为“耶和华是神”，亚比亚意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不难理解撒母耳为何希望儿子们肩负领导上帝子民的重任。如今许多著名事工机构和教会仍实行世袭制，由子嗣直接继承父辈职位。

问题在于，伟大领袖的儿子们（除少数例外）很少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更重要的是，为子民提供领袖的是上帝，而任人唯亲的做法与上帝在教会中特殊呼召的理念背道而驰。以色列四位士师（基甸、睚珥、以利和撒母耳）均由儿子继任，其中三例结果消极并不令人意外。圣经指出，基督通过赐下属灵恩典来设立领袖（弗 4:7-12 ），且合乎上帝要求的品格而非血缘，才是领导教会的资格（提前 3:1-7 ；多 1:7-9 ）。按此标准，撒母耳的儿子们严重不合格：“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撒上 8:3 ）。

怀着这些领导力方面的忧虑，以色列的长老们来到撒母耳面前。鉴于先前以利恶子们的惨痛教训，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焦虑：“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撒上8:5 ）。若我们回

想撒母耳记上前文所教导的功课，便知道长老们此刻本该等候耶和华藉先知传达的话语。但正如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情形，长老们并非来聆听先知之言，而是向撒母耳强行提出他们的计划。

此前，以色列的领袖们曾策划将约柜运上战场，深信上帝的圣约柜会赋予他们作战优势（撒上 4:4 ）。那次，上帝震怒，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如今以色列人再次对当行之事自有主张：“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 8:5 ）。其逻辑不难理解：周期性士师的制度已然失效，撒母耳也年事已高；非利士人与亚扪人持续的军事威胁，亟需稳定的行政管控（参 12:12 ）。加之撒母耳的儿子们自毁资格，领导缺失可能危及国家，撒母耳理当设立列国皆有的统治者：“ 为我们立一个王 ”。约翰 · 伍德豪斯阐释道，君王 “ 为一个本需仰赖不可见上帝来团结的民族，提供了强大、稳定且可预期的政治权威核心。此外，王权向这个缺乏组织架构、常陷于连环危机的民族，展现了高效中央集权的可能性 ”。[1]

长老们认为，既然世俗体制的成熟方案行之有效，对以色列这样的神圣国度也必适用。同样的逻辑在今天也同样存在，比如当教会被敦促效仿那些使企业高效运作的做法时。如今常有人说，通过复制世俗的招募、营销和产品交付方式，教会可以扩大上帝在世上的市场份额！以色列长老的推理至今仍在上帝子民中回响：“ 为我们立一个王 …… 像列国一样 ”（撒上 8:5 ）。

我们该如何理解长老们的要求？比尔 · 阿诺德将其动机描述为罪恶的，因为他们的请求代表了对上帝统治的反叛；时机上是自私的，因为他们要求上帝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提供；精神上是懦弱的，因为他们寻求一个能消除他们对主信仰需求的体系。[2] 他们本可

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145.

2.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153–54.

选择真正寻求上帝，甘心遵行他的道。但正如从前一样，人们总想寻求新的捷径、新的方法，却不愿以真实的悔改归向上帝。

撒母耳的祷告与上帝的回应

凭借多年的经验，撒母耳做了长老们本该做的事：他向主祷告。“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但他没有愤怒行事，“他就祷告耶和华”（撒上 8:6）。他树立了智慧的榜样，提醒我们面对任何挑战或需求时，首先要向上帝祷告。

耶和华的回应有些出人意料，尤其是他似乎不像他的先知那样愤慨。上帝给了撒母耳三个答复。首先，他安慰他的仆人，向他保证错不在他。撒母耳没有辜负以色列，百姓也不是在拒绝他：“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撒上 8:7）。事实上，这一事件只是以色列长期拒绝上帝统治历史的最新篇章：“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8:8）。从以色列脱离埃及奴役的那一刻起，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然而以色列的不信和悖逆是反复出现的问题，所以撒母耳不应认为自己是他们不满的原因。这番话当安慰所有牧者、教师和父母：当我们所关爱的人拒绝遵行主道时，只要我们已经忠心教导、带领，失败就不在我们；更何况，我们所体会的这份被拒之苦，主早已尝尽。

其次，鉴于此，上帝知道如何回应长老们：同意他们的请求！上帝常常以这种方式回应他子民中的悖逆。当我们要求一个替代上帝的统治者时，主会允许我们经历世俗与不信之人的统治，并承受其一切有害后果。这并非因为上帝被长老们的顽固所挫败，或上帝发现自己束手无策。相反，上帝要藉此施行一场令人降卑的功课，为要引他们日后悔改归正。

这提醒我们，当上帝似乎应允所求时，未必总是值得欣喜。在此，上帝的让步非但不是赐福的记号，反倒是管教的印记。我们越意识到内心的罪性，越看清自己的思想欲望如何频繁偏离正轨，就越会谦卑地祈求上帝在我们的祷告中掌权，让他的智慧战胜我们的愚妄，他的圣洁纠正我们的罪。

列王之道

上帝的第三次回应是命令撒母耳：“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上 8:9）。上帝以非凡的耐心，详细警告这些顽梗的百姓关于他们所求之事的后果。于是“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8:10）。

接下来的描述对人类统治的普遍结果作出了惊人准确的刻画。撒母耳不仅揭示了人类君王制度最堕落的状态，更直指其本质特征，用两个动词索取与服侍来概括：王必索取，民必服侍：

>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上 8:11-17）

动词“取”出现了六次。一位君王会“派你们的儿子”在他的军队中服役并战死沙场。当不作战时，他们的儿子们将被君王当作事实上的农奴“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或疲惫不堪地在他的工厂里劳作。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君王还会“取你们的女儿”。以色列

人不应以为他们的女儿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她们将被征召从事政府工作，去“制造香膏，做饭烤饼”。接着君王“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用以赏赐他最得力的臣仆。所有出产需额外缴纳十一税，以确保高官显贵能享受应有的奢华生活。最终，君王还会征用以色列人作仆人，使他们不再耕种自家田地或料理家务，而是为君王劳作，在王室田地里效力。简言之，每当人们求助于人类领袖以摆脱所有困境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们重蹈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覆辙：“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上 8:17）。

这是撒母耳当年的警示，至今依然适用。若他们不愿接受神圣统治，而选择“众邦国”那种类型的领袖，以色列人将经历人类普遍的命运：成为暴虐主人的奴隶。今日亦然，那些指望国家政府满足一切需求的人，必须准备好放弃自由公民的权利。若要让政府解决所有问题，就必须事事服从政府，并交出我们的大部分所有。无论君王为国家取得多少成就，他索取的必定多于给予。他将索取，你们必得服侍：每当罪人被置于上帝之位掌管我们生活时，暴政的必然逻辑。

这一原则在我们屈服于罪 —— 这世上最大的奴役之主时，体现得更为真切。耶稣曾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8:34）我们自以为能浅尝罪恶却仍能掌控自身欲望，但事实并非如此。罪索取，我们臣服，直至最终在上帝圣洁的审判中，罪将我们毁灭。

毫无疑问，以色列人想要鱼与熊掌兼得。他们只愿在拥有世俗政府的前提下持守对上帝的信仰；他们追求的不过是私下虔诚，而非对上帝公开的信靠。同样，当今世俗政府也允许宗教的表面形式，只要上帝应允不干涉人间事务，他们便乐得僭用上帝的名义，为人的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但上帝不会迁就这样的安排。他告诉以色列长老，若他们执意要立人为王，就必须单单仰仗这位王，而别指望获得从上帝而来的帮助：“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撒上8:18）

这一场景在两代人之内便上演了：以色列人正如撒母耳所预言的那样，在大卫之子兼继任者所罗门王的统治下遭受压迫。所罗门用七年时间建造耶和华的殿（王上 6:38），却耗费十三年为自己修筑更宏伟的宫殿（7:1）。为此，他征召大批以色列人服苦役（5:13–18）。民众被迫臣服，直到所罗门去世后，长老们向其子罗波安请求减轻负担。他们恳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12:4）。罗波安却如任何君王都会做的那样，拒绝以示弱开启统治。他夸口道："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12:10–11）。至此，上帝任凭他的子民陷于自己不信的愚妄带来的苦难，他们的哀求再无回应。当初他们坚决拒绝撒母耳的警告："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 8:19–20）。耶和华让步了，却将审判印在他们身上："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于是撒母耳遣散众长老，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8:22）。

两条相互关联的原则

本段揭示了信仰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以及与之对应的两种对抗信仰的力量。信仰的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被呼召要全然献身于主。摩西曾命令道："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 6:5）。耶稣称此为"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太22:37-38）。盟约关系的核心正是这种相互奉献的义务：上帝已向你显明他的爱；如今你当在万事上爱他、尊崇他。因此，以色列民求立王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他们与上帝盟约关系核心的冒犯。

旧约中第二个重大义务是以色列被呼召成为圣洁："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14:2）。上帝的子民理应在几乎每个方面都与列国不

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模式、目标与方法本应敬虔而非世俗。以色列长老要求立一位“像列国一样”的王（撒上 8:5），实则拒绝了上帝要他们分别为圣，与不信的世界隔绝的呼召。

这两项原则对今日基督徒依然完全适用。从长老们拒绝专一敬拜主、拒绝在世人面前活出圣洁的教训中，我们当明白：这两项原则共存共亡。以色列长老们拒绝主的同时要求效法列国，又因渴望与世界同流而最终背弃真神，这绝非偶然。我们信仰的纵向维度（对主的虔敬与爱慕），与横向维度（与世界罪恶的分离），具有协同效应。究竟是何力量使基督徒能坚定持守主的道，甘愿承受与世俗潮流相悖的艰难？答案是：唯有对上帝荣耀的敬畏与对救恩的感恩，才能赋予我们成圣的呼召以能力。因此保罗说：“神救众人的恩典……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多 2:11-13）。正是恩典的奇妙与上帝的荣耀，将我们的心锚定在圣洁生活中。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说同样的话：通过将我们的心与这个罪恶玷污的世界中的享乐和财富分离，通过让我们的思想远离虚假宗教和虚空哲学的谎言，我们强化了自己对主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与在世上的圣洁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支持的。但反之亦然，它们在灵性失败中同样相互影响。以色列忘记了主，从而追逐世间的假神。偶像崇拜随后使人们的心离上帝更远，并通过异教习俗腐蚀了他们的灵性胃口。就这样，上帝圣洁的子民变成了一个不信的国度，要求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来代替上帝。

尽管这两项原则相互关联，但我们始终必须优先考虑纵向维度。导致上帝弃绝的灵性衰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那时“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

事 ”。（士 2:10 ）。这提醒我们，教会再没有比宣讲神本（而非人本）信息更高、更迫切的使命，聚焦于上帝在历史中伟大的救赎作为，最终指向耶稣基督，而非聚焦于报纸杂志报道的议题与问题。对教会如此，对个人亦然：不认识主或其救赎工作的人，终将陷入世俗的道路与崇拜。因此，“ 失去对上帝的专注的教会，其行事必日趋世俗化，从而愈发远离上帝，最终丧失基督教特质。但那些以认识并荣耀上帝为首要焦点的人，将从世俗的方法与偶像中被挽回，愈加依靠主、与主相交”[3]

基督教领袖的圣经标准

尽管撒母耳不以为然，上帝也谴责长老们的动机，但以色列立人为王并非全然违背上帝话语。长老态度的罪性显而易见，但他们立王的构想很可能源自上帝的话语。例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君王从你而出 ” （创 17:6 ）。此外，摩西最后的指示中包含了上帝对以色列未来君王的训导。我们知道上帝视长老的要求为对他的弃绝、对世俗的妥协（撒上 8:7-8 ），但他早先已预见此事：“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 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 （申 17:14-15 ）。这一许可旨在促进以色列君王的敬虔，而非世俗化。这些原则对当今建立教会敬虔领袖仍具效力与重要性。

首先，上帝子民的领袖必须由他亲自拣选和呼召：“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 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 （申 17:15 ）。当时，上帝通过先知特殊的启示显明其选择，正如后来撒母耳先膏扫罗、后膏大卫作

3.Richard D.Phillips,Turning Back the Darkness:The Biblical Pattern of Reformation (Wheaton,IL: Crossway,2002), 47.

以色列王的例子。在新约时代，当使徒们通过抽签选出新使徒取代犹大时，上帝显明了他的选择（徒 1:26 ）。如今，上帝兴起领袖的方式是让符合资格的人得到长老们的认可，并经教会会众认可其蒙召之实。上帝所任命的人（新约规定教会职分仅限男性；参见提前 2:11-12 ；3:2 ；多 1:6 ）其长老职分非世袭，按立非自荐，投身圣工更非因别无选择。真正的属灵领袖由上帝拣选并装备，其呼召通过圣灵藉着教会得以确认。

其次，上帝规定以色列的王必须 “ 从你弟兄中 ” 选出。“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 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 （申 17:15 ）。不言而喻，牧师和长老必须是基督徒，正如以色列的王必须出自上帝的子民。但通过重复弟兄一词，主还强调了一点：属灵领袖当体恤所牧之民。他们不应远离羊群的试炼与艰难，方能对犯错或跌倒的人心存体恤。

第三，“ 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 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 （申 17:16-17 ）。新约教导，应当供应牧者日常生活所需，使他们能专注于羊群的属灵喂养与照料。“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 保罗写道，因为 “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 （提前 5:18 ）。他反问：“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 （林前 9:11 ）。然而，牧者不应追求过度奢华或世俗享乐，当代某些明星牧师收取远超合理需求的巨额酬劳的现象，实为我们这世代的耻辱。虽然信徒应当慷慨支付牧者薪俸，但牧者们须谨记收入源自上帝子民的十一奉献和捐献，而其中许多人仍在苦难中 。彼得因此强调，教会领袖必须 “ 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 （彼前 5:2-3 ）。

最终，一位尊崇上帝的领袖会在万事上顺服上帝话语的权柄。这是上帝为敬虔君王设立的首要准则。他指示任何人登了国位后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申 17:18）。他实际上是要亲手抄写一部祭司认可的上帝的话语，并随身携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17:19）。因此，这就是基督教领袖的终极标准：对上帝的话语有可见的委身，体现在对圣经一切教导和命令的谨慎顺服上。这一标准才是所有属灵领导力的关键，而非充满魅力的个性、政治影响力或管理才能。一位真正的属灵领袖必须能像大卫王那样宣告：“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 119:16）

政权担在他肩头

上帝统治其子民的真正计划，关乎一位将永远作王的君王。事实上，撒母耳最后的职责就是膏立年轻的大卫，并在他艰难迈出第一步时引导他。但大卫不过是那位将要从他后裔中兴起、真实而伟大之君王的预表。上帝应许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撒下 7:12,16）。旧约的核心正是上帝应许赐下一位救赎的牧者君王，他将以大卫子孙和上帝之子的双重身份降生，实现预言。以赛亚歌颂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 9:6）。弥迦预言道：“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 5:2）。这些预言在耶稣基督降临时得到应验，我们的君王由童女所生，也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路 1:32,35）。

耶稣与撒母耳所描述的那些君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耶稣不是一位索取的君王，而是一位施予的君王。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太 20:28 ）。他在十字架上献出自己的生命，替我们受死，使我们得以从罪恶中得释放。他是那位 “ 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 的君王（启 1:5 ）。当我们的君王耶稣站在这个时代的权柄面前，身上还带着他们鞭打的深深伤痕时，他明确地向本丢· 彼拉多宣告：“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18:36 ）。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但不是 “ 一个王 …… ，像列国一样 ”，而是一位服侍他国中最卑微者、并将永生赐给那些爱他信靠他之人的君王。若我们愿以这位既是人又是神的主为我们的君王，我们就能与他一同进入他父早已预备的荣耀国度，他也将与我们共享上帝所赐的奇妙与福分，这些不属于这世界的珍宝，必将在那将要来临的应许之地上存到永远。

13

看哪，你的王！

撒母耳记上 *9:1—10:16*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记上 9:2 ）

撒母耳记上第 9 章的开篇表明书中一个新的部分已经开始。当我们读到 “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 ”（撒上 9:1 ）时，我们会想起第1章开篇写道：“ 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 ”（ 1:1 ）。撒母耳记上的第一部分（ 1-8 章）记述了撒母耳作为以色列士师的崛起与统治，最终以长老们要求 “ 立一个王 …… 像列国一样 ” 作结（撒上8:5 ）。第 9 章开启新篇章（ 9-31 章），引出这位君王，他的登场方式与先前撒母耳的出场形成呼应。

这种重复提醒我们：撒母耳记探讨的是上帝子民的领导权问题。长老们要求的领导方式不同于上帝通过士师所赐予的， 那些士师是上帝在需要时兴起的。相反，他们渴望其他民族世袭的君王制度：“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 （撒上 8:19-20 ）。撒母耳警告说，这样的君王必夺走他们的一切，使他

们沦为奴仆。但当长老们坚持己见时，耶和华指示撒母耳“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8:22）。撒母耳便让长老们先回家，等候上帝显明这位王。在第 9 章中，上帝预备了基士的儿子扫罗，以色列人将通过他认识到自己要求“像列国一样”是何等愚昧。

基士之子

我们首先了解到扫罗的族谱：“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比歌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撒上9:1）。这并非显赫的家族，这些名字在圣经中均无特别记载，尽管扫罗的父亲拥有一定的地位与财富。此外，便雅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最小的，其名源自雅各最小的儿子。从政治角度看，选立便雅悯支派的人作王并非糟糕的选择，因为该支派成员能调和南方强大的犹大支派与北方以法莲支派之间的矛盾。

名字扫罗意为“求来的”或“奉献的”（参撒上 1:28）。这与长老们求立王的要求相呼应。事实上，扫罗正是以色列人所求的那种 符合世俗标准的令人钦羡之人。世人推崇具有领袖风范者，而扫罗正是“又健壮、又俊美”。经上甚至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撒上 9:2）。译为“俊美”的原文就是好（希伯来语 *tov*），意在强调扫罗的外貌与举止都给人极佳的印象。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打趣道：“若当时有‘以色列先生’评选，民众定会投票选他。”[1] 此外，在崇尚体型的世俗观念中，扫罗堪称巨人：“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上 9:2）。值得注意的是，扫罗是圣经中唯一因身材高大被特别提及的以色列人，而体型魁梧向来是以色列仇敌的特征（参民13:33；申 1:28；2:10；9:2；撒上 17:4），这更强化了其给人的印象：扫罗正是那种会被“列国”

1.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74.

选中的君王。

扫罗的故事始于农耕时代常见的场景：“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撒上 9:3）。于是扫罗与仆人踏上了曲折的寻驴之旅，结果驴没找到，却误入了“苏弗地”（9:5）。那里正是以色列的先知兼士师撒母耳的家乡。

这段旅程中，扫罗展现出多项领袖潜质。第 5 节显示他对父亲的敬重与体贴，他担心“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撒上 9:5），便想折返回家。其次，当仆人提议求问“这城里有一位神人”（9:6）时，扫罗坚持要有合宜的礼物才去觐见上帝的仆人：“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撒上 9:7）。在以色列的社交礼仪中，不速之客拜见尊贵者时理当如此，[2] 而扫罗谨慎地遵循了这一惯例。

此外，扫罗和他的仆人前来求问上帝的先知这一事实，使他与以色列其他领袖截然不同，比如那些轻率地将约柜带到战场的人（撒上 4:3-4）以及要求立世俗君王的众长老（8:5）。扫罗和他的仆人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微小到上帝不邀请我们通过祷告和研读他的话语来寻求他的指引。上帝的智慧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6）

这段旅程叙述的第二个要点是，尽管扫罗在世人眼中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并非真正的属灵领袖。这是贯穿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主要观点。首先，他连父亲走丢的驴都找不到，这种属灵领导力的缺失已显露无遗。以色列许多著名的领袖都曾是牧羊人，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因此，扫罗连追踪如此大型牲畜（驴群竟自行返家）都无能为力，至少可以说，这并不光彩。属灵领袖最重要的资

2. C. H. Gordon, cited in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269.

格之一，就是忠心看守上帝的羊群（来13:17；彼前 5:2-3），但扫罗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此外，有学者认为扫罗在苏弗地为“神人”准备礼物并非仅是社交礼节，而是他相信上帝的仆人是需要用金钱雇佣的。这正是世俗之人今日对待牧师和教会的态度：他们认为宗教不过是另一种生意。

经文还凸显了扫罗对仆人口中“神人”的一无所知。这位“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撒上 9:6）。我们很快会发现仆人指的正是撒母耳本人。先前我们已得知“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3:20），且“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3：21下）。然而扫罗竟从未听说过他！显然他忙于塑造外在形象，对属灵事务毫无兴趣。扫罗对以色列首席先知兼士师的彻底无知在后文得到印证：当他遇见撒母耳询问“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9:18）时，才惊觉自己正与其本人对话。这种属灵盲目性将在后续事件中起关键作用，尤其当他误判他自己敬虔的儿子约拿单的动机，并将忠信的大卫视为王位威胁时。

最后我们注意到，扫罗虽居领导之位，实则是他的仆人在主导局面，而扫罗只是跟随。坚持求问上帝先知的正是那位仆人，而非扫罗。后来当上国王后，扫罗也常被他人的谏言左右，而非凭自己的信仰与信念指引方向。

我们难道不认得这样的扫罗吗？今日的扫罗就活在我们中间，或是那个把公司拖垮却索要巨额分红的高管，或是精通演讲技巧却从不吐露真言的政客。世上的扫罗们对实际工作鲜有能力，只精心营造着优越感的假象。他们缺乏坚定信念却野心勃勃，随波逐流于变幻的时尚。这正是以色列民所求的那类君王，在我们这样腐败的世界里，扫罗之流往往能攫取显赫权位。

第 9 章开篇部分最后强调的一点是，上帝对我们生活中琐事的护理性掌控，这完全依照他至高无上的旨意。追赶驴子是扫罗全心投入的一件寻常小事，然而正是上帝逐步展开的计划，以人们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引导着他们的道路。从经文中明显可见，上帝早已命定了这趟旅程的每个细节，甚至让扫罗和他的仆人恰好在撒母耳穿过城门的那一刻抵达城门口（撒上 9:14 ）。此处提醒我们，上帝对生活最细微处绝对的至高主权，与人类选择和意志的充分表达并不冲突。通过人类生活中的琐事，上帝实现了他立约的应许和旨意。他曾应许为以色列提供一位像列国一样的君王，并藉着他所指定的方式，这一应许终将实现。此外，这一事件也将推进上帝为他子民制定的至高计划，这计划在过去的永恒中早已预知并命定：“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徒 15:18）。上帝的子民很少知道，上帝打算如何利用他们生活中的简单事件，或是上帝将从我们的小事中成就何等伟大的事，但我们确实知道，“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 8:28 ）。在这方面，扫罗被选为以色列的君王，提醒我们上帝后来赐下他的儿子耶稣，作为他子民的救主统管万有。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以为他们只是将又一位拉比出卖给罗马人，但彼得宣告，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确实在运行。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向犹太人传讲耶稣，他 “ 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徒2:23 ）。

上帝给撒母耳的信息

当我们从撒母耳的视角来看时，上帝在扫罗寻驴事件中的旨意便清晰显现。扫罗正欲返家，其仆人却掏出一枚钱币要献给先知（第 9 节注明先见即指先知）以换取丢失驴群的消息。扫罗应允后，二人便上到那城，我们可推测那是撒母耳的故乡拉玛，位于苏弗地。途中恰巧遇见几位年轻女子正从城里出来，他们清楚知道先

见所在之处。“快去吧！”众人催促道，“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邱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邱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撒上 9:12-13）妇女们还补充了扫罗可能不知道的事：“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9:13）。”果然，他们刚进城就迎面遇见了撒母耳。

扫罗和他的仆人并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先知兼士师早已在等候他们。原来前一天上帝已启示撒母耳：“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上9:16）。当扫罗走近时，上帝再次对撒母耳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9:17）因着上帝预定的计划，这场“偶然”相遇成为以色列历史的重要时刻，这两位关键人物的人生也将从此紧密交织。

撒母耳首先得知，他要膏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子”或“统帅”。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并未直接称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尽管这一称谓可能暗示其储君身份。[3] 无论如何，我们可见耶和华并未因长老们的要求改变其方式：上帝仍在危难时期亲自拣选人选来引领子民。即便扫罗是因民众诉求被立为王，他依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正如昔日士师们的经历。

其次，上帝的旨意是要扫罗“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上 9:16）。这些曾在撒母耳任士师时期被击退的海上强敌，如今已重新掌控以色列大部分地区并实施压迫。这正是长老们要求立王“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8:20）的原因。扫罗正是能凝聚全民作战的领袖类型，上帝将藉他达成此目的。

第三，我们了解到上帝的动机：“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上 9:16）。当我们思想以色列民曾多少次惹动

3. See David F. Payne,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50.

耶和华的怒气，甚至就在此刻长老们仍在悖逆他时，这番话便显得尤为珍贵。保罗写道：“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戴维斯评论道：“这些愚顽固执的百姓仍是耶和华怜悯的对象 …… 你若是属上帝的儿女，必会欣喜看见 …… 你的罪不会使他怜悯的泉源枯竭，他的慈爱决不离弃他的子民。”[4]

第四，当扫罗到来时，上帝补充说：“他必治理我的民”（撒上 9:17）。关于此处译为*治理*（希伯来文 *yaazar*）的词汇含义存在争议。多个英文译本将其理解为扫罗将统治上帝的子民（英王钦定本、新国际版、新英王钦定本、新普及译本），但这并非该词本义。罗伯特 · 伯根指出，此词几乎总用于负面语境，暗含禁锢或阻碍之意。他由此论证：“上帝定意用扫罗的统治作为惩罚国民的手段 …… 他的政策与行为将阻碍国家福祉，成为隔离以色列人与上帝恩典的壁垒。”[5] 圣经记载显明，这正是扫罗作王期间的实况：尽管他早期军事胜利，最终战死沙场，却未使以色列的境况比他登基时有所改善。

在继续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给撒母耳的信息中，耶和华三次称以色列为“我民”。扫罗将“治理我的民”；扫罗将“救我民”，因为“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上 9:16）。这表明无论他的子民多么悖逆，上帝都无意放弃对他们的所有权或爱。后来，撒母耳称以色列为耶和华的“产业”（10:1）。这表达了上帝对以色列所有权之永恒性，因为产业是“不可争议、不可转让的财产”。[6] 百姓会得到他们的王，但他们永远不能用扫罗或任何人类统治者取代上帝。以色列被称作耶和华的产业，在上帝坚定不移、至高恩典的爱中被保守，这是何等不配得的福分。今日基督徒蒙

4. Davis, 1ÿSamuel, 77.
5. Robert D. Bergen, 1, 2ÿ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ÿ123.
6. Woodhouse, 1ÿSamuel, 169.

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 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更是何等福分！

扫罗被膏

扫罗对上帝的信息一无所知，也不认识撒母耳是谁。但撒母耳却认得扫罗，他回应了这位年轻人的问候，邀请他来参加祭宴并留宿。首先，撒母耳告诉扫罗不必再为已找到的驴担忧。接着，先知暗示了扫罗的命运。“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他问道，“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撒上 9:20 ）。这很可能是指长老们请求立一位出众之人为王的诉求。扫罗因出身卑微而感到困惑，他答道：“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9:21）。

撒母耳记上 9:22 至 10:8 的长篇叙述记载了撒母耳对扫罗的尊崇、撒母耳私下膏立扫罗的经过，以及撒母耳对扫罗当行之事的指示。扫罗对于被安排在尊位上感到惊讶，最上等的肉食已预先备好等候他的到来。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 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撒上 9:24 ）。随后撒母耳更赐予他夜宿家中的殊荣，黎明时分又与他私下会面。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扫罗彰显他被擢升至如此重要地位的尊荣。

次日清晨，撒母耳送扫罗到城门口时，将他拉到一旁私下说：“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撒上 9:27 ）。随后撒母耳将一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以亲吻表示尊崇，并宣告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吗？”（ 10:1 ）。为更详尽说明，撒母耳补充道：“你必管束永恒主的人民；必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10:1 ）[7]。这膏立仪式标志着上帝对扫罗的授权，先立他作自己的仆人，然后才作以色列的王。膏立也象征着圣灵对上帝特选仆人的装备。

7.译者注：这段话在几个主要的中文译本包括和合本都未翻译，此处翻译只能引用吕振中译本。

膏立仪式后伴随着三个征兆，旨在向扫罗证实撒母耳信息的真实性及其背后的神圣权柄。第一个征兆预言在拉结墓附近，扫罗将遇见两位告知他驴已找到及父亲对其安危挂念的人（撒上 10:2 ）。第二个征兆将迫使扫罗承认自己受膏者的身份， 三位前往伯特利敬拜的男子会与他相遇，“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袋酒 ”（ 10:3 ）。这些人会向扫罗问安并献上本属耶和华的供物，接受这些礼物即意味着扫罗承认自己被膏的地位（ 10:4 ）。第三个征兆将发生在扫罗家乡基比亚 · 以罗欣（意为 “ 神的山 ” ）附近：

> 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 神与你同在。（ 10:5–7 ）

这最后的征兆将证实确实是上帝膏立了扫罗；同时也为扫罗的呼召提供了神圣的装备。

最后，撒母耳传达了上帝对扫罗的指示，表明即使在新的君主制下，以色列的君王也需通过先知传达的旨意顺服于上帝的话语。撒母耳曾提到非利士人在基比亚 · 以罗欣的驻军，此刻他建议扫罗攻击那里：“ 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 ”（撒上10:7 ）。扫罗随后要前往吉甲，即约书亚曾与上帝更新以色列之约的地方，等候撒母耳一周后到来。在那里，撒母耳将献上燔祭以遮盖以色列的罪，并献平安祭，这祭或许正是为扫罗即将战胜非利士军队的胜利向上帝献上感恩（ 10:7–8 ）。

列在先知中的扫罗

以色列的长老们曾要求一位世俗的君王，上帝便差遣扫罗作为回应。扫罗是弥赛亚（即“ 受膏者 ”），也是为不信的以色列人而

立的王，要使他们解脱非利士人的重轭。为此，上帝差遣他的灵装备扫罗，以应对前方的使命。撒母耳记上 10:9 记载，当扫罗离开撒母耳时，“ 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 ”。随后，当扫罗在基比亚遇见一群先知时，“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撒上10:10 ）。

那些从前认识扫罗的人感到惊讶。他们诧异道：“ 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撒上 10:11 ）。这句话成了当地的谚语，大意相当于我们说的“ 真是无奇不有！ ”有一个人讥讽扫罗的新身份，问道：“ 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 10:12 ），可能暗指扫罗并非出自通常产生上帝先知的家族。初读之下，这些或许会让我们认为上帝确实差遣了一位真正的弥赛亚，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信仰与属灵能力的黄金时代。

这一观点的失败在本段经文的最后几节中显现，那里记述了扫罗随后的行为。根据圣经，评估所谓灵性重生的方法，是观察之后的生活方式。以西结预言上帝 “ 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结 36:26 ）。扫罗身上是否发生了真正的灵性转变？根据以西结的预言，上帝赐下重生之新心是有目的的：“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 36:27 ）。那么，扫罗的新心是否催生出侍奉上帝、遵行他话语的新热忱呢？

答案是 “ 没有！ ” 在与先知们短暂接触后，扫罗便回家了。“ 你们往哪里去了？ ” 他的叔叔询问道（撒上 10:14 ）。扫罗的回答只字未提撒母耳的膏立或与先知们的经历，仅提到自己未能找到驴。扫罗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领受圣灵的事，也没有对非利士人采取任何行动。这表明无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扫罗并未获得永生或与主建立真正的救赎关系，原因很简单 —— 他丝毫没有表现出顺服上帝话语的倾向。

那么，圣灵降临在扫罗身上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在旧约中，上帝有时会差遣他的灵，使选定的仆人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上帝的灵曾临到比撒列，赐予他超自然的金属工艺能力，使他得以制造约柜（出 31:2-4 ）。

上帝的灵赐予参孙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击杀众多非利士人（士 14:6 ）。上帝的灵也赋予扫罗新的使命感，因此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获得了一颗新心（撒上 10:9 ）。

那么扫罗与先知团体一同说预言又是怎么回事？此处使用的*受感说话*一词在圣经中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含义。某些情况下，它指狂乱的迷狂状态，如巴力先知与以利亚对抗时，他们 “ 大声求告 ”，甚至自割身体以求唤起巴力的力量（王上 18:28 ）。然而该词也用于先知以西结（结 37:10 ）及民数记 11 章中，当圣灵降临在以色列七十位长老身上时。那时摩西感叹道：“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民 11:29 ）。在基比亚，耶和华使扫罗体验到说预言的属灵高峰，但扫罗并未展现出真正重生的迹象，这种重生应当伴随着遵行上帝话语的新生命样式。

扫罗的事迹生动印证了耶稣的教导：真实的信心必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的善行并非得救的原因，却是真实救赎之信心必然结出的果子。耶稣教导说：“ 凡称呼我 ‘ 主啊，主啊 ’ 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 （太7:21 ）。这意味着被基督拯救之人必然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些听道者对此提出异议，用的正是扫罗可能会提出的论调：“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耶稣回答说：“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 （ 7:22-23 ）。得救的证据不在于戏剧性的经历或甚至伟大的作为，尤其是当生活中毫无悔改离罪的迹象时。相反，真正被基督拯救的人，乃是以信心信靠他的话语，生命特征则是远离罪恶、顺服上帝的旨意。

事实上，扫罗的经历与世俗对上帝和救赎的态度完全吻合。扫罗是那种追求属灵体验、却对培养真实活泼且顺服主的信仰毫无兴趣之人的

典型代表。在信仰与其他事务上，扫罗确实成了“一个王……像列国一样”，一个口头上顺从耶和华的话，心里却不顺服的王。

看哪，你的王！

以色列的长老们曾求一位世俗的王，上帝就照字面意思赐下扫罗作为回应。扫罗是不信之以色列的弥赛亚（即“受膏者”）和君王。但通过随后经历的痛苦，许多上帝的子民将呼求一位真正行上帝旨意而非世俗之意的王。时候到了，上帝会为他们预备一位君王和弥赛亚，他的到来将与扫罗的到来形成鲜明对比。

上帝为以色列提供真正君王的那一天被铭记为棕枝主日，耶稣在“和散那！”（意为“求你即刻拯救！”）的呼喊声中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引人注目的是，扫罗来到当时的以色列主要敬拜中心拉玛时，其方式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完全相反。耶稣骑着驴驹而来，这是以色列象征和平君王的标志。而扫罗到来时，却是连自己的驴都找不到的人！尽管扫罗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质，却无法成为上帝子民真正的王。扫罗以虚浮的外表粉饰无能来到以色列，而耶稣则以包裹着神圣威严与力量的谦卑形象显现。

扫罗与耶稣之间更根本的区别在于扫罗对在上帝面前行义缺乏兴趣。这正是世俗君王与帝国的典型特征：只关注实现世俗成功的实用手段，极少或根本不考虑上帝的旨意与心意。在扫罗整个统治期间，他屡次违背上帝的命令，认为自己的意愿更符合他所认知的需求。与之形成最强烈对比的是，耶稣是那位完全顺服上帝话语、满心渴慕公义的王。耶稣能诚实地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约 4:34）。扫罗曾短暂得到圣灵的赋能，但耶稣作为上帝真正的儿子，始终且完全被圣灵所充满。耶稣宣告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 8:29）。耶稣传道时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4:18，引自赛 61:1）。

耶稣以完全且个人的义，配得骑着象征和平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撒迦利亚预言道：“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亚 9:9 ）。希伯来书 1:8-9 说：“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 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引自诗45:7 ）。耶稣是上帝差遣的真君王，要在地上建立公义，并藉着这公义将永恒的平安赐予那些尊他为救主和主的人。

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扫罗为王。他们的长老通过要求一个属世的王权来悖逆上帝，上帝就赐给他们扫罗。但我们确有选择。扫罗所代表的一切至今仍存活着，盘踞在世俗权力的宝座上，发出诱人的呼召，要我们顺服和敬拜。扫罗的名字表明他是不信上帝的世界所求的王，而耶稣的名字表明他是上帝差遣的救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中拯救出来。我们面临着二者择一的情境（太 1:21 ）。拥抱世界，还是信靠基督？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在哪个国度寻找救恩：要么顺从属世的权宜与肉体权势，要么选择公义与和平的永恒天国。

我们的君王耶稣献出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他所差遣的圣灵赋予信徒能力，使其能遵行他话语中所宣告的上帝旨意。在耶稣所赐的义中 —— 即罪得赦免并为上帝而活的能力 —— 我们寻见了上帝的平安。关于他的统治，经上如此说：“ 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 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 ”（弥 5:4-5 ）。

14

愿王万岁！

撒母耳记上*10:17–27*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记上 10:24）

在 2008 年 7 月 31 日，南太平洋小国汤加为其新国王，世界上最后几位绝对君主之一的乔治 · 图普五世举行了加冕仪式。为期三天的加冕庆典包括正式舞会、军事阅兵、传统卡瓦酒饮用仪式、烟花表演、橄榄球比赛、露天火炬音乐会和选美比赛。这些活动的花费估计为 160 万英镑，引发了民众不满，因为该国贫困率高达 40%。政府和大多数民众为这笔开支辩护，认为这对维护这个岛国的传统文化至关重要。[1]

汤加人坚持举行正式加冕仪式的做法，在原则上得到了圣经中扫罗王事例的支持。以色列的长老们曾向士师撒母耳要求立一位国王，上帝已向撒母耳启示了他所拣选的人 —— 基士的儿子扫罗。然而，扫罗仍需通过公开仪式正式登基。扫罗的加冕标志着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不祥

1. Sophie Tedmanson, “Lavish Coronation Ceremony for New King of Tonga,” The Times, August 1, 2008,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article4440717.ece.

的转折，同时也以非凡的方式宣告了上帝作为万有之主的至高主权。

以色列的不信遭斥责

庄严仪式要求严格遵守礼仪规范，但有时例外情有可原。18 世纪苏格兰教会的大议会有权向会众强行指派不受欢迎的牧师。1773 年，大议会指示某长老会及其成员任命大卫 · 汤姆森为斯特灵附近教区的牧师。在就职仪式上，长老会主持人罗伯特 · 芬德利对汤姆森直言：他与同工们仅因大议会命令才出席仪式，且该教会六百户家庭代表及除一人外的全体长老都反对其任职。芬德利当众恳求汤姆森“主动放弃”，遭拒后汤姆森反令其“服从上级命令”。芬德利只得诵念就职祷词，未为新牧师及会众祷告便直接结束了仪式。[2]

芬德利违反了诸如牧师就职典礼等仪式场合的礼仪规范。但有时真相需要打破常规。撒母耳在米斯巴召集以色列全民集会时正是如此考量。此地曾是撒母耳早年带领全民向耶和华悔改之处，并因此战胜非利士人（撒上 7:6-7）。如今重返米斯巴，撒母耳不仅为追忆昔日悔改，更期盼新的悔改发生。因此，尽管加冕礼通常需要彬彬有礼的正式举止、温和致辞与欢乐祝福，撒母耳却借此机会斥责国民不信之罪 —— 他们竟要求立王取代耶和华。

撒母耳的斥责包含两部分，首先是提醒民众上帝在其历史中施行伟大救赎作为。他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撒上 10:18）诚然，在上帝的旨意

2. Dale Ralph Davis, 1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85.

下，以色列人屡遭压迫。他们曾在埃及为奴，遭遇摩押人和亚扪人的敌挡，如今又受非利士人欺压。同样，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要与世界、肉体和魔鬼争战。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因我们被分别出来脱离世俗与罪恶、过圣洁的生活，信徒才会经历至少部分试炼与苦难。但撒母耳深知，每当以色列人呼求上帝时，他都信实不渝。“我救你们脱离……”这是上帝的总结，我们也必发现上帝同样会从一切凶恶的仇敌手中拯救我们。

然而，上帝的子民有时会试图通过迎合世界来逃避试炼。若我们稍用世俗之道，就不会显得格格不入，比如使用世俗的言谈举止或衣着，或采纳世界对金钱、时间和才能的优先标准。这正是以色列人求立王时的行径。百姓并非要求改拜新神，只是寻求一种政治制度使他们“像列国一样”（撒上 8:20）。但撒母耳在责备的后半部分坚称，要求后者即暗含前者。他疾呼：“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10:19）。

倘若使徒雅各曾身在米斯巴，他必会如此宣告：“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 4:4）那些渴望效法世界的基督徒，正如以色列人求立君王时的光景。尽管以色列人口头上宣称忠于耶和华，实则正在背道，以凡人之治取代上帝的统治。作为上帝的子民，理当忠于他并在世人面前活出圣洁，因此以色列人对世俗君王的渴求，本质上就是“不愿再做耶和华的子民”。[3] 耶稣曾告诫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若基督徒为逃避敬虔生活伴随的患难而转向世俗，便是弃绝了基督为我们得胜的权能。

3.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184.

以色列王的显现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撒母耳是以怎样的方式说出责备之词 —— 是高昂还是低沉，是急促还是缓慢 —— 但若第 19 节中存在停顿，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撒母耳责备百姓求立君王就是厌弃耶和华。他难道不会稍作停顿，等待百姓表现出悔意吗？“你们却今日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停顿）。撒母耳或许期待百姓能像在米斯巴那样，再次为罪痛悔哭泣。若真有这样的停顿，那也是徒然，迎接他的只有死寂般的沉默。于是他继续道：“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撒上 10:19 ）

这次召集对民众而言必定是个令人不安的意外。他们或许对选王的程序心存疑虑，但完全明白按支派和宗族被召集、通过掣签方式选出人选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在他们历史上曾做过的事——在以色列人败于艾城后，因亚干的罪行而施行的审判。先是掣签选出一个支派，再是一个家族，接着是一户人家，最终那个因犯罪招致上帝怒气的人被显明。亚干就这样被揭露，他与全家都被石头打死并焚烧。在那次开创先例的事件中，掣签是为了找出将承受上帝怒气的罪人（见书 7:14-18 ）。

此刻撒母耳再次召集全国会众，掣签仪式在他面前进行。各支派首领需上前，将本支派名字写在石头上，等候遴选。便雅悯支派的签被抽出。随后便雅悯所有族长上前呈上他们的石头，玛特利族的签被选中。最终从这个家族中，念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的名字。他将成为那个 …… 做什么的人？以色列正在接受审判，而扫罗的名字被掣签选出 …… 为了什么？在当年亚干被选中承受上帝怒气的地方，扫罗被选为以色列的王。

扫罗被掣签选立为王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表明，上帝允准立王之举实属审判。通常先知谴责以色列的罪时，上帝的审判必紧

随其后。此处，“扫罗被立的记载，正出现在我们预期宣告审判的位置上。”[4] 有时，上帝最严厉的审判就是允许我们的罪及其后果发生，这里也是如此。并非扫罗因被立为王而受罚，而是全体以色列人通过他被选为王而承受上帝的管教。这一点在上帝后来的宣告中得到证实：“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何 13:11）。

掣签的运用还有第二个目的。这既是上帝认可的方式用以显明其拣选，掣签结果就确认了扫罗是上帝拣选的君王。箴言 16:33 说：“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因此，掣签表明扫罗不仅是撒母耳的选择，更是上帝的选择，从而通过神圣启示公开确立了扫罗王权的合法性。

只有一个问题：“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撒上 10:21）。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最终，上帝选定的以色列王……基士的儿子扫罗！……我说的是基士的儿子扫罗！……有人见过基士的儿子扫罗吗？”答案是“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10:21）。扫罗在哪里？扫罗知道自己将被选中，因为他已通过受膏得到预先通知，随后又通过三个神启的征兆得到确认。那么，扫罗不是应该站在一旁，等待他登上历史舞台的盛大登场吗？然而，耶和华告诉他们：“他藏在器具中了”（10:22）。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出人意料的行为？

对扫罗的行为主要有两种评价。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是扫罗值得称赞的谦卑表现。例如，西里尔·巴伯指出，许多上帝最优秀的仆人都曾试图避免公开显赫的地位，包括早期教会信仰的伟大捍卫者亚他那修。[5] 马太·亨利断言，扫罗希望自己的缺席会导致选择其他人，因为他“自认为不适合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6] 这种观点认为，扫罗的担忧是为了国家的福祉，因为他认为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4.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ÿ167.
5. Cyril J. Barber, The Books of Samuel, 2 vols. (Neptune, NJ: Loizeaux, 1994), 1:118.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62.

更负面的解读认为，扫罗藏在器具中暴露了他的怯懦。事实上，上下文强烈暗示扫罗躲藏是出于恐惧而非谦卑。谁能责怪他呢？毕竟他被呼召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或许扫罗已看出上帝的怒气，明白自己被选立正是上帝对国家的审判。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我们很难苛责他试图逃避。然而，扫罗这种自私的渎职行为，预示了他在王位上将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以色列民所求的是一位能让他们像世俗列国那样拥有领导优势的君王，不再单纯倚靠上帝的拯救大能。此刻，他们正开始适应人类君王统治下这种自私懦弱的常态！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扫罗在加冕时的躲藏，这个开端都预示着以色列王权未来的黯淡前景。

我承认，若能目睹这一情节的戏剧性重演会让我乐在其中。当扫罗遍寻不着时，百姓疑惑道：“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回应道：“他藏在器具中了。”（撒上 10:22 ）。于是众人奔向器具堆，找到扫罗，将他拽了出来。经上记着：“ 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 10:23 ）此刻我多么想看到撒母耳高呼时的表情：“ 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 众民有可比他的吗？” （ 10:24 ）即便撒母耳脸上带着讽刺的得意神情，我们也无可指摘 —— 他实质上是在说：“ 这就是你们苦苦寻觅的人，耶和华拣选作你们王的勇士，这位在自己加冕礼上躲在器具堆里的英明领袖，他难道不高大英俊吗？” 百姓们勉强回过神来，齐声呼喊：“ 愿王万岁！” （ 10:24 ）尽管扫罗行为怯懦，但他外表正是百姓梦寐以求的君王模样：高大英俊，威风凛凛。品格与信仰的议题被轻易抛诸脑后，以色列人欢呼拥立了他们渴求的国王。

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见证了上帝持续且不可抗拒的主权。民众虽要求立王，却无法脱离上帝的掌控。是耶和华亲自拣选并显明了扫罗。即便上帝应允以色列人立王取代他的要求，他的主权也从未被搁置。同样，基督徒终将发现：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掌控自己的人

生，自主决定思想行为，上帝始终执掌绝对主权，量定我们的一切境遇。或凭信心或存不信，上帝**必将**是我们的主，而他也必施行其主权作为！

重申以色列律法

上帝彰显其主权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撒母耳立即将上帝的律法应用于新建立的王权：“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撒上 10:25）。以色列人可以得到他们渴求的君王，但人选必须由上帝拣选并显明。更重要的是，王权必须服从上帝的律法与先知的话语。

经文作出关键区分：所阐述的法规或“典章”针对的是“王权”本身而非“君王”。[7] 换言之，撒母耳是将这个新制度置于上帝的话语权柄之下；他并非强调君王凌驾律法的权威，而是强调律法对君王的约束力。

几乎可以确定，撒母耳高声宣读并记录下来的诫命源自申命记第 17 章中关于王权的神圣教导。国王不仅被禁止积聚巨额财富或沉溺于过度奢侈（申 17:16-17），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虔诚遵守上帝的话语。国王需亲手抄录一份律法书随身携带，日日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 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17:19）。若国王能谨守上帝的律例诫命，以色列必将繁荣昌盛，王位也得以长久（17:20）。

这段经文不仅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举足轻重，更持续影响着后世政教关系。约翰·诺克斯曾援引此经文，证明世俗君主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需服从上帝的律法。因此当苏格兰女王玛丽通奸并密谋杀害丈夫时，诺克斯主张将其逮捕处决。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撒母耳为扫罗加冕的记载深刻影响了塞缪尔·卢瑟福 1644 年的经典著

7.译者注：英文圣经10：25 写的是the right and duties of kingship，和合本翻译为国法，但是实际上直译应为“王权的权利义务”。

作《法律为王》（Lex Rex）。卢瑟福以此书（书名意为“王权法度”）批判“君王即法律”（Rex Lex）的专制思想，确立“法律高于王权”的宪政原则。卢瑟福的著作基于申命记第17章，很可能正是撒母耳曾摆在扫罗面前的那些圣经经文，并提及撒母耳将扫罗王置于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卢瑟福主张苏格兰国王无权制定与圣经相悖的法律，并宣称当国王行事不按法律时，他对人民的统治权即告丧失。*法律为王*所提出的权力分立与社会契约的圣经模式，对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美洲殖民地基督徒反抗无法无天的英国君主提供了圣经依据。约翰·罗宾斯因此将撒母耳记上描述为“政治自由最古老的教科书”，指出通过将人类社会置于上帝的律法之下，“圣经……为我们提供了捍卫自由社会所需的原则。”[8]

被呼召遵守上帝诫命的不仅是君王，更是所有属上帝的子民。许多基督徒对顺服上帝的律法感到困惑，因新约教导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6:14）。保罗此言是指律法作为称义途径而言，其要旨在于基督徒得救非凭律法，乃凭上帝在基督福音里所赐的恩典。但保罗这段经文的本意并非鼓吹反律法主义，即认为恩典使我们脱离一切行为准则。保罗通过反问澄清这一点：“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6:15）。基督徒并非靠上帝的律法得救，但我们得救是为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即信徒的生活当与上帝的诫命相符。这既包括十诫的道德义务（其重要性贯穿新约始终），也包括上帝在其话语中为人生一切领域所定的典章律例。

正如上帝通过君王律法统治扫罗王，他也藉着圣经中的律例典章在我们生命中行使主权。预备进入婚姻的基督徒必须知晓上帝关于夫妻职责的规范。就像撒母耳在扫罗加冕礼上宣读君王律法一样，牧师也应当通过向丈夫们阐明圣经的诫命；以基督舍己、珍爱之爱来

8. John W. Robbins, Freedom and Capitalism: Essays on Christia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coi, TN: Trinity Foundation, 2006), 30, 46.

爱妻子（弗5:25-31）；并教导妻子们遵循圣经命令，在凡事上帮助并顺服丈夫（ 5:22-24 ）。这些并非仅是传统的婚姻观念，而是上帝为婚姻状态所定的法则与条例。同样，圣经对公民与政府（罗 13:1-7 ）、父母与子女（弗6:1-4 ）、主仆关系（弗 6:5-9 ）以及牧师与会众（弗 4:1-3 ； 来 13:17 ； 彼前 5:1-3 ）的关系都有明确规定。基督徒应当被教导按这些准则生活。

上帝对其子民拥有至高主权，他通过他的话语治理我们。谨慎遵守上帝的法则并非律法主义，而是对我们恩慈之主忠心的顺服。遵行上帝的律法不会阻碍我们的福祉，反而是信徒体验上帝最丰盛祝福之自由的途径。正如地图虽约束按图行进者的行为，却也赋予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的自由。对于基督里的信徒，使徒雅各称上帝的诫命为 “ 使人自由之律法 ” （雅 1:25 ），因上帝的命令为我们的生命制定美善的秩序，并施予我们在他主权之下的祝福。

以色列王的登基

“ 愿王万岁！ ” 百姓欢呼道，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欢呼迎接他们的新王 —— 基士的儿子扫罗。然而，百姓若查考过上帝的话语，就会知道无论扫罗在位多久，他的王朝终将倾覆。因为正如以色列先祖雅各所预言的，王权之杖注定属于犹大支派。“ 圭必不离犹大， ” 雅各说， “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 （创 49:10 ）。

撒母耳记上将讲述王权如何从扫罗转移到大卫，从便雅悯支派转移到犹大支派的故事。以色列诸王是预表，是具有教导意义的先驱，指向上帝国度的真正君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谱系。就扫罗而言，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基督的反衬：作为一位有瑕疵的君王，他更多是与耶稣形成对比，而非预表上帝之子的统治。

首先，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扫罗藏在器具中的行为，耶稣同样向

以色列百姓隐藏了他作为君王的呼召。马可福音记载，当耶稣施行医治的神迹时，常嘱咐受惠者不要宣扬他的身份。“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可 7:36；参 1:45；5:20, 34；8:26）他神圣的大能。耶稣之所以保持“弥赛亚的秘密”，并非出于畏惧或犹豫，而是因为他必须先为我们的罪受死，之后才会以君王的荣耀与权能再临。

第二个对比是撒母耳对扫罗的宣告：“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撒上 10:24）。这话在扫罗身上仅有外表属实，但对基督的品格与本质而言却是内在的真实。在这方面，扫罗生命中缺失的部分反而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唯独耶稣全然纯洁、毫无罪污；连彼拉多在审判时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18:38）。歌罗西书 1:18 宣告基督在凡事上都居首位。希伯来书称耶稣比天使更尊贵，比摩西更伟大，比约书亚更卓越，比大祭司亚伦更崇高。因此圣经论到基督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来2:7–8，引自诗 8:5–6）。众民中确实没有一个像耶稣的，希伯来书 7:26描述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配得永远作上帝的子民的王。

此外，我们注意到扫罗的登场之前，先有上帝对民众审判的宣告。扫罗被立是上帝对罪恶发怒的体现。然而耶稣来，是要带来上帝对罪的救赎。保罗说，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罗 3:25）。挽回祭是一种血祭，满足了上帝公义的愤怒；耶稣在为我们罪恶被钉十字架后，才登上王位作我们的君王。使徒约翰目睹天上的敬拜时，记录耶稣被称颂为配得登上宝座：“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9-10）。圣经宣告耶稣的王权是恩典胜过罪恶的统治，因此凡属他国度的子民，都是到他十字架前求洁净、赦免和救赎的人。你可曾将你的罪带到十字架前，凭基督宝血得赦免？那为世人罪孽而立的十字架，正是他以和平治理人类的宝座。

最终，扫罗的加冕给以色列带来了分裂。当这位新王回到基比亚的家中时，有一群追随者与他同行，他们是“有神感动的一群人”（撒上 10:26 ）。然而，还有另一些“ 匪徒 ” 说：“ 这人怎能救我们呢？ ” 这些叛逆者“ 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 ”（ 10:27 ）。圣经对这些批评者的轻蔑描述提醒我们，即使上帝允许我们由不属灵的领袖统治，他的子民仍有义务顺服那些上帝设立的统治者。保罗写道：“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罗 13:1 ）如果我们未能顺服上帝设立的一切合法领袖，就会像那些反对扫罗王的以色列人一样，被冠以“ 匪徒 ” 的蔑称。

基督的降临同样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些人因上帝恩典的福音触动心弦，奔向耶稣的十字架，为洗净罪恶并成为他的门徒而活。但更多人却蔑视耶稣，既不赞美也不信靠。如同扫罗，耶稣在世时“ 却不理会 ”。然而当他带着荣耀再临之日，“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帖后 1:7-8 ），基督将审判万民（太 25:31 ），并降下永恒的毁灭给那些抗拒他统治的人（帖后 1:8-9 ）。

当扫罗被引荐给以色列时，民众竭尽所能以最乐观的呼声宣告：“ 愿王万岁！ ”（撒上 10:24 ）。那么，对于以恩典与权能之荣耀降临的主耶稣，我们当如何回应？视他为超越万有者、为我们的罪钉死十架者、如今在复活生命中永远掌权者，我们必能以比以色列人用更深的盼望同声宣告。上帝在怒中将扫罗赐予以色列，却在怜悯中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若上帝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得见耶稣恩典的荣耀，我们必以众冠冕加冕他，人人都甘愿降服，向耶稣呼喊：“ 愿王万岁！ ” 他的国度永不动摇、永无穷尽，凡屈膝他宝座前的，“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与他同享荣耀（启 22:5 ）。

15

以色列的救恩

撒母耳记上*11:1–15*

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记上 11:13）

美国军事指挥官遵循一套标准的作战计划程序，多年来被证明行之有效。作战命令由五个段落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项：局势与使命。首要之务在于，成功的作战计划需要正确理解当前局势，并准确把握部队应执行的核心任务。

扫罗王若能在刚被拥立为以色列王时评估自身处境与使命，本会是明智之举。他面临两个危及国家存亡的严峻问题：其一是以色列的内部分裂。各支派在地理上被分割，部分居于北方，部分位于南方，多数部族定居约旦河西岸，少数支派留在东岸。更糟的是，如士师记末尾所示，各支派在道德与信仰层面也四分五裂。扫罗的故乡便雅悯地曾引发短暂内战，导致数千以色列人丧生（士19:1-20:48）。

更有甚者，扫罗被立为王时还遭到“匪徒”的反对——这些人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藐视他”（撒上10:27）。除非扫罗能团结各部族并制定有效的协调机制，否则以色列无法指望在敌人面前生存。这些外敌是以色列的另一大威胁，包括西边毗邻的非利士人和东边的亚扪人，两者皆是凶猛且装备精良的敌手。

这双重难题构成了扫罗面临的局面。因此，他的使命是化解分裂以色列的琐碎怨隙，将各部族团结在他的王权领导之下，并对以色列的敌人予以重击，为他那一代人赢得和平。

撒母耳记上第 11 章记述了扫罗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包括亚扪人带来的新威胁。扫罗的有效行动为其王权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扫罗背后，是耶和华拯救了他的子民。本章三次出现 “ 救 ” 或 “拯救 ” 一词，点明了核心主题。或许最重要的是，扫罗显然领悟了每位领袖都需明白的真理 —— 无论在社会大环境还是教会或家庭小范围中，在威胁与危险面前，我们对成功的盼望最终在于耶和华。

拿辖与基列雅比之围

受膏登基后，扫罗回到基比亚的家中，重拾日常生活。或许他正效法先前士师们的做法，保持低调以等待时机。但约旦河东的以色列地界正酝酿着危机：“ 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 ”（撒上 11:1 ）。

此处出现一个有趣的文本问题：死海古卷之一的撒母耳记抄本残卷包含其他希伯来文本均缺失的内容。约瑟夫斯在其历史著作中暗示了这段记载，称亚扪王拿辖曾将约旦河东的以色列城镇降为奴役状态。[1]死海古卷增补部分提到，拿辖 “ 残忍压迫迦得支派和流便支派，剜出他们各人的右眼，不容以色列有拯救者 ”。拿辖已征服

1. Josephus,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6.5.

约旦河东全境，但有七千人逃脱并逃往基列 · 雅比。

无论这一补充内容是否真实，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逃亡者绝望到试图与拿辖谈判：“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撒上 11:1）。拿辖愿意，但只有一个条件：“由我剜出你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11:2）。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当时的战士以盾牌相连的阵型作战，左眼被盾牌遮挡。拿辖通过剜出右眼，使他们丧失作战能力，但仍可充当奴工。[2] 如果拿辖成功攻陷基列 · 雅比并解除其驻军武装，以色列可能会永久失去约旦河东的领土。此外，威廉 · 布莱基评论道：“那个可怜的独眼群体的残缺状态将成为轻视整个民族的理由；它将成为整个以色列社群蒙羞与堕落的象征。”[3]

这段故事提醒我们所处的世界何其危险。常言道这是“狗咬狗世界”，这句格言将人类社会比作争夺食物的恶犬。的确，若人不捍卫已有之物，便难长久保有。乔治 · 华盛顿退出公职时曾说：“自由的代价是永恒警醒。”若有机可乘，人便会杀戮、偷窃并奴役身边的弱者。

但拿辖对以色列人亦怀恨在心，意图“凌辱以色列众人”（撒上 11:2）。亚扪人是以色列人的表亲，由乱伦生下，其先祖源于罗得在逃离所多玛毁灭后，在醉酒状态下与一个女儿所生的悖逆结合（创19:38）。以色列人对亚扪人可谓毫无敬意可言，故彼此交恶。以色列人出埃及途经旷野时，亚扪人曾拒绝提供所需物资（申 23:4），他们被列为以色列的传统敌族（参见赛 11:14；耶 9:25-26；结 25:1-7）。最后在基列人耶弗他任士师期间，亚扪人曾在这片区域挑起战争。耶弗他击败亚扪人，并夺取了二十座他们的城邑

2. 同上。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172–73.

（士 11:33 ）。以色列与亚扪之间的敌意由来已久。

出于这些或其他原因，拿辖乐于让基列雅比的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恐惧战兢。在此，他描绘了世世代代世人对上帝子民的仇恨。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写道：“ 这种傲慢、这种仇恨永不止息。拿辖或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那 ‘ 亚扪心态 ’， 即残害、毁灭和扼杀上帝子民的意念，终伴随着我们。”[4]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被不公正地杀害。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约 15:19 ）。

正是由于这个邪恶且充满仇恨的世界的敌意，上帝的子民需要一位救主。基列雅比的以色列领袖们为寻求拯救向拿辖恳求：“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撒上 11:3 ）。这正是基督徒常常向上帝发出的呼求，正如我们在诗篇中所见的典范：“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 ”（诗 7:1-2 ）。成为基督徒，就是要认识到你需要上帝的救赎，不仅是从罪中得赦免，更是从这世界的危险和恶意中得拯救，并在恐惧战兢时向上帝呼求，等候救拔。

扫罗王甚发怒

这或许反映了亚扪王拿辖对以色列人的蔑视程度，以及他意图在以色列全境散布恐怖的自信 —— 他竟允许基列雅比人派出使者求援。意识到此事关乎整个民族的存亡，他们便派遣使者 “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寻求帮助，并向拿辖保证：若七日内无人救援，“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撒上 11:3 ）。

亚扪人围城的消息就这样传到了基比亚。使者们似乎并不知道扫罗已受膏为王，因为他们径直向民众传达消息，而非直接觐见君

4.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93.

王。听闻此事后，“百姓都放声而哭”（撒上 11:4）。这悲痛背后隐藏着基比亚与基列雅比之间特殊的纽带。在士师记 21 章记载的对抗便雅悯的战争中，基列雅比拒绝参战。因此，基列雅比所有未婚少女都被送去给基比亚的男子为妻（士 21:12-14），以致扫罗城中的许多百姓正是基列雅比女子的儿女。听到这份羁绊引发的喧嚷，扫罗询问：“百姓为什么哭呢？”（撒上 11:5），于是有人将消息告知了他。

这个消息标志着新登基的扫罗迎来了决定性时刻。长老们当初要求立王的主要动机正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威胁（撒上 8:20）。如今入侵既已发生，拯救以色列便是国王的职责。这也正是扫罗的反对者提出的质疑：“这人怎能救我们呢？”（10:27）。因此这一事件将成为新政权关键的转折点。

对扫罗而言幸运的是，他最大的需求在这一刻得到了满足：“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撒上11:6）。圣灵的降临具有非凡意义，这显明即便对这位因百姓悖逆而立的王，耶和华仍施恩眷顾。上帝愿意赐予扫罗一切机会，让他倚靠上帝的大能来服侍；上帝仍恩慈地愿意通过扫罗的王权继续作以色列的拯救者。正如上帝的灵曾大大感动参孙，赐他超自然的力量击打非利士人（士 14:6,19；15:14），也如圣灵曾赋予俄陀聂、基甸和耶弗他得胜的力量，如今圣灵降临，赐予扫罗勇气与活力，让他在危机时刻领导以色列。

上帝之灵的降临使扫罗充满对拿辖恶行的义愤，并激发他采取激烈行动保卫上帝子民的决心。扫罗的反击有力地驳斥了基督教和平主义的主张。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当遭受个人伤害时不应报复。“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 5:39）。但有些基督徒错误地推论说，因此当他人遭受威胁或伤害时，我们必须被动旁观。这实则是混淆了

“自我防卫”与“保护他人免受伤害”的本质区别。但当上帝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时，这种神圣影响的结果是一种圣洁的热忱，要与那折磨他同胞以色列人的邪恶争战。约翰·伍德豪斯写道：“这是上帝所激发的愤怒。圣灵在扫罗心中激起的愤怒，显然针对的是拿辖和亚扪人对基列雅比人所构成的威胁。”[5] 这种义怒反映了上帝自己对邪恶的愤怒，为此主已将刀剑赐给民事官员（罗 13:1-4）。

扫罗的处境 —— 无论是他需要确立自己的权威，还是基列雅比急需被拯救 —— 都要求他采取大胆果断的行动。扫罗依此而行：“他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撒上 11:7）。

受圣灵感召，扫罗以权柄说话，正如今日上帝的仆人在宣告神圣真理时应勇敢发声那样。然而扫罗并不严苛，他克制自己不去威胁处死反对者（正如士师记 19:29 中以色列人被召集与同族本城争战时曾发生的那样），仅对反抗者的牛施行处死的民事惩罚。这提醒我们：教会领袖在责备或劝诫上帝的子民时，无需严苛或侮辱。那些肩负属灵权柄者，在实施教会纪律时既可坦率直言，也当保持节制。使人愿意悔改或顺服的始终是圣灵的工作。此事件中，耶和华将敬畏之心加诸全民，以色列人便“如同一人”般同心响应。

国家敬虔与国家福祉之间的这种关联，让我们明白政府鼓励符合圣经的信仰是明智之举，也解释了为何政府对基督教的压制会损害其自身利益。马太·亨利指出：“信仰与对上帝的敬畏能使人成为良善的国民、勇敢的士兵、国家公共利益的忠实拥护者。敬畏上帝之人必慎重履行对众人 —— 尤其是对统治者 —— 的责任。”[6]

5.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197–98.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64.

扫罗再次倚靠上帝的灵迅速集结民众：“他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撒上 11:8）。由于希伯来语中“千”也可指代一支约三十至五十人的军事分队，实际人数可能远低于此 —— 即三百支以色列分队和三十支犹大分队 —— 但仍是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扫罗随即向受困的城邑传信：“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11:9）。扫罗果敢高效的领导力令基列雅比人信心倍增，他们回复拿辖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11:10）。此举显然是为了麻痹拿辖军队，使其放松警惕。当扫罗的军队以三路纵队严阵而至时，“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扪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11:11）。

从扫罗战胜拿辖的战役中，我们或许可以学习到：天赋异禀且能力卓越的领袖至关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重点是，上帝的灵在装备属灵领袖，并激励民众顺服上帝旨意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戴维斯指出：“拯救并非因以色列有了君王，而是因这君王拥有耶和华的灵；带来拯救的不是王权制度，而是圣灵的大能。”[7]

据说伟大的英国传道人司布真每次讲道前都会祈求上帝差遣圣灵降临，这解释了他作为福音使者非凡果效的根源。正是圣灵使上帝的话语成为拯救的大能（结 36:26-27），使基督徒在圣洁与恩典中成长（加 5:16；弗 1:16-20；3:16-19），并结出公义、和平与喜乐的果实（罗 14:17；参加 5:22-23）。上帝子民中永恒的法则正如对所罗巴伯所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每当上帝的子民诉诸世俗谋略，他们就开始失去能力；但当上帝的灵临到信徒时，我们就在能力与恩典中得坚固。

7. Davis, 1 Samuel, 95.

那么，基督徒如何获得上帝圣灵的能力与祝福呢？主或许会喜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赐下他的灵，就像他在扫罗王身上的作为一样。但新约给了我们两条不变的准则：首先，我们应当祈求上帝之灵在我们里面作工。因此，耶稣在路加福音 11 章关于祷告的教导结尾时说：“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路 11:13 ）。圣灵是我们可以求得的。

其次，上帝的圣灵与人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相伴。因此，保罗质问加拉太人：“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加 3:2 ）。答案在于，正是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带来了上帝的灵。圣灵是上帝话语的作者（彼后 1:21 ）。耶稣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6:63 ）。因此，我们拥有圣灵的方式在于专心于上帝的话语；唯有那些依靠上帝话语的人，才能享受圣灵大能的祝福。所以，基督徒若盼望重获能力以应对当今世代罪恶与不信的挑战，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与能力，他通过上帝的子民祷告和虔诚研读圣经降临到我们中间。

更新的国度

扫罗在基列雅比的胜利确立了他在以色列各支派中的王权。民众的反应是向撒母耳请愿，要求镇压曾在扫罗初次加冕时反对他的派系：“ 那说‘ 扫罗岂能管理我们 ’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撒上 11:12 ）。这一要求或许表达了他们对扫罗新生发的忠诚，但也可能是出于清除国内异见分子的政治算计。

无论动机如何，回应并非来自撒母耳而是扫罗：“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 ”（撒上 11:13 ）。这位新王再次展现出受感召的领导力，以唯有克制与宽宏才能带来的真正团结。这是扫罗一生统治的巅峰时刻，他提醒民众，拯救者并非自己而是耶和华，因此百姓当以敬虔尊荣上帝，而非通过镇压异议者来

尊荣扫罗。“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他这么说。这才是真正合一与力量的唯一根基：承认上帝拯救的大能，并决心通过顺服他的话语来尊崇他的主权。

这些事件似乎让撒母耳感到欣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时，不仅拒绝了耶和华，也拒绝了撒母耳。但如今上帝的灵已降临在扫罗身上，撒母耳或许能期待这位新王有敬虔与信心。先知迅速把握了这一时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撒上 11:14）。于是百姓前往靠近基列雅比的传统聚集地吉甲，“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11:15）。

当撒母耳号召百姓“立国”（撒上 11:14）时，其确切含义存在一些疑问。显然他指的是公开确认扫罗的王位，因为扫罗正是在那里“被立为王”（11:15）。但撒母耳的意图可能不止于此：他希望百姓在扫罗王的统治下，重新忠于上帝的主权国度。吉甲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后抵达之地，他们在此立石纪念上帝的信实，并与耶和华更新立约（书 4:20-24）。撒母耳的目的是将这场新胜利与上帝亘古的信实相连，提醒百姓唯有信靠耶和华才能得胜蒙福（参撒上 12:14）。

因此，“（众百姓）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撒上 11:15），以此重申他们仰赖上帝恩典得蒙赐福的信仰根基。难怪本章以一句异常欢欣的宣告结束：“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11:15）。这也是我们的教会得以喜乐蒙福之道：当尊上帝为大的领袖得着会众认可，全体教会按着圣道训诲重新委身于上帝恩典之时，必得如此福分。

作战计划，而非商业计划

扫罗在基列雅比取得的胜利对今日基督徒和教会提出了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让我们意识到，无论环境看似多么和谐，在属灵层面，上帝的子民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保罗告诫基督徒：“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这些灵界的仇敌如今渴望摧毁和羞辱上帝子民的热切程度，丝毫不亚于亚扪人拿辖在扫罗王时代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拿辖可被视为罪之权势的象征，因此基列雅比人的困境警示我们不可向罪恶与诱惑的凶残势力屈服。布莱基写道：“若我们将拿辖视为另一位暴君的预表，即象征罪的暴政，便能从他提出的条件中看出罪通常强加于人的苛刻条款。”[8] 拿辖企图剜去以色列人的右眼；同样，罪也想解除我们的武装，使我们无力为上帝的事业争战。若能像基列雅比人那样及时醒悟，认识到屈服于罪只会让我们承受可能终生难忘的伤害与羞辱，这该是何等蒙福的认识。

然而，尽管这段经文发出警告，现实却是当今教会很少视自己正参与致命的属灵争战。伍德豪斯指出，这一现实可从大多数教会依据商业计划而非作战计划行事中窥见。他写道：

> “准备投入战斗”并非我们对福音事工的惯常认知。在许多方面，商业世界的思维模式已取代战场成为理解这项工作的方式。于是福音工作不再是战争而是商业行为：我们去推销产品，而非投入战斗；我们是营销人员而非战士；拥有商品而非武器；面对潜在客户而非敌人；旨在扩大市场份额和客户群，而非俘虏、击败并消灭对手……战争、武器和战斗的语汇对我们理解福音而言过于极端。我们更像是广告商而非斗士。[9]

倘若我们如此看待教会的事工，那么上帝的话语将促使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的方式。我们在传福音时所面临的挑战，并非向消费主义文化推销一款吸引人的产品。相反，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8. Blaikie, *First Samuel*, 173 页。
9. Woodhouse, *1 Samuel*, 192 页。

（林后 4:4 ）。若保罗所言不虚，属灵的辖制与堕落正是非信徒的问题所在，那么传福音就必须倚靠不同于世俗劝诱的方式。毕竟，福音无法兜售给那些对其盲目甚至敌视之人。相反，基督徒必须明白自己正参与属灵争战，要拿起祷告与上帝的话语这些属灵兵器。保罗写道：“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林后 10:3-5 ）。若保罗是对的，那么我们认识到我们实际处于属灵争战之中的标志，便是重新委身于上帝话语的大能（来4:12-13 ；彼前 1:23 ）。

个人层面亦是如此。我们同样身处属灵争战的前线。许多基督徒之所以活得与世界如此接近，随意参与世俗与罪恶，正是因为我们未能意识到灵魂面临的危险。彼得警告说：“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 5:8 ）。鉴于此，他敦促我们 “ 要谨守、警醒 …… 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 5:8-9 ）。因此，认识到属灵仇敌凶暴威胁的基督徒，必会热切运用上帝恩典的途径来使信心增长健全，抵御充斥我们文化的罪恶诱惑。

最后，本章呈现了以色列中救恩的主题，由此提醒我们：上帝的百姓需要一位救主将我们从这邪恶世界的 “ 拿辖们 ” 中拯救出来。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就当亲近那位上帝差遣到世间的、真正被圣灵膏立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开始传道时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路 4:18-19，引自赛 61:1-2 ）。正是藉着信靠耶稣得以进入他的国度，我们得蒙保守，脱离属灵的仇敌（撒但、罪恶及罪孽当受的死亡），获得救赎的自由，并蒙光照得以信靠基督。

当我们与基督紧密同行，通过他的话语和不住的祷告坚固信心，并领受他赐给寻求他旨意之人的圣灵大能时， 我们就能在今生体验到救恩的喜乐，正如以色列在吉甲庆祝王国复兴时所经历的欢欣。耶稣说：“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 3:34 ）借着对基督和上帝话语的信心，那位曾让圣灵 “ 大大感动 ” 扫罗的上帝，必赐我们力量在这属灵争战的邪恶世代中站立得稳，并使用我们将这同样的救恩带给被黑暗与不信围困的人们。

16

撒母耳的告别

撒母耳记上*12:1–25*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撒母耳记上 12:24－25)

每当一位伟大的领袖走到职业生涯的终点时，他对追随者的最后致辞往往引人入胜且至关重要。对于上帝子民的伟大领袖而言，这一点尤为真实。圣经中不乏这样的例子。申命记记载了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临终遗言，此后这位伟大的拯救者与立法者登上尼波山巅，眺望应许之地后安然离世。他的继任者约书亚召集全体以色列人，发出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响的挑战："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祖先的假神还是以色列的真神。"至于我和我家"，约书亚宣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书 24:15）。当保罗途经以弗所，他深知这将是最后一次时，他召集众长老相聚。这位使徒提醒他们何为真正的侍奉："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0,27），并警告他们将有豺狼混

羊群，残害信徒（ 20:29-30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在 “ 最后的晚餐 ” 上对门徒们的临别训言。在那里，耶稣使他们专注于他即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太 26:26-28 ），并赐下训诲以指引他们未来作为使徒的服侍年日（约 13-16 章）。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伟人告别演说的一般模式。他们大多会回顾与总结自己毕生的事奉，并申明这些工作都是忠于主的托付。此外，他们总会勉励后继者持守信仰与操守。而众人通常也会表达对即将离别领袖的不舍，并显明需要一位中保代求——这终极的渴盼唯有耶稣基督自己才能满足。这正是伟大的先知和士师撒母耳在准备将以色列的领导权移交给新受膏的国王扫罗时，其最后演说所反映的模式。

撒母耳为自己的侍奉辩白

像撒母耳这样崇高的人物竟需要为自己多年的服侍辩护，这或许显得奇怪。但当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先前所接受的领导方式，以及古代世界普遍的道德败坏时，就不应感到惊讶。今日那些接手犯罪跌倒之人的事工者，往往也会遭受不公的猜疑。撒母耳取代了以利和他邪恶的儿子们，因此人们对其职分滥用和个人道德的担忧本在情理之中。

于是撒母耳开始说道：“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撒上 12:1-2 ）。这番话的要义在于表明撒母耳并非对百姓心存恶意。他并非固执己见、不愿回应他们的请求。尽管他认为求立王之事是对自己的侮辱，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亵渎，并且他早已警告百姓这个要求将带来何等灾祸（ 8:11-17 ），但他仍愿意尽力使这个强求的安排得以

运转。更重要的是，当耶和华命令撒母耳膏立扫罗时，这位大先知虽心有不悦，却毫不迟疑地顺服执行了上帝的命令。事实上，撒母耳在膏立扫罗王一事上恰恰表明他毫无私心，因为扫罗正是接替他职位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一直依靠上帝兴起的士师来应对特定需求，而非依赖常规的王朝世袭制度。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在民众请求和耶和华旨意下，他卸任国家行政领袖之际，发表了最后的讲话。

撒母耳还以自身生活方式为证："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作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撒上 12:2–3 ）。

撒母耳深知人们往往对那些被赋予大权者心怀怨恨与不信任，原因很简单：这类领袖滥用权力的情形屡见不鲜。" 权力导致腐败 "，阿克顿勋爵曾言，"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因此撒母耳挑战众人作证，看他是否可被如此指控。" 我在这里 "，他宣告道，"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给我作见证 "。若撒母耳曾欺诈任何人，若他曾索取非法报酬以履行职务，若他曾利用职权打压异己，此刻这些人尽可上前来，使他整个侍奉生涯蒙羞。无人能站出来指控撒母耳的事实，印证了他非凡的敬虔，也提醒所有基督徒清白履历与美名的价值。我们能否站在教会面前，任凭他人质疑我们的正直？若不能，就当修补受损的声誉，立即归向主，求赐正直诚实的心，并竭力与可能控告我们的人和解。

面对撒母耳的恳求，民众别无选择，只能作出积极回应："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更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上 12:4 ）。撒母耳进一步申明立场，呼吁耶和华和新受膏的君王扫罗共同见证他的清白，说道："你们在我手中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回应："愿他为证"（ 12:5）。

通过这种方式，撒母耳引导百姓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正如约翰·伍德豪斯所评论的："撒母耳的辩白，意味着对百姓的控诉，"[1] 因为他们承认自己要求用国王取代撒母耳的唯一理由就是不信。

年轻的苏格兰牧师罗伯特·默里·麦克谦因一句名言而闻名：他能给予会众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自己个人的圣洁。原因在于，当我们看到福音在他人的生命中产生功效时，会极大地激励我们去相信福音。持守基督里的忠心不仅对牧者至关重要，对父母亦然——我们的言行举止就是孩子的活教材，让他们从中认识：上帝是否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以及赦罪的福音是否真正成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托马斯·卡莱尔谈到他那贫穷、未受过教育的父亲时说，他更自豪于继承父亲的品格而非公爵或国王的血统："因为与反映上帝自己形象的神圣品质和品格相比，单纯的阶级荣耀或偶然的地位又算得了什么呢？"[2]

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效法敬虔长辈生活榜样的价值："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 13:7）。凡人必有软弱与过失，但我们的信心应当成为他人的榜样。属灵领袖的信心及其牧养群羊的忠心，应被树立在所有基督徒乃至世人面前，作为对信心的有力激励。

为耶和华申辩

撒母耳自我辩白的目的并非出于对个人声誉或历史评价的顾虑。相反，他以自身可信度为序言，引出真正的核心关切：他要百姓记住他们所侍奉又因求立王而得罪的，是何等伟大信实的上帝。他请

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215.

2. 引自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185.

上帝作证自己清白还有更深用意：既然已指耶和华为证，撒母耳便详述上帝对以色列的信实：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撒上12:6–7）

撒母耳从出埃及讲起，提醒以色列民追忆先祖下埃及为奴的惨痛历史，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撒上12:8）。这些话概括了出埃及过程中所有伟大的神迹，即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走向应许之地的主权历程。然而，撒母耳哀叹道，“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12:9）。以色列背约的结果是上帝的管教，将他的百姓交在“夏琐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12:9）。正如昔日未悔改的罪性模式必招致上帝的严厉管教，今日基督徒亦然（参来12:4及以下）。但百姓再次“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力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撒上12:10），结果上帝再次拯救了他们。

在士师时代，上帝兴起了耶路巴力（基甸）、巴拉、耶弗他等英雄，最终又差遣撒母耳亲自带领，以此显明耶和华拯救悔改信靠之民的信实无可置疑。最近，百姓正面临亚扪人拿辖的威胁。他们非但没有倚靠耶和华，反而要求耶和华为他们立一位君王。（第12节证实，以色列是因惧怕战败才寻求人间君王的。）这显然是不信与悖逆之举：“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撒上12:12）。他们求立君王的行为，实质是拒绝耶和华为王。因此，鉴于上帝一贯审判惩戒子民拜偶像的作为，我们当明白：上帝允准他们立王的请求，本身就是一种审

判。与其说上帝赐予了他们一位君王，不如说是上帝任凭百姓陷入自己的罪及其后果中：“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12:13）。只要扫罗活着并掌权，他就始终只是“另一位王”，而上帝则通过一连串的失败历史预备他的百姓，以迎接那位真正的君王。

这引发了一个观察。每当我们偏离上帝的道路，转向自己的计谋或世界的策略时，我们便走向祸患。这种对主的背离很少是明目张胆的：往往只是我们被某些世俗的事工策略或个人成长方法吸引，却对上帝的话语及其所教导的方法失去了信心。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便走向灾难，因为上帝的道路才是真实正确的道路，也因为他会主动惩罚他子民的不信与悖逆。

若我们发现如此背离上帝及其圣言之事已然发生，当如何行？撒母耳为我们作答：

>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撒上 12:14-15）

这番陈述非同寻常，且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撒母耳表明：尽管上帝的子民选择扫罗是犯罪之举，尽管扫罗的王权是对耶和华的冒犯，但只要他们与扫罗王在耶和华面前谦卑己心，决意重拾对上帝的忠诚，只要他们与新王真正“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仍会施恩赐福。但他们必须真心实意，因上帝不会被欺瞒。请注意这些措辞的彻底性与决定性：他们必须敬畏耶和华，必须**侍奉**且听从他的话，必须不违背他的命令，必须**顺从**耶和华并听从耶和华的话。若他们如此行，即便新王权背后充斥着不信、拜偶像、世俗与悖逆，上帝仍会使这王权成为祝福百姓的管道。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决定，或意识到陷入罪恶与悖逆、与主对立时，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允许我们就在此刻原地重新开始：谦卑认罪，信靠主名，并重新委身于遵行他话语的忠诚顺服中。

基督徒有时会发现自己接受了不理想的工作却无法反悔，此时当如何？他应当转向主，存敬畏之心顺服而行，同时信靠上帝的应许，上帝仍可能在看似糟糕的工作中赐福与他。同理，当我们做出迁居错误城市、选择不当学校、加入不健康教会，甚至缔结愚昧婚姻的决定时，若某些情况尚可推翻前议，我们当及时回头；若木已成舟，就当在当下处境中转向主，在他和他话语前谦卑，开始忠心顺服之路。即便前路艰难，我们仍可确信：上帝的赐福必不离开，他预备随时的帮助。这正是那些自以为“偏离上帝旨意”却因此不肯求告他的人的解药。基督徒当感恩：即便我们误入歧途，只要祷告，上帝仍以恩慈相助。

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面对任何难题，只要基督徒以真诚的信心归向主，在他面前谦卑自省，承认他是主、是上帝，并重新立志遵行他的道，就必能领受上帝大能的帮助与赐福。这是应对万难的通用解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上帝如此恩慈，随时准备接纳迷途的儿女，将祝福倾注在我们头上。悔改、信靠与重新顺服，是每位基督徒无论当下处境好坏、对错，都当持守的前行之道。大卫在诗篇 28:7 阐明了这一真理，经文以重申对上帝救赎大能的信靠开篇，表达对他的信心，领受上帝的帮助，继而以欢欣感恩回应：“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有一次我在非洲穆斯林群体中传福音时，一位贫困妇女质疑基督信仰中上帝的大能。她要求我在宣讲福音前先行个神迹，好让她信

服。我回答说，我并无行神迹的能力，也不需要以此证明。相反，我是来传扬上帝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赐的赦罪恩典的福音。她回应说，她的人民贫穷、患病、受压迫、被欺压：他们需要一位能解决他们问题的神。我回答说，如果她信耶稣，她仍然会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她最根本的问题——因罪恶面临圣洁上帝的震怒、灵魂将坠地狱——却能被上帝儿子的赎罪宝血解决。此外，她将成为上帝所深爱的孩子，上帝将亲自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如果上帝不改变她的处境，那么他会赐给她力量，使她能够欣然忍受这些苦难，而我们的天父上帝会确保她真正需要的一切都得到供应。但为了实现这一切，她必须放弃假神安拉，必须在真正的上帝面前谦卑悔改并信靠他，并且必须真诚顺服地与上帝同行，以免她的天父觉得有必要在他圣洁的爱中对她施行痛苦的管教。这番解释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交谈，期间我解释了通过耶稣得救的福音。蒙上帝的恩典，这位妇女和当时在场的几位朋友都信了主，他们做出了重要的公开宣信，加入我们在附近基督教会的敬拜。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无论看似站在世界之巅或被践踏于脚下，我们都与那位贫穷的非洲妇人同样有理由信靠耶稣基督。以色列民最大的问题并非亚扪人拿辖威胁要剜出他们所有人的右眼（撒上11:2），而是那位圣洁的上帝因他们的罪孽要以公义审判他们的灵魂的事实。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此外，我们要活出喜乐、纯洁、敬虔的生命，要过在今生与永恒都具有真实意义的生活，就当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如父亲般的看顾，并藉着他施行救赎的圣子以信心将生命全然奉献给他。

这正是撒母耳传递给以色列的信息，也是圣经向我们传达的讯息。圣经并未承诺人生会一帆风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紧接着宣告：“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正是这后一句宣告，赋予我们承受前一句苦难的力量。

然而，以色列若拒绝撒母耳的提议 ——“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 ”—— 那么不仅会失去上帝的祝福，而且“ 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 ”（撒上 12:14-15 ）。

以色列民是上帝立约的子民，这是上帝的选择而非他们的意愿。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拥立君王，都依然处于上帝立约的治理之下。信徒也是如此，我们都是因上帝主权的恩典蒙召归向基督，正如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愚昧或忠信地生活，但无法脱离上帝对我们生命神圣而全能的掌管。上帝的手或为祝福临到我们，或为管教与我们相敌，但上帝的手永不撤回。既然如此，基督徒不如决意敬畏、尊崇、信靠并顺服主；这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能确信自己的生活将带着与上帝和好的印记，并享有主所赐的力量的喜乐。

众民求撒母耳代祷

与我不同，撒母耳确实拥有行神迹的能力，他认为这场告别演说正是展示神迹的良机，以此为其信息画上惊叹号：

> “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撒上 12:16-18 ）

首先，撒母耳提醒民众此时正值一年中不会降暴雨的时节，随后他承诺将用神迹为其呼吁悔改作见证。当他向耶和华呼求时，猛烈的雷雨立刻降临，“ 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撒上 12:18 ）。我们无从得知撒母耳是否乐意以这种方式卸任对以色列的治理权，但他的观点已得到有力印证！这位先知终究没有完全退出以色列的事务。虽然不再担任民众的士师，他仍是耶和华的先知，

因而继续以属天权柄向民众与君王发声。

惊恐的民众开始恳求撒母耳为他们向上帝代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上 12:19）。这是一次真诚的认罪，尽管并非心甘情愿。民众承认他们整个历史充满了悖逆与反叛，且通过像列国那样求立君王取代上帝，他们已步入不敬虔的道路。“迟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说。他们认罪的行为是正确的，同时请求撒母耳作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也是正确的。

一方面，对中保的恳求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代表我们向那位我们畏惧其审判的耶和华说话。注意民众对撒母耳说话时称耶和华为“你的神”，且他们并未亲自向耶和华祷告，而是请求他“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撒上 12:19）。这几乎是对法老话语的复述 —— 当上帝藉着击杀长子的灭命天使击垮其意志后，摩西和以色列人终获准离开埃及时，法老曾向摩西求情：“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法老命令道，随后请求，“并要为我祝福！”（出 12:32）。法老自身无权直接接近上帝，在上帝面前毫无地位，因此他只能请求一位蒙上帝眷顾之人替他祷告。如今，以色列全体民众因自身的偶像崇拜与邪恶，已堕落至与上帝震怒下的法老同等地位，他们只能请求身处他们中间的神人为他们向耶和华代求。

撒母耳以所有上帝仆人回应属灵求助的恳切态度作出回应，由此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教导我们当如何回应非基督徒请求属灵帮助时的情形。撒母耳极其乐意为他们祷告：“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本是上帝仆人当尽的本分。但他所做的不仅如此：“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上 12:23）。这正是我们应对未信亲友请求代祷时该有的回答：“我必会为你祷

告，但更要告诉你如何获得亲自向上帝祈求的权柄。” 这一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解释：唯有个人信靠耶稣，才能使人直接亲近天父，得蒙拯救。

其次，撒母耳向他们保证上帝恩慈的美意：“ 不要惧怕！ ”（撒上 12:20 ）。我们同样有幸能告知人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他们的慈爱与恩典。第三，撒母耳承认他们的罪，但指引他们找到补救之道：“ 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 ”（撒上 12:20-21 ）。撒母耳所指正是那些虚假空洞的偶像，提醒以色列人和我们：若仍追逐世上的偶像崇拜 —— 包括贪婪、情欲、骄傲与恶念 —— 便无法真正跟随主。

第四，撒母耳提醒百姓，上帝的约中应许：“ 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撒上 12:22 ）。上帝为维护自己名的荣耀，必坚守救恩的承诺，因此他们可以确信上帝必忠实履行一切所立的约。同样，我们也能确信上帝会向一切信靠之人成就福音的应许：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 5:24 ）。

这些信息我们必须自己信服，也要传讲给他人：当牢记上帝藉耶稣基督向罪人所存的善意，承认己罪，转向他寻求救恩，并相信他福音的应许 —— 向那些以真诚信心跟随他的人保证永不改变的怜悯与恩典。这是撒母耳卸任士师职分时最后的劝诫（但他仍保留先知职分）：“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撒上 12:24-25 ）。有无君王并非关键：关键在于是否信靠耶和华，还是悖逆他至高旨意，这点才是决定我们永恒命运，及今生与上帝关系的唯一要素。

我们真正的中保

随着这些话语， 撒母耳记上的叙述焦点从撒母耳转向了新的中心 —— 扫罗王。撒母耳曾是耶和华忠实的仆人，正如民众所见证的那样，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神人。当亚扪人的大军开始涌入以色列东部地区时，以色列的长老们看着年迈的撒母耳和他那些不羁的儿子们，认定他们需要另寻救赎，于是要求立王，而上帝此时已藉基士之子扫罗应允了他们的请求。

我们可以通过追忆撒母耳的伟大事迹来尊荣他留下的遗产。但更好的尊荣方式，是透过他看见耶稣基督为何是更完美的救主、君王和中保， 在他里面，我们能找到灵魂得永恒救赎所需的一切。

首先，虽然民众曾请求撒母耳作他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但我们有更美的特权：藉着耶稣的中保来到上帝宝座前。尽管撒母耳德行高尚，他仍是罪人；即便他也无法凭自身功德最终站立在上帝面前。最终，如同以色列民和我们一样，撒母耳不得不重复邪恶法老向摩西哀求的话：“ 求你为我祝福，在上帝面前为我代求。” 耶稣不仅是圣者，他是神人以马内利，即 “ 上帝与我们同在 ”： 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要将他的百姓带到上帝面前（赛 7:14 ； 来 2:14-17 ）。基于基督的身份和作为，保罗宣告：“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 （提前 2:5 ）。耶稣是全然无罪的那位，在神圣律法面前不需要为自己的救赎担忧；作为神子，他能献上自己的死，为一切信靠他、藉着他的救恩求告上帝名之人赢得赦免。

其次，耶稣是比撒母耳更卓越的中保，因为他永不衰老衰弱。在以色列君主制下，即使最贤明的君王也会衰老并最终死去，以致百姓不得不对新政权下的未来战兢不已。但上帝的国度不存在这种忧虑。为我们罪而死的君王耶稣，已从坟墓复活进入永恒的复活生命。希伯来书的作者因此欢然宣告：耶稣的祭司职分是永恒的，他作为先知和君王的职分同样如此： “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来 7:24-25 ）。

最后，尽管撒母耳展现了震撼灵魂的雄辩与先知讲道之能，甚至辅以令听众敬畏的神迹，但其话语本身缺乏改变人心的力量。而主耶稣基督何等不同：他以圣灵的大能与说服力宣讲。唯有耶稣能宣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 6:63 ）。若我们呼求他的名 —— 上帝的独生子、世界救主的名，若凭信心进入他的国度，若向他鲜活有力的话语敞开心扉，耶稣应许我们必得永生。忠心的撒母耳指引我们归向主，说：“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撒上 12:24 ）。而撒母耳所指向的这位主耶稣，正呼唤着我们：“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 8:12 ）。

17

合上帝心意

撒母耳记上*13:1–23*

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母耳记上 13:14 ）

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开篇便存在一个困扰解经者的文本难题。《马索拉文本》，通常被视为旧约最具权威性的希伯来文文本，其上的经文记载“ 扫罗登基年一岁，作以色列王二年 ”（撒上 13:1 ）。对此陈述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是假设经文在抄传过程中出现了文本缺失。[1] 基于这一假设，部分英文译本根据其他记载修正了这节经文。如《新国际版》译为 “ 扫罗登基时年三十岁，作以色列王四十二年 ”。该译文的文本依据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文旧约译本

1. 持此观点者如P. Kyle McCarter Jr., 1 Samuel, Anchor Bible, vol. 8 (New York: Doubleday, 1980), 222. McCarter认为这是 “抄写员对明显讹误文本的刻意删削 ” 实例。

《七十士译本》以及保罗在使徒行传13:21 中的陈述--上帝将扫罗赐给以色列四十年。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在以色列军队中担任重要将领角色，若其父扫罗当时仅三十岁，则难以想象。考虑到这一点，《新美国标准圣经》（1999 年更新前版本）将第 1 节修改为扫罗开始统治时年四十岁。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问题并非抄写错误，而是源自原作者。有学者提出，将撒母耳记上和下编订成最终形式的编者可能并不清楚扫罗的年龄或统治时长，因而暂时留白以待后续查证补充。[2]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文本就该如此表述，无论显得多么突兀。例如惯常译为“一岁”的“一岁之子”，在此处可能意指“特定年龄”。[3] 更可信的是约翰 · 伍德豪斯的见解：经文意指第 13 章事件发生时距扫罗受膏已过一年。同样，虽然扫罗统治肯定超过两年（新约记载为四十年），但经文似乎表明扫罗作为合法君主的时期仅记录于 13-15 章，此后被上帝弃绝 —— 这段合法统治期可能持续了两年。[4] 此最终解释最为合理，因其切实呼应了圣经原文：“过了一年，扫罗开始统治以色列，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

扫罗与非利士之战

若本章确以此引言开篇，则不免令人沮丧。然而，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却以积极基调展开 —— 扫罗主动出击，攻打盘踞在以色列领土要塞的非利士军队：

2. 此观点示例可参阅 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497。

3. 该观点参见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330–33.

4.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227–29.
（译者注：因和合本采用“四十岁”翻译，此处引用经文的上半句按照作者写作原文翻译，不采用和合本翻译。）

> 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三千人：二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单攻击在迦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撒上 13:2-4 ）

此处扫罗正应对他面临的最大难题：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统治。为此他组建了一支常备军，将其主力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中心地带， 由他本人和儿子约拿单分别统率密抹与基比亚。这两处战略要地使扫罗能向任何方向迅速出击。完成兵力部署后，国王便遣散其余民众（即民兵组织）回家待命。当这些安排就绪后，约拿单突袭了附近的非利士防营（迦巴可能是基比亚的变体，或是东北方向邻近某地的名称[5]），由此引发了后续的冲突。

理解本章的关键在于意识到，扫罗有意或无意地终于开始遵从撒母耳在他受膏一年前给予的指示。在向扫罗提供了三个超自然的受膏确认后，撒母耳命令他：“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撒上 10:7-8 ）。

“可以趁时而做” 这一命令，实际上是直接指示扫罗去攻打非利士人，但扫罗当时并未遵守。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扫罗被挈签选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在向国民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呼吁百姓和王都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

5. 关于前一种可能性的讨论，参见McCarter, 1 Samuel, 225.持后一种观点的，见John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3rd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1), 188–89.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撒上 12:24-25 ）。

或许扫罗花了一年时间反复思量此事以积蓄勇气，又或许是约拿单的主动出击迫使他采取行动，但他最终决定遵照先知的指示行事。基比亚正是撒母耳命令扫罗攻取的非利士军队所在地，约拿单在那里的胜利使扫罗踏上了先知预定的道路。当非利士人因和约被打破而震怒时，扫罗吹响号角召集全民动员，宣告：“ 使希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 ”（撒上 13:3-4 ）

一些评论家指责扫罗在军事行动上鲁莽。戈登 · 凯迪将约拿单在迦巴的袭击比作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其结果是激起了大规模敌人的全面战争。 凯迪写道：“ 在发动侵略战争时，扫罗犯下了他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并为他的百姓招致了上帝的审判。”[6]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旧约圣战观念从不允许与占据以色列圣地的异教民族妥协；其次，扫罗此举正是他顺服上帝话语的命令的开端。信徒开始实践上帝所吩咐的永远不会错 —— 在这件事上，迟做总比不做好 —— 而扫罗当时正遵循他被膏立为以色列王时先知的话语。同样，虽然信徒和教会不应总是对我们的社会及其盛行的罪恶采取政治上的激进态度，但我们仍应效法扫罗和约拿单的勇气，公开反对偶像崇拜、严重的道德败坏和虚假。教会若以世俗手段追求文化胜利，便会陷入错误的军事主义。但若我们弱化上帝真道的见证，例如对堕胎、同性恋等争议议题保持沉默，这种与"非利士仇敌"妥协的行径，实则是对主的背叛。

6.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122.

诚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扫罗的行动或者可能是约拿单的英勇突袭，立即将以色列人带入绝境，正如顺服主有时会让我们陷入短暂的困境一样。但扫罗遵循的是上帝通过先知所吩咐的计划，因此他在基比亚发动的攻击最终将使以色列从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得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在疑惑时，我们应当始终简单地顺服适用于我们处境的上帝的话语。扫罗正是这样做的，尽管这使他遭到古今观察家的蔑视，但我们不能不将此举视为扫罗一生和统治时期的高光时刻。

扫罗失败，遭到斥责

非利士人以迅捷、凶猛且压倒性的军力回应扫罗和约拿单的袭击：“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撒上13:5）。这支庞大的军队远超以色列人所能应对的范围。即使我们将希伯来语中的‘千’理解为‘军团’（这很可能是合理的，即非利士人出动三十支战车军团），他们的军力也完全碾压了以色列人。结果，当扫罗吹响号角号召集结时，百姓纷纷以最快速度逃离战区：

>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迦得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13:6-7）

与此同时，扫罗已按撒母耳指示前往吉甲，开始为期七天的等待，直至先知抵达。这对扫罗本已动摇的信心无疑是严峻考验。他决心顺从耶和华，将上帝的信实置于这场考验之中，然而眼前似乎正酿成一场大灾难。尽管如此，扫罗仍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

七日”。就在这期间，“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并且“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撒上 13:8）。

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通过扫罗所运行的旨意？在临别的讲话中，撒母耳曾告诫扫罗和百姓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撒上 12:24），并铭记上帝为他们所行的大事。扫罗正试图这样做，但一切都在出错，如今他的毁灭似乎近在眼前。这是否意味着上帝从未打算让扫罗成功，所以主给了他一个足以将任何人逼至崩溃边缘的考验？此等设想实有损上帝的信实，更忽略了上帝早已明示的应许：只要扫罗顺服，就能得着祝福（12:14）。事实上，上帝确实会以严峻试炼来考验他的子民，将恩典赐给那些信靠他大能的人。摩西曾背对红海学习信靠耶和华 —— 上帝分开海水拯救百姓、覆灭埃及军兵。同样，扫罗若想看见上帝的救恩，也必须在试炼时刻信靠主。

然而这个考验对扫罗来说太过沉重。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处境：他所激怒的敌人正步步逼近，自己的军队却在不断溃散，而他只能枯等撒母耳前来献祭，以确认上帝将恩待他。换作是我们，会如何应对？面对现实困境时，是否也会忍不住抛开看似不近情理的顺服与信靠要求？当扫罗王决定亲自掌控局面时，我们多数人恐怕难以轻蔑视之：“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撒上 13:9）。

上帝的子民多少次因缺乏多一点的顺服而与胜利失之交臂！扫罗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在撒母耳即将抵达时崩溃献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上 13:10）。先知当即质问扫罗：“你做的是什么事呢？”（13:11）。这让我们想起亚当夏娃在园中犯罪后，耶和华对他们发出的问题（创 3:9-13）。如同亚当用无花果树叶遮羞，扫罗试图用宗教外衣掩盖自己的悖逆：

>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

> 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上 13:11-12 ）

如果我们对随后而来的严厉责备感到震惊，想象一下扫罗当时的感受。撒母耳回答说：

> 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上 13:13-14 ）

扫罗被提醒， 正如我们也需要被提醒： 上帝看重的是内心的动机。扫罗完全未能领会的是，品格才是关键所在，而在这方面，他已被称量，显出亏欠。

根据撒母耳所言，扫罗若遵从这一简单考验，他的王国本会蒙耶和华悦纳并永远坚立。我们必须按字面理解这一宣告，无论其实现的可能性多么渺茫。由于扫罗未能遵行上帝的话语，他的王朝将无法延续。这是耶和华弃绝扫罗的开端，此后扫罗当视自己的统治为非法。至少，撒母耳的责备意味着扫罗无法建立永续的王朝，他的国度不会永远坚立。

为何上帝会因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过失就弃绝扫罗？或许有人认为扫罗的行为堪称“ 近乎顺服 ”，值得些许赞许。他不是“ 几乎 ”顺服了吗？难道这在上帝面前毫无价值？撒母耳对扫罗的回答表明，上帝所要的并非三心二意的半吊子顺服，耶和华寻求的是“ 合他心意的人 ”（撒上 13:14 ）。这句话可作双重理解，又或许本就该如此解读。一方面，上帝渴望一位全心信靠他的君王。扫罗的悖逆暴露了他内心并未全然归向上帝的问题，因此他才以为“ 近乎顺服 ”就能令耶和华满意。“ 合他心意 ” 的另一层含义是：上帝渴望立一位他亲自拣选的君王。扫罗不过是百姓不信

之时所求“像列国一样”（8:5）的王，是出于不信之民的选择。上帝却渴望立一位他亲自选定的君王，其心能以信心和顺服向耶和华献上真实的敬虔。

扫罗之罪的教训

扫罗的罪究竟是什么？表面看来，他越权献祭是直接原因，因为唯有受正式任命的祭司才能献燔祭以求得上帝悦纳。但考虑到扫罗当时面临的危急国势，上帝是否可能更看重献祭仪式的规范性，而非扫罗急需整军备战的迫切性？答案是：“确实如此。”祭司体系的献祭比君王的军事行动更为重要。我们在敬拜中的行为，显明对上帝本质及其旨意的认知，因此敬拜中的顺服理当成为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扫罗所亵渎的祭物是神圣的，关乎神圣之事 —— 包括上帝对世人罪的忿怒，以及基督为赦免我们所做的赎罪之工。客观而言，上帝被正确敬拜的重要性，远超过以色列在战争中存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扫罗若遵从上帝的命令，本可获得全能者的帮助，他便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抵御一切仇敌。撒母耳岂不是特别警告过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敬畏耶和华吗（撒上 12:24）？威廉·布莱基写道：“上帝愿意像过去一样保护和治理他的百姓，只要他们以应有的态度对待他和他的约。”这一认识“本应使扫罗在此危急关头格外谨慎，严格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7]

撒母耳责备中的几个方面同样适用于我们。首先，我们注意到扫罗的愚昧在于违背耶和华的诫命。箴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 3:5）。扫罗擅自献祭正是违背了这一准则。在当时情况下，这在他看来是最佳选择，甚至是必要抉择，即便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但违背上帝的命令从来都不是正确的，他统管万有，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这一真理同样适用于当今基督徒在育

7.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10 (emphasis in original).

儿、恋爱、婚姻及时间金钱管理等事务上的抉择。当社会鼓吹子女独立时，而圣经却命令子女要顺从父母。世人赞扬约会中的放纵情欲，上帝却要求守贞与自制。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如此。当世俗观念与上帝的话语，尤其是其中明确的诫命相冲突时，这些观念应被视为危险的愚妄。正如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当我们的“ 智慧 ”引导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时，这话同样适用于我们：“ 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撒上 13:13 ）。

其次，我们看到顺服上帝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扫罗之所以违背上帝的命令而犯罪，是因为他违反了撒母耳传达给他的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通过圣经领受上帝的话语。有些人抱怨说，尊崇圣经就是把圣经当作偶像。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敬拜和顺服上帝的方式就是遵守圣经的教导。扫罗正是因为对上帝的话语缺乏敬畏之心，才受到主的责备。

第三，撒母耳提醒我们，若想成就上帝的工，就必须依照上帝的话语而行。扫罗并非在推行自己的议程，他是在为以色列抵御敌人。那么问题何在？问题在于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侍奉上帝，因此遭到主的责备与弃绝。今日的基督徒和教会若效法源自娱乐界与商界的世俗模式来调整教会敬拜方式或教会增长计划，而非忠实地应用圣经所教导与示范的服侍样式，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后果。

第四，我们或许会认为撒母耳以及上帝对扫罗的责备过于严厉。但这个例子表明，我们眼中的微小疏忽，常被上帝视为内心不专一的重要标志。上帝察看人心（撒上 16:7 ），而我们生命中那些微小之事，往往最能显露内心的真实态度。

扫罗的绝望困境

当扫罗离开撒母耳时，整个场景弥漫着绝望。事态全面失控，甚至连扫罗属血气的敬虔之举也适得其反。在吉甲的使命遭遇失败与斥

斥责，扫罗回到了军中。当他清点剩余能对抗非利士大军的兵力时，发现仅剩不足一个团的规模，“ 约有六百人 ”（撒上 13:15 ）。这支微弱的力量仍驻扎在他们先前战胜非利士人军营的迦巴战场上，而敌军已分散兵力全面控制民众：“ 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书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仑去，一队往洗波音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 ”（撒上 13:17-18 ）。

与此同时，非利士人在扩张对以色列城镇的占领后，进一步强化了控制：

> 那时，以色列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 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磨锄和犁要收二分之一舍客勒，磨斧和铲要收三分之一舍客勒。（英译））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齿叉、斧子并赶牛锥。（撒上 13:19-21 ）

这些文字描述了一个可悲地沦为农奴的民族，他们甚至被剥夺了维持自身经济的基础，唯恐对征服者构成军事威胁。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屈辱状态下，扫罗因他可怜巴巴地试图服从上帝命令而遭受的讥讽。今日，人们可能会抱怨说：“ 这就是狂热信奉圣经的下场！” 因扫罗失败的顺服尝试，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上帝的荣耀也蒙受更大羞辱。本章结尾处，扫罗被困在他攻占的驻军堡垒中，国家再度彻底臣服，百姓甚至被剥夺抵抗能力，“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 ”（撒上 13:22 ）。

扫罗万万没想到，主的援助近在咫尺，上帝即将出手打击压迫者来拯救他的子民。扫罗或许辜负了主，但他仍是以色列的王 —— 无论多么名不副实 —— 而以色列终究是主的选民。正如天使对后世的以色列人所言：“ 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亚2:8 ）。亦如使徒保罗在患难中领受的恩言：“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林后 12:9 ）。

合上帝心意

撒母耳记上 13 章最著名的论述，是撒母耳关于上帝渴望寻得一个 “ 合他心意的人 ” 的教导。撒母耳对扫罗说：“ 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上 13:14 ）。

这番话预示了大卫将被选立为王，但根本上是对上帝旨意的普遍宣告。上帝正在寻找 “ 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这正是上帝在世间所寻觅的：对他旨意的顺服。真正的君王与领袖，需通过忠心的顺服与侍奉才能得蒙上帝的悦纳。

这向我们展示了扫罗所受考验的重要性。上帝给了他一个成为这种人的机会：在扫罗所经历的压力下，他对上帝的倚靠将受到考验并显露出来。如果扫罗能坚守上帝的话语，即使他的追随者四散而逃，非利士人以强大军力进逼，这种坚忍将表明他的心完全归向主。然而事实是，扫罗的考验揭示了相反的结果，即他被证明不适合治理上帝的子民。

扫罗的考验并非主所给予的第一个此类试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第一次的试炼记载于圣经开篇，当亚当代表全人类经历类似的试炼时：

>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 2:15-17 ）

如同扫罗一样，倘若亚当能在撒旦诱惑的胁迫下守住这约，那么上帝对扫罗所说的话也必适用于亚当：“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撒上 13:13 ）。但亚当未能通过考验，使我

们人类陷入罪的诅咒之下，而上帝仍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随着我们继续研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将看到大卫至少暂时回应了上帝的寻找， 他被立为合上帝心意的君王。无论是面对与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争战（撒上 17 章），还是在亚杜兰洞中与扫罗王的遭遇（撒上 24:6 ），大卫都在极大压力下顺服了上帝的话语。在此，蒙恩得救的罪人大卫，预表了他那位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 —— 因完美遵行上帝的律法而承受上帝永恒国度宝座的那一位。上帝因此应许建立大卫的家室为永恒国度，不是藉着有罪的大卫，而是藉着上帝将要赐下的那位圣子：“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撒下7:12-13 ）。那位圣子、永恒的君王后来降生，应验了上帝对大卫故乡伯利恒的预言：“ 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 5:2 ）

新约显明了这位应许之子，就是真正完全合上帝心意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如同扫罗王，耶稣以严峻考验开启了他的服侍：在旷野受试探。当他的儿子在撒旦的试炼中尊崇父神，通过顺服上帝的话语通过每一项考验时，天父的心必得极大喜悦：“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 ”（路 4:4，引自 8:3 ）；“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 ”（路4:8，引自申 6:13 ）；“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 ”（路 4:12，引自申 6:16 ）。

耶稣作为合上帝心意之人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位从永恒宝座上稳固掌权的君王。希伯来书1:8-9 欢然宣告：“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引自诗 45:6-7 ）。此外，藉着耶稣的公义，我们得着一位中保，他以自己完全的顺服使亚当堕落的子孙与上帝和好。保罗阐释道：“ 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

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 5:18-19）。这表明耶稣是“代替我们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神学家称之为基督的“主动顺服”——他完美地代替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律法。当我们凭信心投靠耶稣时，就得着这样的安慰：尽管我们的罪本应使我们永远与上帝隔绝并承受他的忿怒，但基督在世时的主动顺服与十架上的赎罪牺牲，使我们得以重回慈爱天父的怀抱。

因此，耶稣的顺服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确立了典范。他引导我们效法他的样式，使我们能借着顺从上帝的话语，并靠着耶稣所赐圣灵的大能，在他里面成为合上帝心意的男女：“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 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来 8:10，引用耶 31:33）上帝在他君王之子耶稣的跟随者身上所做的工，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男女。当我们信靠上帝时，就无需惧怕世上的非利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同上帝所喜悦的爱子，同样是他眼中的瞳人，若非为着我们得救的益处，他决不容许任何事物伤害我们。

18

不在乎人多人少

撒母耳记上*14:1–23*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撒母耳记上 14:6)

撒母耳记上第 14 章向我们介绍了圣经中最美好的人物之一 —— 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约拿单并非撒母耳记上的主要人物，但他在众多不同情境中扮演重要角色，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他。在这些记载里，约拿单从未展现丝毫恶行；他总是凭着无畏的信心行事，对主及其仆人怀有炽热的忠诚。我们深知约拿单必是罪人，但在圣经的描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基督徒男子气概闪耀的典范，彰显了忠实的友谊与对主事业的献身。

信心的对比

撒母耳记的作者常藉对比手法阐明主旨。将两个人物并置，

通过平行叙事凸显信与不信、美德与罪恶的冲突。本章中，两位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是扫罗王与约拿单。

首先，扫罗王“在基比亚的尽边， 坐在米矶仑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得。（亚希突是以迦博的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 以利从前在示罗作耶和华的祭司）（撒上14:2-3 ）。这段描述勾勒出一幅官方灵性萎靡的图景。扫罗曾试图代表上帝领导民众，却彻底失败。他对非利士人的首次袭击招致对方大规模报复，而他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导致被耶和华弃绝（13:13-14 ）。他当前的处境正反映了这两重可悲现实。面对数量与装备均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扫罗被困在首都郊外，仅剩六百士兵，根据撒母耳记上 13:22 记载，这些人甚至连基本的刀枪武器都匮乏。因此，扫罗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约拿单能悄然离营未被察觉，暗示扫罗的追随者士气低迷到连基本岗哨都未布置。

在属灵层面，扫罗的处境更为糟糕。他依照传统，在一棵显赫的树下或树旁设立王座，组建了自己的朝廷。随侍在侧的是扫罗的皇家祭司，一位身着神圣以弗得（缀有寻求耶和华旨意的乌陵和土明的圣袍）、出自大祭司血脉的正统后裔。表面看来一切妥当，直到我们得知这位祭司的身份：亚希亚，他是被弃绝且遭咒诅的以利家后裔，恶人非尼哈的孙子，那位 “ 荣耀已离去 ” 的以迦博的侄子。这些细节并非随意插入圣经文本，而是为了揭示扫罗的真实境况。正如戴维 · 乔布林所言：“ 当自己的王权荣耀消逝后，除了与 “ 荣耀离去 ” 的家族后裔为伍，我们还能期待扫罗身处何地？ ”[1] 扫罗摒弃了撒母耳充满活力的指引，转而倚重以利家那已蒙羞的谋士，就此迷失了方向，只能徒劳抓住他支离破碎的公信力残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约拿单不让自己被王室侍从环绕，而是仅与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同行。约拿单是以色列军队中除扫罗外唯一拥有正当作战装备的。他并非将剑收入鞘中以求安

1. 引自Bill T. Arnold, 1 & 2 Samu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209.

全，而是以无畏的信念挥舞它。当扫罗静坐时，约拿单在行动。扫罗看似敬虔却无所作为，未能获得主的帮助时，约拿单凭信心出征，却得到了上帝的大能援助。“扫罗作为统帅因恐惧导致的悖逆公开羞辱了主，而战士约拿单则以无惧的信仰为耶和华带来荣耀。”[2]

凭信勇敢

约拿单这番壮举为百姓成就了如此伟大的拯救，而这一切都始于这位王室公子最朴素的初心：为耶和华和他的子民有所作为。“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撒上 14:1）。约拿单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是厌倦了无所作为，便出去寻找采取行动的机会。

对峙的两军驻扎在耶路撒冷以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谷两侧，那里的斜坡地势尤为险峻。或许正是这艰难的地形，促使扫罗将部队撤退至此，也解释了为何非利士人满足于围困而非强攻以色列人。约拿单前去探查时所见如下：“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播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迦巴相对”（撒上 14:4-5）。这两座山峰的名称，播薛（意为“光滑”）与西尼（意为“多刺”），暗示了其难以攀援的特性。在陡峭的岩壁之间，苏威尼特干河切割出狭窄深邃的沟壑，延伸向约旦河。简言之，任何军事评估都会判定通往双方营地的路径均属天险。[3]

显然，两军将士都认为此局势为绝境，认定不能采取有效战争行动。但约拿单却不这么想。他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当别人只看见

2.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155.
3.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12.

重重阻碍时，他总能发现转机。因此，约拿单对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撒上14:6）。

约拿单大胆行动的背后，是他信心中一个朴素的信念：“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换言之，约拿单意识到拯救不在于人的因素，而唯独在于上帝的恩典与大能。若耶和华喜悦使用约拿单为以色列赢得胜利，那么敌军的数量或地形的险恶都无关紧要。他的信心不依赖于有利的环境，而是仰望上帝及其大能。

约拿单从何处获得这种对上帝的大胆认知？答案或许来自多年来上帝与其子民互动的历史记录。士师时代的整个记载，即以色列近代的历史表明，当耶和华喜悦拯救以色列时，他完全可以藉着少数勇士甚至一位勇敢的信徒来成就。以笏曾独自进入摩押王伊矶伦的堡垒，击杀压迫百姓的仇敌（士3:16-30）。随后兴起的是珊迦，“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3:31）。

最著名的或许是上帝通过基甸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米甸人压迫下的境况与他们现今在非利士人手中的困境相似：“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因为米甸的匪徒会下来抢夺他们所有的庄稼，赶走他们的牲畜，使地荒凉（士6:2-5）。扫罗现今的营寨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建造的。基甸本人当初也藏在酒榨里，直到耶和华的使者呼召他出来领导以色列。在基甸第一次出击、捣毁巴力祭坛后，有三万二千以色列人响应他的号召聚集起来。但耶和华认为人数过多，不利于他的计划，于是有二万二千人离开。这仍然太多，耶和华便让他们到附近的水边接受考验：凡用手捧水舔着喝的可以留下；跪下直接喝水的则要回家（7:5-6）。这样，人数减至仅剩三百名精锐以色列战士，而耶和华就用他们彻底击溃了庞大的米甸军队。

本章与基甸战胜米甸人的事迹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约拿单或许正是联想到那段往事，并由此得出结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撒上 14:6）。

这种对比启示我们：强化信心的方式之一，是思考自身处境与圣经人物的呼应关系，并铭记上帝如何拯救古时的子民。当摩西和以色列人被法老军队逼至红海边时，耶和华分海开路使百姓穿越，又使海水淹没追兵；同样，今日上帝也常为受困的子民开辟意想不到的出路。亚述王西拿基立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时，希西家将敌人的讥诮带到耶和华面前祷告，上帝便差遣天使击杀十八万五千亚述军兵（赛 37:36）。如今，“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 5:16）。更早之前，约瑟因拒绝与主人妻子行淫得罪上帝，反遭诬陷下入法老监牢，上帝不仅安排他获释，更借此试炼将他擢升至国家高位。我们同样应当相信：上帝会使用我们的苦难彰显其恩典与大能。这些以及圣经中许多其他事例，都能在今日上帝子民或大或小的境遇中找到对应，足以点燃我们勇敢无畏的信心之火。

约拿单回顾士师们的榜样，将信心聚焦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决心让自己成为主所用的器皿。他显然清楚以色列军队士气低落，便主动出击，要看看主是否会借他扭转局势。这正是当今教会亟需的那种勇敢行动。约拿单在寻求推进上帝与他子民的事业时，将个人主动性与对主赐福的信靠盼望完美结合。

当今教会面对重大需求时，太容易也太过普遍地选择不作为：等待人员扩充、资金充裕、会众增长，还要等待宗派批准。就像石榴树下的扫罗，这类基督徒总会觉得挑战过于艰巨而不敢行动。基督徒更应勇敢行动，即便深知若不得主帮助就可能（甚至必然）失败，却仍确信上帝常喜悦赐福给凭信心采取的大胆行动。

威廉 · 克理以他的信息激发了一代人的宣教热忱：“ 为上帝做大事，向上帝求大事” 克理本人克服了巨大阻力与官方阻挠，成功开启了印度首次宣教。同样，威廉 · 威尔伯福斯直面英国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势力，誓要废除奴隶贸易。乔治 · 穆勒目睹十九世纪英格兰孤儿的悲惨境遇，这看似是无解的难题，他却凭借祷告的力量，成功在基督教环境中抚养并教育了逾两万三千名孤儿。如今，正是因着这些如约拿单般勇敢、全心信靠上帝的信徒，基督徒们正回应非洲艾滋病与孤儿危机，应对美国意外怀孕的泛滥，并冒着生命危险将上帝恩典的福音带入穆斯林地区。

约拿单提醒我们：基督徒无需等到祷告得着答案，就当凭信心勇敢行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坚信那位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的上帝。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心，基督徒才敢为上帝行大事，震动列国。所有基督徒都当敢于为上帝勇敢而活，时刻坚守真理，为基督及其救恩福音作见证。威廉 · 布莱基写道：“ 一切属灵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我们寻求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并将自己献与他，让他照自己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并藉我们成就他看为美善的事。”[4]

凭信得胜

我们必须认识到，约拿单并非在为自己争取上帝救赎计划中的特殊地位。他没有像基甸那样将斗篷披在自己肩上，而是简单地说：“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 （撒上 14:6 ）。约拿单是将自己献给主，而非向主索取。这样的信心常会吸引忠心的追随者，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就热切地回应：“ 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 （14:7 ）。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28.

当二人接近非利士人所在的山谷时，约拿单提出一个决断方案：“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撒上14:8-10）。

这是否意味着约拿单预先或临近非利士人时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经文并未表明这一点，不过联想到基甸的羊毛试验（士6:34-40），约拿单可能是在求问耶和华帮助的兆头。此外，约拿单很可能将这种求兆头与军事策略相结合，若非利士人允许他经由狭窄险径进入其阵营，他便有机会在人数优势难以发挥的地形逐个击破敌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有名言：“信靠上帝，但保持火药干燥！”同样，约拿单虽仰望上帝的帮助，但他也深知，这帮助必以增强其军事优势的方式临到。今日的类比可能是：我们在祷告中祈求事工或见证的突破口，既热切期盼在初期的果效中看见上帝作为，又随时准备跃入上帝所赐的机会。约拿单所求的征兆本质上是祈求耶和华赐他军事优势，因着对上帝帮助的确信，他在时机来临时便敢于采取大胆行动。

根据这一计划，约拿单和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撒上14:11）。傲慢的非利士人看见仅有的两名以色列士兵，便讥讽道：“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14:11）。而这正是约拿单希望通过这次大胆进攻来洗雪的耻辱。果然，“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14:12）。非利士人怎能不嘲笑以色列人呢？他们除了怯懦，何曾展现过别的？但约拿单却欣喜若狂——上帝已赐下兆头！他对同伴喊道：“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14:12）。

现在想象约拿单，当他开始对非利士人的高地发起两人的突袭。他向哨兵们现身之后，便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开始“爬上”（撒上

14:13）那陡峭的崖壁。与此同时，非利士人已回归日常，毫不担心这两名男子会从这条意想不到的路线发起威胁。但就在约拿单翻越名为“光滑”的悬崖顶端时，趁非利士人还未反应过来，他的剑就已劈向他们。这位以色列英雄逐一击倒敌人，拿兵器的随从紧随其后给予致命一击。很快，“有二十人再也无法教导希伯来人任何教训了”。[5]

由此可见，敢于凭信心行动往往能赢得胜利。约拿单的突击行动本可用纯粹人为因素解释：一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袭击者通过险路突袭，瞬间取得优势。但约拿单绝不会认同这种观点。他的神学视角立刻得到了上帝更戏剧性的印证：“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兢，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兢，地也震动，战兢之势甚大”（撒上 14:15）。值得注意的是，约拿单的进攻引发了非利士全军恐慌；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帝以地震使这种“战兢之势甚大”。军事史上不乏侧翼袭击击溃大军的案例，但从未有一例是由单兵与持兵器者完成的！这正是上帝与约拿单同工的明证，如同他从前与基甸同在一般：使以色列仇敌心智混乱，在惊恐中溃逃。

信心的集结

约拿单的信心赋予他无畏的勇气。这信心为上帝的子民赢得了一场重要胜利。此外，约拿单的信心成功凝聚了以色列全境消沉的民心，激励整个民族奋起行动。信心敢于冒险，信心常获胜利，信心更能集结上帝的子民。

想到这里，场景转回扫罗的营地：“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撒上 14:16）。

5. Davis, 1 Samuel, 114.

这些哨兵先前未能察觉约拿单的离开，但此刻非利士人溃逃的混乱场面，就连他们也看得一清二楚。扫罗随即追查责任人：“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14:17）。清点结果显示约拿单和他的拿兵器的人已不在营中。

此刻，我们再次看到扫罗与其子之间的鲜明对比。扫罗无疑记得先前因未遵循正确程序处理与耶和华相关事务而陷入的困境。他也深知以色列人出征必须通过大祭司获得上帝的确认（申 20:4-5）。“扫罗对亚希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撒上14:18）。可以想象扫罗焦躁踱步，目光时而投向祭司，时而望向约拿单正在追击非利士人的山谷。最终，“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14:19），意指停止求问仪式。上帝没有回应扫罗，而祭司的仪式耗时太久！按圣经标准，这种中断神圣程序的行为再次证明扫罗属灵上的无能。戈登·凯迪一语中的：“扫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应当在‘适当时候’表现得‘虔诚’并遵守某些惯例，但内心缺乏深刻信念。他利用宗教，而非活出对主的真实信仰。”[6] 扫罗的形式化宗教与约拿单勇敢的信心何其迥异！

但即便是扫罗王的无能，也未能阻挡以色列人那日得胜的浪潮。约拿单的信心激励了扫罗，使得这位君王率领全军奋勇出击（撒上14:20）。非利士营中原有一些先前投靠敌军的希伯来人，此刻却转而与约拿单并肩作战。同样地，“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14:21-22）。约拿单的信心赢得了何等辉煌的胜利！他不仅战胜了非利士人，更将以色列人重新带回耶和华的阵营。多少时候，仅仅一人之信就能重燃众人的信

6.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133.

心！确实，教会永远不乏像约拿单那样凭信心勇毅前行的榜样，他们以上帝的大能为倚靠，激励他的子民放胆而行。

最重要的是，约拿单的信心带来了耶和华的帮助。此处我们再次看到约拿单与基甸的相似之处。当基甸率领的小股部队手持火把、听令呐喊包围米甸军队时，米甸人惊慌逃窜，甚至在混乱中自相残杀。同样，约拿单蒙上帝加力的突袭也使非利士人陷入自毁性的混乱：“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惶乱”（撒上 14:20）。起初的惨淡事实是以色列全地只有扫罗和约拿单拥有刀剑。但当扫罗将佩剑收入鞘中时，约拿单却凭信心将他的剑献予耶和华。作为回应，耶和华使以色列所需的一切刀剑尽数投入战场 —— 甚至让非利士人挥刀自戕。当约拿单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14:6）时，他的信心确实得到了回报。

一人与上帝同行

这段经文以恰当的结语收尾：“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撒上 14:23），将敌人远远驱散。诚然赞美理应归于独一的上帝，若非主赐下约拿单的信心、应允他的祷告，并借他那看似自取灭亡的突袭击溃整支敌军，这一切又如何可能？但我们仍被邀请来思考年轻约拿单的信心。我们是否像他一样相信，当上帝介入时，环境并不决定结局？我们是否相信上帝能在我们的处境中动工：为福音事工开启门户，为服侍供应资源，在注定失败之处赐下他的大能带来成功？若我们真信这些，就不会在敌基督的浪潮席卷我们这世代时，消极地陷于绝望。我们不会效法扫罗的袖手旁观或实用主义、无原则的宗教行为。相反，若被约拿单的信心激励，我们将如他一般献身于主的服侍，主动踏入行动现场，祈求主赐下机遇与力量，并跃入他所预备的机会中，深信他的恩典必使我们刚强。

在苏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约翰 · 诺克斯是为上帝挺身而出的代表人物。这位苏格兰宗教改革福音的早期追随者，曾与受迫害的福音传道者并肩作战，几度死里逃生。流亡日内瓦期间，他在约翰 · 加尔文的牧养下信心日益坚固，亲眼见证了上帝改造整个社会的大能。重返故土后，他勇往直前地推进宗教改革事业：广传福音信息，激烈反对当时盛行的宗教堕落现象。在他的引领下，苏格兰终于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黑暗中破晓而出。

约翰 · 诺克斯何以成就如此伟业？他本人曾以令人铭记的言辞给出答案，援引了忠信者约拿单的先例。诺克斯宣称：“ 与上帝同行者，一人即是千军。” 约拿单正是如此：仅携一名同伴，却因全能上帝的雷霆之助，击溃了来犯的浩荡敌军。

今日，当那些为福音真理与恩典而战的男女，以上帝的大能挺身而立时，上帝将要成就何等作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除非我们像约拿单那样，迈步进入世界，将自己献给上帝，相信他既能借少数人也能借多数人施行拯救，并宣告：“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撒上14:6 ），正如他曾多次为那些勇敢的子民所行的一样。约拿单的榜样激励我们在奉献上勇敢无畏，在全球宣教、植堂及其他福音拓展事工上坚定委身。它呼唤我们作为教会和基督徒个体，勇敢为福音作见证；它强有力地宣告，我们当挺身对抗罪恶权势与抵挡当代属灵黑暗蔓延的立场。让我们不要坐在树下，因邪恶而沮丧。让我们凭信心前行，深知与上帝同在，我们必成多数，因为若这是他恩典的旨意，那么“ 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 （ 14:6 ）。

19

扫罗的愚行

撒母耳记上*14:24–46*

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

（撒母耳记上14：24）

在19世纪50年代，约翰·班瓦德的名字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作为当时全球最负盛名的画家，以其创新的动态全景画生动展现美国西部风光，由此积累了惊人财富。从欧洲凯旋归来后，他在纽约长岛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温莎城堡复制品，以此庆祝阶层的跃升。有传记作家这样描述他："当世数百人以及狄更斯、朗费罗、维多利亚女王等名流都对他赞誉有加，其艺术造诣、财富与社会地位看似坚不可摧。"[1] 然而转瞬之间，班瓦德便倾家荡产、声名狼藉。究竟发生了什么？《班瓦德的愚行：十三个未能改变世界的失败者故事》一书揭示，这位画家犯下了致命错误，将全部资金与声誉押注于一场远超自身掌控能力的冒险。他在

1. Paul Collins, Banvard's Folly: Thirteen Tales of People Who Didn't Change the World (New York: Picador, 2002), 1.

纽约市兴建巨型博物馆，与传奇演出经纪大师P·T·巴纳姆展开正面较量。在这场对决中，班瓦德屡遭压制，直至其博物馆倒闭、财富崩塌，他的愚行彻底暴露无遗。

若将研究范围延伸至古代世界，为班瓦德等人撰写兴衰史的传记作家保罗·柯林斯，恐怕再难找到比以色列国王扫罗更典型的案例。论及极端且自我毁灭的愚行，鲜有人能超越扫罗。撒母耳记上14章完整记载了这位君王愚蠢的决策与国民威望的崩塌，这段警示录提醒我们：唯有怀着谦卑祷告的心遵行上帝话语的教导，方能得着智慧引领。

扫罗的愚昧誓言

扫罗愚昧对以色列的影响体现在第 14 章前半段与后半段的转折中：“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 …… 因此这日百姓……就极其困惫”（撒上 14:23-24 ）。[2] 前句指约拿单蒙上帝赐福的英勇突袭，后句则源于扫罗对领导权的僭越。扫罗的行径几乎令以色列反胜为败，他的愚昧使非利士人得以从惨败中幸存。

约拿单的英勇突袭使非利士人惊慌失措地从战场上溃逃。此时需要一场无情的追击以彻底歼灭敌军。为此，扫罗从恐惧的萎靡中振作起来，下令激励士兵。“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撒上 14:24 ）。

经文未明确说明扫罗立此誓约的具体动机，但有两种可能性最大。其一，这位君王可能确有合理考量：若以色列士兵为掠夺敌军营地中的食物和财物而分心，追击非利士人的行动将会延误。古代士兵需自备粮饷，因此战斗中分心掠取战利品的诱惑确实存在。扫

2. 希伯来语 *waw* 出现在名词前时，赋予第 24 节分隔作用而非连接作用。因此，作者并非延续前文叙事，而是通过这节引言开启新段落以阐明主旨。

扫罗希望全军持续进攻彻底歼灭敌人，而非耽于掳掠。

若这真是扫罗的本意，那么他的誓言就愚蠢而严苛 —— 既禁止士兵进食，又用誓言约束他们。马太 · 亨利嘲讽扫罗的誓言是失策的，“ 因为即便争取了时间，却削弱了追击的力度 ” ；也是专横的，“ 禁止他们宴饮本值得称赞，但连饥饿时尝一口都不允许，实在野蛮 ” ；更是亵渎的，“ 竟用诅咒和誓言来强化禁令。难道除了革除教籍，他就找不到其他方式来维持军纪了吗？ ”[3] 正是因扫罗这愚蠢的誓言，“ 这日百姓……极其困惫 ” （撒上 14:24 ）。

当我们结合扫罗最近的经历来考量时，他立下誓言的深层动机便更显合理。自从因在犯了吉甲擅自献祭的罪过被撒母耳拒绝后，扫罗的宗教热忱日益增长。在与非利士人开启战端的首场战役后，撒母耳曾命令这位国王前往先祖会晤之地等候七日，待先知到来主持献祭以求得上帝恩典。然而期限将至时撒母耳仍未现身，军事形势又每况愈下，扫罗便冲动地违背上帝之命自行献祭。为此撒母耳斥责扫罗，并宣告耶和华已废弃他的王权（撒上 13:8-14 ）。遭受斥责后，扫罗表面上愈发虔诚，内心却越发刚硬莽撞。例如当约拿单发起突袭后，扫罗先是寻求上帝旨意，却在上帝沉默时急躁地打断祭司求问（ 14:18-19 ）。这种对宗教仪式的重新重视还体现在另一个事例中：扫罗命令以色列士兵在作战期间禁食，这或许是他试图重新赢得默然不语的上帝眷顾的举措。

圣经对扫罗轻率誓言的评论通过一个涉及他儿子约拿单的插曲呈现，约拿单是本章的英雄人物。当时约拿单正率领先锋部队追击溃逃的非利士人。当约拿单和跟随他的士兵来到一片森林，那里

3.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77.

“ 有蜜在地上 ”（撒上14:25 ）。显然，此处的蜂巢极为密集，以致 “ 有蜜流下来”（ 14:26 ）。扫罗的士兵因惧怕誓言的威胁，强忍饥饿痛苦地穿行而过。“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蘸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 ”（ 14:27 ）。这并非叛逆之举，约拿单的战斗热忱始终未减。事实上，蜂蜜立即对他的战斗状态产生了积极影响：“ 眼睛就明亮了 ”（ 14:27 ）。正当约拿单因这新能量而精神焕发时，一名士兵拦住他说：“ 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 ”（ 14:28 ）。

约拿单直言不讳地回应道：“ 我父亲连累你们了 ”（撒上 14:29）。这句话极具挑衅性，因为圣经此前正是用同样的术语描述那些因犯罪导致以色列失去上帝祝福的人。在约书亚记中，亚干因从耶利哥偷取当灭之物而 “ 连累 ” 以色列（书 7:25-26 ）。约拿单深谙父亲的心意与动机，他明确指出正是父亲的罪与愚昧阻碍以色列在战争中获得上帝的全备祝福。这正是扫罗誓言的实际后果——因 “ 百姓就疲乏了 ”（撒上 14:28 ）。约拿单痛心疾首地感叹：“ 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 ”（ 14:29-30 ）

作为一位属灵领袖，扫罗犯了一个错误：他对上帝子民的要求超过了上帝本身的旨意 —— 他竟在战斗中途强令禁食。更甚者，扫罗这些违背圣经的要求导致了非故意的恶果（正如额外添加的宗教要求常会引发的后果！）。威廉 · 布莱基评论道：“扫罗在此刻强施禁食是残忍的，尤其作为军队统帅，他本应全力保障士兵的舒适。”[4] 扫罗的例子警示父母们：苛刻无情的命令，尤其是以宗教虔诚为名的要求，只会让孩子对父母的管束和信仰心生怨恨。同样，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33.

教会领袖若自行发明圣经以外的行为准则，其对福音事业的阻碍往往大于推进。

扫罗的愚蠢命令

扫罗愚蠢誓言引发的意外恶果之一，是其饥饿士兵违反以色列饮食条例的罪。尽管体力不支，以色列人仍从密抹追击敌人到亚雅仑（撒上 14:31），在崎岖地形跋涉二十英里。至日落时分，士兵们饥饿难耐，便“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问题在于他们“肉还带血就吃了”（14:32）。因血象征生命，以色列人不可食用未放血的肉（通常通过悬挂肉类完成：参见利 19:26）。此外，“动物的血是献祭时赎罪的要素”，故以色列人不可食用含血部位（参利 17:10-14）。[5]

扫罗再次渴望通过外表的宗教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这是展示自己宗教虔诚的绝佳机会。因此，当得知“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撒上 14:33）时，扫罗立刻热切响应。他斥责那些因自己誓言而绝望违抗上帝律法的士兵为“有罪了”，并立即采取行动。他命令所有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这块巨石是扫罗滚入营中的。他告诫众人：“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最终，在禁食引发军队犯罪后，扫罗设立了正规的宰牲设施，“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14:34）。

因表面宗教仪式的成功而得意，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很可能使用了先前宰杀动物的那块石头。经文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撒上 14:35）。亨利睿智地评论说：“扫罗虽已背离上帝，此刻却开始大筑祭坛。就像许多人那

5.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374.

样，当失去敬虔实质时，反而对宗教形式表现出狂热。”[6] 在所有这些行为中，扫罗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悔意、为罪忧伤或真正热忱尊崇耶和华。“他只感到自己作为王的利益受到威胁。正是这种自私动机驱使他决心表现得更加虔诚。”[7]

自觉重振旗鼓后，扫罗提议对非利士人发起新一轮行动：“我们不如夜里下去攻打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撒上 14:36）。考虑到军队的疲惫与明显涣散的士气，这道命令的明智性值得商榷。此外，该计划与他白天的命令几乎背道而驰——此前他严禁士兵进食，唯恐掳掠非利士人会影响追击；如今却以抢夺战利品作为夜袭的动机。

扫罗是一个渴望成功的人，却缺乏坚定深刻的信念指引。士兵们以与这种领导风格相称的犹疑态度追随他：他们回应道：“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撒上 14:36）。这与约拿单的拿兵器的少年人因受勇士一般的王子鼓舞而发出的誓言形成鲜明对比。扫罗接连发出愚蠢的指令，永远听不到人们曾热切对他儿子说的话：“我必……与你同心”（14:7）。扫罗与约拿单的事例告诉我们，真正的属灵领导力不仅需要权宜的机会主义和表面的宗教仪式，上帝的子民更应被始终如一、充满激情且坚守原则的真圣经信念所引领。

扫罗愚昧的挈签

此前，我们听到约拿单对父亲权宜之计的愚昧感到沮丧。此刻，另一位最接近君王的人也开始质疑其命令的明智性。那位祭司——可能是大祭司亚希亚——说道：“我们当先亲近神”（撒上 14:36）。这是他委婉地建议在执行扫罗计划前先求问耶和华。扫罗或许从最近的宗教仪式中获得新希望，同意寻求上帝的启示：“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

6.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2: 277.
7. Blaikie, First Samuel, 230.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日神没有回答他”（14:37）时，他心中那份挫败与愤怒。

我们并不确切知晓乌陵和土明（大祭司用以求问上帝旨意的器物）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其具体运作方式。推测起来，它们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签，而根据此处的例子，它们不仅能回答“是”与“否”，还能表明上帝未给予启示。试想这一失败对扫罗军队的影响：他们正待命发动新一轮进攻，却目睹上帝对他们的君王兼大祭司保持沉默！上帝拒绝给出预兆，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上帝拒绝与扫罗或亚希亚对话，使君王的宗教虔诚沦为公开笑柄。扫罗显然认为有必要为这次失败提供解释，他想起以色列早先因亚干的罪连累全族的教训（约拿单当日早些时候也曾提及），便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撒上 14:38）。难道扫罗竟硬着心肠至此，拒绝承认自己才是招致上帝不悦的根源？更可能的是，正如其行为所示，扫罗对自己真实的灵性光景全然盲目。多么讽刺且可悲的愚昧，这位君王一面追查得罪耶和华的罪，一面却对上帝谴责他自身之罪置若罔闻！

于是，本章中扫罗第三次近乎荒唐的愚行场景就此铺开。他再次求问挈签，并夸夸其谈地发下又一个誓言：“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撒上 14:38-39）。正如约拿单承袭了昔日基甸得胜的信心，扫罗却重蹈了士师耶弗他的覆辙，后者因轻率的誓言导致女儿无辜丧命（士 11:30-40）。百姓静立一旁，哑口无言：“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撒上 14:39）。

扫罗随即为查问设立情境，他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再次以消极顺服回应：“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撒上 14:40）。扫罗又转向耶和华祈求：“永恒主以色列的上帝啊，你今天为什么不回答你仆人呢？这罪孽如果是在我或我儿子约拿单，永恒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给

‘乌陵’吧；但这罪孽若在你人民以色列，那么、永恒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给‘土明’吧”（14:41）。[8]

扫罗为何将自己与儿子归为一组、其余以色列民归为另一组来掣签，原因并不明显。或许这反映了他出于罪疚感需要自证清白，而拉上约拿单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若能证明自己无辜，他便可放心扮演约书亚的角色，要求新的亚干站出来接受审判。但这个计谋同样被耶和华挫败：签抽出来后，“于是掣签掣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事”（撒上 14:41）。扫罗此时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推进：“你们再掣签，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他命令道。当“就掣出约拿单来”时，扫罗便质问：“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14:41–43）。

试想约拿单的困境：他既未公开得罪扫罗，也未冒犯耶和华，如今却被指认为以色列的悖逆者。约拿单再次以全然坦诚道出他的“大罪”：“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撒上 14:43）。扫罗与约书亚那类属灵领袖相比，简直是个拙劣模仿者，他当即又发毒誓：“约拿单哪，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14:44）。

真是耶和华藉扫罗的签指认虔诚的约拿单吗？有可能上帝确实回应了扫罗这次祈求，作为加重审判的手段。尽管约拿单动机纯良，但他确实违背了以色列王的誓言，因此上帝为维护司法形式而发声也说得通。但这种解释与本章整体脉络相悖：上帝的祝福分明不在于宗教仪文，而在于约拿单所彰显的真诚。这位王子并非上帝不悦的根源；恰恰相反，正是因着约拿单勇敢的信心，上帝当日才为以色列施展大能赢得胜利。因此第二种解释更合理：没有上帝的同在，乌陵土明根本无法正常运作。当约拿单作为当日唯一忠信之人却被抽签定罪时，恰恰证明了缺乏上帝认可的宗教仪式的虚妄。布莱基评论道，就连“扫罗本也该明白这点。他本该承认自己完全

8. 译者注：作者使用的英译本采用了《武加大译本》和《七十士译本》的抄本，有一段扫罗完整的说话，而和合本采用的《马索拉文本》只有一句话：“求你指示实情”。为准确体现作者的经文引用内容，本段引经使用吕振中译本。

错判了形势，坦率诚恳地承担罪责，立刻为高贵的儿子平反。”[9] 然而，这样的行动需要扫罗所不具备的品格特质与敬虔之心。

本章见证了扫罗王的愚行：他既挫败了以色列的成功，又使自己与所有最忠诚的追随者疏远。他愚蠢的誓言使他与儿子疏远 —— 后者不得不在军队面前批评父亲；他荒唐的命令使祭司疏远 —— 后者尴尬地建议扫罗在实施计划前先寻求上帝的指引；如今，扫罗荒谬的掣签行为更让他与民众彻底对立 —— 人民绝不容忍如此践踏正义的行径发生。

正如上帝的忠实子民有时会从教堂长椅上起身反抗不忠的讲道台，此刻扫罗的军队以集体誓言对抗王的命令：“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众人对扫罗说，“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撒上 14:45）。扫罗虽是王，士兵们已竭力服从他愚蠢的命令，但他能要求的终究有限。他们绝不接受处死约拿单：“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他们质问，并公然冒犯王权补充道：“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14:45）。扫罗的威信至此彻底崩塌，这对一个刚蒙上帝赐予大胜敌军的君王而言堪称讽刺，也导致追击行动完全中止：“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14:46）。非利士人得以幸存再战，而扫罗再未获得上帝赐予的如此良机来保卫子民。

扫罗的愚行与败亡

现代那些灾难性的愚行与骤然败亡的例证，例如约翰·班瓦德的例子，与以色列王扫罗的愚行和败亡相比都黯然失色。他刚愎的罪导致被耶和华弃绝（撒上 13:13-14）。如今，他执迷不悟的愚行又导致其作为国家领袖的公信力彻底崩塌，尽管扫罗仍端坐王位。

9. 同上，第237 页。

上帝将继续赐福给忠信之人，正如他在这场战役中赐福约拿单，因此扫罗统治期间仍将见证诸多胜利。但对扫罗而言，如今剩下的唯有耶和华最终的弃绝，随后是多年苦涩而叛逆的掌权岁月，直至这位君王迎来他无可避免的审判。

我们应从扫罗愚妄的行为中汲取哪些教训？首要教训是：我们的信仰必须以与主建立真实得救的关系为开端。要重获上帝的恩待，犯罪者必须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寻求他的恩典。扫罗统治时期的诸多记载中，最触目惊心的缺失正是这种谦卑痛悔的缺席 —— 他从未坦承自己的罪孽与过失。

犯罪的扫罗与继位为王的犯罪者大卫之间的区别，正如背道的门徒犹大与犯罪的使徒彼得之间的差异 —— 二者都在耶稣被捕之夜背叛了他。大卫与彼得同扫罗与犹大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谦卑之心为罪痛悔，寻求主的怜悯与恩典。大卫痛悔的祷告以双重呼求开场：既热切祈求怜悯，又凭信心领受上帝藉祭牲之血所赐的赦免：“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诗 51:1-2 ）。他的信心遥望那真正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 —— 由羔羊与山羊的血所预表 —— 他除去世人的罪孽（约1:29 ），使我们重蒙上帝恩典。扫罗本可同样真诚悔改信靠，从而与上帝和好，唯一阻隔在于他刚硬不信的内心。在此我们看见扫罗最大最根本的愚妄：他始终执着于宗教仪式的表面功夫，只为逃避在耶和华面前敞开心扉、谦卑痛悔。

这是一个适用于每个被自身罪孽愚昧所困的罪人的教训。不要以为上帝能被微小的善行、宗教形式主义或金钱贿赂所收买。上帝呼召每个罪人承认自己的罪，并求告他所差遣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应许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一 1:9 ）。耶稣对扫罗失败的宗教行为作出判决：“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

升为高 ”（路 18:14 ）。既然扫罗追求的总是抬高自己，其骄傲的攀升实为灵性的坠落；倘若他能在主面前自卑，主必使他得着属灵生命真正的长进与力量。

其次，扫罗的事例表明，属灵领袖必须真诚以上帝的旨意和子民的得救为动机，而非仅为私利。各类基督教领袖，包括牧师与父母，若仅依赖职位权威，却未活出激励人心的信心榜样与从上帝恩典而来的真实生命的服侍，便可能使追随者刚硬抵挡主，而非引领他们得救。约拿单所展现的非凡忠诚，以及以色列士兵坚守扫罗愚昧誓言的坚忍，都值得深思。然而最终，刚硬心肠的属灵领导带来的苦果只会疏远真心追随者，使不忠的统治者发现最强烈的反对恰恰来自最忠心的仆人。

第三，扫罗的事迹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便是最优秀的人，若不以上帝启示的话语为指引，也将迷失方向。请注意先知撒母耳的缺席与上帝的沉默！这正是主对扫罗不信之心的核心审判。当信徒愚昧地重蹈覆辙，不寻求且不每日默想上帝话语的训诲时，这是何等可悲。布莱基如此总结扫罗愚行的最终教训，警醒我们：“ 谁不晓得离弃上帝与其道、任凭己心冲动行事是何等可怕？即便最卑微者尚且堪忧，何况掌握庞大资源与影响力、统御万民之人！ ”[10] 我们确实当警惕，唯恐此等灾祸临到自身、家庭或教会。愿诗篇的智慧道出我们心之所向：

>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 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记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 …… 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记念我。（诗 25:4-7 ）

10.同上，第240 页。

20

听命胜于献祭

撒母耳记上 *14:47-15:23*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 15:22 ）

撒母耳记上第 14 章以快速总结收尾，简要记录了扫罗王漫长的统治时期。我们发现扫罗或多或少持续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困扰，征战不息，“ 就是摩押人、亚扪人、以东人，和琐巴诸王，并非利士人。” 这份名单涵盖了四方之敌，而扫罗均战胜了他们：“ 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力人， 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 ” （撒上 14:47-48 ）。“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争战。” 因此，扫罗不断招募精锐战士：“ 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就招募了来跟随他 ” （ 14:52 ）。

扫罗的家庭生活同样活跃。他有三个儿子，“ 约拿单、亦施韦、麦基舒亚 ”，上帝还赐给他两个女儿，米拉和米甲（撒上 14:49）。这段如今读来如同讣告的经文，还记载了扫罗妻子的名

字亚希玛斯、统率军队的押尼珥，与扫罗的父亲基士、押尼珥的父亲尼珥，以及祖父亚别。

这就是以色列王扫罗的一生 —— 诚然是显赫的一生。但既然扫罗统治时期还有诸多事迹未及讲述，这段总结的意义何在？表面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善意与敬意。这是扫罗可被称颂的正面记录：他的战功、家族和追随他的军队。倘若这些就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该多好！但事实并非如此，扫罗凄凉的结局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生命的最终评判标准并非世俗成就，而是与主的关系。当今有多少人拥有光鲜的履历和辉煌的成就，却因远离造物主而使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作属上帝的人，远胜过成为扫罗那样的伟大君王。或用撒母耳记上 15 章的教训来说：“ 听命胜于献祭 ”（撒上 15:22 ）。

扫罗受命进行圣战

撒母耳记上第 15 章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篇章，它既终结了扫罗王权的叙事，又为其继任者大卫王的统治揭开序幕。本章开篇即点明核心议题 —— 对耶和华的顺服。先知撒母耳站在扫罗面前宣告：“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撒上 15:1 ）。既然扫罗是因上帝的膏立才成为君王，他就有责任遵从先知撒母耳传达的诫命。撒母耳字字铿锵：“ 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作为君王，扫罗必须侧耳倾听上帝旨意并遵行主的吩咐。

撒母耳传达给扫罗的特定诫命，关乎以色列宿敌亚玛力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 ’ （撒上 15:2-3 ）。

扫罗奉命攻打并毁灭亚玛力人 —— 这个游牧民族居住于以色列南部和东南部的内盖夫及西奈沙漠地带。当以色列人出埃及途经西

奈时，曾遭亚玛力人袭击。当亚伦和户珥托住摩西的手时，以色列人在这场战役中得胜（出 17:8-16 ）。后来，耶和华命令复仇：“ 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的人 …… 所以 …… 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 ”（申 25:17-19 ）。

在耶和华预定的时间，亚玛力人长久等待的审判之日终于来临，由扫罗王亲手执行。这提醒我们，耶和华的谋略惟独他自己知晓；尽管恶人嗤笑上帝的迟延，但审判之日必按着上帝的时间表，可畏而突然的迅速降临。

扫罗受命将亚玛力人置于上帝的禁令之下，这是圣战的条例：要灭尽 “ 他们所有的 ”（撒上 15:3 ）。无一可存留：妇女、孩童、婴孩，甚至亚玛力的牲畜都不可放过。扫罗进攻的目的是施行神圣审判，要将整个亚玛力民族献给主，彰显完全的公义。亚玛力曾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趁其软弱攻击他们，此后持续行恶，如今上帝忿怒的杯已满溢。

许多解经家难以接受撒母耳对扫罗所下命令的伦理观，有人甚至将其斥为 “ 旧约时代暂时的道德准则 ”。[1] 大卫 · 佩恩担忧地表示，那些执行这种彻底圣战的以色列人 “ 对于上帝品性的认识仍有很大欠缺 ”。[2] 这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颁布对亚玛力人灭绝命令并要求扫罗实施圣战式种族灭绝的正是上帝本身。上帝永恒不变的品性从不存在暂时性，我们也无法妄称上帝在说话时未遵循自身道德标准。

当今上帝子民践行圣战的唯一领域是属灵争战，正如以弗所书 6:10-18 等经文所教导的。现今任何国家， 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无权自诩为进行合法圣战的上帝选民，进而主张拥有旧约中那种彻底消灭敌人的权利。旧约时代全面圣战的双重目的，在于保全以色列民

1. R. P. Gordon, quoted in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391.

2. David F. Payne, I & II Samuel, Daily Study Bibl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92), 76.

民族，并执行上帝对惹动他震怒的邪恶民族的审判。

如今，当我们反思旧约圣战的恐怖时，必须铭记上帝将来审判的真实性——那审判若相比起来，只会更加可怖。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的烈怒向一切未被洁净的邪恶燃烧。启示录 19:15 告诉我们，当耶稣带着审判再来时，“ 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威廉 · 布莱基提醒我们:

> 上帝将向顽梗不信之人施行烈怒，这与他将救恩和永生的福分赐予信徒一样，都是福音的本质特征 …… 我们所有人都当时常直面上帝这一庄严属性-- [完全的公义], 作为不悔改者之报应， [因为] 这显明罪绝非可轻慢之事。它 [同时] 也表明上帝的旨意不容藐视。[3]

扫罗以极大的热忱回应上帝的命令：“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一万 ”（撒上15:4 ）。扫罗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不过需注意希伯来语中“ 千 ”也可指“ 军事单位 ”，因此扫罗的兵力可能并未达到数十万之众，但按古代标准仍堪称强大。扫罗率领这支军队出征了。

当扫罗逼近亚玛力人时，遇见了基尼人 —— 一个与亚玛力人混居的米甸金属工匠部落。扫罗因基尼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施的恩惠（圣经仅记载摩西的岳父是一位基尼人 [士 4:11], 在对抗亚玛力人后援助摩西，见出 18:1-12 ），特意给予他们撤离战场的机会（撒上 15:6 ），此举彰显了他的仁义。随后扫罗继续追击亚玛力人，直抵 “埃及前的书珥 ” （ 15:7 ）。

然而扫罗虽迅速响应上帝的命令，却未完全遵行。这一点从他对待敌国君王及其财物的方式可见一斑：“ 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42–43.

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撒上 15:8-9）。扫罗的典型作风正是如此 ——即便在执行耶和华的旨意时，仍要任性违命！

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王

在撒母耳记上 13 章，扫罗作为以色列王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失败了 —— 他擅自献祭给耶和华，而非按先知吩咐的等候。这次失败意味着扫罗的王朝将无法延续。而 15 章中扫罗违抗上帝命令、饶恕亚甲及其牲畜的第二次失败，导致耶和华彻底废弃他作王：“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上 15:10-11）。

这一陈述引发了一些合理的疑问，尤其是关于上帝如何能被描述为对其行为感到“后悔”或“悔改”。对一些读者而言，此处及圣经中其他关于神性懊悔的表述（共有二十九处使用了与第 11 节相似的动词结构）动摇了传统改革宗关于上帝预知与主权教导的根基。这正是一些学者近期所持的立场，他们推崇所谓的开放神论。开放神论源于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极端强调，主张上帝在事件发生前并不知晓未来，因为事件本身直到人类选择创造它们时才存在。因此，上帝被认为对未来事件持“开放”态度，随着我们主权选择决定历史进程（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上帝与我们一同了解这些事件。开放神论不仅削弱了圣经对上帝的整体描绘 —— 圣经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预定主权（赛 46:9-10；罗 9:1-23；弗 1:4-11）—— 更从根本上削弱了信徒对上帝实现其应许、最终为我们的救恩得胜之能力的信心。[4]

开放神论者将上帝对选立扫罗为王感到后悔的经文视为经典文本，用以证明他们关于上帝对未来无知的论点。约翰·桑德斯认为这

4. 关于开放神论对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全面评估，可参阅 Bruce A. Ware, God’s Lesser Glory (Wheaton, IL: Crossway, 2000),第一章。

段经文证明“未来在某些方面对上帝而言是不确定的事件……上帝并非按照既定蓝图与我们同工”。[5] 格雷戈里·博伊德则写道，上帝的后悔证明上帝并未主宰扫罗的选择。他指出：“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决策导致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时，我们才会对决策感到后悔。”[6]

开放神论的问题在于它与许多关于上帝完美预知并统管万事的明确经文相冲突。以赛亚书 46:9-10 为例，耶和华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样的宣告在开放神论框架下不可能成立，因为若上帝对结局毫无预知，就无法从起初指明末后；若不知历史终局（无论宏观微观层面），就不能声称必成就一切所喜悦的。同样，耶稣用“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太 10:29）来向信徒确保天父的看顾。上帝在其创造中最微小的细节上也掌权，使雀鸟的生死皆按他的旨意，他预定并主动掌控历史，因此保罗能说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以弗所书 1:11）。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圣经中关于上帝对罪恶事件感到忧伤或后悔的表述？布鲁斯·韦尔提出了三种解释。首先，他指出这类表述表明上帝知晓并参与人类处境的变化，并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因此，当扫罗持续悖逆不服从时，上帝以废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作为回应。

其次，神圣的后悔“表明 [上帝] 在历史进程中与人互动时的真实体验……即便上帝预先知晓某些事件会发生，这并不妨碍他在事件实际发生时产生合宜的情感并作出合宜的反应。”[7]正因如此，若将上帝后悔的表述视为情感拟人论并不恰当（即认为上帝并非真实拥有经文描述的情感，只是用人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来迁就我

5. John Sanders, The God Who Risk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73.

6. Gregory Boyd, God of the Possible (Grand Rapids: Baker, 2000), 56.

7. Ware, God’s Lesser Glory, 91.

们）。然而圣经明确指出，上帝确实为拣选扫罗为王感到忧伤并后悔，正如他在挪亚洪水前因造人而心中忧伤（创 6:6 ），也如上帝因尼尼微人通过约拿的事工悔改而收回审判（拿3:10 ）。戴尔 · 拉尔夫 ·戴维斯精准评论道：“漠不关心从来不是真神的属性 …… 第 11 节并非暗示耶和华反复无常，而是表达他对罪恶的哀伤；这里描绘的不是耶和华因缺乏预见而慌乱，而是因人不顺服而伤痛。”[8]

第三，韦尔指出上帝常通过表达后悔与忧伤引发他所期待的回应。上帝通过表达对立扫罗为王的后悔，向读者（包括我们）阐明一个真理[9]—— 上帝向我们传达这一信息的核心是什么？其要义在于：凡代表他行事的人，必须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圣经记载扫罗王朝的核心目的之一，正是让上帝子民清楚认识顺服耶和华的义务。耶和华哀叹：“ 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上15:11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耶和华的信仰要求我们谨守遵行他全部的训诲。

关于上帝后悔的最佳诠释或许出自撒母耳，就在本章末尾。第 11 节告诉我们，撒母耳以极大的激情回应上帝的信息：“ 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 是什么令撒母耳如此痛苦？至少，这位先知与上帝同感痛悔 —— 这位享有以色列受膏君王殊荣的人竟以悖逆回应。他或许也难以消化上帝对扫罗所表达的后悔与忧伤。最终，撒母耳与上帝永不改变的至高主权和解，他宣告说：“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 （撒上 15:29 ）这一宣言耐人寻味，因为当撒母耳说耶和华“ 不至后悔 ” 时，使用的正是耶和华此前说后悔立扫罗为王时所用的同一个动词。

8.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30.

9. Ware, God's Lesser Glory, 91–92.

有人反对这种表面矛盾，认为上帝实际上并不像人类那样感受悔意与懊悔。这当然是事实，因为他终究是上帝而非人。约翰·派博写道：“他并非以人类的方式 [体验‘懊悔’]。他以自己的方式经历，即全知且完美预知整个未来者的‘懊悔’体验。这种体验真实存在，却不同于有限人类的感受。”[10]

这位预定并预知未来的上帝，早已命定本章所有事件，包括他对扫罗悖逆的后悔与忧伤。这些事件只是更宏大历史中的微小片段，同样被上帝所预定和预知，因这段历史不仅聚焦于上帝对罪的忿怒，更聚焦于上帝藉着圣子十架代赎，为百姓承担罪孽。因那蒙福无瑕的圣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的事件，是地球上发生过最可憎恶的事件（以致上帝烈怒倾注在那座刚硬拒斥耶稣的城），但它也“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发生（徒 2:23）。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使他所有属性的完美荣光 —— 如圣洁、怜悯、公义、忍耐、慈爱与忿怒 —— 被世人与天使所认知。上帝藉着这样的历史得荣耀：既彻底显明对罪的憎恶，又通过基督之死向罪人施予无限恩典。

扫罗因悖逆受责

撒母耳因扫罗未能遵从耶和华明确的命令而深感痛心。因此，他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祷告之夜后，迎来了“圣经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对峙之一，先知撒母耳直面悖逆的扫罗王。”[11] 极具天意讽刺意味的是，扫罗此时正忙着为自己立碑记功，宣扬自己如何忠实地攻打亚玛力人。这位君王带着战利品回到吉甲，热切期待着先知对他进行预想中的赞扬。

接下来的对话几乎像一出滑稽喜剧的套路。扫罗在原地等候，撒母耳大步走来。君王迎上去，吐出精心准备的自我夸耀：“愿

10.引自同上，97–98。

1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264.

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上 15:13 ）。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扫罗竟能说出这样的话，直到我们想起自己多么常因遵守个人意愿而非上帝的诫命而沾沾自喜。撒母耳用圣经中最犀利的反问之一回击：“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15:14 ）。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顺服上帝的深刻启蒙。撒母耳首先指出顺服上帝意味着切实遵守他的真实命令。扫罗对攻打亚玛力人的使命有自己的理解，但这与上帝通过撒母耳传达的实际要求并不完全一致。若扫罗真想庆祝自己执行了上帝的命令，就该仔细研读那些命令，时刻铭记，并依据上帝的话语所定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那些未被宰杀、本应全然归上帝的牛羊的嘶鸣，正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的明证。

扫罗的根本性错误在当今极为普遍。基督徒常宣称自己在诸多事上顺服上帝 —— 包括所持守的教义、管理财务的方式、性纯洁、婚姻忠诚、教会会籍、敬拜、传福音、守安息日等等 —— 然而实际行为却与圣经教导不符。因此我们常困惑为何似乎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其实只要简单查考上帝的话语，便会显明我们对主命令的公然悖逆。

要得上帝的称赞，我们必须遵行他实际颁布的命令。创世记 6:22 如此描述挪亚：“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倘若挪亚未按上帝的详细指示建造方舟，大洪水时方舟可能就无法浮起。同样，今日基督徒若未能传讲并遵守上帝话语中真实的教义与诫命，不仅会削弱事工果效，更可能导致彻底失败。扫罗辩称自己并未完全悖逆：“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坚称自己，“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撒上 15:20-21 ）。这倒不假——他确实歼灭了绝大多数亚玛力人。然而，因着私留亚甲王并掳掠牛羊，他公

然违背了上帝话语的明确命令，致使所有战果都失去价值。

其次，扫罗为自身行为的辩护提醒我们：顺服上帝需要做出不受欢迎的举动。当撒母耳指出羊叫牛鸣时，扫罗回答：“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上 15:15）。注意扫罗谈及悖逆时如何用“百姓”和“他们”，而说到顺服时，措辞突然变得包容：“我们”！如此，扫罗辩称他已将亚玛力人财物中的大部分灭尽，除了百姓认为该留为己用的部分 —— 恰巧是“上好的牛羊”。在一番可疑的解释中，扫罗虔诚地补充说，留下这些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即感谢祭，这类祭物允许百姓享用所献部分）。

扫罗的行为提醒我们，寻求上帝赐福的属灵领袖必须愿意遵从圣经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不受欢迎。保罗劝勉提摩太说，除了假教师和冒牌货之外，教会还会受到一些人的困扰，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3-4）。尽管如此，提摩太仍要“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3:14），并忠心“传道”（4:2）。摩西的兄弟、以色列的第一位大祭司亚伦，提供了一个应引以为戒的例子，他主持制造并敬拜金牛犊。当摩西从山顶回来，怒不可遏时，亚伦为他的领导失败提供了一个不朽且永恒的辩解：“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出 32:22）。

扫罗与亚伦及许多其他失败的领袖如出一辙，因惧怕民众的讥诮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若扫罗禁止百姓夺取亚玛力人的牛羊，并坚持一切行事必须符合上帝的真实诫命，他本可藉顺服来尊荣上帝。今日的牧师、父母及基督徒亦是如此：唯有坚持按圣经中上帝明确的命令行事，才是真正尊荣上帝。

第三，撒母耳通过指出听命才是真正令耶和华喜悦的事，回应了扫罗的异议。扫罗辩称留下的牛羊是为了献给上帝的特别祭物。撒母耳答道：“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上帝的子民敬拜尊崇他的方式就是：遵行他的命令。这既适用于教会中上帝子民聚集时的敬拜 —— 其合宜性本乎上帝的话语规范（来 12:28），也适用于每位信徒日复一日当向上帝献上的活祭（罗 12:1-2）。当我们顺服上帝时，就是在敬拜他。对我们而言，顺服上帝的命令远胜仅以他的名义献诗祷告。

扫罗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失败招致了撒母耳尖锐的责备。先知首先斥责扫罗，提醒他“你虽然以自己为小”，但仍是上帝膏立的以色列王（撒上 15:17）。上帝曾赋予扫罗一个极其明确的使命：“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净尽”（15:18）。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撒母耳质问道：“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15:19）。撒母耳早已看穿贪婪的扫罗那拙劣的借口 —— 声称留下牛羊是为献祭给上帝，实则中饱私囊。作为上帝子民中蒙受极大恩典的人，受膏承担至高责任的职分，扫罗理当接受更严格的问责。然而，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都承担管家的职分。当我们在他话语的命令上失职时，既不应惊讶自己要为悖逆交账，也不该诧异会因失败受主的管教。

顺服与王权

扫罗或许轻看自己妥协的分量，但在上帝眼中，他的悖逆已引发极严重的后果。因此，撒母耳向他显明了自己与耶和华的对话。“你住口吧！”他命令扫罗，“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撒上15:16）。扫罗是否还期待先知的赞誉能配得上他为自己所立的记功碑？若是如此，当他听到撒母耳传达的信息时，该

是何等羞愧：“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15:23）。

撒母耳指出“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换言之，公然拒绝上帝话语的明确教导就是实际上的背道。扫罗既然执意遵循自己的臆想，倒不如直接去求问通灵者获取神圣启示（正如他日后所为）。此外，擅自篡改上帝的命令——如同扫罗和百姓那样，认为自己的智慧能改进上帝的命令（并试图用向上帝献祭的虔诚谎言掩盖贪婪）——这等行为“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戈登·凯迪评论道，鉴于扫罗傲慢的悖逆，“他简直就是在敬拜别神。扫罗的意志才是他真正的神。实际上他已将耶和华从心中废黜。”[12] 这对当今世代教会是何等警醒：我们傲慢地以为自己在属灵消费主义上的偏好必然符合上帝的认可与祝福。事实上，唯有明确遵行他话语的训诲与命令，才能确信我们真正蒙主喜悦、忠心侍奉。

与扫罗形成终极对比的，是上帝子民真正的君王——公义的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在世上服侍结束时将自己呈献于上帝面前，他所呈交的汇报与扫罗王的截然不同。耶稣向父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约 17:4）完全的顺服，就是耶稣为自己生命竖立的纪念碑。正因如此，上帝接纳了耶稣及其服侍，作为信靠他之人的代表。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阐释：

>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
>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
> 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
> 记载了。”（来 10:5-7，引自诗40:6-8）

12.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1988), 147.

对耶稣而言，听命确实胜过献祭， 正因如此，他无需他人代死；而正是这顺服，使他能为我们舍命。我们的主以他完美顺服的荣耀显现，上帝对此回应道：“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太 3:17 ）。因此，那些信靠基督而非扫罗的罪人，得着了一位救主，一位我们靠其名得救的君王。在基督里被代表的我们，如今蒙召“ 信服真道 ”（罗 1:5 ； 16:26 ），以致藉着信心我们得以在基督里，“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林前 1:30）。

那么，我们该如何向拥有一切的上帝献上感恩？上帝需要我们献上牛羊吗？他需要金钱、诗歌或祷告吗？我们固然当以感谢和爱心将这些献给上帝。但若我们真正渴慕讨上帝喜悦，人生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事吗？我们就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按圣经所记去行他的旨意。这位全然公义的真君王，未曾将任何祭物献给上帝，唯献上自己顺服至死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倾洒宝血。

21

撕裂

撒母耳记上*15:24–35*

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 *15:26*）

在希伯来书中的一段经文极大地阐明了撒母耳记上15章末尾扫罗王的处境。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切担忧他那些犹太裔基督徒读者会在迫害中背离基督。为此，他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他们虽随摩西离开埃及，却因不信而死在旷野。作者详细阐述这一危险时警告道：

>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 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来 6:4-6）

这正是出埃及以色列人的真实写照 —— 他们亲身经历了主的权能、恩惠与荣耀，却依然不肯相信。这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扫罗王

—— 他曾被上帝的灵充满以胜任王位，得见真理之光，尝过上帝恩赐的滋味，并亲身经历过神圣大能。然而在扫罗统治的漫长记载中，我们从未发现他将自己交托给主以求救赎。因此，当那一刻来临，扫罗已无法再被引向悔改，以致耶和华离弃了这以色列民所求立的王。那久已预警的审判终于临到扫罗，就在他撕裂撒母耳衣袍的瞬间，先知宣告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撒上 15:28 ）。

扫罗肤浅的悔改

扫罗先前曾违背耶和华命令（第 13 章），如今获得了新的机会。撒母耳向他传达了上帝要灭绝亚玛力人的旨意：整个民族当被彻底毁灭，所有人口与牲畜都要在这公义的神圣审判中被杀戮。扫罗虽攻击了亚玛力人，却自鸣得意地前往吉甲等待撒母耳的称赞。然而先知到来时，羊群的咩叫与牛群的哞鸣此起彼伏，连同被生擒的亚玛力王，都证明了扫罗未能遵行上帝的指示。当扫罗辩称留下上等牲畜是为献祭给耶和华时，撒母耳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回应："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

面对撒母耳严厉的斥责，扫罗意识到自己必须认罪："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上 15:24-25 ）。表面上，我们或许会满足于看到真悔改的大部分关键要素。扫罗说出了关键话语，包括直白的认罪："我有罪了。"他承认自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并恳求赦免与复和。

然而，尽管有这些积极表现，扫罗悔改的真诚性仍存疑。一个线索是撒母耳和耶和华均未视其为真实。奥古斯丁评论道："人耳

听来认罪词句相同，神目却辨明其心迥异。”[1] 约翰一书1:9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然而扫罗的认罪既未得称赞也未获赦免，这表明他的悔改是肤浅且不真诚的。

另一个不良征兆是，扫罗直到撒母耳不断指控、令他别无选择时才认罪。他的认罪是因罪行败露 —— 羊群的叫声和亚玛力王的存活成为他悖逆的铁证。这种情况虽未必否定认罪的有效性（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后认罪仍蒙赦免，见撒下12:13），但绝非真诚悔改的良好开端。由内心愧疚而非公开揭露促成的认罪，其价值远胜于此。

第三个不良征兆是，扫罗明显关注撒母耳及其意见，而非全然专注于上帝。他对撒母耳说：“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撒上15:24）。同样，他祈求赦免与复和的对象是撒母耳而非上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15:2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直接向上帝祷告：“惟独得罪了你”（诗51:4）。这并非否认自己罪行对他人的伤害，而是因冒犯上帝而痛悔至极，在向主认罪之前无暇顾及其他。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扫罗在认罪的同时，仍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说那不幸的事件发生是“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撒上 15:2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认罪时补充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 51:4）。“我理当被定罪” 这样的话或许我们难以启齿，但真正认罪的人会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责。

最后要注意，扫罗并不关心上帝受亵渎的尊荣及其罪行的实际危害，只关注自己能否恢复荣誉与权柄。当撒母耳拒绝其空洞认罪

1. Augustine, “Against Faustus, a Manichaean,” in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ed. John R. Franke,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258.

后，这一点暴露无遗。扫罗回应道：“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撒上 15:30）西里尔·巴伯评论道：“这番认罪……更多是出于对失去民众拥戴的恐惧，而非内心真实的悔改。”[2] 将扫罗的恳求与耶稣浪子比喻中痛悔的儿子的告白对比：后者强调自己丧失资格而非要求保留身份：“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路 15:18-19）

这番剖析的要旨并非教导我们如何演练更高明的悔改技巧，以增加获得上帝赦免和恢复与他关系的几率。相反，它旨在揭示何为真实无伪的悔改，也是上帝唯一接纳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仅出于逃避罪的后果的愿望，更源于对罪本身的深刻认知。真实的认罪是向主直面陈明罪，并藉着基督的血寻求上帝的赦免，同时相信上帝救赎的应许（约一 1:9）。真诚的悔改不为罪行开脱，只恳求恢复关系，毫不挂念因罪可能失去的世俗尊荣与地位。箴言 28:13 阐明了这种真实悔改的益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扫罗的最终被弃

撒母耳代表自己和耶和华明确拒绝了扫罗肤浅的认罪：“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上 15:26）。在扫罗初次悖逆后，耶和华已剥夺他建立长久王朝的可能。其子约拿单因扫罗的罪无法继承王位（13:13-14）。但如今，扫罗自身也被废弃，失去代表上帝作为君王治理以色列的资格。

正如圣经中所有未认识上帝恩典者共有的特征，正是扫罗自己的话定了他的罪：“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撒上 15:24）。但这与上帝对君王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在扫罗受膏的第 12 章

2. Cyril J. Barber, The Books of Samuel, 2 vols. (Neptune, NJ: Loizeaux, 1994), 1:175.

中，撒母耳曾警告他要“敬畏耶和华”（12:14），但扫罗自己承认，他“惧怕百姓”（15:24）。扫罗本应“听从他的话”（12:14），却“听从他们的话”（15:24）。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不能服从者，亦不能统御。”[3]

撒母耳弃绝扫罗后转身离去。绝望的扫罗“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上 15:27）。这一幕何其悲凉——不久前还在为自己王国荣耀树碑立传的扫罗，此刻却紧抓着刚废黜他职位的先知衣袍。撒母耳视衣袍撕裂为最恰当的象征：“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15:28）。民数记 15:38-39 命令以色列人在衣角做穗子，提醒他们“记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扫罗撕裂撒母耳衣袍的穗子，“戏剧性地象征了他对耶和华诫命的违背”[4]。他既撕裂了上帝的诫命，如今也要被上帝亲手撕裂，这正是撒母耳早先的警告（撒上 12:15）。

不仅王国将从扫罗手中被夺走，而且还将赐予另一位，“比你更好的人”（撒上15:28）。这些话在撒母耳记上中形成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叙事将聚焦于那位“合神心意的人”的呼召与兴起，（13:14），即“比扫罗更好”的大卫王。撒母耳见证大卫“比扫罗更好”，此前他已解释过听命“胜于”献祭（15:22）。正如我们将要了解的，大卫远非完人，但他是一个以顺服的信心行事的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与扫罗之间的根本区别。

扫罗与大卫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差异，即他们王权的来源。扫罗受膏是因百姓厌弃上帝藉士师的治理（撒上 8:8）。而大卫则相反，他是上帝为自己预备的君王（见 16:1）。这差异或许正印证了

3. 引自同上。

4.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Holman, 1996),174.

撒母耳的宣告：“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15:29）。在前一章中我们指出，尽管上帝可能后悔立扫罗为王，但他的“后悔”迥异于人之悔意。因上帝非世人，绝不反复无常或懊悔，即便耶和华确实以神圣的懊悔回应了扫罗王权的处境 —— 这本是该情境所应有的情绪。

但第 29 节似乎最直接指向撒母耳对大卫王权的宣告。与扫罗源于人意、因而无法持久的统治不同，大卫的统治源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因此上帝对大卫家的承诺将坚不可摧。扫罗以人为根基的王权在上帝面前始终是有条件的，因其取决于扫罗的表现；而“大卫的王权将建立在上帝无条件的承诺之上”。[5] 这一论述在撒母耳记下 7 章得到印证，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下 7:13）。正如诗篇 132:11 所言：“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

我们或许可将扫罗视为上帝律法中行为原则的代表。由民众呼声推举的扫罗，只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就能蒙上帝接纳。而大卫则代表了上帝福音的恩典，因此他并非倚靠自身行为，而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得以坚立。耶稣同样论及那些不凭律法、只借他福音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6:40）。

扫罗以典型的世俗方式回应这一消息：“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撒上 15:30）。对上帝的恩典一无所知的扫罗，只求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撒母耳因这番恳求而心软，或许出于对可怜扫罗的怜悯，亦或是担忧在新王显明前废黜扫罗会导致权力真空。“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15:31）。

5.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408.

撒母耳的信心与顺服榜样

撒母耳与扫罗王截然不同，本章末尾明确揭示了这一点。扫罗只关心自己的公众声誉，而撒母耳视耶和华为 “ 以色列的大能者 ”（撒上 15:29 ）（英文ESV版本译作“以色列的荣耀”）。这让我们想起上帝对后世的应许：“ 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 这是指着忠信的耶路撒冷 ——“ 并要作其中的荣耀 ”（亚2:5 ）。这一理念同样应当显明在当今上帝的子民中：人们在教会中看到的荣耀，不应是传道人能力的荣耀或教会筹款能力的荣耀，而应是上帝在其子民中间因他话语被信靠和顺服而彰显的荣耀。

怀着对上帝的这般认知，撒母耳命人将亚玛力王带到他面前。扫罗曾撕裂撒母耳衣袍的穗子 —— 那象征着对上帝律法的顺服 —— 而撒母耳则以撕裂亚玛力王来显明其属灵委身，以此履行上帝的命令。亚甲以为众怒已息：“ 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他如此推断（撒上 15:32 ）。撒母耳不仅提醒他其族人古老的罪孽，更指出他个人的罪行：亚甲曾 “ 使妇人丧子 ”，如今 “ 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 ”（ 15:33 ）。说罢，撒母耳将亚甲杀死，这预示了所有未得赦免而面临上帝审判者的毁灭。亚甲在经历漫长岁月后遭受暴力审判，期间本有机会悔改信靠。同样，上帝也给予罪人漫长的时间来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但当耶稣在唯上帝知晓的时刻再来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 施行审判（太 25:31 ）。

本章以展现撒母耳品格中所体现的恩典作结。扫罗被耶和华弃绝，因此耶和华的先知不再主动寻访扫罗。根据 34-35 节记载，撒母耳返回拉玛，扫罗则去了基比亚。尽管两城相距甚近（不足十英里），“ 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 ”（撒上 15:35 ）。然而“ 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 15:35 ）。

这揭示了撒母耳始终如一的内心。这位先知从未乐见君王败亡。

上帝的忠仆为沉沦罪中之人哀伤，却仍为他们将来的救恩竭力作工。戈登·凯迪写道：“真正的上帝使者不会乐于传递审判的信息。”[6] 与撒母耳一样，主自己也感到悲伤：“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撒上 15:35）。这个例子表明，那些以怜悯和爱心看待迷失者、热切地向罪人传递上帝救赎信息的基督徒，最能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上帝的心意。

扫罗的悲惨结局

扫罗的被弃绝显示了他因持续的不信而变得何等悲惨。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扫罗对撒母耳的话与法老在上帝的愤怒降临埃及后对摩西的话，来衡量扫罗的迷失状态。上帝的灾祸暂时击垮了法老的意志，使他恳求神人摩西停止上帝的审判：“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法老随后请求摩西宽恕他的罪，并恳求摩西祈求上帝移除灾祸（出 10:16–17）。但法老从未直接向上帝祈求赦免，甚至从未想过向耶和华祷告。同样，当灭命天使击杀埃及所有长子，包括法老的儿子时，这位埃及王召见摩西，催促他离开此地，并补充说：“并要为我祝福！”（12:32）。法老已经明白以色列的上帝是真正的神，但他从未向上帝降服、敬拜他、弃绝假神，甚至没有请求上帝的赦免和祝福。相反，法老只是希望那些认识上帝的人能为他求得祝福。

由此观之，扫罗对撒母耳说的话便值得玩味。他请求先知“求你赦免我的罪”，并敦促撒母耳在他再次进行敬拜仪式时与他同在（撒上 15:25）。扫罗恳求撒母耳在“我百姓的长老”面前抬举他，好让他能再次“敬拜耶和华你的神”（15:30）。扫罗口中说的是“我百姓”与“你的神”。他是个铁石心肠的政客，却非与主有个人关系的信徒。

6.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149.

许多观察者质疑扫罗是否属于得救后又堕落的信徒案例。答案是否定的，扫罗从未真正成为信徒，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这位君王曾获得救赎性的信仰并认识主。因此，尽管他拥有非凡的特权与经历，却始终未通过唯独信心才能获得的救恩。扫罗所丧失的并非救恩，而是他外在的尊贵地位。

因他不愿真诚认罪，不愿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寻求赦免与恩典，只企图挽回声誉，扫罗将自己置于背道的可怕境地。由此，他成为希伯来书 6:4-6 所述背道者的典型例证。用这本新约书信的话说，扫罗曾“一度蒙了光照”（即见过真光），却选择投向黑暗；他“尝过”却未领受“属天的恩赐”；他“有份于圣灵”却未得灵性更新；扫罗“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却未顺服；他体验过“来世权能”却从未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希伯来书明言“不可能”使这样的人“重新懊悔”（来 6:4-6），因此撒母耳未再耗费心力试图挽回扫罗。

这对所有自称基督徒却滥用神恩典之人发出了严厉警告。在《天路历程》中，约翰·班扬描绘了一个被关在铁笼里的人，他曾是宗教的外在信奉者，如今却深陷绝望。当基督徒询问缘由时，那人答道：“我放纵情欲的缰绳。我违背了圣经的光照和上帝的良善。我令圣灵担忧，他已离我而去。我试探魔鬼，牠便来附我。我惹动上帝的怒气，他就弃绝我。我硬着心肠，以致无法悔改。”[7]

但信徒的永恒保障又如何呢？耶稣不是说信徒“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吗（约 10:28）？但这保障仅属于真信徒。不信之人根本没有得救确据的根基。保罗不是写道“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吗（腓 1:6）？确实如此，但这仅适用于上帝亲自发动的善工。扫罗的统治是以

7. 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9), 31.

色列不信之民所求的工。上帝的保守之恩，唯应许于那些重生得具真实活泼信心之人。扫罗拒绝与上帝相交，为自己的罪开脱，只想要宗教能带给他的世俗利益，他从未真正相信过主，因此也从未得救。

我们需要圣经关于信徒得救确据的教导，也当以扫罗王为鉴戒，免得我们心刚硬抗拒福音，放纵罪恶私欲。正如我们需要听耶稣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约 6:39），也需要谨记使徒保罗的劝诫：唯有"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西 1:23）的人才真得救了。上帝赐给选民永恒救恩这一伟大应许，但选民的印记在于对基督及其福音的信心。凡心刚硬不信者，都不可在确据教义中寻求庇护。相反，我们更当谨记扫罗王沉痛的反面警告，并牢记希伯来书 6:4-6 的严肃教导："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可对上帝赐予的光照硬起心肠。

西里尔·巴伯讲述了他在某教会讲道时的经历：一位女士向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教会中如何热心服侍，随后又倾诉了对灵性懈怠的丈夫的忧虑。她还坦承自己被在孩子学校结识的另一位男性所吸引。"他是基督徒，是个鳏夫，"她解释道，"我见过他几次，忍不住想象如果……嗯，你知道……如果嫁给他而不是斯坦，我会有多幸福。"作为作为特邀讲员的身份让巴伯得以直言不讳："你与此人是否有不当关系？"他问道。"是的，"她承认道，接着又列举了所有她在教会的热心侍奉，仿佛这些理应赋予她"一次情有可原的越界"的权利。巴伯试图根据圣经真理与她理性沟通，指出其想法和行为既愚妄又罪恶，但未能奏效。

多年后，巴伯回到教堂，向牧师询问那位女士的情况。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她与丈夫离婚，嫁给了那位鳏夫。斯坦和他们的孩子们不再去教堂，在随后的几年里过得非常艰难。与此同时，那位女士和她的新丈夫加入了另一所教堂，在那里参加唱诗班。这段关系持续了

几年，直到她的新任丈夫与她离婚。这导致她离开了教会，并在一场醉酒驾车事故中丧生。她的原配丈夫和孩子们回到教会，为她举行了私密的葬礼。

这一可怕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位基督徒女性看到并理解了上帝的话语，却硬着心拒绝接受之时。她有自己的理由和动机。因此她拒绝了上帝向她显明的真理，堕入了一种无法悔改的败坏中。

人悔改是否会有太迟的时候？对扫罗而言显然如此，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人有可能到达一个地步，就是不可挽回地拒绝了真光。然而圣经仍向所有带着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应许了赦免与救恩。这应许始终有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16:31）。约翰劝勉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1:9）。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许多灵魂的永恒归宿：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离弃它，并寻求基督里所赐的赦免？基督教信仰不是为不犯罪之人设立的宗教，但也绝非为不肯悔改之人预备的宗教。

或许是藉着上帝的启示，撒母耳知道扫罗已无可救药，便不再与他往来，只是为他哀伤。然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某人是否彻底沉沦。因此，即使为那些看似拒绝福音的人痛心，我们仍当持续向刚硬之心施予福音的恩典。保罗劝勉提摩太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后 2:25）。他在加拉太书中写道：“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6:1）。扫罗的悲惨结局警告我们要将保罗的劝诫铭记于心，看守自己的灵魂，免得因不信而心硬。在教会的团契中，基督徒也当热切彼此代祷，并以温柔的心牧养那些可能偏离上帝话语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劝诫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来 3:12-13）。

第3部分

合上帝心意的人

22

鉴察人心

撒母耳记上*16:1–13*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 16:7)

第16章不仅是撒母耳记的重大转折，更开启了圣经乃至人类文学中最非凡的叙事之一。大卫的来临虽在撒母耳记前文已有伏笔，但至此圣卷才正式展开这位以色列伟大战士、诗人、先知与君王的传奇。纵然大卫逝去已三千年，他的记忆仍在上帝子民的心中炽烈燃烧，他的热忱与信仰至今仍激励着世人。沃尔特·钱特里写道：

> 唯有上帝至高无上的天命与深不可测的恩典，方能构思并锻造大卫的一生。上帝使耶西之子成为君王职分的象征 —— 这一职分唯有基督将以更辉煌的方式完全实现。他凝聚了男性高贵品格与魅力的所有特质。[1]

1.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vii.

大卫故事的印记几乎镌刻在基督教世界所有崇高的传说中，如亚瑟王与圣乔治的事迹。但任何颂扬都比不上上帝亲自赐予的尊荣——当以色列的弥赛亚最终降临时，这位救主被宣告为上帝的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罗1:3）。

上帝所赐的君王

再杰出的剧作家也难超越大卫登场时的开场戏：帷幕初启，昏光中显出一位老者。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是上帝最强大的仆人之一，曾作为上帝的器皿，在子民最黑暗的时刻施行拯救。但此刻，这位以色列的前任士师、仍是上帝先知的撒母耳，却在颤抖哭泣。

令撒母耳哀痛的根源是以色列的王。数十年来，撒母耳竭力辅佐这位君王。扫罗王因世俗的资质被百姓选中，却毫无领袖上帝子民所需的属灵品格。他既不肯听从耶和华的声音，上帝便差遣撒母耳斥责他，最终废弃他。经上记着：“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撒上15:35）

撒母耳或许已预见到那即将显明的事实：以色列的王正在陷入癫狂。他与扫罗最后的痛苦会面中，已窥见盘踞在这位君王内心的邪灵。这阴郁的境况似乎耗尽了先知的灵性，这位曾经无畏的上帝仆人，如今竟被哀伤与恐惧所压倒。作为以色列的士师与先知，在漫长而辉煌的侍奉生涯之后，撒母耳却因上帝子民中蔓延的罪孽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多少人在生命终局时都怀着与撒母耳此刻相同的悲恸与惶惑，但这位先知比常人拥有一个无可比拟的恩典：他是聆听上帝话语的人。这也正是今日所有上帝的子民通过圣经所共有的特权。当黑暗笼罩时，我们该转向何处寻找光明？答案永远在上帝的话语中。正如保罗阐释拥有并认识圣经的真谛：“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林后4:6，引自创1:3）。于是，在哀痛中，撒母耳得着安慰；在战兢时，他被赐予信心；当黑暗笼罩之际，上帝为他点亮好消息的明灯。那大能的话语临到他：“我……预定一个作王的”（撒上16:1）。

此处我们被提醒上帝的至高主权。正如以色列是上帝亲自拣选的子民（申 7:7-8 ），如今信徒也是蒙上帝拣选得救的人（弗 1:4 ），以色列合适的君王也当由耶和华选定。值得注意的是，“ 预定 ”一词原文通常意为 “ 看见 ”。藉着他主权性的供应，上帝能看见他百姓在黑暗中无法看见的，正如稍后我们将注意到：人只能看外貌，上帝却能看透内心。上帝看见他所渴望的真正君王，因为上帝亲自预备了这位君王 —— 他是上帝护理之工的结果，是上帝赐给他百姓的礼物：这位上帝亲自拣选的王。

我们应当留意这福音信息带来的双重影响，当人们听闻并相信上帝的好消息时，这两种影响通常都会显现。首先是上帝给他忧伤的子民带来安慰。撒母耳的哀伤绝非出于私虑。他的忧愁不同于我们常有的状态。我们常常是因支持的球队失利、汽车需要维修或生活水平未达预期。而撒母耳是为上帝百姓的罪及其必将承受的苦难而哀伤，是为那位他倾注毕生心血的、神圣国度君王如今公然悖逆上帝旨意而痛心。我们可曾为这世代对上帝及其荣耀的漠视、自称基督徒者对圣经的无知、教会内部圣洁与福音热忱的缺失而哀恸？耶稣说 “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太 5:4 ），正是描述这类从天国视角忧伤的人。撒母耳正是这样的人，因此主带着为百姓预备的佳音临到他。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当上帝意欲出于怜悯采取行动时，他必先使他的子民为时代的苦难肩负重担。如今许多基督徒追问，上帝何时会以恩典与大能扭转我们时代的灵性衰败。但或许更该问的是：我们这些渴望复兴的人，是否因不信与邪恶而感到悲痛的重压？罗杰 · 埃尔史密斯问道：“ 我们是否为当今教会的境况感到忧心如焚？唯有先肩负时代的重担，才需要眺望天际寻找上帝怜悯的雷雨云——而那恩典的暴雨，只会倾注在负重者的头上。”[2] 当基督徒

2.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7–18.

重新转向主，以今日所稀缺的那种热切祷告寻求改革与复兴时，我们便会明白当下黑暗的重压正被他们感知。

这份悲痛使撒母耳的生命完成了一个循环，因他自己的故事始于母亲哈拿的泪水。当上帝应允她求子的祷告时，她的赞美诗为撒母耳记定下了神学基调，成为圣经福音的核心主题之一。她歌颂耶和华“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撒上 2:8）。哈拿祷告时，上帝垂听并应允。如今，在撒母耳为上帝子民哀伤之际，主的怜悯再次带着好消息降临——他将拣选一位君王来供应他们。

上帝的好消息在此情境下还带来我们所见到的第二个效果：它挑战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以信心重拾勇气。

上帝给撒母耳一项新使命：他要用膏油装满角，前往伯利恒人耶西的家，“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上 16:1）。撒母耳对此呼召的反应是近乎怯懦的恐惧。当我们想起这位先知曾在许多场合表现出的无畏时，他此刻的反应暗示他或许过度沉溺于对扫罗王的哀伤中。耶和华似乎为此责备他，同时以好消息给予安慰：“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16:1）。

这番责备提醒我们：虽然哀伤有时是自然且合宜的，但绝不可因不信或惧怕人而放纵它。这似乎是撒母耳的问题所在，因为他回答耶和华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撒上16:2）。撒母耳的哀伤显然已偏离正轨：若连这位旧约中伟大勇敢的信心英雄之一，都会以如此恐惧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众人更当何等警醒，谨防心里滋生懦弱不信的灵。

除了责备之外，上帝还仁慈地为撒母耳提供了一条解决困境的途径：“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上 16:2-3）。有些读者对上帝似乎让撒

母耳以虚假借口前往伯利恒感到不安。殊不知撒母耳只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而非拒绝向有权知晓之人提供诚实的回答。撒母耳带着一头牛前往耶西家献祭本是完全正当之举，这也是避免与扫罗发生冲突的权宜之计。

尽管耶和华体恤了撒母耳的恐惧，但他所传的福音信息正是要驱使他的仆人从恐惧走向信心。我们想到类似的场景：当结巴的摩西获赐一根杖在法老面前行神迹时（出 4:1-5 ），或是当基甸忧心忡忡地两次铺开羊毛以确认自己蒙召带领以色列时（士 6:36-40 ）。这些事例与撒母耳的经历如出一辙 —— 上帝既扶助他仆人的软弱，又通过使其重新信靠他的话语，激发他们生出圣洁的胆量。同样，今日那些从圣经中汲取基督福音应许的基督徒，必将在忧伤中得安慰，从惧怕疑惧中苏醒，迈向勇敢的信靠。

从耶西众子中拣选

倘若撒母耳曾因前往伯利恒而心生畏惧，那么伯利恒的居民见到他时则更为惊恐。这座城本不在撒母耳惯常巡行的路线上（撒上 7:16 ），因此 “ 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 16:4 ）。撒母耳回答：“ 为平安来的 ”（ 16:5 ）。经文虽未明言长老们为何如此惧怕，但像撒母耳这般位高权重的圣洁人物突然造访，自然会让人因担心上帝的责罚而战兢。撒母耳解释此行为简单的牧养视察并带来耶和华的祝福，吩咐众人：“ 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 ”（ 16:5 ）。

撒母耳随后很可能宰杀了带来的母牛犊，献祭给耶和华，祭肉将被用作筵席，而筹备这场圣宴尚需些时间。这为他执行另一项关键使命创造了时机 —— 他要求见耶西的众子，好使他们自洁赴宴。当长子（可推定为最年长的）以利押率先被引见时，其出众的仪表令撒母耳暗想：“ 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撒上 16:6 ）。

根据耶和华的回应，撒母耳的问题显现在“看见以利押，就心里说”的描述中（撒上 16:6 ）。这表明他的判断基于肉眼所见。毫无疑问，以利押是“俊美的青年”，或许正如“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的记载（ 9:2 ）。这些描述与以色列人上次看到撒母耳膏立扫罗王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我们以为他此刻应当警惕这种仓促的外在印象。但这种思维方式何其普遍！肯尼斯 · 查芬写道：“和撒母耳一样，我们太容易被肉眼可见的事物所迷惑。因此我们活在一个外貌俊美胜过灵性深度、商业与教会成功常以物质标准衡量、个人魅力比品格更受推崇的世界。”[3]

我们不难想象，当撒母耳伸手去拿他的膏油角时，耶和华突然出声阻止他：“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 ” （撒上 16:7 ）。在此，耶和华斥责了世人以貌取人的评判方式。“ 这就是你的问题，” 他对撒母耳说，“ 你只关注外在的表象！” 这正是当今我们常受糟糕领导力之苦的原因：我们仅凭某人展现的形象、精心雕琢的公众形象、巧言令辞的伎俩、迎合低级趣味的手段来评判 —— 这些恰恰是世上扫罗之流轻易就能掌握的伎俩。但上帝不受我们狭隘眼光或愚昧所限：他鉴察人心，洞悉一个人品格、信心、价值观与内心渴望的真实样貌。

正是因着他卓越的洞察力与智慧，上帝才要亲自为以色列设立君王！这也是为何今日上帝仍要按自己的呼召为教会兴起领袖。当教会选拔领袖时，我们必须严格遵循上帝的话语所设定的标准，这些标准皆属灵性资格。我们缺乏自己的智慧，就当顺服上帝的话语。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要警惕外在表象的迷惑性。识破精心营造的第一印象、光鲜衣着或成功表象何其困难！遵循圣经准则实非

3. Kenneth L. Chafin, 1 & 2 Samuel, Preacher’s Commentary, vol. 8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9), 122.

易事，需要时间与洞察力来审视一个人的品格、价值观与真实信仰（参提前5:23-25）。我们需要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智慧，并努力看透人心。

受到耶和华的责备后，撒母耳从耶西的长子开始依次查看。亚比拿达被召来也同样未被选中。接着是沙玛：“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撒上 16:9）。耶西的七个儿子接连来到先知面前，撒母耳均回应：“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于是他问耶西：“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16:11）。毕竟上帝曾吩咐他要膏立耶西的一个儿子，却无人得到认可。从耶西迟疑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勉强承认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16:11）。撒母耳深谙如何促使人行动 —— 在这最小的儿子被带到先知面前之前，众人休想进食。

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指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谱写诗歌的素材”。[4] 大卫从田间走来，风尘仆仆，身上还带着羊群的气味。从我们后来了解到的他的家庭生活来看，当他走近时，他的兄长们或许冷眼旁观，瞧不起这个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员。经文告诉我们，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他一出现，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上 16:12）。于是“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16:13）。在这最不起眼的卑微之地，上帝找到了他亲自拣选的王：这少年是上帝为施行恩典的目的而亲自塑造的。

从大卫的受膏中学习功课

在思考大卫受膏时，我们既要思考事件本身，更要领会上帝对此的启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16:7）。首先，我们应将此事件视为上帝对一种偶像崇拜核心原则的谴责。偶像崇拜的核心在于对外在表象的执着。拥有良好外貌本无可厚非：圣经记载大卫本人就容貌俊美、双目有神。但问题的本质始终在于人心深处的光景。

4.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39.

这种对内心的关注至关重要，例如在敬拜主时。敬拜往往倾向于注重外在的正确表现和形式。威廉·布莱基写道：“让一切外在都无可挑剔，教堂华美，音乐卓越，讲道有力，会众众多且体面，这样的教会常被视为典范！唉！但在上帝眼中，它可能多么令人不满。”上帝在他子民的聚会中寻求什么？布莱基通过引导我们关注内心——真正敬拜发生之处——来回答：

> 个人卑微的不配之感，对神圣之爱的惊叹凝视，对赦罪之恩与扶助之力的切慕，紧握应许的信心，锚定在幔内深处的盼望，向四周散发祝福的仁慈，以及那包容万事、相信万事、盼望万事、忍耐万事的爱，正是这些从会众心底流淌而出的品质，使上帝喜悦。[5]

敬拜的真理同样适用于生活的普遍层面：我们必须悔改，摒弃“维持表面光鲜”的偶像崇拜。社会中有多少人仅仅为了让生活方式显得虚假的富裕，就让自己深陷债务？又有多少毫无价值（或近乎如此）的产品通过虚假误导的广告包装后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在世间众多偶像崇拜中，少有比对外在表象的崇拜更甚者。上帝的子民被呼召要悔改这种思维方式，若任其持续，甚至可能危及我们的灵魂。毕竟，基督比喻中的法利赛人之所以称义无份，正因他在主面前炫耀公义的外貌，仿佛上帝看不透他污秽的内心（路18:11-14）。他专注于外在表现，却从未寻求唯有通过对基督的信才能获得的义。

从更积极的层面看，我们从年轻的大卫被膏立为以色列王的事件中获得诸多教导。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当时向大卫或其父亲透露了多少信息，但确知上帝在大卫实际登基多年前就已膏立他。为何主要这样做？最佳答案是：上帝深知崇高的呼召需要早早预备。

5.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p. 258.

无论撒母耳向大卫透露多少关于受膏意义的讯息，大卫都将带着神圣的思考回到他的牧羊之地。扫罗在中年时才萌生王权野心，那时他的性格与习惯早已定型。而大卫仍是个少年，在敬虔家庭中的成长历程，正为那受膏事奉上帝的使命作预备。

从这个角度看，上帝拣选这位在田间牧羊的年轻人作王绝非偶然。牧羊虽是卑微的职业，却深得上帝喜悦，并能培育最高贵的品格。布莱基写道："牧人的职责 —— 看顾羊群、喂养保护、医治伤病、包扎残弱、寻回失散的 —— 正与那忠信敬虔的君王对其治下子民应尽的本分相符。"[6] 最终，上帝应许的弥赛亚、 他的独生子，将以牧人徽记彰显爱的统治："我是好牧人"，主耶稣基督宣告道（约 10:11 ）。当耶西和他的长子们认为大卫不配站在先知面前时，他们不仅以貌取人，更彻底暴露了对上帝道路与心意的无知。大卫在田间牧羊非但不是失去资格的理由，反而是上帝为拣选他作王所做的特殊预备。

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基督徒：若我们渴望为主所用，就当致力于预备品格并照料灵命成长。我们在研习圣经中、祷告操练里，以及以最卑微方式服侍基督教会的过程中，预备自己来侍奉主。

大卫的受膏尤其教导我们如何预备年轻人参与基督教事工。年轻的大卫被赋予责任并磨炼现实生活技能，这些将在不久的将来使他受益匪浅。后来，当扫罗试图剥夺大卫挑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权利时，大卫以他年少牧羊的经历回应道："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撒上 17:34-35 ）。自年少时

6. 同上，第260 页。

起，大卫就学习以舍己之心生活，为家族和耶和华完成有意义的使命。通过这种方式，上帝正在安排他为伟大事业做准备。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被要求不仅达到“不惹麻烦”的低标准，而是在我们黑暗的时代里勇敢地为基督而活，难道我们不期待上帝同样会使用他们吗？

大卫受膏的另一个教训，也是我们在整本圣经中反复看到的：上帝喜悦从卑微之处提拔仆人。上帝乐于祝福世上贫穷和卑微的人，更以恩典拣选那些除他的恩赐外一无所有的器皿，以此彰显自己的荣耀。我们发现这一原则在圣经中一次又一次地成立，正如上帝呼召谦卑和贫穷的人在基督里蒙拯救一样普遍。因此，保罗提醒早期的基督徒：“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 1:26-27）。

此外，大卫的受膏向我们表明，最重要的品质是那些使我们蒙上帝悦纳的特质。在选拔属灵领袖、雇佣员工，以及诸如选择丈夫或妻子等个人事务上，我们多么迫切需要谨记撒母耳记上 16:7 的教导：“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圣经推崇许多品质，例如我们在箴言书、耶稣的八福以及保罗所列圣灵果子中看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 5:22-23）。当然，按这些圣经标准衡量，我们无人能得高分。但若想成为忠心虔诚的仆人、雇员、配偶、父母和朋友，我们能够也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愿意并渴望顺服上帝的话语。请记住撒母耳在责备扫罗王时所说的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最后，大卫的受膏提醒我们，上帝所喜悦的仆人品格，皆是他藉圣灵所赐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膏立大卫之后，“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上 16:13）。如今，上帝的灵通过上帝的话语和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作工。主耶稣应许要将

灵赐给一切门徒，这位神圣的保惠师 “ 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 （约 16:13 ），并藉着他的服侍，我们 “ 就变成主的形状 ” （林后 3:18 ）。基督徒要在恩典中长进，为将来侍奉主作准备，就当 “ 顺着圣灵而行 ” （加 5:16 ），凭信心倚靠基督并顺服他的话语。

如大卫，如耶稣

大卫的受膏标志着上帝救赎历史计划的重要推进。更进一步说，这一事件预表了上帝救恩的最高峰 —— 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临。在旧约所有预表基督的人物、事件和制度中，大卫是最伟大、最清晰的基督预表。耶稣被称为 “ 大卫的子孙 ” 最初是对耶稣的尊崇，但从我们的视角看，这实则是大卫蒙受惊人恩典的例证。

上帝对大卫的拣选向我们显明了指向耶稣基督的若干特质，这些特质引领我们归信基督。耶稣并非以外在魅力著称，也未迎合当时耶路撒冷的潮流风尚行事。他未曾选择先获取宗教权贵认可的寻常路径，更不以华丽辞藻或刻意雕琢的言语取悦民众。即便耶稣行异能彰显神性大能时，他也总辅以颠覆当代智慧的教导。其演说虽深邃无比，却始终直指心灵深处的奥秘与 上帝的真实大能。“ 他以温柔、忍耐、仁爱、同情与舍己征服人心，以牺牲的荣耀、服侍的荣耀、顺服上帝旨意的荣耀震撼人心…… 他激发人们对清心的渴慕。”[7]

最重要的是，耶稣来是为了顺服他天父上帝的旨意。正因如此，他虽未得到世上的赞誉，但他却确实领受了上帝圣灵的大能。“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 （太 3:17 ），当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时，上帝如此宣告。耶稣终究是上帝亲自为子民预备的救主，他带来从上帝而来的救恩，使我们重得上帝的恩待。

7. 同上，第262 页。

当我们尊崇耶稣并信靠他的话语时，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相信并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或许得不到世人的认可，或许会被剥夺世俗的晋升与成功之道，但若我们拥有上帝圣灵的膏抹，上帝必在我们心中看见令他喜悦的品格，并预备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倘若我们像撒母耳一样，因周遭罪恶与黑暗的影响而灰心丧志，甚至以为希望尽失，上帝却有好消息来振奋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以崭新的信心勇气前行。论及他的独生子 —— 连伟大的大卫也不过是其预表与象征 —— 上帝宣告：“我……预定一个作王的”（撒上16:1 ）。信靠我们真正的君王耶稣，就能灵里得着提升，信心得以更新，得以勇敢地在这世上为他的国度效力。

23

侍奉扫罗王

撒母耳记上*16:14–23*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撒母耳记上 16:18）

人们常说“凡事皆有因”。这种说法未必体现对上帝的圣经式信仰，可能只是反映东方宗教关于命运或业力的观念。但基督徒从圣经中领悟到这句话确实真实。不仅世间万物皆有因，我们生命中的每个事件更是为着上帝圣洁、智慧且无限良善的旨意而发生。尤其重要的是，万事发生皆为实现上帝通过基督福音成就的历史救赎计划。使徒保罗指出，万事都“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弗 1:11）。

我们虽不能时刻察觉上帝主宰之手对我们生命的引领，却能清楚看见他在圣经伟人生命中的作为。少年大卫的经历便是例证：当他在伯利恒郊外牧放父家的羊群时，突然蒙召来到先知撒母耳面

前。当这位属灵领袖将膏油浇在大卫头上时，这绝非偶然：耶和华曾对撒母耳说：“我……预定一个作王的”（撒上 16:1）。

我们不知道大卫的生活中随即发生了什么。可以推测，他回到了自己牧羊之地，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父亲对这个小儿子开始更加关注，撒母耳也会在时机来临时与他交谈。直到某日，新的召唤临到大卫，这次是来自扫罗王的征召。当大卫以宫廷乐师的身份开始侍奉扫罗时，这个年轻人可能并不明白这是如何或为何发生的。但大卫可以确信，这次召唤绝非偶然，因为上帝恩典的旨意始终引领着他子民的人生轨迹。历史的大舞台也是如此：正是在大地沉睡之时，上帝的儿子降生并被放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在基督降临的一千年前，上帝从伯利恒召出年轻的大卫，让他去侍奉扫罗王。

扫罗的邪灵

上次我们谈及扫罗时，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已悖逆了上帝和他的先知撒母耳。耶和华曾给予扫罗最后一次遵行他话语的机会，但扫罗却听从了自己和百姓贪婪的私欲，而非上帝的诫命。因此，撒母耳对他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上 15:26）。

从表面看，这种属灵的废弃对扫罗及其王国的现实事务影响甚微。上帝虽废弃了扫罗，但他仍居王位。如今人们也常认为属灵领域对世俗事务 —— 诸如谁掌权柄、谁平步青云 —— 影响有限。但扫罗的经历提醒我们：事实上，属灵领域优先于物质领域，上帝属灵的安排必将决定尘世的结局。

上帝废弃扫罗立刻带来两个结果。首先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撒上 16:14）。扫罗在受撒母耳膏立时曾领受上帝的灵（10:10）。这并非指扫罗已重生得救，而是上帝的灵曾赐予他超然的能力，以胜任其蒙召的职分。然而如今耶和华既已废黜扫罗，另

立大卫受膏。当大卫受膏时，“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16:13）。圣灵既已降临大卫，便离开了扫罗王。

失去上帝超然装备的祝福后，扫罗只能凭己力面对挑战。这提醒我们：上帝圣灵的内住是无可比拟的福分。正是藉着圣灵，罪人才能信靠耶稣得救恩（约 3:3-8；林前 2:14）。耶稣在教导祷告时，将圣灵视为上帝赐下的至高礼物：“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 11:13）。没有任何事物能替代圣灵的大能与祝福。没有圣灵，我们纵有万物也毫无福祉；有了圣灵，即便一无所有仍能充满属天的喜乐。保罗写道：“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

对个人如此，对教会亦然：若没有圣灵，我们的侍奉便毫无价值。即便教会拥有最高效的项目策划、最充裕的广告资金、最精湛的音乐表演者、最具魅力的名人讲员，又能成就什么呢？这样的教会在世俗意义上或许成就斐然，但在属灵价值上几乎一无所成。反之，一个缺乏世俗优势却忠心地传讲上帝之道、践行祷告与圣礼的教会，藉着上帝圣灵的大能，在永恒之光中成就非凡之事。耶稣宣告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离了基督，我们固然能做许多事，但从属灵与永恒的角度看，这些都毫无意义。而保罗在圣灵里宣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当视上帝圣灵的离去为最大灾祸，而圣灵的同在则是至高帮助。世间万物都无法弥补失去圣灵的损失，但藉着圣灵的能力，即使上帝子民中最软弱的，也能行出大能之事。

扫罗失去上帝的灵已然足够糟糕，但耶和华弃绝他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更为严重 —— 上帝因扫罗的悖逆之罪降下惩罚。“有恶魔从

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撒上16:14）。这一记载令许多读者困惑不已，尤其当某些译本将其译为上帝差遣“邪灵”去扰乱扫罗时。这是否意味着上帝与邪恶势力，甚至是魔鬼同谋，利用它们来攻击自己的敌人？

解经家们试图调和这一表面矛盾。有人认为旧约作者惯于将万事归因于上帝，而忽视人为因素。沃尔特·布鲁格曼就抱怨道：“一个圣经视角下的世界是一个不存在次级因果的世界，一切因果最终只能归咎于是那位上帝造成的。”[1] 基于此种观点，安德鲁·布莱克伍德提出，古代圣经作者所谓的上帝与灵界干预，实则不过是“间歇性精神失常”。[2] 因此扫罗的问题属于心理范畴，而非超自然现象。这种解释的漏洞在于：圣经其实同时承认终极原因和次级原因，并且包含着相当成熟（尽管不完全符合现代标准）的心理认知。

另一种解释路径并不否认灵界甚至超自然的成因，但坚决否认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该观点认为，圣灵的离去仅为恶魔侵扰开辟了道路，因为任何没有圣灵的人“都容易成为撒旦的猎物”。[3]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经文明确指出折磨扫罗的灵“是从耶和华那里来”。

在理解这段经文时，我们不必将此灵视为“邪恶的”，而应视为“有害的”（如英文标准译本所译）。[4] 这灵——可能是一位天使——本身并非邪恶，而是被耶和华差遣来加害扫罗王的。对某些人而言，这似乎并未解决多少难题，因为无论这灵本身是否邪恶，我们仍然看到上帝在伤害某人，尽管圣经教导“神就是爱”（约一 4:8）。

1.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125.
2. Andrew W. Blackwood, Preaching from Samuel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1946),123.
3.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ÿ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166.
4. 关于支持“有害的灵”或“带来灾祸的灵”的详细论证，参见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ÿ427.

答案在于，这伤害之灵是耶和华作为对扫罗之罪的审判而差遣的。罗伯特 · 伯根解释道：“扫罗的痛苦状态并非自然意外，本质上也不是医学病症。这是奉主之命而来的超自然存在发起的攻击，因扫罗的悖逆而起。”[5] 扫罗屡次违背上帝的命令，不仅导致他被废黜王位，更招致上帝以这从天而降的灵性折磨作为审判。上帝就是爱，因此他憎恶一切罪恶，包括扫罗的过犯。扫罗所受的审判，是对地狱中灵魂将承受的更大痛苦的警示 —— 那将是上帝对罪恶刻意且永恒的刑罚。

毫无疑问，扫罗身上那有害的灵的影响，确实表现为种种心理异常：情绪不稳、充满敌意，有时甚至危及他人（参撒上 18:10-11）。这位曾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如今变得阴郁而反复无常。这自然被他的朝臣察觉。扫罗的随从们因此寻求缓解他（无疑也包括他们自己）痛苦的方法：“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16:16）

谋士们意识到扫罗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与上帝的疏离：“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撒上 16:15）。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流于表面。在古代世界，弹琴被普遍认为能驱赶邪灵，即便今日我们也知晓柔和音乐的安抚力量。但扫罗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得罪了耶和华。属灵上健全的劝诫本应敦促君王以真诚痛悔的心归向主。上帝的恩典始终向一切愿意悔改信靠的人敞开：“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上帝为遭受苦难与审判的罪人定下的法则（亚 1:3）。

扫罗的宫廷显然缺乏属灵智慧的谋士，他的臣仆们只知治标，试图缓解心理症状，却无视这本质上是灵性问题。戈登 · 凯迪写道：“诊断出需要心脏手术后，他们竟开了镇静剂！”[6] 我们固然

5.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182.
6.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166.

承认并非所有心理困扰都直接源于灵性根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悔改的罪往往是导致情感、心理甚至身体痛苦的根源。然而扫罗与谋士们同样目光短浅，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下令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撒上 16:17）。

大卫被寻来侍奉扫罗

正是在此时，上帝的护理公开介入。我们可以想象扫罗的谋士们聚在一起，思索该找谁来为国王弹琴（一种类似小竖琴的弦乐器）。结果其中一人提到“曾见过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认为他“善于弹琴”。当他想起这个耶西之子时，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对扫罗的宫廷再合适不过，并形容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撒上 16:18）。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促成了如此高度的评价。但我们知道关于大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解释了一切：“耶和华也与他同在”（16:18）。

这些描述不仅适用于大卫，也应成为每一位对主怀有鲜活信仰的年轻人的写照。首先，大卫因其勇气与才能备受赞誉：“大有勇敢的战士”。大卫并非成长于太平岁月。非利士军队常在距伯利恒数里之地出没，这种环境“或许给了他展现少年英勇的机会”。[7] 在后续记载大卫击败巨人歌利亚的著名事迹中，大卫对扫罗王提及自己牧羊时曾与熊狮搏斗（撒上 17:37）。后来，在击杀巨人后，大卫将其首级带到当时尚未攻克的耶布斯人堡垒耶路撒冷城前示众（17:54）。此举虽未详述缘由，却暗示大卫与邻近敌营有所交锋，并主动代表以色列向其发出挑战。所有这些事迹都描绘出一个理想主义、足智多谋且英勇无畏的年轻形象 —— 这正是对主鲜活信仰应当结出的果实。在品格塑造的关键期，基督徒青年就应通过以下方式挺身参与教会的属灵争战：持守真道、为正义发声；祷告抵

7.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67.

挡邪恶；并向他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其次，大卫“说话合宜”。这一点也应在基督教青年的培养中加以强调。圣经一贯将口与心相连，因此我们说话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基调。箴言书告诉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紧接着又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箴4:23-24）。耶稣同样说过：“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太 12:34）。敬虔的言语是通过上帝的话语学来的，也是我们祷告的合宜主题。因此大卫向主祈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19:14）。

一个说话合宜的人通常也会“容貌俊美”，这是对年轻大卫的又一赞誉。这似乎暗示着一种自信而积极的举止。我们中有些人天生丽质，有些人则不然。但人人都可以活出属上帝的尊荣与对他人的尊重，若如此，我们美好的仪态便能彰显生命中上帝的恩典。

根据对大卫的这一描述，当得知属灵伟人撒母耳曾在大卫受膏后亲自栽培他时，我们便不觉讶异。敬虔的门徒训练对任何信徒都极有价值，年轻人应首先在信主的父母身上寻找榜样，其次在其他成熟的信徒中寻求。我们记得敬虔的传承一直延续到大卫家族。他的曾祖母是摩押女子路得，而她向婆婆拿俄米展现的那种忠诚，在大卫的生命中也有体现。他的曾祖父是波阿斯，那位兼具仁慈与力量的赎回产业的至近的亲属，他娶了路得为妻。大卫很可能在路得与波阿斯曾居住的房屋中长大，而那间屋子里的属灵传承必定深深烙印在他心里。

对年轻大卫的描述为所有基督徒， 尤其是年轻信徒的属灵培育提供了良好范本。经文描述青年大卫英勇、谨慎且性情沉稳，但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他获得的最后赞誉：“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撒上16:18）。如今在福音时代，主同样与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在，正如他的声音透过圣经向我们传达，他的同在藉着信心的祷告被我们感

知。耶稣如今正通过圣灵的运行，住在他的门徒中间；当他即将走向十字架时，耶稣告诉门徒：“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 14:16-17）。我们经历属灵成长并培养恩慈品格的途径，就是顺服圣经的教导，向圣灵的引领敞开生命，凭信心知道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

侍奉扫罗王

基于这份卓越的推荐，“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撒上 16:19）。接到召唤后，大卫的父亲顺从了，让大卫带着饼、酒和一只山羊羔前去。就这样，“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16:21）。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扫罗自己的命令，将上帝所膏立接替他的人带到了王室宫廷。请记住，一切发生的事都有其缘由！在扫罗身边，大卫将学习治国之道，并有机会反思领导力的实践。对年轻的大卫而言，从伯利恒郊外的牧羊场景转换到扫罗宫廷中紧张且充满属灵争战的环境，这种场景变迁，必然意味着巨大的适应过程。如果诗篇能反映一二，这段经历加深了大卫的信心，让他接触到人类经验的广阔多样性，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祷告带到主面前。

大卫的工作是在扫罗情绪恶劣时弹琴，而他做得很好：“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撒上 16:23）。扫罗唯有通过悔改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但在此期间，大卫的侍奉确实为这位君王及其臣仆带来了暂时的安宁。

亲眼目睹扫罗对上帝心肠刚硬所带来的后果，必定给大卫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正是早年领受的这些警戒，使他日后在耶和华面前存谦卑痛悔之心，甘愿为罪悔改。大卫将体会到上帝的手重重压

在他身上的滋味，因罪而昼夜灵里唉哼（诗 32:3-4 ）。但大卫已学会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如何应对。他如此陈述：“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 ” （ 32:5 ）。

与此同时，大卫在扫罗生命中成为上帝约束之恩的器皿。一位解经家指出：“ 因此大卫成了扫罗的祝福，也间接造福以色列。因大卫的存在，扫罗的心智没有立即彻底崩溃，以色列的国事也未完全陷入混乱。”[8] 大卫为当今信徒树立了榜样 —— 当我们面对苛刻的雇主或需要回应问题父母时。即便必须顺服权柄，基督徒仍能发挥巨大影响力，如同黑暗中的光，又如调和人际的盐，为任何处境带来生机与美好（参太 5:13-14 ）。与此同时，大卫在扫罗身上学习了罪的工价、违背耶和华的凶险，以及君王之道的实践艺术。他后期的行为表明，他尊重扫罗，并学会高度尊崇君王职分。基督徒也当向上帝设立的权柄者表达敬意，从其善恶榜样中汲取教训，为将来上帝可能差遣的事工预备自己。

大卫侍奉扫罗极为出色，以致王 “ 甚喜爱他，他就作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 （撒上 16:21 ）。我们不必理解为扫罗对大卫怀有深厚的个人情感，因这句话可能仅表明扫罗欣赏大卫的才干。下一章将显示，当离开宫廷环境时，扫罗甚至认不出大卫或记不起他的名字。然而，这位年轻的牧羊人被授予扫罗拿兵器的人的职位，使他成为国王的战友之一。大卫由此活出了使徒保罗后来所写的教导：“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

8. S. G. DeGraaf, quoted in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26.

（弗 6:5-7 ）。效法大卫榜样的信徒们，在职场上常常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领导的器重，并晋升到拥有更大权力和责任的职位。

“ 耶和华与他同在 ”

然而，这些经文的重点不仅在于将大卫树立为模范员工。更重要的是，大卫展示了上帝与我们同在所带来的不同。“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是理解年轻大卫的决定性陈述（撒上 16:18 ）。事实上，正是由于上帝赐予的信心，大卫才成为基督徒如此优秀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和服侍。耶稣同样因耶和华的同在，方能活出完全的生命、传讲神圣的话语并行大能的神迹。这是耶稣传讲的第一篇讲道的重点：“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路 4:18，引自赛 61:1 ）。

上帝与大卫同在，因为耶和华定意为自己立一位君王统治以色列。同样，上帝也与耶稣基督同在，因为父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世界的救主。事实上，耶稣远比大卫伟大，不仅因上帝的灵住在他里面，更如使徒约翰所言：“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 ）在耶稣基督里，不仅上帝的灵降临于人，更是上帝的永恒圣子藉着圣灵道成肉身，被称为 “ 以马内利 ”，即 “ 神与我们同在 ”（太 1:23 ）。

大卫美妙的琴声曾暂时抚平扫罗烦扰的心灵。但在这纷扰的世间，最甜美的乐音莫过于天使宣告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时所唱的：“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 2:14 ）。耶稣来临不仅为抚慰我们罪恶中的痛苦，更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参太1:21 ）。扫罗虽因聆听大卫的弹琴蒙福，却未能把握那些清醒时刻，寻求更深层、真实的医治。唯有信靠上帝所差遣的救主，罪人才能得享唯独上帝能赐予的平安之福。

你是否感到困扰？是否被私欲和世俗的情欲所捆绑？是否因生活的忧虑或罪疚感而烦扰？耶稣呼唤我们聆听他的声音，并藉着信靠他，领受我们灵魂所需的真正医治：得蒙赦罪、被圣灵更新、被上帝如珍爱的儿女般拥抱，并从上帝那里领受永恒的新生命。耶稣不仅像大卫一样拥有上帝的灵，更将上帝的灵丰丰富富赐予那些凭信心接受他的人。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他福音的甜美乐音向我们困扰的灵魂诉说着真实的平安。

请谨记：万事皆有因。今日传讲基督救恩信息的原因，是要让许多因罪孽而痛苦的人听见他的声音、信靠他并得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 5:24）

24

应战之人

撒母耳记上*17:1–30*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撒母耳记上 *17:10*）

圣经常通过对比手法教导信心与美德的问题，这在撒母耳记等历史叙事中尤为明显。不同于新约保罗书信直接阐明命题真理的写作方式，历史叙事将不同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并展示上帝如何与他们互动。

在所有对比中，扫罗与大卫之间的反差最为强烈。自第 13 章首次膏立大卫起[a]，他就被塑造成扫罗的对立面。因大卫与歌利亚之战而闻名的第 17 章，正式开启了大卫与扫罗的较量，这一较量将占据撒母耳记上余下的篇幅。在大卫首次公开亮相的场景中，扫罗与大卫对非利士巨人挑战的回应形成鲜明对比：“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撒上 17:10）。

a.译者注：撒上第 13 章仅仅提到上帝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并未提到已经膏立大卫。首次膏立大卫在经文第 16 章。

大卫击杀巨人歌利亚的记载是个经典故事。“既有戏剧张力与惊心动魄的情节，又包含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期待与满足”[1]。“大卫与歌利亚”已成为任何领域（战争、体育、商业或政治）中以弱胜强者的代名词。这个故事的突出地位并非偶然。这是撒母耳记中篇幅最长的记载，包含最多引文（二十二处），并呈现了以色列敌人中最详尽生动的独白。作者刻意着墨于细节：大卫携带的奶饼数量、歌利亚盔甲的部件与重量、大卫捡拾的小石子数目等。这些细节迫使读者放缓阅读节奏以沉思叙事，“从而使故事更难忘，更易引发深入研读。”[2]

当我们研读这一伟大篇章时，应当认识到大卫的胜利主要不是预示我们将凭信心取得的成就，而是预表基督为拯救我们所赢得的胜利。作为英雄与君王的大卫，其形象是神学家所称的预表 —— 指向他更伟大的后裔耶稣。此外，虽然我们承认大卫的信心、品格、牧羊经历及对圣经原则的运用在其成功中起了作用，但他得胜的核心原因在于被圣灵充满：他受膏时“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上 16:13）。因此，大卫的事迹提醒我们：信心、敬虔与勇气必源自圣灵引导的生命，而上帝也常使用这些特质来对抗当今属灵的仇敌。

以色列的巨大耻辱

扫罗和大卫时代的以色列四面受敌。其主要敌人是西边的非利士人和东边的亚扪人。扫罗最初的战役便是对抗非利士人，其子约拿单在密抹取得胜利后（撒上 14:1-23），非利士人被逐出以色列，退回沿海要塞。然而这些足智多谋的敌人并未轻易退缩，不久便集结重兵卷土重来，与扫罗王国开战。“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

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301.
2.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188.

要来争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悯”（17：1）。这些地理坐标将战线定位在伯利恒以西约十三英里处。扫罗集结军队迎击入侵者，安营在“以拉谷”（17:2）。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确认该地点；其中心有一条深壑，冬季雨水会泛滥成灾。非利士人向前推进与以色列对峙，两军隔壑相望。

此役将成为扫罗统治的分水岭，这是他遭耶和华弃绝、圣灵离弃后迎战的首场战役。过去扫罗能仰仗上帝的救赎之力，如今却只能与以色列人独自应对。所幸扫罗仪表非凡：他容貌俊美，“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上 9:2）。正是这些特质使以色列民欣然接受他为王。以色列民曾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并期望王能“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8:20）。还有谁比全以色列最高大的人更适合担此重任呢？

当两军逼近时，扫罗和他的军队心中或许正萦绕着这些念头。非利士人拥有更精良的装备且通常人数占优，但扫罗并未因此胆怯。凭借自己的统帅才能、以色列人的勇猛，以及险要的防御地形，他理应能击退任何跨越峡谷的进攻。然而此时非利士阵营的喧嚣逐渐平息，他们的队列突然分开，趾高气扬走出来的，是敌军最新研发的军事武器：一个体型庞大的角斗士冠军。

受圣灵感动写下撒母耳记的作者不吝笔墨地描绘这位非利士勇士。他名叫“迦特的歌利亚”，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骇人体型：“身高六肘零一虎口”（撒上 17:4）。换算古代度量单位后约合九英尺六英寸（约 2.9 米）。虽然经文从未直接称歌利亚为巨人，但已不言自明——他如同人形山岳，巍然凌驾于所有以色列战士头顶。

熟悉圣经学术研究的人都不会对此身高尺寸的争议感到意外。这种质疑显然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中，歌利亚的身高就被记载为四肘零一虎口（约合2.06米），这显然比传统数据更具可信度。但除非我们假设古今人类体型

始终如一（毕竟迄今未有如此身高的人类记录），否则没有理由质疑希伯来文本的记载。况且，歌利亚的身高并非绝无仅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1940 年一位名叫罗伯特 · 瓦德罗的伊利诺伊州男子经核实身高八英尺十一英寸，仅比歌利亚矮七英寸。当今世界已知最高者的身高为八英尺五英寸。[3]

从圣经角度也有充分理由认真对待这个数据。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末期临近应许之地时，摩西曾派探子侦察迦南地。这些探子回报称看见了“亚衲族人”（民 13:22），“有大又高”（申 9:2），这些令以色列人恐惧的族群“是伟人的后裔”（民 13:33）。圣经中关于“伟人”的另一处记载出现在挪亚洪水之前，称他们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 6:4）。这些巨人如何躲过挪亚洪水仍是谜团（尽管高大身材或许有所帮助！）。约书亚征服迦南时期，亚衲族人被逐出以色列（见书 15:13-14）。另一处相关记载是约书亚记11:22：“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衲族人，只在迦萨、迦特，和亚实突有留下的。”这一记录与撒母耳记的叙述相呼应，因为非利士巨人被明确称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撒上 17:4）。

正如常见的情形，学术批评的辩论往往使我们偏离圣经经文的要旨。还记得扫罗为何令以色列人印象深刻，他们为何希望他作为君王率领他们出征吗？扫罗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他高大的身躯。如今以色列人和扫罗将认识到依赖世俗力量源泉的问题所在。若你倚仗钱财，总有更富足之人；若你信赖才智，总有更聪慧之士；若你仰仗体型，总有更魁梧之躯。歌利亚比扫罗或以色列军中任何人都高大得多！在此类境况下，若能呼求耶和华自然是好的！但这已是扫罗不再享有、甚至显然不再寻求的特权。

3. 这信息来自于 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 accessed August 22, 2009.

关于歌利亚的描述还有更多细节。他不仅身高骇人，装备更是令人胆寒：“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铜护膝”（撒上 17:5-6）。若与数年前的情况无异，当时大多数以色列士兵上阵时几乎或根本没有护甲（参见 13:22）。而歌利亚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且都是极沉重的装备，仅铠甲就重达五千舍客勒（约 126 磅），粗壮的双腿还覆有青铜护膝。加上有持盾者在前开路，歌利亚可谓刀枪不入。仅搬运其盾牌就需要专人负责，足见这面盾牌也大得惊人。

最后，我们得知歌利亚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装备。他“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撒上17:6-7）。歌利亚长矛的巨大由其十五磅重的铁质矛头可见一斑。罗伯特·伯根将歌利亚给人的第一印象总结为“令人敬畏且心理上极具压迫感”，[4] 正是军事无敌的写照。

歌利亚不仅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奇观，更是一位单挑战斗的专家。他是“讨战的人”（撒上 17:4）：希伯来语原文直译为“两军之间的那个人”。他经过训练、装备精良，且天赋异禀，能在对峙的两军之间挺身而出，向对手发起单挑挑战。这一策略的优点是避免了大规模军队交战的血腥杀戮，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普遍的观念：战争是两国神明之间的较量，因为单挑对决与全面战争同样能证明神明的至高权能。

歌利亚前来，正是为了挑战以色列人及其上帝。他站在以色列军队阵前嘲笑道：“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撒上 17:8）。歌利亚提议，这场个人对决的胜者将让对方臣服为奴。

4. Bergen, 1, 2 Samuel, 189.

歌利亚对我们而言象征着属灵上对抗上帝及其子民的势力，特别显出了撒但及其恶魔势力对上帝的对抗。A. W. 平克写道：“歌利亚向我们描绘了上帝与人类的大敌 —— 魔鬼，它企图恐吓并掳掠那些奉主之名的人。”[5] 他庞大的体型不仅映射撒但的强大力量，其嘲弄的言辞更显露撒但对耶和华及其子民的敌意与仇恨：“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撒上 17:8-10 ）。

与歌利亚对阵的天然人选应是扫罗王，因率领以色列出征本是王的职责（撒上 8:20 ）。但扫罗却“惊惶，极其害怕”（ 17:11 ）。至于扫罗麾下那些勇猛的将领 —— 押尼珥、其子约拿单，或是他平日网罗的其他“勇士”（见 14:52 ）又如何呢？一般而言，下属会效法领袖的灵性状态。问题根源在于：上帝的灵已离开扫罗，他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力量。当扫罗目瞪口呆地凝视歌利亚时，全军都感染了他那巨人般的恐慌，无人敢回应歌利亚的挑衅。箴言 28:1 说：“义人却胆壮像狮子。”扫罗却反其道而行，证明人一旦与上帝及其救恩隔绝，世间的威胁就会变得骇人，使人轻易陷入惊惶。

以色列王室的失败

当我们脑海中还萦绕着扫罗和他军队那惊恐万状、士气低落的景象时，另一个人物登场了。他的出场经过精心设计。有些学者对为何要重新介绍大卫感到困惑，因为他的家族背景在前一章已经交代过，但这里别有深意。当巨人的体貌特征被强调以震慑我们时，真正让大卫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圣约血统：“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 ”（撒上 17:12 ）。这就是大卫与歌利亚对决中两股对立的力量：纯粹世俗（或许还有恶魔的）的力量，对战与永活真神立有生命之约的力量。

5.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31.

按常理，大卫本不该出现在这战场上，因他未达到以色列人二十岁从军的年龄要求（民数记 1:3,20 ）。但上帝的旨意另有安排。耶西的三个长子都在军中服役，那时各家需为士兵提供补给，某种程度上还需供养国王及其官员。于是大卫被从田间召来。虽是最年幼的，但他在扫罗宫中担任琴师的身份，使他成为给兄长们送粮并带回战况的最佳人选。耶西吩咐大卫带上“一伊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以及“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并带回兄长们的消息（撒上 17:17-18 ）。

大卫的经历提醒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某日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当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带着食物去了”（撒上17:20 ）时，他全然不知自己生命中最关键的试炼即将在数小时后降临。威廉 · 布莱基深刻指出：我们随时可能经历重大考验，并诘问道：“若明白这种可能性，我们岂不该更真诚、更热切地祷告？……每日晨祷时若想着‘今日或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或许有机会为真理公义成就大事，或许会遭遇否认主、毁灭灵魂的试探。上帝啊，求你今天不离弃我，预备我面对你所安排的一切’，这岂非极好的习惯？”[6]

正当双方军队在峡谷两侧列阵、各自呐喊战吼时，大卫抵达了战场。没有哪个少年能忍住不去目睹这般景象。于是大卫将行李卸在辎重处，“ 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 ”（撒上17:22 ）。就在此刻，“ 那讨战的，就是属迦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 ”（ 17:23 ）。

这般情景已重复四十日，每次都因无人敢应战歌利亚而使以色列蒙受羞辱。圣经用四十这个数字表示明确的试炼期（使我们想起以色列在旷野的四十年，以及耶稣受试探四十天），大卫的到来恰逢以色列军队在歌利亚设下的挑战面前彻底溃败之时。他们已有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81.

近六周时间，却连一名以色列士兵都未能鼓起勇气迎战巨人。若此时仍无人挺身而出，便永远不会有人敢应战。因此，大卫出现之际，正是失去圣灵的扫罗及其士气低落的军队遭遇全面道德溃败的时刻。

这次失败也证明以色列人对上帝毫无信心。歌利亚在第 8 节提出的挑战，实则是考验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任。罗杰 · 埃尔斯沃思如此转述歌利亚的嘲弄：“我岂非一个憎恨上帝的异教徒非利士人？为何你们这群‘永生上帝’的子民无人敢与我对战？你们根本不信他！事实上，你们定认为这九尺高的战士在实战中比你们的‘永生上帝’更强大。”[7] 这正是当今世界仍乐于对基督徒提出的考验，常伴以歌利亚式的讥讽：“我们知道你们在主日学教导什么，但让我们看看你们面对现实中的情欲诱惑时，或遇到欺诈牟利的机会时表现如何。当你们收到可怕的医疗诊断或股票投资崩盘时，看看你们赞美上帝的脸上会是何种表情！当你们遇到在重要大学考试中作弊的机会时，看看你们会如何反应！”歌利亚背后正是今日仍在发动属灵争战的魔鬼。核心问题始终如一：“你们真的信靠那位充满大能与恩典的慈爱上帝吗？”

明白这属灵争战的本质，方能理解大卫眼前的景象为何令他如此震怒。这很可能是大卫生平第一次听见有人亵渎耶和华的名。当他目睹“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撒上17:24）时，内心何等羞愧。或许因大卫脸上的表情刺痛了他们，士兵们急于为自己的怯懦辩解：“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17:25）。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以色列王面对这公然亵渎之举有何应对？于是有人将扫罗的回应转告大卫。这位国王虽不敢亲自冒险对抗强大的非利士人，却愿重赏代他出战之人。士兵们告诉大卫：“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

7.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30.

免他父家纳粮当差。”（撒上 17:25 ）。这是君王级的赏赐：巨额财富、通过扫罗女儿之手成为王室成员的机会，以及家族终身免除赋税与其他公民义务。这样的暴利机会，男人们定会争相竞逐！

然而，竟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报名成为以色列的斗士。扫罗的悬赏表明他原则上接受了歌利亚的挑战。但扫罗缺乏应战的资本 ——他麾下没有一名士兵被激励到足以直面非利士巨人。至此，扫罗的王权失败已彻底显现：他不仅未能履行作为以色列守护者的使命，其领导力甚至未能激发任何士兵为君王、国家，以及实际上是为了上帝之故挺身而战。

根本问题在于扫罗及其军队确实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当然，他们并未正式背弃主。经文中未见以色列军中成立非利士偶像敬拜团体或祭拜偶像的记载。就我们所知，扫罗与军队仍保持着正统的信仰告白。但信心的考验终究不在于言辞，而在于面对世俗试炼与属灵争战时的行动。我们是否确信自己所信所侍奉的上帝超越万有？是否相信救主愿意且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凶险？扫罗与军队用不敢迎战歌利亚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今日每个基督徒也在用日常行为与应对威胁诱惑的方式作答。我们究竟认为何者更强大：是嘲弄我们的罪与刺入内心的恐惧，还是我们所认信的上帝？若真信上帝，至少当踏入战场，亲身验证他保守我们远离罪恶、解救我们脱离恐惧的大能。

大卫的忠诚回应

大卫对扫罗王的激励方式似乎深感震惊——这位以色列的君王竟想不出比物质赏赐更高尚的激励。毕竟，一个死人永远无法花掉扫罗许诺的金钱，也无法享受与王室公主联姻的乐趣。大卫的回应带着双重质疑：“ 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

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撒上 17:26 ）。

这番话首次从圣经神学视角解读了以拉谷之战。大卫的发问直指众人思维中缺失的核心观念：歌利亚是以色列的 “ 耻辱 ” ；这巨人不过是个 “ 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 ；而相比之下，以色列所事奉的并非虚妄偶像，乃是 “ 永生神 ”。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评注道：

> 大卫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至此，叙事一直处于 “无神状态 ”……但此刻大卫将神圣质问注入这一事件。拥有一位永生神难道不改变这一切吗？这家伙嘲弄了 “永生神的军队 ”。若上帝与以色列如此紧密相连，你认为他会对这般亵渎其声誉的言行无动于衷吗？难道你们认为永生上帝会容许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在军事与神学上肆意践踏他的名吗？[8]

在大卫的理解中，以色列军队不仅无需畏惧一个否认上帝的异教战士，而且作为永生上帝的子民，他们更没有权利在歌利亚面前惊恐逃窜。“ 相反，” 戈登 · 凯迪写道，“ 他们本应坚信主的同在和大能的应许，以圣洁的勇气依靠主而奔赴战场。”[9]

无论是因为大卫质问的语气，还是他在这些沮丧又自尊受伤的士兵中插入圣经真理的举动，都让他的长兄难以忍受。本章开头部分以以利押对大卫不公正的指控作结：“ 以利押……就向他发怒”，并讥讽他前来的动机：“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争战 ”（撒上 17:28 ）。正如信心会遭遇歌利亚这类公开敌人的挑战，它也常遭受来自亲友的抨击 —— 那些人对任何寻求尊荣上帝、持守信心的人妄加指责。对以利押而言，指责弟弟比悔改更容易，他的心因感知大卫话语中的责备而愈发刚硬。

8.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49.

9.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169.

大卫在以拉谷的回应教导我们：人生重大事务本质上皆关乎神学。我们如何度过一生、决定与谁结婚（或独身）、追求何种优先事项、是否向亲友见证福音 —— 这一切都揭示了我们内心对上帝的真实信念。即便我们口头上承认信仰，若鲜少依据圣经真理行事，便表明世俗观念对我们的影响远超上帝。若我们退缩不敢为上帝做艰难之事，便暴露了我们认为他软弱、遥远或冷漠。

此外，大卫彰显了基督徒认识上帝真理的重要性。这直指当今教会的可悲现状：当各种文化与灵性的歌利亚们围攻教会之际，基督徒却被告知 —— 甚至从讲台上 —— 神学与生活无关！当信徒最需要运用理性、最需要圣经真理带来的力量时，基督徒却日益不熟悉圣经，教会也疏于教导上帝的话语。正如大卫因对非利士勇士持神本主义观点而遭兄长责难，那些呼吁教会复兴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之人，也常被其他基督徒指责为傲慢与多管闲事。

然而，今天的年轻人若不在圣经真理上根基稳固，又如何能抵挡住他们面临的巨大诱惑和对信仰的激进攻击？有多少基督徒因灵性表现不佳而陷入怀疑与恐惧，认为上帝冷漠无情、不关心甚至不悦纳他们，尽管圣经明明见证上帝在基督里对他子民丰盛的恩典与喜悦？又有多少信徒能因此站稳在上帝应许战胜罪恶之确据中？

这种对信心与真理的强调可见于使徒保罗关于属灵争战的教导。保罗提醒信徒我们面对的是灵界的敌对势力后，敦促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 6:13）。我们无需详述这套“上帝军装”的各个部件，但可注意到其核心在于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真理当作带子……公义当作护心镜……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当作盾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

剑，就是神的道”（弗 6:14-17 ）。大卫以真理为兵器，凭信心为力量，毅然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索要一人对决，唯大卫敢回应这挑衅——因他深知圣经，更深深认识他的上帝。

凭信而战

请铭记第 16 章的启示：“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上 16:7 ）。由此观之，我们可将歌利亚的故事视为撒母耳记上 16:7 原则的延伸例证。作者对这位非利士勇士的描写，堪称圣经中对战士最细致入微的刻画。重点在于他令人畏惧的外表，而核心问题是：上帝的子民是否会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来看待他?

我们应用这段经文时当自问：哪些表象容易使我们气馁、动摇信心？是否被他人的看法所奴役？是否被环境及其表面影响所压倒？是否因畏惧世界的巨大敌意，而退缩于顺服上帝、拒绝罪恶、为基督作见证？大卫凭着从圣经中认识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挑战：不要在我们可能面对的歌利亚面前畏缩，而要奉永生上帝之名，靠着他所赐圣灵的大能，坚定站立并勇往直前。

我们能够以信心面对挑战，不仅因为有少年大卫的榜样，更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之工。若说歌利亚的嘲弄令大卫心绪不宁，那么上帝之子对罪恶统治、子民苦难以及撒旦与罪恶之力亵渎上帝荣耀的痛心更甚。远胜大卫迎战歌利亚时的战况，耶稣以耶和华之名彻底击溃了我们的仇敌。大卫未着铠甲出征时，实则是将自己作为某种献给歌利亚的祭物 —— 若这是上帝的旨意。然而唯有耶稣能成为真正的祭物，正是藉着上帝爱子的死，死亡本身被彻底击败。

论及基督藉十字架与空坟墓得胜时，保罗将嘲讽掷回上帝仇敌的脸上：“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

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林前 15:54-57，引自赛25:8 ）。大卫视那巨人为必被击败的不洁之敌，只要有人凭信靠耶和华之心挺身而出。但我们视撒旦、罪与死亡为已被耶稣藉死里复活彻底击败的仇敌。当上帝的子民相信这些福音真理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歌利亚们，必将遭遇敬虔男女依靠上帝的大能与之争战，这大能至今仍能击倒巨人。

25

扫罗王的盔甲

撒母耳记上*17:31–40*

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
（撒母耳记上 17:39）

在大卫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之前，他首先要战胜的是自己那位萎靡不振、缺乏信心的君王 —— 扫罗王。毕竟，扫罗曾是以色列的歌利亚：他是高大威武的战士，本应凭勇力为国家赢得胜利。但扫罗败给了更高大的非利士人，如今正恐惧退缩。正如大卫必须先承受兄长的奚落（撒上 17:28），他也必须直面君王的冷嘲热讽，才能获得击杀歌利亚的机会。由此可见，凡要与耶和华的仇敌争战者，往往先要战胜亲友的怀疑与讥诮。

当大卫应召来到扫罗王面前时，局势已危如累卵。以色列军队在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面前战栗不已，似乎连一个捍卫耶和华荣耀的信徒都没有。难道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突然失效了？这敌对势

力难道比以色列的立约之主更强大？大卫以响亮的“不！”作为回应。但他首先必须说服扫罗王，以色列确实存在一位勇士。

扫罗听闻大卫对非利士人挑衅的愤慨，便传召大卫前来觐见。走上前来的是一位甚至未着战袍的少年，衣着如同刚从田间归来的牧羊人。然而，他的热忱与信心似乎盖过了外表的平凡。是大卫率先开口，这位真正的受膏者恭敬地打破礼仪常规，向那位失败的统治者进言。他走近国王，坚定地说道：“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撒上 17:32）。马太·亨利如此总结这一幕：“一个今晨还在放羊的小牧童，竟比以色列所有勇士更有胆识。”[1]

大卫的备战状态

大卫或许有勇气，但在迎战非利士巨人之前，他仍需获得国王的许可。然而扫罗对他所见并不以为然：“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撒上17:33）。在扫罗看来，这个年轻牧羊人与歌利亚决斗的想法荒谬至极——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扫罗或许认出了大卫就是那位用琴声抚慰他心灵的琴师，也或许没有，但战场毕竟不同于王宫，大卫的豪言壮语只是在浪费国王的时间。[2]

首先，大卫必须面对自己是否具备战斗资格的问题。扫罗明确宣布他显然不够格。大卫不能与歌利亚作战，因为孩童无法承担成人的任务，而对抗歌利亚无疑是成人才能胜任的工作。继续往下读，我们会发现扫罗表达的正是后来歌利亚将陈述的观点，都将大卫视为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撒上 17:42-43）。扫罗与歌利亚有许多共同点，包括那种只注重外表、不敬虔的审视方式。巨人倚仗自

1.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93.

2. 扫罗在撒母耳记上17:55-56 中对押尼珥的提问常被解读为他未认出大卫。但问题并非“他是谁？”，而是“这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这未必意味着扫罗认不出大卫。

己的身形威吓敌人屈服，扫罗则盯着大卫的外貌，却看不出半点战士特质。“大卫看起来不像英雄的样子，因此他必定不是英雄。”[3]积习难改，扫罗就是无法看透外表，看不见大卫的内心。

大卫在国王面前举止恭敬，却反驳了对他战斗能力的这一糟糕评估。他坚称自己牧羊的经历实为征战的最佳预备，不该被低估。“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撒上 17:34-36）。无论是狮子或熊想叼走大卫的一只羊，还是野兽转而攻击牧人要取他的命，他都击打野兽，将羊安全救回。

许多人未能从自身经历中汲取教训，甚至学到了错误的教训，因此我们如何反思过往行为至关重要。大卫本可能因这些经历变得傲慢自负。乍看之下，他似乎正如此宣称：“歌利亚与我曾击杀的狮子和熊无异，我既能打败它们，也能击败他。”但这并非大卫的真实态度：他学会的并非倚靠自己，而是信赖耶和华。诚然，大卫视那非利士勇士不过如野兽一般，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撒上17:36）。但他在守护父亲羊群时已然领悟，是上帝与他同在、保护他并赐他得胜。这正是大卫应用于新挑战的功课：“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17:37）。

大卫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运用过去经历中上帝信实的作为，来增强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评论道：“以信心回望过

3. Richard D. Phillips,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ssons on Leadership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 1999), 60.

去，使他能以信心展望未来 …… 耶和华在犹大旷野的作为，必在以拉谷重现。”[4] 这正是圣经研读坚固我们信心的方式：不仅回顾上帝为我们个人所成就的事，更在经文中看见他如何一次次信实地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极端险境，由此我们得着勇气，为他的名投入属灵争战。

大卫迎战歌利亚的勇气源于他过往的战斗经验，但根基在于他确信上帝的大能与拯救——他必战胜那属世的仇敌。这是大卫向不信的扫罗王传讲的福音信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撒上 17:37）。A·W· 平克如此注释：“[大卫] 在君王面前所用的言语并非夸口者的虚张声势，而是信心之人尊崇上帝的见证。”[5]

当扫罗在绝望中萎靡不振，仅凭表象看待局势时，大卫却以信心之眼审视巨人，这信心来自个人经历对圣经话语的印证。大卫的经历使他学会相信上帝大能拯救的古老故事，那些被扫罗遗忘或忽视的故事。大卫从神学角度、以上帝的视角看待事物，他的信心使他准备好与巨人争战。若我们以同样的属灵眼光审视处境，并基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已证实的信实而对他充满确信，就必能在未来的属灵争战中坚立不移。

除了大卫的信心外，还有一个特征显示他准备好为耶和华争战。要明白这点，我们需要回到扫罗最初的轻蔑之言：“你年纪太轻”（撒上 17:33）。扫罗因大卫的软弱而轻视他，但正是这种软弱与伟大信心的结合，特别预备了大卫去抵挡上帝的仇敌。或许正因为大卫是众多兄弟中最年幼的，是被忽视的那个被派去放羊的人，他才转向耶和华寻求盼望和救赎。作为家族中最微不足道的成员且享有极少特权，大卫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这种认知驱使他走向信心，而吊诡的是，他的软弱最终使他变得刚强。K· 斯科特 · 奥利芬特写道：

4.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50–51.

5.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35.

> 我们也是如此。若我们自以为能凭自身力量为耶和华征战，便已全然败北。上帝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正如保罗所言，他如此行，是为不让任何人有机会自夸。（林前 1:27–29 ）[6]

大卫的征战理由

今日若想为耶和华征战，仅凭准备充分并不足够，更需出于正确的理由参战。正如大卫与扫罗王在备战状态上的差异 —— 大卫凭信心而非体格获得征战资格 —— 这位牧羊少年对抗击非利士人的动机也与扫罗截然不同。大卫明确道出缘由：“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 ’ （撒上 17:36 ）。

大卫挺身而出与非利士人战斗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对一位拜偶像的异教徒公然藐视真实永活之上帝的愤怒。换言之，大卫的动机源于对上帝荣耀与尊荣的热切关切。歌利亚令大卫震惊，但原因与他人截然不同：大卫惊愕的不是竟有人如此高大，而是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如此亵渎上帝的荣耀！此外，这巨人还挑战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信仰，仿佛上帝的子民会被对歌利亚的恐惧所震慑，而非敬畏上帝。这是对上帝尊荣的亵渎，是以色列圣约之名的玷污，也是耶和华必亲自介入的缘由 —— 正如大卫将非利士人置于其应得之地，即坟墓之中。因此，当大卫最终站在巨人面前时，他的挑战饱含为上帝荣耀而战的激情：“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撒上 17:45 ）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对扫罗只字未提国王曾许诺给击杀巨人者的丰厚财宝。鉴于大卫对上帝荣耀的愤慨关切，巨额财富、王室婚姻和家族特权等回报根本无法占据他的心思。即便此刻面对国王，他也丝毫没有 “顺便 ” 提醒扫罗关于许诺奖赏一事。这场战斗根本

6. K. Scott Oliphint,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3), 11.

与大卫无关：他所关心的既非自身安危，也非日后晋升。“歌利亚的挑战是对万军之耶和华荣耀、权能与尊荣的挑衅，”[7] 仅凭这一点，大卫就决心击杀这个狂妄的敌人，让上帝的荣耀得以全然恢复。

这正是上帝在我们救恩中首要的动机：彰显他恩典的荣耀。保罗写道，上帝“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 1:5-6）。保罗补充道，我们被从罪中救赎出来，“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弗 1:12）。想到我们得救首要且根本的目的在于上帝的荣耀，这令人倍感安慰，因为上帝的荣耀是我们能全然信靠的根基！正如“人生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8] 上帝首要目的也是他自己的荣耀。我们这些凭信心仰望基督的人，可以确信自己终极的救恩，因为这正是为要赞美上帝奇妙的恩典。正如钟马田所言：

> 你和我得救的全部目的，乃是为了荣耀天父……人们常来问我，问题通常是这样提出的：“救恩能为我做什么？”而我们传福音时给出的答案往往是：“相信福音，它就会为你成就奇妙之事。”我感谢上帝，这诚然属实，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该将此置于首位。我们得救的终极目标和宗旨，乃是为了我们能荣耀上帝……救恩的本质是将我们带入一个真正荣耀上帝的状态。[9]

因此请注意，虽然大卫因以色列人的怯懦而忧心忡忡，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希望通过自己的胜利让以色列人得荣耀。同样，在我们的属灵争战中，动机不应是为了个人利益、教会声望或神学立场，甚至不是为了基督徒整体的声誉。我们为上帝的真理而战，是因为那些藐视上帝话语的人亵渎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争战是为捍卫上帝的名，并在世上追寻他的荣耀。以此为由征战，我们就能像大卫一样确信上帝击杀歌利亚的大能。

7. 同上，8.
8.《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答案1.
9. D. Martyn Lloyd-Jones, Saved in Eternity (Wheaton, IL: Crossway, 1988), 44–45.

大卫寻求战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将上帝的子民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他毕竟是个牧人，而上帝的羊群正遭受恐吓、蒙羞，并即将被蹂躏。歌利亚如同一头熊，上帝的羔羊需要从其口中被解救。若敌人转而攻击，就必须将其击杀。最后，我们还可以加上大卫对上帝拯救的完全信心 —— “ 耶和华 …… 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 （撒上17:37 ） —— 作为他参战的最终理由。同样，我们今天也应当以捍卫上帝荣耀为首要动机投身战斗，同时渴望保护上帝的子民，并全然倚靠上帝的信实与大能来拯救。

大卫的作战资源

很难断言扫罗相信了大卫的信心宣言，因为若王真的相信，他本应亲自出战迎击歌利亚。真实且得救的信心是相信上帝的恩典临到自己，而不仅适用于他人！更准确地说，扫罗是被大卫的热忱与决心所打动：“ 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 ”（撒上 17:37 ）。这句话充满讽刺，因耶和华早已离开扫罗去与大卫同在。扫罗渴望上帝的同在与祝福能临到某人去对抗歌利亚，但他心刚硬不愿悔改亲自寻求上帝。扫罗提醒我们：圣经信仰中的救赎之恩，唯藉个人信心与悔改方能领受 —— 永活的真神不会通过第三方贩卖赎罪券！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正因为后者向扫罗宣告的信心 —— 这种信心被扫罗称许, 却拒绝为自己所用。

正如常见于那些企图从他人信仰中获益的非信徒身上，扫罗此时提出要成为大卫拯救事业的投资者。在充满象征与属灵反讽的经文中，这位君王竟提议让大卫穿戴自己的盔甲上阵：“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 ” （撒上 17:38-39 ）。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这一行为。罗纳德 · 杨布拉德认为扫罗试图窃取大卫英勇战绩的功劳。他指出国王此举 “ 很可能是为了将扫罗与大卫捆绑在一起，以便扫罗能独占 —— 或至少分享 —— 大卫

击败非利士巨人的胜利。”[10] 另一种观点来自约翰 · 伍德豪斯，他认为
“这一行为具有象征意义，与我们已知的真相相呼应。扫罗是即将退位的王，而大卫是被指定接替他的人。”[11] 无论这些评价多么真实，我认为根本事实是扫罗向大卫传达善意并提供帮助，但其方式暴露了他对世俗力量的依赖。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扫罗的提议：“来，让我帮你 …… 让我给你我的权威印记 —— 尽管它已失信于人。带上我的武器 —— 尽管它们已证明无用。以我的名义出征 —— 尽管这名字在军中每个人口中都是诅咒。”[12]

令人惊讶的是，大卫起初竟穿上了扫罗的盔甲。扫罗沉重的铠甲覆上大卫的躯干，青铜头盔戴在他头上，沉重的刀佩在他腰间。这是怎样的画面：一个微缩版的扫罗！这是年轻牧羊人生涯的决定性时刻。他会踏入扫罗王的角色、不信与世俗依赖中吗？答案只有一个：“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撒上 17:39）。大卫脱下盔甲的表面理由是他不习惯使用这些装备作战。但这不可能是他婉拒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平克解释道：“大卫立刻察觉这些不适合他：常在隐秘处与上帝相交的人，无法在公开场合采用世俗手段；信心之人无需属血气的兵器。”[13]

我们或许应当将扫罗盔甲的提议视为大卫信心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歌利亚的形貌并未吓退这位年轻英雄：他深知上帝会如何处置一个亵渎上帝的非利士人，就像对付那些觊觎上帝群羊的熊或狮子。但更隐蔽的试探，莫过于让他穿上这位蒙羞之王的战靴，也就是盔甲。大卫的信心懂得如何对艰巨挑战说“是”：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信心也懂得如何对世俗妥协与不信者的帮助说“不”。

10. Ronald F. Youngblood, 1 & 2 Samuel,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3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700.
1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332.
12. Phillips, Heart of an Executive, 63.
13. Pink, Life of David, 1:36.

卸下扫罗的盔甲后，大卫转身迎战非利士巨人：“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撒上 17:40）。但大卫出战歌利亚时所倚靠的并不仅是这些：“他带着对上帝荣耀的炽热关切、对其应许必然实现的信心，以及上帝圣灵的大能前去争战。”[14] 大卫对抗非利士人时，并非以“像列国一样的王”（扫罗正是如此，见撒上 8:5）的盔甲和身份，依赖与邪恶歌利亚本质上无异的武装装备，而是作为耶和华的牧者仆人，倚靠主自己的力量捍卫上帝的荣耀、保护上帝的子民。如此，无论他是否有意识到，大卫都与早年上帝的伟大勇士们一样，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这些牧者领袖，他们都是凭信心活在上帝应许中并为之争战的属灵勇士。

回顾他生命中的这一关键转折点，我们不禁联想到他日后创作的诗篇。当大卫写下诗篇第 3 篇的话语时，他是否在追忆这一事件？又或者，当他转身离开扫罗、卸下盔甲去击杀歌利亚时，心中是否怀揣着这样的祷告？

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诗3:1-3）

今日扫罗的盔甲

扫罗与大卫之间的博弈如何映射到我们时代的争战中？基督徒和教会在试图击退黑暗、世俗的不信、罪恶与邪恶的侵袭时，会受到何种世俗武器的诱惑？答案显而易见：当代“扫罗们”正竭力鼓吹攫取政治

14.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1998), 31.

权力，好让信徒能运用与世人无异的世俗力量，强行推行敬虔律法。敬虔的法律固然极值得追求，但基督的国度并非通过世俗立法来扩展。另一些人则坚持传道人必须掌握麦迪逊大道的广告技巧，打造名人演说家，其信息内容根据旨在取悦听众的调研数据精心设计。其他扫罗们会转向好莱坞娱乐的电流，敦促教会将神圣崇拜重塑为世俗娱乐，并用视频片段和小品取代上帝之道的宣讲。

这些出于好意的建议背后 —— 正如扫罗的盔甲是出于善意提供的 —— 潜藏着一种信念，即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赢得这场战斗。歌利亚强大可怖。他拥有律师团队，所以教会必须雇佣自己的律师。歌利亚有政治行动委员会效力，因此上帝的军队必须派遣游说团前往华盛顿特区。非利士人通过提供人们渴望的商品和服务能招募大批人马，所以我们也要利用同样的营销数据来组建自己的军队。世俗的推进靠感官刺激助燃，因此教会必须以扩音器对抗扩音器，以情绪高潮对抗情绪高潮。

倘若大卫审视当今基督徒面临的属灵争战，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要求上帝的教会调整信息与方法，以迎合世界的武器吗？大卫必定会质疑那种必须靠自身力量击败歌利亚的假设。他定会如当日对歌利亚宣告的那般回答：“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 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上 17:45,47 ）

若争战属乎耶和华，上帝会吩咐他的子民持何种武器上阵？使徒保罗以上帝的话语为答：“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3-5 ）与上帝话语相伴的，是祷告的大能。保罗论

及属灵争战时写道：“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弗 6:17-18）。

这正是历代上帝的勇士们震撼世界、攻破坚固营垒的方式。约翰·加尔文仅凭一本圣经站在日内瓦的讲坛上，上帝就为宗教改革兴起了一座新耶路撒冷。约翰·诺克斯祷告，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战兢。威廉·威伯福斯在政治算计与商业利益交织的权力集会前坚守圣经真理，上帝便使用他废除了英格兰的奴隶贸易。如同先前的众英雄，也如大卫离开扫罗去迎战巨人歌利亚，我们今日最需要的无非是信心：信靠上帝的话语，信靠他的恩典必应允祷告，信靠他的大能必扶持子民、维护他名的尊荣，更信靠这场属上帝之战必须用他的兵器来打。奥利芬特写道：“属灵争战所需的兵器，是要使人降服、屈膝，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唯有超自然的兵器能成就这工。”当我们定睛于上帝的大能、以他的荣耀为目标，“就不会使用属世的兵器。若为耶和华争战，必用他的兵器。而他赐给我们最主要的兵器，就是他的宝剑——上帝自己的道。”[15]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个人生活。对我们个人而言，扫罗的盔甲类比于什么？或许是成功、物质富裕、世俗地位和大众认可。我们是否依赖这些来获得安全感、幸福和祝福？现实是唯有通过上帝的话语和祷告，我们才能拥有祝福、喜乐、心灵的力量与内心的平安。我们无需世俗成功也能蒙福前行，但这个过程我们绝对需要凭信心运用上帝话语和祷告。

最终，若我们以上帝的武器参与上帝的战斗，依靠他的信实并寻求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将获得聆听天上欢呼与赞美的满足。这正是启示录所展现的景象：通过上帝子民英勇的争战，他的仇敌被击败：“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

15. Oliphint,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13.

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启 12:11-12 ）

争战属乎耶和华

当我们思想大卫的英勇事迹时，必然意识到他的榜样将我们引向那位即将到来的、上帝真正的勇士 —— 大卫家尊贵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教会最初时期起，上帝的子民就将大卫战胜歌利亚视为我们从撒但及罪与地狱的捆绑中得拯救的预表。公元六世纪，阿尔勒的凯撒留斯写道：“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读到关于大卫的一切预表，都知道已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当他下到阴间，从狮子和熊的口中释放众圣徒时，他扼杀了那狮子和熊。”[16]

像大卫一样，耶稣作弥赛亚的资格也因缺乏世俗权势而遭质疑。彼拉多代表众人难以置信地质问：“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约 18:33）。耶稣回应：“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18:36）。他拯救的大能早已显于前夜的祷告中：“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17:4）。

像大卫一样，耶稣参战的缘由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约 17:1-2 ）

最终，如同大卫一样，耶稣以不属于这世上的力量战胜了撒旦、罪恶与死亡。彼得阐释道：“ 知道你们得赎 ……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前 1:18-19 ）。如今耶稣仍在征战，以他话语中上帝的大能驱散黑暗、聚集他的羊群。他并非以世俗君王之姿降临，而是作为牧者与救主。“ 我是好牧人；” 他宣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

16. Caesarius of Arles, Sermon 121.4, in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ed. John R. Franke,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271.

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 10:14, 27–28 ）。耶稣至今仍在争战，正如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见：“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启 1:16 ）。

既然有如此伟大的救主引领我们，我们还需要扫罗的盔甲或属世的武器吗？若争战属乎耶和华，除了他藉恩典通过信心赐予我们、并亲手交托的兵器，我们还需要其他武器吗？凭信心在他里面预备，为他的荣耀而战，并装备天上武器库的资源，我们必能靠着主所赐的站立与前进之力得胜。

战况或许激烈，仇敌或许凶猛，
但王的军队无人能胜；
围绕他的旌旗，胜利必然稳固；
因他不变的真理，凯旋确凿无疑。
欣然凭你神圣恩典入伍，
我们属主一方，救主啊，我们属你。[17]

17. Frances R. Havergal,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1877).

26

奉耶和华的名

撒母耳记上*17:41–54*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 神。
(撒母耳记上17:45)

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催生了许多五点式讲道，每一点对应大卫从溪中取出并放入囊中的一块光滑石子。通常这些讲道会列出原则或行为准则，表明即使最瘦弱的基督徒也能击败最强壮的属灵敌人。

然而大卫的胜利绝非“普通人”的凯歌。大卫并非以色列的寻常之辈，而是上帝特别膏立来带领和拯救子民的那一位，为此上帝赐予他圣灵的能力（见撒上 16:13 ）。因此当大卫向巨人宣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17:45 ）时，部分含义是他作为上帝特选的拯救者而来。这提醒我们，大卫的福音，即他关于救恩的信息，不仅是“信靠耶和华者必得救”的好消息，更是宣告“信靠耶和华者必藉着上帝应许的受膏者弥赛亚，得蒙拯救。”

在以拉谷，这位受膏的拯救者正是年轻的大卫，上帝藉着他的膀臂施展大能，击杀了非利士巨人。

因此，给以色列军队的信息并不在于他们每个人本该且能够做到什么。诚然，他们本应捍卫上帝的荣耀，若以大卫那般勇敢的信心行动，本可获得胜利。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圣灵，而大卫受膏时已被圣灵充满。在以色列民软弱与罪恶的现实处境中，上帝传达的信息是他们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位按他心意所拣选的人，上帝已预备妥当。在大卫得胜之后，以色列人如同他的门徒一般奋起追击，歼灭了敌军。大卫的胜利预示着我们面对罪与死这更大仇敌时，同样需要一位得胜的统帅。就此而言，大卫预表了那位真实且更伟大的弥赛亚 —— 上帝之子、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我们唯有倚靠他的大能，才能进入他藉上帝恩典所赢得的胜利。

奉耶和华的名出战

大卫得到扫罗王的祝福，作为以色列的勇士出战后，他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手持甩石的机弦走向巨人歌利亚。这个非利士人四十天来每天两次出来挑战以色列人与之单挑，我们或许以为他会因终于有人应战而松一口气。但看到只是个拿着杖和甩石的机弦的少年，歌利亚勃然大怒，极尽轻蔑。如同之前的扫罗王，歌利亚只看外表，不察内心：“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撒上 17:42）。这个身经百战的非利士人“想找个战士较量；却来了个要被他碾碎的男孩”。[1] 更让歌利亚感到羞辱的是大卫的简陋武器：“我岂是狗呢？”他讥讽道，“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撒上 17:43）。巨人随即用他的神诅咒大卫，扬言要将他刺穿，尸身留给食腐动物：“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17:44）。我们从歌利亚身上看到了箴言 16:18 的应验：“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286.

大卫毫无畏惧，不仅直面那威胁人的巨人，还发表了整本圣经中最经典的演说之一。这番演说斥责了非利士人的嘲弄，表达了大卫对主拯救大能的信心，并宣告了他击杀巨人勇士的目的。

首先，大卫斥责巨人亵渎真神的罪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上17:45）。简言之，大卫正在宣告对歌利亚犯下亵渎死罪的审判：“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17:46）。歌利亚或许以为他能亵渎真神，但大卫作为上帝的代表前来纠正他的谬误。利未记 24:16 规定亵渎者当被石头打死，而大卫正是独自前来执行这审判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在此战中表达了对耶和华拯救他的信心。非利士人眼中歌利亚的兵器令人畏惧 —— 刀、枪和铜戟，但在这样一位用信心之眼观看的以色列人看来，这些根本算不上能与耶和华对抗的武器。大卫轻蔑地摒弃了所有这些所谓强大的兵器，全然信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上17:45）。当大卫提及耶和华的“名”时，他指的是上帝的品格与本质。我们可从亚伦的祝福中领会大卫的思想，这祝福是祭司常为以色列民祈求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 6:24-26）。上帝首次赐下这祝福时曾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6:27）。因此，活在上帝之名下意味着活在他的赐福之下，这包括他“保护”子民脱离仇敌的应许。

大卫宣告主名时，是在呼求上帝实现保护倚靠他之人的应许，这祝福被大卫视为对抗歌利亚铜铁武装的强大兵器。罗伯特·伯根评论道：“大卫认为，歌利亚寡不敌众，很快就会被制服，因为

2.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196.

耶和华必与大卫一同对抗巨人。”[2] 大卫的表述 “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军队的 神 ” （撒上17:45），让人想起上帝对天上众军的统率以及上帝过去推翻仇敌所彰显的大能。那位曾在摩西带领下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吞没法老全军的上帝，要击溃一个非利士巨人易如反掌。大卫对战胜歌利亚如此确信，甚至誓言要用刀砍下巨人的头，尽管当时唯一的刀还在那非利士人手中：“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 （ 17:46 ）。

在我们与罪、死亡及其他属灵仇敌这些更大势力的争战中，基督徒同样应当倚靠主的名，而非属世的武器。保罗形容基督徒是 “ 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 ” 的人（腓 3:3 ）。这意味着我们已摒弃一切属世的功劳来求取在上帝眼前蒙恩。保罗回顾自己归信基督前的态度，想起曾一度依赖自己的血统、旧约子民身份、宗教仪式的履行以及对初期基督徒的迫害。将自己视为某种灵性上的歌利亚，保罗最终悔改了，从而宣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腓3:7-9 ）。保罗在上帝面前弃绝了一切自义的武器，转而信靠主的名，即那藉着信靠基督而应许的救赎恩典。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大卫向歌利亚宣告以色列得救的重要性，与以下陈述相呼应，这些陈述传达了他挺身而出击杀歌利亚的目的和目标。大卫击败巨人有多重目标，其中首要的是传福音。大卫希望全世界都认识以色列的上帝：“ 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 （撒上 17:46 ）。

大卫带来了好消息。那位曾在过去多次以伟大权能拯救以色列的荣耀的上帝，如今仍与他的子民同在，将他们从败亡中解救出来。更进一步的好消息是：借着大卫这受膏的君王，一位奉主之名对抗上帝子民之敌的领袖已然来临。而对歌利亚而言，这却是噩耗 —— 作为嘲弄耶和华的挑衅者与意图毁灭以色列的撒旦般的敌人，他必将被主的受膏者亲手击杀并蒙羞。这福音呼召的目的，是劝诫列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愚妄暴行、停止对抗以色列的上帝，以免他们也遭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与死亡的裁决。沃尔特 · 布鲁格曼总结道：“ 大卫胜利的目的不仅是为拯救以色列或击败非利士人，更是为了让耶和华在全地得荣耀。”[3]

大卫击杀歌利亚的事迹同样旨在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息：“ 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撒上 17:47 ）。尽管年少，大卫却深明时代之需。他明白以色列民求立扫罗为王，是因他们追求可见的、属世的救赎之源。以色列渴望 “ 有王 …… 像列国一样 ”，因为以色列自身就想效法列国 —— 至少在得救之事上如此。以色列民想要手握锋利的铁器，仰望眼前高大威武的君王。这些偶像在以拉谷令以色列惨败，正如当上帝子民转离耶和华的救恩、不再倚靠他圣洁的方法时，偶像必会让他们失望。耶和华要他的子民倚靠的不是最精良的兵器，而是最完美的救主。同样，他今日也愿教会通过谦卑圣洁的方式得胜，这样唯独他得赞美。先知耶利米将总结出大卫试图向以色列和列国彰显的那条真理：

>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

3.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132.

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9:23–24 ）

如此，大卫既是在呼唤以色列“远离效仿列国的行为”，也是在呼吁“列国停止对耶和华愚妄的挑衅”。[4]

歌利亚的头颅

大卫与歌利亚之间的战斗短暂得几乎不值一提。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大卫的宣言：击倒巨人只是一个必要却必然的结局。

大卫说完这番话后，歌利亚开始向以色列少年笨重地逼近。然而装备轻便的大卫迅速迎向那非利士人。事不宜迟，“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 ”（撒上 17:49 ）。

大卫操纵着致命武器。他将机弦在头顶呼呼旋转后，松开一端皮环，将一颗网球大小（直径约 5-7 厘米）的石子以每小时 160-240 公里的速度射向那非利士人。这武器或许不足以令人畏惧，却无疑能带来死亡！凭借长期练习的精准度与被信心稳定的手腕，大卫的石子呼啸着击中歌利亚前额，穿透其青铜头盔：“ 石子进入额内，他就仆倒，面伏于地 ”（撒上 17:49 ）。叙述者的评述如同这场战斗般简洁直接：“ 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重型武器参与：“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 17:50 ）。当歌利亚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时，他几乎已气绝身亡。但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卫跃身上前，抽出那非利士人的佩刀，当场斩下了巨人的首级。

读到这里，我们意识到歌利亚在武器上其实并未压倒大卫，因为在这场对决中，大卫的甩石的机弦确实赋予了这位年轻人实际的

4. 同上。

优势。只要大卫能精准命中，那个笨重的步兵就必死无疑。这情形与基督徒面对世俗武器时何其相似。信徒一想到可能被邪恶政府错误逮捕就畏缩不前。但遭受迫害的基督徒已学会不惧怕这些世俗报复。这成为中国家庭教会近年的真实写照：信徒们面对逮捕监禁毫不在意，欣然以祷告力量和传讲上帝无敌之道来对抗世俗敌人。正如大卫对抗歌利亚时的武器，上帝赐予教会的武器实际上比不信者所持的世俗武器更强大。比武器威力更重要的是，倚靠耶和华之人有上帝同在：真正操控大卫投石机弦并赋予其百发百中之力的，是上帝之手。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评论道：“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拥有最好武器，而在于你是否拥有真神。”[5] 由此观之，大卫的胜利正如他所预言般毫无悬念。

同样地，基督徒若倚靠主进入属灵争战，便已装备了神圣的武装。保罗所描述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弗 6:13）包括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以及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6:14-17），并配上祷告这强大的资源。或许比细节更重要的是整体意象：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成为保护，头部与胸膛被坚固守护，以信心抵挡如箭的攻击，以上帝之道击打仇敌，借真理联结全身，又因福音的喜讯如年轻的大卫般敏捷。如此装备的基督徒，深知并信靠主的拯救大能，不寻求属世的盔甲兵器，便已为属灵争战整装完备，能靠着上帝的大能得胜连连。

以拉谷的情形便是如此。当大卫展示歌利亚被斩下的头颅时，震惊的非利士军队仓皇起身逃窜。以色列人则因他们这位出人意料的勇士的胜利而突然士气大振，同样起身追击溃逃的敌军，从以拉谷到非利士诸城的路上，遍地都是敌军尸骸。随后他们返回敌营，

5.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53.

尽掠其物资。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将追击任务交给其他士兵。他做出一个令解经家困惑的举动：“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棚里”（撒上 17:54 ）。我们已对耶路撒冷之名习以为常，却可能未意识到这座要塞城市当时尚未被以色列掌控：约书亚虽将其划归便雅悯与犹大支派（该城位于两派交界处）征服，但盘踞的耶布斯人始终未被驱逐。这座迦南要塞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的耻辱，也意味着他们未完成应许之地最初的征服使命。大卫显然意识到这点，便借战胜巨人之机宣告：以色列将重拾昔日耶和华赋予的使命，未来必按时成就新的胜利。他将迦南人首级带往锡安山要塞的举动，既宣告以色列即将凭信心归向耶和华，也预示在上帝引领下命定的应许终将成就。

如此伟大的救主

我们至少可以从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胜利中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首要且最重要的是，当将信心专注于上帝所膏立的救主——他是我们争战中真正的勇士与弥赛亚，耶稣基督。

威廉 · 布莱基列举了一系列对比，让我们能透过年轻大卫的视角更清晰地看见耶稣。首先，“ 我们看到一幅弥赛亚及其教会征服世界的象征性画面 ”。歌利亚傲慢的蔑视正是当今世界对抗教会的核心态度：“ 人们轻视大卫卑微的外表，毫不掩饰地嘲笑这个少年人竟能拯救同胞的念头，这种态度与世人对待基督及其福音的感受如出一辙。” 其次，“ 大卫沉着镇定的气度 ” 与对上帝信实介入的全然依赖，映射了耶稣面对属灵仇敌时的姿态 —— 即便被钉十字架时亦然。第三，“ 歌利亚的刀反噬自身，这本欲歼灭敌人的武器

反被敌人用来斩下他的头颅，象征着基督将撒旦的武器转而攻向撒旦。”[6] 希伯来书 2:14-15 如此描述基督：“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此外，我们观察到第四个关键对比：如同大卫一样，耶稣也是以代表者的身份与撒旦、罪恶及死亡争战。大卫不仅为自己而战，更为全体子民而战。同样，基督的胜利也使凡信靠他的人得着救恩——这救恩唯独藉着信心领受。

第五点是上帝所膏立的救主带来的救恩之喜。布莱基写道：

> 当以色列和犹大的军队看见非利士人的勇士倒下、敌军惊惶逃窜时爆发的欢呼，预表了蒙赎之人在基督救恩的真光照亮他们心灵、看见长期困扰他们的仇敌溃败四散时的喜乐 —— 这喜乐将在所有仇敌最终被征服时无限放大，那时天上将响起大声宣告：“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7]

这就是胜利

当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大卫的胜利，并知晓基督十字架更伟大的胜利已为我们成就时，就能以确信和喜乐的心展望我们未来终极的救赎。深知自己“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 8:37），我们便更加热切地追随耶稣，竭力与他亲近。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既然藉着得救的信心与基督联合，又被当年充满年轻大卫的同一位圣灵所印记，如今我们就是受上帝膏抹、为他的事业争战的器皿。因此，我们当以激励大卫迎战非利士勇士的同样信心生活，向每一个仇敌和试探宣告：“你来攻击

6. Blaikie, First Samuel, 289–90.

7. 同上。

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撒上 17:45 ）。借着得救的信心，如今上帝的赐福已临到我们，他应许保守我们免受一切灾害。大卫的胜利，呼唤我们认识：同样的上帝的大能，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以同样的信心刚强抵挡仇敌。

与此同时，大卫迎战歌利亚时的宣告，也为我们的信心之战提供了神圣目标：为要使列国认识上帝的荣耀，并坚固上帝子民的信心。大卫所求的是“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撒上 17:46 ）。我们同样应当追求通过圣洁的生活、试炼中的喜乐、信徒间的相爱以及对真理的忠诚，向世界证明基督的十字架绝非历史的遗迹。我们要竭力向邻舍和旁观者见证：基督教信仰仍在赐予生命，早期教会释放的属灵能力今日依然能赢得归信者，大卫那得胜的信心仍在上帝子民中生生不息。最重要的是，我们渴望让众人看见这一切之所以真实，是因万军之耶和华确实住在我们中间 —— 我们的教会中有上帝，我们拥有一位活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成就了赦罪之恩，他现今以不朽的生命仍在天上掌权。愿这成为我们的目标，使我们能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满怀信心迎战每一场争战。

此外，让我们努力鼓舞那些灰心的基督徒，向他们显明即使在我们的软弱中，主仍有大能施行拯救。与其忧虑自身的安康，不如确知我们在基督里已得永恒保障，并竭力坚固其他信徒的信心。让我们向其他基督教会宣告：上帝的话语依然大有能力，能叫失丧者归正、建造圣徒、引导教会。愿我们每个人在上帝摆在前方的争战中彼此激励，共同高举那历代圣徒曾站立其下的旌旗，深知“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约一 5:4 ）。

27

爱的盟约

撒母耳记上 *17:55-18:5*

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撒母耳记上18：1）

不久前，我看到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的采访，他刚刚赢得了人生首个美国公开赛冠军。他谈到这一赛事如何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突然间成千上万的人认识了他，代言合约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他发觉隐私逐渐消失，生活轨迹也完全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事迹便是如此，且更为震撼。这位牧羊少年以一记飞石消除了国家面临的致命威胁，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典范，从而赢得了全民爱戴。他不再独自承担看守父亲羊群的孤寂劳作；他的“牧场”正在急速扩张，机遇与危机并存，欢欣与忧患共生。正如许多一夜成名者常有的遭遇，大卫发现成功比苦难更难消化。这场伟大胜利并未引领他步入静水之畔，反而将他卷入阴谋与欺诈的激流之中。

然而，大卫胜利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他与扫罗王的儿子、王位直接继承人约拿单建立了友谊。约拿单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成年人，约拿单比少年大卫年长许多，作为国家的伟大英雄，他可能也是大卫个人崇拜的对象。约拿单是个充满勇气与远见的人，他此前曾以大胆的领导力和信仰拯救过国家（撒上14:1-23）。或许大卫战胜歌利亚带来的最好结果，就是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18:3），并与大卫立下友谊与兄弟之爱的盟约。

扫罗令人费解的询问

在讲述约拿单对大卫的爱之前，圣经首先揭示了扫罗与其精明的副官押尼珥之间的一段对话。撒母耳记上 17:55 将我们带回到大卫获胜之前的时刻，当时这个年轻人正从扫罗面前转身奔赴战场，迎战非利士人。扫罗王对军队统帅押尼珥说：“押尼珥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撒上17:55-58）。

自由派学者认为，扫罗的提问体现了圣经中的一处“矛盾”，呈现了关于“大卫初入宫廷”的第二种传统记载。[1] 他们指出，另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 16:18 记载扫罗早在大卫被召来弹琴之前，就已了解其家世背景。这些学者主张，此处经文提供了大卫如何进入王宫的另一个版本。这种解读的问题不仅在于其贬低了圣经的默示性，更在于它并非对扫罗向押尼珥提问的最佳理解。扫罗并非询问押尼珥大卫是谁，因大卫刚刚觐见过国王，而是问道：“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

扫罗曾许诺将高位赐予击杀巨人歌利亚者，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因此他询问大卫的家族背景与社会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大卫的血统与家族教养如何？此外，若大卫成功，扫罗承诺的奖赏将使大卫永久加入王室。事实上，这正是扫罗在大卫取得人生转折性胜利后所

1. Robert P. Gordon, I & II Samuel: A Commentary, Libr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159.

做的安排。撒母耳记上18:2 记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此外，扫罗承诺的奖赏之一是为胜利者全家免除赋税。这一切都需要与大卫的父亲进行某些安排，因此扫罗记不起此人是谁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押尼珥无法回答扫罗的询问，便带大卫来到王面前。这一幕或许既令人震惊又颇具戏剧性：浑身血迹的大卫手中正捧着歌利亚的巨大首级。扫罗没有表达任何感谢或赞美，只是问道：“少年人哪，你是谁的儿子？”大卫回答：“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撒上17:58）。

展现扫罗与押尼珥这番“幕后”对话的用意之一，是要将君王的算计之心与其子约拿单炽热的属灵热忱形成对比。撒母耳记上如同整本圣经的历史叙事，常通过比较与对照来传递深意。扫罗非但没有给予大卫热情的感谢与欢欣的拥抱，反而以棋子的眼光审视这位英雄。这与他的儿子约拿单何等不同——约拿单的心里燃烧着炽热的信仰、对上帝子民的爱以及对主荣耀的热忱。当看到年轻的大卫击败了令扫罗众勇士战栗的以色列仇敌时，约拿单的灵魂雀跃，他看到的不是政治筹码或威胁，而是一位值得他倾注最高爱与忠诚的属灵同伴。

约拿单的赤诚之心

要理解约拿单向大卫所展现的非凡情谊，我们需同时考察其内心态度与外在行动。关于其内心态度，我们首先注意到主导约拿单回应的属灵优先次序。撒母耳记上18 章 1 节记载：“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从约拿单所处地位来看，这种反应实属极不寻常，有多重原因。作为扫罗之子，这位王室王子本在王国中位居第二，他早先凭信心与勇力赢得了民众的敬仰，地位显赫。更何况，约拿单与大卫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支派与背景，有着迥异的过往经历。对于大

卫的突然崛起，约拿单本有充分的理由心生怨恨与嫉妒。简而言之，当大卫获得诸多益处时，约拿单却要承受诸多损失。在此类情境下，处于约拿单位置的人通常会暗中贬损、批评大卫这类人物，给他制造困难，冷眼相待或误导他。然而约拿单对待大卫的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他非但没有怨恨大卫，反而“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非但没有对这位新贵敬而远之，反而“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撒上 18:1）。毫无疑问，约拿单只是对大卫言行中显明出的恩典作出回应。在第 18 章中，我们六次读到众人爱大卫。但约拿单对大卫成功的回应，揭示出这位王子恪守的是属灵原则与价值观，而非世俗利己的优先考量。

尤为明显的是，约拿单的热忱全然倾注于上帝子民的福祉与对上帝荣耀的维护。他加入扫罗军队作战，并非为博取个人声名或赢得财富尊荣。约拿单心系以色列与以色列的主，这在先前记载其英勇事迹的经文中已得印证。当扫罗反复无常的军令掣肘以色列军队时，当扫罗将约拿单凭信心取得的胜利据为己有时，这位品德高尚的儿子都未计较这些。他始终忠于职守，甘愿为他所热爱的事业奉献己身。即便在扫罗愚蠢的誓言危及约拿单性命之际（撒上14:43-45），以致众军士挺身护卫扫罗之子时，约拿单本人也未曾违抗父命。

这教导我们：嫉妒、怨恨与仇恨源于世俗私欲，而神圣之爱则萌发于对上帝国度及其福音的关切。以基督荣耀为念的基督徒，不会因种族、国籍或经济阶层的考量而反对同工的侍奉。我们当避免制造分裂的宗派意识，转而关注圣经的纯全、圣洁与恩典。若我们的目标是向失丧者传扬福音，便不会过分纠结上帝要使用谁来成就这工，只要上帝教会的劳苦得蒙上帝祝福。效法约拿单的榜样，不嫉妒他人的恩赐与呼召，反倒为上帝所赐的一切恩典欢欣，与所有在上帝国度里同工的圣徒心灵契合。

约拿单的抉择若与另一事例相对照，便更显其可贵。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遇见一个被许多鬼附身的人。这人因体内有大量污鬼而自称 “ 群 ”，曾是当地的祸患，污鬼使他受尽折磨。当耶稣遇见这人并赶出污鬼时，我们原以为周围的人会欢喜 —— 一个灵魂从撒旦手中得释放了！然而，人们却因耶稣将污鬼赶入他们的猪群而恼怒，要求这位世界的救主离开他们的地界，因为他们看重钱财胜过灵魂（参可 5:1-2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拿单心中毫无这类关乎个人晋升或任何琐碎利益的挂虑。面对藉着真实得救信心彰显的上帝大能，他的灵魂充满喜乐。

类似地，当我们思考约拿单与大卫之间建立的友谊纽带时，会发现这段亲密关系缺乏天然的根基。他们年龄、背景和经历都相去甚远。是什么将他们紧密相连？是对耶和华的共同信仰。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紧密相连，因为大卫活出了他内心最珍视的特质。大卫曾奉耶和华之名站立在巨人面前，决心止息其亵渎之言，渴望以色列人认识上帝大能。这些正是点燃约拿单敬佩之火、催生其对这牧羊少年挚爱的生命共鸣。

我们在约拿单身上看到的，正是一个彻底摆脱世俗思维与自私顾虑、从而真实爱上帝爱人的典范。他对待大卫的方式，生动体现了耶稣强调的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 10:27，引自申6:5 ）。这正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以他的荣耀和事工为首要关切，把爱邻舍的需要放在自己需要之前。约拿单能持守这些诫命，因他已全然委身于主，并信靠上帝会供应他一切所需。“唯有像约拿单这样，将生命

奉献给高于自我之使命的人，方能拥如此自由地爱人。”[2] 这正是新约将真挚之爱视为信仰总纲的原因。正如保罗所言：“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 5:6）。

约拿单信靠主必供应己需，甘愿为上帝的国度献上生命为祭，从此不再被狭隘自私与骄傲的锁链束缚。若我们也能摆脱世俗的贪婪嫉妒之心，信靠上帝必供应一切所需，将全心奉献给上帝的国度与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将发生何等巨变。这种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将使我们获得真正彼此相爱、为他人成就欢欣的自由。威廉·布莱基如此描述约拿单因信仰而得的慷慨之爱：

> 世间可有比美丽心灵更美好的事物？近三千年过去了，约拿单的高尚品格仍令我们心潮澎湃。若每个年轻人都能或多或少拥有他那样的高贵品格，那该多好。自私自利之辈啊，且看他 —— 你们当自惭形秽。[3]

约拿单的爱的盟约

约拿单的态度激励着我们，但我们还应思考他的行为。有句睿智的观察说得好：爱归根结底不是感觉，而是行动。在行动层面，“爱”是个动词：它是我们付诸实践并给予他人的东西。在这方面，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树立了典范，让我们在爱他人时可以效法。

这两人之间的爱是同伴与兄弟之爱：近来自由派学者试图给这段经文涂抹情欲色彩的做法，既悖谬又荒唐。爱有多种类型，强度与表达方式各异：有婚姻中男女之爱，父母对子女之爱，基督徒之间的友爱，以及挚友之间的情谊。虽然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属于最后一种，但他的行为为我们树立了各种爱的典范。行为决定了我们在

2. Richard D. Phillips,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ssons on Leadership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1999),81.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03.

每个层面给予他人的爱。具体而言，约拿单的爱是：一种因喜乐而生的爱，一种奉献的爱，一种祝福的爱。

约拿单对大卫的回应方式表明，他的爱因着大卫的信心和成就而欢喜。正是在“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即他击杀巨人之后——“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撒上 18:1）。在之前的战役中，约拿单曾独自（除了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凭信心对抗以色列的仇敌。如今他欣喜地见到一位同心之人——事实上，这人的信心更为伟大，因为约拿单未能挺身对抗歌利亚。显然，约拿单并未因大卫的卓越而自惭形秽，反而为大卫更大的信心而欢欣。

当有人在能力、信心或恩赐上超越我们时，我们作何反应？是否心怀酸涩，用琐碎手段暗中贬低对方？备受尊敬的英国传道人 F·B· 迈尔曾意识到，他对同工 G· 坎贝尔 · 摩根的才能与声誉心怀芥蒂。这位志同道合的传道人和迈尔一样，在伦敦牧养着著名教会。迈尔的教会到场人数不少，而摩根的教会却人满为患。二人在特会上常同台讲道，但那些热切聆听摩根精彩讲道的人，有时在迈尔登台时却不见踪影。这位敬虔的牧者惊觉自己心中滋长着对同工的嫉妒与怨恨，并注意到自己已养成挑剔摩根缺点、淡化其恩赐与成就的习惯。为此，迈尔决心开始为摩根的事工祈求上帝赐福，他推想自己无法继续嫉妒一个为之祷告的人。不久后，人们便听见迈尔为摩根的讲道欢欣鼓舞。“啊，你今天听到坎贝尔 · 摩根的讲道了吗！”他会如此赞叹。迈尔的祷告不仅使他能以喜乐之心去爱这位同工，上帝更应允其祈求，摩根的教会越发兴旺，以致许多会友不得不分流到迈尔的教会聚会！

对大卫而言，看到像约拿单这样位高权重、本可能是敌人的领袖为他的胜利而欢欣，该是多么令人鼓舞！然而，约拿单所展现的不仅是欢喜的爱，更是奉献的爱。当以色列的王子兼元帅在得胜后走向大卫，“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

都给了他 ”（撒上18:4），这一幕何其感人！一些解经家将此视为约拿单正式的退位宣告，尽管这种解读可能过度诠释了这一事件。但约拿单确实有意将自己的威望赋予大卫，公开支持这位唯一可能威胁自己继承权的实际竞争者。约拿单为何如此？S·G· 德格拉夫解释道：“ 此举是信心的行为。唯有信心能使人甘居次位。信心让我们放弃自以为拥有的权利。”[4]简言之，罪性会制造仇敌，信心却能缔结兄弟。

从物质层面看，约拿单赠予大卫的军械装备价值连城，尤其这些必定是精工打造的极品。但约拿单真正赋予大卫的，是在全军面前获得认可的尊荣。士兵们本可能像大卫的兄长们那样（撒上 17:28），因被这年轻新秀抢了风头而愤懑。部分忠于英雄约拿单的士兵，或许会因扫罗之子被取代而心怀芥蒂。另一些人则会挑剔大卫的缺陷，贬低他缺乏实战经验。但当军中宠儿约拿单将自己的衣袍、铠甲和武器披戴在大卫身上时，所有这些非议都失去了立足之地。

约拿单的馈赠看似出于一时冲动，但他必然也深知这些礼物对大卫而言何其珍贵。同理，我们爱人的方式在于体察他人的脆弱、恐惧与软弱，并在这些关键处施以援手和力量。对灰心者，爱给予鼓励；对迷失者，爱给予合乎圣经的温柔劝勉；对劳苦者，爱给予体谅与切实帮助；对苦难中破碎的心灵，爱给予怜悯与泪水。

约拿单由此以友谊之名向大卫宣告了个人的忠诚誓言，这一誓约他恪守至死，期间常需承担巨大风险与代价。有解经家认为此约带有政治同盟的色彩，而我们知道扫罗王后来正是将此约视为谋逆之举。约拿单自愿付出本无需付出的承诺，但既已立约，他就必须严肃对待这份同盟与忠诚的誓言。这誓约无疑反映了上帝的灵对大卫——这位以色列真正受膏者——的特别恩待。沃尔特 · 钱特里如此描述约

4. 引自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56.

拿单与大卫的盟约之爱：

> 以色列的王储与牧羊人立下盟约。他将衣袍与武器赠予大卫，象征矢志不渝的战友情谊。约拿单后来甚至欣然接受上帝的旨意——原本属于自己的王冠，最终要戴在大卫头上！这份对大卫无私、牺牲、忠诚的爱至死不渝。就在那一天，两人许下了彼此忠诚的誓言，这份深厚情谊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5]

约拿单展现了信徒如何以盟约之信与耶稣基督紧密联结。救赎之信不仅在于认同关于耶稣的真理，更包含献上我们的忠诚，将意志降服于他的主权统治。主耶稣基督比大卫更配得我们的盟约忠贞与爱，我们与他的团契所蒙的福分也远胜于此，不仅存于今生，更延续至永恒。

这段经文以简洁的陈述作结，描述了大卫在侍奉扫罗时迅速取得的成功 ——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约拿单对挚友的爱的祝福：“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作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撒上 18:5）。正是由于约拿单的鼓励、认可与持续忠诚，大卫才能成功应对艰巨的使命。我们的爱也当如此，既要帮助其他基督徒完成我们共同蒙受的呼召，也要在自己独特的生命使命中寻求祝福。面对人生诸多挑战时，这般友谊之爱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何等宝贵的祝福。传道书4:9-10如此写道：

>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5.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37.

何等挚友！

归根结底，我们应将约拿单对大卫的爱视为上帝赐予其受膏仆人的特殊礼物。所有基督徒，尤其是男性基督徒，都应以约拿单为榜样，不仅追求这样的友谊，更要彼此给予这般兄弟之爱。钱特里写道：“当试炼来临之际，上帝赐予 [大卫] 一份珍贵的礼物 —— 一位朋友。忠实的友人是逆境中的坚固堡垒，是心灵受创时的抚慰良药。人们需要从爱主之人中精心择友。显然，耶稣希望看到我们对他的爱转化为对弟兄的爱。”[6]

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领受这世间最伟大的友谊 —— 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之爱。约拿单是在目睹大卫凭信心得胜的壮举后，才与之心灵相契。但耶稣却在我们软弱、罪恶与羞耻中爱了我们。约拿单对大卫的爱之所以非凡，在于一位尊贵者甘愿向地位较低者倾注忠诚。而耶稣虽是上帝独生子，却以十字架上的仆人之姿爱我们，并呼召我们彼此服侍（约 13:15 ）。约拿单与大卫立下忠诚信约，但耶稣从父神领受的约却要求他为我们的罪倾洒鲜血。耶稣论及自己牺牲的爱时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15:13 ）。

正如约拿单终其一生持守与大卫的盟约之爱（直到大卫因约拿单之死失去这份珍贵友谊），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 13:1 ）。耶稣用他的一生来爱我们直至生命的尽头，就是用他永恒的爱永远祝福我们，因为他已用永生的大能战胜死亡。因此，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他爱的盟约，在永恒的岁月里，我们随时都能倚靠他那赐喜乐、施恩惠、降福祉的爱。希伯来书 7:25 如此宣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约拿单卸下的是象征王权的荣誉徽章，而耶稣赐予我们的，却是他以完全顺服的生命所编织的义袍——为要使我们能在圣洁上帝面前

6. 同上。

坦然站立。马太 · 亨利评论道：“我们的主耶稣如此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倒空自己来丰富我们；不仅如此，他比约拿单做得更多，他披上我们的破衣烂衫，而约拿单并未穿上大卫的衣裳。”[7] 耶稣将我们罪孽的破衣披在自己身上，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这就是超越一切的爱，正如使徒约翰所宣告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一 4:10-11）。若大卫因约拿单的爱而欢欣并大大蒙福，我们对耶稣那立约之爱的回应，更当让我们的心与他紧密相连。

正如大卫战胜歌利亚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藉着信靠基督胜过罪恶，也将永远改变我们生命。通过信靠基督宝血得蒙基督的赦免，我们也领受了他那比死亡更强烈的爱，这爱为我们确保了永生这份无价厚礼。

7.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96.

28

扫罗王的疯狂

撒母耳记上 *18:6–30*

次日，从 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

(撒母耳记上18:10–11)

历史表明，与君王为伴并非总是安全。以黑克利图斯为例，他曾是亚历山大大帝麾下重要将领之一，并担任其著名的伙伴骑兵指挥官。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当国王被敌人缴械时，克利图斯救了亚历山大一命。数年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克利图斯与许多马其顿人一样，对国王热衷东方宫廷礼仪，及其无休止的征服欲望深感不满。某次军营宴饮中，两人发生冲突，克利图斯对国王出言不逊。虽经友人劝解分开，但当克利图斯返回欲作最后谏言时，这位年轻的征服者亚历山大竟抓起长矛刺穿其胸膛。待酒醒时分，亚历山大悔恨交加，而整支军队则笼罩在惊骇之中。

亚历山大并未意识到，他正在效仿以色列扫罗王的行径。那位君王对大卫的嫉恨比亚历山大的暴怒更为不堪——毕竟大卫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国王的尊重与忠诚。但与亚历山大不同，扫罗未能成功杀害大卫，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甚至扫罗的迫害反而促成了大卫的崛起。

这一事件开启了年轻大卫漫长而艰难的考验时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大卫的仇恨恰恰出现在他在以拉谷取得伟大胜利、突然声名鹊起之后，但这并非偶然。我们能看到，从撒母耳记上余下篇章记载的大卫试炼中，上帝之手正在预备他的仆人。威廉·布莱基写道："上帝以无限的爱，喜悦让大卫经历长期的严格管教与有益训练，为他将来承受的职分接受有益的锻造。"[1] 我们也应从扫罗对大卫的反应中注意到：世人的认可与奖赏何其不可靠。就在战胜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后的日子里，大卫便开始领悟这个真理——后来他将此铭刻在诗篇 146 篇 3 节："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

扫罗的嫉妒之怒

祸根早在扫罗和大卫从战场归来前就已埋下。"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撒上 18:6）。这场欢庆如同今日的彩带游行。妇女们向国王欢呼时唱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18:7）。

这首颂歌有许多可指摘之处，首先便是其欠妥的措辞。我们固然理解妇女们为何将大卫纳入赞颂，毕竟是他击杀了敌军巨人；扫罗也理应受到赞誉。问题在于人们将二者相提并论，且更推崇大卫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295.

而非扫罗。妇女们并非宣称扫罗实际击杀数千而大卫击杀数万，而是暗指二人击杀以色列仇敌的勇武程度，其结果却将大卫塑造成比国王更骁勇的形象。这对扫罗的轻慢虽非有意，却是在所难免。

然而这些妇女的颂歌暴露的不仅是政治愚行。当以色列民只知歌颂人而不归荣耀于上帝时，正显明其灵性的低迷。这与红海之战后米利暗及以色列妇女的颂歌形成鲜明对比 —— 米利暗高唱：“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 15:21 ）。无人将颂赞归于使红海分开的摩西，因百姓深知惟独上帝配得权能与荣耀。当基督徒效法世俗追捧名人而非称颂上帝时，往往正是灵命浅薄的表现。如今这种现象在明星牧师及其商业帝国的营销中尤为显著。我们固然当为忠心能干的基督徒感恩，但惟独上帝配得一切荣耀。

扫罗听见众人用微弱的言辞称赞自己，却用热烈的颂扬赞美大卫，就“ 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 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 ”（撒上 18:8 ）。扫罗那颗骄傲的心，因罪恶的猜忌被蒙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偏向他人的比较。这位年轻英雄本是他的臣仆，扫罗非但没有因他所获得的赞誉而欣喜，反倒视大卫为对自己王权的威胁。众人对年轻英雄的赞美立刻改变了他与君王的关系，“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 18:9 ）。

我们当警惕心中嫉妒之心的萌生。作为罪人，我们都容易陷入这种扭曲的思维，它会腐蚀我们喜乐的能力，并使我们无端敌视本该成为朋友的人。若发现自己对恩赐超越自己的人心存恶念，或对他人的成就所受赞誉感到愤懑，就当治死这罪性。最要紧的，是当将此事带到上帝面前祷告，不容这等恶念在我们心里有立足之地。

马太·亨利曾指出："若人[因]受冒犯而暴躁易怒，对周遭充满嫉妒猜疑，行为乖戾，这便是上帝之灵已离弃他们的征兆；因为'从上头来的智慧'会让我们全然不同。"[2]

最安全的做法是让他人对我们的评价留在他们自己心中，我们更应深切关注上帝对我们品格与行为的看法。扫罗向我们展示了渴求个人赞誉者的必然结局：丧失喜乐与爱的能力。不久前的经文中还记载"扫罗甚喜爱他"（撒上 16:21）。如今，因着他骄傲不安的灵，扫罗开始憎恶并惧怕这个始终忠心侍奉他的年轻人。

心中怀藏的罪孽终会通过口舌与双手显露，扫罗心中的苦毒如此炽烈，以至于他的嫉妒仅用一日便向大卫爆发："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撒上 18:10-11）

这充分彰显了大卫的谦卑：即便在击杀歌利亚的公开胜利后，面对举国赞誉，他仍谦卑侍奉扫罗，继续在宫中弹琴。昔日大卫的琴声能安抚扫罗的邪念，如今仅仅见到大卫就激起扫罗的狂暴怒意。在疯狂冲动下，扫罗向大卫掷出长枪，但这位曾直面歌利亚巨矛的矫健青年，轻松避开了扫罗的攻击。

扫罗手持长矛在宫中阴沉踱步的画面值得我们深思。多少人也过着类似的生活：心怀恶念、妒火中烧、怨气郁结，这种心态之尖锐危险，堪比扫罗手中的长矛。当夫妻、亲子之间恶语相向，那些话语正如扫罗掷向大卫的武器，这绝非偶然。当今有多少家庭因允许思想沉溺于黑暗而承受情感痛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各写道："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3:17）。

2.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297.

亚历山大 · 麦克拉伦对嫉妒的描写同样适用于其他阴暗愤怒的念头：“让我们扼杀它的萌芽。虎崽尚可束缚并剪其利爪，成年猛虎则难以驯服。”[3]

关于扫罗，我们最需要认清的是：扫罗实乃人类悖逆上帝的典型缩影。正如当今那些将怨恨发泄于他人、却不知他们根本问题在于上帝的人一样，扫罗真正的困境不在于大卫的声望、妇女的愚歌，甚至非利士人，而在于他与主为敌。第12 节为此提供了证据：扫罗意识到大卫获得了自己未曾拥有的上帝赐福。扫罗既已刚硬心肠抗拒上帝命令，耶和华便与他为敌，显明为那“恶魔”搅动他心中妒火（撒上18:10）。

沃尔特 · 钱特里指出：“否认并抗拒上帝的言语和作为，必为憎恨主所设立秩序之人招致可怕后果。”[4] 我们世俗人文主义的社会印证了这一点：对上帝道德诫命的悖逆，导致越来越多人陷入痛苦深渊，他们的生活因家庭暴力、性滥交或吸毒、酗酒、赌博成瘾而支离破碎。诗篇第 1 篇论及爱上帝及其话语之人的福分时，也指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 1:4-6）

这苦难作为上帝对将来审判罪恶的预演，在扫罗王身上已显露无遗。他无法祈求上帝的帮助，在巨人歌利亚面前畏缩不前，正如现今世俗之人在强于自己力量的人面前活得焦虑恐惧。后来，当大卫彰显上帝拯救信靠者的大能时，扫罗因众人对大卫的赞誉而心生嫉恨。这些事例恰恰印证了以赛亚关于悖逆之人所说的真理：“惟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 …… 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赛 57:20-21）。

3.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17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2:352.
4.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38 .

大卫蒙福的谦卑

扫罗的愤怒不仅针对大卫本人，更源于他意识到上帝与大卫同在。那根两次掷出的长矛（值得注意的是，这事件竟重复发生，表明大卫在压迫环境下仍持续侍奉扫罗） 并未让大卫恐惧，反而使扫罗战栗，因扫罗正确地推断出上帝之手正在保护这位年轻英雄。正如约瑟在波提乏家中表现出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 （创 39:3 ），扫罗也明显看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种认知本应促使他悔改，却反而加剧了扫罗要终结大卫性命的疯狂决心。

鉴于此，扫罗将大卫调离贴身侍从之位，派他统领对抗非利士人的军队，盘算着大卫战死的几率较高。但 “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 （撒上 18:14 ）。结果民众越发拥戴大卫，以致 “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 ” （ 18:15 ）。经文直述扫罗 “ 惧怕大卫 ”，暗示扫罗怀疑大卫正是撒母耳所说 “ 合神心意 ” 、将取代自己王位的人（ 13:14 ）。

鉴于大卫声望如日中天，扫罗已难再公然谋害其性命。但下手害他的方式不止一种，其中之一便是以婚姻为诱饵。“ 扫罗对大卫说： ‘ 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争战。’ 扫罗心里说： ‘ 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 ” （撒上 18:17 ）。扫罗这番话暴露了他极度的堕落：他一面披着虔诚外衣谋害大卫，一面冷酷践踏女儿的情感。布莱基评论道： “ 为满足私欲而甘愿让他人，尤其是自己的骨肉承受终身痛苦，没有比这更邪恶的心肠了。 ”[5]

我们记得至少曾有传言说，击杀非利士勇士者可得扫罗之女为妻（撒上 17:25 ）。然而大卫非但没有要求这份应得的奖赏，反而

5. Blaikie, First Samuel, 303.

谦卑地自陈不配与王室联姻。“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作王的女婿呢？’”（18:18）。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番话视为大卫发自内心的谦卑之词。他出身贫寒，且家族中又新近混入外族血统（如路得记所示），大卫真心认为与米拉这样地位崇高的女子联姻实属高攀。作为回应，扫罗将女儿转许他人，无疑是想借此刺痛大卫的情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得列为妻”（18:19）。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婚姻所生的五个儿子后来全被处死，作为扫罗曾加害基遍人的罪债偿还（撒下 21:8-9），这一细节进一步印证了上帝对扫罗家族的诅咒。

此后不久，扫罗得知他的另一个女儿米甲爱上了大卫。“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作他的网罗，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撒上 18:20-21）。扫罗显然认为米甲与大卫的婚姻会败坏他的品格或以其他方式阻碍他。“作他的网罗”这一短语在其他经文中用于指代拜偶像的行为（见出 23:33；34:12；申 7:16）。或许扫罗认为米甲会引诱大卫去敬拜偶像，从而破坏他与上帝的关系。

这一次，扫罗的提议以赞许之词开场：“‘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撒上 18:22）。使者们的意图显然是为了消除大卫对自己社会地位低微的顾虑。但大卫仍然犹豫不决，尤其是考虑到自己贫寒的出身：“‘你们以为作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18:23）。

这一回应与扫罗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扫罗展现的是与上帝疏离之人特有的骄傲与恐惧，而大卫则彰显了真正上帝仆人的谦卑。此刻，大卫似乎尚未意识到扫罗真正谋划的是一场葬礼而非婚礼。然而他那扫罗既无法理解更无法企及的谦卑，保护了大卫，挫败了君王的邪恶图谋。亨利指出：“无论上帝将我们提升至何等地位，常存谦卑之心总是相宜的……若大卫尚且视作王女婿为殊荣，

我们更当如何珍视作万王之王的子嗣的荣耀（非因律法，乃本乎福音）！”[6]

既然声名显赫给大卫带来的尽是苦难，基督徒何以还渴慕世俗高位？真正的智慧乃是：常存不配之心，看他人比自己强，唯愿晋升皆出于上帝恩典，从而抗拒为自己谋求地位与特权。上帝在耶利米书45:5 中质问：“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此外，“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 （雅 4:6，引自箴3:34）。谦卑不仅源于对自身不足的清醒认知，更来自对上帝对我们生活供应的知足。亨利将此真理应用于信徒：

> 若我们将灵魂、身体、品格、利益，以及道路与工作都交托于主，他必成就一切对我们有益之事，并保护我们安然度过所有险阻，直至那蒙福之境 —— 那里容不下奸诈、嫉妒与恶意，唯有永恒之爱长存。[7]

上帝的保守看顾

扫罗执意要借女儿米甲的婚事笼络大卫，好让他在险恶战事中继续效命。因此，当大卫陈说自己无力支付迎娶王女所需聘礼时，扫罗便吩咐臣仆转告：“ 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阳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经文随后揭示了扫罗的意图，而这早已不言自明：“ 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撒上 18:25 ）。

扫罗之所以索要这份不寻常的婚礼礼物，不仅因为击杀并割下一百名非利士士兵的阳皮这一行为（ 此举彰显以色列人对未受割礼之仇敌的憎恶）本身充满危险，更因为即便大卫成功，他也将因此

6.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2:299.
7. 引自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1988),180.

成为非利士人的眼中钉，性命危在旦夕。届时非利士人必在战场上殊死抵抗，更会因战士尸身受辱而誓报此仇。

然而，大卫欣然接受这些进入扫罗家族的条件。许多新郎试图利用与未来岳父的关系谋利，但给予大卫挑战正适合他这般才能出众之人。未及约定聘期届满，大卫便带着两百张非利士人阳皮（远超要求的一百张）回到扫罗王面前。这样，大卫凭实力赢得尊荣，堂堂正正迎娶了扫罗之女。

扫罗深感羞辱，并非因聘礼本身，而是因大卫此举的深层意味。此刻他比以往更清楚 “ 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连自己的女儿也倾心于大卫（撒上 18:28 ）。因此 “ 就更怕大卫，常作大卫的仇敌 ”（ 18:29 ）。大卫的壮举极大激怒了非利士人，其首领们出兵讨伐，但 “ 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 18:30 ）。

这段经文揭示了在场的第三人 —— 那位主导本章行动的主宰者。我们已看见扫罗如何活出离弃上帝之人的癫狂焦虑，而大卫则展现出蒙上帝保守与赐福的谦卑典范。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才是这些事件的核心行动者。由此可见，大卫向我们彰显了与上帝和好带来的根本差异：扫罗因恐惧嫉妒堕入癫狂，大卫却因成功赢得上帝子民的高度尊崇。

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非因完成某项伟业或积累足够善行，乃是藉着领受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正如大卫当年凭信心仰望基督宝血得称为义（参诗 51:7 ），我们也是因信，仰望为罪献祭的上帝的羔羊而被称义。因此我们当以大卫为榜样，活出积极的信心生活。这般信心的生命必蒙上帝丰盛赐福 —— 诗篇 1 篇论及信心之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 3 节）；耶稣亦教导：“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 15:5 ）。耶稣是蒙福的上帝之子，罪人在他里面得享属灵兴盛，结出荣耀上帝的好果子。

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或信靠主的人不会经历试炼、失败和诸多其他艰难，这些我们确实都会经历。在对待罪的态度上，信徒与扫罗王的区别在于: 他们会认罪并悔改。多年后，当大卫陷入大罪时，他愿意悔改，从而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承认道，而上帝的使者回应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撒下12:13）。

那么更实际的祝福呢？恩惠的恩惠是否意味着所有基督徒必定富有？答案不单是“不”，更在于我们拥有比物质财富更宝贵的：我们不需要富有就能知足和满足，因为上帝自己充满我们的心。这是否意味着信徒总能胜过世上的非利士敌人？答案是“不”，但上帝已应许会使用我们的失败和胜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信徒常常有理由重复约瑟对兄弟们说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 50:20）。

这正是扫罗如此惧怕大卫的原因：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并保护他。同样的原因，罗马帝国逐渐对早期基督徒产生畏惧与敬畏。殉道者游斯丁在《第一护教辞》中向皇帝解释道：“你们可以杀害我们，却无法伤害我们。”[8]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对基督徒的残酷官方性质的逼迫不仅未能减缓福音传播，反而加速了教会扩张——人们亲眼见证了上帝在苦难中赐福子民的大能。[9] 因此，扫罗越想加害大卫，就越发惧怕他。为何？因为诗篇121 篇的应许在大卫身上真实应验，正如一切凭救恩的信心归属上帝之人所经历的：“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诗 121:5-7）。试想，与蒙上帝守护的子民为敌，何其徒劳！对信徒而言更宝贵的是：即使在世上遭遇错误的不公对待，如同扫罗嫉妒并憎恨大卫那样，但是：“无论是死，是生，是

8.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chap. 2, in Ante-Nicene Fathers, ed.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10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9), 1:163.

9.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近期发展的杰出记述，可参阅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3).

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 8:38-39）。 扫罗企图加害这位蒙上帝如此坚定之爱保守的人，反令自己陷入更深的癫狂苦境；这同样的事实，也当令今日基督的敌人们心生敬畏。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若将本章描绘的各人的肖像各面拼合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促使每个人寻求上帝的最强烈动机。扫罗执意对抗上帝的旨意：他拒不顺从上帝的诫命，对上帝在他生命中施行的审判性管教心怀怨恨。这种刚硬对待上帝的态度，带给扫罗的绝非幸福、平安、喜乐与成功；他甚至无法享受已拥有的事物（尤其是王权），因他眼中遍地皆是危险威胁。此外，当他滋养邪恶私欲时，上帝便使他陷入更深的癫狂（撒上 18:10 ）。扫罗随后发现，正是他的刚愎自用与属灵背叛，驱使他犯下令人震惊的恶行。今日男女若同样活在上帝恩典之外，不仅会饱尝生命空虚之苦，更常被罪牵引行出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恶事。如扫罗一般，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与上帝为敌：既未与上帝和好，上帝也不与他们和好，故永远无法获得内在安宁或人际和睦。

虽然不信之人的问题在于上帝，但他同时也是解决之道。基督教的全部信息就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仇敌的罪而死。保罗说：“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5:8 ）。因此，若扫罗不愿通过真诚悔改和重拾信心归向上帝、重新得蒙赐福，绝非因上帝不愿接纳他。圣经中许多罪大恶极之人，当他们以信心谦卑归向上帝时，都蒙了他的悦纳。[10]

10. 典型的例子包括旧约中的玛拿西王（代下 33:12-13 ）和新约中的扫罗 / 保罗（徒 9:1-16 ）。

保罗如此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 1:15）。

我们转而观察大卫，便能看见活在上帝恩典与眷顾中是怎样的光景。大卫真正的胜利在于他对主怀有谦卑的信心与由衷的喜乐；这份祝福，上帝同样赐予一切信靠他的人。当然，从许多方面来看，大卫在上帝的计划中占据独特地位，因此很少有人能经历他那样巨大的成功。大卫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位无故被恨恶的人，他不仅遭受不公正的威胁，更被自己的百姓不公正地处死。大卫的那位更伟大的后裔 —— 耶稣基督，战胜了比非利士人更强大的仇敌，征服了撒旦、罪恶与死亡的邪恶势力。我们唯独凭信心领受他的胜利，便得着一切福分，其中第一个便是罪得赦免。

因此，耶稣成为“当称颂上帝而非赞美人”这一准则的例外，因他既是人又是神。当我们思想本章所启示的、上帝如何施恩给谦卑的子民时，实在有太多我们当向上帝献上赞美的地方。本章三次告诉我们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正是关键所在。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即“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应许要与所有凭信心仰望他的人同在（希 13:5）。因此，我们与大卫一同赞美基督，不仅说他击杀了千千万万，还要歌唱：“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 103:2-4）。

29

刺杀大卫

撒母耳记上*19:1–24*

> 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
> (撒母耳记上 19:24)

诗篇第 2 篇以诗歌形式展现了上帝至高主权对人类妄图阻挠其旨意的可悲尝试的回应。开篇便以困惑的口吻道出人类反抗上帝的虚妄：

> 外邦为什么争闹?
>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 　　臣宰一同商议,
> 　　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
> 　　脱去他们的绳索。”（2:1–3）

上帝对此挑战的回应方式，既未显出一丝妥协，也未给人类高举的拳头半分认可：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嗤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2:4-6）

若要寻找一个圣经中的例证来看上帝对人类罪恶与不信之傲慢的嘲讽责备，以色列王扫罗便是典型。尽管扫罗可能已陷入疯狂，他仍握有世间所能赋予的一切权力。他被嫉妒的欲望所驱使，疯狂想要杀害大卫 —— 他自己忠心的仆人和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的仇恨最终直指上帝恩典的福音，企图扼杀上帝的国度以保全自己的王权。如此看来，扫罗实为耶路撒冷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的先驱，这些人后来同样疯狂地想要杀害上帝真正的受膏者基督。与他们一样，扫罗终将明白上帝保守其受膏者的能力何等浩大。正如大卫在诗篇 59 篇(据传写于此时)中所言，扫罗也将明白上帝何等轻易就能倾覆仇敌。“ 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大卫如此祷告，“ 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 ”（诗59:11-13 ）。

扫罗的罪行被上帝的话语阻挠

扫罗对大卫不断升级的狂怒，显明了一颗不肯悔改之心的危险。毫无疑问，扫罗显然厌恶为自己的恶念悔改，但若能悔改，本可免去多少麻烦！然而，随着他疯狂计划的失败，他还是不断设计新的阴谋来摧毁这位正直的对手。因此，“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 ”（撒上 19:1 ）。

扫罗这一命令实在极不明智。他明知约拿单曾与大卫立下忠诚与友谊的盟约，且他的心与这位年轻英雄紧密相连。此外，扫罗必然清楚全以色列多么钦佩大卫的美德与成就。他怎能指望臣仆们加入谋杀大卫的同盟？答案在于：被邪恶挟持之人，总以为他人也和

自己一样容易堕落。扫罗这番对约拿单的盘算看似合理：他认定大卫的声望威胁约拿单继位，臣僚们也必因政权更迭丧失权位，而像扫罗这样的人只能设想，这种利害关系会压倒一切其他考量。

扫罗的利诱考验了约拿单对大卫的忠诚，而他以纯净之心轻松通过了考验。对他而言，上帝在大卫生命中运行的恩典，远比世俗的名利地位更为珍贵。正因如此，“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撒上 19:1 ）。约拿单几乎未考虑自身安危，当即警告大卫，再次彰显了真友谊的典范：“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 19:2 ）。与此同时，约拿单仍试图与父亲理论，期盼扫罗能恢复理智。

怀着这一目标，约拿单向父亲进言。他的处理方式为上帝的儿女树立了美好榜样：当面对罪恶与不信的阴谋时，当以真理与恩典应对。约拿单对父亲的陈词既恭敬又勇敢，既以智慧相劝又直接引用上帝的话语。其目的是向扫罗力证大卫的清白，并揭露其谋杀计划的愚妄与罪性。

我们可将约拿单最初对扫罗的劝谏归类为对普遍恩典的诉求。这一术语指上帝以普遍或保守性的方式在世间运作，为福音缘故抑制罪恶而促进美德与真理。普遍恩典并非救赎恩典，不能直接拯救任何人。但藉着上帝对人类社会的良善影响，它为那些上帝日后将通过特殊救赎恩典、藉着信靠基督得救的人存留机会。约拿单呼吁扫罗作出更明智判断时，正是仰赖上帝的普遍恩典：“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撒上 19:4-5 ）。在上帝道德秩序的约束下，加之众人对理智的普遍呼吁，扫罗的恶念虽未根除，却暂时受到了遏制。

基督徒同样应当基于普世道德观和正确思想带来的明显祝福，与罪恶的世界理性对话。但有时也必须直面邪恶，直接引用上帝的话语进行劝诫。约拿单坦率地践行了这一点，他告诉扫罗其提议实属犯罪：“王不可得罪…”，他警告道（撒上 19:4）。“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19:5）。关于“无辜人的血”的警告源自申命记 19:10，该经文诅咒所有杀害无辜者的“流血的罪”；申命记 27:24-25 同样宣告了上帝的诅咒——凡“暗中杀人”或“害死无辜之人”者必受咒诅。今日对抗邪恶时，基督徒应当揭示圣经中上帝直白的警告，以神圣的斥责挫败恶者的阴谋。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即使在罪恶中，它仍在他的护理统治下延续，因此，约拿单的劝诫能初获成效，使扫罗暂离恶念，实非偶然：“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撒上19:6）。如今，上帝也通过类似的方式保守他的福音和教会。罗杰·埃尔沃斯评论道：“上帝保守他的事业，主要是藉着他的儿女在这黑暗世界为他的恩典作见证。我们可用约拿单论及大卫的话来形容基督教：‘它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你为何要加害于它？’[1]

扫罗的罪在上帝的审判中显明

因扫罗起誓不处死他的仆人，大卫便回到王宫侍奉。“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争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撒上 19:7-8）。这样，扫罗因听从儿子的劝告而得到丰厚回报，上帝继续通过大卫的刀剑为以色列施行拯救。然而，这无疑再度引发人们对年轻英雄的赞美浪潮，结果导致扫罗疯狂的嫉妒迅速复燃。

1.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1998), 50.

扫罗在大卫故事中的角色，展现了一个悖逆上帝之人内心的败坏与煎熬。请注意扫罗的反复无常。在其敬虔之子的影响下，扫罗不久前才立誓不再追杀大卫。但当大卫从战场归来，并以非凡的谦卑之姿继续在扫罗面前弹琴侍奉时，他必定已察觉到不祥之兆："（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撒上 19:9）。那些只存在于他臆想中的幻影使扫罗恐惧成狂，"恐惧与嫉妒使他自我折磨，以至于手中无枪就无法安坐屋内"。[2] 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时，大卫显然早有准备："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19:10）。

我们该如何解释扫罗的行为？首先，与所有脱离上帝统治的人一样，扫罗被相互冲突的力量撕扯着。一方面，扫罗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邪恶，因此在撒母耳记上这些章节中，他屡次悔改。但另一方面，扫罗又深受疯狂罪恶欲望的影响。戈登·凯迪写道："扫罗活在谎言中。正因如此，他能如此轻易地立下虔诚誓言，又几乎在转瞬间违背它们。"在这方面，扫罗集中体现了一个被是非观念约束、却最终被愤怒、欲望或其他邪恶征服之人的必然状态。"若无救赎性的改变，罪人就是一团糟。他连自己都难以认清……尽管他知道上帝会审判邪恶，却仍继续作恶，仿佛怀有求死之念，更诱他人同赴绝路。"[3]

若有人曾证明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那人必是扫罗王。集中在他身上的特质，正是每个未蒙基督救赎者的真实写照：我们无法达到自诩的道德高度，反倒会犯下那些自己曾极力谴责的罪，这些罪终将在上帝面前定我们的罪。这正是为何诉诸普遍恩典与理性审慎终难遏制罪恶：罪的力量如此侵蚀人心，以致男女在追逐财富、权力、欲望或仇恨时，显出近乎自毁的非理性状态。

2.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01.
3.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185.

但非理性并非扫罗王唯一的症结。圣经直言不讳地记载了上帝持续不断的审判 —— 以折磨人的灵的形式临到，这灵很可能是折磨扫罗心智的天使：“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 ”（撒上 19:9 ）。这种属灵惩戒的现实，对于那些将上帝视为天上溺爱孙儿的慈祥老人家之人而言是震撼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正如圣经所言：“ 落在永生 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来 10:31 ）。扫罗乃是一个顽梗悖逆之人，其心刚硬抵挡上帝。因此，在他生命的诸多困境中，最致命的乃是全能者的烈怒审判。不仅扫罗分裂的本性使他无法过敬虔健全的生活，上帝也不允许悖逆的扫罗如此行。

无疑，扫罗对大卫的嫉妒与邪灵的折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正如保罗告诫我们的那样：“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弗 4:26-27 ）。即使不考虑扫罗从上帝那里所受的那类管教，我们的世界也充斥着足够多的邪恶影响，因此我们被郑重警告要时刻守护自己的心思意念，不容许苦毒、私欲或愤怒的种子生长，这些会让我们陷入远超想象的罪恶深渊。

扫罗的罪不仅招致了上帝的审判，更将彰显于上帝持续的审判与管教之中。上帝始终保护他的仆人大卫， 这就是为何扫罗的枪即使在近距离也屡次无法刺中这位年轻英雄；同时上帝对扫罗的审判向全以色列显明了他的背道。保罗同样论及上帝任凭拜偶像者陷于己罪：对于那些拒不承认上帝、违背他诫命的男女，保罗说上帝“ 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罗 1:26-28 ）。当个人与社会全然背离上帝时，他就以其放纵的私欲为审判，藉此显明背道者的罪孽、愚妄与煎熬，使他们自食其果。

当大卫受够了扫罗的矛枪追杀，便逃离宫廷返回家中。然而扫罗派遣密探监视大卫的住宅，企图在清晨取他性命。这个阴谋传到了大卫之妻，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耳中。因着她的忠诚，上帝再次

保全了大卫的性命。在诗篇 59 篇中，大卫将扫罗派来的杀手描绘为“喜爱流人血的人”（2 节）。“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3 节）。大卫并非声称自己从未犯过罪，而是指在此情境下他正无辜受逼迫。这一事实的真相使扫罗的罪显得尤为可憎。

在此处及其他经文中，大卫的苦难预表了以色列宗教领袖对耶稣基督的非理性仇恨。从大卫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世人对耶稣——这位大卫所预表的弥赛亚——的两种反应：有人以信心的眼睛看见他的荣耀，如同约拿单因信上帝而喜爱大卫；另一些人却视耶稣为自主权与罪恶欲望的威胁。扫罗看待大卫正是如此：上帝的受膏者对他构成持续威胁，其正直品格不断刺痛扫罗扭曲的灵魂。你如何回应圣经中的耶稣形象？他是你自主权与世俗欲望的威胁吗？抑或在你眼中，他正是你心灵深处的渴慕——一切美善的终极体现，那位要领你进入荣耀命定的救主？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上帝定意保护他所膏立的仆人大卫，正如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预定时刻到来之前，仇敌也无法捉拿他。此处，上帝使用扫罗的亲生女儿米甲来拯救他的对手，正如他早先使用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一样。“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缒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撒上 19:11-12）。

与约拿单不同，米甲似乎并非真心追随耶和华。这一点将在大卫日后的人生中显露无遗：当约柜被迎入耶路撒冷时，她因大卫对上帝的热烈敬拜而轻视他（撒下 6:16）。而在更早的这次事件中，米甲借助家中供奉的偶像协助大卫逃脱，至少证明了她作为妻子的忠诚：

>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撒上 19:13-16 ）

这尊偶像是一个神像，一个真人大小的物件，可能被用于虚假敬拜耶和华的工具，或是用于敬拜别神。很难理解这样的物件为何会出现在大卫家中，除非他与妻子在忠于耶和华的事上存在分歧。我们记得这正是扫罗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初衷：他希望女儿能“作他的网罗 ”（撒上 18:21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从此时起，这段婚姻中再未见丝毫温情。此外，作为扫罗之女，米甲陷入了两难境地：当扫罗发现她协助大卫逃亡的欺瞒行为时，她的辩解便显露了这种挣扎：“ 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回答说：‘ 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 ” （ 19:17 ）。这完全是个不必要的谎言，米甲对大卫声誉的漠视更甚于对他生命的关切。沃尔特 ·钱特里质疑道：“ 这些对话是否以无法愈合的方式伤害了 [大卫与米甲] 的关系？ ”[4] 大卫后来犯下多妻的罪，这本身固然不可原谅，但或许可以从他与扫罗女儿这段同负一轭却貌合神离的婚姻中寻得部分缘由。

扫罗的罪被胜过，荣耀归与上帝

面对扫罗的步步紧逼，大卫不得不彻底离开基比亚，逃往先知撒母耳居住的拉玛寻求庇护。若诗篇59篇确为此时所写，便可看出大卫的逃亡并非惊慌失措，而是藉着对耶和华的信心保持镇定：“ 我的 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 （诗 59:1 ）。当米甲告诉大卫次日早晨他必被杀时，大卫以对耶和华的信心回应：“ 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 ” （诗 59:16 ）。正如上帝子民常经历的，世人的仇恨将大卫推向

4.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49.

上帝的怀抱，而这竟最大程度地坚固了他的信心。威廉·布莱基评论道："在撒母耳的陪伴下，他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并从撒母耳成熟的智慧和对上帝律法的虔诚中学到许多对日后生活有益的东西。"[5]

大卫成功逃往拉玛提醒我们，上帝会保护他的福音和他的事业，那些寻求在他里面避难的人必得保全。逃往撒母耳那里，大卫是将自己投靠在主的怜悯之下，因为撒母耳是以色列中上帝忠实子民的真正领袖。在那里，他将目睹一个既引人入胜又富有教益的场景，关乎上帝对那些信靠他之人的拯救。

不久，消息传到扫罗那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撒上19:19）。拿约可能是一个当地的地方，甚至是撒母耳与先知们同住的宅院。听到这消息，"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19:20-21）。

先知们以及扫罗派出的使者们"受感说话"的描述，似乎指他们进入一种狂喜状态，传达上帝的信息。关键在于，大卫的得救完全出于圣灵的直接干预。马太·亨利对此评论道，上帝"显明了，他若愿意，甚至能让最邪恶之人在信徒聚集时因感知上帝临在而战兢，迫使他们承认上帝确实与信徒同在"。[6]这一训诲提醒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最能保护上帝的子民，尤其是当上帝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大能被宣讲之时。保罗曾指出，当预言性的话语带着权能发出时，就连旁观的未信者"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14:25）。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藉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仇敌得以转变为信徒，成为我们的朋友。即便世人仍未悔改，当圣灵透过圣言与祷告在信徒敬拜的圣会中运行，他所激发的敬畏之心，仍能保

5.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p. 312.

6.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2:303.

护上帝的子民免受敌人言语攻击甚至刀剑的伤害。

此处让我们想起上帝曾封住巴兰的口 —— 这位出埃及时期被雇来诅咒以色列的先知，上帝只允许他口中对其子民发出祝福，对敌人降下诅咒（民 24:1-9 ）。圣经未记载扫罗派出的探子预言了什么，但可以想见，在圣灵掌控下，他们如同巴兰一般，传讲关于上帝护佑义人、应许弥赛亚与福音必将得胜的伟大真理。

最终扫罗亲临拉玛寻索大卫：“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 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撒上 19:23-24 ）显然，在上帝之灵掌控下，扫罗陷入迷狂状态，主动卸下武器、脱去象征王权的衣袍。当扫罗威胁上帝受膏者性命时，上帝以此方式羞辱他，并奇妙地制伏敌人，使自己的名得到称颂。由此产生的谚语 “ 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并非赞誉，而是对这位不敬虔统治者反常举止的困惑。凯迪写道：“ 上帝以主权介入并彰显其大能，既表达了对扫罗谋害大卫意图的否定，也揭露了他自取灭亡的愚妄之道。”[7]

在磐石中得安全

当我们反思这一非凡篇章时，应当注意到它向所有与上帝及救主耶稣基督为敌之人所展现的双重信息：既是怜悯，也是警告。首先，我们看到上帝对目睹扫罗行为之人施予的怜悯，使众人能清楚看见这位君王刚硬不信的癫狂愚昧。其次，上帝也向扫罗本人显明怜悯，将他置于足以显明其道路愚妄的境遇中。这正是非信徒面对人生失意与品格缺陷时应有的思考。布莱基写道：“ 哦，朋

7. Keddie，*Dawn of a Kingdom*，188.

友们，倘若你对自己的过往生活有丝毫不满，或对更美好的生命怀有微弱渴望，就当把握机会，归向上帝。”[8] 若你察觉上帝正在阻拦你那罪恶、自私或属肉体的野心膨胀，切勿刚硬己心，当将心归向上帝，求他救你脱离罪恶。昔日先知巴兰受雇咒诅以色列时，执意前行完成恶谋，上帝差遣持火焰剑的天使拦阻他的去路。你也当效法巴兰面对上帝阻拦时的回应：“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民 22:26-34）。从罪恶中回转，归向上帝，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寻求赦免。

但若你决意抵挡上帝，顽固持守罪恶的筹算，特别是若企图敌挡上帝所膏立的救主耶稣基督及其子民，那么扫罗的遭遇正是你即将面临灾祸的警告。大卫在诗篇59 篇中歌唱道：“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第 8 节）。在诗篇2 篇中，他欢然宣告凡与上帝及其子民为敌的不义之徒：“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诗 2:9）。何不趁早悔改，寻求那在耶稣基督里向万人敞开的恩典。诗篇 2 篇如此总结道：

>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
>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2:10-12）

上帝是其子民避难所的应许，为上帝的子民带来安慰。大卫在诗篇第 59 篇中歌唱：“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9-10 节）在上帝护理之手引领我们穿越险境，并藉圣灵赐力使我们抵挡黑暗权势的时候，信徒就能在上帝的话语和祷告中寻得全然

8. Blaikie, *First Samuel*, 316.

安稳。保罗曾如此论证：“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8:31 ）。

苏格兰国王的皇家城堡斯特灵矗立在一块巨石之上，俯瞰福斯河谷丰饶的低地。其高耸的城垛在八百年间抵御了无数次围攻，1314 年更见证了班诺克本战役的胜利 —— 苏格兰王国由此从英格兰篡夺者手中光复。城堡墙垣内坐落着詹姆斯五世的宫殿，这座宁静祥和的居所内外皆点缀着美丽花园。在这坚固城墙的庇护下，国王与王后得以安居其中，心中满溢上帝赐福的喜乐。[9]

基督徒亦当如此，正如大卫在拉玛与先知们在避难所的经历所启示的。我们安居于上帝圣灵大能的保护之中，不仅得以因他的恩慈而欢欣，更能以平安与祝福对待恨恶我们之人。在这般福乐中，我们蒙召效法撒母耳和众先知：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以极大喜乐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得此自由，甚至能为恨我们的人祷告，愿他们在福音中蒙圣灵感动，终成我们的挚友与同袍。因拉玛的先知们正是在敬拜上帝、因他的话语而欢欣之时，圣灵便降服了他们的仇敌。愿上帝同样在我们的敬拜中彰显他的荣耀，并藉我们对基督及其福音的见证显明大能，使我们能以圣灵启示的话语这一神圣兵器 “ 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4-5 ）。

9.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189.

30

箭在前头

撒母耳记上 *20:1–42*

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上 20:42)

令人悲哀的是，自从大卫因战胜巨人歌利亚而声名鹊起后，他在以色列的安宁日子便进入了倒计时。这一切都源于扫罗王疯狂的嫉妒，扫罗只将大卫视为威胁，尽管这位年轻人始终谦卑忠心地服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在大卫胜利后，他也开始进入他的流亡时期。每一章都通过对不同角色的研究，展现这段危机与试炼时期的众生相：第 18 章的核心人物是大卫，重点描写他如何应对扫罗突如其来的追杀。第 19 章聚焦于扫罗，邪灵驱使他一次次谋害大卫却屡遭失败。第 20 章将焦点转回约拿单—— 扫罗之子、大卫的盟约之友。约拿单深陷常人眼中的两难绝境，他的信仰与敬虔，正与野心私欲激烈交锋。这位上帝子民向我们展现：当世人被欲望、恐惧与仇恨支配时，属上帝之人如何

以信心的眼光看透真相，让生命始终被信仰与盟约之绳所牵引。

大卫的惊慌恳求

本章开头所见的大卫，几乎难以想象这就是当年奉主之名勇战歌利亚的年轻勇士。不同的威胁会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冲击：面对歌利亚这样未受割礼的敌国勇士，大卫毫无惧色；但当上帝立约之民的君王对他公然敌视时，这位勇士却陷入了惶恐不安。因此，当扫罗来到拉玛时，大卫惊慌失措地逃回基比亚。他找到挚友约拿单，质问为何遭受如此不公：“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撒上 20:1）

有解经者认为大卫逃离拿约的撒母耳与先知群体，表明他寻求世俗而非从上帝而来的帮助。的确，本章中大卫的惊慌失措至少部分可归因于他祷告的缺失——我们明显感觉到，他沉溺于自身遭遇不公的思绪中，过度关注扫罗王带来的世俗威胁，却忘记了世间不公本就可归因于罪的普遍存在，更忘记了上帝对他生命的主权看顾。大卫曾祷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诗27:1）。但在此处，我们在他生命中看不到这亮光的痕迹，唯有恐惧与惊慌的黑暗。

约拿单听闻大卫的恳求后震惊不已：“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他答道（撒上 20:2）。他提醒大卫自己常列席扫罗的议事会，若有任何谋害挚友的阴谋必会知晓。这种笃定令人愕然，毕竟扫罗已三番五次欲取大卫性命，而约拿单不久前才谴责过父亲扬言要处死大卫的意图（19:1-5）。这种反应绝非出于天真或过度宽容：实乃因他尚未从这场剧变中回过神来，始终难以接受关于父亲的这些证据。马太·亨利解释道：“约拿单出于人子孝道，极不愿

相信他父亲会蓄意做出如此邪恶之事。”[1]

大卫并未被约拿单乐观的评估说服，他直指问题的要点回应道：“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撒上 20:3 ）。大卫的誓言显露出他在面对扫罗暴力威胁时的胆怯。约拿单见大卫惶恐，便问能如何相助。大卫提醒他，扫罗宫中每月例行的祭宴自己本该出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他说，“直到第三日晚上”。他要求约拿单以“大卫需返乡参加家族年祭”为由，替他遮掩行踪。“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大卫最后说道，“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 20:5–7 ）。

解经家对大卫这一计谋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视此为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也有人斥其公然违背“不可作假见证”的诫命（出 20:16）。我认为，鉴于上帝已向扫罗宣战，此计或可获圣经原则的谅解。但显然，大卫此举是出于恐惧而非信心。这并非大卫日后会引以为豪的行为，我们要记住使徒保罗的话：“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 14:23 ）。

然而有一件事上，大卫树立了良好榜样。在危难中，他选择在立约的应许中寻求庇护。约拿单曾以盟约向大卫立誓表达忠诚，因此大卫向约拿单寻求帮助。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评论道：“在混乱与困境中，你会投靠那个与你立约之人。在大卫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仍存一处清醒之地、一方完好避难所，那就是约拿单。因为那里有盟约在；那里就有大卫能期待得着的信实。”[2]

1.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04.
2.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68.

事实上，大卫在绝望中正是向约拿单对盟约的忠诚发出呼求。“求你施恩与仆人”，他恳求道，“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撒上 20:8）。这正是信徒向与我们的立约的上帝祷告的典范。大卫敦促约拿单不要将他交在其父手中，并申明若自己真犯下该死的罪过必须伏法，也当由约拿单亲手执行：“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20:8）。大卫深知能在盟约之友处寻得公义，正如信徒凭着基督所立新约的血，也敢坦然无惧来到上帝前寻求称义的地位。上帝的约应许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来8:12，引自耶 31:34），因此凡凭信心与上帝立约之人，都可在他面前被称义，灵魂得蒙保守。

约拿单的誓言与盟约

当约拿单承诺施与善意与支持时，大卫询问他将如何传递扫罗行事的消息。于是约拿单将大卫带到田野，一个显然两人都熟悉的地方来作出安排。他用庄严的誓约语言宣告：“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撒上 20:12-13）

注意约拿单如何应对这可怕的两难。他无法掌控所有变数，甚至难以调和内心的忠诚矛盾：既是扫罗之子需尽孝道，又是大卫的盟约之友。更何况，若事态恶化，他自己也将损失惨重。许多人面对类似困境时都会彻底崩溃。但本章末尾，事实上在他生命终结时，约拿单却未受责备，始终持守良知。他究竟如何做到？答案是信实。

他的职责就是忠于每一段关系、坚守所立的约。他仰赖上帝的拯救，无论主如何命定他生命的轨迹。就他自己而言，他恪守本分，决心忠诚信实地生活。

首先，约拿单的职责要求他忠于与大卫所立的约。因此，他作出安排，将扫罗的意图告知大卫：

> 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撒上 20:18-22）

接着，约拿单尽己所能地寻求上帝已启示的话语作为指引。我们无从得知约拿单是如何知晓上帝已选定大卫接替扫罗为王，但显然他清楚上帝的安排。这自然意味着约拿单不会继承父亲的王位。他非但没有抗拒上帝的旨意，反而将上帝的荣耀置于个人之上，决心站在耶和华这边效力。他既然知道了上帝对大卫王国的计划，便忠心地服侍这一使命，深知对上帝更高的责任远胜过顺服父亲的义务。我们同样应当以服事上帝福音的事工为己任，无论个人需付出何等代价，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上帝的话语，即便必须拒绝人的命令。

第三，约拿单在领受上帝的话语后，通过立约的应许为自己寻求庇护。他既以信实待大卫，如今也要求大卫以盟约的信实待他——他凭信心确信，尽管父亲扫罗对大卫性命相逼，但上帝应许的国位终必归大卫所有。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撒上 20:13-15）

在古代世界，当王朝更迭时，普遍的做法是将前统治者的家族全部诛灭。因此，约拿单恳求大卫在上帝为大卫的王位铺平道路时，饶恕他和他的孩子们的性命。约拿单此举是出于他对子女及其后代所负的约的责任。为了在他父亲家族败落后为他们提供保障，“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撒上 20:17）。威廉·布莱基写道：“这位王子本可调用举国资源，却向这位落魄的流亡者提出如此请求——若论信心的得胜，恐怕再难找出比这更美的典范了。”[3] 正是藉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这应许直接关乎他的处境），约拿单为后裔谋得保障。大卫后来履行盟约，将约拿单瘸腿的儿子米非波设接到自己的家中。

如同约拿单一样，今日的信徒也当以忠于圣约责任为人生罗盘，指引我们穿越世途的种种挑战。我们中很少有人会面临王室王朝的纷争，但确实会遭遇生活中各种艰难的考验。戴维斯回忆起一个关于这种忠诚的典范：他母亲在父亲心智衰退后无私照料垂危丈夫的事迹。她曾承诺“无论疾病健康”都会忠诚相守，对丈夫的尽责既无风光也无戏剧性，唯系于盟约。戴维斯回忆道：“父亲去世九个月后，母亲也离世了，或许因为她觉得自己可以离开了。她已完成了使命：照顾她的丈夫。”[4]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丈夫对难以相处的妻子保持忠诚，基督徒维持一家无利可图的生意以供养长期服务的员工，教会成员在牧师交接期间同心协力，或是其他基督徒为坚守上帝的话语而付出代价，尽管遭受教会领袖和朋友的讥讽。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信徒如同约拿单一样，唯有藉着与上帝子民的受膏君王立下爱的圣约，方能得着救恩。耶稣召唤我们进入他盟约的怀抱，应许赐我们安息（太 11:28），解我们灵魂的干渴（约 7:37），在黑暗中赐予我们光明（8:12），并赐予赦罪之恩

3.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21.
4. Davis, 1 Samuel, 170.

（3:36）与复活永生（11:25-26）。耶稣与所有愿意前来的人立约：“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5:24）。

与扫罗王同席

约拿单对大卫的责任使他必须回到父亲面前：“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押尼珥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撒上 20:24–25）。扫罗自然注意到大卫缺席，但因这是节期筵席，他推测大卫可能遭遇了某种不洁——这类情况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这侧面反映了大卫的品格：扫罗的第一反应竟是大卫谨守了上帝的律法。但第二天并非节期聚餐，再无借口可寻。当扫罗向约拿单询问缘由时，其子以预先准备的谎言应答：“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因他家族献祭，兄长命他出席，“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20:28–29）。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大卫和约拿单的欺瞒行为，显然它并未带来任何积极结果。约拿单无疑是个极拙劣的说谎者，而像扫罗这样精明的人一眼就能识破他的谎言。王暴怒的反应令其子震惊：“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背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你母亲露体蒙羞吗？’”（撒上 20:30）。当信徒学会在愤怒时管束自己的舌头，这是恩典的记号；而扫罗的爆发恰恰相反。他肆意宣泄辱骂，通过诅咒约拿单的母亲（即扫罗自己的妻子）来羞辱儿子。对大卫的憎恶体现在他用“耶西的儿子”相称（正如今天我们仅用姓氏指代某人以示轻蔑）。对扫罗而言，这个被暴怒吞噬的君王，约拿单在任何事上——哪怕是正义之事——违背其意志，都足以让这个儿子失去继承权。既然约拿单拒绝讨好父亲，甚至连他母亲也因生下（在扫罗眼中）如此叛逆的儿子而遭诅咒。

若要剖析扫罗这番愤怒的谩骂，我们可以辨识出从这位君王心中倾泻而出的三大强烈动机。首先是羞耻：扫罗如此执着于掌控所有人的意志，以至于他儿子正义的抗命竟然成了君王的耻辱。他将约拿单的敬虔视为“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指妇女分娩之举），充分说明了扫罗已堕落至何等不堪境地。其次，扫罗试图通过罪疚感来操控儿子，称约拿单是“顽梗背逆之妇人所生的”，只因他未顺从扫罗的杀戮之意（撒上 20:30）。最后，扫罗更以贪欲相诱：“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20:31）。扫罗由此描绘出一个因背叛上帝而堕落的灵魂：他将正直行为视为耻辱，用虚假的罪疚感驱使人犯罪，其眼界完全被自己和家族可能攫取的贪欲所禁锢。

当这些毒箭般的话语刺入约拿单的心，扫罗便下达了最终命令：他必须将大卫带来处死。除非我们亲身经历过这种父母操控，或目睹所爱之人遭受此等痛苦，否则很难想象这种毒液的威力。电影《勇敢的心》描绘了类似的场景：年轻的苏格兰领主罗伯特·布鲁斯（1274–1329，后成为苏格兰伟大英雄之一）与其权力熏心的父亲安南达尔领主之间的冲突。布鲁斯被国家使命召唤，却又因父亲的蔑视而畏缩，同时被自身权力欲望诱惑。在父亲的强势压迫下，布鲁斯最终背叛苏格兰，与苏格兰的头号敌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联手出征，背弃同胞。他在邪恶父亲影响下懦弱的表现，也正解释了为何当他被苏格兰抵抗运动领袖威廉·华莱士识破时，脸上竟如此羞愧。这次失败的教训最终重塑了布鲁斯，使他再未背叛自己的人民。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无需经历这等可耻之事，便知自己当守的盟约责任。他向父亲力挺大卫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撒上 20:32）。闻听此言，扫罗抓起那根从不离手的枪，竟朝自己的亲生儿子掷去。

让我们深思扫罗道德堕落的可怕。当初他刚硬着心违背耶和华时，何曾料到自己会沦落至这般疯狂可鄙的境地。扫罗因怨恨上帝

的管教，拒绝在先知撒母耳传达的上帝话语面前谦卑自省，竟自甘沦为自我意志与罪恶的奴仆。我不禁设想，倘若扫罗当初能预见罪恶将把他塑造成何等模样，他是否还会踏上这条不归路？他全然低估了一旦向罪屈膝，那扭曲人心的力量何等可怖；以及当上帝决意将他交予邪恶时，神圣审判的诅咒又将何等沉重！ 希伯来书3:12-13对基督徒的告诫绝非无的放矢：“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扫罗的狂怒对约拿单产生双重影响：其一，彻底粉碎了他对父亲残存理性与敬虔的最后期待 —— “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撒上 20:33 ）；其二，引发他对父亲行为的锥心悲痛 —— “于是约拿单气忿忿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 20:34 ）。

约拿单藉着选择忠于与上帝的圣约，而非以自我为中心追逐个人野心，从而摆脱了其父的堕落。他活出了耶稣的一条箴言：“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太6:33 ）。然而父亲恶毒带来的伤痛仍在他心中灼烧。扫罗无法接纳约拿单，恰恰因为他的行为配得上上帝的称许。扫罗认为儿子为忠于爱的盟约而甘愿失去王位，是可耻的愚行。承受这种误解与轻蔑，正是许多与主同行之人的命运。耶稣宣告跟随者都必须甘愿忍受这类伤害：“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路 14:26-27 ）。

告别之泪

约拿单在扫罗席间领受的惨痛教训，使他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撒上 20:35 ）。此刻他既已认清父亲的疯狂与诡诈，又疑心有人跟踪，行事便格外谨慎。他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时，他故意将箭射到童子前方。当童子赶到箭落之处，约拿单在后面喊道：“箭不是在你前头吗？”（20:36-37）这自然是事先约定的暗号，示意大卫速速逃命。约拿单再难克制，急切喊道：“速速地去，不要迟延！”（20:38）待童子带着箭返城后，约拿单独自前行，大卫便从藏身处出来。大卫三次俯伏下拜，以谢救命之恩。二人相拥而泣，“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恸。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20:41-42）。

任何因敬虔之人间这般亲昵表现而反感者，皆不解战时同袍、童年挚友或主内立约兄弟间紧密纽带为何物。若视其泪水为懦弱表现，我们亦未能体察他们所处可悲境遇之沉重。美国内战前夕，刘易斯·阿米斯特德与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分别前夕彻夜相拥而泣：一人将赴南方军队任职，另一人则统领北方部队。二人皆对此次分离痛心疾首，尤其当阿米斯特德阵亡、汉考克负伤流血之日，双方麾下部队于葛底斯堡战役的高潮冲锋中兵戈相向。情感丰沛者不仅会为胜负得失动容，更会为离散战友潸然泪下。

大卫与约拿单同样因即将爆发的冲突而分道扬镳。章节以“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撒上 20:42 ）作结。二人此生仅再匆匆重逢一次，且是在危急存亡之际。但即便处境艰难，他们的离别始终未因背信而蒙尘，因着顺服职责的明确呼召，他们的良心始终清白。虽然肉身为不同使命所分隔，“但藉着奉耶和华

之名所立的誓约，他们的灵魂始终紧密相连”。[5]

这段友谊为属灵情谊的造就与对心灵净化之效提供了永恒的典范。约拿单的盟约信实或许唯有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能超越。布莱基写道：“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约拿单所有高尚品质的更卓越体现，且更进一步 —— 他为我们舍命，凡接受他友谊的人永不会与他的爱隔绝。”[6]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这苦涩篇章的结语由约拿单说出：“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表面看来多么荒谬！他们即将奔赴战争与冲突。大卫将惊慌逃亡，多年流离失所；约拿单则要回到或许更痛苦的命运中 —— 继续服侍他那邪恶癫狂的父亲。约拿单怎能说他们是平安离去？答案在于他们所立的盟约，这盟约在他们之间确立了平安：“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撒上 20:42）。纵使未来磨难重重，二人都将持守盟约至生命尽头。因此在这巨大冲突中，他们以平安作别，以平安度日。我们若愿同样以信实与他人立约，纵使身处忧患世间，亦能得享这般平安。

更为宝贵的是他们藉着与耶和华所立之约而得的平安，这平安根植于上帝的应许，仰赖他信守誓约的永恒信实。我们的灵魂也正是在此得着安息：“基督宝血奠立圣约 / 救我不受洪流吞灭。”[7] 我们通过恩典之约与上帝和好，这约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藉着信靠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

5.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219.

6. Blaikie, First Samuel, 328.

7. Edward Mote,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1834).

赦免，与上帝和好。这圣约的应许便确保了平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 5:1）。纵使全世界都攻击我们，上帝立约的信实和他赐福的确据必使我们的灵魂得安宁：“其他倚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8]如同约拿单，我们无力掌控时代的洪流，也无法遏制周遭之人的罪。然而像他一样，我们仍可在动荡岁月中享有上帝所赐的平安之福。以赛亚曾论及约拿单这类人群，向主如此陈明：“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赛26:3）。

末了，正如约拿单以与大卫立约回应当世之恶，上帝也藉着我们信靠他儿子耶稣召我们进入盟约。基督呼召我们活出在他圣约里的信实，并为此赐下属天的平安为印记（路2:14），使我们得着力量。正如约拿单与大卫在立约之爱的联结中安心离别，我们也将灵魂安歇在那位至高救主所应许的恩典中。他向立约之民如此承诺：“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14:27）。

8. 同上。

31

不洁的逃亡

撒母耳记上*21:1–15*

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 ”

(撒母耳记上 21:2)

有时，你会偶然听到一个地名，感觉莫名熟悉。虽无法确切想起，却似曾相识。大多数基督徒读到撒母耳记上 21章时应有同感。我们听到 “挪伯 ” 这名字时不禁自问：“ 我是否去过那里？ ”读到 “迦特 ” 时又沉思：“这难道不是我曾踏足之地吗？ ”

我这么说，并非因多数基督徒亲身到过这些古迹所在的巴勒斯坦，而是因我们常经历它们所象征的属灵实境。挪伯是大卫因恐惧而不洁的逃亡之地，迦特是他装疯求生的荒诞之城。凡追随耶稣基督一段时日者，少有能避开这些旅途驿站；我们大多能从自身经历中，辨识它们所代表的苦涩滋味。

所幸，上帝对挪伯与迦特也了然于心，故知晓如何将他的子民从这些地方救拔出来，并借此试炼与塑造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研究

大卫途经挪伯的逃亡以及在迦特的避难时，我们不仅会思考一个被恐惧攫住的信徒的愚行，还会如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所写的那样学到：“即便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刻 [耶和华] 也未曾松开他仆人的手，尤其是他所拣选的君王大卫。”[1]

大卫途经挪伯的惊惶逃亡

此时大卫面临的挑战已截然不同，不再是以往对阵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时那般清晰可辨的危险。这一次，威胁他生命的竟是以色列自己的君王扫罗，将他逼至绝望边缘。他曾向扫罗之子约拿单寻求友谊庇护，但约拿单无法平息父亲的怒火。大卫随后逃往拉玛与撒母耳及其众先知同住，但扫罗追踪而至。从约拿单处得知扫罗誓要置他于死地后，大卫仓皇出逃，除身上单衣外，几乎一无所有。

大卫的第一站并不遥远：位于挪伯的祭司居所，此地距扫罗在基比亚的住所仅南行两英里。既已求助于君王之子与先知群体而未果，大卫此刻转向以色列的第三大权柄体系：祭司群体。示罗沦陷后，祭司们显然已将帐幕迁至挪伯，尽管约柜仍留在基列耶琳（撒上 7:2；撒下 6:3）。大卫或许从未打算在距扫罗如此之近的挪伯藏身，但他可能是为求问耶和华并获取祭司可能的援助而来。这里值得提及马太 · 亨利对大卫逃往挪伯原因的推测，尽管就本章实际基调而言，他对大卫的评价似乎过于仁慈：他认为大卫逃往挪伯部分原因或出于情感因素，“他已与挚友约拿单深情告别，必也需向会幕致以同样的告别。”[2]

然而当大卫抵达时，祭司的举止却令他不安：“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撒上 21:1）。显然，扫罗对大卫的仇恨已人尽皆知，以致人们见到这位逃亡者都心惊胆战。祭司不仅双手颤

1.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74.

2.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08.

抖并汗流满面地迎接大卫，还立即质问他：“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21:1）。

我们不难理解，见到大卫这样位高权重者竟无随从相伴，确实令人惊诧。但这突兀的问候只会让人对其处境生疑，而此举显然令大卫更加不安。他的信心与镇定已然动摇（见撒上 20:3），此刻他开始退缩。先前在基比亚时，大卫就已诉诸谎言（20:6），如今在挪伯，他再次转向虚妄。他答道：“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21:2）。换言之，大卫声称自己正执行扫罗王的秘密任务，随从们就藏在附近。

某些解经者试图粉饰大卫的谎言那样，此举实无必要——他对此确实无可推诿。事实上大卫的欺骗行为正在变本加厉，此刻他竟面不改色地在上帝的圣所里欺哄耶和华的圣洁祭司。这就是当恐惧占据我们心智时发生的悲剧。当我们忘却上帝的信实与慈爱，就会轻易陷入罪恶的泥潭。

耶稣在马太福音 12:3-4 对此段经文的诠释表明，大卫当时确实至少有些同伴（可能就藏身附近），但他绝非奉扫罗王之命行事。如同先前约拿单对扫罗说的谎言一样，这个虚假陈述不仅毫无建树，反而造成多重恶果。A·W· 平克写道：“精巧的谎言或许能换取一时安稳，却注定招致永恒的耻辱。”[3]

再者，若帮助大卫可能使亚希米勒陷入险境，这位祭司理应知情。大卫本该坦诚相告，寻求祭司的代祷与建议：很难想象，属灵的劝诫与祷告会导向大卫后续的所作所为。我在牧养事工中深有体会：与主亲密的基督徒总会在重大决定前预先寻求牧者的祷告与建议；而远离主的信徒，通常隐瞒计划，事后才为明知故犯的行为寻求宽恕。

3.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76.

在第 22 章中，我们了解到亚希米勒确实为大卫求问了耶和华（第 10 、 15 节），尽管大卫并没有提出一个诚实的问题。然而，大卫的主要兴趣在于索取供给而非建议：“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撒上 21:3 ）。

大卫的要求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会幕中唯一可用的食物是圣饼，这些饼放在圣所的陈设饼桌上，只有祭司和他的家人才能吃（见利 21 章）。亚希米勒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 ”（撒上 21:4 ）。祭司愿意将这些饼给大卫，但提出了要求，即大卫和他的手下必须 “ 没有亲近妇人 ”（ 21:4 ）。这一禁令并不代表圣经认为性亲密本质上是邪恶的，因为圣经将婚姻中上帝赐的性视为极大的祝福。然而，利未人的圣洁法典认为体液的流失是不洁的标志（见利 15:18 ；参出 19:15 ）。对大卫来说幸运的是，他和他的手下都符合这一条件，大卫表示这是他执行任务时的标准原则：“ 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提到他们身体的圣洁状态，他补充道：“ 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 ”—— 即他们访问会幕的日子 ——“ 不更是洁净吗？ ”（撒上 21:5 ）。于是，“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 ”（ 21:6 ）。

耶稣曾引用这一事件来阐明关于安息日的观点。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违反了安息日，因为他们在田间行走时掐麦穗吃。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独祭司才可以吃。” （太 12:3-4 ）。耶稣所要表达的重点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断言，认为怜悯的重大责任可凌驾于律法条文之上。事实上，这两者本无矛盾。主乃是要表明：怜悯

的行为恰恰成全了律法的精义。戈登·凯迪解释道："陈设饼礼仪律法的真正意义，正体现于将其赐予大卫这一举动——这是为满足真实需要而施行的怜悯与恩慈；律法非被废弃，乃是得了成全。"[4] 耶稣引用这一事件时，将其教训应用于法利赛人："'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 12:7，引自何 6:6 ）。主对此经文的引用应当指引我们今日的安息日守则，并警戒我们不要用繁文缛节使主日成为重担。例如，以喜乐之心聚集团契、为居家不便者送餐，或践行其他属灵美善的慷慨之举，这些非但不违背安息日，反而是成全其真义。

关于大卫在挪伯短暂停留的最后两点补充说明。其一，当时在场有个危险人物，扫罗的臣仆以东人多益，当时被滞留在会幕并目睹了大卫的到访。后来大卫承认，他明知多益会向扫罗告发此事且祭司们将因此受害，却未加阻拦（参撒上 22:22 ）。其二是大卫索要武器的请求，声称自己匆忙离开而未携带装备。他得到了歌利亚的刀，这把刀被存放在会幕中（可能是作为记念上帝得胜的战利品）。亚希米勒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21:9 ）。这一幕颇具深意：昔日受圣灵充满、拒绝穿戴以色列王铠甲去迎战歌利亚的大卫，如今却欣喜挥舞这异教仇敌的兵器。他不再倚靠上帝的力量，反而为这刀狂喜，声称"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 21:9 ）。

这就是大卫途经挪伯的经历，此地对他而言成了恐惧让位于罪恶、不信与世俗的所在。在挪伯，大卫试图用谎言自保，放任自己的行为危及他人，并为获得世俗武器而狂喜。倘若那柄歌利亚之刀能让他忆起上帝昔日如何回应其信心，并始终乐意垂听求告之人，该是

4.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196.

何等美好！今日的基督徒当铭记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主权恩典，并以此坚固自己，抵挡因感到威胁或恐惧而撒谎、欺骗或操纵他人的试探。

大卫在迦特的癫狂避难

大卫这段充满不信的挪伯之旅，其最深刻的注解恰在于它引领他抵达的终点。与大卫一样，每当我们经历自己的挪伯时刻，任性地以不信远离对上帝的顺服信心时，很可能就将自己置于灵性上毫无益处的境地。我们或许不会惊讶大卫的逃亡将他带往不敬虔之地，但竟会逃往歌利亚的故乡迦特，实在令人愕然！然而这正是大卫的去处："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迦特王亚吉那里"（撒上21:10）。

这段记载比大卫在挪伯的经历更为简略，结果却直截了当。大卫逃往迦特可能是为了脱离扫罗的势力范围。他或许以为，作为扫罗的敌人能在非利士人中获得庇护。但他忘了自己正是非利士人灾祸的源头，曾击杀他们众多军兵。（若大卫忘了那两百张非利士人的阳皮，迦特人可没忘！）大卫刚进城就被认出，民众惊慌地向亚吉王投诉："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撒上 21:11）大卫杀的是"万万"非利士人啊！更雪上加霜的是，大卫竟胆大包天地佩带着他们英雄的刀招摇过市，正是用这把刀，他砍下了迦特人歌利亚的首级！

大卫惊恐的逃亡将他带到了一个看似避难所、实则比疯狂的扫罗王更危险的地方！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卫将这话放在心上，甚惧怕迦特王亚吉"（撒上 21:12）。显然别无选择，大卫采取了最后孤注一掷的策略："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流在胡子上"（21:13）。在上帝的护理中，大卫的刚愎自愚反成笑谈：任何需要人用唾沫污须来实施的计划，都注定失败！大卫的行为实则映

射了他内心的状态：他先前的举动已显癫狂，如今这般表演倒也与之相称。罗杰·埃尔史密斯评论道：“那个因信心坚定而从容面对歌利亚的人，如今却因恐惧缠身而表现得像个疯子。”[5]我们同样记得扫罗的疯癫，可见当大卫踏上与扫罗相同的不信与罪恶之路时，他正逐渐变得像他的宿敌。

大卫这番绝望举动唯一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奏效了。亚吉的反应颇具讽刺：“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撒上 21:14–15）。亚吉可能秉持着古代常见的迷信观念，认为伤害疯子会招致厄运。但最主要的是，他身边疯子已经够多，实在无需大卫再来添乱！这对一位被上帝膏立为以色列未来君王的人而言绝非恭维，反而显示出罪恶会将任何人拖入何等耻辱的境地，但此举确实让大卫得以脱身。

来自挪伯和迦特的警告

我们该如何解释大卫这不圣洁之举？恐惧固然驱策着他，但大卫此前并非未曾面对过恐惧。或许，他饮下了自怜的毒液，从而为自己的罪孽和任性愚昧寻找借口。他从未主动请求撒母耳膏立他做王，却（在被膏立后）仍忠心地服侍扫罗。但结果如何？他被一位疯狂的王无情追杀！上帝曾赐予大卫伟大的应许，此刻却难觅护理之工。这境遇的不公，无疑正撕扯着他的心。他后来所写关于这段人生的诗篇表明，他因所受遭遇而伤痛，心灵破碎，“灵性痛悔”（诗34:18）。然而，大卫非但没有将这些苦楚带到主面前，反而似乎滋养了它们，损害了自己的心灵。惊慌、苦毒又疲惫的大卫逃离了信心之路，在他自怜的眼中，对上帝的信仰正是他苦难的根源。因此，上帝的话语从未进入他的筹算，他也未曾停下逃亡的脚步，静心祈求上帝抚平他崩溃的神经。途经挪伯时，他纵容自己沉溺于罪；及至落脚迦

5.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62.

特，这场逃亡的癫狂本质终暴露无遗。

从大卫的行为中，信徒可汲取四条警示。首先，不信之罪必招致真实后果。大卫对亚希米勒的谎言将祭司置于险境，即将为祭司招致杀身之灾。如同在挪伯的大卫，我们或许能用成功的谎言掩盖罪行，但被如此掩藏的罪终将伤害我们和他人。我们可能忽视作为基督徒、配偶和父母的明确责任，尤其是祷告与定期研读圣经的本分，但终有一日我们将沦为痛心检视家庭与生活残局之人。我们或许会投身世俗价值观与野心，正如大卫因拥有歌利亚之刀而沾沾自喜。但所获得的金钱、声望与享乐，只会带来大卫在迦特经历的那种阴郁。那里是仇敌的领地，上帝的仆人岂能安然居留！即便信徒悔改归正，挪伯与迦特的后果仍可能如影随形，带来切肤之痛。

其次，大卫的行为警示我们：任何信徒都可能因听信恐惧、不信与自怜的谎言而灵性倒退。大卫本是上帝极其伟大的仆人，拥有卓越的属灵品格，堪称“合他心意的人”（撒上 13:14）。但最优秀的人终究也只是人，大卫和我们一样无法在不信与罪中安然无恙。保罗观此先例劝诫道：“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正因如此，耶稣急切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太 6:13）。

第三个警告不仅提醒我们人人可能跌倒，更揭示堕落能有多深多快。不久前，大卫还在忠心侍立于扫罗宫中，英勇率领以色列军队征战；此刻他却蜷缩在歌利亚故乡的角落流涎失态。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常思上帝的恩典与我们的本分，希伯来书3:12 特别警告要谨防心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第四，大卫向我们展示，即便是非常虔诚的人也会与怀疑、恐惧、怨恨和心碎作斗争。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属灵同伴，以获取建议、同情和代祷。需留意的是：大卫的挣扎，恰与其盟约挚友约拿

单的分离同步发生。这也正是上帝在教会中设立长老和牧者的原因。亚希米勒在大卫出现在会幕时或许未能完美应对，但大卫本可以向这位被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敞开心扉，寻求从圣经而来的鼓励。正是因我们同样需要牧养指引，上帝将基督徒安置在会众中，置于长老的属灵监督之下，这些长老是上帝所设立、为要“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希13:17）。

“你们要尝尝...就知道”

使徒保罗写道，旧约的过失被记录下来“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林前 10:6）。当大卫离开迦特重获安全后，他也反思了这段人生的低谷，并在诗篇 34 篇和 56 篇中记录了以上帝为中心的感悟。从大卫逃亡的经历中汲取关于人性的教训后，我们还可注意到上帝对待其子民的四个真理。

第一个教训是上帝在他子民的一切需求中供应他们。我们从大卫在会幕中从上帝桌上得到的圣饼中看到了这种供应。大卫在诗篇 34:9-10 中写道：“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戴维斯评论道：“我们注意到，在混乱、危险和恐惧中，大卫得到了他每日所需的面包。”上帝桌上的圣饼“安静地见证着 [耶和华] 养育子民并供应他们的需要。”[6]

你是否发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忧虑和牵挂？有时你是否觉得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那么，仰望上帝每日的供应，并记住，正如上帝没有因大卫的愚昧和罪而抛弃他，上帝也会对你保持信实。

其次，大卫评论了上帝如何在危险中保护他的子民。这是大卫在这些诗篇中着重阐述的主要观点。诗篇 34:6-8 回忆道：“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6. Davis, 1 Samuel, 176.

大卫意识到，在他最低谷的时刻，上帝无形的帮助仍在保护着他。诗篇56 篇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领悟的应用：当大卫害怕时，他应记住要信靠上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诗 56:4）。第二个应用是，在信靠上帝的同时，我们必须遵守他的律法和诫命：“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56:12-13）。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将言语诚实作为信靠上帝保护的必然果实：“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34:13-14）。

上帝不仅保护大卫免受扫罗和迦特王的伤害，也保护他免于自身罪恶的侵蚀。大卫试图在迦特人中隐藏身份，但正如平克所写：“上帝不允许他的子民在世上永久隐姓埋名。”因此，大卫很快被认出，正如基督里的真信徒无法与世俗混为一体而不被察觉。“这是上帝的怜悯，因他不愿自己的儿女安居于敌人之中并享受其友谊。”[7] 每当上帝拒绝让我们罪恶的计谋得逞时，我们都当赞美他保护我们免于永远陷入邪恶的缠累。

第三，我们从大卫的经历中学习到上帝的教导方法，即他对儿女智慧的训诲。本章不仅记载大卫的行动，更显明上帝也在动工。大卫暂时松开了抓住上帝的手，部分原因是上帝似乎暂时撤回他的同在，为要试验并训练大卫的信心。预知大卫将面临的挑战，主似乎特意安排这段经历，让他认识自己的软弱与对持续恩典的需要。由此产生的智慧见于诗篇 34:4，大卫反思道：“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们中鲜少有人每日寻求主，直到痛苦的经历让我们明白离开上帝是何等危险。

第四，通过这些经历以及上帝在迦特对他的拯救，大卫确信上帝对属于他之人怀有怜悯。他在诗篇34:17-18写道：“义人呼求，

7. Pink, Life of David, 74.

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大卫的过失在于未将他的苦楚倾诉给他信靠的朋友或属灵领袖，但比这些更近的帮助，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怜恤。

自怜这毒苗结出诸多阴暗念头的恶果，又为无数毁灭性罪行提供看似正当的借口，对付自怜的良方乃是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怜悯。或许最触动人心的是大卫在诗篇 56 篇中的陈述，写于这些事件之后，其中大卫提到上帝以何等慈爱对待我们每一份忧伤。“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大卫叹息。他问道：“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诗 56:8 ）。那位爱我们甚至差遣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上主，也以温柔膏药抚慰我们心上的每一道伤痕。因此，我们当以查尔斯 ·卫斯理圣诗所劝勉的方式回应：“ 耶稣，我灵魂的爱人，/ 容我飞投你怀中。”[8]

比大卫更伟大的那一位

大卫的苦难最终是为了预表上帝真正受膏的君王 —— 弥赛亚更大的苦难。同样，大卫的诗篇虽常展现出超越他个人生命高度的属灵敏锐，实则更真实地映照出他那更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信心与敬虔。正是上帝在基督里赐予我们的恩典，回应了我们在患难中的恐惧与需求。耶稣说：“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

大卫曾从圣所的陈设饼中得供应，但耶稣才是满足我们最深需要的真粮。他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约 6:51 ）同样，大卫因上帝保护他免于死亡而赞美上帝。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更大的保护，这保护甚至能胜过死亡。大卫在诗篇 34 篇中的欢欣最直接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的死：“ 耶和华救赎他仆

8. Charles Wesley, “Jesus, Lover of My Soul” (1740).

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诗 34:22 ）。最终，上帝对他受苦子民的怜悯，在耶稣道成肉身时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时得到了最完全的彰显。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来 4:15 ）。因此，耶稣为我们的一切需要提供了全备的恩典：

基督啊，你是我一切渴慕；

在你里面我寻得万有：

扶起跌倒者，鼓舞灰心人，

医治患病者，引盲者行路。[9]

耶稣乐意成就这一切甚至更多。“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希伯来书的牧者敦促我们，“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来 4:16 ）。

9. 同上。

32

祭司之死

撒母耳记上 *22:1—*

23

>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撒母耳记上22:17）

没有人能永远停滞不前，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事实：我们每分钟都在变老，健康状况不是好转就是恶化，净资产不是增长就是减少。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但在涉及我们的道德品格与属灵光景时尤为真切。使徒保罗提出的圣经原则无论对大事小事都同样适用：“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7-8 ）

随着撒母耳记上叙事的推进，我们看到扫罗王并非停滞不前。他持续悖逆上帝的话语，对忠信的大卫疯狂憎恨，同时也收获着日益刚硬的良心与道德扭曲的品格。扫罗的种与收已发展到彻底背道的阶段。他虽未能在癫狂的追杀中取大卫性命，但手中常握的长矛，恰昭示着他属灵境况已受致命创伤。他的手象征着他自身灵性

状态所受的致命创伤。他播下邪恶，收获的是一颗仿佛已经活在地狱中的扭曲灵魂。

第 22 章呈现了扫罗内心最后几处详尽的写照，因这些事件后，关于他再无可多言。此时的他已彻底沦为邪恶的奴仆，成为撒旦对抗上帝救赎计划的主要爪牙之一。我们之后仅会再关注一次扫罗的心灵状态，就是在第 28 章中，他受撒旦驱使的冲动促使他寻求灵媒与亡者对话。此后，等待扫罗的唯有耻辱的死亡，以及上帝最终的审判与永恒的定罪。扫罗是背道者的原型，其刚愎自用的选择日复一日、步步为营地将他引向地狱的永刑。使徒约翰论及敌基督的降临时写道："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约一 2:18）。扫罗正是其中之一，他的结局也是所有硬心悖逆上帝之人的终局的缩影。在其迫害大卫的暴行中，我们更窥见罪之国度另一幅狰狞图景：义人被驱逐，圣物遭亵渎，恶人在暴力与死亡的狂乱中肆意横行。

义人被逐

当大卫意识到扫罗决意要取他性命时，他在惊恐中仓皇逃窜，途经祭司们侍奉会幕的挪伯，最终抵达非利士人的迦特城。直到这时，大卫才幡然醒悟自己的愚行，转而返回犹大旷野，就是位于迦特与伯利恒之间的地带，藏身于亚杜兰庞大的洞穴系统中。这段喘息之机让大卫得以重整思绪，显然他还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眼见扫罗派人监视大卫的居所，伯利恒的耶西全家便逃往山洞投奔大卫。

一个沉溺于罪恶的人，永远无法将邪恶局限在生活的某个单一层面。例如，欺骗会导致谎言，谎言又会引发诬告，进而滋生仇恨与暴力。沃尔特 · 钱特里写道："不公 …… 会成为当权者实施暴虐手段的生活方式。"[1] 扫罗统治下的暴虐虽未详述，但其政权滋生

1.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70.

不公、腐败与暴行，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局势恶化，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扫罗的政权。他们既已揭反抗暴君，投奔扫罗的眼中钉——大卫，便成为必然之选：“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撒上 22:2）。这四百人的队伍构成了后来大卫王国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帝的旨意中，正是扫罗对大卫的不公，使这位年轻人被显明为以色列忠信之民的领袖。历史上，上帝何其频繁地通过让他的子民遭受不敬虔者的迫害，来呼召出领袖。大卫很快展现出才能，将这群被遗弃者和难民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高效的军事力量。

大卫在许多方面预表了即将到来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段描述大卫召集以色列中被遗弃与不受欢迎之人的经文，常被忽视却意义深远。正如在亚杜兰的大卫，耶稣聚集了一群被世人视为乌合之众的追随者，法利赛人嗤之为“税吏并罪人”（太 9:11）。渔夫彼得、雅各和约翰，税吏马太，以及无名小卒腓力、巴多罗买、达太等人，更不用说那群由曾被鬼附的抹大拉马利亚（路 8:2）带领的妇女……这些追随者既无文化影响力，也无世俗权势。这与耶稣的先锋大卫及其流亡中不断壮大的对身处环境不满者队伍何其相似。然而在大卫的影响下，这些追随者形成了日后伟大荣耀国度的雏形，这个国度的遗产将永世长存。由圣子耶稣领导，并借他从天上差来的圣灵赋予能力，基督的追随者虽外表卑微、在世上一无势力，却在世上产生活泼的影响力。保罗论及早期信徒时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林前 1:26）。

然而不久之后，世上的智者、权贵与名门却哀叹自己无力阻挡基督在子民中运行的大能。他们惊恐地喊道：“那搅乱天下的……”（徒 17:6 ）。

正如邪恶的扫罗王对大卫的追杀印证了后者真正的领袖身份，伪善的法利赛人和讥诮的罗马统治者对耶稣基督的刻骨仇恨——其背后正是魔鬼的险恶谋划——同样认证了他弥赛亚的身份。在诗篇第 2 篇中，大卫早已预言了福音书记载的场景：“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诗 2:2 ）。耶稣总能令敌人计谋尽失，尤其是他从死里复活，彻底颠覆了他们在十字架上的杀戮阴谋，这正应验了他是古时预言的救主。“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大卫写道，“ 主必嗤笑他们 ”（ 2:4 ）。基督战胜地上的敌人，继而通过复活战胜罪与死亡的更大权势，这些都显明他是那位我们应当将未来交托于他手中的元帅。

与耶稣一样，大卫不仅关心上帝子民中的广大群体，也牵挂身边至亲之人（参看约 19:26-27 ）。当他逃往亚杜兰时，父母年事已高，大卫显然希望将他们安置到安全之地。因此，“ 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 ”（撒上 22:3 ）。圣经未说明摩押王为何愿施恩于大卫，或许因他逃离扫罗的难民身份获得同情，也可能因其祖母路得带来的摩押血统起了作用。

这段简短叙述显明大卫经历了属灵复兴。他曾因逃避扫罗而灵性倒退，辗转经过挪伯直至巨人歌利亚的故乡迦特！但此刻我们注意到，他表达了寻求上帝旨意的渴望，请求摩押人照看父母，“ 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有两篇诗篇被认定写于大卫在亚杜兰避难时期，它们都深刻体现了大卫重新立定心志祷告并等候耶和华。诗篇57:2 写道：“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诗篇 142:1-2 同样宣告：“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陈说我的患难。”

大卫在祷告中重新呼求上帝，并专心聆听上帝话语带来的生命转变，将同样显明在我们身上：他的信心得到坚固，并再次以属灵和智慧的方式明辨是非。因此他如此宣告自己对上帝的坚信：“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诗 57:3 ）。

大卫信心坚固的结果，就是对上帝旨意热切顺服的心志。先知迦得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撒上22:5 ）。这种对上帝话语即刻的顺服，是真信心和活泼信仰的标志。如果我们宣称信靠大卫的上帝，就必须像大卫那样，当圣经清楚地向我们生命说话时甘心顺服。在先知迦得到达亚杜兰的避难所时，大卫必定看到了上帝重新向他施恩的迹象。同样，我们应当将上帝的话语视为他赐福旨意最确凿的记号，从而珍视圣经，热切相信并遵行。

与大卫重拾信心和顺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扫罗不仅因刚硬的不信远离耶和华，还对义人毫无容忍，将他们逐为弃民。当敬虔之人不再视与你为伴为有益时，这是何等严厉的警告。世俗与骄傲之路虽有短暂奖赏，但与上帝圣民相交却不在此列。若你将认真委身于耶稣的信徒视为烦扰，若你的行为使他们难以亲近你，就当深思自己所陷入的危险。须知这些信徒蒙上帝赐福，因此欺压他们的人必住在上帝怒气的阴影之下。

被亵渎的圣物

大卫行踪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心怀恶意的统治者扫罗耳中，他当时正“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坐朝（撒上22:6 ）。内心从未得享安宁的扫罗紧握着他那从不离手的枪。当他因听闻大卫的消息而暴怒时，臣仆们都侍立四周。扫罗狂怒道：

“便雅悯人哪，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各人吗？能立你们各人作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22:7-8）。背信的扫罗从未想过，他的追随者可能只是出于单纯的忠诚与职责追随他。而他笼络人心的手段，却只是更大的利诱与更狠的威逼。在品德高尚的大卫身上，扫罗看到的威胁与日俱增。因此他抱怨道：“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22:8）。自怜与恐惧已完全占据扫罗的心：唯有当周围人都同情他并参与其扭曲的阴谋时，他才能获得片刻安宁。

大多数侍奉扫罗这类君王的人，面对如此疯狂的指控都会胆战心惊。但有些人却视之为天赐良机，以东人多益正是如此 —— 我们在前一章已见过他，当时他正在挪伯监视大卫与祭司们的会面。多益掌握着足以激起这位暴怒君王兴趣的消息：“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撒上 22:9-10）

倘若扫罗还存有一丝对上帝神圣律法的敬畏，他本该查证多益的品行，并寻找指控祭司的第二个见证人。律法明确规定：“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申 19:15）然而扫罗早已不受上帝话语的约束，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伸手攻击上帝圣洁的祭司。

扫罗对上帝的蔑视，从他傲慢质问以色列大祭司，这全国地位仅次于王的圣职者时显露无遗：“亚希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对亚希米勒喊道，这种称呼方式本身就带着不敬。大祭司回答：“主啊，我在这里”（撒上 22:12）。扫罗却反问道：“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22:13）。值得注意的是，扫罗仅仅因为亚希米勒履行了上帝仆人的职责就对他发怒。今日人们同

样会因基督教传道人宣讲上帝话语的诫命与教义而愤慨，却忘了这正是主呼召他们去履行的职责。

亚希米勒的回答显明他接待大卫这事的清白：“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反问道，“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撒上22:14-15）。这位祭司可能确实不知大卫已失宠于王，又或许他正勇敢地直面扫罗对大卫众所周知的苛待。直面罪恶正是传讲上帝话语之人的天职。福音的执事当无畏于人，传讲上帝的真理。保罗将此原则视为侍奉核心：“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 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林后 4:2）。亚希米勒同样以这般勇气，呼唤扫罗回归清醒敬虔的言行：“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撒上 22:15）。祭司们与任何谋逆王的阴谋毫无瓜葛，不应承受这般指控。

正是因为亚希米勒的回答如此高尚而真实，才激起了扫罗的杀意：“亚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撒上 22:16）。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必转而攻击责备他们的源头；因亚希米勒如此清晰地揭露了扫罗对大卫的不公恶意，这位祭司及其全家都必须死。

在此我们看到了扫罗的统治已彻底转向撒旦般邪恶的第二个迹象：他毫无畏惧地亵渎圣物、攻击圣职者。扫罗要么从未意识到，要么根本不在乎这些祭司是上帝特选出来事奉他的圣洁仆人，而对这些神职人员及其家眷施加暴行，实质上是对耶和华的特殊亵渎。

亵渎上帝圣物之人，终将自食其果。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早前已见证过这一原则：当约柜被置于非利士神大衮像之下时，结果是非利士神明遭到审判性毁灭，百姓也遭受致命瘟疫的神圣惩罚。上帝不仅保守他神圣真理与制度的圣洁，更时常借扫罗之流亵渎者的恶

行，激发众民的义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犹太人在犹大 · 马加比的领导下起义，起因是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以傲慢的态度亵渎了耶路撒冷圣殿中的至圣所。类似地，扫罗轻率地玷污了大祭司全家，这必定激起了以色列各地利未人祭司的敌意，并唤起他们对大卫的同情。

上帝保全了大祭司家族的唯一成员 —— 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后者将大祭司职分的圣物带到了大卫的营地。威廉 · 布莱基指出：

> 亚比亚他 —— 逃脱屠杀的亚希米勒之子 —— 带着以弗得（一种在困难时求问上帝的正式器具）投奔大卫营寨——这本身就是向大卫的追随者乃至全民昭示这一明证：上帝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 …… 人们必然会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大卫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也是国家的事业，并且他坚忍的苦难与崇高的服侍，终将在适当之时获得应得的冠冕。[2]

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婚姻等神圣制度既遭漠视又受攻击而被可悲地亵渎时，那些以圣洁纯全持守这神圣制度的基督徒，正是为上帝在世上的事业而站立。对于福音纯正无伪的教导以及教会中圣礼的忠实施行，亦是如此。凡不仅渴望寻求上帝赐福，更愿被认定为持守并倚靠上帝大能恩典的人，必会更加热切地“用虔诚、敬畏的心”（来 12:28 ）敬拜上帝，并保守主托付给我们的圣物之圣洁。

恶人横行

扫罗不仅使义人沦为亡命之徒，轻慢上帝的圣仆，更跨出了终极恶行：武装恶党，纵容他们在全地施暴。尽管以色列的大祭司作出了诚实解释，即便仅有一名证人作证，但是“王就吩咐左右的侍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48.

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撒上 22:17 ）。试想若是作为扫罗的士兵之一，目睹此景何等惊骇！扫罗对大卫的疯狂仇恨本已令人发指，而此番对无辜圣洁之人的恶毒攻击更让他们无法容忍。因此，“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22:17 ）。

对扫罗的卫兵而言，对邪恶统治者的消极默许终将与遵行上帝律法的神圣诫命相冲突。此刻，忠信的以色列人必须挺身反抗罪恶，否则将沦为亵渎上帝的帮凶。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中无人愿意“ 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撒上 22:17 ）。这种抗命行为必然招致祸患，但日后耶稣基督的话语必给予他们安慰：“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太 10:28 ）。

或许扫罗无力对抗自己的卫兵，但他仍能找到邪恶到足以执行其凶残命令的人：“ 王吩咐多益说：‘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撒上 22:18-19 ）至此，扫罗彻底堕入了撒旦的黑暗深渊。钱特里指出扫罗的堕落程度：“ 多年前，扫罗尚不忍心杀尽亚玛力人和他们的牲畜。如今他却屠灭了整个祭司城，除逃出来报信的亚比亚他外，无一幸存。”[3]

世上似乎从不缺少多益这类人， 撒旦和邪恶统治者总能将他们释放出来危害世间，尤其针对上帝的子民。耶稣降生时，希律王就曾派士兵到伯利恒，残忍屠杀两岁以下的男婴，疯狂企图消灭救赎

3. Chantry, David, 74.

主。这迫害至今仍在继续。就在撰写本文的这一周，有消息传出中国基督徒再度遭受逼迫，政府雇佣的暴徒冲击教堂、毁坏财物并袭击信徒，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在伊斯兰教的黑暗面纱之下，不断传来针对基督教宣教士的暴力事件加剧的消息， 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绑架基督教女孩、强迫她们与施虐的穆斯林男子结婚的事件。

在美国本土，我们不应怀疑“多益”之辈随时可能攻击上帝的子民，尽管这些冷酷的袭击者更可能身着律师的考究西装，或盘踞在政府官僚机构的办公桌后。印第安纳州一位基督徒律师最近被吊销了执业执照：仅仅因为其公开的基督教信仰，州政府竟要求布莱恩·布朗接受心理评估。在被问及关于末日审判、性道德及圣经性别角色的观点后，布朗竟被判定为心理状态不稳定，因此不适合从事法律工作。[4] 与此同时，国家立法者正狂热地推动立法，以扩大政府对医疗堕胎的资金支持。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世界里，基督徒常常需要像大卫在扫罗暴政下发出的祷告那样向上帝呼求：“耶和华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诗142:5-6）。

义人的避难所

关于挪伯城那场可怕屠杀的消息，通过唯一的幸存者，大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传到了大卫耳中：“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撒上 22:21）。此刻，大卫在会幕前对亚希米勒说谎的罪孽终于带来苦果：“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22:22）。

以下事实或许未能给大卫带来多少安慰，但撒母耳记上的读者明白，这些祭司之死不仅是因大卫的罪，更是上帝对先前大祭司以

4. Fort Wayne News-Sentinel, December 10, 2009.

利及其恶子何弗尼与非尼哈玩忽职守之罪的审判。上帝在震怒中预言以利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撒上2:31）。上帝应许只留下以利的一个后裔，"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2:33）。

上帝在审判以利家时预定祭司死亡的事实，并未减轻大卫道德过失的程度。同样，上帝为他的旨意统管万事，这也丝毫不能减轻我们犯罪当负的罪责。布莱基告诫道：

> 这是何等严厉的警告！难道你不曾心存侥幸，以为自己的罪无足轻重，反正总能得蒙赦免，救主的宝血终会洗净你的过犯？即便如此，但若你的罪牵连他人，而他们却未蒙赎罪之血的洁净呢？……哀哉！罪如罗网，枝蔓横生；当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时，谁能测度它将给他人带来怎样的灾祸！[5]

如今大卫意识到自己作为以色列真正受膏之王的使命：他的心思不再仅被个人恐惧与忧虑占据，而是肩负起托付于他的照顾子民责任。"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他对亚比亚他说，"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撒上22:23）。此刻或许已别无选择，但若非大卫已紧握上帝关于他要作王的应许，他怎能作出如此宣告？先前，约拿单曾鼓励大卫信靠上帝应许的救恩（参20:2）。如今，上帝借扫罗失控的狂怒施行他的护理，迫使大卫在领受呼召时迈入真正的信心之路。

在这提供暂时的拯救的举动中，大卫最真切地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他确实成功保护了亚比亚他和众多投奔他的人，但大卫深知唯有耶和华才是义人真正的避难所。正因如此，大卫在亚杜

5. Blaikie, First Samuel, 350.

兰洞中祷告时，满心感激地称颂唯有上帝能赐予的保护：“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诗 57:10）。

正如耶稣强调的，我们所需的庇护，主要不是为了躲避世间的扫罗之辈 —— 他们只能杀害身体，而是为了逃避上帝对我们罪恶的公义烈怒，这烈怒威胁着我们的灵魂，使其面临永恒的诅咒。为应对这最大的危险，上帝亲自预备了避难所，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耶稣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 5:24）。希伯来书的作者因此向我们保证，在上帝藉基督所立救恩之约的应许中，“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希6:18）。

因此，正如亚杜兰的逃民纷纷投奔大卫，包括“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撒上 22:2），我们也必须逃往基督那里寻求庇护。在他十字架的避难所里，撒旦的邪恶国度被推翻，罪债由基督的宝血偿清，罪人与上帝疏离的苦楚被赦罪之恩的甘甜所取代。如同大卫那群被社会遗弃的追随者，我们因对这邪恶世界的享乐与报偿感到不满而逃向基督。既然我们都生在撒旦统治下为罪人，若要寻得上帝在基督里恩典的庇护，就必须经历这些逃亡者般对现世的不满，从而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此外，投奔耶稣这避难所，也意味着我们要在这敌视我们的世界成为寄居者。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劝勉的：“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来13:13）。罗杰 · 埃尔斯沃思评论道：

> 诚然，这是一个代价极高的决定。那些离开扫罗王国投奔大卫的人，舍弃了许多舒适与便利，进入了一种需要牺牲和受苦的生活，但作为大卫追随者所获得的平安与喜乐，远超过所经历的艰难。对于所有蒙上帝恩典、离开撒旦国度归向基督的人也是如此。[6]

6.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73.

耶稣邀请我们所有人逃向他以获得救恩，他向世界呼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

与此同时，我们被提醒，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撒旦看似完全掌控这世界时，上帝始终保守着他所珍视的信徒余民。你仍以这世界为归宿吗？若然，或许你会因它公然藐视上帝律法而沾沾自喜。但要意识到，你就像扫罗一样，在罪恶之途愈陷愈深，灵魂日渐腐朽。随着时间的推移，罪的快乐会变成痛苦的捆绑，其工价就是死亡（罗 6:23）。你可以逃向耶稣基督，这位与世俗暴君对抗的胜利者，他已通过他的十字架战胜了罪恶。耶稣向他受困的余民保证他的保护和供应。“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承认，“但你们可以放心，”他劝勉我们：“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本章开始时，大卫的追随者看起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到本章结束时，上帝已呼召大卫肩负王权，并为他预备了一位祭司和一位先知。这正预表我们最深的需求：需要一位大能的君王来保护我们，需要一位赎罪的祭司使我们与上帝和好，需要一位真实的先知引导我们进入信心与救恩。这就是上帝子民在世上的避难所：上帝大能之子的君王统治，基督赎罪宝血的祭司职分，以及圣经真理的先知教导。藉着信心与耶稣联合，就是归于伟大的大卫的那位更伟大的后裔名下，天父对他宣告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 2:8）

33

凭上帝话语而活

撒母耳记上 *23:1—14*

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
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
列的 神啊，求你指示仆人！
撒母耳记上23：11

撒母耳记上记载大卫亡命生涯的篇章，堪称他生平最动人、最珍贵的圣经记录。正是在那些年岁，大卫以信心应对重大属灵挑战，这信心既引导他，又加给他力量。据传写于“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之手”后的诗篇 18 篇，总结了大卫的心境：“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诗 18:1-2）。历代信徒都从这般淬炼于大卫患难熔炉中的信心宣言，并类似表述中得着力量。

大卫的属灵挣扎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但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自己的经历相似。大卫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伟大的应许，但摆在他面前的境况却让这些应许的实现显得渺茫。上帝曾应许将大卫兴起坐上以色列的王位。这份确信在他意气风发的岁月（比如战胜巨人歌利亚之后）想必更为坚定，就像我们在初信阶段经历属灵得胜

后，信心也会油然而生那般自然。但如今，在大卫流亡的岁月里，他的信心将经历起伏，时而坚定有力，时而绝望动摇。我们虽未如大卫般领受作上帝子民君王的应许，却同样蒙受了赐福、帮助与能力的应许。正如大卫当年也必定质疑过上帝对他的应许，我们也会遭遇让上帝应许的救恩显得渺茫的境况。

第 23 章呈现了大卫流亡生涯中一个尤为艰难的阶段，却也是他灵命成长的关键时期。上帝挑战他不仅要考虑自身生存，更要履行对邻舍的责任，即便他仍持续遭受背叛与仇恨的残酷折磨。上帝通过两大资源支撑大卫度过试炼：其一是他话语的启示，其二是一位信徒同伴的勉励。

求问耶和华

本章前半部分聚焦于大卫依靠上帝启示所获得的安全感，教导我们在人生起伏中以上帝话语为生活准则的价值。在 22 章中，上帝曾通过先知迦得指示大卫返回犹大。当时这一命令并无解释，但原因在 23 章揭晓：基伊拉 —— 犹大东部农田地带一座有城墙的城镇——正遭到非利士人围攻，他们 “ 抢夺禾场 ” （撒上 23:1 ）。这座城邦的经济正被摧毁，存亡受到威胁。围城的消息传到大卫耳中：“ 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 ” （ 23:1 ）。大卫甘愿为这座城冒险，显明他对祖国的热忱。但首先，大卫 “ 求问耶和华说： ‘ 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 ’ ” （ 23:2 ）。无论是大卫的热忱还是他谨慎求问上帝话语的态度，都表明他在上一章开始的灵性复苏已取得进展。正因如此，大卫生命的下一阶段将成为他属灵生命最丰硕的时期之一。

上帝应许要赐福那些转向他寻求指引的人。正如大卫在诗篇 19 篇中所教导的：“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 （诗 19:7-8 ）。在诗篇 119:105 中，他宣告：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此情境中，上帝的话语指引大卫去拯救基伊拉：“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撒上 23:4）。

当大卫的部下得知领袖的意图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恐惧：“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他们反对道；“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撒上 23:3）。躲避扫罗的追捕已足够糟糕；他们认为没必要再与非利士军队交锋。面对部下的反对，“大卫又求问耶和华”（23:4）。

在这些事件中，不仅有大卫所得的先知向他传达上帝的话语，大约此时，大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也逃过挪伯城祭司被屠杀的劫难，来到大卫的营地。关于那场屠杀，我们得知以东人多益“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人”（撒上 22:18）。以弗得是一种神圣的围裙，是祭司圣衣的一部分（见出 28:6-8）。其中大祭司的以弗得内装有乌陵和土明，这是上帝为辨明其旨意所赐的（见出 28:30）。这些签由上帝设计，用于对明确问题给出是非答案，或通过抽签选定人选。

此处我们需留意的是，上帝已将王权所需的一切配置都赐予了大卫。当时的在位君王扫罗，既疏远了众先知，又屠杀了祭司们。而大卫作为上帝真正膏立的君王，现在既有忠心的先知侍奉，又有真正的祭司相辅。沃尔特·钱特里评论道：“扫罗因与上帝仆人和恩典之道隔绝，只能与邪灵为伴——这些邪灵操纵他的情绪、言语和行为。在魔鬼影响下，扫罗竟疯狂追杀上帝指定的继任者。”[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通过上帝所赐的恩典之道，在先知与祭司的引导辅助下履行君王职责。他因此被装备为公义的仆人，成为以色列困苦百姓的拯救者。这位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始终要藉着上帝的话语施行统治，与先知和祭司紧密同行。由此我们明白，为什么大卫王朝的终极应验会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他不仅是上帝子民的君王，更是我们真正的先知与完美的大祭司。

1. Walter Chantry, David: Man of Prayer, Man of Wa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7), 77–78.

藉圣言掌权

这段经文凸显了上帝话语的两大功用：大卫藉上帝的话语执掌王权，也藉上帝的话语得蒙拯救。首先，我们看到大卫如何通过遵行上帝的话语来统领他那支小小军队。当众人对救援基伊拉的提议表示恐慌时，大卫没有依赖容易出错的人类理性，也没有采用强制手段，而是同意再次求问上帝的话语。由此，大卫向我们展示了直至今日仍适用的有效基督教领导力的根基 —— 真正的属灵领袖不是靠个人魅力激励信徒，不是以世俗利益相诱，更不是通过罪疚感或属灵虐待等操控手段胁迫，而是以上帝话语的明确宣告为基础。

请注意大卫如何巧妙处理这个难题：他既要说服部下，又要化解他们合情合理的恐惧。当时亚比亚他尚未带着以弗得来，大卫可能是通过先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撒上 23:4 ）。简言之，上帝的话语既给了大卫明确的行动方向，也赐下神圣帮助与成功的应许。这正是当今基督教领袖应当从上帝话语的成文启示中提供的：既有上帝的训诲，也有他对于顺服带来祝福的应许。A. W. 平克评论道："大卫没有怒斥部下是懦夫 ……也没有与他们争辩理论。他弃绝自己的智慧，深感对上帝的完全倚靠，这么做更是为他们的益处，为他们树立敬虔榜样，因为大卫再次转向耶和华求问。"[2]

今日的基督教领袖若要效法大卫的君王典范，不在于追捧最新的管理技巧或营销手段，也不在于将自己塑造成超凡的属灵名人，而在于将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会众。当信徒像大卫一样从上帝的启示，即我们手中的圣经寻求指引时，才真正彰显了基督是王这一点。

试想基督徒父亲在家庭中的领导角色。他该如何显明基督是王？答案就在于将圣经的标准与期许实践于家庭关系之中。丈夫当

2.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95–96.

以舍己之爱带领妻子，妻子则当帮助并顺服丈夫（参弗 5:22-33 ）。儿女当听从父母，父母则当以公正体恤待之（ 6:1-2 ）。家庭关系的根基由此在圣经中被确立。

再思教会中的牧师与其他领袖。当今流行以商业原则组织教会，由幕后董事会掌权、将信徒视为顾客。但基督通过符合圣经的教会治理方式掌权， 牧师、长老与执事依照教牧书信及新约其他教导，带领委身的会众。当教会持守以十字架为核心（林前 2:2 ）并传讲“ 神的旨意”（徒 20:27 ）的忠实圣经教导时，基督就在其中掌权。当领袖们按上帝的话语规范，以“虔诚、敬畏的心 ”（来 12:28 ）将会众带到上帝面前照“ 神所喜悦的 ”侍奉他时，基督就在他的教会中作王。

如同既寻求又教导上帝话语的大卫一般，今日的基督教领袖——家庭中的父母、教会中的牧师与长老 —— 都必须阐明其决策与指引的圣经依据。基督教领导力的核心在于认识圣经，并具备将其传达给跟随者的能力，正如宣讲上帝之道是教会群体生活的核心。

大卫对上帝话语的顺服获得了多重回报。首先体现在追随者选择了一致的行动，他们显然被说服认同了上帝在此事上的旨意。其次，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 “将非利士人交在 [他] 手中 ”（撒上 23:4 ）， 以此祝福了大卫的顺服。结果，“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 23:5 ）。这是大卫队伍获得物质供应的意外之福，非利士人的牲畜落入了他们手中。此外，“ 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 23:5 ）。最后，在此次胜利后，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的以弗得（内含乌陵和土明）到来，使大卫能获得更精确的上帝旨意。通过求问上帝的话语，大卫为追随者带来了团结与信心，并蒙受了上帝所应许的祝福。

被圣言拯救

这并不意味着大卫从此就远离了麻烦，正如我们的顺服也不会无忧无虑一样，因为扫罗仍然是个威胁：“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闩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撒上 23:7-8）

就在大卫得知扫罗的消息时，亚比亚他带着乌陵和土明到了。大卫按照这个上帝所设立的方式求问上帝：“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撒上 23:9）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卫的疲惫和因扫罗无止境的恶意而承受的压力，他如此热切地呼求耶和华，并反复提到上帝与他子民的立约关系：

>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23:10-13）

如同大卫一般，当我们养成细心求问耶和华的习惯时，不仅能藉着上帝的话语得胜，更能从各样危险中被拯救出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缠累人的罪，譬如放纵情欲、以淫乱为荣。尽管诱惑横行、道德观混乱，但勤勉查考圣经的基督徒必能从大罪中得蒙保守。圣经教导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林前 6:18），并“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来 13:4）。遵循这些劝诫，信徒得以免去诸多灾祸。尤其是年轻人，面对世俗纵欲的潮流，或许会受诱惑，追求暴露的衣着或放荡的行为，却不知这种态度将引向何等结局。而上帝的话语，正是拯救我们脱离这等危险的保障。保罗提醒我们蒙召追求圣洁的崇高

使命：“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弗 5:3）。

其他常见罪恶领域同样可见此理。美国社会曾深陷物质主义与贪婪的狂潮，表现为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疯狂投机。那些寻求上帝话语指引的基督徒，往往能在市场崩盘和房价暴跌时得到庇护，因圣经的教导使他们免于贪婪的愚行。保罗写道：“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提前 6:9）。上帝话语的智慧保护信徒远离贪婪之灾，因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 6:6）。无论是引导我们行正路，还是拯救我们脱离愚妄与罪恶，上帝的话语都赐下这亘古箴言的福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

今日辨识上帝的旨意

当我们把大卫的榜样应用在当今生活中时，难免有人质疑：基督徒已不再拥有先知性的指引，无法像大卫那样获得上帝对他人生具体问题的回答。这一反驳基于一个准确的观察，因为大卫在上帝救赎计划的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因此领受了特殊的恩赐。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乌陵和土明，要如何获得上帝对我们生命中重要决定的指引呢?

辛克莱·弗格森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简短而宝贵的著作《明白上帝的旨意》中，指导我们如何正确使用圣经,来辨识上帝对我们重要决定的旨意。[3] 弗格森提出了若干步骤，这些步骤将帮助我们在当下做出符合圣经的决策。

3. Sinclair B. Ferguson, *Discovering God's Will*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2).

首先，当面临选择时，我们应当努力理解圣经所禁止或命令的内容。基督徒得救后不应继续活在罪中，而要顺服上帝的话语。因此，“任何违背上帝明确话语的行为对基督徒而言，都绝不可能是正当的。”[4]

这正是基督徒需要熟知十诫的重要原因。任何涉及说谎、憎恨他人或强占他人财物的行为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这看似显而易见，但基督徒若能在决策时以十诫为准则，就能避免许多严重错误。同样，对于圣经明确规定的责任，遵行上帝的诫命永远是他的旨意，违背律法则决非上帝所喜悦。

其次，在确定哪些行为被禁止后，基督徒接着应考虑根据圣经原则哪些选择是明智且有益的。该行为是否可能带来益处？是否符合圣经的优先次序？若非如此，即便未被明确禁止，仍应避免。这类考量常涉及职业选择或工作地点：这份工作能否供养家庭，同时让我尽到丈夫、父亲和基督徒的本分？我考虑搬迁的地方是否有良好的教会？这位可能的配偶是否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符合圣经的品格？考虑到我的经济能力和支持教会事工的愿望，这项消费是否合理？这个选择会巩固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还是削弱我的信心？弗格森写道：“人可能做出某些选择，最终会逐渐耗尽属灵力量；也可能投身于某些事务——尽管这些事本身无可厚非——却终将成为掌控我们生命的支配性力量。”[5]

第三，基督徒应当思考特定选择或决定可能对他人产生何种影响。这一行为将如何影响家庭成员、同事、朋友以及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诚然，圣经在圣经允许的事项上教导基督徒自由。但我们的自由必须始终以责任和爱心为准则。保罗写道，我们绝不可让自身的选择“毁坏神的工程”或“叫人跌倒”（罗14:20）。世人

4. 同上，66页。
5. 同上，69 页。

往往汲汲营营于自身安逸与安全，上帝却呼召我们为他人属灵福祉付上代价。

第四，基督徒当以圣经范例为镜，对照检视自己的计划。保罗曾写信给哥林多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圣经中忠信的男女如何处理类似处境？希伯来书13:7指出我们同样要思想忠心的基督教领袖榜样：“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必须基于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耶稣的许多作为只有他能行，在许多情况下也只有他当行。唯独耶稣是主，我们不可僭越其权柄。但就他对软弱困苦者的怜悯、对上帝及其道路的热忱，以及面对世俗反对的勇气而言，耶稣确实是我们伟大的楷模。请注意彼得在阐述基督榜样时对十架的重点强调：“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前2:21）。

这些圣经决策原则建立在两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之上。首要前提是我们熟悉圣经！唯有遵从保罗的诫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弗格森写道：“因此我们最需要的，是更熟悉他话语中的智慧，并对其更敏感。”[6]当我们的心思日益被圣经塑造时，心灵也必因常常祷告，与主相遇而温暖。值得注意的是，重视圣经与祷告，正与大卫从上帝所领受的两大恩赐相呼应，即先知的话语与祭司的代求。清教徒约翰·牛顿在写给一位基督徒朋友的信中，同样诉诸这两项属灵资源：

> 那么如何期待主的引导呢？……一般而言，他通过应允祷告、赐下圣灵之光来引导他的子民，这光使他们能理解并爱慕圣经。上帝的话语……要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准则与认知，规范我们的判断与情感，从而影响并指引我们的行为。[7]

6. 同上，第31页。

7.转引自同上，第 32 页。

或许有人认为，这类基于圣经的分析法排除了我们常说的在我们生活中“ 上帝的引领 ”这种方式。诚然，上帝可能将负担或热情放在我们心中，圣灵也常藉此引领我们，并配合上帝所预备的机遇。然而，圣灵的引领与上帝的旨意绝不会与上帝的话语相悖。圣灵绝不会促使我们去做上帝所禁止的事，上帝也不会以违背圣经原则和动机的方式引导我们。

有时基督徒渴望获得上帝并未应许提供的信息。一个年轻人该加入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或许某些境遇会导向某一选择，但远比二者择一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军旅生涯中都立志荣耀基督。基督徒男子该与苏西还是塔米结婚？基督徒女子该选择比尔还是鲍勃？若两位潜在配偶都同样委身于基督并展现敬虔品格，当事人完全可以凭自己自然好感自由选择。真正重要的是男女双方当遵行上帝所吩咐的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真正需要从上帝领受的启示，其实早已显明在他的话语中：就是那些教导我们如何荣耀上帝、并以敬虔、仁爱、智慧度日的诫命与训诲。

罪与救赎的启示

圣经不仅帮助我们做出敬虔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了生命中伟大而至关重要的真理。本段经文通过大卫的经历，展现了圣经中的一些伟大真理。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的道路中找不到救赎的希望。以基伊拉的居民为例：当扫罗的军队逼近时，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撒上 23:12 ）大卫曾舍命冒险拯救这座城，但当新的危险来临时，基伊拉人却毫不犹豫地通过出卖大卫来保全自己。正如圣经所教导的，这正是整个世界的行事方式。使徒保罗写道：“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引自诗 14:1,3 ）。既然如此，我们断不能将救恩托付

人，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可靠。我们很少能达到自己最高的理想标准，常常因软弱与罪性让自己和他人失望。即便我们渴望拯救彼此，却往往力有不逮，正如基伊拉城无疑无力保护大卫免受扫罗迫害。因此大卫写道：“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诗146:3）。

其次，圣经揭示我们被一个强大可怖的敌人追击，它企图毁灭我们的灵魂。大卫未曾对扫罗行恶，扫罗却执意要彻底毁灭他。同样，我们也面临那恶者，就是魔鬼的威胁。彼得警告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这仇敌的恶意难以躲避，因它挥舞着罪的权势，而罪更仗着上帝律法来威慑人，就是那对罪恶宣判死亡的咒诅。希伯来书作者因此说魔鬼藉着“一生因怕死”的心，使众人“为奴仆”（来2:15）。保罗写道：“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林前15:56）。这正是我们巨大而可怕的困境：那恨我们的疯狂仇敌通过罪获得了对我们的掌控权，并持上帝圣洁公义的剑逼近，要毁灭我们。这种恐惧贯穿于大卫逃避邪恶的扫罗王时所写的诗篇：“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诗54:3）。扫罗背后潜伏着更凶险的仇敌，就是撒但与罪恶的权势，它不仅企图置大卫于永死，也伺机要定我们的罪。

第三，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与大能中寻得避难所和坚固保障，上帝的话语为我们指明一位救主，要救我们脱离撒但的权势与罪恶的捆绑。尽管基伊拉人背叛了大卫，尽管邪恶的扫罗王仍企图夺取他的性命，耶和华却拯救并保护了他：“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撒上23:14）。因此大卫欢然歌唱：“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诗54:4）。

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临世间，担当我们罪孽的刑罚，使我们脱离他圣洁公义之怒的审判，以此摧毁我们大仇敌魔鬼的国度，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当我们信靠主得救时，大卫对上帝的赞美同样适用于我们：“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诗146:5）。

34

忠贞的友谊

撒母耳记上 *23:15—*

29

在华盛顿特区的两座雕像共同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其中一座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的巨型纪念碑，矗立在倒影池东端，实际上位于美国国会大厦建筑的晨影之下。游客很难错过这位著名将军骑在战马上的雄伟形象。格兰特的军事领导力对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被视为人类意志力量的象征，是风暴中屹立不倒的强者标志：当其他人都退缩时，唯有他迎难而上。这座显赫的纪念碑由格兰特那代满怀感激与敬仰的人们所立，以颂扬他独特的贡献。

约两英里半外，一座景色宜人但规模不大且不起眼的城市公园里，矗立着一座更为普通的纪念碑。这座纪念内战时期鲜为人知的人物——约翰·罗林斯少将的雕像，曾历经八次搬迁，却鲜少引起游客注意。罗林斯曾是伊利诺伊州加利纳的律师，格兰特战前恰居于此，后来他成为格兰特的参谋长。罗林斯深知格兰特的性格缺

>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撒母耳记上 23:16）

陷，尤其是其嗜酒的弱点。战争初期，罗林斯曾让格兰特立下戒酒的誓言，而当这位将军险些违背承诺时，他的朋友会恳切规劝并支持他，直到格兰特重回正轨。从许多方面看，正是罗林斯站在了那位看似孤军奋战的大将军格兰特身旁。相较于格兰特骑马像的赫赫威仪，罗林斯的纪念碑显得朴素低调，但若没有他默默无闻的关爱与支持，格兰特甚至可能连马鞍都难以跨上。这正解释了传道书中的智者为何颂扬患难中友情的价值："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传 4:9-10）。

那位到来的朋友

若说格兰特与罗林斯的友谊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篇章，那么圣经中记载的最伟大的情谊莫过于约拿单与大卫之间兄弟般的情谊。两人相遇在大卫击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著名战役之后。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描述了以色列全军在这位可怕勇士面前畏缩战栗的情景，以及牧童大卫仅凭对上帝的信心和一把投石器，击倒非利士人并带领以色列取得胜利的经过。约拿单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儿子与继承人，也是早期战役的英雄。事实上，在大卫横空出世之前，约拿单曾是以色列军队的宠儿。按理说，约拿单本该嫉妒这位突然崛起的少年。但恰恰相反，约拿单展现了整部圣经中最动人的男性风范之一。撒母耳记上 18:1 仅用一句话记载："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约拿单爱大卫，是因他爱耶和华，也爱他在年轻大卫心中看到的炽热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被誉为最伟大朋友之一的人，同时也拥有活泼的信心与纯净的心灵。

大卫战胜歌利亚的胜利似乎已是遥远的往事，因扫罗王的残酷追杀，大卫被逼至绝望边缘。初次逃离王宫后，大卫曾藏身犹大中

部的亚杜兰洞。但当他离开此避难所，前去解救被非利士人围困的基伊拉城时，便将自己暴露在扫罗的攻势之下。扫罗大军压境，将大卫及其追随者逼入南地荒漠。就在大卫看似濒临溃败之际，约拿单前来相助，为后世基督徒友谊树立了典范。

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23:14 中读到关于大卫的危急处境：“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此时，大卫已躲避扫罗数年之久。我们可以想象他极度的疲惫，以及他在那段时间对上帝应许的救恩的信心会何等软弱。难怪大卫会如此感叹：“ 我心也大大地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诗6:3）

就在此时，约拿单回到了大卫身边。察觉到大卫日益绝望的处境后，约拿单采取行动，展现了忠诚友谊的典范：“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 ” （撒上23:16 ）。

这句简单的陈述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约拿单主动采取行动去到大卫那里，这本身就是舍己的服侍。他本可安然置身于父亲身边，身处追剿大军的护卫之中，却甘愿离开安全地带，去直面大卫所经历的危险。他舍弃了王宫提供的舒适生活，毅然踏入朋友所处的荒芜旷野。而这正是友谊的真谛：若不愿甚至无心牺牲时间、劳力和艰辛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朋友。

其次，约拿单对朋友的需求极为敏感。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他人的需要，许多人都会愿意作出牺牲。但这需要我们像约拿单那样：设身处地思考大卫的处境。约拿单没有聚焦于自己的艰难：他与大卫的友谊给自己带来的困境，或是王位继承可能受阻。相反，他将自己的需求交托给上帝，全心思想朋友的困境。这种态度正是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强调的：“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腓 2:3-4 ）

试想大卫的困境。他带领着一群疲惫不堪的逃亡者，被困在荒漠之中。作为领袖的代价，大卫必然时刻挂念部下及其需求，而自己却孑然一身，无人并肩给予慰藉。当大卫为他人倾注心力时，却无人在他软弱时扶持他。如今试想一位照料重症患者的医生或护士：谁来支持鼓励这些施救者？或想象一位为幼子耗尽心力的母亲，抑或独自为羊群忧心的乡村牧师。有哪一位朋友会主动靠近他们，以理解之心施以援手？约拿单深知，对挣扎中的朋友而言，同伴情谊是何等珍贵的礼物。

圣经清楚表明，上帝无意将大卫交在扫罗手中。但你认为大卫始终对此深信不疑吗？在这样试炼的时刻，他难道不会觉得难以察觉上帝的保护吗？身处敌境，凶残的敌人紧追不舍，大卫亟需被提醒上帝的信实，好激励他继续信靠、坚持战斗。上帝即将藉着一位真朋友，为他送上这份鼓励。

约拿单前往大卫身处困境之地。同样地，今日我们的友谊若不愿主动寻找并陪伴处于困境中的弟兄姐妹，便失去了意义。给住院的朋友寄张慰问卡固然好，亲自探望则更显珍贵。当我们邀请一位挣扎中的朋友共进午餐，或带着赞赏之词顺道拜访其办公室时，这能带来何等不同的影响。箴言有云：“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 17:17）

援助之手

在如此危难时刻，单单看到忠心的朋友约拿单出现，对大卫而言已是莫大慰藉。但约拿单所做的远不止现身 —— 他为大卫带来了困境中最需要的支持：“约拿单 …… 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撒上 23:16）当时大卫的手正因恐惧而颤抖，眼看就要从那坚固的依托，即对上帝的信心中滑落。约拿单前来坚固了大卫对上帝的信心与盼望。威廉·布莱基如此诠释：“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何

等简单而优美的描述！他仿佛将大卫的手放入上帝的手中……以此表明全能者立约要保守并赐福他，任何针对他的阴谋都永不能得逞。”[1]

你可曾想过如何鼓励一位陷入困境的朋友？有时我们总想用“我会如何如何帮助你”或“你一定有能力做到”这样的话语来激励对方。但残酷的现实很快会揭示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伸手搀扶他人固然是善举，但若能握住那只颤抖的手，将其置于上帝的应许之上，则更为伟大。这正是约拿单向大卫所做的：“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撒上 23:17）。布莱基说：“真正的友谊莫过于此——当基督徒朋友遭遇患难时，提醒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激励他们思想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与应许，在他们耳畔轻诉他的保证……这无疑是鼓舞灰心者最佳的方式。”[2]

就在约拿单说这话的当下，他父亲的军队正逼近大卫。那么他凭什么敢如此断言？约拿单是凭着对上帝应许的记忆而发言，就是那些赐予大卫、必定成就的神圣诺言。我们可以这样诠释约拿单的勉励：“听着大卫，切莫失去对上帝的信靠。牢记耶和华立你为王的应许。若你仍有疑虑，容我分享一事：连我父亲扫罗都明白这终将成为事实。所以大卫，不必惧怕扫罗，要倚靠耶和华！”

正因约拿单需要使大卫更信靠上帝的属性与应许，他才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撒上 23:17）。当时大卫正面临被恐惧击垮的危险。据传为此境遇所写的诗篇 54 篇，诚实地揭示了大卫极度恐惧的缘由：“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诗 54:3）。自从挪伯城祭司遭屠杀后，扫罗已表明自己不惜雇佣亡命之徒施行暴行。此刻正是这类人在追杀大卫。若我们曾感受过邻里恶霸的威胁、职场上司的恶意，或腐败暴政的压迫，便能体会大卫

1. William G.Blaikie,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repr., Birmingham,AL:Solid Ground,2005),360–61.

2. 同上，第 361 页。

的处境。若大卫要继续前行，他必须有一剂解药来对抗恐惧，而这解药正是约拿单通过上帝的应许给予他的。

先知以利沙就是这样对待他的仆人的，当两人被敌军的马兵包围时：“不要惧怕！”先知劝慰他，“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面对仆人的怀疑与不信，以利沙的应对之道向我们显明：鼓舞之言常需与祷告相伴。以利沙为同伴迫切祈求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我们为免陷于恐惧，常需的恩典：“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王下 6:16-17）。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深知在危险中敬虔友谊的价值。这位崭露头角的德国圣经学者曾在希特勒早期崛起时直言反对，后被劝自愿流亡国外，因此在纳粹统治初期安全地生活在美国。但朋霍费尔明白他的朋友和会众需要他的同在与亲身劝勉来坚固信心。他不顾众多支持者的劝阻回到纳粹德国，领导一所地下神学院，与准备在那艰难处境中服事的忠实基督徒同住，直至他对希特勒的反对最终导致他被捕并遭到处决。在记述这段秘密基督徒团体经历的《团契生活》一书中，朋霍费尔写道：

> 基督徒需要另一位基督徒向他传达上帝的话语。当他陷入迷茫与沮丧时，需要一而再地聆听这声音 …… 他需要弟兄作为神圣救赎之言的承载者与宣告者 …… 这也阐明了所有基督徒团契的目标：彼此相遇，成为传递救恩信息的使者。[3]

坚忍的助力

约拿单的介入成为大卫生命的转折点。他通过使大卫倚靠上帝得以坚固来帮助挚友，使他不被恐惧吞噬。但约拿单究竟在帮助大卫做什么？答案是大卫需要持守信心的坚忍之力。这种坚忍对于大

3.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54), 23.

卫的救恩至关重要：他不仅需要相信耶和华的拯救，更要持续信靠，并在此信心中行事为人。

持守信心对我们的救恩同样至关重要。在写给歌罗西人的信中，保罗因信徒藉基督宝血得救而欢欣鼓舞，“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西 1:23）。清教徒托马斯·沃森阐释道：“基督徒生命的荣耀不在其开端，而在其终局……建筑的卓越不在于奠基石的安放，而在于竣工之时：基督徒的荣耀与卓越在于他完成了信心之工。”[4]

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大卫当时距离放弃有多近——或许会抛下追随者永远逃离以色列，或背弃信仰成为真正反抗扫罗王的亡命之徒。上帝差遣约拿单前来鼓励，正表明大卫当时命悬一线。试想他在原有苦难之上又面临的新困境：首先，当他暴露军力从非利士人手中解救基伊拉城后，该城居民竟向扫罗王告发他的行踪（撒上 23:12-14）。此刻，在大卫试图藏身的犹大旷野荒漠中，西弗人正积极与扫罗密谋出卖他（23:19）。这些是他的同胞，同属犹大支派。与因惧怕丧命而情有可原的基伊拉人不同，西弗人的行为出于冷酷的功利算计：“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手里’”（23:19-20）。西弗人在未受扫罗威胁的情况下，纯粹出于贪婪主动联络扫罗王，不仅提供大卫藏身处的详细情报，更表示愿意亲手将他交出。

扫罗在他扭曲的灵性里，用臆想中的上帝祝福来粉饰这恶行：“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撒上 23:21）。这种态度是暴君的典型特征，他们衡量善的标准只在于自身权力是否增强。更重要的是，扫罗此举等于敲定了诛杀大卫的交易。试想这消息

4. Thomas Watson, A Body of Divinit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58), 286.

对大卫将是何等打击！尤其令人绝望的，是那些不敬虔之人身上司空见惯的、已经满盈的败坏。在此，大卫所行的路，正是他那更伟大的后裔将要完美走过的路：被邪恶的仇敌环绕，遭亲近之人背叛，被交于苦难与死亡。在诗篇 22 篇中，大卫用哀叹的言辞祷告，这些话语后来被耶稣在十字架上鲜活地展现：

>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它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诗 22:11-13 ）

扫罗王与那些聚集在垂死耶稣周围、如饿狼般的敌人何其相似！他从不放过任何攻击大卫的机会，甚至怂恿西弗人背叛：“ 请你们回去” 他命令道（撒上 23:22 ）。他们必须查明大卫的确切藏身之处：

> “ 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23:22-24 ）

面对如此猖獗的邪恶，大卫当如何行？答案可见于早期基督徒的记载 —— 他们忍受罗马帝国数百年暴力迫害，拒绝尊凯撒为 “主”，同时传扬福音、赞美上帝；也可见于那些在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历经数十年共产主义政权暴政与暴力却坚守信仰的福音余民，忠心的基督徒将多年不公正的囚禁岁月奉献给祷告，由此向他们的土地释放了福音的大能。今日的答案，也将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信徒身上显明：他们拒绝被世俗人文主义的享乐与虚谎同化，仍坚持奉献于教会事工，传扬基督宝血的救恩福音。那么大卫在西弗的

旷野当如何行？他当以信心坚忍，服事上帝及其百姓，静候主所定的拯救时刻。

大卫的探子传来扫罗军队的动向：“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玛云的旷野”（撒上 23:25）。情势自然令人不安，大卫的处境每况愈下。但借着约拿单的话语使他在主里得以刚强，他将盼望寄托于上帝，以绝望中的信心继续前行。

诗篇 54 篇的题注表明，它写于“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之时。这篇诗篇记录了大卫此时的祷告。他开头道：“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诗 54:1）。这祈求呼应了约拿单对上帝应许的提醒，使大卫凭耶和华的名祷告。在艰难前行中，大卫清楚知道当将倚靠置于何处：“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54:4-5）。祷告中信心被激活的大卫，以确信得救的言辞作结，不是凭对自己处境的眼见，而是凭对上帝话语的信心：“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54:6-7）。此刻，信心正如其当有的样式昂然兴起：像大卫一样，在上帝施行拯救之前就献上感恩，并为我们的信心所见（尽管肉眼尚未见到）的胜利献上赞美。

大卫的信心没有落空。就在扫罗几乎将逃亡队伍逼入绝境、大卫的事业看似败局已定时，一位信使来到王面前：“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撒上 23:26-28）。上帝的拯救以地名铭记下来：“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希罗结”（23:28）。[5] 上帝拯救子民的至高决心，确如坚固磐石般不可动摇。布莱基评论道：“若上

5.（翻译注：西拉·哈玛希罗结，意为‘脱险岩’（参当代译本）。

帝定意拯救你，他有千万种人眼未见之法——就在看似毫无希望之际，他随时能施行拯救。”[5]

耶和华信实拯救大卫的应许从未动摇，但大卫的信心却需要经受坚忍的试炼。上帝同样会通过看似无望的困境来考验我们的信心，——除非倚靠他，否则毫无出路。因此，当大卫转往隐基底的新营寨时，他带着经过试炼而更加坚固的信心继续前行。主耶稣指明，这正是我们一生的目的：藉着坚忍，不仅验明信心（参彼前1:6-7），更要进入救恩的丰盛。请注意，在启示录中主耶稣对受苦教会的劝勉里，“坚忍”这一主题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

>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 ）
>
>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 …… （ 2:17 ）
>
>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必赐他权柄制伏列国 …… 又要把晨星赐给他。（ 2:26-28 ）
>
>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3:21 ）

约拿单兄弟般的鼓励，旨在激发大卫以得胜的坚忍前行。大卫并未受召去推翻扫罗的王权，亦非阻止西弗人犯下可怖罪行。他当在自己的神圣呼召中恒忍到底 —— 这意味着在等候作王期间仍忠心侍奉以色列。今日我们同样蒙召：要在追求圣洁、参与教会事工、传扬福音见证、按基督命令养育儿女，以及在家务、职场或学业上尽忠职守等方面恒久持守。当世俗洪流试图吞噬我们，当罪中之乐披上诱人外衣，当困境使心灵沮丧时，我们绝不可屈服。我们当继续前行，被主耶稣诸多福音应许引导激励。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约 8:12 ）；“ 信我的人就如

6.Blaikie,First Samuel,364.

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 7:38，引用箴言 18:4）。我们当效法大卫在旷野疲乏时的祷告，持守不懈。在大卫脱险后，他如此祈求：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诗 57:1-3）

约拿单向我们表明，基督徒友谊事工的目的，乃是为要激励人效法大卫那般坚忍。只要我们凭信心坚持前行，救恩必将临近。但有时我们需要何等大的激励才能持守信心！希伯来书作者劝勉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来 3:13）

令人动容的是，当大卫和约拿单在凄凉的西弗旷野分别时，此生竟成永诀，他们再未相见。“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撒上 23:18）显然，扫罗之子已厌倦父亲无情的追逼，尽管职责最终使他回到父亲身边。在这最后的友谊之举中，他将大卫的心引向那位远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主。我们侍奉上帝、在世上反映他的荣耀、并践行上帝对基督徒肢体呼召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出生活的旁观席，将时间与怜悯倾注给困境中的朋友，用真理与恩典之言引领人归向（或重回）主的怀抱。

更伟大的朋友

圣经上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18:24）。而这至完美的友谊典范正是上帝的儿子——他甘愿舍命，为要使我们脱离罪恶

的捆绑。如同约拿单，耶稣从安全的居所来到我们这充满艰辛与危险的世界；如同约拿单，耶稣舍弃富足与安逸，进入我们的贫乏；如同约拿单，耶稣体察我们的需要，顾念我们的苦难，带来救赎的恩言。诚然，若我们身处困境却无约拿单在侧坚固信心，仍可转向耶稣，寻得他这样一位随时同在的挚友，他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 ”，并赐下“随时的帮助”（来 4:15-16 ）。

许多信心伟人都视耶稣为至好的朋友。安德烈 · 博纳在日记中记载某片树林 —— 他常去那里通过与基督祷告相交得着力量，他称其为“西弗树林”。他写道：“上帝屡次坚固我的手，我神圣的约拿单在那里与我相遇。”临终的乔纳森 · 爱德华兹同样呼唤“拿撒勒人耶稣，我真实永不失信的朋友”[6]。使徒保罗在凯撒审判台前亦如此见证：“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 …… 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提后 4:16-17 ）。

耶稣不仅坚固我们信靠上帝的手，他更以宝血赎了我们的罪，成为我们通往上帝慈爱的道路。耶稣对我们说：“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来 13:5，引自书 1:5 ）。因此，我们倚靠他救赎的恩典得以坚忍。当我们站在朋友身旁，用坚固信心的言语劝勉他们，并奉基督的名分担他们的患难忧愁时，便是很好地服侍了耶稣。耶稣曾论到自己说：“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约15:13 ）。如果我们愿意奉他的名，成为弟兄姐妹真正的朋友，这样的评价或许也会临到我们。基督将使用我们的服侍来坚固许多人的手和心，使他们坚忍直到永远得救的日子来临。

7.两处引例均出自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94–95.

35

外袍的衣襟

撒母耳记上*24:1–22*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撒母耳记上 24:11)

在罗马书第一章中，使徒保罗指出，否认上帝之人并非因缺乏证据而如此行。因为不仅全人类被造之初便具有认识上帝的本能，上帝的证据更在受造界中无处不在。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 1:20 ）。因此，不信者所抗拒的是一位他们心知肚明的上帝，这源于道德上的悖逆。保罗解释道：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 …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1:18,21 ）。其结果就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1:21 ），以致他们拥抱各种悖谬的思想行为方式，上帝任凭他们沉沦其中。

在教导因信称义的教义时，保罗引用了多个旧约人物为证，包括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若使徒想要深入阐述不信的恶果，恐怕再难找到比以色列王扫罗更典型的例子了。扫罗选择了顺从己意而非上帝旨意的道路。他是当今所有明知上帝真理却压制真理之人的写照。扫罗无疑认为，作为以色列的王，他能抵挡叛逆上帝带来的后果，正如后现代的人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可以无视上帝、篡改千年道德与社会法则，依赖科技、财富与享乐，便能违逆上帝话语而安度此生。然而扫罗最终明白，审判之日可能骤然降临，甚至就在看似得胜的时刻。保罗在罗马书中指出，不信终必招致恶果，扭曲的道德抉择将使人付出惨重代价。扫罗正是这一教导的鲜活例证。

扫罗的耶和华之日

扫罗在长期追捕大卫的过程中，对耶和华的管教有着痛苦的经历。前一章描述了这位君王对其逃亡女婿的穷追不舍，不料非利士军队突然入侵，迫使他分心应对。我们无从得知扫罗花了多长时间平定非利士人，只知道他刚从战场归来，便立即重新投入追捕大卫的行动。这表明并非所有人间的成功都是上帝恩待的标志。此外，扫罗未能从这些经历中反思，没有意识到使他战胜以色列敌人的上帝，也正是保护大卫免受他攻击的上帝。正如法老在埃及连续遭受十灾后仍执意对抗上帝，扫罗也持续着他针对大卫的谋杀企图。

不信者大抵都如此，他们的罪恶私欲或遭挫折、疾病等拦阻，本可借以反省灵魂光景。却如扫罗一般，一旦蒙上帝护理得以喘息，便变本加厉地投身罪孽，实是以罪为镐自掘永恒坟墓。因此，当扫罗从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归来时，他挑选了三千精兵，誓要彻底除灭

大卫：“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撒上 24:2）。

信靠并事奉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因他们深知上帝的拯救必及时临到。而那些背弃上帝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当确信，上帝的审判之日终将到来，且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临到。耶稣曾如此形容那个倚仗地上财富求安稳的愚昧财主：“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路 12:20）。而扫罗遭遇耶和华管教之日，同样猝不及防，且以撕毁其君王伪饰的方式临到：“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撒上 24:3）。隐基底是页岩峭壁地带，遍布洞穴并有常年涌流的清泉，成为牧人牧放羊群时歇息的理想场所。大卫和部分随从正藏身于其中一个宽阔洞穴，不久扫罗也独自进入。希伯来原文记载扫罗当时“露脚”，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指扫罗褪下衣袍以便私下如厕。

大卫和他的部下蜷缩在那里，如同黑暗洞穴中的小老鼠，而扫罗的“特种部队”就在山下。扫罗对自己的力量该有多么自信！然而即便是君王也不免内急，且根据以色列律法，他不得在营地范围内解手。扫罗瞥见一个看似无害的洞穴，便信步走入行其方便。

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4:6，引自箴 3:34），但我们常忘记耶和华在挫败骄傲的对手时何等毫不留情。当毫无戒备的君王闯入他们的藏身之处，不仅暴露在大卫众人眼前，更置身于他们饥渴的刀锋之下时，这对大卫及其部下是何等震撼的场景。众人几乎按捺不住狂喜，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撒上 24:4）。但圣经并未记载此类预言，鉴于后续发展，很可能这只是众人自创的神学解读。放在今日，“何需神学教授指点，”他们定会辩解，“上帝旨意明明可见！”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想象他们

悄然齐声唱道：“这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1]

诚然，对扫罗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尽管这是否是那个清算之日尚未可知。箴言 13:15 说：“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扫罗万万没想到自己将蒙受何等屈辱！然而那位任凭恶人放纵邪情私欲的上帝（罗 1:24），也会在他所定的时刻将他们交于毁灭。只要扫罗仍属血肉之躯，他就处在自己所弃绝的上帝的掌管之下；既已拒绝上帝的怜悯，当耶和华决意将他交于敌手之时，便是他倾覆之日。这正是所有压制上帝真理、拒绝耶稣基督救恩之人的可悲境遇。耶稣告诫我们：“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太 24:44）

大卫的痛悔之心

当扫罗蒙受羞辱、身处险境之际，经文笔锋转向洞穴另一端的大卫。在部属亢奋的怂恿下，大卫悄然潜至毫无戒备的仇敌身后。最终他逼近扫罗，随众屏息凝神，然而大卫却犹豫了。“‘别犹豫啊，大卫！’他的部下们想必在心中无声呐喊。‘解决他！’大卫确实迟疑了，最终才伸手行动。但他触碰的并非扫罗本人，只是掉落在地的王袍。”[2] 这戏剧性场景浓缩在第 4 节简练的叙述中：“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我们可以想象大卫追随者们目睹他未伤扫罗分毫便悄然返回时的愤懑失望。良机即将错失！大卫回去后与部下们展开意志较量，他们必然因其看似怯懦的表现而沮丧。但阻止大卫下手的并非胆怯；事实上，当他回到藏身之处时，就连这微小的报复举动都让他

1.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199.

2. Richard D. Phillips, The Heart of an Executive: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King David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127.

痛悔不已。他对众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上 24:6）。

大卫为何良心不安？第 5 节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大卫知道外袍是扫罗作为以色列王权柄的象征。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15:28 看到，当撒母耳将撕裂扫罗的袍子视为上帝使以色列国与扫罗断绝、赐给“比你更好的人”的象征时，便印证了这一点。罗伯特·伯根写道：“大卫割取王袍一角，实为扫罗王朝向大卫王朝的权力转移之预表。”[3]

为何大卫对这种饶恕扫罗性命的仁慈方式仍感自责？大卫非但没有因饶恕这位不断迫害他的人而自得，反而因意识到自己割破扫罗的袍子实质上是在反抗上帝而自责。大卫知道扫罗能继续坐在王位上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旨意。尽管大卫此时对扫罗已无多少敬意，但他对扫罗所担任的职位怀有深切敬畏，视其为上帝掌权的彰显。从上帝的角度审视这一情境，大卫记得扫罗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上 24:6），因此攻击君王等同于攻击上帝。带着这一确信，大卫不仅向众人解释自己的行为，还竭力阻止他们伤害扫罗。新国际版的译文最准确地翻译了第 7 节：“大卫用这些话斥责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反思这段戏剧性事件时，我们首先追问大卫如何理解这一上帝的安排。他本会认同众人的看法 —— 是上帝将扫罗交在他们手中。然而，上帝赐下机会，并不等同于他希望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正如本例所示，上帝常通过试炼来显明他仆人心灵的真实光景。当约拿抵达约帕港发现正好有船开往他施时，上帝并非在助长先知的悖逆，而是在考验他的忠诚。同样，当罪恶的机遇出现时，上帝也通过试炼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并促使我们亲近他以获取

3.Robert D.Bergen,1,2 Samuel,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Broadman &Holman,1996), 239.

力量与庇护。戈登·凯迪写道："'敞开的门'本身并不能证明是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护理下，环境因素不能替代他在圣经，也就是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原则。"[4]

试想这对大卫是何等严峻的考验！A. W. 平克评论道：

> 只需挥剑一击，他就能登上王位。告别贫穷！告别被追猎的山羊般的生活。讥诮、嘲笑、失败将烟消云散；奉承、胜利、财富将尽归其有。但代价是牺牲信心，牺牲那始终等候上帝时机的谦卑意志，牺牲千百次经历上帝看顾、供应、引导与温柔的宝贵体验。不，即便王位也不值得如此代价。信心愿意等待。[5]

杀死扫罗本不难自圆其说。这位君王罪孽深重，即便不为其他诸多恶行，单是屠杀挪伯城的祭司就该伏诛。况且，除掉扫罗或许能使以色列全国归向耶和华。最后，既然大卫是上帝膏立的王位继承者，此举或许正当合理。当今多少基督徒会屈服于这类说辞，用追求属灵目标来为违背圣经的手段开脱，认为结果才至关重要。然而大卫意识到，他正站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帝已应许他王位。难道他要以残忍流血的方式夺取——亲手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再用染血的手将上帝子民的冠冕戴在自己头上？大卫终将作王，这是上帝已经应许的，毋庸置疑。但他如何统治，他的领导将缔造怎样的国度，却在隐基底洞穴的黑暗中悬而未决。他深知，为着与上帝的关系，也为着作为上帝仆人的未来，此刻能否克制便利的和利己的罪孽至关重要。

与扫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彰显了上帝话语的力量，它能驾驭人的激情，遏制其爆发为暴力与罪恶。扫罗是个知晓却压制上帝真理的人。因此，他的统治充满暴力与肆无忌惮的暴政。他内心

4.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24.
5. A.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1

的煎熬如此强烈，以致他终日手持长矛游走，随时可能冲动地刺向他人。而大卫则截然不同，他不仅认识上帝，更将上帝的话语当作“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诗 119:105）。这使他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克制。尽管追随者为他不惜牺牲一切，不断怂恿他采取暴力；尽管多年遭受这暴君不公的残酷追逼，满腔愤懑几乎要决堤，而这个看似毁了他一生的仇敌此刻就在眼前。更甚者，洞穴的黑暗完全能掩盖真相，他大可按自己的意愿改写这段历史。

多少高贵心灵在比大卫更轻微的试炼中溃败！苏格兰的罗伯特·布鲁斯面临相似考验 —— 当他在灰衣修士教堂会见王位竞争者、叛徒约翰·科明时，刻骨的仇恨与愤怒使他失控将匕首刺入科明胸膛。布鲁斯余生都在试图洗刷这段血腥的建国史。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大卫在更强烈的杀戮冲动前悬崖勒马？答案是：上帝话语的分量压在他的良心上，使他以惊人的自制力挣脱了罪恶激情的桎梏。大卫想到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上 24:6）。或许他还默想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出 20:13），以及出埃及记 22:28 中禁止以色列人毁谤百姓的官长这一诫命。威廉·布莱基用一句话总结了大卫的动机，这句话也道出了我们避免被罪恶激情引向毁灭的唯一希望：“他的行动彻底蔑视了私利与自私，以最深切的敬畏之心尊崇神圣与属天之事。”[6] 以敬畏上帝之心来约束意志，正是一颗常与上帝话语交通之心所受训练的确凿明证。

洞外

大卫逃脱了一个可能玷污他整个未来的罪，尽管他的支持者们极力赞成这罪恶的计划。一个杀死扫罗的大卫，将会像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中的麦克白夫人一样，永远试图洗刷那诅咒般的血污。若大卫通过冷血弑君夺取王位，他又能统治怎样的国度？基督徒同样可以避免那

6.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68.

些在世俗中司空见惯的灾祸——财务欺诈、情欲放纵、怒中绝交——只要我们让行为顺服于圣经的掌管。

从积极的一面看，我们同样见证了大卫如何在扫罗的邪恶权柄下依然展现出属灵领导力。大卫与扫罗的对比在洞内已极为鲜明——一个遭咒诅，另一个蒙受属灵能力的祝福 —— 在洞外也同样清晰。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对上帝及其话语的忠心顺服，如何在任何处境中都赋予人传递属天祝福的能力。

首先，上帝的大能使大卫在面对最恶毒的敌意时成为和平缔造者："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上 24:8）。大卫怎能向扫罗这样的暴君下拜？此人曾用尽手段要毁灭他。答案在于大卫已将自身交托在上帝手中，将自己的安危交于上帝的主权旨意之下。此外，受圣经教导，他也将复仇之事交托耶和华。"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保罗写道，"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引自申32:35）。想象扫罗脸上震惊的表情 —— 先是意识到自己侥幸逃生，继而看到誓不两立的敌人恭敬下拜。尽管对王心怀怨愤，大卫的信心使他能以忠臣而非亡命之徒或仇敌的身份接近扫罗。"大卫没有击杀扫罗，而是'脸伏于地下拜'[7]，以和平的姿态与合宜的敬意接近君王。

大卫随后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撒上 24:9）。这实在是以恩慈解读扫罗追剿之举。平克指出："大卫何等宽厚，他将过错归咎于王的臣仆，而非君王本身。"[8] 大卫可能知道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扫罗身边确实有很多人视大卫为威胁。但大卫说这番话的目的，旨在平息而非激化

7. Bergen, *1, 2 Samuel*, 240.
8. Pink, *Life of David*, 1:120.

扫罗的敌意。多少因小事升级而断送友谊与亲情的争端，本可因这种宽厚的和解精神而消弭！就连扫罗也对大卫的和平恳求作出积极回应，这印证了箴言15:1 的教导：“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其次，顺服上帝话语而活的人，能向众人展现善意。当今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阵营，群体间因彼此敌意而相互隔绝。基督徒若按上帝的话语生活，就应效法大卫 —— 他向扫罗证明自己的动机与意图是友善的。大卫说道：

>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撒上 24:10-11 ）

毫无疑问，扫罗听到大卫的话时，会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自己外袍的衣襟。当看到那片被割下的衣角时，扫罗将真切感受到现实带来的震撼冲击。大卫的刀已逼近扫罗的身体，但这个信仰坚定之人却拒绝以扫罗多年来对待他的方式回敬扫罗。大卫由此显明是遵行神圣准则的人，唯此等人方能持守不行恶、只行善的信实。因此，所有信徒也当如此：我们以恒久的信实、节制和爱心，活出生命的见证，好叫人在紧要关头知道——我们是那少数值得托付的人。

这一强调构成了早期教会为基督教辩护、对抗异教诽谤的重要部分。德尔图良在《护教篇》中直陈基督徒是凯撒治下最忠诚、安分且可靠的公民，唯有疯狂自毁的冲动才会企图消灭他们。他致信皇帝道：“我们行善从不论人身份，因我们行善本为自身缘故，所

求的[福分]与赏赐非由人赐，乃由上帝授予.....我们待君王如待邻舍，因我们同被禁止对任何人生恶念、行恶事、出恶言。”[9] 今日基督徒敢作此宣称吗？若我们如此宣告，许多牧师和公众基督徒的堕落行径——他们沉溺于与异教社会无异的罪恶之中——便会将这宣称化为笑谈，这一可悲记录将嘲弄基督徒所宣称的真诚正直与善意。大卫手握扫罗衣袍的一角，这有形证据见证了他的善意与忠诚。每位基督徒都当自问：我们能在邻舍、同事甚至仇敌面前展现何种善意的证据？

其三，大卫示范信徒当如何以敬虔态度传达上帝对罪的责备。他向扫罗宣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只虼蚤就是了。”（撒上 24:12-14）大卫的智慧在于：先以和平善意的实证铺垫，再提出责备。此前谦卑的言语已软化扫罗的心，此刻他表达属灵责备时，便赢得了扫罗的深思。

最终，大卫以向耶和华祈求保护作结，完成了这场非凡的陈情：“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撒上 24:15）。这一对上帝的呼求强化了大卫先前的保证：“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24:10）。由此，大卫恳请扫罗重新审视自己的追杀行径——凡求告上帝公义之人，理当遵行上帝的话语，与众人和睦相处（参罗12:18）。当今日的信徒陷入争端或分歧时，我们当谨记：我们既求告上帝的公义，就当谨守主的诫命，慎行每一步。保罗劝诫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弗 4:26，引自诗 4:4）。这是基督徒应运用于每一处境的准则，以致我们的正直既能荣耀上帝，又能促进与对手的和解。

9. Tertullian, First Apology, 36.

扫罗含泪自辩

大卫这番虔诚诉求的成效，并不在于扫罗有何持久改变，而是进一步凸显了两人良知的对比。大卫的灵被上帝的道所约束，他口中的和平之言与其生平所为全然相符；而扫罗的良心发声，反倒成了对自己毕生追求的定罪。这不正是不信者见证的常态吗！

扫罗的回应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是他含泪为大卫祝福："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撒上 24:16 ）。无论扫罗那颗黑暗的心里还残存多少爱的能力，大卫谦卑的恳求成功唤醒了它。但大卫无法使扫罗真正悔改，因为唯有圣灵的重生之工才能真正改变人心。这位君王最终显露本相，承认道："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 "（ 24:17 ）。这正是未归信者所谓虔诚的典型表现 —— 总要为自己保留辩解余地：扫罗不承认自己全然不义，只说大卫比自己更为公义。请对比扫罗的托词与耶稣比喻中税吏痛悔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 18:13 ）真正悔改之人不会为自己的义辩护，只会因累累罪孽而充满愧疚。不过扫罗至少承认了大卫饶他性命的公义之举是其善意的证明："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撒上 24:19 ）。这番话实则暗示了扫罗对无辜大卫的顽固迫害将招致上帝的审判。

其次，扫罗做出了惊人的坦白，公开宣告了他不敬虔生活的虚妄："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撒上 24:20 ）。如今的不信者同样常常抱怨追逐名利的虚空，尽管他们无法停止追求这些。扫罗虽知自己错了，却仍执意追杀大卫——这正如那些虽承认人生虚妄、却无法凭己力改变生命的未信者一般，若非上帝藉福音施恩干预，终不能得着生命的更新。

其三，扫罗凄然恳求大卫在他必得王位时宽待其家族：“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撒上 24:21）。那个曾割下他衣袍一角的大卫，完全有能力断绝扫罗的全族和名号，而扫罗只单向求取怜悯，却未向大卫回报半分恩慈。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甚至不屑要求扫罗立誓保全他的性命。他已将自己交托给耶和华，在代表上帝宽恕扫罗的同时，大卫深知不能轻信从扫罗这未悔改之人的口中吐露的任何承诺。扫罗向大卫求取怜悯时，实则以悖逆之身作了明证：那超然的福分，唯临及信靠耶和华之人，而这耶和华正是他所弃绝的上帝。扫罗面对眼前处境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不信——他在向大卫哀求的同时，恰恰印证了上帝的作为：他能且确实塑造了合他心意的人（撒上 13:14），这些信徒的生命境界之高，扫罗根本望尘莫及。

王冠与十字架

在隐基底的山洞里，我们目睹了大卫一生中属灵巅峰的时刻之一。他在试炼时期尊崇耶和华，这对他的未来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而对我们而言，通过上帝所设信心考验又何等重要，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未来能否被主使用可能正取决于此。

当思想大卫对扫罗王展现仁慈克制时，我们不禁想起他后裔耶稣基督更伟大、更具意义的榜样。事实上，圣经记载大卫的故事，正是为了预表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性情与作为。耶稣没有违背上帝的计划去夺取王位，这对我们的救恩何等关键：魔鬼或许将此视为使弥赛亚偏离救赎之路的最佳机会。撒旦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 4:8-9）。耶稣岂能在撒旦脚下接受他的国度？因

那诱惑是要冠冕却不要十字架。这永远是撒旦对上帝子民的虚假诱惑。他给耶稣的承诺，正是上帝早已命定的应许。手段不同又有何妨？他必如此狡辩！而这差异关乎我们的救恩，耶稣深知他国度的本质正悬于一线：唯有以上帝的方式完成上帝的工作，耶稣才能真正为自己和子民赢得上帝的奖赏。

你是否也受试探，想不背顺服上帝话语的十字架就获得救恩的冠冕？是否因外在果效能更快达成，就试图为罪恶或世俗手段辩护？愿上帝赐予我们力量，如同大卫那般定睛于被钉十架又复活的耶稣，永不伸手以违背上帝话语旨意的方式攫取他应许的福分。让我们立定心志：若非从上帝亲手领受祝福，宁可一无所得。任何其他方式都会使福分流失、收成玷污，救恩之杯被罪与世俗妥协的污秽败坏。大卫劝诫我们："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诗 37:34 ）

36

侮辱与伤害

撒母耳记上*25:1–31*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撒母耳记上 25:28)

某些新闻重大到只能用最直白的事实陈述。因此 1912 年4月 13 日，《波士顿每日环球报》的标题写道：“泰坦尼克号沉没，1500 人遇难”。三十三年后的同一天，《旧金山纪事报》宣告：“罗斯福逝世！”2001 年 9 月 12 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美国遇袭。”秉承同样凝练有力的精神，撒母耳记上 25:1 宣告：“撒母耳死了。”这标志着上帝古选民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分水岭时刻，其重大程度堪比当年的摩西之死。撒母耳不仅是自摩西继承人约书亚以来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他的离世更完成了以色列神权治理体系的关键转型 —— 从圣灵膏立的士师时代迈向君王的王朝统治。

撒母耳身兼末代士师与先知学校的奠基人，这一脉传承将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事工中达至巅峰。不仅如此，耶和华更赋予撒母耳三

重使命：膏立、护佑并锤炼这位旧约最富浪漫色彩的英雄——大卫王；而他所建立的王位，正是为那永恒统治者、上帝之子与大卫的后裔耶稣所预备。因此，尽管撒母耳在扫罗王加冕时已交出以色列的日常治理权，但这位年迈的先知士师直到扫罗公开承认大卫的继位权后，才安然离世。撒母耳记上第 24 章以扫罗对大卫的承认结束："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 20 节）。直到那时，我们才被允许得知：“ 撒母耳死了 ”（撒上25:1 ）。

当伟大而虔诚的人离世时，即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哀悼他们的逝去。因此，“ 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 ”（撒上 25:1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大卫是否参加了撒母耳的葬礼？答案似乎是 “ 没有 ”。扫罗不知疲惫的追杀，迫使大卫逃往南部沙漠地区，而大卫不太可能为了撒母耳的葬礼冒险返回以色列中心地带，尤其是我们的经文描述他仍滞留在更南端的西奈半岛沙漠深处，“ 下到巴兰的旷野 ”（ 25:1 ）。大卫是否因撒母耳的离世感到更加脆弱，从而刻意与扫罗保持距离？意识到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来临，他是否退入沙漠以更亲近上帝，同时预表耶稣受洗后进入旷野的历程？根据本章大卫的行为，他的撤退似乎更多出于恐惧而非信心。尽管如此，大卫必然意识到，一场考验正等待着他，这将决定他是否有资格作为以色列的王进行统治。

大卫谦卑的恳求

大卫独自退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曾寄居的旷野后，便回到自己的小队人马中，面对诸多困境。最紧迫的是后勤问题，因为大卫依赖周围民众来支持他规模可观的六百名战士，以及家属和随营人员。离他早先逃往的西弗不远，是玛云和迦密两座城镇。在那里，大卫遇到了一个名叫拿八之人的一群仆人。此人 “ 是一个大富户，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 ”（撒上 25:2 ）。大卫知道自己有责任约束部属行为，且有多方证据表明他竭力与周边居民和睦相处。后来拿八的

仆人作证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25:15-16）。

简言之，大卫是个好邻居。他并未纵容部下随意取用牲畜，也未仗着武力优势欺凌剥削附近居民，反而保护周遭无辜者。他们尊重财产权，活出了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教导：“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 6:10）。与人们惯常预期相反 —— 认为如此庞大的流动部族驻扎此地难免造成损失 —— 拿八的财产却得到超乎寻常的保护，甚至收益增加。大卫的榜样也彰显了基督教领导力应有的影响力。看看北弗吉尼亚邦联军（下做“南军”）入侵宾夕法尼亚时的军纪，与联邦军田纳西兵团（下做“北军”）“向海洋进军”的暴行何其不同：基督徒将领罗伯特·李率领的南军严守私产、有偿征用物资；而谢尔曼指挥的北军却烧杀掳掠，其暴行直至百年后仍令南方人耿耿于怀。大卫不仅约束军队暴行，更使军队成为周边百姓的守护者。这正是基督徒应在社区、邻里和家庭中带来的改变：我们的存在应当成为周遭人非同寻常的福祉与祝福。如同大卫部下“甚好”地对待拿八家，那些在工作场所、街坊或休闲场合认识我们的人也该感叹：“认识他们真是太好了！”

大卫与邻舍保持良好的声誉至关重要。作为被召治理以色列的王，他不仅要恪守律法的字句，更要持守其精义，包括对公义与怜悯的要求。此处大卫证明了自己不仅是自家羊群的好牧人，也看顾邻近之人的羊群，彰显了他领导上帝子民的资格。由于拿八的仆人声称大卫的军队“昼夜作我们的保障”，可见大卫践行了上帝要我们成为邻舍守护者的要求（创 4:9）。

然而在此期间，大卫自己也处于极大的需求之中。他侍奉耶和华需要上帝子民的支持，且每日需供养数百人，急需慷慨的物资援助。得知拿八庞大的羊群剪羊毛的时节已至，大卫便派遣十名使者向这位富有的地主寻求供给。

正如大卫的睦邻之道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向拿八求援时谦和的态度同样值得效法。大卫吩咐道：“你们上迦密去见拿八，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撒上 25:5-6）。威廉·布莱基评论道：“不嫉妒他的富足，不怨恨他的丰裕；只怀着基督徒的祝愿，祈愿他能蒙上帝赐福，使这一切化为美善。”[1] 大卫的部下需向拿八表明，他的牧人因大卫队伍的存在而免受侵害，羊群无一损失。正如基伊拉最近的经历所示，邻近的非利士人对大型畜群构成实质威胁（撒上 23:5），而大卫为拿八化解了这一危机。拿八可从自家仆人口中得知此事。“所以，”使者们请求道，“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与仆人和你儿子大卫”（25:8）

大卫的请求是谦卑的——他自称为“你儿子大卫”——且合情合理，在拿八富足之时寻求后勤支援。考虑到这一切，大卫派遣部下时必然期待友好慷慨的回应。毕竟，他并非与迦南人交涉，而是同以色列同胞，甚至是同属犹大支派的弟兄。拿八出身于迦勒的尊贵家族，该家族在以色列历史中以敬虔和信心著称。考虑到大卫对拿八牧人们的善待、其谦恭的态度以及请求的时机，他完全有理由期待对方报以仁慈慷慨的回应，这是富有的拿八对大卫善行应有的邻里之谊。

拿八的冷酷回应

圣经中关于大卫的记载充满了对比。此刻，我们遇见另一个与大卫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拿八。他拥有资产（包括财富和迦勒家族的好名声），却缺乏品格。他“为人刚愎凶恶”（撒上 25:3）。

1.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383.

拿八之于金钱，就如扫罗之于权力：他被腐蚀至深，甚至其名“拿八”本意就是“愚顽人”。这并非指幼稚的嬉闹，而是“暗含邪恶、无神论和物质主义”。[2]沃尔特·布鲁格曼评论道：“他的生命被财产所支配。拿八活着就是为了守护财产，最终却在纵酒宴乐中为财产丧命。圣经直到交代其财富后，才揭示他的名字。”[3] 我们或许会想，大卫写下诗篇 14:1 时是否想到了拿八：“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希伯来原文中这句话可直译为：“拿八心里说：没有神。”

诗篇 14 篇完美刻画了拿八在回应大卫求助时铁石心肠的表现。他不仅拒绝从自己的丰裕中分一杯羹，更在伤口上撒盐。他对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撒上 25:10）。显然拿八非常清楚大卫的身份——他甚至点出大卫父亲的名字，却假装将其视为无名小卒。事实上，大卫的声名不可能未传至玛云和迦密。拿八变本加厉地蔑视大卫，将其贬为不配受他施舍的叛逃者：“我岂可将饮食……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25:11）

拿八的所作所为，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对待财富与产业的错误典范。面对大卫谦卑的请求，他丝毫未思及上帝对自己的慷慨恩待。布莱基写道：“此时正值剪羊毛时节，羊群需清点数目并与去年增量核对；按古老良俗，这本该是乐善好施之时。丰收时节理当如此——周济穷乏亲属……报答旧日恩情，解救困苦之人，为基督教会慷慨解囊的时机。”[4]

是什么导致拿八如此吝啬他的钱财？答案在第 11 节中可以找到，那里我和我的这些词频繁出现：“我怎能把我的饼、我的

2. Daniel M. Doriani, David the Anointed (Philadelphia: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1984), 63.

3.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0), 175.

4. Blaikie, First Samuel, 383.

水，和我为剪羊毛的人宰杀的肉，给那些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a]这让我们想起耶稣比喻中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话时不断用第一人称，最终只能自言自语：“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路12:18-19）。但正如耶稣指出的，问题在于他的生命本就不属于自己，何况他的财物：“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12:20）。耶稣总结道：“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12:21）

拿八对大卫横加诬蔑，称大卫为无足轻重的恶棍，只因拿八不愿承认自己爱财胜过爱同胞。同样，今日贪婪之人不仅拒绝施舍穷人，还恶言指责他们懒惰；当有人为福音事工募款时，他紧捂钱袋，抱怨教会只关心金钱。事实上，贪婪的真正根源是拜偶像（西 3:5）：不仅是拜金钱为偶像，更是拜自我为偶像。与拿八和耶稣比喻中的无知财主截然相反，我们虽需谨慎理财，却应乐意为困苦人奉献，尤其要珍惜机会与上帝仆人建立友谊、支持他们投身普世宣教、植堂和传福音的事工。

试想大卫听闻仆人从拿八宴席上传回拿八回复时的心境。多年来，扫罗一直追捕大卫。为何？因上帝已膏立大卫为百姓的真正的王。与此同时，大卫肩负着养活大批追随者的重担，他们的需求必定迫在眉睫。大卫竭力约束部下，尊重当地地主。如今，在忍耐了世间权贵（如扫罗王）的威胁后，他却被迫承受卑贱之徒拿八的侮辱。前一章中，当扫罗误入洞穴、任由大卫处置时，这位年轻英雄以恩典与信心回应，甚至在扫罗离开洞穴后仍向他俯伏陈情。面对这个截然不同的新挑战 ——不是来自上帝受膏者，而是来自一个卑贱到以愚顽为名的人 —— 大卫将如何应对？

a. 译者注：此处经文采用新译本，以对应前句强调多次出现的“我”和“我的”。

答案是，大卫对此挫折的反应相当糟糕：“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各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留下两百人看守器具。”（撒上 25:13）

大卫的暴力反应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重要教训。首先，大卫如此轻易陷入罪中，是因为他未对罪保持警惕。这无疑解释了为何他在扫罗面前能克制自我，却在愚妄的拿八的侮辱下暴怒失态。当我们未预料到品格与恩典会受挑战时，同样容易陷入罪中。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夜便是例证：当犹大带兵士到来时，预感到危机的彼得曾勇敢为耶稣挺身而出；但随后跟从耶稣到大祭司府邸时，他的戒备松懈，竟因一个使女的提问就轻易动摇信心（约 18:10,1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对拿八的不敬虔回应紧接在他宽恕扫罗王的属灵得胜之后。我们往往在属灵成功后会倚靠自己，在祷告与依赖上帝话语中的恩典上松懈了。一旦脱离对上帝的信靠，大卫顷刻间就沦为了另一个扫罗。扫罗因感到受辱而下令屠杀挪伯的所有祭司；如今大卫则打算以杀戮拿八全家男丁来回应其侮辱（撒上 25:22）。A. W. 平克评论道：

> 人得以站立，全凭神圣恩典托住。一旦圣灵能力撤离，最刚强者也立时软弱如水；最成熟老练的圣徒若凭己意而行，顷刻便显愚妄；我们本无丝毫储备的力气或智慧——一切的丰盛都积蓄在基督里，一旦我们与他的交通中断，一旦我们停止单单仰望他，我们便无能为力。[6]

最终，大卫的反应表明他已逐渐期待自己的身份和名号能获得相当的尊重。上帝拣选的仆人尤其容易滋生对声誉的骄矜之心，以致像拿八这般轻慢之言，便能轻易激起他们的恼怒。耶稣的态度何

5. 6.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134.

其不同 ——当他被犹太领袖和罗马兵丁嘲弄时, 他却虚己，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彼得写信给信徒说：“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彼前2:21-23 ）由此观之，检验我们是否像基督的一个好标准，就是看我们如何回应那些诽谤我们或曲解我们行为之人。若我们已在十字架前谦卑己心，就会明白他人对我们的恶言相向，远不及我们罪孽的真实深重。尤其当我们因基督徒的信仰遭受辱骂时，圣经敦促我们要视之为与基督同受言语暴力的特权。

亚比该的明智斡旋

至此，无论是大卫还是拿八，都未能很好地尊崇撒母耳的遗训。然而，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却引出了一位与丈夫行为截然相反的女子。亚比该在第三节经文中作为拿八之妻被介绍登场，她 “ 聪明俊美 ”。这位敬虔女子的智慧与光辉品格，因所发生之事而备受考验。一位仆人向她禀报消息：

> 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家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 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撒上25:14-17 ）

仆人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来找拿八的妻子，充分说明了这户人家的情况。主人如此卑劣，手下无法与之理论，而亚比该却平易近人、值得信赖。戈登 · 凯迪写道：“ 亚比该显然是位干练的妻子，此前必

多次弥补丈夫的顽固执拗。此类男人鲜少明白，自己蒙受了妻子多少忠信的荫庇。”[6]

亚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拯救丈夫和家庭。有人或许会质疑她的顺服，毕竟她背着拿八与大卫交涉。但这种担忧忽略了他们面临的灭门之危。凯迪评论道：“妻子的顺服，不包含徒劳的争辩，更不意味着坐以待毙。”[7]

她当即下令备办礼物献给大卫：“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皮袋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撒上 25:18-19）。这份直接送给大卫的礼物，既无法缓解他的物质需求，也无法平息他受辱的愤怒。但它传递了送礼者的善意与敬意。

当亚比该接近大卫前进的队伍时，地形使她能在被看见之前就听到大卫所说的话。她所听到的表明事态已恶化到极点 —— 因着暴怒，大卫甚至发誓要毁灭拿八的全家：“凡属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 神重重降罚与我”（撒上 25:22）。对于亚比该而言，从拥有大卫这般军事威望、且率领如此强大武装力量的人口中听到这般狠话，实在令人胆寒。亚比该毫不迟疑地带着和平使命赶赴大卫那里，她的行动与言语充分彰显出她深刻的洞察力与内在之美。

亚比该劝大卫止怒的诉求可分为五步，这些步骤也当被基督徒效法，用以劝解心怀怨愤的主内肢体平息怒气。首先，亚比该谦卑俯伏在大卫面前：“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撒上 25:23）。当今文化鄙视在对手面前自卑之人，但在上帝的国里，这却是特殊恩典的标记。平克如此评论亚比

6.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35.

7. 同上。

该的谦卑：“拿八曾将[大卫]视为逃亡奴仆加以侮辱，但他的妻子却承认他是上帝旨意中的君王。”[8]

其次，亚比该承认自己的罪过：“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撒上 25:24）。我们或许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是拿八而非亚比该得罪了大卫。但作为妻子，她承担了丈夫的罪并在大卫面前认罪。这不是现今常见的敷衍地认罪：“我很抱歉你有这样的感受”之类。亚比该并非因大卫发怒而道歉，而是因丈夫的冒犯而痛悔。在此我们见证她卓越的智慧：这一举动让大卫面对的并非她愚顽丈夫的罪责，而是一位美丽且心怀仆人之心女子的悔改。拿八因扣留大卫应得的报酬而得罪他（申 24:15），与大卫和好需要承认这罪。同样，我们若想以敬虔的方式与人和好、荣耀主，就必须承认那些使我们与他人彼此隔阂的罪过。

第三，亚比该主动提出补偿大卫所受的亏待。大卫本应得的供应遭拒，亚比该便带着食物来献给他。她说：“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撒上 25:27）。同样重要的是，拿八曾公开羞辱大卫，亚比该通过公开颂扬他的伟大来弥补：“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25:28）。新约明确指出，认罪必须伴随着真诚弥补过错的努力。就如撒该，他认罪信主时必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 19:8），因为认信断不会只停留在口头。此处亚比该通过首次宣告 ——显然是被圣灵引导 —— 大卫永恒的王朝，恢复了大卫的尊荣。

第四，亚比该恳求大卫的**宽恕**：“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撒上 25:28）。亚比该先是谦卑地去见大卫，承认自家所犯的罪，诚心竭力弥补这一过错，并且恳求饶恕；之后，第五步，**她唤**

8. Pink, Life of David, 1:146.

起大卫的敬虔之心。当我们若亏负他人，也当如此劝导对方以敬虔回应，但务必先认己罪并尽力补救。亚比该对大卫的呼吁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她的行动，更在于她话语的说服力。

亚比该首先呼吁大卫不要以愚昧回应拿八的愚蠢行为：“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八，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八（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样”（撒上 25:25-26）。她实质上是在警告大卫不要因回应拿八而变得和他一样，反当为她拦阻之手感恩——正是藉此，耶和华亲自保守大卫免陷于罪。

她的第二次恳求延续了这一主题。大卫不应效法那目中无神的拿八，而应活出他作为耶和华仆人的本分，尤其要彰显蒙主拣选与眷顾之人的恩慈特质：“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 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撒上 25:29）亚比该是否刻意提及机弦，为提醒大卫他曾凭信心战胜歌利亚的往事？很可能如此。她继而强调，将来大卫必因听从劝诫、放弃血仇而心怀感激：“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25:30-31）平克总结道：“她恳请大卫让未来的荣耀规范当下的行为，免得那日良心为过往的愚妄自责。”平克将此真理应用于我们：“若我们更多思想基督的审判台，言

行必因此更受规范”[9]

亚比该以这番智慧之言扭转了大卫的杀心，使他平息怒火，接受了她的礼物并以和平之言回应。上帝的恩典与大卫同在，使他不仅愿意宽恕，更为自己愚昧不信的计划悔改。上帝向我们显明：对不敬虔的誓言，当存谦卑悔改之心，而非固执坚守。“上帝的儿女由此显明出来：他们温顺易教，乐于受劝，愿意被指出过错；而魔鬼的儿女却像拿八：粗鲁、顽固、骄傲、不肯屈服。”[10] 若我们像大卫一样，愿意从亚比该这般智慧忠信之声领受敬虔的劝诫，就能避开诸多愚行带来的恶果，免去日后噬心的懊悔。

亚比该的福音

亚比该以智慧之道对待大卫，不仅避免了灾难。她的行为也让我们想起那临到不信、罪恶与毁灭之路上的救恩福音。亚比该并非像大卫那样正式成为基督的预表，但其恩慈之举与主耶稣以恩典寻救我们的方式，实有深刻相通之处。

如同亚比该，耶稣以谦卑之姿来到我们中间。保罗写道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腓 2:7）。接着，像无辜的亚比该承担拿八的罪孽一般，耶稣在上帝面前亲自背负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我们都如羊走迷，”以赛亚预言道，“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 53:6）。不仅如此，耶稣还将我们本该献给上帝的 —— 即完全遵行律法的生命 —— 代替我们献上。他替我们成就全备的义，将这义当作我们当献的顺服呈于上帝面前；恰如亚比该将拿八欠大卫的供给献上，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以平息其愤怒。最终，正如亚比该恳求宽恕并引导大卫以敬虔回应，耶稣也向我们宣

9. 同上，1:147。
10. 同上。

告罪得洁净，继而呼召我们过成圣生活。正如他对一位罪人所说的，如今他对所有属他的人宣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 8:11）。

正如亚比该救拿八脱离大卫罪性之怒，耶稣基督也将我们从圣洁上帝公义的忿怒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像大卫一样从她恩慈的榜样中获益，同时也在她的榜样中看到藉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恩典呼召。

37

主必报应

撒母耳记上 *25:32—*

44

> 大卫听见拿八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八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八的恶归到拿八的头上。”随后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撒母耳记上 25:39）

在当今圣经教义争议中，上帝的报应性公义尤为突出。要娶她为妻。曾总结这一神圣审判的概念，他宣称，“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引自申 32:35）。如今不少学者反对此教义，否认上帝会通过审判报复“清算”罪人。例如斯蒂芬·特拉维斯曾写道：“上帝的审判不应主要被理解为报应，即按行为“报复”人。”[1] 他与其他反对者认为，神圣报应会助长暴力。

对此否认，新旧约的见证均予以反驳：上帝的公义显然具有报应性。当亚干违背上帝命令，窃取耶利哥当灭之物，他与全家一同

1. Stephen H. Travis, preface to Christ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Divine Retribu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Basingstoke, UK: Marshall Pickering, 1986).

被石头打死并与其财物一并焚毁（书 7:24-26），正是明证。为何如此？约书亚以鲜明的语言阐明报应：“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7:25）。新约中亦可见同类审判。试看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因向圣灵谎报捐给教会的钱财，使徒彼得一言便令其毙命（徒 5:1-10）。此外，圣经对末日审判的描绘正是恶人纯粹的报应：“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2）。

圣经不仅证实了上帝对所有罪孽的严厉惩罚，接受这一真理更是圣经信仰与实践的核心。撒母耳记上 25 章以极其生动的笔触阐明了这一原则：事件的发展始终基于“主必报应”这一伟大真理。

将复仇交托给上帝

尽管有人声称对神圣报应的信仰会助长人类社会中的暴力，但圣经记载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例如，当大卫满心杀意地逼近愚顽财主拿八的家——这富人不仅拒绝供给，还恶言羞辱他。大卫曾因信靠上帝的公义而避免加害扫罗王，此刻却因遗忘此道而对拿八起了杀心。然而途中，大卫遇见了拿八美丽而睿智的妻子亚比该。她不仅带来了大卫所求的物资，更带来了关于上帝公义的警告之言，而这正是大卫需要聆听的。亚比该解释她前来是为阻止大卫“流血的罪”，避免“亲手报仇”（撒上 25:26）。她进一步指出，当上帝立大卫为王的应许实现后，他必将因“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25:31）而庆幸。根据亚比该从圣经而来的观点，大卫之所以必须克制自己、不亲自复仇，恰恰是因为上帝不会坐视不义、必亲自施行公义。

亚比该重申了圣经中明确阐述的原则：当人遭受冒犯时，不可亲手复仇，当将报应之事交托耶和华。他们不应亲手报复，而要将

复仇之事交托耶和华。亚比该可能引用了申命记 32:35 的经文，那里上帝宣告说：“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

这些话构成摩西之歌的一部分，这位伟大的救赎者在其事工即将结束时，以一首歌颂上帝在出埃及事件中行过一切作为的诗歌，为自己的事工画上句点。在这首歌中，摩西不仅谴责外邦民族的敌对，也谴责以色列人刚硬的不信。后者曾是摩西更大的难题，因为以色列人屡次反叛他的权柄，抱怨耶和华。例如，当可拉、大坍和亚比兰在旷野带头反叛摩西时，上帝的回应是使地裂开吞没这些叛徒及其家族（民 16:31–33 ）。之后，全体以色列会众又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逼近上帝仆人居住的会幕。上帝则以瘟疫回击，击杀近一万五千以色列人（ 16:41–50 ）。上帝藉此进一步报应摩西的敌人，显明他审判可拉叛党的公义。为纪念这些及类似事件，摩西歌颂上帝的复仇：“（ 耶和华）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 ”（申32:36 ）。上帝对仇敌的复仇将显明他是真神，正如他必揭露那些叛逆者所拜的偶像（毫无真实能力）。

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规条：上帝的子民必须永远效法上帝的行为，然而此处却呈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例证。上帝的子民不可自行复仇，正是因为我们深知上帝必将施行审判。摩西并非向一位对罪恶漠然置之的上帝祷告，而是向那位对罪恶与悖逆燃起烈怒的主呼求。报应属于耶和华，他的审判全然公义完美。固然，某些担任公职的男女确有责任以祷告之心施行公义（罗 13:4 ）。但除了这些显著的特例外，我们这些会犯错的凡人应当将复仇之事交托给那位审判永不失误、永不偏颇的上帝。

大卫当时险些因对拿八的愤怒犯下大罪。就在拿八妻子到来前夕，他曾向部下夸口说天亮前要让拿八家中所有男丁无一存活。此刻想起耶和华，大卫同时赞美上帝和亚比该将他从暴怒中解救出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撒上 25:32-33 ）。大卫因偏离罪恶之路而深感宽慰：“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八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 25:34 ）。

亚比该的劝诫提醒我们，最智慧的忠告是引导我们归向主并宣告他诫命的话语。同样，大卫的回应表明，最好的决定永远是顺服圣经的抉择。人们并不总能将圣经的责备视为祝福。“ 但大卫明白亚比该采取行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洞察力 …… 她既拯救了性命，又阻止他犯下亲手报仇的悲惨罪孽。”[2] 大卫领悟到约翰 · 慕理后来总结的真理：“ 不敬虔的本质在于我们僭越上帝的地位，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信心则是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将一切忧虑卸给他，并将所有利益交托给他。”[3] 大卫对圣经劝诫的顺服之心，正是他作为上帝伟大仆人的关键特质之一。这种在上帝话语前的谦卑，是圣经中众典范人物的共同特质。

大卫最终以恢复对拿八妻子乃至拿八本人和平的态度，结束了这次会面：“ 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她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撒上 25:35 ）。倘若拿八当时在场，按照圣经的教导，大卫也有责任向他施与同等的平安与祝福。保罗阐释了这一功课，指出基督徒既然知道上帝必报应，就应当如此回应伤害我们的人：“‘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罗12:20-21，引自箴 25:21-22 ）。圣经表明，唯有上帝有权施行审判，但我们都被赋予并授权去施怜悯。据查尔斯 · 贺智所言，“ 将火炭堆在任何人

2.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39.

3. John Murray,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8), 141.

头上都是一种无人能承受的惩罚；他必屈服于此。仁慈同样有力，纵使最恶毒的敌人也无法永远抵挡它。因此，真正且符合基督教义的征服敌人之法，乃是 ‘ 以善胜恶 ’ 。”[4]

恶行终得惊惶与死亡之报

大卫将复仇之事交托耶和华的决定，其正确性最有力的明证，莫过于愚顽人拿八随后的结局。我们上次见到这个吝啬的富人时，他正拒绝向大卫及其忠勇部众提供所需物资。然而涉及自身时，拿八却挥霍无度。他不仅贪婪成性，更在享受财富时酩酊大醉：“ 亚比该到拿八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 ” （撒上25:36 ）。拿八不仅自视为王，更让我们联想到一位特定的君王：扫罗王！与大卫的对比鲜明：就在大卫因亚比该帮助他持守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而祝福她时，拿八却沉溺于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恶享乐中。

拿八让我们想起耶稣比喻中的那个财主，他 “ 天天奢华宴乐 ”，却连桌上的残渣都不愿施舍给在他门口乞讨的穷人拉撒路（路16:19-21 ）。不仅如此，拿八还体现了罪人虚假的安全感：他们纵情沉溺于罪恶，因暂时逃脱上帝的审判便自以为能越过上帝的掌控（参传8:11 ）。A·W· 平克写道：“ 愚顽人拿八生动刻画了我们周遭无数人的光景。上帝的律法被违逆的咒诅悬在他们头上，他们却仍在 ‘ 宴乐 ’ ，仿佛灵魂永远安泰。”[5]

拿八的堕落不仅体现在酗酒贪婪上，更显于人际关系中。本章前文可见，连他忠心的仆人都认为他 “ 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 ” （撒母耳记上 25:17 ）。其妻向大卫陈情时，也不得不称他为 “这坏人 ” （ 25:25 ）， 这对一位贤德妇人而言绝非易事。鉴于这场醉酒盛宴的由头是剪羊毛庆典，西里尔 · 巴伯推测拿八的宾客是 ‘ 流动的

4. Charles Hodge, A Commentary on Roman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2), 402.

5.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152.

剪毛工 …… 与他可谓臭味相投。 若要以人所结交的同伴来评判其人，拿八与希伯来社会中最不堪者为者为伍，实非偶然。”[6] 对许多罪人而言，遭明辨者厌弃、与堕落者为伴，正是他们在阴间将承受终极审判的预尝。

在世人的眼中，像拿八这样的富人处境令人称羡。但透过圣经的透镜，我们看到的却是时机成熟，他马上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亚比该曾向大卫保证：“ 你仇敌的性命， 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 ”（撒上 25:29 ），而拿八恰恰将自己置于这种易受审判的脆弱境地。不过，在致命的刑罚临到之前，他先经历了一种惊惶 —— 这种惊惶，会临到所有那些太晚才醒悟自己罪恶道路之错谬的人身上。对拿八而言，这惊惶在次日清晨妻子终于能与他交谈时到来。“ 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 ” （ 25:37 ）。尽管亚比该对大卫说话时极有分寸，我们却无从得知她是如何温和地向丈夫透露他刚刚从大卫刀下侥幸逃生的消息。或许，出于厌恶，亚比该根本未曾婉转。无论如何，这消息的冲击给拿八带来如此大的惊惶，以致“ 他就魂不附体 ”—— 或许意味着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最终，“ 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八，他就死了” （ 25:38 ）。今日许多罪人自欺地认为，待到审判临头时，他们还会有时间和机会悔改得救。拿八证明了这种想法的愚妄，那审判带来的惊惶本身已成一种无从复苏的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拿八并非单纯因先前的中风而“ 自然死亡 ”。是耶和华击杀了拿八。上帝为拿八冒犯他的受膏者大卫王的罪施行了报应，正如他在末日审判中必将惩治所有藐视耶稣基督之人 —— 大卫的国度正是基督国度的预表。拿八的罪直接干犯了上帝，因此上帝的审判也亲自临到他身上。拿八之死并非神圣护理中非位格性法则的自然结果：乃是上帝亲自击打他，为要报应其罪。

6. Cyril J. Barber, The Books of Samuel, 2 vols. (Neptune, NJ: Loizeaux, 1994), 1:269.

拿八的恶行已按上帝的时候得了报应，这报应之速，远超过如拿八这般罪人愚妄的奢望。

不仅拿八的罪得了报应，他的审判更成为众人庆贺之事。这是一个似乎无人哀悼的人。大卫听闻消息后公开欢呼：“ 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八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八的恶归到拿八的头上。’ ” （撒上 25:39 ）

大卫的欢欣可能源于多重理由，但无一表明他对仇敌之死怀有不洁的喜乐。首先，他可能因上帝审判中彰显的荣耀而欢欣。正如诗篇 58:10-11 所写：“ 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 此宣言的核心在于上帝公义的荣耀显明于人前。平克阐释道：

> 此非出于灵性的恶意，以幸灾乐祸之心看待仇敌的灭亡 ——绝非如此，因旧约明明吩咐：“ 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 ”（箴 24:17 ）。相反，这是人心在上帝公义的治理作为前俯伏敬拜，颂赞那按恶人所当得的报应施行审判的正义。[7]

若有人认为这种因上帝审判而欢欣的态度不符合新约恩典时代的精神，就当思想圣经末卷所启示的天上颂赞。当大巴比伦倾覆时，天上的声音竟欢然高唱：“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她欢喜，因为 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启18:20 ）。诚然，在天上那些脱离罪性动机、已成圣洁的灵魂，正为上帝审判中彰显的荣耀权能高唱哈利路亚：“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 …… 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 （19:1-3 ）。

7. Pink, Life of David, 1:154.

就大卫而言，我们可以设想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正当理由让他因拿八之死而欢喜。首先，大卫必定从上帝公义的彰显中，看到了自己日后必将得到伸冤。 尤其是面对邪恶的扫罗王这事。别忘了，大卫当时仍是一个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克制自己不行暴力，而扫罗的仇恨却持续肆意地加害于他。如此看来，上帝对拿八的审判可能激发了大卫的决心，正如我们在诗篇 37:7 中读到他的心声：“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上帝的公义始终是确凿无疑的，但照着他至高的智慧，他的公义施行起来却未必同样迅速。当大卫等候耶和华来为他伸冤、洗清扫罗充满恨意的指控时，上帝在拿八这件事上的作为，想必给了大卫极大的鼓励。

除了这份对信心的慰藉外，上帝的审判必定也让大卫感到宽慰，因为他的敌人并非倒在他自己罪恶的报复之下，正如大卫先前所计划的那样。诗篇 37 篇接着劝诫我们，要让双手和心灵都远离恶意：

> 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
>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 惟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
> 　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 37:8-11 ）

以生命与爱回报的信心

与丈夫堕落的愚行形成鲜明对比，亚比该是女性美德的典范。如此贤淑的女子竟嫁给拿八这般卑劣之徒，实为不幸。有人推测这段婚姻源于拿八的物质财富 —— 或许是亚比该父亲轻率的安排（这与其名字含义 “ 我父的喜乐 ” 或 “ 我父是力量 ” 相悖）。当今基督徒年轻女性仅因世俗诱惑而将心托付给不敬虔之人，结果要面对一生灵命不合、婚姻纷争的局面，这是何等可悲。保罗用犀利的言辞论及这一关键问题：“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林后 6:14 ）。然而，借着对主的信心，亚比该的德行即便在这样的婚姻中也未被摧毁。威廉 · 布莱基评论道：“ 奢华未曾削弱她心灵的活力，财富也未败坏她品行的端正。”[8]

亚比该的品格也为寻求新娘的基督徒男子提供了一种理想典范。她不仅以美貌被称道，更重要的是因谨慎智慧、慷慨大度、谦卑服侍及对圣经的虔诚而闻名。正如箴言 31:10 论到这样的女子时赞叹：“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年轻女子同样可以效法亚比该，塑造自己敬虔的品格。尽管她外表美丽，但真正闪耀的是她圣洁的内在美。箴言 31 章总结道：“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31:30 ）

诚然，亚比该揭示了上帝必然报应的积极一面。正如拿八因他的恶行而遭逢惊惶与死亡，亚比该却因她敬虔对待大卫而蒙福。试想这样一位女子该有多少次为婚姻的不幸而哀伤！亚比该与拿八的生活想必常如阴郁的牢笼。但谦卑的信心与仆人般的顺服，终在充满爱的新生活中获得回报：大卫一眼就认出了这块珍宝，在拿八死后毫不迟疑地向这位新寡的妇人提亲：“ 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 ”（撒上 25:39 ）。他的仆人们前去对她说：“ 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 ”（ 25:40 ）。这种求婚方式或许不符合当今的浪漫标准，但既然它出自大卫这般伟大良善之人—— 尽管他自身也有过犯，却仍是“ 合他心意的人 ”（ 13:14 ）—— 亚比该唯有为上帝所赐之福欣喜不已。

在回应大卫的求婚时，亚比该保持着谦卑与仆人的姿态：“ 她就起来，俯伏在地，说：‘ 我情愿作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 ’ ”（撒上 25:41 ）。亚比该不仅接受了大卫的求婚，更将按照主内圣徒作仆人的呼召，做大卫真正的妻子。因此，她骑上驴，带着她的使女

8.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85.

们，顺从她新丈夫的第一个命令，跟随大卫的使者去成为他的妻子。

本章以一段似乎玷污了这一时刻纯洁与喜乐的陈述作结。一方面，我们发现“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迦琳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撒上 25:44）。扫罗时刻伺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伤害大卫，不仅企图通过将大卫妻子许配他人这一痛苦念头折磨他的心，或许还试图借此达成对己有利、对大卫有害的政治安排。另一方面，“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与亚比该同为妻（25:43）。纵使亚比该因共事一夫而心忧，但在当时，对于像大卫这样具有公众地位的人来说，这并非不寻常的做法。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大卫的多妻制违背了上帝对婚姻的设计，最终将给大卫和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伤害。

然而，这里要表达的要点似乎是：上帝不仅因亚比该的信心回报了她，更在他的仆人大卫持续信靠他时，供应了大卫的需要。大卫因失去拜偶像的第一任妻子、扫罗之女米甲，而得此贤慧佳人，实为补偿。此外，借着亚比该与周边社群的关联，上帝为大卫预备了财富资源与人脉关系，助力他在犹大地区建立威望。这段始于挫折与羞耻、几乎使大卫犯下严重得罪上帝之罪的插曲，但因着上帝的恩典，最终却为大卫带来了慰藉、支持与智慧，支撑大卫面对未来诸多试炼。上帝的恩典印证了大卫在诗篇37:4 所传达的真理：“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作为大卫新娘的新生活

当我们思想亚比该骑着驴驹投入大卫婚姻之爱的场景时，便看见一幅蒙福之人的美好图景：这福分同样等待着所有凭信心仰望耶稣基督（大卫更伟大的后裔）的人。亚比该早先对大卫的讲论清楚表明，她相信上帝关于他荣耀与国度的应许，因此她提到：“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以及“立你作以色列的王”这一事实（撒上25:30）。

而对耶稣的信心同样是对上帝关于他真儿子和神圣君王应许的信靠。圣经论到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来 1:8，引自诗 45:6）亚比该来到大卫面前，深知作为他的新娘，她将在上帝成就应许之日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同样仰望耶稣，深知我们将作为天上荣耀的后嗣与他一同作王（罗 8:17）。因此，马太·亨利评论道："凡归附基督的人，必须甘心现在与他同受苦难，深信将来必与他一同作王。"[9]

亚比该舍弃了从前的生活 —— 那种因与腐败和罪恶为伍而变得污秽的生活 —— 转而与上帝受膏的仆人开始新生活。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时，同样也背弃了旧日的罪中生活，甘愿为他的缘故在今世遭受万事的损失，好让我们能在当前的羞辱和永恒的荣耀中持守他的名，确信在他的爱里我们将得永生为报偿。

亚比该与大卫的婚姻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之间还有一处相通之处。归根结底，亚比该是如何决定将她的爱献给尊贵的大卫的呢？因为他曾差遣仆人带着邀请而来。同样，你也收到了一份个人邀请，进入与耶稣基督的爱与救赎关系中。他的邀约蕴含在福音信息里，由基督的仆人 —— 先知和使徒们通过圣经传递给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耶稣又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当亚比该得知大卫的求婚时，那是何等蒙福的时刻！同样，每个罪人领受并接受基督的救赎信息时，也是何等有福。耶稣对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 5:24）。

9.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29.

38

公义君王

撒母耳记上*26:1–25*

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
(撒母耳记上26:23)

在1685年5月11日，十八岁的玛格丽特·威尔逊因拒绝按照《弃绝誓约》宣誓而被定罪 —— 那份臭名昭著的声明要求臣民效忠于国王詹姆斯七世，不仅承认他是苏格兰的世俗君主，还需承认他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者。玛格丽特完全愿意承认国王为自己的世俗君主，但作为一名基督徒，她无法将自己灵魂的统治权宣誓归于除基督之外的任何人。她坚称，耶稣是其国度唯一的至高统治者，她也只将自己永恒的命运交托在耶稣手中。

因这一“罪行”，玛格丽特被绑在索尔威河中的木桩上，等待涨潮的海水将自己淹没。更远处的水中绑着她的年长同伴玛格丽特·拉克利森，这样年轻的玛格丽特就能目睹她溺亡的景象，从而重新考虑自己是否还要固执地拒绝向詹姆斯七世宣誓效忠。然而，年轻的玛格丽特并未被这骇人场景吓倒，她宣称基督正藉着她的同

伴亲身受苦。接着，当潮水汹涌而至，漫向绑缚她的木桩时，她高声诵念罗马书第八章，以保罗那句伟大的应许作结：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耶稣里上帝的爱隔绝。

潮水汹涌而至，玛格丽特在痛苦中煎熬片刻后，迫害者将她拖离木桩。他们将奄奄一息的她摊放在沙滩上，趁她喘息之际逼问她是否愿意为国王詹姆斯祷告。她保证会为他的得救祷告，因为“我愿所有人都得救”。但当被追问她是否愿意宣誓效忠苏格兰国王的属灵权威时，“我不愿意。”她说。听到这话，一名士兵将她虚弱的身躯再次推入水中，按住她直至溺亡。[1]

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西方那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竟怯懦到连悖逆基督统治的文化狂潮与时尚风靡都不敢抵挡。玛格丽特·威尔逊定会如耶稣所教导的那样责备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而要怕“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太10:28）。此外，她与世俗权势深刻的对抗经历会引导我们深思诗篇中的话：“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诗 118:8-9）

扫罗进一步堕落

若信徒需要学习如何不倚靠世俗权柄，以色列的扫罗王便是最触目惊心的鉴戒。撒母耳记上第 26 章再次展现了扫罗的堕落：这是大卫第二次以恩慈饶恕已落入他手中的敌人。由于第 24 章与第 26 章情节相似（两处都记载了大卫克制自己未杀害扫罗王），批判学者们便异口同声地否认其历史真实性，坚称如此雷同的情节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但正如圣经中其他所谓“矛盾”之处，唯有掌握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事件确证，方能指认经文谬误。既然缺乏这类证据，又相信圣经的见证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我们完全有理由接受撒母耳记上 26章记载不仅真实可信，更能为我们的信仰提供教导。

1. Alexander Smellie, *Men of the Covena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0), 416–20.

诚然，自扫罗上次现身以来，他的本性并未有多少改变。在这一点上，他充分体现了所有世俗权力在缺乏上帝救赎恩典时所陷入的邪恶堕落。例如，请注意扫罗作恶的迫不及待：本章开篇便讲述大卫再次逃往西弗旷野。批判学者质疑大卫怎会重返这个曾遭背叛之地（参撒上23:19-20），但对于大卫及其六百人队伍而言，合适的藏身之所实在有限。历史竟惊人地重演："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26:1）

鉴于扫罗在隐基底洞穴外与大卫上次会面结束时的表态 —— 当时大卫饶恕了他的性命 —— 我们或许期待这位君王会无视这份情报。毕竟扫罗曾公开承认大卫并未谋反（撒上24:20）。按此逻辑，扫罗理应遣返西弗人并告诫他们勿扰大卫。然而事实截然相反："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撒上26:2）。

如何解释这种态度骤变？答案在于：罪中之人总是随时准备行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人而言，这一事实更显真实：他们的心本就缺乏恩典，又背负着特权与权势的重压，更容易走向邪恶。试看当今政坛领袖们层出不穷的丑闻：他们前赴后继地陷入性犯罪、欺诈、贪污和掩盖真相的泥潭，即便被揭露的风险显而易见。为何他们仍对犯罪机会趋之若鹜？因为权力与骄傲的炽热欲望已将他们点燃，堕落的本性驱使他们陷入自我毁灭的罪孽。

扫罗难道至今仍未醒悟 —— 正如他上次会面后亲口承认的那样——上帝绝不会允许他夺取大卫的性命？然而有权有势者的罪性何等癫狂！苏格兰的君王怎会以为，当众溺毙一名少女就能巩固其属灵权柄？今日中国的共产主义专制者怎能无视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只会使其发展壮大这一事实？问题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的败坏：它总在伺机犯罪，并遗忘上帝对行恶者的惩罚。而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权贵身上。想想你自己，当你紧握自己人生与选择的主权、仿佛自己是主宰时，难道没有意识到私欲泛滥的危险吗？使人盲目的是罪

而非信心，且他们总在酿成一场灾祸后，又以新的狂热投身于另一场。

大卫洞悉这一倾向，故在扫罗王于隐基底表现出肤浅悔意后，仍未轻信于他。大卫智慧的回答令人想起耶稣在事工初期面对世人肤浅赞美时的回应："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2:24-25）。那些透过上帝圣言认清世界败坏本质、对世界有了更智慧认知的基督徒，终将明白玛格丽特·威尔逊年少时便领悟的真理：即便代价是早早离开此生邪恶世俗君王的国度，也要将灵魂唯独交托给耶稣。

大卫在恩典中的成长

如前所述，并无确凿理由将第 26 章仅视为第 24 章事件的另一个版本。任何经历过类似大卫与扫罗这种虐待关系的人都会告诉你，相同场景往往会不断重演 —— 这与自由派声称"两章过于相似故不可能都是真的"的论调相反。但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 24-26 章的记载，我们能辨识出大卫属灵理解力与成熟度的显著进步。扫罗的经历未使其改变分毫，而大卫在上帝教导下的经历却带来了恩典中的显著成长。这一点在扫罗军营事件的发展中清晰可见。

从探子处得知扫罗逼近的消息后，大卫亲自前去察看敌军阵营。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撒上 26:3）。在那里，大卫窥见扫罗全军躺卧在地安睡。看到扫罗本人位于营地中央，元帅押尼珥就在近旁，大卫提议潜入王营。他问道："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26:6）。他的外甥、洗鲁雅之子亚比筛应允同行。"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押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周围"（26:7）。正如追随者曾在隐基底山洞催促大卫那样，亚比筛请求大卫准许他"拿枪将"扫罗"刺透在地"（26:8）。大卫断然拒绝："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26:9）。相

反，大卫却取走了那支象征扫罗对其仇恨的枪，以及王头旁的水瓶。带着这些物品，大卫和他的同伴趁着夜色悄然离去，无人察觉，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26:12）。

大卫向亚比筛陈述了不杀扫罗的两个理由。其一是上帝的子民绝不可为谋求私利而违背上帝的话语。扫罗是上帝所立的王，因此必须予以敬畏与尊重（参出 22:28）。这一原则在新约中同样得到确认——保罗曾命令基督徒“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 13:1）。戈登·凯德里写道：“我们当敬畏上帝，尊荣君王。我们当为执政者和在位的祷告。当承认民事政权乃上帝所设立，理当顺服。”[2]这并非意味着将属于上帝的归给凯撒，如苏格兰国王詹姆斯要求士兵淹死玛格丽特·威尔逊时所做的，更不意味着要为了顺服人意而违背上帝的律法。其核心乃是要以敬重的态度对待民事统治者的位份与职分。大卫的榜样尤其提醒我们：即便当上帝的子民不得不反对政府政策时，仍当持守这份敬重。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公民虽有权质疑领袖政策，基督徒仍须谨记：无论联邦、州或地方官员，都当获得人格层面的尊重，因他们的职分终究是上帝所设立的。

大卫也意识到，对扫罗实施个人报复将是罪恶的，这教训在上一章已彰显无遗。亚比筛用枪将扫罗钉在地上的狂热提议，明显带有报复扫罗曾用同一武器试图将大卫钉在宫墙上的意味。亚历山大·麦克拉伦评论道：“亚比筛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自然冲动：在能够打击敌人时就出手，以仇恨回应仇恨，以他人欲加诸我们的恶行还治其身。”[3]然而这样做就是犯罪，大卫深知这一点。在最近与拿八的事件中，亚比该提醒他，复仇会在耶和华面前背负流人血的罪

2.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44.

3.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2:369.

债。后来，在扫罗死后爆发的内战中，大卫将庆幸自己并未认同亚比筛及其兄弟们的嗜杀手段，他曾一度抱怨道：“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撒下 3:39 ）。[a]

此次，大卫并未陷入以私怨击杀扫罗的试探。细读他对亚比筛在 9-11 节中的回答便可明白缘由 —— 大卫五次提及耶和华之名。这表明，遏制罪恶私欲的方法在于时刻铭记上帝，谨守他的话语，顺服他的旨意，尊崇他的名。

大卫饶恕扫罗的第二个理由是：上帝的子民不应强行干预上帝的旨意。这正是大卫在 25 章与愚顽贪婪的拿八交锋时学到的功课。因拿八的羞辱怒火中烧时，大卫险些犯下灭门之罪，直到拿八贤惠的妻子亚比该出面调停。事后，上帝以远超大卫筹谋的方式处置了拿八。此事让大卫学会凭信心等候耶和华，深信他必以公义智慧成就万事。在第 10 节中，大卫运用属灵的智慧对亚比筛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

大卫在恩典中的成长，体现在他认识到：上帝不仅掌管人间万事，更以良善、公义与智慧施行统治。他知道自己所侍奉的是一位全能、至高、信实的上帝，这位上帝已应许拯救他，因此大卫宁愿等待上帝解决扫罗的问题，也不愿强求己意。多年后证明，大卫等待上帝的时间和方式来处理扫罗的事是何等明智。若他手上沾染扫罗的血，就不可能获得治理王国所必需的道德与属灵权威。大卫推论：若上帝定意要他作王，而扫罗的恶行阻碍了他的统治，那么上帝自会对付扫罗。威廉 · 布莱基感叹道：“ 唉！多少人因不愿等候上帝的时间而陷入罪恶，甚至犯下罪行！”[4] 上帝的子民面对有敌意的雇主、暴虐的父母，甚至逼迫人的政府时，总当存祷告的心谦卑静候耶和华，不可擅自伸手报复，也不可含怒行凶。诚然，大卫对扫罗的抗争始终

a. 译者注：作者引用NKJV版本翻译为：“ 洗鲁雅的儿子们太凶暴了”，更贴合前文所言。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376.。

以对上帝的责任为界限，正如玛格丽特· 威尔逊坚决拒绝宣誓认可詹姆斯国王是她灵魂的主宰一样。这两位信徒都因谦卑顺服上帝之言而蒙福，他们都耐心等候了上帝设定的拯救时间。

在等候主的过程中，增强信心的方式之一是留意上帝所赐的诸多帮助。试想那使扫罗全军任大卫处置的奇异沉睡 ——大卫或许并不知晓，但“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撒上26:12 ）。纵使无法洞悉上帝的作为，信徒仍可确信：即使在试炼中，上帝的帮助与保护也永不离开。大卫在诗篇 34:7-8 写道：“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大卫在恩典中不断成长，随之而来的是他在百姓中属灵权柄的与日俱增。在前几章中，当大卫还在学习这些功课时，所记载的事件主要都与他个人相关。但如今，当他谦卑受教顺服上帝话语后，上帝就使他成为造就他人属灵生命的器皿。他在恩典中成长，便得着装备来带领上帝的子民。

试看大卫取走扫罗之枪的深意。这武器已成为扫罗政权的标志，是其王室武力威慑的永久标志（参撒上 22:6 ）。当这柄长枪插在沉睡的君王身旁时，大卫已然洞悉取走它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或许这正预表了大卫领导权的终极使命：将罪从国度中除去，并致力于上帝子民之间的和平。

同样要注意的是，大卫责备扫罗军队失职时的胆识。这是大卫首次不仅对扫罗说话，更以权柄向侍奉君王的人发言。他斥责他们在值守时睡着 —— 这在整个军事史上几乎都是死罪。转移到安全地点后，大卫将责备指向扫罗的元帅押尼珥：“ 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撒上 26:15-16 ）大卫得以承担这领导职分的属灵权柄从何而来？

其一固然是上帝对他的神圣呼召，但与此呼召不可分割的，正是他顺服上帝话语而活出的敬虔生命见证。大卫拒绝以罪恶手段攻击扫罗，这为他赢得了劝诫他人的道德立场。任何信徒 —— 尤其是基督教领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敬虔，都将赋予他们可信的立场，去谴责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罪恶与腐败。但当基督教领袖陷入与世界同样猖獗的罪中时，整个教会的道德权威就会受到损害。

大卫与扫罗的最后对话

在撒母耳记上全卷中，我们看到大卫与扫罗王的鲜明对比。从一开始，大卫就被上帝选定为背道之君的替代者（参撒上 13:14 ）。本章记载了他们最后一次相遇 —— 扫罗在堕落中愈陷愈深，大卫却在上帝的恩典中不断成长。时间只是不断拉大两人之间的差距。试想当这种差距延伸到永恒时，鸿沟该有多么巨大！真正的区别当然在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这决定了各自的人生轨迹。我们与主的关系才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生命根基。一个品行相对端正，却未曾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即便只是在内心深处，也注定会走向背离上帝的方向；反之，一个曾品行不端，却因信归入基督的人，随着时间推移，必将愈发圣洁。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上帝话语教导的回应：像大卫那样以谦卑信心信靠上帝话语的人，无论从何种起点开始，都会发现自己在恩典中不断成长；而像扫罗那样硬着心抗拒上帝话语的人，则是踏上了通往堕落的幽暗下坡路 —— 在这条路上，即便是他们当下所拥有的美德，也注定会被败坏、摧毁。

虽然我们还会在这卷书中再次见到扫罗，但这次营中夜晤竟成大卫与扫罗的最后相见。当扫罗惊醒辨出声音时，大卫刚责备完押尼珥：“ 我儿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回答：“ 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 ”（撒上 26:17 ）。这次最后的对话包含三个重点，持续展现大卫在恩典中的成长。大卫对扫罗有着清醒的认知，未将这对话机会滥用于情感宣泄，反而把握时机为扫罗灵魂的益处

着想——首先真诚呼吁这位迫害者悔改。

大卫以提问的方式呼吁扫罗悔改：“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撒上26:18）。就像他们先前在隐基底的会面一样，大卫一边为自己辩白无辜，一边拿出能证明自己善意的证据 —— 那柄长枪和水瓶，它们足以证明大卫曾饶扫罗一命。尽管大卫已如此充分地展现了善意，扫罗的臣仆们却仍将他逼得几乎成了应许之地的流亡者。这场迫害，相当于不容大卫 “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分，说：‘你去侍奉别神吧’ ”（26:19）。这番话体现了旧约中 “地理神学” 的观念：在当时，人必须到上帝的会幕那里敬拜，才能从那里所献的赎罪祭中得蒙益处。扫罗剥夺大卫参与上帝神圣礼仪的机会，实则是将他推向异教崇拜的咒诅之中。究竟为何，扫罗任凭王朝为追剿一个忠诚仆人而陷入疯狂？“ 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虼蚤，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26:20）。大卫以此番言辞直面扫罗的癫狂愚昧，呼召他悔改归正。

许多基督徒或因他人罪恶的怨怼与仇恨，被迫离开家庭、职场或其他蒙福之地。如同大卫，信徒应采取审慎措施保护自己，并在等候上帝拯救时远离罪恶。但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应冷静说理以促成对方悔改。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在世俗国家中的政治实践。基督徒应勇敢指出罪恶之事，呼吁政府悔改，但必须凭敬虔生命与善行见证来佐证我们的言论。

大卫当然明白，单纯的悔改呼吁难以触动如扫罗这般刚硬的心。因此他补充了第二条信息，对真实信仰的呼唤：“ 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撒上 26:19 ）。

在大卫看来，扫罗这种疯狂的恶行可能源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上帝愤怒的责罚。扫罗本该省察，自己判断力失常，或许正是上

帝因他的罪孽而施行的审判。这样的信息，无论是对当时的扫罗，还是对如今的人们而言，都很难让人欣然接受。但大卫继续提醒扫罗：上帝已提供了一条得洁净与重蒙他喜悦的途径，即赎罪的祭牲之血。大卫深知，通过这些祭物，上帝应许了赦免与平安，由此他遥望那将要到来的真实而伟大的祭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正是用这样的称呼指认耶稣，高呼：“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

实质上，大卫是在提议与扫罗一同来到上帝面前，两人共同仰赖赎罪祭的宝血，以求得着赦免与更新。这种祈求的态度，为我们在充满敌意的文化中与持敌对态度的人打交道树立了榜样。面对顽固的敌意时，我们应邀请反对者，与我们一同平等地站在基督十字架之下——在这里，我们都只是罪人，需仰赖基督宝血中所显明的上帝恩典。例如，婚姻和谐由此得着，婚姻纷争由此和解，正是在这样的层面：通过彼此认罪并共同仰望赦罪之恩和好。同样，当基督徒在世人面前作见证时，我们不应仅仅宣告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更要彰显基督宝血中上帝所预备的洁净之恩，以至于即使是我们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可能藉着这恩典得蒙赦免，与上帝和好。

大卫在发出这一呼吁时警告了与恶人为伍的危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撒上 26:19）。我们既藉着基督的血与上帝和好，若要持续蒙受上帝平安的祝福，就必须远离恶人的计谋。

如同他们先前的会面一样，扫罗以肤浅的悔改回应大卫的恳求：“我有罪了，”他承认道，“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撒上 26:21）。有人主张基督徒不仅要饶恕，还须凭此类承诺立即重建信任。但大卫更为清醒：扫罗的认罪缺了什么？没有归向上帝的行动，也就没有能遏制罪性腐蚀的生命更新。此刻扫罗因大卫饶他性命而欣喜，但这种善意缺乏持久的力量。扫罗正是今日那些为罪的后

果哀伤却不为罪性痛悔之人的写照：他们口称懊悔，却不肯以真信心归向上帝，彻底对付内心邪恶。扫罗若真心悔改，本应表现为决意前往耶和华的祭坛，在那里在上帝面前处理自己的大罪，之后才向受伤害的仆人以善行表明诚意。

大卫看透扫罗言语的虚伪，这或许从他立刻提及手中恶名昭彰的武器可见一斑："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撒上 26:22 ）。若扫罗真心悔改，本该求大卫留下，甚至毁掉这象征他罪恶的兵器。大卫只能将此事交托在上帝手中，提醒扫罗种什么收什么："耶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26:23 ）。大卫因信实顺服上帝的话语，所得的回报并非脱离扫罗的恶意追逼，而是在上帝面前无愧的良心，以及对上帝必伸冤的坚定信心。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当以此为目标：在个人与公共的一切争战领域中，以和平方式自守，拒绝虚假悔改带来的伪平安，持续等候公义与恩典并施的上帝。

当我们继续研读撒母耳记上时，很快会看到上帝的公义如何追讨并击倒悖逆的扫罗。对大卫而言，当那日回想起来，有一件事可算作令人感慨的恩典：因他以公义且仁慈的态度对待扫罗，他从扫罗口中听到的最后几句话，竟是为自己辩白、认可自己的话："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撒上 26:25 ）

公义君王

1685 年 5 月 11 日，就在玛格丽特 · 威尔逊溺毙于索尔威湾的同一天，十七岁的安德鲁 · 希斯洛普站在王室行刑队前。他的罪名是协助母亲庇护宗教异议者，并拒绝宣誓认可世俗君王是自己灵

魂的主宰。当枪械装填完毕，安德鲁被要求蒙住脸。这位年轻的信徒怀着与大卫面对扫罗时同样的对上帝的信心，拒绝了这一要求。“我敢直面你们，”他答道，“我所行之事无愧于心。但到那日，当你们要依这圣经上所写的受审判时，你们又该如何面对呢？”火枪齐鸣，子弹将安德鲁的身体击倒在地，他的双手仍向行凶者们高举着上帝的话语（即圣经）。[5]

大卫已领悟到，若要作为侍奉耶和华的真君王，就必须立志成为公义的君王：信靠主，等候上帝的时机，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在往后的岁月里，大卫的功过参半，但以色列总体上仍在他的公义治理下繁荣兴盛。更重要的是，大卫预表了那位更伟大、真正公义的君王，他赢得了玛格丽特·威尔逊和安德鲁·希斯洛普至死不渝的忠诚，即便面对死亡威胁也绝不妥协。二人皆拒绝了这个罪恶疯狂世界的奴役，为要在天上真实公义君王的国度里得救。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提醒迫害者: 那公义审判之日终将临到每个罪人。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向另一群受苦的信徒传道时，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他写信提醒一群受迫害的犹太基督徒：有一位真实且公义的君王，我们可以安然将灵魂交托在他手中。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一位君王，他亲自为我们赢得了能在上帝审判宝座前站立得住的公义。希伯来书 1:8-9 宣告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引自诗 45:6-7）。虽然这世上的邪恶势力或许暂时得势，希伯来书1:11-12 接着宣告：“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引自诗 102:26-27）。

5. Smellie, Men of the Covenant, 386–87.

大卫与苏格兰殉道者们一样，渴望披戴基督的义袍，直面世间邪恶统治者的侮辱。他愿为那正义的国度献上生命，正如我们今日所当行的。他将如所有荣光中的殉道者所领悟的那样，明白他在诗篇 37:16-18 所写的真理：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

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39

越界之举

撒母耳记上 *27:1–28:2*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撒上 27:1）

在多年前，一个宣扬无神论的社团发布了一本小册子，揭露了圣经中多位英雄人物的败坏。在亚伯拉罕的画像下方，题词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懦夫，为保全自身性命，甘愿牺牲妻子的名节。小册子还列举了圣经提及此事的章节，又引用了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上帝的朋友”的经文，随即质问：“什么样的上帝，会与如此卑劣之人为友？”雅各的画像下方，先是摘录了圣经中对他“说谎、欺诈”的描述，同时也提到上帝立他为自己子民以色列的族长的史实，进而发难：“一位宣称自己是‘雅各的上帝’的神，其品性究竟如何？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接着小册子提醒读者，摩西曾是杀人犯，却被上帝拣选，将律法带给世人。而大卫最为恶劣 —— 他引诱拔示巴，又谋害其丈夫以掩盖罪

行，此人竟是“ 合神心意的人 ”。究竟是怎样的上帝，竟会如此称许这般罪人？又为何有人愿侍奉这样的上帝？

作为基督徒以及作为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的追随者，我们该如何回应这番指控？首先要承认的是，这份无神论小册子所言句句属实。除耶稣基督外，圣经中的英雄人物尽是恶棍罪犯、律法破坏者和彻头彻尾的罪人，这非但不是谬误，反而是个辉煌的真理。正因如此，圣经才彰显其诚实；其他宗教典籍从不敢像圣经那样直陈其英雄人物的软弱与罪孽，因为圣经所信靠的，从来不是人，而是上帝。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帝确实拯救了这些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儿女与仆人。保罗写道：上帝“称罪人为义”（罗 4:5）。至少在这点上，我们与无神论者达成共识。区别在于：我们视此为上帝的荣耀，而非他的羞耻。既然我们与圣经人物同为罪人，上帝拯救罪人这一事实反而赢得我们的敬爱，而非招致轻蔑。

离开以色列

在圣经对大卫生平与统治的漫长记述中，众多事件显明了他对上帝赦免之恩与怜悯的需要。其中最突出的或许是他与拔示巴犯罪的记载（撒下 11 章）。但另一段鲜明展现大卫肉体软弱的章节是撒母耳记上 27 章。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显明他在权势鼎盛时的软弱，而本章则揭示他在焦虑患难中的软弱。解经家们几乎一致严厉谴责大卫的决定 —— 为躲避扫罗王而投奔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

反对大卫行为的论点集中在他突然对上帝应许失去信心的表现上。这一点既体现在他逃离以色列的事实上，也反映在他选择的逃亡地点上。正如大卫缺乏信心时的典型表现，关于他行动的记载突兀而简短：“ 大卫心里说：‘ 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

投奔迦特王玛俄的儿子亚吉去了”（撒上 27:1-2）。

大卫逃离以色列，因为他已说服自己“扫罗手”即将得逞夺取他的性命。这一判断令人惊异，他近期明明屡次见证扫罗的手在上帝的保护面前无能为力。在第 23 章，扫罗正要伸手捉拿大卫时，非利士人的突袭分散了他的兵力（撒上 23:27-28）。第 24 章中，当扫罗追捕大卫时，上帝将他交在大卫手中（隐基底洞事件）。更近些时候，上帝使扫罗全军陷入沉睡，让大卫能潜入营地取走扫罗的枪。这一切都确证扫罗无力阻挠上帝立大卫为王的应许。亚比该劝阻大卫杀害其夫拿八时，更明言这是共识：“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25:29）。那么，大卫此刻何以断言“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27:1）？本章开篇即言“大卫心里说”。大卫以不信的言语劝慰己心，难怪他的心不以信心回应，反显愚昧与不信。

大卫的不信表现在他逃离以色列的举动上，但他的愚昧更在于重返敌城迦特。大卫曾在扫罗迫害初期逃往该地，结果几乎酿成大祸（撒上 21:10-15）。当时他靠装疯才从非利士人的恶意中脱身。如今大卫怎会认为在这不敬虔之地能找到安全？A. W. 平克将大卫的愚行归因于每个信徒都会经历的不信倾向：“唉！当不信支配我们时，上帝就被遗忘，心中满是对‘得解脱’和‘自身安逸’的执念；除非神圣恩典介入，否则我们总会用属世手段从错误方向寻求解脱。大卫正是如此：他带着部下投奔迦特王亚吉。”[1]

对大卫此举的评判固然无可辩驳，但我们仍应倾听大卫的解释。当他说自己会死在扫罗手中时，其中一层含义是：据他判断，纵使扫罗偶有悔意与克制承诺，这位君王终不会停止追杀。这一

1. A. W. Pink, A Life of David,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1:183.

判断完全准确。因此，以色列境内没有一处能让大卫安全栖身之所。他近期重返西弗， 一个当地人曾背叛过他的地方（他们立刻再次背叛），表明以色列境内能为大卫这样庞大的队伍提供的合适避难所并不多。第 25 章中大卫与拿八的紧张遭遇表明，当大卫及其追随者在境内逃亡时，他们面临的物资需求难以轻易满足。第 3 节指出，除了部下妻儿的福祉外，大卫还挂念着自己的妻子亚希暖和亚比该的安危，因此受他庇护的总人数可能接近两千。大卫怎能继续让自己妻子和士兵家眷承受这般匮乏与危险？更不用说所有这些压力对大卫神经的持续折磨。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评论道：“被扫罗追捕、追踪、攻击；遭人背信弃义地出卖；经历惊心动魄的逃脱（如 23:24-29 ）和执行大胆的突袭（如 24, 26 章） ——整整九章的高压叙事。这些素材能拍出精彩电影，却会让真实人物付出惨重代价。”[2]

在此我们得见一个鉴戒：人总惯于轻率地用属灵标准苛责他人，却无视其真实困境。面对圣经人物时，我们往往对其困境给出肤浅解答。比如对于大卫，我们可能会说： 若他信靠上帝，就该无视扫罗的威胁，因有上帝应许的看顾。 如今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看待现实处境。当一位牧师面临不属灵且世俗的会众反对与批评时，我们说： 他只需继续遵行圣经教导。 这话固然正确，但我们很少考虑他的妻子儿女承受的社会排斥，以及他每日在冲突、诽谤与批评中消耗心力的疲惫状态。再比如，一位基督徒妻子每日遭受丈夫的情感折磨、尖刻指责与粗暴对待时，我们固然可以说: 她需要信靠上帝并持守婚约 ，但也当思量这种情感环境对她心灵造成的创伤。

2.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224–25.

局内人的处境何等不同！人在试炼中看待自己的妥协与失败，总比评判他人时宽容得多。

大卫若回应批评者，必会指出：审慎与信心并不相悖。那位应许他拯救的上帝，也将众多性命托付他守护。大卫的职责要求他采取明智措施规避危险：信靠上帝并不意味着要信靠扫罗，将自己交托给君王虚无的仁慈；信靠上帝的应许也未免除大卫为部众寻找合适根据地的责任。耶稣本人面对法利赛人威胁时也展现了审慎的典范，表明信心无需沦为自杀式的狂热。在约翰福音 7 章，耶稣因“犹太人想要杀他”（约 7:1）而延迟上耶路撒冷过住棚节。纵使深知上帝的看顾，耶稣未入明摆的陷阱，也无人会质疑其信心。即便信靠上帝的应许，大卫仍须应对扫罗无止境的恶意，他对上帝的责任，更要求他为追随者寻求安身之所。

大卫的榜样警示基督徒不要沉溺于感情用事的愚昧之举。一位基督徒母亲可能需要采取审慎措施，保护子女免受暴戾丈夫伤害。宣教领袖们会发现，考量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危险是明智之举。教会领袖应当谨慎审视其他渴望建立合作关系的教会或事工机构的教义标准。虽然对基督的信仰会激励他的仆人们以无畏之心面对世俗威胁，但受托照管他人生命与事工资源者，理当慎思明辨，尽守护之责。

界限的逾越

那么，对大卫应当持何种态度：批评还是同情？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合理的。但最终，大卫与以色列的敌人，不敬畏上帝的非利士人结盟，越过了绝不该逾越的界限。第 2 节的措辞似乎承认了这一点：“大卫起身……投奔”（撒上 27:2）。约翰 · 伍德豪斯指出：“那日大卫逾越的不只是地理疆界，更是立场边界：他‘投

奔了敌方。”[3]我们可以理解他需要为族人寻找安全庇护所的迫切，以及远离危险、安睡一夜的渴望。在扫罗统治下的以色列，要找到这样的地方何其艰难。然而有些地方是大卫一旦涉足便会背弃信仰的，非利士地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翻遍圣经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外寻求救赎，向不敬上帝者求援，还能不陷入罪恶与不信之诅咒。亚伯拉罕逃往埃及时，迅速堕入罪孽与险境（创 12:10-20 ）；罗得带家人前往所多玛导致家族覆灭（创 13:10-13 ），拿俄米的丈夫在饥荒时举家迁往摩押亦然（路 1:2-3 ）。雅各众子虽因兄弟约瑟所建的埃及皇家粮仓获得食物，但寄居埃及很快沦为奴隶（出 1:8-14 ）。鉴于这些圣经例证，我们无法期待大卫逃离以色列投奔非利士会带来祝福。[4]

对于我之前提到的那位饱受困扰的牧师，同样如此：我们纵然深切同情，他仍不可在会众面前妥协，尤其是涉及圣经教导纯正性之时。情感上饱受折磨的妻子或失望的丈夫亦是如此。采取审慎措施改善或管理一段痛苦的关系是一回事，但若在另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爱中寻求慰藉，或追求不符合圣经的离婚，便是越界进入了违背上帝话语的不顺服。当大卫离开以色列前往迦特时，他越过了忠诚的界限，无法避免其行为带来的有害后果。当我们违背神圣誓言，或触犯上帝话语的明确诫命时，我们便越过了审慎与罪恶愚昧之间的界限，不再信靠主。

若我们为大卫此番失信之举惊诧，便当醒悟：其实这段经历与他此前多次展现的模式相符。我们未曾读到他为求智慧而向上帝祷告，未曾见他查考上帝的话语，也未见其寻求敬虔友人的建议。敬虔与罪恶之间的较量通常直截了当且始终如一。上帝已设立恩典之道来坚固他子民的信心。当我们忽视这些恩典途径——圣言、祷告

3.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500.

4. 当耶稣的父母遵照上帝之命逃往埃及时，他们去的投奔的是当地的犹太流亡群体，而非异教统治者（太 2:13-15 ）。

与聚会敬拜——信心便衰微，犯罪与愚昧的倾向便滋长。大卫这样一位属灵伟人的失败榜样向我们证明：尤其在经受试炼时，基督徒必须紧握圣经，以热切祷告亲近上帝，并格外忠于在上帝子民当中对上帝的敬拜。以赛亚曾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赛 40:31）。惊慌中，大卫不再等候上帝设定的拯救时机，反而踏上一条只会招致祸患的不信之路。

大卫在洗革拉

固然大卫前次到访迦特几乎招致灾祸（撒上21:11），但时移势易：昔日非利士人只知他是击杀己族勇士的仇敌，如今他却是以色列王扫罗追剿的著名逃犯。此外，大卫此次带着一支强悍的战斗队伍投奔亚吉以增强其军力。或许基于这些原因，大卫在迦特受到欢迎，而他定居在歌利亚故乡的举措立即达到了预期效果：“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迦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27:4）。大卫终于成功摆脱了扫罗的追捕 —— 但代价是什么？

大卫立即要求他的队伍拥有自己的城镇，而非继续留在迦特城。这一安排似乎对双方都适宜。亚吉王显然不愿让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驻扎在自家门前，也不愿承担供养这么多人的义务。而大卫也能在远离官方视线的地方更自由地推行自己的计划。洗革拉城被赐予大卫，该城可能位于犹大南部沙漠附近，在此大卫既能独立于亚吉的管辖，又能躲避扫罗的追捕。事实上，洗革拉原是约书亚分配土地时划给犹大支派的城镇（书15:31），却从未被攻取。凭借智谋，大卫为以色列取得了这片合法领土，第 6 节记载：“因此洗革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

从大卫及其部属寄居非利士地洗革拉的十六个月中，可提炼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大卫在处理极其微妙处境时所展现的智

慧。表面上看，他投靠了非利士人，这一行为实则让他在以色列的声誉面临扫地的风险。而事实上，亚吉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撒母耳记上 27:12 记载：“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作我的仆人了。’”这正是大卫希望亚吉产生的想法。然而，大卫并未如他告诉亚吉的那样在攻打以色列（撒上 27:10），而是对以色列周边长期以来的敌人发动战争：“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书珥直到埃及”（27:8）。若我们好奇大卫如何能长期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欺瞒，答案见于第 9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吉。”

突袭战是大卫的专长，他在歼灭敌人和掩盖行踪两方面都极为高效。大卫在洗革拉的准则，活脱脱像是出自一部老式西部片：“死人不会告密。”通过系统性的种族灭绝，他巧妙地实现了三重目标：壮大部族势力、赢得亚吉王的赏识，同时避免对祖国以色列的正式背叛。表面看来，他的谋略大获成功。但所付代价，远非受害者的身份那般易于隐藏。戈登·凯德里写道：“大卫才华横溢且战果累累，但他在过程中屠戮了整个族群，并对亚吉满口谎言。他将原则遗弃在犹大山地，将自己逼入绝境，唯有依靠欺骗与冷酷才能苟活。”[5]

从更积极的层面看，大卫确为上帝子民的事业尽心竭力，践行上帝命以色列攻取应许之地的古老呼召。大卫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他被不公正地流放，仍竭尽全力推进上帝的事工与以色列的福祉。此外，若我们对其嗜血手段感到不适，他或许会指出这种大规模屠杀本就是古代战争的常态。更何况这些被灭尽的都是受上帝审判咒诅的邪恶国度 —— 大卫实际上是在履行圣战使命，而扫罗正是因未能遵行这一使命，才遭到了上帝的惩罚。当初耶和华曾命

5.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51–52.

令扫罗：“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撒上 15:2-3）。因此，罗伯特·伯根认为大卫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值得称颂：“大卫善用流亡时光，重启以色列征服迦南的伟业……他遵行律法中的战事条例，因而昌盛”[6]

尽管这一评价可能包含部分真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卫当时已惯于欺诈，从而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虽然亚吉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但大卫既接受其庇护，理应对他保持忠诚。此外，尽管大卫袭击的对象确实是那些被上帝定为当灭的民族，但经文明确指出，他的杀戮行为并非为了荣耀和侍奉上帝，而是为了确保无人存活以向非利士首领揭穿他的谎言（撒上 27:11）。

对这些事件的公允解读显示，大卫的行为中既包含着信心的一面，也掺杂着不合上帝心意的妥协。若要为他的行为寻找唯一“合理”的辩解，只能诉诸“目的正当即手段正当”的逻辑。然而，这绝非大卫在诗篇中所宣扬的伦理准则。前一次离开迦特后，大卫曾写道：“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 34:13-14）。这显然不是他在洗革拉寄居时的座右铭！大卫让我们看到，寻求耶和华的拯救与凭诡计谋取自救是何等天壤之别。无怪乎在大卫寄居非利士的整个时期，我们读不到任何关于祷告、敬拜、祭司事工或上帝话语的记载。在仓皇自救的过程中，大卫妥协了自己早年恪守的价值观，这样的榜样在他日后登基时绝不可能真正造福子民。

大卫在洗革拉时期的第三个主题与此情景相符。尽管大卫手段狡猾，却无法掌控自己欺骗行为所引发的意外后果。第 27 章以亚吉完全被大卫的欺骗所蒙蔽作结。然而，第 28 章开篇便出现了大卫从未预料到的惊人后果：“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

6.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261–62.

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撒上 28:1）。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当时急于寻找托词，他尽可能含糊地回答：“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说：“这样，我立你永远作我的护卫长”（28:2）。这使大卫陷入比躲避扫罗王时更艰难的境地——他成功让非利士人相信了自己的忠诚，以至于他们的王竟愿意让大卫参与攻打以色列，而大卫从不愿伤害自己的同胞。对此最恰当的回应莫过于那句告诫孩子不要撒谎的谚语：“欺瞒之初罗网织，作茧自缚终有时！”

对你的心说话

从大卫因不信而越界逃往非利士的愚昧，以及由此编织的欺骗与妥协之网中，我们至少能汲取三个重要教训。第一个教训可从 27 章开篇的话切入：“大卫心里说。”我们每日的信心或不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心培育的念头和自我灌输的话语。由此观之，大卫在 27 章的堕落可追溯至前一章他对扫罗说的话，这些话暴露了他脑海中翻腾的念头。“因为他现今赶逐我”，大卫抱怨道，“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撒上26:19）大卫一直自怜自艾，对在以色列遭遇的不公心怀怨恨，这些滋长的念头最终通过行动显明出来。

一方面，每日依靠圣经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专注于研读圣经与祷告的目的，即让我们的思想建立在真实且造就人的根基之上，并借此保守我们远离罪恶与谬误。大卫的诗篇为“向自己的心宣讲真理”这一属灵操练树立了榜样，正如诗篇42:5所示：“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在诗篇 73 篇中，亚萨讲述了类似的经历。当时，他因看见那些邪恶、不信的人竟得享

不义之财、活得安逸快乐而心生苦毒，心也渐渐刚硬。但随后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诗 73:17-18）。换言之，一旦他回到上帝的殿中，将自己置于圣言的牧养之下，亚萨便开始清晰地思考恶人的审判与信靠上帝之人的救恩。这种对心思与内心的掌控，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更新的信心，使他在主面前以正直行走。如同诗篇 42 篇中的大卫，我们必须确保向自己传讲福音真理：铭记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赐我们永生，以此显明他对我们的爱。此外，像诗篇 73 篇中的亚萨一样，我们必须定期参加教会的敬拜，以免不信、恐惧和怨恨的阴暗丝线在我们的心中编织成一团乱麻。

其次，大卫逃往非利士地的计划或许可参照箴言14:12 来评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理解大卫因长期压力和疲惫所导致的行动，以及他对众多追随者及其家庭所负的责任重担。不难想象，这一狡诈策略对他极具吸引力，尤其在初期成功摆脱扫罗追捕时。但根据他自己一时兴起的聪明，大卫越过了界限，使整个未来陷入极度危险。尽管数月来成功欺骗亚吉，大卫最终却卷入非利士先锋军入侵以色列的行动中。

从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唯有顺服上帝话语中的训诫与命令，才能得着真正的智慧。大卫本应效法另一句箴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归根结底，拯救自己并非我们的责任；正如约拿在大鱼腹中所悟：“救恩出于耶和华”（拿 2:9）。箴言并非要我们抛弃自己的理解力，而是告诫不可倚靠这理解力。我们永远该倚靠的是上帝。若以主为我们的救恩，就能更轻松地持守行走在他话语正道中的智慧。

最后，大卫因惧怕而逃离以色列，这一行为本身是愚昧的，原因就在于旧约所教导的“救恩地理”原则。一旦上帝将他的子民安置在应许之地，救恩便始终且唯独能在这片土地上寻得。多年后，大卫将

取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其子所罗门将在锡安山上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唯有来到主神圣居所的人才能得救。这一切都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降临：上帝藉着他住在子民中间。如今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徒 4:12 ）。当危机来临时，如果我们另寻其他救赎之道；或为走自己的路而拒绝顺服基督的教导； 又或是离开基督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那么我们将面临比当年大卫逃往迦特更严重的后果：与上帝永远隔绝。这远比大卫逃往迦特所面临的危险更甚。无论生命中遭遇何种境遇 —— 迫害、苦难、不公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 我们都必须持守在耶稣基督里，信靠这唯一的救主,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并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的使命不是在生命中自谋救赎，而是奔向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救恩，在万事上紧紧倚靠他。

只要我们常在基督里，就能确信上帝终将拯救我们，他也会按他的旨意一路保护我们。不健康的婚姻、事业上的失意、文化潮流中不敬虔的变化……这些不过是对我们幸福常见的几种威胁，或许会带来焦虑与苦恼。但藉着持守信心常在基督里，如同大卫本该留在以色列一样，我们必能确信自己会迎来那伟大的日子：届时上帝所有的子民都将进入救恩的完满荣耀中。既然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将要与基督同享的荣耀基业上，我们便如此歌唱：

甜美蒙福之乡，上帝选民的家园！
渴慕之心期盼的甜美蒙福之乡！
耶稣啊，求你以怜悯领我们到那安息美地；
我们与天父上帝并圣灵，永享福乐。[7]

7. Bernard of Cluny, “Jerusalem the Golden” (12th c.)

40

灵魂的黑夜

撒母耳记上 *28:3–25*

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与别人，就是大卫。"

撒母耳记上 28:16—17

在基督教某些神秘主义流派中，存在一种被称为"灵魂的黑夜"的现象。该术语由 16 世纪罗马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的约翰首创，他曾就此主题创作著名诗篇与论述。"灵魂的黑夜"描述人经历一夜或更长时间灵性煎熬的体验，这种煎熬通常随后会被上帝的祝福与平安所取代。德蕾莎修女以数十年服务加尔各答孤儿闻名，其逝世后公开的回忆录揭示她自 1950 年起直至 1997 年离世，持续经历着灵性挣扎的黑夜。"沉默与空虚如此巨大，"她写道，"我睁眼却看不见，侧耳却听不着。"[1] 特蕾莎修女在记录中提及，正是这种未得缓解的灵性挣扎为

1. 引自 David van Biema，"Mother Teresa's Crisis of Faith," Time, Aug. 23, 2007,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655415,00.html.

特蕾莎修女在记录中提及，正是这种未得缓解的灵性挣扎为动力，反而激发了她推动自己追求成就、践行善举。

撒母耳记上第 28 章揭示了以色列王扫罗经历的一个更为短暂却致命的黑暗之夜，他在其中未得救赎，刚硬的灵魂也未结出善行。扫罗这场心灵的黑夜，是他死后将面临的更漫长、无尽黑暗的序幕 ——这一切皆源于他那刚硬的不信之心与未得赦免的罪孽。

不发一语

在准备叙述扫罗的黑暗之夜前，第 28 章首先告知我们先知撒母耳的死讯：“ 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 ”（第 3 节）。正是撒母耳曾膏立扫罗作以色列的王，并为他传递耶和华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撒母耳去世前早已停止，但这位伟大士师兼先知的离世，更让扫罗与上帝的疏离显得无可挽回。

其次，我们得知扫罗先前 “ 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 ”（撒上 28:3 ）。这是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因他曾宣告说：“ 你们中间不可有 …… 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申 18:10-11 ）。正是因这些邪术 “ 为耶和华所憎恶 ”，上帝才审判迦南人（ 18:12 ）。

这两个事实的重要性，体现在非利士人集结大军准备入侵以色列时，扫罗突然迫切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一情境中。扫罗在基利波聚集军队应敌时，“ 就惧怕，心中发颤 ”（撒上 28:5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扫罗灵魂的真实光景——他面临的是非利士人势不可挡的大军，他却毫无能让自己鼓起勇气的信心。不远处，巴拉曾率领临时召集的民兵击溃了迦南人的军队（士 4 章）；多年前，基甸的一小支队伍也在此推翻了米甸人的大军（士 7 章）。然而扫罗仍深陷属灵与道德黑暗带来的不信之中。直到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从耶和华那里得着一句有盼望的话语，这种觉醒似乎已多年未有了。

如果扫罗的第一个难题是非利士人的入侵，那么他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当他呼求时，上帝拒绝回应他：“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藉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撒上 28:6）。这些是当时上帝通常用来与他的仆人沟通的三种方式，但扫罗一样都得不到。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乌陵，那是大祭司以弗得中所藏的签，藉此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问题在于扫罗已经杀尽了所有的祭司，除了亚比亚他，他带着以弗得逃到了大卫那里。（大约在同一时期，大卫却成功地藉着乌陵向上帝求问，从主那里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引；见撒上 30:7-8。）有可能扫罗任命了自己的大祭司，并另造了一个乌陵，但上帝拒绝认可扫罗自私自利的宗教行为。此前他既因悖逆遭撒母耳弃绝，又残忍杀害耶和华的圣洁祭司，此刻上帝以沉默拒绝回应，这沉默对扫罗而言必定震耳欲聋。

鉴于圣经屡次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必蒙垂听，上帝此次拒绝回应扫罗，引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先知约珥不是曾宣告（使徒保罗也引述）“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吗（珥 2:32；罗10:13）？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虽然扫罗形式上向主发出了呼求，他的心却从未向悔改与真信仰敞开分毫。日后以色列最邪恶的君王亚哈和玛拿西，都曾因微小的真实悔意获得上帝的怜悯（王上21:29；代下33:12-13）。为何扫罗不能？答案见于历代志上10:14：“（扫罗）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扫罗寻求慰藉而非指引，他刚硬的心遭遇了上帝毫不妥协的拒绝。

因此，扫罗成了背道之险恶后果的可怕警示。背道者并非真正信靠基督而后堕落之人，而是自称信徒、外表属于信仰群体却未以真实信心归向主，反而在罪中使自己的心刚硬的人。最终结局不仅是不信，更是良心麻木、心肠刚硬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参见来 6:4-6）

威廉·布莱基如此描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扫罗的困境：

> 扫罗已丧失那能拯救他和他的子民的属灵操练能力。这是纵容罪恶带来的最可怕后果！它使痛悔的泉源干涸，不再涌流；它使膝盖僵硬，无法弯曲；它使声音麻痹，再也无法呼求；它蒙蔽双眼，看不见救主。[2]

在灵魂的黑夜中，扫罗通过外在的敬虔动作，意图操控上帝，获取帮助。但耶和华的耳只向心灵破碎、灵里痛悔的人敞开。刚硬心肠抗拒主和他的话语，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最终，背道者的时间耗尽，连悔改的机会也消逝了。扫罗如此，后来的以色列全家也是如此——那时上帝会说："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耶 11:14）布莱基评论道："在那黑暗时刻，一滴真诚悔改的眼泪该是何等无价！它能拯救数千以色列人免于流血而死，能拯救国家免遭战败与羞辱。"[3]

扫罗的顽固不化在回应上帝的沉默时显露无遗："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她。' 臣仆说：'在隐多珥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撒上 28:7）。此前，扫罗曾正确地下令禁止交鬼和行巫术者，即那些向死人求问的人，但这一禁令显然未能奏效，这似乎印证了扫罗在国中缺乏属灵权柄。如今，他转向这些交鬼术士，试图从死人那里寻求能替代永生上帝的声音，更证实了他属灵生命的枯竭。

或许因交鬼者开始惧怕他，又或许因他对上帝的畏惧而良心不安，扫罗竟乔装改扮前往隐多珥，那里住着一个以能与死人交谈闻名的妇人。抵达后，扫罗请求她："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

2.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406.

3. 同上，第 407 页。

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撒上 28:8 ）。这位被称为 “ 隐多珥女巫 ”的妇人恐惧地回应：“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 使我死呢？” （ 28:9 ）。令人惊异的是，扫罗竟以以色列的上帝 —— 耶和华的名起誓安慰那妇人：“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 ”（ 28:10 ）。这再次显明扫罗灵性的刚硬：他一面违背上帝的律法，一面以耶和华的名起誓，要保护一个受上帝咒诅的术士！

得到这番保证后，妇人问扫罗：“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扫罗回答：“ 为我招撒母耳上来 ”（撒上 28:11 ）。这扭曲的情节又添一层荒谬。尽管扫罗既违背上帝的律法又打破自己的禁令，他寻求的却仍是上帝的仆人。扫罗深知也相信，唯有从那位他心刚硬对抗的上帝那里才能得救赎。既然上帝不再对扫罗说话，他便企图招来那曾蒙上帝启示话语的先知撒母耳之灵。这是何等可怕的境地啊：明知需要从上帝那里得真理，心却刚硬到无法亲自来到上帝面前！今日我们同样看到这种属灵的绝望：有人既不愿也不能向上帝祷告，却一味寻求信徒的代求。这样的人当如何行，才能直接得着上帝的怜悯？答案就是听从耶稣基督的呼召，将罪的重担带到他的十字架前，在那里得着信心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从而“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来 4:16 ）。

上帝的先知被招上来？

当扫罗确认要召唤的灵是撒母耳后，经文记载 “ 妇人看见撒母耳 ”，随即 “ 就大声呼叫 ”。此刻她意识到，眼前的委托人必是扫罗王无疑：“ 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 王问她看见了什么，她答道：“ 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 他是怎样的形状？” 扫罗急切追问。妇人说：“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 ”（撒上 28:12-14 ）。

这引出一个圣经解经家们观点分歧的问题：那妇人果真从坟墓里把撒母耳的灵招上来了吗？纵观教会历史，大多数释经者都否认

撒母耳确实被招上来。早期教会的一种流行观点是，那邪恶妇人召唤了撒旦以先知撒母耳的形象显现。德尔图良写道：“我们绝不可相信任何灵魂能被恶魔召唤，更遑论一位先知。”[4]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提出质疑：“信徒的灵魂既在上帝手中，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谁能相信他们竟会受制于魔鬼……？”[5] 约翰·加尔文补充道：“上帝绝不会允许他的先知遭受如此魔鬼般的召唤……仿佛魔鬼有权支配他所守护的圣徒的身体和灵魂。”[6] 基于此，路德断言所谓显现乃是撒旦的欺骗，而加尔文则怀疑这是扫罗和那可恶妇人内心的幻觉。

这种否认的问题在于，经文中有一些元素无法如此轻易地被摒弃。首先，不仅扫罗和妇人将那灵描述为撒母耳，受感而写的作者也认同这一点。第 15 节声明：“撒母耳对扫罗说。”此外，被召唤的灵以撒母耳生前给扫罗的相同信息回应他：“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与别人，就是大卫”（撒上 28:17）。若说这是心志昏昧的扫罗为求慰藉而臆想出的幻象，这些话语却绝非他所能杜撰；而若是撒但显现为要迷惑扫罗，更无理由说出这等真实预言。此外，那灵还发出一个应验的预言：“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28:19）。这从死人所在之地发言的灵，预期次日就要在同一地方与扫罗父子相见。

这是否意味着撒旦的仆役当真成功召出了一位先知，且是在上帝的救赎看顾中离世的先知的灵魂呢？如今大多数解经家的答案是：圣经似乎确实记载了撒母耳被召上来这件事，但此事绝不可能是借着那交鬼妇人的恶魔之力成就的。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

4. John R. Franke, ed.,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Old Testament vol. 4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321.

5. 转引自 Carl Friedrich Keil and Franz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10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2:544n1.

6. 同上，2:544–45 注 1。

撒母耳并非因那妇人的吩咐而来，而是出于上帝出人意料的旨意。这解释了为何那妇人看见他的灵时震惊地喊叫，她最初将其认作“神”：“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撒上 28:12）。这表明她平常交鬼活动实属欺诈，而她与扫罗同样震惊于竟真有亡者之灵显现。马太·亨利评论道：“上帝在此特殊时刻，允许一位已逝先知的灵魂作为来自天界的见证者降临，差遣他来印证其生前所传讲的话语。”[7] 卡尔·凯尔与弗朗茨·德里茨补充说，撒母耳的显现“具有如此震撼的特性，足以向交鬼妇人和君王证明上帝不会允许人违犯他的禁令而不受惩罚。”[8]

我们应当记得，撒母耳并非上帝已离世的仆人中最后一位以灵的形式在地上显现的。福音书记载，摩西和以利亚的灵曾与耶稣一同显现在变像山上（太 17:3）。这提醒我们，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其灵魂仍活在荣耀中。旧约的两位伟人 —— 摩西和以利亚 —— 显现是为与耶稣同庆福音，而当撒母耳在基督降临前向背道的扫罗显现时，他只带来了律法严厉的定罪。

亡者带来的讯息

前文已指出扫罗因刚硬背道之心而陷入无法与上帝相交的可悲光景。当扫罗听到撒母耳传达的信息时，这一可悲现实更被放大。扫罗以敬畏之礼迎接撒母耳的灵：“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上28:14）。马太亨利指出，扫罗此举是受那交鬼妇人的指使，讽刺的是这位不肯顺服上帝话语的王，却如此乐意听从交鬼妇人的指令。[9] 这提醒我们：那些拒绝以信心侍奉耶和华的人，终难逃脱撒旦残酷的辖制。

7. 引自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72.

8. Keil and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2:546.

9.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1992), 2:337.

撒母耳对扫罗说话，质问道：“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藉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上28:15）。撒母耳倍感诧异：既然已被耶和华离弃，扫罗怎能指望通过自己得到上帝的话语？于是先知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28:16）。撒母耳终究是耶和华的仆人，自然不会为上帝的敌人提供任何帮助。

扫罗在此象征着每一个背弃上帝屡次呼召的人，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福音，继而刚硬心肠对抗上帝的全部话语，最终迎来公义的上帝不再愿以恩典之言对其说话的日子。这类人在世时觉得侍奉上帝的念头令人厌烦，只渴望摆脱上帝及其话语。然而他们很少思考：最可怕的莫过于上帝成全他们的愿望。若你是这样的人，倘若上帝将他的一切影响从你生命中撤除，如同你在骄傲与罪恶欲望中离弃他那般离弃你，你会遭遇什么？布莱基警告道：“罪人啊，若你的愿望真被成全，你必会诅咒自己开口许愿的那一日！当卑劣的欲望升至无法控制的权位，当你所爱之人无可救药地堕落，当你发现自己失去喜乐、无助无望，当你试图悔改却不能悔改，当你试图祷告却不能祷告，当你试图洁净却不能洁净——那时你将何等痛感上帝已离你而去！”他由此反思总结：“人啊，切莫轻忽你与上帝的关系。”[10]

扫罗进一步认识到，那位拒绝赐福于他的上帝，也正在倾覆他的王权。撒母耳继续告知扫罗，实际上正是耶和华将非利士大军引至他的门前：“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与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力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撒上

10. Blaikie, First Samuel, 411–12.

28:17-18）。这里指的是扫罗在 15 章中对上帝话语的悖逆，当时耶和华命令这位王灭绝他的仇敌亚玛力人。扫罗轻忽了上帝的命令，但上帝却视这些命令为至关重要之事。扫罗以为自己的罪可以轻易抹去，但上帝却认定这是对至高主权的大逆不道。当日的扫罗不肯听从上帝，如今上帝也不再对他说话，唯剩那迟延已久的审判终将临到。这藐视耶和华话语的扫罗，终将面对非利士人进攻的呐喊。

科尼利厄斯 · 瑞恩在其关于二战最后几周柏林陷落的震撼记述中，提到宣传部长约瑟夫 · 戈培尔给阿道夫 · 希特勒打的一通电话。西线美军已渡过莱茵河向柏林疾进，东线苏联红军正击穿德军薄如蝉翼的防线。然而戈培尔却向元首呈报“喜讯” —— 他此前曾向希特勒转述占星预言：四月初德国将遭受重创，但下半月将迎来压倒性胜利。此刻最新消息似乎印证了星象所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刚刚去世。但这占卜何其荒谬！希特勒与戈培尔全然不知，他们罪恶的愚行必将招致彻底毁灭。当月结束前，戈培尔星象预言的胜利并未降临，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次日戈培尔随之殒命[11]。无论星像或其他偶像崇拜迷信如何蛊惑，罪恶的必然结局永远是圣洁上帝的审判。

撒母耳不仅首先提醒扫罗上帝已离弃他、不再回应他，其次宣告上帝正降下审判，最后更以第三条信息作结：上帝定意将扫罗交于死亡之刑。撒母耳最后宣告：“ 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撒上 28:19 ）。

这便是上帝离弃之人所面临的终极灾祸。人离弃上帝时，只愿上帝任凭他随心所欲；但当上帝离弃人时，便会宣判他承受死亡的刑罚（罗6:23）。有罪的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也反抗了上帝的主权

11. Cornelius Ryan, The Last Battle, cited in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232–33.

统治。若上帝要持守他的公义、尊荣与主权，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耶稣在十锭银子的比喻中所预言的：当这位掌权的主再来之时，他必颁布审判与死亡的谕令：“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路 19:27 ）。

若我们认为这是上帝公义与忿怒的可怖景象，切莫忘记他曾借独生子牺牲的血所赐下却被轻蔑拒绝的恩典。凡听闻却拒绝基督宝血赎罪福音的人，所受的审判将不仅因悖逆神圣权柄，更因藐视救赎之恩。从扫罗的困境中得出的应用既迫切又坚决：“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 55:6-7 ）。

恐惧与憎恶

扫罗已彻底丧失悔改的可能，只能在这灵魂最后的黑夜中饱受恐惧与憎恶的折磨。他“ 猛然仆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撒上 28:20 ）。对这位君王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一天，他昼夜未进饮食。妇人见扫罗这般光景，便上前温言相劝。她既已遵从扫罗的命令，如今扫罗也该听从她的劝告：“‘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 我不吃。’ 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 28:22-23 ）。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并听见死去的撒母耳之灵的预言后，境况更是雪上加霜。他不仅要面对非利士人压境的危局，更可怕的是那被上帝离弃、等候审判与死亡的黑暗阴影。

此刻，我们想起了大卫和他经历的诸多磨难。大卫多年来被扫罗追逼，如今已逃离以色列，在非利士人中寻求庇护。但大卫凭着信心，依然保有与上帝相交、蒙受恩典的管道。那真正带来神圣启

示的乌陵已从扫罗转至大卫手中，使他能藉着寻求耶和华的光照，从愚妄中回转归正，正如我们这些拥有圣经的人，也能藉着上帝的话语重新得力。

鉴于扫罗深陷罪中幽暗的处境，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敦促基督徒在此背景下反思自身的景况。

> 你可能因工作疲惫不堪。事实上，雇主或许待你不公……或许你失去了健康，或家庭问题接踵而至。但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比这些更可怕——你可知道，当你在失败中仍能通往施恩宝座，在祷告中得见上帝慈颜的微笑，这是何等安慰？你可曾明白，你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比起那哀叹“上帝已离弃我”之人，远非真正的悲剧？[12]

正如在危难时刻意识到自己被上帝离弃是最大的痛苦，同样，记念上帝向凭信心呼求他的人施予恩惠的帮助，便是最大的安慰。让我们呼求耶稣，坚信他对所有凭单纯信心归于他之人的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来13:5-6，引书 1:5；诗118:6）

由于得不到耶和华的丝毫安慰，扫罗只能沉溺于自己所能寻得的消遣。或许那交鬼的妇人明白撒母耳预言灾祸的话意味着什么，便准备了一顿配得上君王的最后一餐：“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抟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撒上 28:24-25）或许扫罗能暂时忘却清晨等待他的命运，以及死后永恒的结局，正如不信之人总想摆脱灵魂深处的不安那样。这是扫罗最后的晚餐，当他在世上经历自己灵魂的黑夜的最后一晚，陪伴他的只有仆人和一个被咒诅的交鬼妇人！

走出黑暗

思想扫罗时，我们想起另一个最后的晚餐 —— 耶稣基督在被捕那夜，与门徒在楼上聚集。扫罗令人想起其中一位门徒：他虽享有亲

12. Davis, 1 Samuel, 239.

近救主的特权，内心却早已离弃耶稣。约翰如此描述加略人犹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13:30）使徒不仅是在记录时间，更是在揭示犹大灵魂的状态及其因不信而转向的命运。如同扫罗，犹大怀揣一颗黑暗之心。耶稣关于犹大的话，适用于所有从他的光明转向罪恶黑暗与扫罗式自我统治之人：“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26:24）

晚餐后，耶稣自己也将步入黑暗。如同扫罗，他头上悬着预言中的死亡诅咒。这位完全公义的人子，人生每一刻都完美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大卫的子孙（其品格与扫罗的差异之大，甚至远超大卫与扫罗的不同）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罪而死。马可记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15:33-34）当上帝之子准备在罪孽诅咒的黑暗中受死时，扫罗对撒母耳说的话同样适用于他：“神也离开我，不再藉先知或梦回答我。”（撒上28:15）

然而，扫罗身处自身罪孽的黑暗与耶稣背负非己之罪的黑暗之间，差异何等巨大——何等无限地巨大！扫罗心硬如铁，悖逆上帝，陷入了将在地狱中延续至永恒的黑暗。但救主耶稣基督为顺服天父救赎的旨意，履行上帝与我们立下的救恩之约，甘愿踏入定罪的黑夜，只为将那诅咒永远从信靠他的子民身上挪去。耶稣步入十字架的黑暗，是为让我们能进入他复活荣耀的生命与光明中。扫罗的记载以“当夜就起身走了”作结，面前唯有被上帝离弃的永恒黑暗（撒上28:25）。耶稣同样进入了黑暗，但第三日他从敞开的坟墓照进来的光中复活，所有将自己的罪归在他十字架上的人，都能在他恩典中领受永生的喜乐。福音如此宣告这些人的命运：“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

41

与敌同行

撒母耳记上*29:1–11*

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撒母耳记上29:8)

圣经中的历史书卷并非对过往事件的简单记录，而是经过神学和牧养视角塑造的叙事。为此，它们以非凡的技巧撰写，运用精心构建的结构来营造悬念与传递意义。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上24 至 26 章的叙事脉络，其中展现了大卫在恩典中成长，而扫罗则在堕落中沉沦。更精彩的例子是 27 至 31章，圣经历史作者通过巧妙安排时间线，以含蓄的方式阐明其主旨。

要理解这种叙事艺术，我们应当梳理撒母耳记上最后几章的情节发展。第 27 章中，大卫为躲避扫罗的迫害向非利士人寻求庇护；第 28 章中，扫罗因遭上帝弃绝而求问交鬼的妇人；第 29 章大卫被非利士人所救；第 31 章扫罗则亡于非利士人之手。这种编排的要义不在于表明大卫更有智慧或更有德行（尽管他确实如此）。关

键在于，大卫与施恩的上帝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卫从错误中被拯救出来，而扫罗因心背离耶和华，在愚昧中灭亡。这些章节的教训被大卫总结在诗篇118 篇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诗 118:14,18）。

非利士旗帜之下

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这些章节中的地理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受启示的作者对事件顺序的重新编排。撒母耳记上28:4 显示非利士人与扫罗在富庶的北方加利利地区的书念和基利波对峙 —— 该地已被非利士人入侵。然而在第 29 章，大卫却随非利士人回到了南边三十多英里外的沙仑平原亚弗。这意味着第 29 章不仅将行动焦点从扫罗转向大卫，更将时间线倒回数日前非利士人集结兵马的场景。上次我们看到大卫时，他意外晋升为非利士首领亚吉的贴身护卫。作者留下悬念：大卫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当叙事镜头转向扫罗那个属灵黑暗之夜时，悬念被推向极致；此刻笔锋回转，方始解开大卫的困局。作者正是要通过这种悬而未决的叙事张力，让我们深切体会大卫自陷其中的危局之深。

提及亚弗实为不祥之兆，此处正是当年非利士人安营之地，那场战役中以色列全军溃败、约柜被掳、大祭司以利随后身亡（撒上 4:1）。那场灾难最终催生了扫罗的王权，因百姓要求立王率领他们抗击非利士人。虽然大卫对此毫不知情，但我们知道扫罗注定要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中殒命。约翰 · 伍德豪斯写道：“扫罗为王前在亚弗发生过的事即将重演，并终结他的统治。最终，这位‘像列国一样’，本应‘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 8:20）的君王，却还是失败了。”[1] 无论大卫是否意识到，读者都应当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讽

1.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521.

刺：大卫竟在此时此地加入非利士人的阵营。他选择擅自行动而非等候耶和华，终究未能如愿。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大卫的困境：他愚蠢地试图通过非利士人寻求救赎，如今却需要从与非利士人的友谊中被拯救出来。此前，大卫的困境是以色列背道君王扫罗的仇恨 —— 这在当时看来已是天大的难题！但如今他面临的困境更甚：必须从与上帝敌人的联盟中获救。十六个月来，大卫以狡诈周旋于险境，既让非利士人以为他在协助对抗以色列，又确保不实际伤害上帝的子民。但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大卫的诡计终究无法掌控所有变数，他的谋略如同纸牌屋般坍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他的新非利士领主已向以色列宣战。

当非利士大军（包括大卫在内）集结讨伐上帝的立约子民时，大卫已被逼至抉择的绝境——这个决定将左右他的命运。若大卫效忠于新主亚吉，此刻就必须彻底与自己的民族以色列为敌。大卫将成为背道者，陷入使徒保罗后来所描述的悲惨境况：“ 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 神 ”（弗 2:12 ）。但大卫如何能摆脱对非利士人的誓约呢？正如上帝子民惯常在罪中与世界妥协时的境遇，大卫此刻深陷泥潭的程度远超想象，或许永远无法抽身。

双重生活

我们当思想，大卫的叙事如何指向上帝终极的救赎计划（这计划将在基督降临时达到巅峰），以及大卫的生平又如何照亮我们今日的信仰。我们常将大卫视为耶稣基督位格与工作的预表，大卫战胜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事迹，便是这一预表的经典例证。但当他投奔非利士阵营时，便不再具备基督预表者的功能。那么，大卫此时

的经历究竟如何指向新约，并为当代基督徒的生命提供指引？

答案是：当大卫走出了作为基督的预表这一角色后，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悖逆上帝的仆人。他犯了一个我们同样容易陷入的典型错误：试图在基督与世界之间过双重生活。大卫既向非利士人寻求现世的拯救，又向上帝寻求永恒的救赎。今日之人若想上天堂，便会宣称信仰耶稣；但他们若渴望财务保障，便囤积钱财、虔诚追随股市；他们想拥有称心的事业，便在工作中违背自己的操守；他们想得到享乐与他人的认可，便沉迷于世俗的感官娱乐；而因为渴望在天堂得享永恒，他们会在周日回到教会，向耶稣基督表达敬意。大卫正是此类人的写照。

大卫既在非利士人中寻求现世安稳，又渴望与上帝同享永恒保障 —— 这种生活态度问题何在？问题在于二者本质相争！正如保罗的质问所言：“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 ”（林后 6:14-15 ）。最终，大卫无法既保持对非利士人的效忠（包括他们的认可与庇护），又不背弃对上帝的忠诚，反之亦然。这对自称基督徒者亦是如此。若为从世俗求得现世救赎，我们就无法活出那因信耶稣基督而盼望天国之人应有的信心生活。

如此反思大卫，我们意识到他不仅与当今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相似，更尤其变得像他的宿敌扫罗。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领悟，因我们知晓扫罗的死亡审判已近在咫尺！以色列民当初要求立扫罗为王，正是想要 “ 像列国一样 ” 的君王（撒上 8:20 ），而扫罗确实比众人更高大英俊、足智多谋。当大卫转离对耶和华的依靠时，也将未来押注在自己类似的资质上。正如扫罗因不信的实用主义走向毁灭，大卫这种不信的实用主义同样使他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然而，大卫与扫罗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大卫与耶

和华的关系。扫罗因刚硬己心抗拒耶和华，最终遭上帝弃绝。然而，大卫尚未丧失他的信心。归根结底，为何一人是当受审判的背道者，另一人则是需被慈爱管教的退后者，两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上帝保守的恩典无疑是大卫信心得胜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在编排撒母耳记上结尾场景时所要阐明的重点。扫罗王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他依赖力量、技巧与诡计，而大卫的王国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根基上。大卫终将明白，尽管他才能卓绝，但倚靠自己的计划却使他濒临永恒的毁灭，因此他真正且唯一的盼望在于那位拯救他的上帝的恩典。

叫他回去！

这次进入非利士的冒险代表了大卫灵命中最危险的时期。当大卫从以色列地越过边界，踏入非利士人的地盘时，他已逾越界限，违背了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尽管他的信心软弱，却并未消亡。我们从大卫十六个月对抗以色列敌人的战役中可见一斑 —— 即便他在以色列的仇敌那里寻求庇护与援助，却始终拒绝成为上帝百姓的仇敌。大卫并未背道。他未曾放弃对耶和华的信靠。但大卫终究还是跌倒了。扫罗的迫害击垮了大卫，以至于他逃往非利士的举动，即便没有使他丧失担任以色列王的资格，也已让他濒临失去这一资格的边缘。大卫所剩下的，唯有上帝拯救他的恩典。本章及后续事件表明，上帝的恩典足够拯救我们。若我们仅剩上帝的恩典，这恩典也足以救我们脱离邪恶 —— 世间的邪恶与我们自身的邪恶—— 并引领我们进入救恩。

讽刺的是，当上帝乐意拯救他那任性的仆人脱离他自陷的困境时，耶和华所使用的工具竟是非利士人 —— 用非利士人来将大卫从非利士人手中救出。要明白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亚弗的集结场景：“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撒上 29:2-3 ）。

非利士国由其五大主城的首领统治，亚吉便是其中之一。当各路领主率军集结时，他们惊骇地发现以色列军队也在场。亚吉原以为能轻易解释此事，但他的回答却引发了更大忧虑：“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撒上 29:3）。他解释道，这些以色列人是雇佣兵，在其麾下表现可靠。此处可见大卫的欺骗手段完全蒙蔽了亚吉，使他相信大卫已背叛族人，别无选择只能与非利士人同命运。

然而其他非利士领主并不容易被说服，他们愤怒地向亚吉施压。其首要论点是出于谨慎考量：“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和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撒上 29:4）。多位解经家指出，根据现有证据，非利士领主们准确猜透了大卫的意图。当他们与以色列开战时，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后方出现一支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

除了谨慎的论点外，非利士首领们还从历史角度提出质疑：“从前以色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撒上 29:5）。这首彰显大卫军事荣光的歌谣流传已久，早年由崇拜他的以色列妇女传唱开来，给大卫带来的麻烦远超过其价值。扫罗正是听到这些歌词后，首次心生嫉妒，转而敌视他忠实的臣仆。非利士将领们愤怒于亚吉竟如此天真，认为让大卫 —— 那个大卫 —— 参与入侵以色列的作战队伍会是安全的。

非利士的领主们对大卫的处境做出了准确判断。倘若他们手中有圣经，本可从创世记第3章开始，为他们的论点提供大量经文佐证。为何上帝子民与这世界之间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上帝定意如此。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使我们整个人类陷入堕落时，耶和华对所有相关者——蛇、女人和男人颁布了一

系列咒诅。这些咒诅兼具惩罚性与救赎性的目的。上帝尤其对蛇（其背后是撒旦）宣告咒诅：“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

这一关于我们救赎的基础性应许，被神学家称为**原始福音**，或称“第一福音”，确立了两个重点。首先是女人及其后裔，与撒旦及其后裔之间的敌对关系。这指的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的信主之人的血脉，以及追随魔鬼罪恶道路的不信世俗之人的血脉。这两条血脉在紧接着的创世记第 4 章就显现出来，不信的该隐因嫉妒上帝对他信主的兄弟亚伯的眷顾，愤怒地杀害了他。第二个福音重点是夏娃的一个特定后裔将诞生，以推翻撒旦和罪恶的统治。“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上帝对蛇宣告，“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撒旦通过策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遭受痛苦的死亡，向他发起了攻击。然而在此过程中，耶稣粉碎了撒旦的头，通过用自己的血为他子民的罪付上赎价，推翻了撒旦对基督子民的统治。

非利士首领们所察觉的，以及大卫本应从圣经中知晓的是，这两项核心要点必然相辅相成。那些属于救主、得以被赦免并与上帝和好的人，同时也是经历不信世界敌意的人，因此无法与不敬虔者成功合作。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9）大卫终究无法在非利士人的阵营中前行，因为上帝已在二者之间设立了敌对关系。

本章中大卫的例证表明，上帝的百姓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之所以被设立，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信徒。世界的享乐与财富对我们的感官是切实可见的，而天上的福分若非藉着信心则无法看见（林后5:7）。为防止上帝的百姓愚蠢到去谋求与世俗权势合作，上帝已在世人心中埋下了对他百姓的敌意。虽然大卫尚能安然忍受

自己与非利士人的结盟，但那些非利士首领却以上帝所预定的敌意看待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以致他们反对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撒上 29:3 ）。认识到圣经中这一核心真理，并且遵行圣经所吩咐的在道德与属灵上分别为圣（即便不总是在地理空间上分别，参见出33:16）的基督徒，既不会因世界的敌意而惊讶，也不会因此沮丧，反而会认出这是上帝对我们永恒灵魂的保守与看顾。

对不敬虔者的称赞

如果非利士首领们反感大卫的存在，亚吉就会极力为大卫辩护。本章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几乎一半的内容都涉及亚吉为大卫的忠心辩解，然而事实上，大卫对他根本毫无忠心可言！

在众首领的愤怒抗议下，“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撒上 29:6-7 ）。照常理，这番话本应让大卫如释重负，因他终于不必随非利士军队与以色列交战了。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大卫竟愤然抗辩：“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29:8 ）。亚吉带着歉意回答大卫：“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们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 ”（ 29:9-10 ）。亚吉为大卫如此不公地被剥夺了攻击自己同胞的机会感到遗憾，同意大卫本应享有这一特权。尽管如此，非利士的首领们已经发话，别无他法。本章如此结束：“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 29:11 ）。

大卫当时在做什么？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大卫只是将虚假的忠诚表演到底，以免露出破绽。马太·亨利表达了这一观点，写道：“他似乎急于在此时为他效劳，实则迫切想离开他，只是不愿让亚吉察觉。”[2]

另一种解读认为，非利士众首领准确洞悉了大卫的真实意图：他本欲在战况激烈时临阵倒戈，为以色列给予致命一击。这一意图的线索从大卫的言辞中可窥见端倪。注意亚吉如何被大卫蒙蔽：他指着大卫的神起誓（撒上 29:6），并称大卫“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29:9）。大卫显然因亚吉的天真而胆大，使用了具有多重含义的语言。他热切表示要“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29:8）。亚吉以为大卫口中的王是指自己，仇敌是以色列；而大卫很可能在用精心设计的欺瞒之辞，为各种情况下的自我辩护铺路。“主我王”这一称谓正是大卫对扫罗王的习惯称呼（见24:8；26:19），也是日后大卫登上以色列王位后无数次被使用的头衔。这种对大卫话语的解读，与大卫从初到之时就厚颜无耻地欺骗亚吉的行径完全吻合。若此解属实，则大卫当时实乃真心要推翻非利士众首领的命令，意图实施其铤而走险的计划：从敌军内部发动突袭，既为拯救自己，更为拯救以色列。

我们该如何评价本章的这一结尾部分？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来自非信徒的赞扬往往是值得称道的。上帝子民的品行应当能赢得世俗领袖、邻居和同事的真诚赞许。马太亨利写道：“上帝的子民应当始终以尽可能不冒犯他人的方式行事，以获得所有交往之人的好评；而对那些行为端正之人给予赞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3]

2.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41.

3. 同上。

此处的症结在于，亚吉对大卫的称赞并非因其忠实履行并诚心呈报的功绩，而是因大卫成功欺瞒了这位非利士领主，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所作所为！大卫如同一个员工，晋升非因诚实工作与成就，而是靠伪造报告、窃取他人功劳。就此而言，亚吉的赞美恰恰表明，大卫为凭己意谋求救赎，已深陷妥协之境。圣经要求上帝的子民彰显坦率与诚实，尤其当面对有权期待我们表现正直的人时："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雅 5:12）亚吉称赞大卫的唯一理由，是他误以为大卫背叛了本族，正邪恶地充当海盗般的叛徒袭击以色列民，因而永无归途，只能死心塌地侍奉迦特王。换言之，大卫所受的称赞，源于他不诚实的操纵手段，以及亚吉对其臆想中大卫所行恶事的认可。此类赞美绝非能蒙上帝悦纳的称赞。

可悲的是，大卫为博取世人赞誉所采取的方式，正是当今许多自称信徒之人所效仿的。他们竭力让自己尽可能像世人一样，却又不彻底背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那些敌对的非利士首领们表现出比亚吉更明智的判断力，而亚吉显得懦弱而愚蠢。其他非利士首领看着大卫和他的随从，质问道："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撒上 29:3）。他们不会仅因大卫穿着非利士服饰就尊重他这样的信徒，也不信任一个假装是非利士人、内心却仍属以色列的人。亚历山大·麦克拉伦这样描述这类妥协的基督追随者："你以为世人会尊重这种类型的基督徒吗？会认为他们的信仰值得钦佩吗？不，世人抛给这些人的问题，正是让大卫蒙羞的那个质问——'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山上去，这里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世人尊重彻底奉献的基督徒；但无论是上帝还是世人，都不会尊重表里不一的信徒。"[4]

4.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2:382–83.

其次，我们注意到，大卫再次因上帝介入的恩典而得救。可以想见，当他率领部众离开亚弗、错过那世代的关键战役时，内心何等愤懑。信徒们要放下世俗的聪明智慧，转而顺从上帝的话语专心等候，这是多么困难！这几乎是所有信徒都觉得难以学会的功课，但上帝决心通过许多试炼和恩典的拯救来教导我们。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主允许大卫实施他当时的计划，结果将会如何？若他随非利士军队列阵与扫罗对峙，果真能如愿以偿吗？当他们在战场上看到对面飘扬的以色列旗帜，认出那些朝夕相处的同胞亲人时，又会作何反应？以大卫这样有天赋和魅力的人，他有可能成功实施这一策略---在战斗的决定性时刻从背后袭击非利士人，为自己和上帝的子民扭转战局。但即便成功，这个行动的风险和后患也不可估量！当大卫成为国王后，还有哪个外邦君王敢信任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的追随者又怎能确定，当他们的领袖用如此模棱两可的言辞说话，表现出如此熟练的欺骗时，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此外，如果大卫在如此鲁莽和危险的计划中取得成功，他接下来可能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从上帝以护理之工否决大卫计谋的做法，我们可以窥见他对此事的态度：上帝不仅通过多疑的非利士首领将大卫从非利士人手中救出，也让他免于自身的错误。当我们从天堂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会发现有多少主的干预是我们必须感谢的 —— 这些干预现在让我们感到沮丧，但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脱离愚昧和不信。在亚吉眼中，大卫可能像天使一样无可指责，但他的行为在上帝的众天使的实际鉴察下却经不起推敲。

上帝以恩典将大卫从愚行和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然而，大卫沉溺世俗的代价，是错过了他那世代以色列的关键战役。诚然，这种缺席的责任主要在于扫罗王，是他将大卫逐出以色列。但大卫因倚靠

己意而非上帝的话语，仰仗谋略而非祷告，终致在同胞最需要他时，竟置身事外、无所作为。

今日许多基督徒亦是如此，他们采纳了世俗之道而非遵循圣经所立的敬虔之路，活得尽可能贴近世界而非尽可能亲近上帝。这类人中许多最终将得救，是凭着对耶稣基督虽微弱却仍具拯救功效的信心。但在为真理与敬虔而战的世代中，在拯救灵魂的福音事工里，他们几乎毫无贡献。保罗写道，基督再来之日，“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那将生命建立在上帝话语磐石上、一生追求忠心敬虔服侍的人，必见自己的工程存留，“ 他就要得赏赐 ”（林前 3:13-14 ）。但那些不断与世界妥协的人，终其一生所献上的将被烧尽如渣滓，尽管在世人的眼中或许光鲜亮丽。论到这样的人，保罗写道：“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林前 3:15）。大卫的军队从战场撤回洗革拉基地时，他的境况正是如此。

他毫无罪孽

我曾说过，大卫在非利士地的行为并未预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然而，从亚吉对大卫所说的话中，我们提前听到了后来在耶稣受审时将被重复的宣告。亚吉对大卫说：“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撒上 29:6 ）。根据上帝的启示，这些关于大卫的评价被证明是虚假的。若世人也如此评价我们，真理之光同样会显明其虚妄。但在本丢 · 彼拉多面前受审时，人们却对耶稣基督说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彼拉多宣告说：“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路 23:14 ）。经过彻底审查后，彼拉多作出的判决在天使与上帝的法庭中依然成立：“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 18:38 ）。

正因为这些对大卫而言不真实的评价，恰恰真实地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正因为耶稣没有逃避为我们罪孽当受的死亡刑罚，我们才能像大卫一样拥有一位救主，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大卫与扫罗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今日基督徒与不信世界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我们配得称赞、毫无过犯。真正的区别在于：我们凭信心拥抱了那位独配赞美的救主——他藉牺牲之死，不仅使我们免于人的定罪，更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好叫我们能为他在这世代争战，并最终进入永生。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5:24）

42

在主里得刚强

撒母耳记上

30:1–31

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众人为儿女苦恼，各人心里悲痛
和女儿们。但大卫在他主里得了力量，
上帝。（撒上 30:6 ）

雅各布 · 德沙泽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却叛逆地背离了父母的信仰。1942 年，雅各布加入空军后，随美军航母大黄蜂号航行在太平洋上，为历史上著名的杜立特空袭做准备。这次以指挥官詹姆斯 · 杜立特中校命名的空袭，是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首次报复。复活节当天，航母甲板上挤满参加礼拜的飞行员，但德沙泽毫无兴趣。两周后，雅各布随中队起飞，作为投弹手确保飞机炸弹命中位于日本名古屋市的预定目标。

这次空袭本是单程任务，按计划机组人员将在中立国中国上空跳伞。然而包括德沙泽在内的两架轰炸机误入日占区，他被俘沦为战俘。

接下来的三年对德沙泽和他的同伴们如同地狱。他们遭受酷刑被迫认罪，被单独监禁数月。其中几人被公开处决，其余则作为战犯关押。雅各布靠着对日本看守的刻骨仇恨支撑自己活下去。后来，幸存的少数飞行员被转移至中国一所军事监狱，获得了基本生活条件，包括一本可供阅读的《圣经》。当轮到雅各布持有《圣经》时，他从创世记开始通读全书，看到旧约预言在新约耶稣形象中得到印证。在读到罗马书10:9 时，他蒙上帝恩典得以信服，忏悔罪过，并感受到上帝赦免的喜乐。正如保罗所写，德沙泽呼求主名便得救了。他后来写道："我的灵命焕然一新，心中充满欢欣，尽管肉体因毒打和饥饿正承受极大痛苦。"[1] 在痛苦的至暗深渊里，上帝赐予了雅各布· 德沙泽灵魂新生。

洗革拉的灾祸

雅各布 · 德沙泽并非第一个需要被降卑才呼求主名得救的人。旧约中的伟大英雄大卫便是更著名的例子。大卫曾为躲避以色列王扫罗的迫害逃往非利士人处寻求庇护，这一行为被圣经视为投靠不敬虔之辈（撒上 27:2 ）。为在恶人中立足，大卫开始以诡诈度日：他一面佯装效忠非利士人，一面暗中攻打以色列的仇敌。这场算计终因非利士人集结入侵以色列而败露，迫使大卫要么公然与祖国之敌为伍，要么背叛新结交的盟友。就在大卫看似陷入绝境时，上帝藉着生疑的非利士首领解救了他，这些首领反对军中存在以色列部队。第 29 章以大卫仍谋划着对策作结，他不情愿地撤离战场，返回南方沙漠的基地。

第 30 章从大卫和他的部下长途跋涉六十英里抵达洗革拉后的场景开始。在这三天的行程中，他们想到历经艰险后终得休憩，更将与妻儿欢喜团聚，心中必是充满慰藉。然而当队伍临近时，他们或

1. 引自 Don Stephens, War and Grace: Short Biographies from the World Wars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2005), 135–44.

许因地平线上升起的烟柱而惊慌；我们不难想象队伍溃散、众人狂奔回家的一幕。迎接他们的景象如同噩梦：“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革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撒上 30:1-3）。历经多年磨难，月复一月的追逼、逃亡与险境，此刻的大卫已濒临崩溃。整座城空空荡荡，亚玛力掳掠者夺走了以色列人的妻儿，无疑要将他们卖为奴隶，陷入绝境。失踪者中包括大卫的两位妻子：亚希暖和亚比该（30:5）。这打击实在难以承受，“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30:4）。

这一打击不仅令大卫难以承受，也成了压倒他疲惫不堪的部下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投奔大卫，既因与扫罗的恩怨，也因这位年轻英雄所承载的应许之福。虽曾有过辉煌时刻，但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忍受大卫带领他们陷入的苦难煎熬。忍无可忍之下，众人将怒火倾泻向领袖：“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各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撒上 30:6）

这是大卫跌至谷底的时刻。他既远离以色列民，也远离了上帝施恩的途径和敬拜。他为拖延时间而制定的绝望计划，反而招致灾难。曾给他慰藉的妻子们正因他的失职遭受未知的恐怖，失去妻儿的部下们也不再愿追随他。大卫确实活该遭人唾弃 —— 他竟不可思议地在随非利士人出征时，让基地完全无人防守，要知道，他已招惹亚玛力人长达十六个月，此举无疑让这些劫掠者得以毫无阻碍地发动袭击、大肆劫掠。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评论道：

> 这里为上帝的子民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且不安的画面。难道你不曾有过觉得情况已糟到不能再糟的时刻吗？撒母耳记上30章却宣告：不，还能更糟。当你认定眼下的苦难已是最后一根稻草，

当你确信自己再也无法承受，洗革拉的悲剧便会降临——那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又一根稻草。[2]

我们可以想到至少两个原因解释大卫为何在洗革拉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首先，他在信仰上退后了，因此他所有的苦难归根结底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更深层的，是上帝正为那至关重要的领袖使命锻造大卫，他定意唤醒这颗迷失的心，使其重归顺服信靠。

在这种令人震惊的情况下，大卫该怎么办？他的部下确实已在捡石头，想要取他性命、推翻他的统治。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一个受到质疑的领导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继续领导。我在军队担任中尉时，曾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越南战争期间，一支坦克连因疲惫和绝望而哗变。他们的上校赶到，解除了连长的指挥权，命令士兵跟随他攻击敌人。愤怒的士兵问上校为何认为他们会跟随他。他回答："因为我是上校，食物、弹药和炮火支援都跟着我走！"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开始跟随上校，秩序得以恢复。大卫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召来大祭司亚比亚他，请他求问耶和华。如果大卫的部下想要夺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需要上帝的帮助，而上帝只向他的受膏者大卫显现自己。

然而，在掌控部下之前，大卫必须先掌控自己。长期的自力更生将他推向死亡边缘，此刻他必须放弃自我救赎的计划。在这绝望至极的时刻，大卫做了最该做的事："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撒上 30:6）。若说从前的大卫仰仗己力，几乎不祷告、不寻求上帝的话语，此刻他弃绝自己的力量，全心投靠耶和华。当我们读到"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时，这绝非指他行了什么获取上帝帮助的仪式，亦非危境中的情感爆发使他达至更高属灵境界，而是唯独凭信心抓住了上帝并他救恩的应许。

2.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250–51.

“在主里得刚强” 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早先的记载中找到线索：约拿单在大卫患难时前来，“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撒上 23:16）。约拿单通过提醒大卫上帝要立他为王的应许来做到这一点，甚至扫罗也明白自己无法胜过大卫（23:17）。由此可知，如今在洗革拉，虽无约拿单相助，大卫必是亲自以上帝的应许自我提醒。毫无疑问，他也回想起耶和华先前拯救他的作为，并默想上帝的属性，包括他的全能、信实与主权。当这些属性在他心中交织，大卫便藉着思想上帝，亲自向上帝呼求救赎，从恐惧与忧患中恢复过来。当扫罗在困境中寻求交鬼妇人的安慰时，换来的是上帝判定的死亡（撒上 28 章）；而大卫转向耶和华寻求力量，便获得了新生。

信徒转向上帝寻求力量的另一个例子是苏格兰牧师安德鲁·博纳。他在 1864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自己一直在默想那鸿书 1:7 的经文：“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当天晚些时候，博纳遭遇了挚爱的妻子伊莎贝拉离世的打击，他想起了早晨研读的经文，并感叹道：“我丝毫没想到半小时后竟会如此需要这节经文。” 此后多年间，博纳每年都会在 10 月 15 日的日记中抄录那鸿书1:7。为何？因为他在丧妻之痛中，正是藉着上帝的话语从主那里得着力量。[3]

另一个向上帝寻求力量的典范来自非洲拓荒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每当李文斯顿感到恐惧侵袭时，他就会想起耶稣的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想到是基督差遣自己传扬福音，李文斯顿时就因确信基督必保守他而刚强了心志。[4]

3. 同上，254 页。

4. William G. Blaikie,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First Samuel (1887; repr., Birmingham, AL: Solid Ground, 2005), 421–22.

我们该如何效仿这些榜样，在需要时靠着主刚强起来？罗杰·埃尔斯沃思评论道：

> 在上帝里面刚强自己，意味着我们要提醒自己圣经关于上帝及其应许的教导，并将这些真理应用到当前处境中。每一次试炼都会在上帝儿女耳畔激起两种声音：一种是处境之声，向我们宣告绝望；另一种是信心之声，向我们见证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5]

遵循上帝的话语

从大卫重新归向耶和华、重拾信心的那一刻起，他就脱胎换骨了。在本章余下的部分，大卫向我们展示了当我们将心转向上帝时该怎么做 ——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一百零一次转回。在重获对耶和华的信心并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后，大卫立即寻求上帝话语的指引："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撒上30:8）。大卫是通过大祭司以弗得中的乌陵获得这一启示的，这是上帝为以色列领袖特别设立的指引方式。这是自大卫进入非利士地以来，我们首次读到他寻求上帝话语的记载，也标志着他生命这一阶段的转折点。他不再自行其是地迂回前行，而是重新循着上帝显明的旨意直跑。

由于亚玛力人是游牧民族，无法得知他们突袭后逃往何处。因此，上帝指示大卫尽己所能继续前进，正如今日上帝常呼召信徒在未见明确结局时仍要顺服。大卫热切地践行了顺服："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梭溪；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带着四百人继续追赶"（撒上 30:9-10）。在此，大卫既为初信者树立了榜样，也为从背道中悔改之人提供了示范。或许有人会质疑：在茫茫荒漠中追踪神出鬼没的亚玛力人，简直是大海捞针。但大卫用行动

5. Roger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Learning from the Life of David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98), 119.

证明：遵行上帝的旨意，既是信徒的本分，更是生命的希望所在。

遵行上帝的话语为何能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美好果效？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上帝的命令本是良善的，因此顺服圣经就是选择对己对人都有益的生活方式。其次，上帝以主权恩待顺服的子民。圣经真理本身就有功效，而上帝更会亲自成就这功效，并赐下特别恩福给那些信靠他、遵行他话语的人。这对今日的信徒同样真实，正如对大卫一样：上帝供应一切所需，以保守和扶持他忠心的子民。

在大卫的事例中，上帝护理的祝福显现在一个被亚玛力主人遗弃在沙漠的埃及仆人身上。大卫的部下发现了他，并用饮食使他恢复体力（撒上 30:11-12 ）。询问后得知，亚玛力人曾侵袭犹大和“迦勒地的南方”，并“用火烧了洗革拉”（ 30:14 ）。大卫要求此人带路寻找亚玛力人，对方以不伤害或出卖他为条件答应了（ 30:15 ）。凭借这完美的情报，大卫成功突袭了疏于防备的敌人——这些因虚妄自信而“吃喝跳舞”的亚玛力人甚至未设哨岗（ 30:16 ）：

>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30:17–19 ）

显然，若非上帝预备那个埃及仆人为大卫引路，他永远找不到敌人。同样，当我们信靠上帝的话语时，就会明白保罗所应许的真理：“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那位为挽回大卫心灵而使他降卑的上帝，也完全有能力将大卫失去的一切都归还给他。

如同大卫一样，当我们心归向主后，就当研读他的话语，并竭

力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雅各布·德沙泽在信靠基督为救主后，也立即领悟了这一真理。在此之前，德沙泽一直是最顽固的囚犯，心中燃烧着对日本人的仇恨。但他在圣经中了解到，耶稣希望他像自己被赦免那样去饶恕他人。就在那天，一名常遭德沙泽顶撞的狱警在门口夹住了他的脚，并对他施以暴力。雅各布没有像往常那样恶语相向，而是记起基督的话语，没有辱骂折磨他的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友善地问候这名狱警，进而展开对话，最终建立起某种友谊。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名曾经残暴的狱警甚至偷偷给营养不良的德沙泽送食物，可能因此救了他的命。这位囚犯得出结论，上帝不仅在考验他的顺服，更是在向他显明，遵行上帝启示的话语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祝福。[6]

重获恩典

大卫获胜后的事件表明，当他归向耶和华时，不仅重获顺服之心，更恢复了智慧与恩慈。在追击亚玛力人的途中，因严酷的沙漠环境，大卫有三分之一的兵力 —— 两百人无法继续前进。这两百人留在比梭溪看守物资（撒上 30:10 ）。得胜后，坚持到底的四百人中有人反对让留守者分享战利品："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各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 30:22 ）。大卫却反对道："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 30:23-24）。

大卫反对恶徒之议的理据有二：其一是基于上帝子民同属圣约群体的根本原则：并非所有人都承担了相同的风险或执行了相同的任

6. Stephens, War and Grace, 144–45.

务，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贡献，因此应当共享成果：“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这种强调呼应了使徒保罗关于基督徒作为基督身体合一的教导：“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 12:21-26）今日教会应当明白：为宣教祷告的人与奔赴宣教工场的人同样宝贵。基督徒不应只依赖有恩赐的讲员，更要委身于为圣道事工祷告，并热切邀请未信者来聆听所传的福音。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大卫对待胜利与战利品的态度彰显了他对上帝恩典的感恩。大卫的核心陈述体现在第 23 节：“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他们所夺回的战利品，连同亚玛力人的财物，并非因大卫或任何人的诡计而得。关键事实正如大卫所言，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对大卫而言，一切都是出于恩典。这场胜利并非他与部下所成就，而是上帝所赐予的。既然他们在战场上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如今就必须向那些留守后方的人彰显这份恩典。”[7]

恩典不仅影响了大卫的思维方式 —— 这是人凭真实信心归向主的明证 —— 更塑造了他作为领袖的处事方式。当领袖的判断彰显出上帝话语的准则时，便能激发众人的信心。还需注意的是，大卫以温和态度对待圣经中称为“恶人和匪类”（撒上 30:22）的那些人。他并未责骂或羞辱他们，而是恩慈地称其为“弟兄们”（30:23），以此唤醒他们本性中的良善。新约正是以大卫为模范来劝勉当今基督教领袖的，正如保罗对年轻牧者的教导：“不要严

7. Ellsworth, The Shepherd King, 121.

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提前 5:1-2）。

大卫一旦恢复对上帝的信心，就与异教的非利士人和暴虐的扫罗王截然不同。约翰·伍德豪斯评论道：“大卫是他子民中的和平缔造者。大卫开始行使的权威并非暴君式的。这些百姓，甚至是那些惹是生非者，都是他的‘弟兄’。”[8] 大卫这一举措如此深得人心，以至后来竟成为他执政时期的常例（撒上 30:25）。马太·亨利将大卫的仁慈行为视为所有基督教领袖的永恒准则：“地位高的人，往往会因为傲慢失去权柄，却很少会因为待人谦和、放下身段而丢掉权柄。”[9]

慷慨施予

本章以描述大卫凭信心归向耶和华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作结：他对有需要之人慷慨赠予：“大卫到了洗革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撒上 30:26）。

虽然大卫的部下各自寻回家人和财物，但大卫似乎为自己保留了袭击中掳获的大部分（若非全部）亚玛力人物资（参撒上 30:20）。他用这些牛羊群向犹太同胞馈赠礼物。经过十六个月的自我放逐——期间大卫主要只顾自己谋生——他重新与上帝和好，也恢复了对上帝子民的怜悯与爱心。上帝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证据，同样应当促使我们思考能为教会和他人做些什么。

大卫的礼物赠予了“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撒上 30:26）。有些解经家认为此举是笼络人心、削弱扫罗势力的政治手段，或视之为任人唯亲，因为圣经提到受赠者是大卫的朋友。但无可置疑的是，大卫始终铭记上帝膏立他为以色列真正君王的使命,此举正是对这一呼召的回应。

8. John Woodhouse, 1 Samuel: Looking for a Leader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539.
9. 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6 vols.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345.

大卫称这些长老为朋友，很可能并非因私交甚笃；恰恰相反，正因他们是上帝子民的领袖，大卫才以朋友相称。罗伯特·伯根评论道："正如人们对耶和华所膏立之人的期待那样，大卫曾为耶和华攻打仇敌；也正如人们对耶和华所膏立之人的期待那样，此刻他正将福分带给耶和华的子民。"[10]

大卫不仅从罪恶和险境中获救，更摆脱了"只为自己而活"这种荼毒灵魂的生活方式，转而将心思放在上帝子民和国度的需要上。由于记载中接受大卫馈赠的城邑都位于犹大南部地区 —— 大卫曾长期在那里躲避扫罗的追杀（撒上 30:27-31） —— 这些城邑很可能曾在大卫需要时帮助过他，所以他在丰足时也想到他们的需要。这正是那些凭信心归向上帝的人彼此相待应有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因刚硬不信而失去一切后，当他凭着信心与上帝同行时，不仅得回所失，更蒙加倍赐福。大卫的经历映射出历代上帝子民的共同轨迹。如同大卫，每当我们转离主，轻忽敬拜与上帝的话语，放纵罪恶私欲时，堕入痛苦绝望的速度与深度往往超乎想象。大卫在非利士地堕落何等之深，最终导致洗革拉的惨剧！基督徒若硬着心远离主，其堕落之速之深亦复如是！但同样像大卫，当我们以全新或更新的信心抓住主，寻求并顺服上帝的话语时，在敬虔与蒙福道路上的长进也可能快得惊人。许多人以活泼的信心归向上帝，勤听忠心的讲道，私下热切研读圣经与祷告，仅数月间便见证信心与敬虔突飞猛进，这全是上帝的大能。大卫以顺服的信心归向上帝，不仅自己蒙受诸多祝福，更被上帝塑造成为多人的祝福。

10. Robert D. Bergen, 1, 2 Samuel,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6), 280.

君王的馈赠

这段经文中，大卫从多个方面预表了耶稣基督。正如大卫在主里面刚强自己，耶稣也藉着祷告坚固己心，预备背负十字架（约17:1-5 ）。如同大卫全面战胜亚玛力人、解救被掳的妇女儿童那样，耶稣也击败了那掳掠我们的强敌，将我们从罪恶和审判中释放出来。在这场争战中，我们甚至比那些留守看守大卫器具的人所做的更少，但基督却以恩典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得胜。最后，正如大卫从自己的份中取出，赐给犹大的穷乏人，耶稣在复活升天后也将恩赐赐给他的教会。保罗写道：“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弗 4:8，引用诗68:18 ）。在那段经文中，保罗特别指出基督赐下忠心属灵领袖作为给上帝子民的恩赐（弗4:11-12 ）。但基督最伟大的恩赐是永生，这是藉着圣灵的大能，通过信心赐予我们的，而这位圣灵是基督从天上差派来的（参加3:14 ）。无论在古代还是今日，君王加冕时都会赐礼物给百姓，而耶稣最宝贵的礼物是他用自己宝血所换来的救恩（彼前 1:18-19 ），这救恩任何罪人都能通过单纯的信心领受。

这正是雅各布 · 德沙泽在监狱牢房里将生命交托给耶稣时所发现的真理。他领悟到基督希望他向曾经的仇敌施予恩赐。第一份礼物是他的祷告，他在牢房中花费大量时间，为那些看守和全体日本人民的得救祷告。战争结束后，雅各布进入圣经学院深造，为以宣教士身份重返日本做准备，为要献上最宝贵的礼物：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作见证，使他人能通过信靠基督获得上帝赐予的永生。在随后的岁月里，德沙泽在他数年前曾轰炸过的名古屋市创立了教会，并撰写了一本讲述自己归信经历的小册子，带领许多日本人归信基督。在读到这本小册子后信主的人中，就有日本海军航空队指挥官渊田美津雄——这位曾率领空袭珍珠港的飞行总队长，在战败后一度陷入绝望。德沙泽与渊田后来共同举办布道会，将上帝在基督里赐予他们的恩福分享出

去，把拯救的福音传给了许多人，使许多听信的人得着救恩。[11]

大卫将战利所得分赐子民的举动，正是预表了基督作为我们真正的君王所彰显的恩典。正如大卫称其跟随者为“朋友”，耶稣也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约 15:15），并承诺满足我们一切所需，尤其是赦罪之恩与永生之需。“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10:11）。最奇妙的是，基督的福音恩典如此丰盛，当我们将其给予他人时，自己不仅不会失去它，反而会更坚定、更丰富地拥有它。这是何等激励我们所有人：当在主里刚强自己，以更新的信心开始遵行他的话语。若我们毫无保留地降服于耶稣，谁又能测度上帝要藉着我们成就何等大事呢？

11. Stephens, War and Grace, 135–44.

43

扫罗的悲剧结局

撒母耳记上*31:1–13*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仆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亚比拿达、麦基舒亚。

(撒母耳记上 31:1–2)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以我父亲为例——这位在陆军服役三十年的职业军官，他的一生被“恪尽职守”所主导。当然，他还有其他特质，但左右其抉择的核心始终是这份责任感。对另一些人而言，人生的主旋律是个人抱负，他们行事的准绳在于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许多商界巨擘的生命似乎被对财富、权力或成就的渴求所支配；而据八卦杂志披露，影视明星与歌手们的人生主题则往往是对关注与享乐的追逐。

基督徒的生命同样有其核心主题。圣经为我们指明了圣灵里的公义、和平与喜乐（罗14:17），以及信、望、爱（林前13:13）这些美好品格。若要用一个主题概括大卫的一生，可以说是“信心”，正如保

罗以“福音热忱”为标志，彼得则以“爱基督”为生命特质。

当我们读到圣经记载以色列王扫罗的结局，也是他生命的终点时，不难发现他一生的主题就是刚硬不悔改的心。先知以赛亚将悔改与信心并列为领受上帝祝福的关键：“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 55:7）。可悲的是，扫罗的一生充满了离弃上帝道路、因拒绝悔改而丧失上帝赦免的苦涩记录。亚历山大·麦克拉伦总结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试图培养自己的道德品格……长期放纵自我意志滋长了残暴、阴郁的猜忌和暴怒，使他最终沦为自己无端仇恨的牺牲品和奴隶。”[1] 对于扫罗这样的人生而言，结局只能有一个，这样的结局充满悲剧色彩，而对于那些见证过上帝恩典与大能的人来说，这样的悲剧本可避免。

扫罗王的悲惨结局

撒母耳记上的作者自第 28 章起便着力铺陈扫罗最终败亡的故事。尽管这一结局或许在意料之中，但以色列军队在基利波山的溃败仍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家灾难，其惨烈程度堪比（并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两代人之前在以便以谢战役中的惨重损失（撒上 4 章）。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被摧毁，领袖遭杀戮，国土被侵占，信仰蒙受玷辱。在叙述非利士人入侵以及上帝对扫罗在此战中命定的审判后，撒母耳记上的作者于 29 章和 30 章转而讲述大卫的故事，直至 31 章才回归扫罗的悲剧终局。大卫在南方战胜亚玛力人与扫罗在北方败于非利士人几乎同时发生，作者刻意让我们注意到这两者间的鲜明对比。

当作者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扫罗的败绩时，可叙述的内容已所剩无几。非利士人从亚弗基地向北迂回，沿耶斯列谷平原向东南推进，战车在这条传统入侵路线的平原地带纵横驰骋。根据第 1 节

1. Alexander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1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2), 2:403.

记载，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随后试图在基利波山山坡上站稳脚跟。在那里，非利士弓箭手加入战斗，许多以色列人“被杀仆倒”（撒上 31:1）。随着以色列人节节败退，撤退演变成溃败，他们的军队土崩瓦解。

一旦上帝撤去对扫罗的援助，鉴于其政权的腐朽与非利士人的强大，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若非上帝屡次介入，这厄运恐怕早已多次临到扫罗。如今上帝已定下审判扫罗的时刻，这审判昨夜藉着先知撒母耳不安的灵宣告了（撒上 28:19），而他所膏立的继任者大卫又远在战场之外，再无人能阻挡非利士人横扫扫罗的军队。是时候对扫罗的统治宣告“以迦博”了，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早已离去（参见4:21-22）。

最悲惨的是，扫罗并非独自战死沙场，因为“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亚比拿达、麦基舒亚”（撒上 31:2）。这证明以色列的领袖们并未临阵退缩。我们尤其能想象到，那位在诸多战役中荣耀上帝的英雄约拿单，如何重整扫罗军队的阵线，坚守阵地，直至最终倒在非利士人的箭矢或刀剑之下。大卫将在撒母耳记下第 1 章为约拿单唱诵挽歌，而戴尔 · 拉尔夫 · 戴维斯则写下简短的悼词：“他始终是大卫真正的朋友，也是扫罗忠心的儿子。他将王权让渡给大卫（18:1-4）；又为扫罗献出生命。在这场无望的溃败中，约拿单始终站在耶和华指定的位置——他父王扫罗的身边。”[2]

约拿单一生的主题是忠诚，他向我们证明，有价值的人生不取决于境遇。他生活在最危险的时代，背负着对疯狂父亲最不讨好的义务。尽管如此，约拿单对上帝、对朋友、对父亲的忠诚，使他能以正直坚韧前行，在遍布荆棘的人生中仍能嗅到玫瑰芬芳。我们常认为他与几位鲜为人知的兄弟战死是这场战役的最大悲剧，但戴维斯提出异议：“若忠守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而死，何悲之有？”[3]

2. Dale Ralph Davis, 1 Samuel: Looking on the Heart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2000), 262.

3. 同上。

从永恒的视角看，约拿单的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荣耀；因着对耶和华的信心，约拿单逃离了悲剧，进入了永恒的荣耀。约拿单是在履行职责时牺牲的；他如战士般战死，并获得了忠心仆人的奖赏。

这段记载不仅呈现了以色列军队的必然败局与悲剧收场，更以扫罗的惨烈结局达到高潮：“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撒上31:3）。此刻，扫罗意识到结局已至。他的儿子们阵亡，军队溃散。当非利士人逼近时，扫罗已负伤。于是他转向拿兵器的侍从，下达了最后一道君王命令：“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31:4）。扫罗对漫长、痛苦且屈辱死亡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这是非利士人等异族胜利者的常见做法。然而，拿兵器的侍从“甚惧怕”，拒绝杀害君王，如同大卫一样，他敬畏上帝，不敢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随后他的拿兵器的人也“伏在刀上死了”（31:4-5）。

扫罗的自尽引发诸多争议。多数解经家视此为单纯的自我了断。赫尔曼·霍克西玛称“自杀者并非勇士，而是卑劣的懦夫”，他们离开人世“只为在地狱中睁开双眼”[4]。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或严重抑郁导致理性受损者，我们应当缓和这种论断——此类情形下发生的可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杀。历史上不乏与抑郁抗争、曾受轻生念头困扰的基督徒先例，如伟大的圣诗作者威廉·考珀，他正是在挚友约翰·牛顿的劝慰下避免了这一可怕结局。

然而扫罗的自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权衡的决定。从世俗角度看，这是个可以理解的选择：按常理而言，扫罗毫无生还可能，且确实面临酷刑威胁。但这恰表明他已丧失属灵视角，他的自杀行为如同为他曾宣称的信仰钉上最后一根棺材钉。麦克拉伦评论

4. Quoted in Gordon J. Keddie, Dawn of a Kingdom: The Message of 1 Samuel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1988), 273.

道：“扫罗若对上帝存有丝毫信心、顺服或悔改之心，就不可能以自我了断的方式终结其悖逆的一生，这种自戕行为本身就是悖逆到极致的绝望表现。”[5]

或许比扫罗在绝望时刻所为更令人不安的，是他所未做之事。他没有呼求上帝的帮助，也没有呼求上帝的怜悯。我们读不到任何类似大卫诗篇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恳求。多年前，当扫罗派遣暴徒夜袭大卫住宅时，大卫曾祷告说：“我的 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诗 59:1-2）。而今非利士人四面围困之际，扫罗的箭囊中却寻不出一支祷告之箭。因此，他死时亦如生前，刚愎自用，不信上帝的救恩，甚至临终都未向主呼求。“他一生所受的伤害皆源于己手；生也如此，死亦如是，终成自我毁灭的凶手。”[6]

悲剧主题的终结

当我们审视扫罗这一悲剧性的结局时，同样能注意到，那些主导他一生及所处时代的核心议题，也迎来了灾难性的终结。扫罗的王权源于以色列人要求‘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撒上 8:19-20）。以色列人视作解决军事困境的务实方案，却被上帝斥为拜偶像之举。以色列本被立为万民中独特的存在，因耶和华本是他们的君王。然而百姓却渴望由一位威风凛凛的王率军出征，“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8:20）。这种偶像崇拜的最终结局，就是他们渴求的君王与其率领的军队同归于尽。

以色列的遭遇向我们显明了拜偶像必然的结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公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与随之而来的流亡巴比伦。先知耶利米明确指出这场灾祸源于民众对偶像的顽固追逐（参见耶 2:1-13）。最终结局是民众被交到偶像崇拜者手中受制。既然以色列执意侍奉偶像，耶和华便任凭他们在满是偶像之地为奴为婢。

5.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2:402.
6. 同上。

扫罗死后情形如此：“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撒上 31:7 ）。这场战役的灾难如此深重，以至于住在基利波山后肥沃地区、包括约旦河沿岸乃至东岸城邑的以色列人，全都弃地逃亡。因此，偶像崇拜的结局便是他们的土地与城池都落入偶像崇拜者的手中，被其掌控。

这场灾难的附带后果，显明了上帝子民中偶像崇拜的另一悲剧结果：耶和华的名在众人面前蒙羞。非利士人的“福音”将广为传播，宣告大衮胜过耶和华。这正是以色列人拜偶像带来的更大灾祸：主因其子民的生活而受辱。以色列王的头颅与铠甲成了非利士人夸耀的战利品，被“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撒上31:9 ）。

此例列举了基督徒为何应当拒绝崇拜和侍奉当代偶像（诸如金钱、权力、骄傲与享乐等伪神）的两个原因。 首要原因是，我们对偶像的侍奉终将以偶像掌控我们的生命而告终。那些为支持其偶像而投身罪恶的人会发现，他们已无法停止犯罪，因为他们的心已被自己愚蠢侍奉的偶像所俘获和统治。

以年轻的亚伦 · 伯尔为例，这位乔纳森 · 爱德华兹的孙子，其血脉汇聚了八代福音传道者的传承。虽天赋异禀，伯尔却心生骄矜，沉溺于渴求赞美的偶像崇拜。在耶鲁学院一次复兴布道会上，当福音被宣讲时，伯尔感受到圣灵的触动。布道结束后，会众受邀前往侧厅做决志祷告。伯尔与众多学生一同起身前往，此时有人注意到他并喊道：“ 看啊，亚伦 · 伯尔要去忏悔室了！ ”伯尔顿时脸红转身，以玩笑掩饰尴尬：“ 我只是闹着玩的。”[7] 因害怕被人看见自己谦卑认信，亚伦 · 伯尔终其一生都未曾向耶稣屈膝。最终，他心

7. Basil Miller, The Preacher’s Magazine 17, 10 (1942): 253.

中的骄傲不仅导致他背叛祖国，更使其名字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亚伦 · 伯尔案例尤为可悲之处在于，他的父母曾为他树立了杰出的基督徒榜样。对伯尔而言不幸的是，他那位富有魅力的福音传道者父亲，未能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施加影响便已离世。但其母亲，乔纳森 · 爱德华兹之女埃丝特 · 爱德华兹 · 伯尔的敬虔品格，本应成为儿子效仿的典范，也值得我们借鉴。在丧夫的悲痛与焦虑中，她写道：“啊，我唯恐自己的行为会玷辱我所信奉的上帝与信仰！不，我宁愿此刻死去，也不愿活着亵渎上帝的圣名。”[8] 如同埃丝特那悖逆的儿子亚伦 · 伯尔，扫罗王几乎从未思虑过自己的生死会如何羞辱耶和华，并给子民的敌人以可乘之机。

扫罗之死显明了所有不知悔改生命的终局。这位君王起初蒙受巨大恩典与祝福，却刚愎自用地违逆上帝。当受责备时，扫罗心硬如铁，继而陷入骄傲、仇恨与绝望的堕落轨迹。他晚年的标志是对忠臣大卫的疯狂嫉恨，屠杀上帝圣洁的祭司（撒上 22:18-19），以及向魔鬼仆从求援(28:7-8)。这般顽梗的生命最终伏剑自戕毫不意外——扫罗每次悖逆之举，都是在亲手扼杀自己的灵魂。既然扫罗背弃了上帝所赐的怜悯，那么他最后死不悔改的行为便是自取灭亡。

扫罗的教训并非孤例。凡离弃主、拒绝悔改者，结局皆将如此。试想那抛妻弃子、沉溺声色之欢的男子；或是为了世俗认同而背叛父母信仰的年轻人。尽管牧师和属灵伙伴们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却被骄傲、叛逆和欲望蒙蔽了双眼，执意一条道走到黑。若不悔改，等待他们的结局只会和扫罗一样：死亡与永刑。

倘若扫罗曾真心悔改，我们确信他必蒙上帝接纳与赐福。那些更为恶贯满盈却因呼求主名、终得救赎的君王事例便是明证。以色

8. 引自Davis, 1 Samuel, 264.

列诸王中最恶者当属玛拿西 —— 这位敬虔君王希西家的儿子。他曾在欣嫩谷献祭儿童，传统上更被认为下令杀害了先知以赛亚。然而当上帝将玛拿西交于仇敌之手时，这位恶王竟悔罪向主呼求拯救（代下 33:12-13 ）。或许玛拿西曾听闻以赛亚所传的福音：“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赛 45:22 ）。扫罗本蒙恩得享先知撒母耳的教导，但他内心刚硬始终不肯归向耶和华。正如麦克拉伦所言：“ 抗拒上帝者必败坏己身 ”，这一训诫在扫罗的生与死中得到了印证：

> 扫罗那些悲惨的岁月里，他被自己纵容滋长的悖逆之心与无休无止的猜忌所纠缠追逐，如同被邪灵附身一般。而这样悲惨的岁月正是罪恶必招致痛苦的明证。当他横尸基利波山时，那句可畏的箴言再度浮现：“ 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9]

上帝对刚硬之心的审判

若以色列的核心问题在于偶像崇拜，扫罗一生的核心症结在于拒不悔改，那么上帝回应的核心原则便是施行审判。上帝早已用审判警告扫罗，始于撒母耳记上 15:23-28 中的责备。倘若扫罗知晓哈拿之歌，必会认真对待其中的警告。哈拿在勾勒那个历史时代的主题时总结道：“ 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审判地极的人 ”（撒上2:10 ）。扫罗本也应从以利和他儿子们的悲惨先例中汲取教训: 上帝曾预言这父子几人必死，而他们的结局也完全如期应验（ 2:27-34 ； 4:12-22 ）。但扫罗未能借鉴他人经历，因此这场战役前夜所预言的审判（ 28:19-20 ）便以可怖的效率临到他身上。

所有人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审判。圣经警告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来 9:27 ）。保罗写道：“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

9. Maclare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403.

或恶受报”（林后 5:10）。上帝已应许要审判所有不悔改的罪人，这审判的结局必速速临到。

值得感恩的是，上帝关于扫罗审判的应验提醒我们，可以对整本圣经的信息充满信心。既然上帝对扫罗审判的预告是真实的，那么上帝借着福音所应许的赐永生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同样真实。“以色列人或许会倒在基利波山，扫罗或许会伏于自己的刀下，但耶和华的话语永不落空。”[10] 耶稣坚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既然拒不回转之人必遭审判，而凡悔改信靠主之人必得救恩的保障，因此每个人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面对耶稣基督为罪人提供的救恩？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5:24）。

扫罗虽然外表恪守以色列的律法，也相信上帝的存在，却从未真正悔改，以活泼的信心归向耶和华。在基利波山上，以色列的偶像崇拜、扫罗的顽梗不化与上帝的审判最终交织成一场灾难性的结局。倘若扫罗愿意在耶和华面前谦卑，呼求他的救恩，并寻求主的恩典以脱离悖逆与罪孽，本可避免这一切。而正是这一关键差异，使得扫罗灭亡而大卫存活；同样，扫罗将在地狱的定罪中永远沉沦，而大卫则要在天上的荣耀中安居。这是每个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命题：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得救，还是硬着心肠抗拒上帝以致灭亡？

恩典颠覆悲剧

撒母耳记上的末章并非圣经中一卷书的真正终结，因撒母耳记上下卷原为一体。但撒母耳记上的结尾，确实标志着大卫与以色列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扫罗之死的记载为上帝的审判画上恰当的句点，但这卷书的收尾，却以基列雅比人发起的英勇突袭作

10. Davis, 1 Samuel, 262–63.

结。这一情节生动地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始终存在，也为以色列民的未来带来了盼望。

非利士人赢得战役后，欢欣鼓舞地进驻以色列人溃逃时遗弃的邻近城邑。他们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至于次日以色列将领的尸身仍横陈在战场无人收殓。因此，“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仆倒在基利波山”（撒上 31:8 ）。扫罗虽生前逃脱了折磨，死后却难逃凌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 31:9 ）。

扫罗的首级被割下后，其尸身与儿子们的遗骸被“钉在伯珊的城墙上”，军装则作为战利品“放在亚斯他录庙里”（撒上31:10 ）。伯珊是位于耶斯列谷与约旦河谷交汇处的重镇，是以色列未能攻克的迦南古城中最东端的要塞。考古发掘显示，伯珊保存完好的神庙遗址很可能曾用于供奉大衮、亚斯他录等非利士神祇，扫罗的首级与盔甲或许就被陈列其中，用以炫耀他们对以色列上帝的胜利。[11] 战事已毕，胜负已分，如今恶人正享受着他们的神明带来的战利品。

然而到了次日清晨，或是随后某日的黎明，非利士人醒来后却发现：在这群受困的上帝子民中，盼望仍未熄灭。在约十英里外、约旦河对岸残存的以色列要塞，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珊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撒上 31:11-13 ）。

还记得基列雅比吗？在扫罗执政之初，亚扪人拿辖围困该城，并威胁要剜去所有男子的右眼时，扫罗曾英勇驰援此地（撒上

11. Joyce G. Baldwin, 1 & 2 Samuel,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11:1–11 ）。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或许是扫罗统治时期最光辉的举动。四十年来，基列雅比人始终铭记着他们对扫罗王的亏欠。伯珊城悬挂扫罗遗骸的耻辱令他们心如刀绞，于是他们不顾危险，将感恩与爱付诸行动。趁非利士人熟睡时，他们夺回扫罗及其众子的骸骨，运回以色列故土予以体面安葬。

尽管扫罗内心刚硬犯罪，沉溺于嗜血的暴政甚至邪术崇拜，上帝却仍以他唯一敬虔顺服之举作为其生平记录的终章。同样，我们无私的善行与怜悯也将成为自己的遗产，播撒感恩与爱的种子，待我们离世后开花结果 —— 正如我们对基督国度的见证，当万物衰败时，这见证将成为希望的源泉。

撒母耳记上以一场向扫罗表达感恩的勇敢之举收尾，这一情节所彰显的上帝的性情，远胜于其对扫罗本人的刻画。它提醒我们，即使最不堪的生命也曾承载上帝的形象，且至少留存着上帝良善与慈爱的微光。这一结尾也显明上帝何等热切地想要祝福并回报哪怕最微小的信心与顺服之举。即便是扫罗王这等刚硬悖逆者的结局，也能为我们提供勉励：要悔改自己的罪孽，以真诚的信心归向主，并在这个黑暗且充满危险的世界中，全心全意地侍奉主。

黑暗中的信心

在艾伦 · 杰伊 · 勒纳的音乐剧《卡米洛特》尾声，有一幕温暖人心的场景：亚瑟王即将与兰斯洛特展开一场标志着其统治终结的战役，战前他辗转难眠，有人看见他正守在即将熄灭的篝火旁取暖。灌木丛中传来声响，亚瑟王喝问来人身份。微光中走出一个少年。“ 你是谁？ ”国王问。“ 我叫汤姆，陛下。 ”少年答。“ 为何来此？ ”亚瑟王追问。“ 来看打仗的，陛下。 ” 亚瑟王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统治如同余烬般行将熄灭的此刻，这个少年却带着纯粹的信念，坚信他所坚守的事业。尽管国王的统治虽因罪恶、背叛与荒唐情欲分崩离析，但眼前这个孩子仍选择相信。于是亚瑟王差遣小汤姆远离战场，并赋予他一项王室使命 —— 传颂自己统治时期的故事：“ 莫让

它被遗忘 / 曾有一处地方 / 在那短暂辉煌的瞬间 / 名为卡米洛特。”[12]

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在撒母耳记上末尾登场，扮演了灾难中坚守真信仰的典范，恰似勒纳《卡米洛特》中的少年汤姆。三千年后，上帝子民仍在传颂基列雅比勇士夜袭事迹，不仅因有人执笔存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支持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所信奉的王国从失败中恢复了过来。不久后，这些忠勇信徒将见证一位新受膏的君王大卫（合上帝心意的人）以征服之势崛起。当扫罗濒死之际，大卫正凭上帝大能赢得胜利。很快，那些看似徒然的信心之举，将迎来带着大卫王祝福与赏赐的使者（撒下2:4-7 ）。

基列雅比的英勇之士证明，在黑暗时代，当不敬虔似乎在社会中占据上风、教会看似屈服于异教冲击时，勇敢的基督徒男女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坚定地捍卫敬虔、真理与圣洁之爱。因为无论在何处，只要人们以真信心顺服基督的话语并侍奉他，那里就有新的开始，让他的国度的恩典得以生长。

基列雅比人让我们想起那些来到耶稣安葬坟墓前的妇女。耶稣与扫罗的不同，远超大卫与扫罗的不同：事实上，扫罗与圣洁的耶稣基督完全是截然相反的存在。然而与扫罗相似，耶稣也曾遭到异教士兵的围攻；正如扫罗的遗体被傲慢地悬挂在伯珊城墙上受辱，耶稣的身体也被嘲弄地钉在十字架上。如同前来取回扫罗遗骸的基列雅比人，亚利马太的约瑟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这两位男子，怀着爱心将基督毫无生气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以一种更配得记念这位受爱戴者的方式安葬了他。三天后，英勇的妇女们， 两位马利亚和约亚拿，带着香料来到耶稣墓前准备膏抹他的身体。她们前来，是因为即便有种种失败的证据，即便耶稣已死的现实无可回避，她们心中仍珍视着耶稣所教导的真理与他曾活出的样式。正如基列雅比勇士们， 即便在扫罗王的时代落幕之际，他们那带着信心的爱已预示了新的开始；

12. 引自Cyril J. Barber, The Books of Samuel, 2 vols. (Neptune, NJ: Loizeaux, 1994), 1:317–18.

这些妇女的敬虔也彰显出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心，即便面对世上罪恶的现实，她们的心也未曾屈服。正如基列雅比那些有信心的勇士是最早受到新受膏的大卫王称赞的人（撒下2:5），这几位有信心的妇女也得到了奖赏，她们最先听闻耶稣复活的消息，天使宣告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太 28:6）。

难道我们不也有理由为基督的国度挺身而出吗？难道我们不能回顾自身的经历，看见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所存的印记，以及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福音吗？若是如此，就让我们成为像虚构的亚瑟王身边少年汤姆那样的人，持守信仰并不断传讲这故事。让我们像基列雅比的勇士们一样，作珍视基督国度荣耀的门徒，在危难时刻绝不退缩。因为我们所服侍的，远不只是针对一位已故君王的荣耀记忆；更是一位复活、永活的主，他如今坐在天国的宝座上，并应许将以荣耀和权能再来拯救他的子民。若大卫曾注意到基列雅比人的忠诚，基督也必不会忽略现今为他站立之人。"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应许要这样说（太 25:23）—— 这些勇敢的信徒将永远进入他们得胜君王的喜乐之中。

Index of Scripture

Genesis
1:1–26—69
1:3—95, 256
2:15–17—204
2:17—125
2:24—9
3—488
3:9–13—199
3:15—489
3:16—89
4—489
4:9—424
6:4—281
6:6—235
6:22—237
8:1—25
12:3—10
12:10–20—464
13:10–13—464
16:13—17
17:6—141
19:38—171
22:14—17
39:3—330
49:10—166
50:20—334

Exodus
1:8–14—464
3:7—19
3:14—17
4:1–5—259
4:31—19
6:7—90
10:16–17—249
12:32—190, 249
15:21—48, 327
17:8–16—231
18:1–12—232
19:15—364
20:2–3—105
20:3—108
20:12—56
20:13—415
20:16—351
22:28—415, 450
23:33—331
28:6–8—388
28:30—388
29:9—58
31:2–4—155
32:22—238
33:16—490
34:12—331
35:30–35—114

Leviticus
1:3—114
5:15—111
7:34—52
11:29—111
15:18—364
17:10–14—222
18:22—101
20:13—101
21—364
24:16—306

Numbers
1—77n2
1:3—284
1:20—284
3:4—55
3:31—7
4:2—114
4:20—115
6—20
6:2–8—20
6:24–26—306
6:27—306
10:35—79
11:29—155
13:22—281
13:33—146, 281
15:8–10—32
15:38–39—246
16:31–33—437
16:41–50—437
22:26–34—347
24:1–9—346
25:6–13—59
30:10–15—34

Deuteronomy
1:28—146
2:10—146

6:5—139, 318
6:13—205
6:16—205
7:7–8—257
7:14—10
7:16—331
8:3—205
9:2—146, 281
12:5—87
12:5–7—33
12:11—87
14:2—139
17—165
17:14–15—141
17:15—142
17:16–17—142, 164
17:18—143
17:19—143, 164
17:20—164
18:3—52
18:10–11—472
18:12—472
19:10—340
19:15—378
20:4–5—215
23:4—171
24:15—431
25:17–19—231
26:7—19
27:24–25—340
28:4—10
28:18—10
30:14—90
32:35—416, 435, 437
32:36—437

Joshua
1:5—24, 90, 408, 481
3:10–11—79
4:20–24—127, 177
6:4–20—79
6:5—81
7—77
7:14–18—161
7:24–26—436
7:25—436
7:25–26—221
9:17—116
9:21–22—116
9:27—116
11:22—281
15:13–14—281
15:31—465
21:16—114
24:15—181
24:26—127

Judges
2:10—141
2:10–12—87
2:10–23—6
3:16–30—210
3:31—76, 210
4—472
4:11—232
6:2–5—210
6:34–40—113, 213
6:36–40—259
7—472
7:5–6—210
7:20—81
8:23—133
11:30–40—224
11:33—172
13:5—20
14:6—155, 173
14:19—173
15:14—173
17:6—133
19:1–20:48—169
19:29—174
21:12–14—173
21:25—6, 133

Ruth
1:2–3—464
4:15—47

1 Samuel
1:1—7, 145
1:1–8—5–16
1:2—8, 9
1:3—8
1:4–5—11
1:5—8, 12
1:6–7—10, 11
1:7—12
1:8—5, 14, 42
1:8–9—18
1:9–20—17–27
1:11—17, 18, 19, 20
1:13–14—22
1:15—21, 42
1:15–16—23
1:17—23, 34
1:18—23, 24
1:19—25
1:20—27
1:21—33
1:21–22—31
1:21–28—28–39
1:22—34, 37
1:23—34
1:24—31, 32
1:25—31, 37
1:26–27—36
1:27–28—28, 30
1:28—32, 38, 42, 146
2:1—40, 41, 42
2:1–10—15, 40–50
2:2—45
2:2–3—44
2:3—45
2:4—50
2:4–5—47
2:5—47, 50

2:6–8—47
2:8—13, 50, 258
2:8–10—48
2:10—13, 49, 516
2:11—52, 54
2:11–36—51–63
2:12—52
2:12–17—92
2:13–14—53
2:15–16—53
2:17—53
2:18—54
2:19—57
2:21—47, 55, 57
2:22—53, 55, 92
2:22–25—8
2:23–24—55
2:25—56
2:26—65
2:27—86
2:27–29—58
2:27–34—516
2:28—62
2:30—51, 60, 61, 63
2:30–33—59
2:31—383
2:31–34—87
2:33—383
2:33–34—86
2:34—60
2:35—60, 61, 62
2:36—60
3:1—64
3:1–4:1—64–74
3:2—65
3:3—65
3:4—65
3:4–5—66
3:5—73
3:7—66, 79
3:9—66
3:10—64, 66
3:11—69
3:12–14—70
3:13—86
3:15—71
3:17—71
3:18—71
3:19–20—72
3:20—148
3:21–4:1—64, 72
4—510
4–5—97
4:1—76, 148, 484
4:1–11—75–84
4:1–7:2—75
4:2—76
4:3—75, 77, 78, 84, 126
4:3–4—147
4:4—78, 80, 135
4:5—81, 86
4:6–9—82
4:7—86
4:10—82
4:11—83
4:12—85
4:12–22—85–95, 516
4:13—86
4:13–14—87
4:16–17—87
4:18—87, 88
4:19—89
4:20—89
4:20–22—89
4:21—85
4:21–22—511
4:22—90
5:1–2—98
5:1–12—96–106
5:3—99
5:4—96, 100
5:5—100
5:6–7—101
5:8—102
5:9—102
5:10—102
5:11–12—102
5:12—108
6:1—108
6:1–7:2—107–18
6:2—108
6:3—108, 110
6:4–5—101, 110
6:6—112
6:7–9—112
6:12—113
6:13—114
6:14—114
6:18—110, 114
6:19—114
6:20—107, 115, 117, 118
6:21—115
7:1—115
7:2—94, 116, 120, 362
7:3—120, 121, 122, 129
7:3–17—119–29
7:4—121, 122
7:5—123, 124
7:6—124
7:6–7—159
7:7—126
7:8—126
7:9—125, 126
7:10—127
7:11—127,
7:12—119, 127, 128, 129
7:13–14—129
7:15—133
7:16—259
7:16–17—129
8:1—133
8:1–2—134
8:1–22—133–44
8:3—134
8:4—7
8:4–5—133

8:5—135, 135, 140, 145, 147, 201, 299
8:6—136
8:7—136
8:7–8—141
8:8—136, 246
8:9—137
8:10—137
8:11–17—137, 182
8:17—138
8:18—138
8:19–20—139, 145, 513
8:20—32, 150, 160, 173, 280, 283, 484, 486, 513
8:22—139, 146
9:1—145, 146
9:1–10:16—145–57
9:2—145, 146, 260, 280
9:3—147
9:5—147
9:6—147, 148
9:7—147
9:9—149
9:12–13—150
9:14—149
9:16—150, 151
9:17—150, 151
9:18—148
9:20—152
9:21—152
9:22–10:8—152
9:24—152
9:27—152
10:1—151, 152
10:2—153
10:3—153
10:4—153
10:5–7—153
10:7–8—153, 196
10:9—154, 155
10:10—154, 268
10:11—154
10:12—154
10:14—154
10:17–27—158–66
10:18—160
10:19—160, 161
10:21—162
10:22—162, 163
10:23—163
10:24—158, 163, 167, 168
10:25—164
10:26—168
10:27—168, 170, 173
11:1—170, 171
11:1–11—518–19
11:1–15—169–80
11:2—171, 188
11:3—172
11:4—173
11:5—173
11:6—173
11:7—174
11:8—175
11:9—175
11:10—175
11:11—175
11:12—176
11:13—169, 176
11:14—177
11:15—177
12:1–2—182
12:1–25—181–93
12:2–3—183
12:4—183
12:5—184
12:6–7—185
12:8—185
12:9—185
12:10—185
12:12—135, 185
12:13—186
12:14—177, 199, 246
12:14–15—186, 189
12:15—246
12:16–18—189
12:19—190
12:20–21—191
12:22—191
12:23—190
12:24—193, 199, 201
12:24–25—181, 191, 197
13—233, 243, 278
13–15—195
13:1—194
13:1–23—194–206
13:2–4—196
13:3–4—197
13:5—198
13:6–7—198
13:8—199
13:8–14—220
13:9—199
13:10—199
13:11—199
13:11–12—200
13:13—202, 204
13:13–14—200, 208, 226, 245
13:14—6, 194, 204, 246, 330, 368, 420, 443, 453
13:15—203
13:17–18—203
13:19–14:5—119
13:19–21—203
13:22—203, 208, 282
14:1—209
14:1–23—207–17, 279, 315
14:2–3—208
14:4–5—209
14:6—207, 209, 211, 212, 216, 217
14:7—212, 223
14:8–10—213
14:11—213

14:12—213
14:13—214
14:15—214
14:16—214
14:17—215
14:18—215
14:18–19—220
14:19—215
14:20—215, 216
14:21–22—215
14:23—216
14:23–24—219
14:24—218, 220
14:24–46—218–28
14:25—221
14:26—221
14:27—221
14:28—221
14:29—221
14:29–30—221
14:31—222
14:32—222
14:33—222
14:34—222
14:35—222
14:36—223
14:37—224
14:38–39—224
14:40—224
14:41–43—225
14:43–45—317
14:44—225
14:45—226
14:46—226
14:47–48—229
14:47–15:23—229–41
14:49—229
14:52—229, 283
15:1—230
15:2–3—230, 467
15:3—231
15:4—232
15:6—232
15:7—232
15:8–9—233
15:10–11—233
15:11—235
15:13—237
15:14—237
15:15—238
15:16—239
15:17—239
15:18—239
15:19—239
15:20–21—237
15:22—229, 230, 239, 243, 246, 264
15:23—240
15:23–28—516
15:24—244, 245, 246
15:24–25—243
15:24–35—242–52
15:25—244, 249
15:26—242, 245, 268
15:27—246
15:28—243, 246, 413
15:29—235, 247, 248
15:30—245, 247, 249
15:31—247
15:32—248
15:33—248
15:34–35—248
15:35—249, 256
16:1—246, 256, 258, 266, 268
16:1–13—255–66
16:2—258
16:2–3—258
16:4—259
16:5—259
16:6—259, 260
16:7—202, 255, 260, 261, 264, 289
16:9—261
16:11—261
16:12—261
16:13—261, 264, 269, 279, 304
16:14—268, 270
16:14–23—267–77
16:15—271
16:16—271
16:17—272
16:18—267, 272, 273, 276, 315
16:19—274
16:21—274, 275, 328
16:23—274
17—205, 278, 398
17:1—279–80
17:1–30—278–90
17:2—280
17:4—146, 280, 281, 282
17:5–6—282
17:6–7—282
17:8—282, 285
17:8–10—283
17:10—278
17:11—283
17:12—283
17:17–18—284
17:20—284
17:22—284
17:23—284
17:24—285
17:25—285–86, 330
17:26—286–87
17:28—287, 291, 321
17:31–40—291–303
17:32—292
17:33—292, 294
17:34–35—263
17:34–36—293
17:36—293, 295
17:37—272, 293, 294, 297
17:38–39—297

17:39—291, 298
17:40—299
17:41–54—304–313
17:42—305
17:42–43—292
17:43—305
17:44—305
17:45—48, 295, 300, 304, 306, 307, 312–13
17:46—306, 307, 313
17:47—300, 308
17:49—309
17:50—309
17:54—272, 311
17:55—315
17:55–56—292n2
17:55–58—315
17:55–18:5—314–324
17:58—316
18—317, 349
18:1—314, 316, 317, 320, 398
18:1–4—511
18:2—316
18:3—315
18:4—321
18:5—322
18:6—326
18:6–30—325–336
18:7—326
18:8—327
18:9—327
18:10—329, 335
18:10–11—271, 325, 328
18:12—329
18:14—330
18:15—330
18:17—330
18:18—331
18:19—331
18:20–21—331
18:21—344
18:22—331
18:23—331
18:25—332
18:28—333
18:29—333
18:30—333
19—349
19:1—338, 339
19:1–5—350
19:1–24—337–348
19:2—339
19:4—340
19:4–5—339
19:5—340
19:6—340
19:7–8—340
19:9—341, 342
19:10—341
19:11–12—343
19:13–16—343–344
19:17—344
19:18–20—7
19:19—345
19:20–21—345
19:23–24—346
19:24—337
20—349
20:1—350
20:1–42—349–360
20:2—350, 383
20:3—351, 363
20:5–7—351
20:6—363
20:8—352
20:12–13—352
20:13–15—353
20:17—354
20:18–22—353
20:24–25—355
20:28–29—355
20:30—355, 356
20:31—356
20:32—356
20:33—357
20:34—357
20:35—358
20:36–37—358
20:38—358
20:41–42—358
20:42—349, 358, 359
21—361
21:1—362
21:1–15—361–372
21:2—361, 363, 364
21:4—364
21:5—364
21:6—364
21:9—365
21:10—366
21:10–15—461
21:11—366, 465
21:12—366
21:13—366
21:14–15—367
22—374, 387
22:1–23—373–385
22:2—375, 384
22:3—376
22:5—377
22:6—377, 452
22:6–23—59
22:7–8—378
22:8—378
22:9–10—378
22:10—364
22:12—378
22:13—378
22:14–15—379
22:15—364, 379
22:16—379
22:17—373, 381
22:18—388
22:18–19—381, 515
22:21—382
22:22—365, 382

22:23—383
23—387, 461
23:1—387
23:1–14—386–396
23:2—387
23:3—388
23:4—388, 389, 390
23:5—390, 425
23:7–8—391
23:9—391
23:10–13—391
23:11—386
23:12—395
23:12–14—403
23:14—396, 399
23:15–29—397–408
23:16—397, 399, 400, 500
23:17—401, 500
23:18—407
23:19—403
23:19–20—403, 448
23:21—403
23:22—404
23:22–24—404
23:24–29—462
23:25—405
23:26–28—405
23:27–28—461
23:28—405
24—447, 449, 461, 462
24–26—449, 483
24:1–22—409–21
24:2—411
24:3—411
24:4—411, 412
24:5—413
24:6—205, 413, 415
24:7—413
24:8—416, 491
24:9—416
24:10—418
24:10–11—417
24:11—409
24:12–14—418
24:15—418
24:16—419
24:17—419
24:19—419
24:20—419, 423, 448
24:21—420
25—436, 451
25:1—422, 423
25:1–31—422–34
25:2—423
25:3—426
25:5–6—425
25:8—425
25:10—426
25:11—426–27
25:13—428
25:14–17—429
25:15–16—424
25:17—439
25:18–19—430
25:22—428, 430
25:23—430
25:25—439
25:25–26—432
25:26—436
25:27—431
25:28—422, 431
25:29—432, 440, 461
25:30—444–45
25:30–31—432
25:31—436
25:32–33—438
25:32–44—435–445
25:34—438
25:35—438
25:36—439
25:37—440
25:38—440
25:39—435, 441, 443
25:40—443
25:41—443
25:43—444
25:44—444
26—447, 449, 462
26:1—448
26:1–25—446–58
26:2—448
26:3—449
26:6—449
26:7—449
26:8—449
26:9—449–50
26:9–11—451
26:10—451
26:12—450, 452
26:15–16—452
26:17—453
26:18—454
26:19—454, 455, 468, 491
26:20—454
26:21—455
26:22—456
26:23—446, 456
26:25—456
27—460, 467, 468, 483
27–31—483
27:1—459, 461
27:1–2—461
27:1–28:2—459–470
27:2—463, 497
27:4—465
27:6—465
27:8—466
27:9—466
27:10—466
27:11—467
27:12—466
28—374, 467, 472, 483, 500, 510
28:1—468
28:2—468
28:3—472

28:3–25—471–82
28:4—484
28:5—472
28:6—473
28:7—474
28:7–8—515
28:8—474–475
28:9—475
28:10—475
28:11—475
28:12—477
28:12–14—475
28:14—477
28:15—476, 478, 482
28:16—478
28:16–17—471
28:17—476
28:17–18—478–79
28:19—476, 479, 511
28:19–20—516
28:20—480
28:22–23—480
28:24–25—481
28:25—482
29—483, 484, 497, 10
29:1–11—483–95
29:2–3—487
29:3—488, 490, 492
29:4—488
29:5—488
29:6—491, 494
29:6–7—490
29:8—483, 490, 491
29:9—491
29:9–10—490
29:11—490
30—497, 498, 510
30:1–3—498
30:1–31—496–508
30:4—498
30:5—498
30:6—496, 498, 499
30:7–8—473
30:8—501
30:9–10—501
30:10—503
30:11–12—502
30:14—502
30:15—502
30:16—502
30:17–19—502
30:20—505
30:22—503, 504
30:23—504
30:23–24—503
30:25—505
30:26—505
30:27–31—506
31—483
31:1—511
31:1–2—509
31:1–13—509–21
31:2—511
31:3—512
31:4—512
31:4–5—512
31:7—514
31:8—518
31:9—514, 518
31:10—518
31:11–13—518

2 Samuel
1—511
2:4–7—520
2:5—521
3:39—451
6:3—362
6:16—343
7:12—143
7:12–13—205
7:13—247
7:16—143
11—460
12:13—244, 334
12:21—124
21:1–7—41
21:8–9—331
25:24—431

1 Kings
1:6—55
2:27—59
5:13–18—139
6:38—139
7:1—139
12:4—139
12:10–11—139
18:28—155
21:27—124
21:29—473

2 Kings
6:16–17—402

1 Chronicles
6:31–33—7
6:33–38—7

2 Chronicles
33:12–13—335n10, 473, 516

Nehemiah
8:10—114

Job
12:10—105
21:14—114

Psalms
1—329, 333
1:3—333
1:4–6—329
2—337, 347, 376
2:1–3—337

2:2—376
2:4—376
2:4–6—338
2:8—385
2:9—347
2:10–12—347
3—299
3:1–3—299
4:4—418
6:3—399
7:1–2—172
8:5–6—167
14—426
14:1—395, 426
14:3—395
18—386
18:1–2—386
19—387
19:7–8—387
19:7–9—69
19:14—273
22—404
22:11–13—404
25:4–7—228
27:1—350
28:7—187
30:4—40
32:3–4—275
32:5—275
34—369
34:4—370
34:6–8—369
34:7–8—452
34:9–10—369
34:13–14—370, 467
34:17–18—371
34:18—367
34:22—371–72
37—442
37:4—444
37:7—442
37:8–11—442
37:16–18—458
37:34—421
40:6–8—240
42—469
42:5—468
43:5—16
45:6—445
45:6–7—205, 457
45:7—157
51:1–2—227
51:4—244
51:7—333
51:11—92
54—401, 405
54:1—405
54:3—396, 401
54:4—396
54:4–5—405
54:6–7—405
56—369, 370
56:4—370
56:8—371
56:12–13—370
57:1–3—407
57:2—376
57:3—377
57:10—384
58:10–11—441
59—338, 343, 344, 347
59:1—344
59:1–2—513
59:2—343
59:3—343
59:8—347
59:9–10—347
59:11–13—338
59:16—344
68:18—507
73—468–69
73:17–18—469
78:60–62—83
102:26–27—457
103:2–4—336
118—484
118:6—24, 481
118:8–9—447
118:14—484
118:18—484
119:16—143
119:105—113, 387–88, 415
121—48, 334
121:5–7—334
132:11—247
142:1–2—376–77
142:2—22
142:5–6—382
146:3—326, 396
146:5—396

Proverbs

3:5—201
3:5–6—392, 469
3:6—147
3:34—332, 411
4:23–24—273
12:1—56
13:15—412
13:24—55
14:12—469
15:1—417
16:18—305
16:33—162
17:17—400
18:4—407
18:24—407
24:17—441
25:21–22—438
28:1—283
28:13—245
31—443
31:10—443
31:30—443

Ecclesiastes
4:9–10—322, 398
5:4—29
5:5—29
5:6—29
8:11—439

Isaiah
2:1—67
7:14—192
9:6—143
11:14—171
25:8—290
26:3—360
29:13—92
37:36—211
40:31—464
45:22—516
46:9—105
46:9–10—233, 234
49:16—62
52:7—85, 95
53:5–6—111
53:6—433
55:6–7—480
55:7—84, 510
55:11—73
57:20–21—329
61:1—156, 276
61:1–2—179

Jeremiah
1:4—67
2:1–13—513
2:11—92
2:7—92
7:12—92
7:14—93
9:23–24—308–9
9:24—46
9:25–26—171
10:10—105
11:14—474
29:12–14—94
31:33—206
31:34—352
45:5—332

Ezekiel
1:3—67
10:18–19—91
25:1–7—171
36:26—154
36:26–27—175
36:27—154
37:10—155

Daniel
10:2–3—124

Hosea
1:1—67
6:6—365
13:11—162

Joel
2:32—473

Amos
1:3—67

Obadiah
1:1—67

Jonah
1:1—67
2:9—469
3:10—235
3:11—235

Micah
1:1—67
5:2—143, 205
5:4–5—157

Nahum
1:7—500
1:12—67

Habakkuk
1:13—44

Zechariah
1:3—94, 120, 271
2:5—248
2:8—203
2:10—40
4:6—175
9:9—157

Matthew
1:21—125, 157, 276
1:23—276
2:13–15—464n4
3:17—241, 265
4:8–9—420
5:3—47
5:4—257
5:5—47
5:13–14—275
5:39—173
6:7—22
6:13—368
6:24—122
6:25–32—24
6:33—74, 80, 357
7:21—155
7:22–23—155
9:11—375
10:28—381, 447
10:29—234
11:28—354, 385, 445
12:3–4—363, 364
12:7—365
12:34—273
13:23—73
16:25—39

17:3—477
19:5—9
20:28—118, 144
22:37–38—139
24:35—517
24:44—412
25:23—521
25:31—168, 248
26:24—482
26:26–28—182
27:45—95
28:6—521
28:19–20—500

Mark
1:45—167
5:1–20—318
5:20—167
5:34—167
7:36—167
8:26—167
10:29–30—35, 74
15:33–34—482

Luke
1:32—143
1:35—143
1:46–52—50
2:14—276, 360
2:52—57
4:4—205
4:8—205
4:12—205
4:18—156, 276
4:18–19—179
8:2—375
10:27—318
11:13—176, 269
12:18–19—427
12:20—411, 427
12:21—427
14:26–27—357
15:18–19—245
16:19–21—439
18:11–14—262
18:13—419
19:8—431
19:27—480
23:14—494

John
1:14—94, 276
1:17—118
1:29—83, 111, 227, 455
2:24–25—449
3:3–8—269
3:20—94
3:34—180
3:36—354
4:34—156
5:24—50, 191, 277, 355, 384, 445, 495, 517
6:33—50
6:35—50
6:39—251
6:40—247
6:51—371
6:63—176
7—463
7:1—463
7:37—354
7:38—407
8:11—434
8:12—193, 354, 406
8:29—156
8:34—120, 138
10:11—263, 508
10:14—302–3
10:14–15—24
10:27–28—302–3
10:28—90, 250
11:25–26—354
13–16—182
13:1—323
13:15—323
13:30—482
14:16–17—274
14:27—24, 360
15:5—269
15:13—323
15:15—508
15:19—172, 489
15:55—333
16:13—265
16:33—160, 188, 371, 385
17:1–2—302
17:1–5—507
17:3—46, 79
17:4—240, 302
18:10—428
18:17—428
18:33—302
18:36—144, 302
18:38—167, 494
19:26–27—376

Acts
1:26—142
2:23—149, 236
4:12—470
5:1–10—436
9:1–16—335n10
13:21—195
15:18—149
16:31—359–360
17:6—376
17:22—107
17:28—105
20:20—181
20:27—71, 181, 390
20:29–30—182

Romans
1:3—256
1:5—241

1:18—109, 409
1:20—409
1:21—409
1:24—412
1:26–28—342
3:10—395
3:12—395
3:23–25—111
3:25—117, 167
4:5—460
5:1—360
5:8—106, 335
5:18–19—206
6:11–14—104
6:14—165
6:15—165
6:23—109, 120, 385, 480
8:17—445
8:28—13, 149, 334
8:31—348
8:32—74
8:37—312
8:38–39—335, 482
8:39—90
9:1–23—233
10:6–7—90
10:8—90
10:9—90, 497
10:13—473
11:35—36
12:1—38
12:1–2—239
12:2—88, 394
12:18—418
12:19—416, 435
12:20–21—438
13:1—168, 450
13:1–4—174
13:1–7—166
13:4—437
14:17—175, 269, 509
14:20—393
14:23—351
16:26—241

1 Corinthians
1:11—394
1:22—71
1:23—97
1:23–24—71
1:26—375
1:26–27—264
1:27–29—295
1:30—241
2:2—390
2:14—269
3:13–14—494
3:15—494
4:7—36
6:18—391
6:19–20—39
9:11—142
10:6—369
10:11—97
10:12—368
11:3—34
12:21–26—504
13:13—509
14:25—345
15:54–57—290
15:56—396

2 Corinthians
2:15–16—116
3:18—265
4:2—379
4:4—179
4:6—95, 256
5:7—26, 489
5:10—517
5:21—50
6:14—443
6:14–15—486
7:10—120
10:3–5—179, 300
10:4–5—348
12:9—204

Galatians
3:2—176
3:14—507
5:6—319
5:16—175, 265
5:22–23—72, 175, 264
6:1—252
6:7–8—88, 373
6:10—424

Ephesians
1:4—257
1:4–11—233
1:5–6—296
1:7—125
1:11—234, 267
1:12—296
1:16–20—175
2:12—485
3:16–19—175
4:1–3—166
4:7–12—134
4:8—507
4:11–12—507
4:20–24—79
4:26—418
4:26–27—342
4:30—91
5:3—392
5:22–24—34, 166
5:22–33—390
5:25–31—166
6:1–2—390
6:1–4—166
6:5–7—275
6:10–18—231
6:11—103
6:12—178

6:13—103, 288, 310
6:14–17—288, 310
6:17–18—301

Philippians
1:6—250
2:3–4—399
2:7—433
3:3—307
3:7–9—307
3:12—72
4:13—269
4:19—502

Colossians
1:12—38
1:23—251, 403
3:5—427

2 Thessalonians
1:7–8—168
1:8–9—168

1 Timothy
1:15—335–36
2:5—192
2:11—34
2:11–12—142
3:1–7—134
5:1–2—505
5:18—142
5:23–25—261
6:6—392
6:9—392

2 Timothy
2:13—151
2:15—37
2:25—252
3:14—238
3:16—67
4:2—238
4:3–4—238
4:16–17—408

Titus
1:6—142
1:7–9—134
2:11–13—140

Hebrews
1:1—67
1:8—445
1:8–9—157, 205, 457
1:11–12—457
2:7–8—167
2:14–15—312
2:14–17—192
2:15—396
2:17—62, 118
3:12—368
3:12–13—252, 357
3:13—407
4:12–13—179
4:15—62, 372
4:15–16—408
4:16—372, 475
6:4–6—242, 250, 251, 474
6:6—70
6:18—384
7:24–25—193
7:25—62, 118, 126, 323
7:26—167
7:27—118
8:10—206
8:12—352
9:22—125
9:27—516
10:5–7—240
10:31—96, 342
11:1—24
12:4ff—185
12:28—239, 380, 390
13:4—391
13:5—90, 336, 408
13:5–6—24, 481
13:7—184, 394
13:13—384
13:17—148, 166, 369

James
1:25—166
3:17—328–29
4:2—20
4:3—20
4:4—121, 160
4:6—332, 411
5:12—492
5:13—18
5:16—211

1 Peter
1:6–7—406
1:18–19—112, 125 302, 507
1:23—69, 179
2:9—79, 152
2:21—394
2:21–23—429
5:1–3—166
5:2–3—142, 148
5:5—22
5:7—25
5:8—396
5:8–9—179

2 Peter
1:19—113
1:21—66, 176

1 John
1:7—38, 125
1:9—227, 244, 245, 252
2:16—121
2:18—374
4:4—104
4:8—270

4:10—74
4:10–11—324
5:4—313

Revelation
1:5—144
1:16—303
2–3—91
2:2—92
2:10—406
2:14–15—92
2:17—406
2:20—92
2:24–25—92
2:26–28—406
3:21—406
5:9–10—167
12:11–12—301–2
18:20—441
19:1–3—441
19:15—232
20:12—78, 436
22:5—168
22:17—445

Index of Subjects and Names

Aaronic blessing, 306
Abiathar, 59, 380, 382, 383, 388, 389, 390, 391, 473, 499
Abiel, 230
Abigail, 429–34, 436–38, 439, 440, 442–45, 451, 461, 462, 498
Abijah (son of Samuel), 134
Abinadab (Levite of Kirjath-jearim), 115–16
Abinadab (son of Jesse), 261
Abishai, 449–51
Abner, 230, 283, 315–16, 452, 453
Abraham, 459, 464
Achan, 77, 161, 221, 224, 435–36
Achish, 366–67, 465–68, 484–85, 487–88, 490–92, 494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 206
Acton, Lord, 183
Adam
  disobedience of, 199–200
  trial of, 204
Adriel, 331
Adullam, caves of, 205, 374–77, 384, 398
adultery, 391
Agag, 232–33, 237, 248
Ahab, 473
Ahijah, 208, 223
Ahimaaz, 229
Ahimelech, 362–65, 369, 378–79
Ahinoam, 444, 462, 498
Ai, 77, 161
AIDS, 101, 212
Alexander the Great, 325–26
"almost obedience," 200
Amalek, 478
Amalekites, 229, 230–31, 236–38, 243, 498, 501–2
Ambrose, 13
American Civil War, 81, 358, 397
Ammonites, 135, 170–73, 279
Ananias and Sapphira, 78, 436
anointed, 24, 49
anthropopathism, 234–35
Antichrist, 374
Antiochus Epiphanes, 380
Aphek, 76, 487, 493
apostasy, 240, 250, 342, 374, 473, 477, 485
appearance, 262
ark of the covenant, 75, 78–84, 86–87, 98–99, 101–2, 106, 107, 113, 379
  holiness of, 117–18
  returned to Israel, 112–16
Armistead, Lewis, 358
armor of God, 282, 288–89, 301, 310
armor of Saul, 297–300, 302
Arnold, Bill, 41, 73, 135
arrogance, 45
Arthur, King, 5, 519, 526
Asaph, 468–69
Ashdod, 98, 99, 101–2, 108
Ashtaroth, 121–23, 518
assurance of salvation, 91–92, 250–51

Athanasius, 162
atheism, 459
atonement, 109, 112, 117, 455
Augustine, 13, 243–44
authority, 183

Baals, 121–23
Babylonian exile, 513
backsliding, 368, 376, 487, 501
Baker, Mark, 109
Balaam, 346
Banvard, John, 218–19, 226
Barak, 472
Barber, Cyril, 162, 245, 251, 439
Barnum, P. T., 219
barrenness, 15
Bathsheba, 459, 460
Benjamin (tribe), 146, 152, 161, 166, 169
Bergen, Robert, 7, 37n10, 43, 124, 128, 151, 271, 282, 306, 413, 467, 506
Bethlehem, 259
Beth-shan, 518–19, 520
Beth-shemesh, 114–15
biblical correction, 438
biblical example, 394
Birch, Bruce, 8
Blackwood, Andrew, 270
Blaikie, William, 10, 11, 20–21, 26, 38, 42–43, 54, 55, 60, 72, 115–16, 124, 129, 178, 201, 212, 221, 228, 232, 262, 263, 284, 311–12, 319, 326, 345, 354, 380, 383, 400–401, 425, 426, 451, 474
Blair, Samuel, 51–52
blasphemy, 285, 306
blessing, 411, 416, 420
  from obedience, 390, 438, 502–3, 506
blood sacrifice, 125, 167, 222
Boaz, 273
body of Christ, unity of, 504
boldness, of faith, 259, 266
Bonar, Andrew, 408, 500
Bonhoeffer, Dietrich, 402
Boyd, Gregory, 234
Bozez, 209
Braveheart (film), 356
broken heart and contrite soul, 474
Brown, Bryan, 382
Brueggemann, Walter, 270, 308, 426
bulls, 31–32, 37
Bunyan, John, 250
Burr, Aaron, 514–15
Burr, Esther Edwards, 515

Cain and Abel, 489
Caleb, clan of, 425–26
Calvin, John, 47–48, 86, 217, 301, 476
Camelot (musical), 5, 519–20
Canaanite fertility gods, 121
Carey, William, 212
Carlyle, Thomas, 184
celebrity pastors, 142
Chafin, Kenneth, 32, 128, 260
Chantry, Walter, 255, 322, 329, 344, 374, 388
Chariots of Fire (film), 61
chastisement, 91, 113, 124, 185, 342, 411, 454
cherubim, 78, 117
Christian leaders, 389, 424, 505
Christian liberty, 393
Christian youths, 272–73
Christlike character, 72
Chrysostom, John, 13, 21
church
  and business practices, 390
  as corporation, 135
  government of, 390
  leadership in, 134
  and state, 164–65
Church of Scotland, 159
Civil War, 424
cleansing from sins, 37–38
Cleitus, 325–26

Collins, Paul, 219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hymn), 128
common grace, 339–40, 341
Communism, 100, 106
Comyn, John, 415
confession of sin, 124, 244–45, 252, 334, 431
conquest, 281
contentment, 392
covenant, 127, 338, 351–55
covenant love, 321–23
Cowper, William, 123, 512
Cromwell, Oliver, 213
cross of Christ, 128–29, 312
crown and cross, 420–21

Dagon, 88, 98–101, 106, 108, 379, 514, 518
dark night of the soul, 471–72, 474, 480–81
Darwin, Charles, 97
dating, 202
David
  anointing of, 143, 261–65, 268, 304–6, 311, 414, 506
  confession of sin, 244
  courage of, 272, 292–95, 305, 452
  deceit of, 363, 467–68
  distress of, 351–52, 469
  exile of, 386–87, 467
  faith and faithfulness of, 286–90, 298, 510
  flight from Israel to Philistia, 460–64, 487
  friendship with Jonathan, 315, 316–24, 356–60, 398–400, 407
  generosity of, 505
  growth in grace, 451–52, 453
  as hero, 279, 302
  humility of, 330–32, 333
  kingship of, 247, 375, 383, 388
  as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204–5
  music of, 274, 276–77
  neighborliness of, 425
  obedience to Word of God, 387–90
  as peacemaker, 416–19, 505
  prayer of repentance of, 227
  pretended to be insane, 366–67
  "prudent in speech," 273
  renewal of faith, 376–77, 499, 501, 506
  retained by faith, 480
  retreat into desert, 423
  saved from Philistines, 485, 493
  serving King Saul, 274–76, 315
  as shepherd, 263, 297, 424
  as sinner, 459–60
  song of, 41
  sparing Saul, 412–20, 450–51
  spiritual authority of, 452
  trial and testing of, 326, 370, 405–6, 423
  as type of Christ, 265, 279, 343, 375, 485
  victory over Goliath, 48, 278–90, 304–13, 314
  violent reaction to Nabal, 428, 433
  as wayward servant of God, 486, 493
Davis, Dale Ralph, 11, 16, 22, 56, 80, 122, 126, 146, 151, 172, 175, 235, 261, 287, 293–94, 310, 411–12, 462, 481, 498, 511
Dawkins, Richard, 97
day of the Lord, 411–12
Dead Sea Scrolls, 170
death
  sting of, 289–90
  victory over, 336
debauchery, 64
Deborah, 76
DeGraaf, S. D., 321
Delitzsch, Franz, 477
demonic power, 476
depravity, 448
DeShazer, Jacob, 496–97, 502–3, 507
devil, 396

devotion to the Lord, 139–40
"dictation" approach to inspiration, 67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43–44
discipleship, 273
divination, 240
divine abandonment, 479–80
Doeg the Edomite, 59, 365, 378, 381–82, 388
donkeys, 147–49, 153, 156
Doolittle, James, 496
doubt, 259, 288, 368

Ebenezer, 76, 77, 98, 127–29
Edwards, Jonathan, 408, 514
Ehud, 210
Ekron, 102, 108
Eli, 8, 18, 23, 65, 85
  death of, 86–88, 484
  fall of, 88
  ineffectiveness of, 55–58
  lack of discernment of, 22–23
  negligence of, 383
  sons of, 52–58, 70, 103
Eliab, 259–60, 287
Elijah, 477
Elisha, 402
Elkanah, 7, 8, 9, 10–12, 14, 18, 33–34, 42
Ellsworth, Roger, 257, 285, 340, 367, 384, 501
Elohim, 17
El-Roi, 17, 27
En-Dor, 474–75
enemies of God, 42, 485
Engedi, 406, 411, 414, 420, 448, 461
entrusting soul to Jesus, 449
envy, 317, 320, 327–29
ephah of flour, 31–32
Ephesus, 92
ephod, 54, 62, 208, 388, 390
eternal life, 495, 507–8
eternal security, of believers, 250
evil company, 455
evil spirit, within Saul. *See* harmful spirit
exodus, 185, 211
exodus generation, 242
extrabiblical rules for conduct, 221–22
Ezekiel, 91–92, 154

faith, 32, 115, 293–94, 333
  boldness of, 208–17, 259, 266
  makes brothers, 321–22
  and obedience, 155
  strengthening of, 313
  triumphing of, 214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of, 140
faithfulness, 140, 148, 184, 351–55, 417
false teachers, 238
family, 34–35, 56–58
fate, 267
fathers, 389–90
fear, 288, 365, 368
fear of the Lord, 186–87, 191
feminine virtue, 442–43
Ferguson, Sinclair, 392–94
fertility, 121
Findley, Robert, 159
fleece of Gideon, 113
folly, 218–19, 226–28, 463
foreskins, of Philistines, 332–33
forgiveness, 111–12, 125, 431–32, 433
forty (number), 284
Franklin, Benjamin, 246
French Revolution, 106
friendship, 399–400, 402
Fuchida, Mitsuo, 507

Gad, 377
Gath, 102, 108, 361–62, 366, 368, 374, 376, 465
Geba, 196–98
generosity, 31–32
George, Saint, 256
George Tupou V (King of Tonga), 158
Gibeah, 362–63

Gibeath-elohim, 153
Gibeonites, 116, 117
Gideon, 113, 133, 210–11, 213, 214, 216, 224, 259, 472
Gilboa, 472, 484, 510–11, 514, 517
Gilgal, 177, 198–99, 203
God
  answers prayer, 25–26, 136–37
  attributes of, 236
  covenant promises of, 25, 191, 360
  faithfulness of, 12, 15, 25, 151, 177, 184–85, 406
  foreknowledge of, 233, 236
  glory of, 295–96, 308
  holiness of, 44–45, 110
  honoring the honorable, 60–61, 63
  as incomparable, 45
  judgment of, 58–59, 342, 440, 441, 516–17
  as living God, 105
  love of, 74, 324
  pity of, 370–71, 372
  as powerful and mighty, 105–6
  protection of, 369–70
  remembers Hannah, 25–26
  as rock, 45
  said to "regret" or "repent," 233–36
  as saving God, 106
  sees the heart, 257, 260
  sovereignty of, 163–64, 233, 257, 267, 350, 413, 451
  testing of his people, 199, 204
  as true God, 105
godliness, 141, 432, 453, 464, 520
"God's leading," 395
Goebbels, Joseph, 479
golden mice, 110–11
Goliath, 48, 205, 263, 278, 280–81, 289, 291–93, 297, 298–302, 304–13, 320, 398, 485
good works, 155
governing authorities, subjection to, 168
grace, 51, 140, 456, 493, 503–4
Grant, Ulysses S., 397–98
gratitude, 35, 504
Great Awakening, 52, 80
greed, 356, 392, 427
Green, Joel, 109
grieving, 256–58

Hagar, 17
Hancock, Winfield Scott, 358
Hannah
  barrenness of, 7–12, 42
  hope, of, 12–16
  humility of, 19, 51
  offering of, 35–38
  prayer of, 18–22, 26–27
  song of, 40–50, 258, 516
  vow of, 28–33
happiness, 105, 177
harmful spirit, 256, 329, 342
hatred, 454
heart, 42, 200, 202, 204–6, 257, 260, 261–62, 265, 289, 368
  of Saul, 374
Hebrew poetry, 45
hedonism, 98, 101, 404
Heman, 7
Henry, Matthew, 21, 162, 174, 220, 222–23, 328, 331–32, 345, 362, 445, 477, 491, 505
Herod, slaughter of, 381–82
heroes, 301
  sins of, 459–60
Hezekiah, 211
high priest, 23
Hislop, Andrew, 456–57
Hitchens, Christopher, 97
Hitler, Adolf, 81, 402, 479
Hodge, Charles, 438
Hoeksema, Herman, 512
holiness, 84, 123, 139–40, 184
  of ark of covenant, 117–18

holiness code, 364
Holy of Holies, 75
Holy Spirit, 73
and anointing, 152
departed from Saul, 268–70
empowered Saul, 154–55, 156, 173–76, 180
grieving of, 91
leading of, 274
and ministry of church, 269
and Word, 176
holy war, 197, 231–32
Homer, 5
homes, 389–90
homosexuality, 100
honey, 221, 225
hope, 12–16, 468
Hophni, 8, 55–56, 60, 80–81, 383
death of, 83, 86, 87
horn, 42
hostility, 416–17, 455
Huang, Xiao-Hu and Kirstin, 68–69
humanism, 99, 106
human kingship, 133–34, 137–39, 140, 145–47, 185–86, 280, 513
humility, 19, 51, 227–28, 430–31
of Saul, 162
husbands, and spiritual headship of home, 34

Ichabod, 89–90, 92, 93–95, 99, 120, 208
idolatry, 64, 100–103, 105, 121–23, 129, 140, 161, 427, 513–14
Iliad (Homer), 5
Immanuel, 95, 192, 276, 336
immorality, 64
infertility, 10
inspiration, of God's Word, 66–67
irrationality, 341–42
Israel
barrenness of, 8
covenant unfaithfulness of, 185
deliverance of, 13
food regulations of, 222
glory departed from, 89–90, 94
internal division of tribes, 169–70
as Lord's heritage, 151
rebellion in the wilderness, 91, 437
unbelief of, 159–60

Jabesh-gilead, 172–74, 176–77, 518–19, 520–21
Jacob, 459
James VII, King, 446–47, 452
Jephthah, 171, 224
Jeremiah, 92–93, 94
Jerusalem, 311, 470
destruction of, 513
Jesse, 283, 316
house of, 258–61, 374
Jesus Christ
atonement of, 94–95, 111–12, 125
conquered enemies, 289–90, 302, 336
death of, 106, 335–36, 371
entered darkness of the cross, 482
as friend, 408, 508
gifts to church, 507–8
as good shepherd, 263
as greater Son, 371
as high priest, 24, 62, 118, 126, 372
humility of, 433
intercessory prayer of, 126
as King, 143–44, 156–57, 166–68
love of, 323
as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205
mediation of, 192–93, 205
as Messiah, 305, 311
as model, 394
obedience of, 205–6, 240–41
as prophet, priest, and king, 385
reigns in his church, 390
reviled, 429
as Son of David, 265
temptations of, 420–21
tomb of, 520–21

as true bread, 371
war against Satan, 312, 489, 507
Jobling, David, 208
Joel (son of Samuel), 134
John of the Cross, Saint, 471
John the Baptist, 6, 83
Jonah, 413
Jonathan, 148, 196–98, 207, 283
covenant faithfulness of, 228, 223–39, 349–55, 357, 511–12
daring faith of, 208–17
death of, 511–12
encouragement to David, 401–3
friendship with David, 315, 316–24, 398–401
godliness of, 356–57
and honey, 221
parting with David, 356–60, 407
victory at Michmash, 279
Joseph, 211, 464
Joseph of Arimathea, 520
Josephus, 170–71
Joshua, 77, 127, 181
joy, 114, 328
Judas Iscariot, 482
Judas Maccabeus, 380
judges, 6, 13, 133–35, 183, 185, 210–11
judgment, 411
against Eli, 58–59, 69–70
and grace, 441
against idolatry, 102
against Nabal, 440
against Saul, 342, 511, 516–17
justice, 164, 418, 442, 456, 480
Justin Martyr, 334

Keddie, Gordon, 19, 21, 45, 57, 68, 70, 76–77, 78, 127, 197, 215, 240, 249, 271, 287, 346–47, 365, 413, 429–30, 466
Keilah, 395–96, 399, 403, 425
Keil, Carl, 477
Kenites, 232
kingdom of God, 144, 192, 300, 357, 375
king "like all the nations". *See* human kingship
kings, kingship, 164
and obedience, 239–40
as types, 166
Kiriath-jerim, 115–16
Kish, 146, 230
Knox, John, 164, 217, 301
Kohathites, 7, 115
Kushner, Harold, 109

Lady Macbeth, 415
lamb, 126, 333
lamp of God's presence, 65
Last Supper, 182, 481–82
law and grace, 165, 247
law of God, 117
leadership, 134, 141–43, 145, 175, 390, 400, 499
Leah, 15
Lee, Robert E., 424
Lerner, Alan Jay, 519–20
liberal churches, 93
Liddell, Eric, 60–61
Livingstone, David, 500
Lloyd-Jones, Martyn, 97–98, 99, 102, 296
Lord of hosts, 18
Lord's Supper, 128
Lot, 464
lots, 161–62, 224–25
love, 328, 393–94
for enemies, 438–39
between fellow believers, 319–23
for God, 74, 139–40, 318
for neighbor, 318
Luther, Martin, 83, 125, 476
lyre, 274

Maclaren, Alexander, 329, 450, 492, 510, 513, 516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246, 459
management practices, 389–90
Manasseh, 473, 516
Mao, 100
marathon, 85
Marines, 28
marketing ploys, 389–90
marriage, 165–66, 380, 442–45
Mary
  as co-redemptrix, 121
  song of, 50
Mary, Queen of Scots, 164
materialism, 392
McCarter, Kyle, 77n2, 82n7, 101–2
M'Cheyne, Robert Murray, 184
means of grace, 464–65
mediatory, 190
mediums and necromancers, 472, 474
meek, 47
Mephibosheth, 354
Merab, 330–31
mercy, 120, 365
mercy seat, 117
Messiah, 24, 49–50, 305, 311
messianic secret, 167
Meyer, F. B., 57, 320
Michal, 331, 332, 342–44, 444
Milton, John, 97
miracles, 189
Miriam, song of, 48
Mizpah, 123–27, 159–60
Moab, 376
modernity, 100
Monica, 13
Morgan, G. Campbell, 320
Moses, 259, 477
  final words to Israel, 181
  song of, 48, 437
mouth, 42
Müller, George, 212
Murray, John, 438
Muslims, 212
Nabal, 423–34, 436, 439–42, 451, 461, 462
Nadab and Abihu, 55
Nahash, 170–75, 178, 185, 518
Naioth, 345–46
name of God, 306
Naomi, 273
nation, godliness of, 174
Nazirites, 20–21
Nazism, 81, 100, 106
Nephilim, 281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5
new heart, 154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4, 413
new life, 68–69
Newton, Isaac, 97
Newton, John, 394, 512
Nicodemus, 520
Noah, 237, 281
Nob, 361–68, 374, 376, 382

oath, of Saul, 219
obedience, 121, 186–87, 200–202, 237–39, 243, 502, 506
  and kingship, 239–40
occult, 472
offering, 35–38
offspring of woman, 489
"O for a Closer Walk with God" (hymn), 123
old covenant, 139
Oliphint, K. Scott, 294–95
open theism, 233–34
Operations Order (American military), 169
oppression, of kings, 138–39
ordination, 142

pacifism, 173
Packer, J. I., 110
Palm Sunday, 156–57
parallelism, 45
parents, 34–35, 56–58

pastors, worldly needs of, 142
Paul
at Athens, 107
farewell at Ephesus, 181–82
on suppression of truth, 409
Payne, David, 231
peace, 359–60, 416–18, 433, 438
pedagogy, 370
Peninnah, 9–12, 18, 42, 51
Pergamum, 92
persecution, 382
perseverance, 402–3, 406–7, 469
Peter, 428
Pharaoh, 112, 190, 249
Pharisees, 338, 364–65, 376
Philippides, 85–86
Philistines, 76, 82–83, 105–6, 279–80
David's joining with, 463–69
and death of Saul, 512–13, 515, 518–19
as military threat, 135
modern, 96–98, 103–4
oppression of Israelites, 119–20, 150
Saul's war with, 195–98, 229
and wrath of God, 107–12
philosophy, 97–98
Phinehas, 8, 55–56, 60, 80–81, 383
death of, 83, 86, 87
widow of, 89–90
Pilgrim's Progress, 250
Pink, A. W., 283, 294, 363, 370, 389, 414, 416, 428, 430–31, 432, 439, 461
Piper, John, 236
plague, on Philistines, 101, 107, 108, 112
plagues of Egypt, 249
Plain of Sharon, 484
political power, 300
Pol Pot, 100
polygamy, 9–10, 344, 444
Pontius Pilate, 302, 494
poor, 47, 50
pornography, 104
possessions, 426
postmodernity, 98, 100, 106, 410
power, 183
power religion, 76, 78–84
pragmatism, 486
praise
craving of, 328
from unbelievers, 490–92
prayer, 20–21, 24–25, 136, 507
predestination, 236
preserving grace, 487
pride, 36, 515
priests, priesthood, 58–60, 62, 362
slaughter of, 380–81, 388, 473
prodigal, parable of, 245
prophets, prophecy, 362, 388, 422
and divine inspiration, 66–68
from Saul's agents, 345–46
propitiation, 117, 167
protoevangelion, 489
providence, 149, 369, 395, 413–14, 451, 493
prudence, 463
Psalms, of David, 274

"rabbit-foot theology," 80, 81
Rachel, 15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film), 75
Ramah, 7, 344–46, 348
Rawlins, John, 397–98
Rebekah, 15
rebellion, 337–38, 341, 515
refuge in God, 396
refuge with Jesus, 384–85
relativism, 103
remaining in Christ, 470
repentance, 121–23, 243–45, 252, 334, 338, 419, 454–56, 501, 510, 516
resentment, 317, 320, 327, 454
responsibility, 393–94
retributive justice, 77–78, 435–36, 437, 452
revelation, 67
reverence, 114–15
revival, 68, 72, 123

revivalism, 80
rich man, parable of, 439
righteous anger, 173–74
righteousness, 84
Robbins, John, 165
robe of Saul
  torn by David, 412, 413, 417, 418, 420
  torn by Samuel, 246
Robert the Bruce, 356, 415
rock, 45
Roosevelt, Franklin D., 479
rules, 164–66
Ruth, 273, 464
Rutherford, Samuel, 164–65
Ryan, Cornelius, 479
Ryle, J. C., 30

Sabbath, 364–65
sacrifice, 37, 52–53, 110–11, 125
salvation, 46, 106, 172, 395, 469–70
Samson, 20, 76
Samuel (book)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in, 51, 207–8, 278, 316
  as literature, 5
  narrative craftsmanship of, 483
Samuel (prophet)
  birth narrative of, 6–7
  calling of, 65–66
  death of, 422, 472
  farewell address of, 182–89, 199
  grieving of, 256–58
  as judge, 129, 183, 422
  message from the dead, 475–77
  name, 27
  obedience of, 62, 248–49
  offered to the Lord, 32, 38–39
  prayer of, 136
  as prophet, 64, 72–73, 189–91, 422
  rebuke of Saul, 236–39, 243, 256
Sanders, John, 234
Sarah, 15
Satan
  deception of, 476
  as enemy, 396
  temptation of Jesus, 420–21
  victory over, 336
Saul, 32–33, 146
  anointing of, 150, 152–53, 230, 413–15
  apostasy of, 249–52, 374
  burial of, 518–19
  coronation of, 158–59, 165, 166–68
  cowardice of, 163
  death of, 484, 510, 512–13, 514–16, 517
  descent into Satanic darkness, 379–81
  disobedience of, 220, 232–33, 236–39, 479
  envy and hatred of David, 35–57, 246–47, 326–29, 333–35, 338, 515
  failure of, 208, 286
  folly of, 218–28
  hardened heart of, 377, 453, 454, 474, 475, 477–78, 482, 510, 515
  harmful spirit of, 270–72, 274
  humility of, 162
  jealousy of, 349
  as king, 157, 192, 513
  madness of, 335, 338, 340–41, 367
  as messiah, 153–54, 156
  pride of, 331
  prophesying of, 155
  rebellion of, 271, 329, 373
  rejected by God, 200, 245–47, 268–70, 473
  spiritual blindness of, 148
  superficial repentance, of, 243–45, 455–56
  unbelieving piety of, 419
  victory at Jabesh-gilead, 176–77
  violence of, 414–15
science, 97–98, 99
Scotland, 165, 217
secondary cause, 270
Second Great Awakening, 80

secular governments, 138
secular humanism, 106, 329
secularism, 103
secularization, 97–98
seers, 67, 149
self, 427
self-control, 415, 417
self-pity, 367, 368, 371, 468
self-righteousness, 307
Seneh, 209
sensualism, 103
Septuagint, 194, 281
Sermon on the Mount, 173
seven (number), 47
sexual immorality, 53, 100–101, 202, 391
shame, 356
Shamgar, 210
Shammah, 261
shepherding, 263
Shepherd-King, 143
Sherman, William Tecumseh, 424
Shiloh, 8, 83, 92–93, 124
showbread, 364–65, 369
Shunem, 484
sin, 71, 104, 108–11, 126, 448
  consequences of, 162, 368, 456
  darkness of, 482
  as irrational, 448
  makes enemies, 321
  power of, 341
  as slave master, 138
slavery, 138
sling, of David, 299, 305, 309–10, 432, 440
sons of Kohath, 7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93
sowing and reaping, 88
speaking God's Word, 72–73
spear, of Saul, 328, 341, 373–74, 377, 450, 452, 454, 461
speech, prudence in, 273
spies, 281
spiritual leadership, 147–48, 175, 228, 238, 264, 416
spiritual opposition, 283
spiritual rebirth, 154
spiritual torment, 471
spiritual warfare, 178–80, 231, 272, 286, 288, 300–301
Spurgeon, Charles, 175
Stalin, Joseph, 100
Stott, John, 109
strength in the Lord, 484, 499–501
stress, 462
submission, to God, 74, 204
suicide, 512
suppression of truth, 409
sword
  of Goliath, 365–66, 368
  of Jonathan, 216

tax collector, parable of, 419
temptations, 288
Ten Commandments, 75, 117, 165, 393
ten minas, parable of, 480
Teresa, Mother, 471
Tertullian, 417, 476
theology, importance of, 15
theology of the cross, 83
Thomson, David, 159
thunderstorm, 189
Thyatira, 92
Timothy, 238
Titanic, 99
tithe, 36–37
Tonga, 158
transfiguration, 477
Travis, Stephen, 435
trials, 199, 204, 286
"troubled the land," 221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126–27
trust in the Lord, 469
Tsumura, David, 6
tumors, 101, 110

unbelief, 365, 368
of believer, 461, 468
uncleanness, 364
ungodliness, 438
unity, of body of Christ, 504
Urim and Thummim, 224–25, 388, 390, 391, 392, 473, 481

Valley of Elah, 305, 308, 310, 365
vengeance, 416, 432, 435, 436–38
Vietnam war, 499
violence, 414–15, 424
virgin birth, 16
visions, 67
voice of the Lord, 66
vows, 29

waiting upon God, 456
Wallace, William, 356
Ware, Bruce, 234–35
Washington, George, 171
Watson, Thomas, 403
wealth, 426
weapons of the world, 300–303, 307, 310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91–92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108
wifely submission, 430
Wilberforce, William, 212, 301
will of God, 20, 118
discerning of, 113, 392–95
Wilson, Margaret, 446–47, 449, 452, 456, 457
wisdom, 393, 503
human, 202
witch of En-Dor, 474–78
wives, 443
Woodhouse, John, 22, 25, 78, 135, 174, 178, 184, 195, 298, 463, 484, 505
Word and Spirit, 176
Word of God, 228, 305, 387–90, 393, 395, 415
obedience to, 73, 202
world, enmity with, 488–90
worldliness, 121–23, 140, 141, 365, 493–94
worldly powers, 447
World Series victory, 40, 41
World War II, 100
worship, 33–34, 38–39, 345, 348, 380
"worthless fellows," 52, 168, 170, 439
wrath of God, 71, 104, 107–12, 116–17, 232, 236, 384, 434, 480

Yahweh, 17
Yahweh Sabaoth, 18
Yahweh-Yireh, 17, 27
Yancey, Philip, 43–44
Youngblood, Ronald, 297

Zacchaeus, 431
Zadok, 59–60, 62
Ziklag, 465–67, 494, 497–500, 506
Ziph, 399, 405, 407, 408, 448
Ziphites, 403
Zuph, 147

“对上帝话语忠实的解经，既能教导人、改变人，也能搅动人的心、安慰人的心——通过敬虔的劝勉和福音的宣告来造就我们。这正是我在理查德·菲利普斯《撒母耳记上》注释中所发现的。”
——迈克尔·霍顿，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J.格雷沙姆·梅钦教授

“这本注释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菲利普斯谨慎而富有牧者心肠地处理了关于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些令人难忘的叙事，特别关注人物塑造、历史背景、纯正教义和实际应用。所有爱上帝话语的人必定会想查阅这本重要的书卷，并将其添入自己的藏书之中。”
——史蒂文·J·劳森，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基督团契浸信会主任牧师

“菲利普斯提供了忠于圣经、令人满意地可读、并在灵性上具有挑战性的解经，这将坚固信徒的灵魂。如同潜水员一样，菲利普斯潜入深处，发掘了天堂的珍珠。”
——迈克尔·A·米尔顿，改革宗神学院校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M·贝尔德二世教牧神学讲席教授

“这本注释书具备了我们从里克那里所期待的一切：严谨的释经、细腻的应用、对当今世界现实意义的仔细关注，以及清晰可记的结构。它是改革宗释经式讲道的杰出典范。你找不到比这更出色的《撒母耳记上》解经了。”
——德里克·W·H·托马斯，改革宗神学院系统与实践神学杰出访问教授；认信福音派联盟编辑主任

www.prpbooks.com

P&R PUBLISHING

BIBLICAL STUDIES / COMMENTARIES
ISBN: 978-1-59638-197-1
53499
9 781596 381971